重刻潛溪文集叙

文者道之形容也故必得道而後能為文必知道而後能論文不得乎道而為之猶之不知其人而圖其人之形容也不知乎道而論之猶之不知其形容而指其肖像也漫為之漫論之使左右前後而皆不知其人焉無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覺也使其真知其人者立乎其側寧
不為之太駭乎是故以聖人而語聖
人之道則其形容必確其神氣必完
以賢人而語聖人之道予疑其得其
形容而已矣而況乎未必賢者乎昔
晦翁論西銘有曰有有德之言有造
道之言其論辨矣而西銘之形容與
神氣亦有辨焉否晦翁未之言也夫趙
縱之精神姿質必郭女為能知之然
則知其人者予猶懼其不能辨其神
也而況乎不知其人者乎潛溪宋先
生有道者也其得之淺深非予之所
能知也而其文之美天下共愛之共
傳之故其鏤板易磨成都守傳子應

祥謀重梓之請序于予予應之曰先
生之文王公子亟克嘗序之王公與先
生之生同郡業同術遊同門序先生
之文無如王公者予奚敢復二守高
子登復請府判楊子懷哲府推陳子
知方相繼請不已予非不欲物色先
生之影響漫一言之以塞請重懼夫
真知先生之立吾側也嗟乎予因是
重有感焉王公與先生皆吾鄉先達
士也往年予清戎于滇謁王公之祠
詢其墓呼焉比夫二公之學于聖人
祠詢其墓呼焉可謂不愧矣其遇我
也情深文明皆可謂不負矣皆不
高皇也言行道洽皆可謂不負矣皆不

兌於流離患難竟違首丘是孰使之
然哉使予惻惻然求其故而不得而
殺求其文乎二三子必欲序先生之
文請以問諸真知先生者
嘉靖癸卯歲春正月
賜進士出身巡按四川監察御史上黨
後學谢[illegible]謹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宋潛溪先生文集序

文章所以載乎學學術者也昔之聖賢
其學可謂至矣其于三才萬物之理
仁義道德禮樂制度治亂是非顯
隱鉅細之際凡天人傳心之妙帝王經
世之略莫弗窮而通也其真知實踐既
有得乎內矣於是將以自見而淑諸人

也往後托於文章以推其意之所歟
言故程子以謂聖賢之言不得已也
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
之理闕焉又謂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
為先平生所為多於聖人然有之無補
無之無闕也由是論之所貴文章之足
補者非以其明夫理乎理之明不由其

聖賢黼黻乎帝猷鍾二公而化者也
呂正傳氏張子長氏呂言夫氏呂氏深
於經張氏長於史而立文之學尤超
卓其文皆可謂善於馳騁者焉然呂
氏唐氏陳氏之學起也新安朱子方集
聖賢之大成為道學之宗師於三氏之
學極有異同聖門人曰勉之黃氏實

以至黃傳之北山何氏而魯齋王氏仁山
金氏白雲許氏以次相傳自何氏而下
皆婺人論者以為朱氏之世適於近時吾
理學者婺為最盛於為學者上而性命
之微下而訓詁之細講說甚悉其類見於
文章者亦可以驗吾學術之所在矣嗚
呼論吾鄉之文章而謂甚是言則

學術有素乎然而古今文章作者
衆矣未易悉數也姑自吾婺而
論之宋南渡後東萊呂氏紹濂
洛之統以斯道自任其學粹然一出
於正說齊唐氏則務為經世之術以明
帝王為治之要龍川陳氏又修皇帝王
霸之學而以事功為可為其學術不同

其見於文、季子各自成其家，而香溪范
氏所性時氏先後又間出，皆精於經
史，爲文溫潤縝練，復自成一家之言。入
國朝以來，則浦陽柳公、烏傷黃公等
時所作，柳公之學精而密，如其爲文
也閎肆而淵厚；黃公之學精而皆有據，如
其於文也典實而周密，遂皆朔拘異於
是陸劉等者，固班班而是，而育之爲補
吾之先劉馬志尚，足謂之文乎。吾友
宋君景濂，早受業立夫吳氏，而私淑
於吳氏且久，越柳黃二公之門，間又因
許氏門人以究夫道學之旨，其學淵
源深而培植厚，故一出爲文，富而不偏，
嚴而不鑿，衡從上下，靡不如意，其所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述焉耳以明夫理而未嘗為無補之具、
言苟即其文以觀其學術則知其足
以繼鄉郡之諸賢矣而自立於不朽者遠
矣景海既不求用於世而世亦未有以用之其
於文章尤自愛重不輕以示人以禱厚有
同門之雅間出其所著俾予以序之禱
聞朱子序廣漢張子之文謂其不知

年歲之不足是以學日新而無窮其
見於言語文字之間始皆極於高遠
向卒反歛於平實嗚呼不自滿足而
勉焉不息者正吳之為學也自高
遠而底於平實則正學之所至豈
不較然矣今禱輙誦是以序景海之
文以致吾區區之意且因以自厲焉爾

金華王禕序

翰林學士誥　國子司業誥
太子贊善大夫誥　翰林侍講學士誥
翰林承旨誥　勅符
賜詩二章　賜書
賜和宋濂韻　賜醉贊善大夫宋濂
賜學士宋濂白馬歌　賜黃馬歌
賜詩一章并序　題宋承旨越中集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卷之一
古詩
雜體五首
韶光將暮
憶山中
遣興
輯白髮二首
寄方編脩
靜室二首
望鍾山作簡周先輩
浩懷
答胡將軍
川上夜坐
古辭四首
送方生還天台有序
題亭上壁三首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曉行
為門生方某還鄉并序
題李廣利伐宛圖
題花門將軍游宴圖
題宗忠簡公誥
題李易安所書琵琶行後
題李西山古木圖
題李太白觀瀑布圖
鷓鴣離
送黃尊師西還九宮山并序
陽翟新聲四首
蛟門春曉圖歌并序
灘哥石研歌并序
送錢允一還天台并序
近體
題隱居圖

平江漢頌
天降膏露頌
和蘇編脩游東明山詩
王內翰詩附
走筆送金賢良
題李息齋竹
袁王御史并序
宜興强如心二絶
題長牧溪五燕圖
題張子濟畫林泉幽趣圖
送葉明府之官鄱陽
玉兎泉聯句
和王內翰見懷韻并序
和鄭博士見贈韻
和劉先輩憶山中韻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嘉瓜頌
鳳陽府新鑄大鍾頌
曲
古曲
凉夜曲
賦
奉制撰蟠桃賦有序
辭
青山辭
思歸人辭
擬晉武帝武功頌
寄遠曲
宋鐃歌鼓吹曲
崆峒雪樵賦有序
思春辭
補雩壇祝舞歌辭
錄歙人申鮮生辭
八詠樓詩記題辭
李都尉字辭
王宗器字辭
郭淵哀辭
哭王架閣辭
蔣季高哀辭
廣漢難生辭
協晨中寥辭
馮擇善都督字辭
王致遠冠字祝辭
悲海東辭
楊刺史廟迎享送神歌辭

卷之三

論

六經論

說
文說　傳幼學字說
鑽燧說
議
孔子廟堂議　元故翰林待制柳先生私謚議
深衷先生吳公私謚議　謚議一首
卷之四
辯
諸子辯
祿命辯
孔子生卒歲月辯
數生辯

雜著
文原　書原
顏率求鼎難　楚客對
蘿山雜言　七儒觧
調息觧
燕書　鄭氏名廉觧
卷之六
書
補范少伯辭越王書　擬答吳相絶秦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擬漢賜衛青璽書　答郡守聘五經師書
答章秀才書
表凡四首
進大明律表一　進元史表二
致政謝恩箋四　致政謝恩表三

卷之七

記凡六十一首 又續入集四首
觀心亭記　閱江樓記
元史目錄後記　伐祀高麗國山川記
琅邪　游荊塗二山記
敕尼入貢記　永思堂記
惜陰軒記　怡養堂記
經畬堂記　平陽林氏祠學記
拙菴記　敦睦堂記
遯耕軒記　長洲練氏義塾記
靜學齋記　看梅菴記
釜溪縣義渡記　新雨山房記
叢桂樓記　貞則堂記
靈洞題名後記　雲寓軒記
栖雲室記　宣慰曾侯嘉政記

記李歌心
刑烏城志
卷之八
序凡一百六十章
皇明實訓序
郊禋慶成詩序
昭鑒錄序
春秋屬辭序
重校漢隸字源序
愚齋集序
大明日曆序
應制冬日詩序
春秋本末序
太古正音序
鄭氏聯璧集序
羅氏五教圖序
先大夫碑陰記
蘿山遷居志
歐陽文公文集序
贈梵顯上人序
望雲圖詩序
辛亥京畿鄉闈紀錄序
曾學士文集序
胡仲子文集序
刻原集序
贈夏安禮序
送吳仲實還金溪序
嚴陵汪氏家譜序
華象新書序
送布政葉公之官閩中序
庚戌京畿鄉闈紀錄序
送徐大年還淳安序
徐教授文集序
蘇平仲文集序
送李參政之官廣西序
朱蓼山文集序
送東陽馬生序
送玉文問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卷之九

葛孝子詩序
送陳庭學序
送會稽金岩序
贈張致中序
竹鵑幽居詩序
景定諫疏序
吳郡廣記序
方氏譜序
贈李子貞序
贈鄭院判
奢禺蒙氏譜序
送李生序
林氏詩序
送允師省母序
味梅齋藁序
柳氏宗譜序
贈賈思誠序
贈別胡守中序

雅頌正音序
約房樵唱序
送黃仲恭赴官餘姚序
贈行軍鎮撫平寇詩序
黃文獻公文集序
童氏家乘序
贈孔君序
王子充字序
贈醫師葛生序

卷之十

傳 凡十五章 朱璟 子元 女壽 張義婦 謝烈婦 鄭孝友 吾衍
二賢母傳
宋烈婦傳
謝翱傳
周節婦傳
太白丈人傳
瞿孝子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樗散生傳　嚴宗奭小傳
李疑傳　毛德玄傳
桑仁卿傳　謝節婦傳
柳氏二節婦傳　杜環小傳
劉彬卿傳　王冕傳
吳德基傳　白牛生傳

卷之十一

碑志

大明追封開平王神道碑　大明追崇楊王神道碑
元隱君子東陽陳公先生鹿皮子墓誌
大明追封蘄國公神道碑銘有序　黃文獻公祠堂碑
臨濠贊氏先塋碑　景祐廟碑
淵潁先生碑　元贈追封咸寧王神道碑
獅子山徐將軍廟碑
鎮江知府徐公墓碑　惠州何氏先祠碑
張府君墓誌銘

卷之十二

上虞縣重脩柯韓二帥碑　故廬陵張府君光遠甫墓銘
太子贊善大夫章公神道碑銘
縉雲郡伯胡公神道碑　譙國郡公汪先生神道碑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左右司都事蘇公墓誌　元故翰林黃殿士墓碑
廬陵劉徐生墓銘　故王母夫人何氏墓誌
劉府君碣
溫州路總管府判官宣君墓誌銘
卷之十三　莫月鼎傳碑
傳守剛墓碣
故浦江義門第八世孫鄭府君墓版文　元秘書少監揭君墓銘
亡友陳宅之墓銘　元封徵仕郎都事鄭公墓銘
愚菴先生方公墓版文　元國子祭酒孔公神道碑
大明故中順大夫禮部侍郎曾公神道碑銘有序
元故文林郎同知重慶路瀘州事羅君墓誌銘有
卷之十四
行狀
故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金華先生黃公行狀
故凝熙先生聞人公行狀
卷之十五
墓表
元故孝友祝公榮甫墓表　先大夫府君神道表
銘
黃氏義門銘

銅崔苑研銘

詩塚銘
連槐堂銘
貞白堂銘
詩敏齋銘
贊
龍馬贊
濱滓生贊
文右相像贊
王指揮像贊
吳草廬先生贊
正心堂銘
蒼雲軒銘
默齋銘
方壺子玄室銘
滕奉使贊
虞文靖公像贊
危雲林像贊
王宗晉像贊
箴
陳思禮讀書箴
卷之十六
題 凡一百九章
恭題御製論語詳
題御製勅符後
題賜和傳藻紀行詩後
題郝伯常帛書後
題商山四皓圖
題天台陳獻肅公行狀後
題御賜書後
題御製林庭珪(紹芳)勅符後
題御製方竹記後
題宋熙陵御書後
題淵明小像卷後
題陳忠肅公疏文跋語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題金諸儒手帖
題宋名公與馬鶴山諸帖
題黃庭經後
題幽風圖後
題王羲之真蹟後
題張泌和陶詩
題甘氏三友堂文後
題顧主簿上蕭侍郎書後
書穆陵遺骼
書鬬魚
題黃山谷贈祖元師詩後
題子昂書度人經後
題王魯齋公受少保致政誥
題織圖卷後
題吳節婦詩卷
題壽昌胡氏譜後
題唐太宗哀冊後
題葉贊玉墓銘後
書萬安丞
跋
恭跋御賜詩後
跋老子像贊後
跋何道夫所著宣撫鄭公墓銘
跋韓富公十二帖
跋東萊呂齋與龍川尺牘後
跋顏魯公書殷氏誥
跋包孝肅公誥詞後
跋臣廬結社圖
跋文履善手帖後
智永真草千文跋尾
跋蘭亭圖後
劉參軍黃牒跋尾
跋葛慶龍丸日詩
卷之十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雜文
擬孝武南巡金石刻文
廣薛季宣對張柬之語
吊忠文
谷日童文
逐鴟文
秦士錄
宸翰
翰林學士誥
國子司業誥
諭頑
太子贊善大夫誥
翰林侍講學士誥
翰林承旨詞
勅符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潛溪先生集附錄目
應制賦醉學士歌 六首
送宋承旨致政還金華 長篇一首歌一首律詩一首絶句二十首五言排律一首
寄宋承旨詩 并序共四首
翰林學士宋公像贊 十首
宋璲字說
翰林學士承旨宋公墓誌
祭文二篇
應制賦宋承旨黃馬歌 一首
寄宋太史詩 一首
靜軒詩
宋太史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潛溪先生集卷之一

後學 戈陽 黃溥澄濟選編
後學 古相 羅綺尚絅校正

古詩

雜體

丹桃艷陽質移自武陵源柔風拂纖條鮮澤沃靈根吐葩當春茂結實侯秋蕃盈盈大如掌有色極華丹衛之不敢褻期以奉君饗君饗發靈和神滋生玉顏無為升玄化恭默即軒轅效陸平原

流幻百年中有如水中泡虛形本不實何能永今朝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此造化意肆情常逍遥夜来新雨至南園秀芳苗擬之
薦美酒冲懷正陶陶斜川素心人叩門約遊遨相携步
迥澤神與品物交驚颸亂陵蟬墜照落巖猿歸徠枕肱
臥遐思遡汾寥黃唐不我逮緬焉心煩勞 效陶徵君
竹死不變節蕙焚尚餘馨秉性有恒操蹀徒協切計 物非至
情左崦結層構中園穿空窗井華遥上白嵐影時獻青
築竈試丹訣濡毫謄酒經一為纓芴累殊嗟神府高事
去處將澹感来心巳醒蔬菀薿哀飢甙焉嘆湅蠅遊將
命脩駕薄言還故坰甚穰澆陽卉泛瑤破陰華觀化驗
洋品宴襟際二精情素諒巳展爵服吾何營 效謝臨川

周庭體王國漢制逮神區環極法北辰玄笑應羅圖緯
發祥飈轉丹闕寶氣浮象魏壓輦道獸環銜金鋪宮華
錦隊展御柳翠鑾圍豐長生臨宇縣億載握皇符琛贄九
夷集梯航百蠻輸天閒膺情懌道洽臣節孚春觴謳鶼
殺奏號承明盧元功在獻替昌言列都俞殷勤宣大雅
持用補嘉謨 效顏特進
少年趨京洛京洛多繁華迅河口流駛崇芒欝巍峩宛
馬游龍行文軒流水過晨夕騁般樂張筵陳綺靡觀禊濯
曾澗行酒上陽坡宛轉匕盤舞縈環北里歌中有巖樓
士如同頳闔家尋雲困翦朮飲賓却搴蘿時眄城闕中

流塵深女河自咤逸德殷頗興賢達嗟及時不行樂長有好容華效包桑軍

望鍾山作簡周先輩有序

春旭載和鍾山在望道光泉之嫩碧宜燕朱湖洞之飛丹可尋爰憶舊游輒形新咏不慚下側以豔高情云耳

鍾山宛女沐繡巘孕春餧生黃歸灌棠駭綠亂陵苕谷沸桃雀集颸迴川景嬌茲令愧畜軫宿昔憶聯魑陟峻鼻生火酣芳瞼帶潮詩情霞間迥酒緒望中銷偏憐晴蘿思長麗涼月宵文園病渴吻沈生減圍腰江表周公子華采雙鳳翹逸興如湍舉相隨擷鞠茜

詔光將暮芳事未經托物念時濡毫成句

入春已三月不見曜陽艷有足限戶閾而能搴物華芳林勵只尺憾車日來過縞李感明雪頼桃疑崇霞焱開通鷺使暉媚促逢衙要友具嘉游豈乏玉鼻騶鈞白出川曲采綠向層阿行樂固云得將軍猶枕戈

浩懷

漆園欲齊物伯陽期守玄脩軌務絕絆冲志在潛淵夕陰宴蔥幌晨陽暖石田外曠一以遣澹泊返自然五圖非諺記九籥有貞詮青青林間雨勃勃谷實烟松華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憶山中

平生絶俗尚幽期在一壑衝巖卮周曲汜班坐蔭蘭薄日
鳥花欲笑風迅燕飛弱蹊峰挺華平楚下飢鶴厓傾
石似行澗折泉如約何時脫塵鞅賦歸聶欐僑

答胡將軍

將軍去征蠻軍氣如鷹揚寶劍白玉琫鐵馬青絲韁旌
甲帶亮月笳簫激清商韓彭當後拒襄鄧作前行顧盼
多姿態出入生容光奮迅東海濱海水為騰驤定如漢
貳師去縛樓蘭王想見凱旋時橫槊賦篇章推牛饗壯

壯士歌之侑行觴功動銘鼎鼐永世不能忘

遣興

鶡衣皆惡顏童綏無醜容容顏未嘗異人心自不同西隣
起高樓妖冶衒春穠玳筵陳圓方朝暮雜歌鍾東家席
為門著書述軒農豈能望喬梁糠覈亦不充一門軒蓋
集一門蓽圌空是非千歲定奚恤達與窮

川上夜坐約王子充同作

四山動暝色紅日下蒙翳川光生夜明一白欲無地星
斗可俯拾恍疑青天墜曠景與心涵真接濱洚際若非
隔林鍛不知有人世

輯白髮二首

白髮如青草剪已竟還生莫青能變白髮白不復青人生須知會有盡紫馬馱錢沽酒傾

昨日花如繡今朝花作塵人身一如花何為長苦辛古今富貴皆黃土唯有青山鮮笑人

古辭四首

步月荒階下蟋蟀迫人啼急扶邛竹杖拄過畫樓西

登樓望南山山峯如髻鬟一雨西頭雲起處定是故人家

誰家采蓮女面如白玉盤相對悄無語風吹荷葉間

曉行秋川上無奈秋色何芙蓉雖堪折却愁零露多

寄方編脩以愚并簡徐大年

方君是文史二十即決科州縣治繁劇史館仍編摩須知軒冕榮莫換山水癖釣清一川舟攬翠千峯寂豈徒麋歲月且復註春秋書法嚴褒貶筆記分薰蕕雖然落湖江政自憶京華雪盡馬蹄乾花磬貂帽淺十載不能見一旦忽奇逢楚澤蛟龍雨秦淮雕鶚風紅燈憂未殘明月家何處典衣沽酒別踏雪騎驢去忽忽千里意沉沉三月餘可憐天邊鴈不帶山中書懷人隔秋水題詩寫山石若見徐徵君須言共相憶

送方生還天台詩有序

古者重德教非惟子弟之求師而為師者得一英
才而訓飭之未嘗不喜動顏色此無他天理民彝
之不泯自已也子以一日之長来受經者每有其
人今皆散落四方黍稷雖茂茂不如稂稗之有秋
者多矣晩得天台方生孝孺其為人也凝重而不
遷於物顏銳有以燭諸理問發為文如水湧而山
出喧秋百鳥之中見此孤鳳凰云胡不喜越一年
別去感慨今昔又云何弗思退朝之暇懸鐙默坐
因發於聲詩一十四章以送之来章用来字者莫
貢菱重至以迄于有成也詩曰

北風何逶迤雪花大於手之子有遠役忍勸尊中酒解一
念予初来時才思若繭絲抽之已見緒染就五色衣解二
被之行儒林孰不生豔慕蹭蹬媚學徒三歩亦回顧解三
余生老且至秋髮垂兩肩得之喜欲舞如獲寶璐然解四
素編恥清晝青燈坐夜深探玄欲忘寢薦味如啖蔗解五
一朝別我去何以釋離憂不禁秦淮水流于江上舟解六
但願逆風起吹舟不得往共穿鍾阜雲時看白石長解七
風本無情物豈能知我心事既不能諧贈言如贈金解八
須知九仞山功或少一簣學功隨日進慎毋中道廢解九
群經耿明訓白日麗青天苟徒溺文辭熒爵欲爭妍解十

姬孔亦何人顏回了不異肯墮盆盎中當作瑚璉器十一解
不見金谷園瓊芳委塵沙泰山有喬松老榦淩蒼霞十二解
驥十三解 明年二三月羅山花正開登高日騁望遲子能重來十四解

靜室二首

靜室似僧廬絶與黃塵隔引崔喜留泰惜苔懶穿屐有時倚幽軒情境一何寂只有巖花飛隨風亦無迹
明月出東山照見西林明龍蛇布滿地欲步還驚試問夜何其烏喧似知更誰探千載意寂默乃其情

題亭上壁三首

意隨流水行却向青山住因見落花空方悟春歸去
花飛豈解愁愁之損年華請觀未摽時何處得飛花
山花招客笑山鳥喚人鳴相逢本偶爾花鳥亦何情

曉行

荒雞一再號驅車事晨征寥寥秋風肅況此華月明萬頃琉璃中著吾一身行肝膽盡氷雪毛髮亦含清超然鴻濛初頓覺百慮冥安得王子喬為言此時情

送黃尊師西還九宮山 并序

雙井黃尊師中理文節公庭堅之八世孫也年弱

冠以門資襲爵為光之固始尉尋患半身不遂棄官来歸有神師號金華君者謂曰吾能療而疾愈當為道士弗聽吾將去尊師曰儻能起癈疾為全人敢不受命金華君以帛粘其體炳燈徧灼之越七日起行尊師曰神師之言猶在耳也小子其敢忘乃去學老子法於欽天瑞慶宮在興國九宮山上即真牧張真君道清鍊丹之所居十餘年遂主其徒九一千人咸服其教恂恂有道行當 皇上西平江漢尊師拜迎於鄂應對稱 旨後八年上思其人復召至南京所以寵勞者甚至既退命

儀曹設宴饗之薦紳家以為尊師幸逢盛際上主知龍光赫赩山中泉石當被餘輝而綽有喜色不可無咏歌以誇張盛美其西還也余率賦詩餞之而請金華宋濂序之詩曰

崔崔九宮山翠蕤倚層青飛觀峙後先宸奎爛晶熒中有遐世翁霞衣佩葱珩仙徒一萬指執簡聽使令年来遘兵燹散走如流星翁獨牽青牛尋雲自躬研翠華幸江漢扈從森幢旌俯伏黃埃鶴磯丹拜陳中情天日下照臨簪裳受餘榮今又奉 璽書翩然覲神京太官給珍膳法酒雙玉瓶柢因逢景運重際太階平致使方外士

恩寵霑鴻霊一旦賦歸歟行裕逐雲輕自言當弱冠紱
袍佐山城風露感未疾離家煉黃寧藥烹日月昂符參
龍虎經中氣昭象光玄覽極窈冥欲期起沈丸翀飛出
孩嬰名花滿皇都春風語流鶯景氣非不饒歸思竟
纏縈芳歲去如矢逝波日堪驚純陽一銷鑠重陰遂相
乘余聞重自媿顛毛類枯莖逐物尚役役棲身亦孰孰
幸有一寸丹能與萬化并何時滴秋露相期註黃庭

送門生方某還鄉詩 并序

洪武丙辰予官禁林方生某過從以文為贄一覽
辂奇之[illegible]左右與其談經歷三時乃去明年丁
巳予蒙 恩謝事還浦陽生復執經來侍每動于
中凡理學淵源之統人文絶續之宗盛衰幾微之
載名物度數之變無不肆言之離折於一絲而會
歸于大通生精敏絶倫每初發其端即能逆推而
底于極本末兼舉細大弗遺見於論著文義森蔚
千變萬態不主故常而辭意灑然常新裒裒滔滔
未始有竭也細占其進脩之功日有異而月不同
僅越四春秋而已英發光著如斯使後四春秋則
其所至又不知為何如以近代言之歐陽少師蘇長
公輩姑置未論自餘諸子與之角逐於文藝之場

不識孰為後而孰為先也予今為此說人必疑予
之過情後二十餘年當信其為知言而稱許生者
非過也雖然予之所許於生者寧獨文哉庚申之
秋生以不見大母者久特歸省焉予深惜其去為
賦是詩既揚其素有之善而復勗以遠大之業云

詩曰

昔在詞垣時英林常駿奔水碧與金膏價並駭見聞終
然無根蒂斂散空中雲方生海上來玉立而春溫袖攜
絺繡書函帶黼黻紋揖遜入禮域陳義陵秋旻闡發入
倉米共勘與與墳潛將索幽邃窮發攀巉嶮躡雲忽言
別涉險濤江津梅花似相憐沿途慰孤煢湛恩來九天
憫吾髮如銀特勅還故山許與烟霞親生聞抱經來處
此竗竇濱莽蒼叩大始溟涬窮無垠宇宙所管攝載籍
所敷陳鉅細鈞鉥之若大樂建均律呂按高甲宮商肅
君臣咨和免怗懘疊奏歸繹純桑濮俟揮斥淫哇竟何
存黃鍾壓瓦缶庭潦滅荒燒似茲稽古力可敵龕定勳
濡毫寫椎顥勢欲移峨岷滃浼混沌竅出入造化神變
幻波起伏清溫玉璘珣盡抽神奇秘不墮皃（皃同）腐塵
所以日出之逾見光景新山鬼當灑泣湘靈且逡巡振
古著作家後先胡繽紛豈知萬牛毛難媲一角麟古今

二千載有如星在辰豈意荒礫中獲此席上珍予生髮
未燥立言鄙河汾結交一世上慕蓋越七旬妍姊與苦
良入月無留痕自非病狂易顛倒甲與猶渠巾切寧因一
慶論如抽緒豈無憎別言有意須當邁真儒在用此寧
能滯殊文文繁必喪質適中乃彬彬有虞虢多上九官
履紆綸惟時亮天工外夷悉来賓不聞有著書鼓盪摩
乾坤生乃周容刀生乃魯璵璠道貴器乃貴奚須事空
言孳孳務踐形勿負七尺身敬義以為衣忠信以為冠
慈仁以為佩廉智以為簪特立睨千古萬象胎胚啓此
意竟誰知為爾言諄諄無徒謂強聒一一宜書紳

陽翟新歙同朱定甫賦 庚午春作

別苑蘼蕪弄小花平洲頼蔗開軽牙春風如水極搖蕩
流入天涯不識家綱軒棲塵遠凝紙青鳥不来紅樹死
雄鸞雌鵲此日分惜殺嬌魂過遥渚隔簫花影望微月
彎橋似度龍綃鞭倏無忽有清柔何淚灑杜鵑枝上血
碧簫曲歌粉痕灰紅脚蛛絲結鏡臺望極官河斜雨外
時時疑是翠車回

黄雀風長雨洗枝丹魚出水赤光肥遥天寥海絶行跡

翠減紅銷知為誰曲閣看凝龍氣暖膩葉蟠花帶雲淺
正是雙蛾巧喚愁欲斷應憑胡燕剪滴淚和泥封錦書
書中一字一行啼莫恨鯉魚紅尾短　好送到遼
鷄頭徒若沸紺房蓮子光細細折蓮寄遠被絲牽
舞鸞却識蓮中意
露漬銀床金索冷明月不言星鬱鬱御街朝馬響纓鈴
幾樹吾桐鴉影淡暗拭衰紅出綺房無心宮額貼花黃
秋裳未結鴛鴦縫交刀裁破一簟霜昔日翠翹今日孫
可惜韶容鏡中老縱使青天不鮮愁涼榭芑蕉注秋曉
蘭燭啼紅愁夜闌江南清怨屬衰弼挑鬢斜凭玉欄干報
道金籠鸚鵡寒
鎮帷犀重鮮室温白天碎碎玉花紛窓開雲母不知夜
帳結流蘇散錦文盈盈小妾被流黃抱瑟升樓發浩倡
銅龍漏極曙光動騧絶竟忘寒夜長秖恐愁紅向春宛
不宛應須探春信龍刀切紙卯水花貼在九華頰壁裏
舟舟南光走泠圭梅含春影與雲齊一把玉壺且傾酒
井底生塵却鮮携

題李廣利伐宛圖

貳師城頭沙浩浩貳師城下多白草六千鐵騎隨將軍
風劾馬鳥高入雲師行千里不畏苦戰士難教食黃土

COURTESY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上書天子引兵還使者持刀遮玉關烏孫輪臺善親伺
宛若不降輕漢使壓書昨夜下敦煌太白高高正吐芒
戊申重徵十八萬居延少年最遠健兒氣漫漫日月昏
邊塵冉冉旌旗亂水工決水木絶流旄竿已揭宛王頭
執驅校尉青狐裘牝牡一千聚若丘惜哉五原白日晚
郅居水急滓魂返

鶺鴒離

結髮成昏期髮白誰料鶺鴒中道折妾身雖作土中泥
妾魂長與君同棲娶妻愼為多詞續妾有三兒美如玉
願君勿娶全兒恩一娶親時是路人

題花門將軍滓宴圖

花門將軍七尺長廣顙穹鼻拳髮蒼身騎叱撥紫電光
射獵娑陵古塞傍一箭正中雙白狼勇氣百倍世莫當
胡天七月夜雨霜寒沙莽莽障日黃先零老奴古點羌
控弦鳴鏑時跳踉將軍怒甚烈火揚寶刀雙環新出匣
麾郎何翹驅牛羊平居不忮北風涼白氈為幄氊行
銅龍壁脊雙角張綵繩亘空若虹翔將軍中坐擁胡床
熾炭炙肉泣流漿華囊恫音動酒浦萄香駝蹄斜害勸客
嘗趙女如花二人強皮帽新裁繫錦纏低抱琵琶彈鳳
凰半醉出見駝馬塲五花作隊滿澗岡但道驩樂殊未

央

題李太白觀瀑布圖

長庚爗爗天之章精英下化為酒狂匡廬五老森開張
銀河萬丈掛石梁下馬傲睨立欲僵偉肩袖手神揚揚
憶昔開元朝上皇宮中賜食七寶床淋漓醉墨蛟龍襄
人疑錦繡為肝腸麾斥力士如犬羊營營青蠅集于房
金鑾不役承龍光并州可識郭汾陽不可丹陽逢永王
大風吹沙日為黃後猊哀啼聞夜郎蒼天欲使詩道昌
頓挫萬物歸奚囊何處更覓延年方北海天師八尺長
芙蓉作冠雲為裳授以蕊笈青琳琅蓬萊屹起瀛海洋

羣仙遅汝相徊翔誰將粉墨圖縹緗顧我一見心悵佯
詩成仰視天蒼茫夜半太白生寒芒

題宗忠簡公誥 王黼時為少宰書名誥上

青城妖祲連雲赭犬羊在都龍在野百年藝祖舊河山
萬騎長驅若氷解京城留守一世豪仰天雪涕風蕭騷
起扶白日照河北赤手欲障三秋濤義旂戛天天為泣
四方猛士聞風集自期徇國與天通豈謂忠言反難入
披肝上疏留至尊乘輿不顧東南巡拊床三呼大星落
非天棄宋良由人功業無成志可紀古来英傑多如此
君侯心事漢武侯偉氣英聲冠千祀我来已恨生世遲

不得親觀忠勇姿每過鄉邑髮猶豎綸誥況是當時為
却憶前朝司馬死章蔡羣姦乘間起國雖未亂政先亡
萬里蒙塵從此始吁嗟黼筆真奴臣賊君致寇肥其身
姓名汙眼尚欲嘔君矣在位能無嘆矣乎矣乎慎勿嘆
誰使彼奴操國鈞君不見汴京禮樂正全盛江南杜宇
啼天津

題李西山古木圖

磐丘雲氣翔風急老蛟墮地作人立震雷怒電破杳冥
山魈野狐皆夜泣李侯城南射虎歸手裂生綃吞墨汁
[illegible]呼徂臂寫此圖雲霧晦冥元氣濕回看荒原萬劫樹

顏色慘澹神盡戢乃知妙奪玄化功庸史如林豈能及
當時二李如二龍謂西山父子俊氣英姿動都邑百年灾變
不須有驥去圖存安可繫君不見風流人物今已徂豈
特丹青絶代無

題李易安所書琵琶行後

樂天謫居江州聞商婦琵琶技淚悲歎可謂不善處患
難矣然其辭之傳讀者猶愴然況聞其事者乎李易安
圖而書之其意蓋有所寓而永嘉陳傅良題識其言則
有可意者余戲作一詩止之於禮義亦古詩人之遺音
歟其辭曰

作人薄命紛無數豈獨潯陽老商婦青衫司馬太多情
一曲琵琶淚如雨此身已失將怨誰世間哀樂常相隨
易安寫此别有意字字欲訴中心悲永嘉陳侯好奇士
亦褒謬為兒女語花顏國色草上塵朽骨何堪汙唇齒
生男當如魯男子生女當如夏侯女千年穢跡吾欲洗
安得潯陽半江水

東頴山房詩并序

東頴山房者上清羽客周君頴之隱居也頴字彥博而能文其先居伊頴之上故彥博以頴為名而又以東頴扁其居不忘乎本也盖彥博之先南遷廣信者多歷年所矣雖然彥博學神仙之道者十他日披丹霞乘青鸞鳥比升嵩高之顛而俯瞰舊鄉寧不重丁令威之所感乎金華宋濂賦游仙之歌使書山房之素壁云歌曰

東頴山人羽為衣腰懸寶劍光陸離超然乘天游曠蕩八極隨飄馳俯視嵩高三十六一一秀出紫金翠羽之華芝中有少室八百六十丈顛倒元氣涵晨霏毿毿綠毛仙翟足清泠淵見人不肯折腰拜手擲綠黍散作天花旋天花旋舞連娟玉女從東來頭戴雲翹足蹁躚試待秋帛禱焉石中夜靈響淒緊如霜絃不知龍穴有石

隨太乙月昂將同煎勞生任飄忽誰復相留連天鷄一
鳴天下白齊州九點凝青烟朝斟灋澗之靈泉夕漱伊
洛之寒川雖知城郭尚依舊華表鶴唳應千年大江東
流浴龍虎丹光掩月夜吞吐故鄉何處久不歸人間一
笑成今古二素雲高不可攀仰見羣仙出沒於其間勿
使明鏡凋朱顔顧我魁礧徒無由扣瓊關我不能鼻息
吹虹霓頓挫萬物歸新題我不能白晝兀坐惜居諸時翻
枯竹除白魚但得三寸舌赤如蓮花淨於雪高談蘂珠
經旦夕轂不絕轂不絕造玄微芙蓉峯前金虎要人騎
山人當相求飛飛騰太微共持瑶華玉管凌雲吹

蛟門春曉圖歌并序

句章王君景行嗜學好脩之君子也其所居曰蛟
門正臨大海巨濤舂撞頃刻萬變平旦東望霞光
燭天紅日大如筵想里切竹燿也冉冉上升誠海東第一
偉觀也王高士炳明為作蛟門春曉圖景行出以
示予使人飄飄然有凌三山跨十二州之意故為
賦長歌一篇而於神仙之事獨多云其辭曰
瀛海無垠波濤吐𣶒浴日月參契鬼神怪山如雲自天
墜萬丈壁立蛟為門南有金鷄之俯啄北有猛虎之雄
蹲值停颸兮奮揚怒潮兮騰奔擲玉毬兮干霄灑輕霧

乍飛塵雪山水崖之可怖可愕兮阬檻簸蕩不可遏悅
矣下土於星辰晨鷄一鳴海色白層霞絢彩光如瑞綏
横閃鑠摶不定海神推上黄金盆靈境飄搖在世外髣
髴直至扶桑村何人結屋於其間云是甫東才子開瓊
關雲間吹簫雙鶴下坐令環佩敬珊珊有時共談二十
六洞之秘笈綠文赤子可可以餐蒼顏猿拾花兮春片魚
泳晝兮晴灣日媚鴛鴦紅桃點點風入涼翠松翻翻中襟
濯盡萬斛之黄埃兮不知穀利是何物便思紫府躋真
班黄鶴山人列仙儒九霞為冠青綃裾手提五色珊瑚
珠幻出一幅真形圖令人毛骨動颯爽思乘瀛氣超清
輝白台度曲彈箜篌雙成按拍歌莫愁我愁正孤絶我
興欲飛越矯首東望神光廢蓬壺春淺蓂草殷麟州芝
生翠環結我愛仙人蔓綠華面如蓮花雙鬟鴉幾年相
期飯胡麻至今不徠雲路遐何須龍虎鼎中汞丹砂何
須天河穩泛牛斗槎但令坎離交媾翻三車氣母不動
金黄芽我時蛟門歌細看銅狄時摩娑長繩孰為羈義
娥白石應汲金還磨不學長生將柰何不學長生將柰
何

難乎石硯歌 并序

朱舍人芾雅士也近見灘哥石硯禁中遂摹搨一本裝褫成軸懸之書齋命予作歌填其空處歌曰朱君嗜古米薌同三代彝罍藏心胷灘哥古硯近獲見驚喜奚翅逢黃琮研煤敷岳峙巧摹搨訪我一一陳始終有唐四葉崇象教梵僧航海来香罽手持貝葉篤健相翻譯華竺談玄空辭義幽深衆莫識當時授筆唯房融硯中淋漓墨花濕助演真乘誠有功愛其厚重為題識七月七日元和龍鬼工雷斧琢削古天光電影生新容袁浮四尺廣半作鎮弗遷猶華嵩涉唐入宋歲五百但見前江南渡肇公競賞識氏名環列榮秋蟲朔元雖以實內府棄寘但使烟埃封方今 聖人重獻氊蒙舟載来江東風磨雨濯露精彩奉 勅舁入文華官宮中日昃萬幾暇侍臣左右咸寨從容端玄歛盡斥去欣然為此回重瞳重瞳一顧光照日天章奎畫分纖穠有才沉蘊恨已久石如能語誇奇逢維昔成周全盛日兌戈徧衣并大弓藏諸天府遺孫子用以鎮國昭無窮頲將斯硯傳萬世什襲不下占鼎鍾上明文德化八極下書寬詔蘇疲癃君方執筆掌綸誥頲以此言聞帝聰老臣作歌在何日洪武戊午當嚴冬

送錢允一還天台并序

皇帝即位之二年秋八月大將軍帥師取燕都西北州郡次第皆平而天下歸于一統越明年之冬上將親御衮冕郊祀天地大告武成復念開國諸臣勞烈之多錫以鐵券以申河山帶礪之誓前一月下禮官議其制度近臣奏言唐和陵時嘗有賜於錢武肅王其十五世孫尚德實藏之 上遣使者即其家訪焉尚德既奉詔櫝券及五王遺像 上之 上御外朝與丞相宣國公臣善長禮部尚書臣亮主事臣肅觀之 皇情悅豫勑省臣宴尚食下議曹恩意有加焉已而尚德東歸 陛辭之日命還其券與像以禮敦遣之寻時待罪禁林竊詳請序其故而繫之以詩夫錢氏寶有此券已五百載宋淳化中杭之守臣嘗連牒進之元豐五年又進之宋季兵亂券沉官渭水中者五十年元至順二年漁人獲之而售於尚德之父世珪迄今有道之朝而尚德又進之是嘗三登天子之庭其間或顯或晦雖若類靈物詢護之亦其子孫之多賢始能保守而弗墜也歟抑余聞武肅之有國吳越同時擾有一隅以專威福者若前後之蜀南東漢以至吳楚閩唐南平號為十

國計其士馬之精彊城邑之壯麗府藏之充牣意
盛氣得亦可謂一時之雄魯未旋踵夕陽芳草凄
然有餘悲矣況望其子孫保其故物於十餘世之
後乎由是觀之錢氏之樹德也深矣　皇明肇造
區夏比隆唐虞凡前代文獻之可考者莫不訪求
之尚德之家世載明德且將出躋膴仕以佐明時
斯券之徵蓋特為之兆爾予因不辭序而詩之於
以見尚德遺逢之盛未止於此而他日相遇必當
以余為知言云尚德字允一天台人詩曰
大明天子開創基維兵百萬皆虎貔東征西討十餘載

變化不異雲雷隨功成治定四海一剖券分符恩澤施
前王遺制久已泯錢氏世寶猶無虧天使持書往徵取
有翁稟貢来　丹墀鞠躬俯伏再拜起旋解韜籍重重
披精鋭煆成大逾尺中突傍偃形如簨又如玄鼈剖其
半一片玄玉誰瑕疵鑑窺填金文絢爛筆畫方整蟠蛟
螭譬辭三百有餘字河山帶礪無嫌繼陳五玉有真
像彷彿猶是唐冠衣腰圍白玉金作銙吻角左右分三
髭　重瞳回光屢下照咲語愈覺　天顏怡便勑太官
給珍饌上尊法酒洗瓊巵憶初唐網既解紲恣舞鱣鮪號
狐狸斗牛正氣果淩厲豫章占術元非欺八都健卒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如虎指揮不異駈嬰兒羅平鳥圖騁怪幻內黃外白跳
狂癡龍劍一揮赴水死大勛星日同照垂因茲錫券代
牲軟彭城開府如三司衣錦城空嘉樹老共守尚有三
樓危淳化元豐兩進入龍光曾受天王知炎精訖錄九
鼎沸一旦天去官河糜豈伊神物欲變化相逐雷劍為
龍飛孰知漁者一舉網所獲非鼈還非龜終然鬼物所
訶護不使光彩埋荒陂泥塗涉礫幸免累寶玉大弓欣
有歸我知天意實有在武肅弘烈何堪微八州生靈數
百萬援出水火行中達子孫食報豈終極政如稼穡隨
年肥高牙大纛入黃閣金章紫綬超彤闈不知堆床定
幾笏但見肘印懸纍纍七世珥貂未足擬一門三戟終
前哀況翁文采爛五色嗜古不管頭如絲蓼淮呼酒話
離別遠眄官舸如星馳于時同雲暮四野勢欲釀雪增
寒威行行若過表忠觀好剔蒼蘚看殘碑

聯句

玉兎泉聯句有序

洪武五年秋九月十又五日日入酉子與仲子璲過張錄事孟兼士成均秉燭對坐孟兼方命侍史汲玉兎泉瀹茗煮餓熊烝軍吊劉職方崧周虞部子諒皆集相與談古詩至愜心處輒抵掌咲譁呂太常

仲善聞之亦驩然來會既毀茗已孟蒹出新造玉
兎泉銘諷之且曰今夕何夕勝友如雲不可無以
為娛請舉泉聯詩何如衆皆曰然子年有一日之
長俾題其首句餘則以次而續鬬奇擾勝閑閑弗
能休至二鼓詩成各擁衾就榻遂雖再號風雨凄
迷僕夫載塗官亦爭有程皆不告而散予亦騎驢去
朝 天矣明日之孟蒹將屬瑣作小楷繫詩於銘左
徵余為之引於戲人事聚散如中風飛矢其回旋
飄泊曷嘗有一定之跡今幸得與二三君子岸幘
咏詩豈非天哉然此七人之中梦産

者太半獨予父子與孟蒹客越西相距僅半舍
時或後先投簪而歸友九節筇訪孟蒹白石山房
遡咏諸賢亡霄漢上欲一見不可得取此卷閱之
恍如聚首成均時寧不有慰於寂寥之鄉也邪孟
蒹子諒皆以字名熊君字伯顓劉君字子高予則
南宮散吏金華宋濂也詩曰

成均地何靈聖澤資灌沃 濂
鼎自非三窟深孰湛一川綵孟蒹 儲精本從金生色絶
勝王子諒 霜毛蘸寒飲雪毳翻夜浴巖釀洌補酒經沐
丹驗仙籙仲善杵搗蟾宮棄珠噴鱣堂觸瑟孕月生陰

精觀天漏晴旭瀛氷澄毛骨豎鑑澈須眉燭鳧魏名徒
自奇猶行穢難贖孟嘗雖涵東郭狡難洗上蔡辱于諒
引滿羞未羸探幽重尋頓續紫流罌滲銀床出寶測璽粟
仲善醉沃目暈花凍汲指連瘃瑧濡毫乃自潤照影從
人欲瀛光沉天上魄祥戚地中躅鳧摛辭挹餘清盥薦
侑嘉告子諒劍刺非貳師池移豈身毒孟嘗燕戈媿瑾
諒精當昴君降液或井宿翥孟嘗誰知鍾宿分脉與伊
一眼開雲影片鱗東瑧劇燕寬瘝痛蹶足想仁于瀛戚
沸虎爪跑斗潔士濯冠纓濁率卸刀韜子

洛禹崧錫名爾固嘉戰句吾何局仲善聯將指鳧比疾
勝蜉蚱促瑧驚風落燈燼朱月隧檐曲靈源詎能窮短
咏聊句錄瀛

題送別圖

使星一點照閩堧驛舍春濃酒易乾官柳似知離別意
故將翠縷拂雕鞍

題隱居圖

樓基倒影浸虛泓嘉樹擎寒不畫青何日過橋分半景
傍雲同築草玄亭

題長牧溪五燕圖

誰描乳燕落晴空筆底能迴造化功髣髴謝家池上見
柳絲烟煖水溶溶

題長白山居圖

淋地雲林擁隱居燕泥汚我讀殘書五更風急鳥聲散
時有隔花来賣魚

題張子璿書林泉幽趣圖

翛翛翁公子實仙才天師之子筆下雲泉潑翠開若是人間逢
此景定應呼作小蓬萊

宜興强如心避地而歸葺其居曰復初齋来徵
余詩

昔日搶搶照五兵今時喜見泰階平春風綠酒扶殘醉
斜立官橋聽早鶯

避地歸来景物遷白烟涼草思凄然摩娑為問庭前樹
不見蒼髯已十年

哀王御史并序

鄉先達監察御史王公餘慶字叔善仕元至正間
赫赫有聲持節廣州卒且葬之矣後為亂兵所發
三衢徐煥自韶移守是州而東陽趙侃方知印廣
東行中書於是合謀改葬城東悟勝寺之原實洪
武戊寅三月也予既從侃請大篆其爵位姓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宇刻之墓門復為詩哀之哀之所以歎鄉學之凋
謝而斯文之無係也煥宇炳文侃宇希貞皆義士
云詩曰

剪帋難招御史魂纔烟瘴雨但空墳縱然有石題新冢
誰守楊雄死後文

送葉明府之官郫縣

文華才子之官去郫筒酒正醲飲罷細觀俯吏傳
莫緣山色憶芙蓉

題李息齋竹方存雅題詩其七

別駕殺名遠先生節行尊百年耆舊盡二老典刑存已
逸遼城鶴難招華表客蒐人間留翰墨不獨與嵇
琴

走筆送金賢良

澤寒已覺二毛侵且向西風問苦吟屢雨纔烟十年夢
龍韜豹略一生心星垂鍾阜知天近水入秦淮似海深
不是秋帆連夜發典衣呼酒共登臨

和王內翰見懷韻并序

余與王君子充舊同師逮入 國朝同官翰林同
總裁元史史成子充出使甘肅又使西南夷久而
未還余尋以年高納祿歸金華獨遊山水間追數
平生故人未嘗不深念吾子充也去年其子紳以

子充往廿肅時道上寄余詩二章求和久未能成
今聖天子敷大惠於四海與斯民更始蠻夷之酋
庶幾感化請罪　闕下而子充亦殆將來歸耶此
余之至願也次其韻以致斯意以示知子充者洪
武十三年七月十一日同郡宋濂

帝德如天覆萬邦定朝歸棹到龍江奇才不換金城百
寵命當簪白筆雙喜極欲持如意舞醉來應使軟輿扛
此情縫切何由遂吟對西南月滿窻
十名[illegible]聖澤高深只自歎侍燕每容親繡衮
[illegible]久知深贊來殊俗漸喜寰區洽治[illegible]

[illegible]逐玉關秋早節毛寒

[illegible]博士見贈韻

紗[illegible]得鬢成絲秖為煙霞勞夢思誰料杜陵垂白後
得同鄭老合襟期荷衣行帶煩新制澗草巖花逞故知
便欲隨君同點檢歸裁氷繭寫成詩

和蘇編脩游東明山詩

東明勝槩實佳哉圖畫天然八面開雲影入簾紛似絮
巒光染袂碧於苔學書猶憶臨池寫采藥曾經帶雨栽
秖為魚龍期變化致令猿鶴互驚猜數莖白髮雖侵鏡
百鍊丹心不作厭中使傳　宣承顧問　東朝進講每

低徊月移禁掖藏書署花壓瀛洲視草臺豈異棄齡霑異渥因茲勝賞得重陪丁寧杉桂無奇句約束溪山偶發騷才倚仗指林尋故跡 賜衣濕雨借新焙名編遍玩叢如筍嘉卉當筵粲若杯松鼠沿窗行且偃山禽窺客去仍来但知咲藹時頻啓何事愁腸日九回寄語山靈休厭我有花莫待作詩催

和劉先輩憶山中韻

憶昔山中鍊九陽山頭旭日正蒼涼鳳笙吹暖雲中火龍藥凝成鼎內霜靈户啓扃森霄欒中房持戟混桃康山分[illegible]役衣[illegible]學天書篆[illegible]敗墻五鳥花開呼鹿[illegible]千齡桃熟逅偓嘗伐毛定欲追秦女歌鳳誰能咲楚狂種得神瓜如盎大養来瘦鶴似人長樓延虛顥殊庭上樹餌蒼霞曲瀨傍劍氣尚堪吞鬼伯詩魂端合起貛火九切野豚郎但求脫粟三升飯肯負眠雲六尺床洞雪成漿烹日鑄海苔為紙寫凡將舉頭便覺三山近小大俱寘百慮忘

潛溪先生集卷之二

後學弋陽黃溥澄濟選編
後學古祖羅綺尚絅校正

頌

平江漢頌

天命皇上為億兆生民主旌麾所向悉臣悉庭初以一旅之師興濠泗間遂撫淮南平江東攻浙東西下之版圖所入方數千里定都江左發政施仁戴白之叟垂髫之童涇泳至化皞皞熙熙如承平時于時陳友諒據有江漢之地僭居大號賊殺其主飭脩蒙衝虐驅烝黎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如蹈水火不自度力又集蜂蟻之衆直窺豫章三月不解　皇赫斯怒乃召群臣于庭而告之曰陳虜不道敢屢予侮昔者蕩搖我邊方侵軼我姑孰伺偵（恥慶切候也）我金陵賴尔一二臣隣之力攻而敗之予亦親覆其穴巢中宵竄走假息武昌予不忍追殲其悔禍以自窮於天刑癸卯之夏乃復圖我豫章是其凶德無厭自取殄滅此天亡之時天之明威予不敢不順唯尔熊羆之臣不二心之士尚弼予以成厥功羣臣曰都於是右丞臣達參知政事臣遇奉恨前親兵指揮使臣國勝同知樞密院事臣忠周知樞密院事臣通海備厥戎器簡

厥師徒以俟七月癸酉　上躬擐甲冑禡（師祭也）纛龍江師樓舡數百蔽江而上陳虜大驚解圍而逃丁亥與我師遇鄱陽湖之康郎山戊子　上分舟師為十二屯命達遇春永忠突入虜陣呼聲動天地矢鋒雨集砲聲雷鎮波濤起立飛火照耀百里之內水色盡赤焚溺死者動以萬計流屍如蟻滿望無際己丑焚偽平章舟以歸餘二千辛卯復酣戰虜將張定邊素號梟猛　上親禦之將士皆死戰歷一二時遇春等左右夾擊殺士卒無算張中矢百餘而退潛保鞋山不敢吐氣我師亦揚帆口抵彼喉衿列柵南北江岸置火筏中流水陸嚴戒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候其發八月庚食盡遣舟五百艘掠粮都昌又為我
將所獲壬戌庚計窮冐死突出將上趨九江　上命諸
將一時俱合其大戰如戊子自辰達酉督戰益急友諒
中飛矢斃于舟中癸亥降其衆五萬上命釋之不戮一
人凱歌而旋舳艫相銜旌旗飛翻不疾不徐委蛇而来
萬姓歡迎俯伏道左山川草木皆有喜氣告廟飲至行
賞論功賜遇春田若干永忠田若干其餘將士賚金繒
有差臣稽在昔曹操治水軍八十萬来攻孫權而周瑜
黃蓋敗之於赤壁苻堅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
七萬以侵晉而謝玄謝石敗之於淝水然赤壁不過一
扶創而逸聚于湖奥僅存喘息我方植柵江之南北火
筏在流掩蔽如翼越歷四旬飛走途窮將冒萬死以絶其
衛我師見之千艨如龍似兎之走而鷹之從酣戰六時
由辰達酉僕姑矢名一發殪此酋首貫睛及顧仆若枯
柳大憝既除餘不能醜遞相告言我誠不振我革我頑
我歸至仁誰謂培壘可高嶙峋再拜稽首来降来臣
皇曰俞哉汝俘予受宥汝弗劉予汝父母汝凍予衣汝
飢予啗昔何昏迷今始撤部奏凱而旋騎吹鼓鼙揺形於
歌詠節以鐘鐃飲至於廟頒賞于朝帛堆其家肉登其
人聚觀舉幷加額或嘆或謹有赧嘖千戈相尋

匪一朝夕自今昇平可坐而笑惟 皇神武動則克
羣策盡屈四方式之惟 皇寬慈降則釋之義殺動盪
疇能敵之惟 皇明斷遇事即決洞見千里不隔一髮
所以西征咸此駿烈小大畢朝孰敢肆孽在昔赤壁洎
淮肥三代以還用仁興國 皇宜遵行永作民極

天降膏露頌

洪武二年冬十月十有三日甲戌膏露降于乾清宮後
苑蒼松之上 皇帝特勅中官折示禁林諸臣光潤如
無讓可無咏詩臣雖微賤文字是職對揚 皇休并獻

焚而走淝水亦不過軍亂而奔初未嘗大戰也而史
且書之以為千古美談矧今湖口之捷血戰累日天地
為之晦冥日月為之無光山川為之震盪其神功駿烈
炳耀鉅鎬與天無極較之二國未足多讓而歌咏不作
甚闕典歟臣謹備著其事撰為詞頌一通以流鴻績
於無窮以俟太史氏之采錄云其詞曰 天眷有德實
為 哲皇肆其神畧以靖寇攘義旄東指罔敢弗恭風
烈虎咲雲游龍驤長淮既歸江左攸屬浙之東西樹庚
置牧乃建國家以奠南服以懷中原以控西蜀蠢尔小
醜敢齮大邦集其兇頑鋒蜂斧螗軽涉我疆以跳以踉

亦既剪刈僵骸覆江游齊六軍直傾其穴釋而勿詁
自懲刷闒胡不然湏豕而咥翹其蟲臂當吾車轍　皇
明震怒歷告在廷是決不悛命將徃征尒選舟師尒整
甲兵漕尒糗粮各鳌尒誠搖光在中夷則之月禡牙江
濆　皇秉巨越以誓以戒以速其發紀律精明飆火奮
激旟旐揚揚艅艎江艭忻江切將將矛戈洸洸鎧胄明明
載怒載厲載飛載颺雄威所吞巳無荊湘既與虜逢大
呼衝擊爍騰蔡駁星流火戟虐㵟雹奔巨轞雷劈殺氣
冥蒙不辨咫尺矢鋒所貫什伍聯聯縱橫交紐命隕弗
顛攢梳湊颿筍束蝟編流尸塞川舟行弗前虜魄旣褫

酒凝結如珠肪府防切脂肪也白飴甘弥布松柯馨烈之氣逸
達左右勃欝淋漓薰浹太龢天休震動中外嘆嗟又明
日丙子　上御外朝左丞相宣國公臣善長帥羣臣稱
賀　上若曰甘露之降載在往諜然休咎之徵當以類
應朕惡足以致斯卿等尚明為朕言之參知政事臣稼
對曰聖人之德上及太清下及太寧中及萬靈則膏露
呈瑞陛下敬恭天地輯和民人故天不愛道而嘉祥徵
顯也起居注臣　觀對曰帝王恩及於物順於人而甘露
降陛下誕寬民賦衆庶驩豫底于敉安也寧神應之臻職
此故也翰林侍講學士臣　素對曰王者敬養耆老則甘

露降而松柏受之尊賢容衆則竹葦受之今露降于松則陛下養老之所致也宜以制幣策告宗廟頒於史館以永億萬年無疆之聞

上情存捐挹皆推而不居言既已丞相帥其班以退翰林學士臣瀛竊伏自念氐比有星名為天乳若明而潤則膏露下焉王者德格於上恩覃於下靈氛充牣秘貺斯甄此天人感應之恒理也欽惟

皇上興自臨濠匹馬渡江十五年間遂成帝業天瑞育滋不一而足彩霞成鳳卿雲聚縟赤烏飛翔白兔俯伏瑞蓮並蒂嘉木孕文實皆天之所命非人力所致而自致者今又覩茲聖徵則其德洞淪冥功成不宰

三瑞皆至千休滋彰有不期然而然者矣雖然傳有之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所以孔子之作春秋祥瑞不書而有年則書豈不以天道玄遠難知而人事之為可徵者乎

皇上以天縱之聖留神至治以得仁賢為瑞以五風十雨為祥視彼前代植金莖以承漿奏嘉瑞以紀年者未嘗不指以為戒則其英明之識超絶之智卓冠百王為法萬世是宜美盛德之形容播諸樂歌被之管絃以示聖子神孫於無窮云其辭曰

上天降康甘露之漿於休祥其祥伊何靈氣孔多有甘者液載仁惟馨

方凝於休祥其祥伊何靈氣孔多有甘者液載仁惟馨

潛靈是錫誕戡皇之德天地相合鴻休翕集厥厥浥浥紛容容匪隨日以食兆厥聖徵如卿之雲如景之星如日之重輪冲和氤氳以文我太平惟 皇之明真符尔承不歌而傾不怵他盖切奢也而盈弗禄之攸寧休慶之即四國之式有濯厥殼耀于千齡

嘉瓜頌

皇明式于九圍德漸仁被和氣薰蒸靈物效祥乃洪武五年夏六月嘉瓜生於合璧奇姿分輝絪色交潤誠為曠世之産壬寅京尹臣遇林汲以素陋圖其形于上移文儀曹請以奏聞癸卯尚書臣凱等奉瓜以獻時 上御武樓中書右丞相臣廣洋左丞臣庸同知大都督府事臣英御史中丞臣寧翰林學士臣濂咸侍左右天顔怡愉重瞳屢回良久乃言曰徵之作牒其事云何丞相奏言漢元和中嘉瓜生于郡國唐汴州亦獻嘉瓜禎祥之應有自来矣 陛下勤精圖治超漢軼唐故天錫之珍符太平有象實見乎茲 上謙讓弗居俄而靈貺之臻復不可承承乃 詔內臣實諸乾清宮翌日甲辰薦諸太廟臣濂退而思之夫瓜蔬力果切草實在地生之屬也其蔓遠引其葉阜蕃諸傳有之神瓜合形表縣縣之慶此固兆 聖子神孫享億萬

載無疆之祉況瓜之所出本於回紇中國討而獲之故名為西方今 皇上命大將軍統帥西征甘肅西涼諸郡俱下而瓜沙已入職方行見西域三十六國同心來朝駢肩入貢天顯叶瑞其又不在於茲乎然而異獻同瓌周公作歸禾之篇三秀合圖班氏有靈芝之歌矧此嘉植含滋發馨昭宣我神應煒煌我王度寧可暗於金切帝秘無聲默而遂已乎顧臣努劣不足以美盛德之形容謹上其事願宣付史館以備實錄復繫之以頌頌曰

既道載清坤紐用寧保合太和發為休禎句容之墟物無疵癘神人協祉殊實同蒂瓜孰非單此合而生二氣毓質雙星降精密房均甘水圭競美明月重輪彷彿墳畴象豈無實連產於戶東平張翠作蓋疇若茲瓜交輝映彩其兆伊何蘿圖縣延西域既柔德胄八埏羣臣曰都載拜稽首神休滋彰天子萬壽粤從哉運靈貺疊甕兩岐麥秀合栿方無切花華尺孕蓮矧此貞符近在輦轂　王化自爾遠無不服　帝曰吁哉朕猶慊然瑞當在人物胡得專使物為祥宜獻清廟自我先人積慶所召孰瑞不矜　帝則弗居唯親是思我民之徒以實應天斯乃盛德小臣作頌以示罔極

擬晉武帝武功頌

惟咸寧五年冬十有一月皇帝將舉兵徂征乃集多士于庭而訓之曰惟皇天孚佑有晉俾克君臨萬方爾萬方有衆罔敢有肆厥志朕猶夙夜祗懼若將墜于深淵匪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朕曷敢荒寧今孫氏皓舍我民弗靖唯酒暨色滛酗無厭大開苑囿起土山樓觀殫極工藝肆厥威如虎狼羣臣有正視者輒殺無赦神怒人怨皓有耳若罔聞知則亦弗畏天降威命上帝震怒集厥命于朕躬不敢不正敢用吉玉宣璧昭告于上天神后帥爾有衆底天之罰爾由爾為王子國之休戚與爾同之爾督徐州諸軍以出大江之西爾預夙以嘉謨在朕心爾督揚州諸軍以出大江之東爾渾戮力王室簡告朕朕極不忘爾尚克踐前言以成厥勳荆州諸軍爾其督之以出江陵爾濬爾作大艦欲有事于皓多歷年所今維其時非爾弗克終厥圖益梁諸軍爾其監之以下巴蜀爾彬帥其部曲以從爾奮爾戎世號忠貞各將爾師以出夏口以出武昌爾充為使持節假黃鉞大都督以冠軍爾濟副之嗚呼爾有衆尚脩乃干戈峙乃糗糧齊乃士伍勿喪厥紀律惟爾賢往敷朕威靈越厥君

臣宜執俘之獻于太廟勿大肆殺戮惟爾賢鳴呼朕豈有愛于皓土彊閔我民慭幸誕以爾多方殄殲乃讎爾尚兢兢懷保若撫嬰雛兵戎所指弗使致厥傷俾朕貸澤布於下民時乃功爾不听朕言朕則孥戮汝爾其念哉太康元年春安東將軍濬出橫江所向皆克二月龍驤將軍濬克西陵鎮南大將軍預遣將渡江自進克江陵沅湘以南諸郡皆望風送印綬預分兵益濬建威將軍戎遣將與濬合攻武昌降之三月濬以舟師八百艘下三千兵二十三萬夏四月皓詣軍門降凡得州四郡四十三戶五十二萬皓面縛輿櫬詣軍門降凡得州四郡四十三戶五十二萬

除皓苛政詔增充渾邑八千戶進渾爵為公濬輔國大將軍預戎皆封縣侯諸將賞賜有差以伐皓之役實始於鉅平侯祜祜既卒策告其廟封其夫人為萬歲鄉君食邑五千戶復詔博士臣某刻石紀功昭示萬世子孫以紹有晉無窮之基弗敢壞頌曰

煌煌有晉寵綏下民欲俾萬方均固至仁惟皓不恭據彼海瀕殘虐是逞若火四焚帝怒斯赫命將徂征龍旂虎旗照耀日星士氣如虹吞厥南七長江天塹一朝飛渡罔不震驚流汗洽背豈伊神武自天而隧帝命將臣汝戒汝師汝敵則劉降宜舍之皓既面縛餘敢不釋萬里雖遠天威咫尺

青蓋委蛇入于洛中夙發其祥昭此武功皇華載遣六
轡耳耳誕布陽和以消陰噎旋乾轉坤六合一家文恬
武嬉渾渾無涯有功者賞載肹載錫赤芾桓圭帝不之
惜惟帝神武能屈群策拓開蠻荒揭此日月帝德流行
頌穀斯播授之樂師以薦郊廟

鳳陽府新鑄大鍾頌

詔江陰侯吳良監鑄大鍾以定衆志又
皇帝既正大統建都江表德綏威讋萬邦咸臣用群臣
奏臨濠為龍飛之地賜名曰鳳陽南北民大和會百族
錯居動十萬數然而物大而盛不假器齊一之無以嚴
祇皇之禁乃

禋治化侯之受　詔遣使者至富春山中徵金工何成
諭以天子明命即日即共銑角衡之度後弁為良篆帶以
束三里摶泥咸範盡其巧又三鍊青赤銅六萬五千斤筮
方候其燥剛始穿一十又三鍊青赤銅六萬五千斤筮
以洪武乙卯冬十一月已巳涖事厥明侯具法服以牛
一羊一豕一祝告先治之神禮既成索篇咸興鼓動風
氣炎光赫曦上貫霄漢絳液既澄氣憤雲洩循竇而入
肅肅有赫陽施陰凝勁質斯具越二日辛未乃發復取
牲血塗其釁隙以厭除不祥鍾高十六尺有五寸厚六
寸徑十尺有五寸閣三十四尺有奇混融其輪圓煒煒

其容輝信拔殫於人巧妙奪於神功者也於是營構層臺副以簨虡聚千夫之力鉅紐而登之一杵之撞隱隱闐闐雷旋電奔震撼太虛遐邇聞者靡不聳愕會濂扈從　青宮幸鳳陽親觀盛美侯遂請濂為之頌濂聞先王之世金部有七黃鍾乃樂之所自出而景鍾又爲黃鍾之本所謂景鍾大鍾也其受至於九斛而止律呂由是而應陰陽由是而均夫豈細故也哉秦漢以来寖失故法小鍾或數尺大鍾或容千石皆不本於律度今我熈朝稽古右文定於中制宣導天地孚洽神人中和所致嘉瑞畢協增拓化原亦於是乎有賴非特嚴昏旦之禁而已濂待罪國史以文辭為職業義當發揚蹈厲鳴　國家之盛侯之有請不敢固辭頌曰　維天穆清鼓以雷霆適昭天聲百物以生維　帝濬哲法天之烈大鏞斯揭元氣噴洩睠于濠梁真龍飛翔秉陰御陽洗濯八荒神物攸起是為帝甸從者如雨於焉萃止物大而豊徃来憧憧節之以鏞罔敢弗恭乃飭梟氏乃具爐錘乃烹乃鬻化金為水赤氣夜明如日之升流亟而頳入竇有聲彬彬斐斐功同神鬼不鉏不鋙輪圓順軌既成其刑敢受斯牲塗釁禮成榮光如星千夫齊力臺構懸植交扛孔奭載考載擊宅兮囷囷觸兮賁賁摩乾盪

坤以警昕昏發攄靈氣昭融品彙物無疵癘年穀攸遂
傳碩而麗敬與正通拓羨集祥熏于家邦惟 皇建極
福之敷錫制罷有赫式和民則稽樂之原鍾實為先律
呂以宣功垂不刋小臣作頌有美無諷爰咨于衆是傳
是誦

曲

古曲

思君不可見忽見堦下花此花君手植如見君容華嫣
然索予笑不語意自佳花容方窈窕因君愈妍好見花
情尚爾見君將柰何

寄遠曲

淚盡愁難盡燕歸人未歸遥知君念妾似妾憶君時其一
憂不可寫天際望歸舟江長望不極更上一層樓其二
妾有五字詩寄君君勿忘十朝成一字字字九回腸其三
關河勞夢魂欲見查難憑照君文綺帳相近不如鐙其四

凉夜曲

紅爵綠毓回曉光翠雪肌凝白肪蟬衫麟帶結寶璫
吳絲蜀桐啼鳳凰龍盤蘭鴨生暖香桃箑豹梳展曲房
夫君不来凉夜長

宋鐃歌鼓吹曲

臣聞真人應運而起旋陰轉陽協神和人以華偕僞期底隆平于時五季之亂已極光嶽氣分河海怒溢强臣悍將割土分疆擅執節鉞倒持天柄敢拒帝命莫之敢制我太祖躬履寮鞬奉命四征赫聲濯靈所向輒克姦惡授首獻于太廟已而大功既茂天命攸歸乃受周禪即皇帝位璽書誕頒天日昭煥凡厥臣庶莫不翹足延頸以俟太平皇帝若曰皇天既畀我有家朕夙夜曷敢荒寧彼蠻酋之微僅若一髮欲抗明於日月疇能置諸朕當剪其孽芽毋使滋蔓爾有衆尚克諦見自以底天之罰越建隆元年夏五月丁巳上親征澤潞六月辛巳克

澤州擒其節度使李筠赴火死冬十月丁亥又親征淮南十一月丁未傳其城未幾拔之李重進亦赴火死乾德元年春二月高繼沖遣客將王昭濟奉表稱臣而荊南平三月壬戌二師入朗州獲周保權以歸而湖湘又平三年春正月收劍州蜀主孟昶封府庫以降開寶三年秋九月己亥朝伐南漢四年春正月辛未次白田其主劉鋹素服出降七年冬十月王師伐南唐八年冬十一月乙未李煜奉表納降由是天威所加如雷如霆有觸之者靡不殞滅太祖既棄羣臣上游帝所太宗嗣厥太寶駿惠前烈文綏武戡唯日不足太平興國三年夏四月己卯平海

節度使陳洪進以漳泉二州獻五月吳越王錢俶復盡
獻其國所有地四年春二月甲子上親征太原夏五月
甲申北漢主劉繼元率其官屬銜璧入朝自是海內羣
雄皆為臣僕風氣宣通罔有限域東西幅員盈三萬里
髫之童皓皓熙熙莫知帝力於是宋興至是已二十年
矣臣惟帝王之興自有貞符歷古以來史不絕書我太
祖之生也祥光瑞彩流為精英異芳幽馥鬱為神氣所
居之地紫氣隨之建隸而出日日為暈是蓋上天著厥
嘉貺以流耿光於無窮故自唐虞禪授之後鮮不以征
誅而得天下其中豈無揖遜而紹位者皆陽予陰奪
即廢之唯我太祖應乎天而順乎人陳橋之戴黃衣之
加蓋迫於甚不得已爾由是能大一統臣服四海用作
神主聖德神功巍巍堂堂傳至孫子億萬斯年跨漢唐
而追三代何其盛哉然而短簫鐃歌黃帝岐伯所作以
建威揚德風勸敵士者也周制因之其在大司樂則王
師大獻乃令奏愷樂在大司馬若師有功則愷樂獻于
社大氏皆軍樂也古樂久已亡失至漢有朱鷺等十二
曲列於鼓吹謂之鐃歌今尚可考見自時厥後代有其
辭而唐柳宗元獨準漢曲倣其篇數作鼓吹鐃歌以紀

高祖太宗功德及征伐勤勞之事臣雖不佞自幼以文
字為職輒取法漢唐窮思畢精作為歌辭以侑戎樂治
兵振旅之際得於馬上奏之焜燿鏗鍧震撼無際使有
宋之成烈增光於後無讓於前臣死且不朽臣謹昧死
上

太祖生洛陽甲馬營中神光滿室有香郁然經宿不
散此聖徵先見者也為啓聖徵第一

啓聖徵兆載先炎精降爛以鮮破重陰燭層玄合之暢
神必宜應當期馭宰權天序叶地軌甄星游渚白帝延
氣寶開運承微質徃牒無一不然惟皇符讖且騫著成烈
在不刊

右啓聖徵曲凡二十二句句三字

太祖將北伐師次陳橋驛諸將以黃袍加上身列拜
庭中稱萬歲遂詣崇元殿行禪代禮為受周禪第二

受周禪崇靈基飛龍在天黃道開躬握乾衡鎮坤機蒼
精喪木無支累光盪日見重輝天人同歷數歸靈承帝
祐流鴻滋嘉瑞章紛若敦神爵集肉角來堀灝灝裕恢
恢昭皇威時赫戲

右受周禪曲凡二十一句其十八句句三字四句
句四字

昭義節度使李筠據澤潞弗服上銜六師平之為斮老雄第三

斮老雄雄勢慶連冤師樹高蠪襲邊城施黷毒王赫斯怒誓加戮百萬貔貅若林轟行視嶕嶢勝平陸升城齊呼山嶽覆飛矢貫臂拔其鏃雄斯窮畀炎熇朱鳥鳴丘舌縮反舌縮四海服

右斮老雄曲凡二十二句其十七句句三字五句句四字

淮南節度使李重進不庭憑恃江淮昭集亡命上親討之為長淮弗第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長淮弗弗若滄有蛟下潛石作房膟沫旁灑矛距四張欲鼓孽浪浸日光真龍出火鬣明炳暴體焦毒吭殲厥凶醜如刺狼水安流若鏡平皇威洽濊澤滂建萬慶無疆

后長淮弗曲凡二十句共十五句句三字五句句四字

上遣將討張文表假道荊南其主高繼沖懼奉表稱臣為耀靈威第五

耀靈威奄入貴如山壓卵飇噓塵大帥率師手握節鉞切矛柄也策馬飲江江水渾盪摩日月搖星辰孰敢奸命馘

以徇蠻荆輿櫬稱妾臣剪拜柯條朋其根一朝坐鎮百粤
門南荒帖帖絶妖氛

右耀靈威曲凡二十句其十一句句三字九句句
四字

師克南平趙朗州武安節度使周保權拒命討獲之
為鷹之揚第六

我鷹之揚于彼南楚日城無全尚何有險阻虜周惛惛
魯莫搆思仇孽阨殄胡反噬我師梟騎厲華旄旋海水
立霄旭昏殺氣回薄蒼若烟濯征斯克功無前王旅
引靡不肩

右鷹之揚曲凡十八句其七句句三字九句句四
字二句句五字

諸將伐蜀取劍州蜀主孟昶封府庫請降為巴蜀平
第七

惟彼巴蜀務靡以夸金塊珠礫納政於邪於蠻王師如
虎如羆撫爽凶族使民氣以攄足不加首臂豈大於股
戡關迎降崩角無敢後殺明實流被區有百蠻來同孚
理上鄰三五皇德羨且阜

右巴蜀平曲凡十八句其三句句三字十一句句
四字五句句五字

南漢劉鋹據嶺南良將征之鋹教象為陣以禦我集
勁弩射之奔鋹遂詣轅門降為象斯奔第八
象斯奔橫南爝開重昏揭兩曜通粤海接閩徼勇初弗
知跳踉以戲敢持厥敭雌鬪與隼俱力索氣銷始就縛
三軍凱旋奏戎樂威神出自天顯彼帝略千秋萬年蒸
庶和且延
右象斯奔曲凡十八句其八句句三字七句句四
字三句句五字
出柳第九
王師伐江南江南主李煜降時彗出柳歷輿鬼為彗
出柳第九
維彗出柳六合布 刓此彈丸何敢不臣弭弓宛轉
騎參潭天壑未度已無江堨帝詔將臣俟其來賓慎毋
疾擊以病吾民長蛇成闔不異祥麟孱王既降市無驚
塵大宣皇化覃于至仁
右彗出柳曲凡十八句句四字
太宗既繼大統平海節度使陳洪進獻漳泉二州為
拓閩關第十
閩關屹南紀上應半女星南將窺瘴海東或帶滄溟五
季失羈御藩鎮擅甲兵太阿既倒持僭竊漬恒經誰敢
據二州於此建節旌予奪自已出況復望来庭太宗嗣

寶符渙號風霆行猶首歸厥命覆冒仰王靈凝譯通絶
域珪贄集明廷神獻杳難測穆穆臻泰清

右拓閩閩曲凡二十句句五字

吳越王錢俶見上威德日盛盡獻其土地為吳越歸

第十一

皇王握神契重華叶帝堯戈日為四校讙海成枯奮擊八極間健疾飛電如錢氏
最先覺方物久內輸終知喬嶽尊丘阜欲何適民獻
天府不煩神戈誅帝德統罔極萬國混車書

右吳越曲凡十六句句五字

海內咸臣唯比漢假息湯釜上親征之其主劉繼元
素服紗帽待罪臺下詔釋之為克戎逋第十二
汾晉十萬甲數葉僭為君蜡叔欲弗援毒虐我蒸民聖人
攄武師威烈赫然振刀戟夜生火出入動若神方將藏
下地匆已淩高旻有城皆作醢無甲不為塵戎逋膽已
落舉族悉来臣羣氓如流魚挈置瀛海津自茲遂生育
陶然覆泰淳阪泉著軒德丹浦明堯勛赫赫炎德殷永
世同不泯

右克戎逋曲凡二十二句句五字

賦

奉制撰蟠桃核賦有序

洪武乙卯夏五月丁丑　上御端門召翰林詞臣出示巨桃半核蓋元內庫所藏物也其長五寸廣四寸七分前刻西王母賜漢武桃及宣和殿十字塗以金中繪龜鶴雲氣之象鑄庚子年甲申月丁酉日記其宇如前之數亦以金飾之所謂庚子實宣和二年字頗疑祐陵所書既奉　旨撰賦垂試方来臣濂謹按王母獻桃事詳見張華博物志第八卷史補類華言桃七枚大如彈丸遺帝五自食其二以今核觀之且十倍於彈丸則其實之如斗可知矣豈華出於傳聞而想像載之歟抑其言足信而後之好事者假托傳會之歟不然漢武內傳所謂桃如鳧卵形圓而色青者又果何如歟復按蔡京所記尚方有王母蟠桃核頗鉅京嘗相祐陵其見與今相符事當可徵然則傳志所載誠有不可信者歟臣敢忘其固陋撰賦一篇俯伏　丹陛以獻初則極其形容終則一歸於正云其詞曰

炎漢六葉實惟武皇闡坤符握乾綱祀汾陰建竹宮叶仁獸在郊赤芝薦芳西海獻續弦之膠弱水来燕卵之香慶諸福之畢集思騎龍於帝鄉幸靈桃之入口傳僊

種於下方想其瑶階露寒彤庭秋迥銀燭未掩畫屏斜映啓承華之秘殿聘瑶池而神騁忽王母兮遥臨托青鳥以傳命欝佳氣之葱蘢覿芳姿之妍靚於是玳席初延霞觴屢傳蘭辭吐兮襲人縹袂舉兮高褰紫雲之輜軿暫駐九微之燈火猶燃乃啓錦幪乃濯翠籩乃出桃實獻于帝前味甘醇而如醴色含腴以不乾鸞刀割蜜神液流泉上溢華池身輕欲僊將懷核而種之劚上材之寒烟王母微哂塵世易遷儻花實之並見歲星閱於三千唯紫府之烈真視滄海於桑田彼窺鳥牖之小兒尚溪則夫幽玄斯核也匪鑄而成非陶而凝藉五行之亭毒資六氣以流形郁郁孚之脆薄並玉質之堅貞爪之不入叩則有𣪘知何年之中析存半壁之晶熒府貼金盤巢蓮之龜藏　仰承玉露常滿之柸弗傾銳首聳兮尖岑豊下楕（敕果切狹長也 車笭中藉器也）兮墜星衆皺蹙背文之籕一窪暈面色之赬荷盤欲展蚌甲未啇藏仁之跡猶在含肌之罅如生函肉好之隱約圜合線之交層龜鶴軒翥兮顯象寶章絢爛兮金明鳳卣鸞彝同藏真於天府星形月魄挾灝氣於蓬瀛嗟夫自昔仙靈惚恍難憑出無入有變幻莫停橘類盎兮巴園棗如瓜兮漢庭恣燕齊之方士騁詭辨之奔騰譫雲露之咫尺根凡骨之難

登以雄才之蓋世甘昏溺而不醒至若建章月淡甘泉風冷銅莖中峙仙掌高擎望飌風輪兮不來徒馳情於窈冥苦白日之易短兮竟莫制於頹齡核雖存而人則逝兮悲秋風於茂陵矧宣和之繼軌兮慕鼎湖之龍升托青華之帝子設神霄之玄稱何殷鑒之不遠踵覆轍其相仍天啓 皇明 真人龍興順堪輿之大化調陰陽之至精道德行兮即龍虎之丹顯忠信昭兮勝鉛汞之功弘以九州為仁壽之域儕兆民於喬松之朋神機流浹太和薰蒸指佞人兮草生屈軼齊氣翔兮階秀堯蓂視區區之遺核初何繫乎重輕此所以華往古之荒唐法唐虞以作程也辭曰桃有核兮大逾掌歷千齡兮多[illegible]恍慨靈仙兮勞憂思誰兒崑丘兮紫芝長 真人出兮海寓寧禮樂為冠兮仁義作纓簫韶九成兮鳳凰鳴青鳥不敢徠兮幻說清千秋萬歲兮永長生

竊記徽宗本紀宣和元年己亥二月庚辰改元遂易宣和殿為保和殿至四年壬寅夏四月丙午詔錄三館書置宣和殿及太清樓秘閣始重稱宣和今核上之字刻于二年庚子之甲申月乃不書保和而猶襲宣和之名此不可不疑況丁酉日屬庚子歲癸未月之終今復隸之於甲申月之首尤有

不可得而致詰者頗意此核非漢武時物字亦非
宋祐陵所書雜書所載海外之國多大桃雖不可
盡信或者得其遺核特依倣而托之者歟然瀟年
已邁舊學皆廢忘未必其言之足徵也姑書之於
此以俟後之君子云

空同山雪樵賦有序

劉君宗弼家于贛之空同山門學贍而文雅嘗擢進
士第入教成均出任浙江部使者之寄嶰光已赫然
矣君乃退然弗居方以崆峒雪樵自號其始顧幽一
致者歟非賢而有德者蓋弗能也君問請瀟賦其事

周蟲篆刻之學老且忘去黽勉操觚雖用賦體而比
物成義為多君之西還或歌於清泉白石間山靈聞
之未必不矍然一咲也其辭曰

伊空同之扳起兮鎮嶠南之靈區翠猶繽其蕩空兮播
顥氣之雜綏章貢挾以比流兮盍土脉之滋腴穴遥通
於龍翁兮勢蟠亘於欝孤信地維之奥宅兮為靈真之
都則有白鵝羽人黄庚丹士闢玉為房鑄金成黍仰帝
青之布帷撥赤霞而啓筒悼下土之坌獨淩剛風以逕
度惟彭城之僊子兮式爛柯之遺軌謂靈奕之可觀兮
意翩翩而遐舉褰剪鹿肌之花穫約芑田之蓝中割湘

雲之枝蟹點彩鷸之尾傷胡麻之未飯愛白石之堪煮
踰洞真之石棄借脩月之寶斧期緱笙之下臨兮庶綠
文之可唼于時玄冬届朔氣交水腹堅金莖高二鶴夜
語獨鳥晝韜斧六花之聚白合溟涬於空寥幻九清之
秘景闢太素神苞奪人目精兮若流永翻空而不定一
白無定地兮如爛銀炫翟於霜皐瓊林玉樹疊嶺聯柯
條頓忘於春緑蘿巧綴於晴梢乃陟瑶磴乃依水檝膚
中寒而生鱗指屢僵而弗屈丁丁許許不遺餘力已枯成
采方長不折玉骨隨敲而輕墮霜盤倚雲而初積采以
九貞之赤藤杖千年之苓魄既消遥而永歸忘蕉鹿

於今昔歌曰我采我樵兮太濛之野萬樹瓏瓏琪瑶
照夜孰能相從兮與雲旌而俱下於是築石鼈繙金經
養神火煉黄寧永生水虎之窟鉛出火龍之窩液承太
乙之珠機運元華之精遇漆抽之卦券植鄞鄂之丹城
逮伐毛而洗髓致陰樂而陽凝種芝於瓊玉之山折桂
於廣寒之庭領衿佩於橋門集鵷鷺於玉庭白簡霜飛
繡衣春明近一出而持斧使九夏之生氷定樂風而未
歸兮於瀛洲之先登閬人間之風雨兮遽真凡之異程
至若西隣之子沈酣羶羶屏龜香曙笙火花春蔡階舞
楚銀館歌秦黄塵迷南華之憂弊羣端東郭之貧樂鍾

昂之遺豔厭烟霞之近醇尚父鈞渭阿衡耕莘或封齊於東海或致君於華勛齊出處於一塗肯變志於茁伸世續紛兮麗以新蠟代薪兮傷芳辰翻海水以為霖兮曾莫濯夫將塵堕不化為胡燕兮依華攘之飛文丹禽鳴夫空谷兮亦寥寥之一聞彈樵歌之逸響兮寄綠綺於秋旻歌曰君有人兮在蘭厓止白虎為使陟崇巇止時毳迴颷敷天範止虛白內朗絶纖瑕止仁斧義戕龍鉏鳴止鵷鶵罹施茆弗形止剪彼薪樗扶松栢止養賢大昂熟以烹止天下為公大道行止遡風屹立思盈盈

止

辭

青山辭

青山崔崔白雲溶溶我疑其中仙人所宮風馬雲輿覓旌羽幢遊行太空翩然相從望而不見使我心忡我本金華牧羊之童口誦蘗笈有蔽如鍾震撼岩壑無礙不通謫居下土黃塵濛濛五色之文不滿西東秋高露清陟彼危峯呼吸元氣精神內融嘯傲萬物後天而終

思春辭 丙申春作

美人別我城南去幾見樓頭涼月生南浦沉書尋素鯉

東風將恨與新鷰丁香枝上同心結九曲燈前白髮明
花託芳堀隨鵲夢草移愁色上簫旌物華半老燕脂苑
春影輕籠翡翠城歌扇但疑遮月面舞衫猶記倚雲箏
因彈別鶴心如剪為妬文鴛繡幌成宮燭不啼偏有淚
湘桃無語自多情岩南樹密神鴉集江北潮回暮渚平
幸有夢中能聚首喚醒恨殺短簫聲

思嫩人 薛有序

吾鄉呂成公實接中原文獻之傳公歿始餘百年而其
學殆絶瀛寫病之然公之所學弗畔於孔子之道者也
欲學孔子當必自公始此生乎公之鄉者所宜深省也
嗟夫公骨雖朽公所著之書猶存古之君子有曠百世
而相感者況與公相去又如此之甚近乎聞而知之蓋
必有其人矣托物引類作思嫩人辭曰

惟嫩人之愔悒兮賦奇質於自然脩蛾規而凝黛兮曼
目轉以成瞵妥鬢髮而如雲兮麝輔巧以承權纖腰秀
頸若鮮卑兮容都曼而體便娟寶璐縈而右繞兮袿徽
隋易卦切南楚謂好曰娟以半偏懸明月以綴佩兮錯木難而傳
冠向瑶臺而微步兮意憺靜以貞閒宓妃之倫折芳馨
以相遺兮復溶與乎江干勢翩翩其褰舉兮若游龍之
在淵胡人間不可以久留兮遂淩厲乎高寒憑道紀以

為御兮鍊天䊙而為飧徑驅馭於陽陰兮時上下乎星辰歘予生之何晚兮不一覿於芳儀念姱嫭之鮮雙兮邈迴飈而曾思歔愁悴而委惰兮氣涫灪（方大切 煑熟也）以如炊道苟可以遻之兮視萬里猶門墀登嶇嶔而騁望兮正晨旭之蒼涼氣曀䆠而闓朗兮莽山川之縱横樹輪盤糾而紫虎兮蘋（扶藩切水草青蘋也 艸蘿呼郭切豆葉艸蘿菽之少也）靡以相望豐狐思羣而永吽兮文鷸慕類以徐翔企精㷉之不徠兮空雲龍之將將蹇佽傺而望絕兮燿靈智其西藏降崇丘而臨曠野兮循故轍以東歸向闌楯而徙倚兮境外嬰而愁內滋新蟾皎以出天兮想纖美之曲眉繫星

爛而成文兮懷繡帔之陸離蒼顥霩落而無滓兮思體之弗緇拂蘭袖而起步兮復經綿乎空庭苦鴻鴈之離離兮厭羽蟲之薨薨撼戶櫰以悲惻兮愓晉容而弗自勝轉曲牖而入空壇兮牉獨坐對乎華鐙鐙影摇曳如鳥擅兮象出心之靡寧寒龐信信而競吠兮耳恍聞於聲音疾倒屣以啓關兮颷鬬葉於枯岑縹綿綿而莫杼兮托幽寄於瑤琴琴聲咽而思深兮類孤雌之鳴陰更家（同寂無声也）嗼（亡格切静也）以將闌兮斗杓旋而向東舒枕余而就榻兮期夢寐以潛通精氣注以弗釋兮橋有物而衡中息纚纚以方微兮魂翕翕而上征造句始而謁

太儀兮羣靈繽其若散氛施溶以隨焱兮鳳於沛而嬰
空駁象車而秉虬節兮鞭列缺以作豐隆豹蠢蠡能燔聿
皇以奮兮標流紆譎轇以相蒙左墝右衛動以弸悲切發
強環（禹萌切彌環也彌帷帳起兒）兮倏胂（舒仁切夾脊肉）倩浰雲溺而雷春回
穴憯纚汨以熱歙兮吸嘷潚率𪆊以濛鴻穋耽耽以前
邁兮翩紛紛而弗止莽冥宜以無垠兮勢皇皇而迤靡
超氣坱而㴆鄿兮竟按轡乎朱陵長麗舉燭以向日兮
有赤蕆之華文拂芒熛以上焱兮餐重離之丹門炫赤
玉之寶章兮列八龍之威神欻東趍於蒼極兮青琱紛
其旋逆羣神衎衎以方饗兮奏靈和之鳳笙四酎芬函

凍歆兮暈玉色而帶頳揖素威以升皓宮兮眝回極之
浮浮蓐收頓余而破頞兮錫鏤瓊之華鉤謂貞白以自
守兮合左契於伊周折寒門而燭元冥兮朔颸颯以吹
衣有夫玄巾而擐甲兮握靈　以為驅重陰沍而未啓
兮肅玄氛之幽幽四方非不可居兮悵所思之莫余覩
馳兩轂如飛丸兮又滔滔而遐逝靈氛告余以吉故兮
子何為兮獨愁苦彼中天之有居兮隔人世之風雨吾
將導子之一至兮庶弗愆於恒素怊忽荒以從之兮駕
剛飇以徑度胥光炎之炘炘兮綝纚決而不可正視琱
甍彤楹屹以上起兮瀏濫弘惝雲譎而波詭連卷欐佹

杳以軋芴兮歲魁幼耿蠶以高峙中洞房之汹穆兮乃微人之攸居便旉姬為予通訊兮儼再拜乎堂垂眄朱扉之洞開兮移玉趾之委蛇珠明玉潔不足以為喻兮光照耀乎東西吐芳辭以若蘭兮意勤勤而告余曰皇降靈兮昭質弗沫母染尔穢兮昧厥施紉約襦兮曳帷蘇結蕙纕兮張椒幄勺桂漿兮瞲揭車集衆芳以遠蒸兮羌郁郁而斐斐余俯首而敬聽兮書槃紳以自規海色動而報曙兮陶去幽而開窗雖嘉辭之盈耳兮邈若人其何處遂捫膺以沈思兮髣髴獨處而繚戾也誠因言以會心兮將神交於千載也亘天地而無初終兮惟我民之秉彝道弘敷於上下兮必有人而繫之往者固不可作兮幸方冊之昭如日參驗於厥躬兮若面命而耳提跛鼈之婺姍兮固難齊於六騏觚孳孳而弗怠兮亦千里之可至余雖不沾沾而奮厲帶鉤鉅而佩行兮撤鄣蒙而祛罽期有形以必踐兮始俯仰而無媿縱不得嫩人以與之游兮又何異同功而並世

補雩壇祝舞歌辭

周官有司巫掌群巫之政令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漢法夏不雨祀靈毋舉土功更火浚井暴釜于壇柞曰

于術為四通之壇於邑南門外方七尺植赤繒七其神蚩尤祭之赤雄鷄七玄酒具清酒摶脯祝齋三日服赤衣拜跪陳祝辭以丙丁日為赤火龍一長七丈又為小龍六長三丈五於南方皆南向壯者七人皆齋三日服赤衣而舞之司空嗇夫亦齋三日服赤衣而立之鑿社而通之閭外之溝取五蝦蟇錯置社之中池方七尺酒脯祭齋衣赤衣陳祝如初取三歲雄鷄豭猪燔之四通神宇令民闔里南門門北門幸得雨報以豚一酒鹽黍財足以茅為席然周制久廢典以降漢法亦不行而祝辭尤闕歲丙申夏旱群巫雩于山川之神予既嘗

事授之復補其辭使巫歌以舞焉

於恭鴻昌下民動以化時訛信爆朱鳥萬物甄亢則宗陽畢屯土膏耗翁欲㬥甶畯奔勢維　四通隱明神神中臨勃如烟

邑嘉錫燦若羅繭握薦豕炰膋蕭灌鬱金匊芳桑氣上延合宾潔洞五精貫八幖莊無外奔倏倏門亢碭駕以焱俯下上無不到

欝行風羽輪翔玄黃變慘復爽衆婷集亢景章燮然佇索之亡爍陰明迴叢陽符翹襟逝弗忘崇明禋成穡功憑紨筵嚴以卯

應上公與天通植赤繒驂紅龍左列缺右豐隆流火降
鉅若鴻鬼婦劉散為風灑靈注徧四封函斯活顛茸茸
衆維魚黿已從
蟲社暉軍毓宵氓甫田阜物豫成風平平綽以行人勇與
鬼肹蠻耿曜振霈充盈神心暢樂茫浪四寓綏萬國洋
洽太康慶昭膺

錄歙人申鮮生辭

龍門子傳周官將成鼓琴潛溪之上初調清角更轉黃
鍾音節熙醇神恬康鼓已徵步其樂若洋洋者歙人申
鮮生舍罟而來揖龍門子曰先生何樂耶龍門子曰予
試言之生曰今之人奮襼爭秩爵齒分名舔舌談涎流烟
繞神營闊略機穽企豔鬥纓許史聯鑣金張並旌而先
生龍蛇相淆雅俗不形確守貞固刋落浮榮此固不足
以累其情今之人雞號而奔日入弗息沈溺食貨罄竭
籌筴火生目間電飛舌隙障篦自欺鑽核成惑而先生
被毳荷旃温如縉帛飯糗羹藜甘若飴蜜此固不足以
穢其跡今之人束身鷹鸇奮用志鳥頡肝翹燕趙振頴荊
梁八關度轡三峽戒航悲歌弔古感慨成章而先生雉
三伏若龜六藏冥情中門息景死桑此固不足以蕩其
哀奉之人肆情忘世聘詠頑邁曳索被裘袷穗服莎洗

耳箕上種芝巖阿絜身亂倫傷義則鄉今先生久藏巨
器思援人㾓俟時而行與世委蛇此固不足以同其科
若此數者皆非先生之所樂者我知之矣經緯今古評
隲文辭本根培壅柯條紛雜大則苞八殥小則入一絲
畢則抵重淵高則淩赫曦追遹轇輵者則或秦而或漢攀
遠駕者則或殷而或姬撡叙有度囊括無遺靡蹟弗探
何鏄不窺抑之則驚霜夏隕陽之則寒谷春煦開陽闔
陰出神入竒譬之圜鍾為宮圭旁呈㝎卯位而樂奏可
享於上帝烏雲山兵棲岑峰觸盤石而武車可張於軍
威迅霆出火喪巳筴燔喬木而天聲可震於魑魅火龍

黼黻戴日星挾藻粉而文采可華於袞衣且子雲思古
而吐鳳士賛才澁以夔龜紹述海逕而地負退之横鶩
以別馳孑壽輕纖而素練景先膩體以豊肌何莫不嗜
於斯先生之所樂或在茲乎龍門子愀然曰子以我樂
于治文乎哉何卑我之甚也在昔姬旦輔建太平分職
設官陳紀立經八法著式三秖垂程揭其朗曜統此列
燓秦燄既熸周典失明河間有獻考工是徵劉歆挺起
博古始陸梪承鄭繼句准文繩羣工異見衆說作朋瀆亂
不驗陰謀從衡制淆新室禮亂詛盟壞斥不遺徒惑世
聽前王大法信有足憑末世附離闢之則遑載疏載剪且

損且秉浮騎將歛八明用昇編簡垂就樂寓于斅子不吾知乃以為悅於文耶抑吾聞之安絕潢者以天下之水無過其大而不知有渤澥之宏深尊部婁者以宇內之山無踰其高而不知有岱華之峻極溺觚翰者以古今之學無出於文而不知有經術之淵奧子雖不敏竊受教於君子矣方將窮寐於黃虞情思乎孔周重明一代之典以垂百王之憲子乃以文士況我不亦左乎於是漁父悵然傾予曰有是哉有是哉吾今而後不敢復相天下之士矣乃歌曰大素既雕兮日趨彌叉五采絢爛兮以汩吾真中有一夫兮其色誾誾游心古初兮隨道屈伸欲鼓芳風兮以翛游氛我將從之兮不知其歌已負罟而去

八詠樓詩紀題辭

八詠樓在婺子城上西南隅其建立也實昉於武康沈休文齊隆昌初休文以吏部郎出守是郡民清訟簡號稱無事既創樓名之曰玄暢復為詩八詠以寫其山川景物之情宋至道中馮伉來知州事以為永明之體實本於休文而遺於徐庾心尤篤好之勒其辭於石寘之樓下且更玄暢為八詠期以傳示於無窮於是薦紳之家相繼有作春容乎長篇鏗鏘乎短韻粉版玄書充溢

於凹聲矣好事者嘗輯為一編鍥諸文梓兵燹之餘漫
弗復存南峯楊尊師竊病之乃與其徒胡居玄範傍搜
遠采筆以成旨上自休文下迄近代凡其所作粗及於
樓者靡有所遺瀛頗讀而疑之休文固知名之士其在
齊梁之間丘朗大節不能無所憾夫不能無所憾則人
將棄之奈何其詩獨傳於今也豈解佩被褐果有慕君
戀闕之意與抑高才博洽名亞董遷或可以驚世而駭
俗與瀛之愚皆不足以知之意者嬰為禮義之邦士君
子世惇書詩心存忠信往往生勇於自治而不暇責人稍
有才善揚之唯恐不亟況休文嘗為民上者與古所謂

居其邦不非其大夫者獨吾婺之為然歟然而休文至
今近九百載来守婺者不知其幾人泯泯而無聞者固
多矣三尺童子過斯樓之下者亦能指曰是休文之遺
跡也此無它誠以詭藻之辭好者既衆故傳之者久歟
浮文豔句有識者之所不道尚能烜著震耀之若此則
夫道明德立其貽以繫世教之重輕者又將何如歟學
道之士益思有以自勗焉可也紀中賦凡四首古詩若
干首律詩若干首絶句若干首分為三卷卷後各有其
竹素有續補輒入焉南峰名道可字其南峰其號也
恂恂有賢行望而知為好古之士今主領寶婺觀事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與樓蓋聯詩云

李都尉字辭

皇上即位之九年以順德公主下嫁于太師李韓公之翰林諸臣乃定令名以進且字之曰子祺既而子祺請曰祺之名定於先生祺於先生少嘗受業有師弟子義將何以教之余惟一代之興必有元勳厚德之人出於其間始則佐惟惺決勝負終則坐廟堂而贊治化成大功而享榮名為國家之柱石係天下之重輕若漢之蕭鄭侯宋之趙韓王皆若是矣至於連姻 帝室若今太師則未之有也今太師極人臣之尊為上公之貴而子祺獨能好學慎行敦厚下人發為篇章動有意趣是可謂富貴而好禮又難能也祺之為義為祥為古子祺固有以致之矣為字實宜雖然尚父有云敬勝怠者吉此守位之事也敢以為勉焉辭曰

氣合運凝天地載清 君聖臣明以階治平惟臣謂誰實時元老運籌建畧致天之計四方既帖乃戢干戈執政廟堂如漢蕭何匪惟執政胙以大國丹書金券俾首百辟爵則崇矣職則太師左右天子以鎮四夷四夷既安君臣交歡上降下承煥乎榮觀彬彬都尉大寵是膺

太師之子　天子之甥際茲風雲依彼日月佩佩都尉不自矜伐文駟錦衣其儀孔都出入金門不敢咲譁遷公子交趨競諾都尉臨之屹如山嶽斯時之人以思為祥則既多惟敬乃孚將都尉之名曰祺是命何以承之告爾克敬庶民不敬且潰乃家況茲世臣不敬謂何凡人有尊咸有嗜欲敬以攝之形莊氣肅自身而推孝親尊君動無弗敬乃有譽聞敬勝者吉有弘訓敬以承祺福咸順爾克敬矣罔弗盛矣爾之祺矣罔爾遠矣

太師之勛山崇川長敬哉勿忘以繼耿光

潛溪集卷三　十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潘撰善都督宇辭

自昔帝王啓跡之地天必儲精聚靈使英雄謀畧之士生乎其間以備驅策而佐其設施及大業既定爵號之隆冠于當世寵之澤流于子孫若漢唐之豐沛晉陽君臣同休蓋蔚乎其盛矣

今上皇帝飛龍江淮光啓神祚于時文武才俊鷹揚虎躍或秉鉞出征或執筆帷幄率多江淮之人論功剖符公國侯郡者以數十計若郢國馮公其一也郢公定遠人初從　上為帳前總制親軍都指揮使立功草昧時不幸早卒及　上即位追爵為公命其子誠侍　青宮執業讀書及誠既冠三擢遂僉大都督府事而誠之季父初襲郢公職累建大勳亦

啓封宋國一門二公誠又位在樞府敏事慎職為上信任天下榮之誠獨篤好問學能為詩章以嘗受學于予間来請曰誠之字曰擇善未達其義頃有以教之乃為之辭曰

江淮之間　真主生焉乘風附雲實惟英賢侃侃郢公熊虎之姿大劍良弓指麾義師馳與其才不賦以壽騏驥萬里儐于中道壽雖不延有弟克應有子克承以宏厥烈烈宋公為郢公弟惟都督誠又克為子為他人子名實易稱保國家厥惟難能上則有大君下有衆尚弗以誠鬱以宅位惟誠之德貫通于天何感弗應何讒弗宣天以至誠庶物乃齊三光無愆四序靡漬矧或不誠寘暑而寒人其怨嗟歲功斯燥況我仲人不誠其可矧爾世臣爵禄是荷爾或不誠民胥爾尤誠而無澤為咎何為謬古訓孔多維人攸戔我將曷從維擇其善惟忠與孝則允蹈之維悖維惡絶而弗為蹈之匪難服以悠久木升川增山立海受既擇衆善乃立爾誠乃保厥家乃篤鴻慶以之事君為臣之良以之立身為邦之光匪我于邦丕爾先人郢公有子　聖主有臣

王宗罷字辭

王宗罷字宗罷其先太原人今家濟南之長山罷局

沈粹於而學問精密洪武五年以易舉進士山東名列第三入翰林南宮未試　皇上詔見便殿親命題賦詩成稱旨擢史館編脩賜以冠服遂入禁中文華堂肄業詔翰林老臣為師同時而進者凡十又七人車駕寺臨策勵之且取其文品評其優劣日命光禄寺給饌流酒羞每當食　青宮暨親王迭為之主而連等侍飯於左右冬夏賜衣各一襲復有白金弓矢鞍馬之頒蓋不一而足近又使連攝御史廉察河南迨歸奏對盜稱旨　上說謂近臣曰文華堂諸生如連等者皆朕異日將相才也其期望之重如此連嘗從余學故来以字辭為請余因

序連遭逢之盛於首而著命名制字之義於辭連能聽之必上不負於　國恩下不負於所學矣辭曰

宗廟之器貴重實殊夏有四連殷用六瑚周云八簋異名同符其貴斯何珠玉為飾其重斯何盛以黍稷嚴奉明神人鬼是格惟端木氏才堪三卿文章外見以言語及器見許載諸聖經今生既長局度純亮發為辭章大河奔放器宇連名父師所望出逢盛治講學　禁中天日照臨以煦以融以達其稟用廓其家學之茂矣川之流矣材之秀矣蚤夜孜孜唯道求矣豸冠巍峩巡行洛河貪夫夜逃良士嘯歌君子之為君子

多學無止功勿晝斯善辟諸行塗足不留踐百里至千
所見踰遠志安於近行爲一偏筐圃爲鋪豆難克簣規
模卑狹世則病旃德藏于身動無不被歌閑能周由體
斯具生尚勗焉庶幾不罷

王致遠冠字祝辭
爾

虎林王生其幼也父命之名曰驥及寖長加元服于首
大賓字之曰致遠蓋取梁徐勉所謂人中騏驥必致千
里之言也按說文驥千里馬也孫陽所相者其字從馬
冀則諧聲矣千里馬不常有以譜世之奇才亦未嘗數
見也以生名若字觀之則父師所期望者不亦深且長
哉余雖不及與聞三加酌醴敢抽蕪忱而弘敷其義
宜聽之毋忽其辭曰
古者體物取義孔殷麒麟清岑其惟馬之族本非一類八尺為龍千里曰驥因
生有別挺材見異其二伊驥斯何墮地不毛虎文彪炳龍
骨陂陀天機趫勝絶山飲河其當其奮飛神行電　若
戚若没一日千里晨燕晡越視同遊戲其四誰其似之渥
注之姿肉角飛黃逸氣纖離天閑翔翔玉葦徘徊其五矣
官善馴是澡是拂秣以芙薦飲以香粒筐惡唇漫念無弗
及其六物尚有茲人胡不如天賦權奇孰不自攄口噴紅

光長鳴九衢其七豈無王良俾其振汎未必塩車能厄神駿三嘉五駕過者誰問其八生游藝府逸思超群水為神製霞作文亦既應書名達 帝宸其九侍經 藩王出入禁禦官袍時須太官致饌 寵賚之隆稀古無倫其十以利天下易經有辭取譬奔蹏漢詔以之任重道遠生寧勿思其一曷以思之朝夕競惕匪力足矜所稱惟德余言非誣勒之無斁其二

郭淵哀辭

郭淵字濟川六人唐汾陽王子儀胤也宋季羣盜起淵聚族共保若一陣曰蔡堡六人依焉天下已定民為占籍吏撓之民見縣有為丞相奴淵謂民民賤王民也奴重人奴也使世世為人奴與王民孰瘉民愧而止後樹吏吏務休息民而奴客困皆来謝曰微君幾不免大德末淮大饑淵作饘粥食之生者甚夥是時人多鬻子自救淵取困甚者假子養之十餘年皆為娶婦居數歲大穰一朝縱之曰若事吾良若父吾時歸毋久留為也皆涕泣曰公生我今驅我安之願留終公身淵曰毋悲後吾子孫不省將以女為奴卒縱之人有貰酒飲西家者已醉而出遺所齎金于門淵適見藏俟之明日遺金人徑西家求金西家誠不

知怒以為欺求之急西家怒益閉其人困即欲自剄方爭淵聞之遽出呼其人與之所遺金人皆驚姑保蔡倢羣少年共疑蔡人將殺之淵叫曰此何罪至殺群少年曰此疑狙伺為諜而將襲我故殺之耳曰吾所為相保以生誠惡死也今疑而殺人禍將及群少年怒淵私計奪之力且追殺之乃曰吾代之贖何如羣少年喜遂免之後至昇昇市中有戴粔籹盤鬻於市者遇淵置戴盤叩頭泣曰今日遇公天也幸臨過我我有母皆願見公謝淵固辭假以為誤去之市上老人嘆曰世稱長者此真是耶初六畧比邊民習兵少文淵與父諗以書詩俎豆為業人慕之多化者至今六多儒淵既卒其孫言始李孝光所造墓文請濂未及為言客死豫章可悲也始言與濂游語及當世輒瞋目齮齒語皆驚人聽者掩耳避去及操筆綴辭則海底吐樓而芝舉翠簫隱見空濛聞可怖愕言誠奇男子濂故刪孝光文為辭哀淵且附見言事以見可哀不特淵也辭曰

悲東海辭

玉山鄭先生原善字復初延祐名進士起家德興丞轉處州録事有異政為衆所忌遭誣構去官尋以疾卒臨

川危君太樸病執法者不得其平為著悲海東辭瀛亦繼作時元統癸酉十月丁亥也　我悲海東我淚拭矣善人云瘁邦其棘矣倬彼昊天胡莫之懲寘寘其晝不見出日飄飄雨風墮我家室家室墮止邦國危止豈遽危之遠將自邇犬君維河冢宰維舟卿士維棹烝庶維徒上下相力厥載孔速苟不是念不膠則覆維彼誓人化為蜮蜮維彼愚人猶如鬼蜮鬼蜮戢戢巧為我賊蜮冥騰傚傚餂我黍苗我民我牧唯恐傷只彼豺虎敢為民蠹既毀其育復盬其髓我寘我法執云能尸淑爾君子緝衣孔揚有瑲葱珩有節斯煌煌

不我能畜覆詆我爽罟我繫我絕不畏明訾彼蠻貊澤是食有振者麟邪萬為室式紛式錯動罔不惑嗚呼昊天曷其有極牲牲其鹿乃崇之江中林喬喬乃求其紡偵倒眩瞀以逞無良嗚呼昊天曷其有常無然憯亂無然憯淫無然回適以虹我心爾之悖矣民胥生矣爾之迪矣民相懌矣勿曰丘陵崇不可夷勿曰淵水堅不可摧忽為平陸忽若流逝誰與爾謀魯不爾愚罔爾醉止黔然無知爾不用酒何德之遣謂爾盍止上下卒迷日用飲食不愆厥初其止邊邊其行踽踽其慘呿呿其感戚戚我淚既竭繼之以血百海其深莫喻我心我生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辰伊誰之云無越我垣我藩無棄我田我廩天命
天命有定我將誰怨爾無人怨我爾用歌乃塤乃篪乃
惡乃琴乃磬乃笙以樂其音以樂其音實獲我心哉二
墮山山則有樗彼濯者淵淵則有魚匪今獨然振古如
茲我苟不樂不樂奚為

哭王栞閣辭有序

王君樫字德潤濟寧金鄉人祖仁義烏丞父瑞漂水州
稅務大使母劉氏君少敏警敏人物又魁傑嘗掀髯自咤
曰王樫不學功名當自來逼王樫豈有錐布囊
而未不[illegible]學治經試進士不中即棄去攻法家
書為衢處二府吏尋補書吏浙東廉訪使者府遷浙
名士江南行御史臺辟察院書吏已而貢入中臺察院
出調浙西道肅政廉訪司照磨兼承發架閣裡替憲政
人罷其材因會酒言忤御史衙之以事中君下符逮就
吏君坐樓上嘆曰男子頭可斫膝不可屈死則死肯與
獄吏對乎遂援刃自剄左右急趨救君已仆地血滂然
流君妻劉及子僧僧忍泣具棺斂載入金華郎城北五
里藏焉蓋君自幼寓金華又以女妻縣人江演兵起山
東道絶不能歸故君亡來塟而妻子皆來依江初余入
郡城從聞人先生學適君同日至與之語又知同庚戌

生人相驩也晝摩切經藝晚則捉手同游行或縱談大
嚖幘墮地弗顧或聯詩纔脫口即促繼之遲則罰昏鼓
動鼕鼕始歸日以為常一旦去為吏余遂不以書計通
有自浙水西至者出君手書相勞苦且曰吾薦子於方
獄大臣行授子校官矣子能為我一出乎余以書謝後
固辭居亡何聞君死矣余之辭君者非托此以為名高
竊自念貧賤士何往不自得君固不忘故人余足一動
人必病余以為挾且私是以弗能往視君後君它日歸
遽去余而死矣乎使知君之遽死也縱百千其人以為
私以為挾朝夕迭提余耳而噪之余尚何恤必能謁君
虎林之上矣今復何言哉君既不可見乃絮酒炙雞走
哭君之墓僧僧知余至哭迎于途傺然也余心益百折
不自勝造為哀辭一通以曳余情雖然余情其得而盡
洩乎君卒時年四十七至正丙申九月十二日云辭曰
犧尊青黃嘉木之實樗大散牛以不為材使君非材行
已昧昧過者弗睨孰得而害君既材矣人誰舍旃高位
即顛理之必然氓之蚩蚩匪材曷治君仕則當不仕無
義孰不顯融君閟而凶豈仕之尤秖繫其逢所逢者時
固有通塞亦命使之君復何惑物忌太剛不缺則刓自

君取之命復何云君若居柔觸物唯忍非惟保名身何能殞從古有言柔則詭隨縱生千齡非君所宜君死雖亟君膝不屈君氣凛然千古莫奪人孰不死君死則寧尚可謂君鴻毛之輕君何用哀我哀有以天方壽君君則自死我苟無罪誰敢死余一朝之忿惜不爾思妻子煢煢東西傾沛君在九泉亦將自悔君尚何悔我則深悲豈直悲君悲法之隳法旣隳矣君宜長逝彼豸斯冠天亦不畏

楊刺史廟迎享送神歌辭

南陽雉冠山上有古神祠相傳祠漢交州刺史楊府君諱延名扶字聖儀歷官皆有惠政侯歿已千載民雨暘禱輒應疑之神亡在天猶不棄於吾民也吾民其可忘於矣乎濂雖不敏爲撰迎享送神之辭俾邦人歲時歌以祀侯其辭曰

紛落溶眺天門白蜺出雜雲敦翩我靈整脩駕車登嶔崟翩我靈降潛渴回飈輿與之鶩翩我靈變陽陰奔以放光遙遙翩我靈繽如膚神鬼衛鳥翼張神筵啓混朱黃愉以康悅芒芒奄靈靈車奠芳酎爵行千流若雨奄靈車蕙爲肴饗且飫以舞歌奄靈車靈已醉廣宣延無不備奄靈車樂無極神山高高可測

氛翼翼欲上升指青玄化為文靈之旋疾如風從西虎
導東龍神之旋翳長逝淒然清理光下靈之旋非逢惕
景已滅猶放悲靈之旋錫我祜沛若雲雨下土

蔣季高哀辭

至正丁酉秋七月壬午瀛畏暑被髮行書松間忽有客
自東陽来曰蔣季高氏歿矣瀛聞已哭之哀哭已進客
問狀客曰前月戊辰季高以事如縣中已已即有瀛下
之疾晝夜之行餘百餘里之熱發體中如火其兄伯康惧
亟呼醫視之醫至眎已絶矣自已已至今月戊戌僅六
日而瀛至於瀛聞已復哭之哀乃尤天曰嗚乎悲乎

不知何由而夭吾季高乎使天予高其行厚天地愧神明
夭之可也季高恂恂儒者非其六道弗言也非其道弗為
也言其事親則孝而恭處伯仲則穆而和交朋友則信
而貞遇族姻則惇而莊接閭黨則惠而慈求其致夭之
由無有也今季高何為乃遘爾乎豈高高在上果不可
必乎抑其視憂憂不能別善惡乎所謂天道常與善人
者其尚足徵乎嗚乎悲乎初瀛年二十餘頗嗜學聞文
懿許公弟子三衢方先生以性理學講授東陽之南溪
徒步往從之游先生所主盖蔣君子晦家子晦季高父
也瀛因交季高父子間時季高尚未冠即能執經問難

進退雍容肌肉若玉雪可愛歲幾何既哭其父今又哭
季高則夫人世如傳舍者可不信乎嗚呼悲乎李高篤
意於學方先生既歿後頁笈師事侍講黃公會濂亦執
洒掃之役於公門與季高交益密季高日出所為文皆
雅馴可傳誦濂甚敬之每一會緡湖上輒捽手吐肺肝
間酒酣氣豪競出慷慨悲俗語季高喜益與濂親季高
善辨說衮衮數千言不休濂不能屈每務力勝之於是
各大笑而止且曰良會不可數一嘻笑一怒罵皆別後
之相思當時出此言亦以為常豈知別後之相思者乃
為死後之相哀乎心雖知鉄石其不為季高一酸辛乎
嗚乎悲乎去年之春季高有書來曰東西二峴山無君
足跡十年矣縱不為吾行其可貽山靈之所咲乎濂方閉
户著書跬步弗妄出不及如季高言某所居實浦汭去
雞山山中林樾蒼潤孤猿野鶴見人了無驚猜意而梅
花泉又極可飲某自念雖不能為季高往季高清峻士
拆簡招之或可壺來當共飲水哦詩或投壺白雲間亦
一樂也豈知季高據棄濂而長逝乎峴山之蒼翠固在
眼寧不對之墮淚如襄陽乎雖然重登顧後瞻前而季高
不見又豈不為之感慨乎嗚乎悲乎季高之太夫人年
踰八十母夫人髮亦種種而三子方鬱鬱在疚長者僅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齡幼者方居乳哺中惸然可念李高之死兩目觕遽瞑
乎嗚乎悲乎季高已矣瀟將撫季高聲行為書以信後
世適有故未及為姑撰哀辭一通焚之於墓以寫中心
之悲季高其能有知乎抑無知乎伥伥嶽可
瀟之哀吾季高者尚何時而已乎嗚乎悲乎李高諱先
舟季高其字也卒時年二十九云辭曰有木蘙蘙兮烏
乎將啚其施兮烏乎霜雪何為兮烏乎竟從而折之兮
烏乎天者不可知兮烏乎千載之悲兮烏乎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論

六綸論

六經皆心學也心中之理無不具故六經之言無不該六經所以筆吾心之理者也是故說天莫辨乎易由吾心即太極也說事莫辨乎書由吾心政之府也說志莫辨乎詩由吾心統性情也說理莫辨乎春秋由吾心分善惡也說體莫辨乎禮由吾心有天序也道民莫過乎樂由吾心備人和也人無二心六經無二理因心有是理故經有是言心譬則形而經譬則影也無是形則無

是影無是心則無是經其道不亦較然矣乎然而聖人
一心皆理也衆人理雖本具而歛則害之蓋有不得全
其正者故聖人復因其心之所有而以六經教之其人
之溫柔敦厚則有得於詩之教焉疏通知遠則有得於
書之教焉廣博易良則有得於樂之教焉恭儉莊敬則
有得於禮之教焉潔靜精微則有得於易之教焉屬辭
比事則有得於春秋之教焉然雖有是六者之不同無
非教之以復其本心之正也嗚呼聖人之道唯在乎治
心心一正則衆事無不正猶將百萬之卒在於一帥帥
正則靡不從令不正則奔潰角逐無所不至矣尚何望
其能却敵哉大哉心乎正則治邪則亂不可不慎也秦
漢以來心學不傳徃徃馳騖於外不知六經實本於吾
之一心所以高者涉於虛遠而不返卑者安於淺陋而
不辭上下相習如出一轍可勝嘆哉然此亦皆吾儒之
過也京房溺於名數世豈復有易孔鄭專於訓故世豈
復有書詩董仲舒流於災異世豈復有春秋樂固已矣
至於小大戴氏之所記亦多未醇世又豈復有全禮哉
經既不明心則不正心既不正則鄉閭安得有善俗國
家安得有善治乎惟善學者脫略傳註獨抱遺經而體
驗之一言一辭皆使與心相涵始焉則戛乎其難入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馬則浸漬而漸有所得終焉則經與心一不知心之為經經之為心也何也六經者所以筆吾心中所具之理故也周孔之所以聖顏曾之所以賢初豈能加毫末於心哉不過能盡之而已今之人不可謂不學經也而率不及古人者無他以心與經如氷炭之不相入也察其所圖不過割裂文義以資進取之計然固不知經之為何物也經而至此可不謂之一厄矣乎雖然經有顯晦心無古今天下豈無豪傑之士以心感心於千載之上者哉

文說贈王生黼

明道之謂文立教之謂文可以輔俗化民之謂文斯文也果誰之文也聖賢之文也非聖賢之文也聖賢之道克乎中著乎外形乎言不求其成文而文焉生焉者也不求其成文而文生焉者文之至也故文猶水與木然導川者不憂流之不延而恐其源之不深植木者不憂枝之不蕃而慮其本不培培其本深其源其延且蕃也孰禦聖賢未嘗學為文也沛然而發之率然而書之而天下之學為文者莫能過焉以其為本昌為源博也彼人曰我學為文也吾必知其不能也夫文烏可以學為哉彼之以句讀順適為工訓詁艱深為奇窮其力而為之

至於死而後已者使其能至焉亦技而已矣況未必至乎聖賢非不學也學其大不學其細也窮乎天地之際察乎陰陽之妙遠求乎千載之上廣索乎四海之內無不知矣無不盡矣而不特乎此也反之於身以觀其誠養之於心而欲其明參之於氣而致其平推之為道而驗其恒蓄之為德而俟其成德果成矣視於其身儼乎其有威確乎其有儀在禮而右樂圓規而方矩皆文也聽乎其言溫恭而不畔皎厲而不亢大綱而纖目中律而成章亦皆文也察乎其政其政莫非文也徵乎其家其家莫非文也夫如是又從而文之雖不求其文文其

可揜乎此聖賢之文所以法則乎天下而教行乎後也今之為文者則不然偽焉以馳其身昧焉以汨其心揚焉以乖其氣其道德蔑如也其言行梦如也家焉而倫理謬官焉而政教泯而欲攻乎虛辭以自附乎古多見其不察諸本而不思也文者果何繇而發乎發乎心也心烏在主乎身也身之不脩而欲脩其辭心之不和而欲和其聲是猶擊缶而求合乎宮商吹折蘆而冀同乎有虞氏之簫韶也決不可致矣曷為不思乎聖賢與我無異也聖賢之文若彼而我之文若是豈我心之不若乎氣之不若乎否也特心與氣失其養耳聖賢之心

浸灌乎道德涵泳乎仁義道德仁義積而氣困以充氣充欲其文之不昌不可過也今之人不能然而欲其文之類乎聖賢亦不可得也嗚呼甚矣今之人惑也聖賢之為學自心而身自身而家其為事亦多矣而未嘗敢先乎文今之人未暇及乎他自幼以至壯一惟文焉是學宜乎今之文勝於古之聖賢而終不及者豈無其故邪不浚其源而揚其瀾不培其本而由其枝弗至於槁且涸不止也然則何為而後可為文也蓋有方焉聖賢不可見矣聖賢之為人其道德仁義之說存乎書求而學焉不徒師其文而師其行不徒識諸心而徵諸身小則

文一家化一鄉大則文被乎四方漸漬生民貴及草木使人人改德而易行親親而尊尊豈於簡册著之於無窮亦庶幾明道而由而得見斯人於斯世也吾何為而不思夫聖賢之盛也虎林王生黼年甚少讀春秋而好為文問法於予予美其有志也以其大者語之

傳幼學字說

四明傅君其名曰行而字曰幼學問其字之說於余余告之曰子學歟將三代之學也後世之學士有以理財為學者矣有以聽訟為學者矣有以治兵為

學者矣有以文章為學者矣有以訓詁為學者矣然皆
非所謂學也夫辨章析句則扶細碎若馬鄭之流訓詁
之學研精抉深融理放辭若柳劉之類文章之學責變
務奇傷智鼓勇若孫吳曹操治兵之學也以察為明以
刻為公若商鞅韓非聽訟之學也箕歛口稅不遺毫釐
若桑弘羊之徒理財之學是皆得一而遺十或不適於
用或用之而不足以致治故君子弗貴焉且夫聖人之
所學者大可參乎天地而小不遺乎事物妙可以贊化
機而近不離乎云為其本仁義其具禮樂政教其說存
乎經而學之存乎人人皆知學之而不能行之者惑於

後世之學故也後世之學聲譽猶稊稗然藝之易成而猶
之不可以食食必有霍亂泄嘔之疾人悅其易而不顧
疾之在後不亦惑乎聖人之道猶粟菽也用之於身則
氣充而體安用之於家則家裕國用之則治天下用之
則四夷格而庶物育而後世未嘗大行者或有其人而
無其時或遇其時而不能盡其才通患然也幼學材敏
而色和志篤而有容庶乎學聖人之道者矣而人生乎
今之世其殆將有合乎夫不學道而妄行者無責也學
道而不以行者自賊其心也得乎君而不以斯道事之
者欺其上者也是恒人之所不敢為況幼學之名若字

出於父師之訓者乎幼學益自勉焉他日佐朝廷有以經術致治者吾知必幼學也夫

鑽燧說

宋子問居見家人夏季改火不用桑柘取赤　二尺中析之一剡成小空空側開以小隙一　圓大與空齊稍銳其兩端上端截竹三寸冒之下端實空內以細綯纏其腰別籍卉毛於隙下左手執竹右手引綯急旋轉之二相軋摩空末成塵煙輒起塵自隙流毛上候其煙翁勃以虛掌覆案爵之則火滋生宋子嘆曰火在木中不鑽則火不見萬善具於人性不學則善不明人可不學哉

議

孔子廟堂議

世之言禮者咸取法於孔子然則為廟以祀之其可不稽於古之禮乎不以古之禮祀孔子是褻祀也褻祀不敬不敬則無福柰何今之人與古異也古者將祭主人朝服即位于阼階東西面祝告利成主人立于阼階西面尸出入主人降立于阼階東西面此皆主人之正位也卒脊祝盥于洗升自西階主人盥升自阼階祝先入南面主人從尸內西面祝酌奠主人西面再拜稽首皆為几筵之在西也尸升筵主人西面立于戶內拜妥

尸尸酢主人主人西向奠爵拜皆為尸之在西也漢晉
春秋所載章帝元和二年幸魯祠孔子帝升廟西面再
拜開元禮亦謂先聖東向先師南向三獻官皆西向是
猶未失古之意也今襲開元二十七年之制遷神於南
面而行禮者北面則非神道尚右之義矣古者造木主
以棲神天子諸侯之廟皆有主卿大夫士雖無之大夫
東帛以依神士結茅為菆設之事開元禮亦謂
博士而省像焉則失神而明之之義矣古者瘞用埋臭
祭地而祭也今因開元八年之制
設先聖神座於堂上西楹間設先師神座於先聖神座
東北席皆以蒻則尚掃地而祭也今因開元八年之制

BIBLIOTECA NAC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瘞合瘞臭陰達於淵泉既灌然後迎牲致陰也蕭合黍
稷臭陽達於墻屋故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蓋求神於
陰陽也今用熏蕕代之庸非簡乎古者朝覲會同與凡
郊廟祭饗之事皆設庭燎司烜共之火師監之其數則
天子百公五十餘三十以為不若是則不嚴且敬也今
以秉炬當之庸非瀆乎古之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
以為樂祖祭於瞽宗此之謂先師若漢禮有高堂生樂
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之類也又凡始立學者必
釋奠于先聖先師釋奠必有合有國故則否謂國無先
聖先師則所釋奠者當與鄰國合若唐虞有虞伯夷周

有周公魯有孔子則各自奠之不合也當是時學者各自祭其先師非其師弗學也非其學弗祭也學校既廢天下莫知所師孔子集群聖之大成顏回曾參孔伋孟軻實傳孔子之道尊之以為先聖先師而通祀於天下固宜其餘當各及其邦之先賢雖七十二子之祀亦當罷去而於國學設之度幾弗悖禮意（七十二賢配諸州孔子廟學祀先師顏子配）今也雜植之事王莽王爾之宗莊老賈逵之忽細行杜預之建短褻馬融之當黜附勢家亦厠其中吾不知其為何說也古者立學專以明人倫子雖齊聖不先父食父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祀厲王猶上祖也今一切寘而不講顏回魯參孔伋子也配享堂上顏路魯點孔鯉父也列祀廡間張載則二程之表叔也乃坐其下（淳祐初張君程上後因国子監集議冉定張遂君程下顛倒）舜倫莫此為甚吾又不知其為何說也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為贄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宮四時之祭乃皆釋奠（今春秋亦專用春秋非）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是二者之重輕繫乎樂之有無也今則襲用魏漢律所制大晟之樂乃先儒所謂亂世之音者也其可乎哉古者釋奠釋菜名義雖存其儀注皆不可知唐開元禮

彷彿儀禮饋食篇節文為詳所謂三獻爓於獻後飲福
即尸酢主人主婦及賓之義也今憚其煩唯初獻者得
行之其可乎哉嗚呼學校者禮之所自出猶河瀆之宗
灜海也猶山嶽之祖崑崙也今乃姍繆　是則其他可
知矣禮固非士庶人之所敢議有人心者孰能默默以
自安乎雖然姑言其畧爾若夫廟制之非宜冕服之無
章器用則祧乎雅俗升降則昧乎左右如此類甚多雖
更僕不可盡也或者則曰子之言信辨矣建安熊氏欲
以伏羲為道統之宗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各以次
而列焉皐陶伊尹太公望周公暨穆契夷益傅說箕子
皆可與享于先王天子公卿所宜師式也當以此秩祀
天子之學若孔子實兼祖述憲章之任其為通祀則自
天子下達矣苟如其言則道統益尊三皇不汩於醫師
太公不辱於武夫也不識可乎昔周有天下立四代之
學其所謂先聖者虞庠則以舜夏學則以禹殷學則以
湯東膠則以文王復各取當時左右四聖成其德業者
為之先師以配享焉此固天子立學之法也奚為而不
可也

元故翰林待制柳先生私謚文肅議

天地之運陰陽之化置大和於生物之地置大肅於成

物之時蓋嚴達茂遂之極非濟之以至嚴則盛者不堅實者不確而發育於春夏者終不足以有成故降之以霜露沍之以冰霰使昔之驕虛暴溢者一旦收歛縮閉折挫而無遺寓深愛於至畏之中萬物莫知其所由然故肅者天地之所以為教也惟人也亦然導之於柔惠誘之以慈良俾人見之而化者春之和也臨之以儼恪以摧其惰慢之氣持之以介正以格其邪僻之心不怒而威不言而而厲者秋之肅也育才莫善於和成德莫善於肅嚴肅之君子其猶霜露之教乎元故翰林待制浦陽柳公先生負壞雄絶特之才畜峻大剛方之德發而為文則沉雄而雅勁見之於行則端重而遂直怠不形於面媚言不出於口所學以聖賢為師而不屑俗以為異所至以教化為重而不阿世以為同起為人師入造胄子周旋禮樂之署統教吳楚之區晚歲就徵入掌帝制其於闕異端扶倫紀黜淫祀排勢臣勁氣直辭可輔彝訓危言卓行可激貪懦迨其退而燕處澹然神居屹然山峙喜怒不著語默有恒可謂有德君子矣先生既卒而元亦亡時異典湮節惠之禮未舉門人咸喟嘆而稱曰士有易名況先生嘗有位者乎惟先生之文天下靡不聞知以德配之於義為稱先生之德宋深博

大茲不敢擬議然表見而易覩者非曰肅乎請遵古者私謚之例以文肅定謚如何衆咸曰允哉遂謚曰文肅云洪武十年春三月己卯朔前某官同縣門人宋濂謹議

深寧先生吳公私謚貞文議

斯文天地之元氣得其正者其文醇得其偏者其文駁世之治也正文行乎上則治道脩而政教行世之亂也正文鬱乎下則學術顯而經義乖斯文之正非謂其富麗也非謂其奇侅也非謂簡澹渙漫也本乎道輔乎倫理據乎事有益乎治推之於千載之上而合參之於四海之外而準傳之乎百世之下而無弊若是者其惟之正者乎文苟得其正則窮泰何足以累之浦陽深寧先生吳公天賦絶人精識邁古咀嚼六經以求其道厭飫百家以盡其用貫穿該博洞視當世瑰瑋宏大不媿前古其陳理也明而嚴其叙事也精而當其道情也周而婉其賦物也深而通年未弱冠志意廓然憤東夷之不恭則欲蹈虜庭而陳說覽時政之多僻則欲告時君以仁義以聖人之意莫顯於春秋也則排異說而務得褒貶之中以三代之政莫著於書詩也則略傳註而務得理事之宜以亞聖莫盛於孟子也則斥史遷之妄而

傳之以詞賦之祖莫忠於離騷也則法而式之以古樂府之作隨三代而升降也則撰而次之搜抉隱伏擿紕訛謬神行電逝川流石止傑一作杰哉先生之於文可謂貞而有則矣先生既不喜仕後用薦者為長鄉書院山長而終史臣嘗附于元之列傳門人私以淵顙易名或竊疾其未稱於是更諡曰貞文先生庶使來者知浦陽之文自先生始大盛而正文之不遇可為當時惜也

諡議二首

傳曰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數成而文見矣是則文相因乎天地之中而實能衛翼乎天地

品裁六度叶和三靈敷陳五義開道四德何莫非文之所為而所謂文者非他道而已矣故聖人載之則為經學聖人者必法經以為文譬之於木經其區幹者歟文其柯條者歟安可以岐而二之也自史氏失職以訓列之儒林以辭章書之文苑雖欲昭後世之弊而失古義益遠矣有以長鄉書院山長吳公先生風裁峻明才猷允茂漱六藝之芳潤為一代之文英纂述之勤汗簡日積於詩書則科分脉絡而摽其凡於春秋則脫略三傳而發其蘊於諸子則研覈真偽而極其精於三史則析分義例而嚴其斷藻績所及無物不論注如長江峻如

喬岳激如雷電和如春陽其妙用通于造化其變化莫拘若應龍之不可羈觀其所志直欲等秦漢而上之凡流俗剽竊無根之學孱弱不振之章皆不足闖其藩垣而逐其軌轍者也嗚呼盛哉門人學者僉曰經義玄深非淵而何文辭貞敏非頴而何於是私謚曰淵頴先生云

泰和之氣絪縕回薄於堪輿間沛為甘澤凝為卿雲發為三秀醴泉產為祥麟威鳳及其鍾於人也為慈祥豈弟之君子足以儀世而道俗足以惇薄而還淳其為邦家之華道術之寄蓋甚細也有若金華閻人先生淳龐之資卓絶之識屏去流俗凡近之見期造正大高明之庭言其講學則以四子五經為標準而非聖之書不習也言其攻辭則以文辭從職為載道之用而斥鉤章棘句為非學也言其訓人則以真實不欺為凝道之端而指出口入耳為小夫也由其淵源深而培養厚故其功用茂而運量弘教鐸所臨衿佩翕集得諸觀感之際丕冒薰蒸之中由是冲邈其性情由是陶鎔其氣質粹矣成德之彥歸諸果行之功若是碩學之敷施昌牧醇儒之效驗如此也以此觀之其中道之篤獨立弗遷不亦凝乎其光輝昭著由內達外不亦熙乎謹用合辭私謚

曰凝熙先生庶幾可以景行先哲而嘉惠方来云爾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潛溪先生集卷之四

後學 陽黃溥澄濟選編

後學 吉水羅綺尚絅校正

辨

諸子辨并序

諸子辨者何辨諸子也通謂之諸子何周秦以來作者不一姓而其立言何人人殊也作者不一姓也先王之世道術咸出於一孔此其人人殊何各舊私知而或蠡大道也由或蠡大道也其書雖亡世復有依倣而托之者也然則子將索而辨而辨

之也易為辭之解惑也

鬻子一卷楚鬻熊撰熊為周文王師封為楚祖著書二十二篇蓋子書之始也藝文志屬之道家而小說家又別出十九卷今世所傳者出祖無擇所藏止十四篇崇文總目謂其八篇已亡信矣其文質其義弘實為古書無疑第年代久遠篇章舛錯而經漢儒補綴之手要不得為完書黃氏疑為戰國處士所託則非也序稱熊見文王時年已九十其書頌及三監曲阜時事蓋非熊自著或者其徒名政者之所記歟不然何以稱昔者文王有問於鬻子云

管子二十四卷齊大夫管夷吾撰夷吾字仲其書經向所定凡九十六篇今亡十篇自牧民至幼官圖九篇名經言五輔至兵法八篇為外言大匡至戒九篇為內言地圖至九變十八篇為短語任法至內業五篇為區言封禪至問霸十三篇為雜篇牧民解至明法解五篇為管子解臣乘馬至輕重庚十九篇為管子輕重子家又亡言昭脩身問霸牧民解輕重庚五篇止八十一篇題云唐司空房玄齡注或云非也尹知章注是書非仲自著也其中有絕似曲禮者有近似老莊者有論伯術而極精微者或小智自私而其言至卑汙者疑戰國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人乎掇仲之言行附以他書成之不然毛嬙西施吳王
好劍威公之死五公子之亂事皆出仲後不應豫載之
也朱子謂仲任齊國之政又有三歸之溺奚暇著書其
說是矣先儒之是仲者稱其謹政令通商賈均役力盡
地利既為富強又頗以禮義廉恥化其國俗如心術白
心之篇亦嘗側聞正心誠意之道其能一正天下致君
為五伯之盛宜矣其非仲者謂先王之制其盛極於周
后稷公劉太王王季文武成康周公之所以制周者非
一人之力一日之勤經營之難積累之素況又有出於
唐虞夏商之舊者及其衰也而仲悉壞之何仲[illegible]

也嗚呼非之者固失而是之者亦未為得也何也仲之
任術立伯假義濟欲縱能致富強而汲汲功利禮義俱
喪其果有聞正心誠意之道乎周自平王東遷諸侯僭
王大夫僭諸侯文武成康周公之法一切蓋壞列國盡
然非止仲一人而已也功首而罪魁者也曰儕之申韓軼斯之列亦有問乎曰申韓其作俑之意仲亦烏得無罪
焉薄乎云爾

晏子十二卷出於齊大夫晏嬰漢志八篇但曰晏子隋
唐七卷始號晏子春秋與今書卷數不同崇文總目謂

其書已亡世所謂者蓋後人採嬰行事而成故柳宗元謂墨氏之徒有齊人者為之非嬰所自著誠哉是言也

老子二卷道經德經各一凡八十一章五千七百四十八言周桂二年以其書授關尹喜令按平王四十九年入春秋下距孔子之生已一百七十二年老聃孔子所嘗問禮者何其壽歟豈史記所言老子百有六十餘歲及或言二百餘歲者果可信歟聃書所言太氐歙守退藏不為物先而予返於自然由其所該者甚廣故後世多尊之行之視之不見名白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道家祖之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

是謂天地根神仙家祖之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兵家祖之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若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惟列祖之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申韓祖而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張良祖之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朴曹參祖之聃亦豪傑士哉傷其本之未正而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流之弊至貽士君子有虛玄長而晉室亂之言雖聃亦言之時亦不有知其禍若斯之慘也嗚呼此姑置之道家宗黃老黃帝書已不傳而老聃亦僅有此五千言為其徒者乃棄而不習反依倣釋氏經教以成書開元所列三洞瓊綱固多亡缺而祥符寶文統錄所紀若大洞真若靈寶洞元若太上洞神若太真若太平若太清若正一諸部揔四千三百五十九卷又多雜以符呪法籙丹藥方技之屬皆老氏所不道米巫祭酒之流猶自號諸人曰吾蓋道家吾蓋道家云

文子十二卷老子弟子辛研撰不知氏名徐廣曰名鈃李暹曰姓辛葵丘濮上人號曰計然范蠡師事之裴駰計然姓辛字文子其先晉國公子也孟康曰姓計名然者范蠡所師越臣也蔡謨曰計然者所計而然也顏師古曰兹說謬矣古今人表計然列在第四等計然一名計研豈越春秋及越絕書並作計倪倪與研然三音皆相近故訛爾由是觀之諸說固辯矣然是書非計然之所著也予嘗考其言一祖老聃大槩道德經之義疏爾所謂体道者不怒不喜其坐無慮寢而不夢見物而名事至而應即載營魄抱一專氣致柔滌除玄覽也所謂上士先避患而後就利先遠

辱而後求名故聖人常後事於無形之外而不留之於已成之內是以禍患無由至非譽不能塵垢即知白守黑知雄守雌知榮守辱之義也所謂靜則同虛則通至德無為萬物皆容即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也所謂道可以弱可以強可以柔可以剛可以陰可以陽可以幽可以明可以包裹天地可以應待無方即道充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也其他可以類推蓋老子之言宏而博故是書雜以黃老名法儒墨之言以明之然怪其駁且雜也計然與范蠡言皆權謀術校讎中秘書絕與此異予故知非著是書者也黃

氏屢發其僞以為唐徐靈府作亦不然也其殆文姓人祖老聃而托之者歟抑因裴氏姓辛字文子之說誤指為范子計然十五卷者歟

關尹子一卷周關令尹喜所撰喜與老聃同時著書九篇頗見之漢志自後諸史無及之者意其亡已久矣今所傳者以一宇二柱三極四符五鑑六七八籌九藥為名蓋徐藏子禮得於永嘉孫定未知定又果從何而得也前有劉向序稱蓋公授曹參甕書葬孝武帝時有方七来上淮南王安秘而不出向父德治淮南王事亦無據疑即定之所為也閒讀

其書多法釋氏及神仙方技家而藉吾儒言文之如變
識為智一息得道嬰兒慈女金樓絳宮青蛟白虎寶鼎
紅爐誦咒土偶之類聃之時無是言也其為假託蓋無
疑者或妄謂二家之說實祖於此過矣然其文雖峻潔
亦頗流於巧刻而宋象先之徒乃復尊信如經其亦妄
人哉
亢倉子五卷凡九篇相傳周庚桑楚撰予初苦求之不
得及得之終夜疾讀讀畢嘆曰是偽書也剿老莊文列
及諸家言而成之也其言曰危代以文章取士則剪巧
綺繡益至而正雅典實益藏夫文章取士近代之制戰
國之時無有也其中又以人易民以代易世世民太宗
諱也偽之者其唐士乎予猶存疑而未决也後讀他書
果謂天寶初詔號亢桑子為洞靈真經求之不獲襄陽
處士王士元采諸子文義類者撰而獻之其說頗與予
所見合復取讀之益見其言詞不類因棄去不復省農
道一篇雖可讀古農家書具有之或者謂可孤行吾亦
不知其為何說也
鄧析子二卷鄭人鄧析撰析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
當子產之世數難子產之法子產卒後二十一年駟歂
喘為政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夫析之學兼名法家者也

其言天於民無厚君於民無厚父於子無厚兄於弟無厚刻矣夫民非天弗生非君弗養非父弗親非兄弗友而謂之無厚可乎所謂不能舜勃鬻全天折執穿窬詐偽誅之堯舜位為天子而丹朱商均為布衣周公誅管蔡豈誠得已哉非常也變也析之所言如此真不法先王不是禮義而好治怪說者哉其被誅戮宜也非不幸也

鶡冠子楚人撰不知姓名嘗居深山以鶡羽為冠著書四卷因以名之其書述三才變通古今治亂之道而王鈇當所載楚制為詳立言雖過乎嚴要亦有激而云也

周氏譏其以處士妄論王政固不可哉第其書晦澁後人又雜以鄙淺言讀者往往徒厭之不復詳究其義所謂天用四時地用五行天子執一以守中央此亦黃老家之至言使其人遇時其成功必如韓愈所云黃氏又謂韓愈獵取二語之外餘無留良者亦非知言也士之好妄論人也如是哉陸佃解本十九篇與鬼氏削去前後五卷者合予家所藏但十五篇云

子華子晉人曰魏人者非也藝文志不錄予嘗考其書有云秦襄公方啓西戎子華觀政于秦又稽莊周所載子華子事則云見韓昭侯侯夫

秦襄公之卒在春秋前而昭僖之事在春秋後前後相去二百餘年子華子何其壽也其不可知者一孔子家語言孔子遭齊程子于涂程子蓋齊人今子華子自謂程之宗君受封于周後十一世國幷温程本商季文王之所宅在西周當為畿内小國温者周司寇蘇忿生之所封周襄王舉河内温原以賜晉文温固晉邑也孰謂西周之程而顧併於河内之温乎地之遠邇亦在可疑其不可知者二後序稱子華子為鬼谷子師鬼谷戰國縱横家也今書絶不似之乃反類道家言又頗勦浮屠老子莊周列禦寇孟軻鄒衍黄帝内經春秋外傳司馬遷班固等書而成其不可知者三劉向校定諸書咸有序皆淵懿明整而此文獨不類其不可知者四以此觀之其為偽書無疑或傳寫而此恐出其手理或然也然文辭極来客而論議渙發略無窘澁之態故亦善惑人人溺文者孰覺其偽哉

列子八卷凡二十篇鄭人列禦寇撰劉向校定八篇謂禦寇與鄭繆公同時柳宗元云鄭穆公在孔子前幾百載禦寇書言鄭殺其相駟子陽則鄭繻汝俱切公二十四年當魯穆公之十年向蓋因魯穆公而誤為鄭爾其說要為有據高氏以其書多寓言而并其人疑之所謂禦

寇者有如鴻蒙列缺之屬誤矣本書黃老言決非禦寇所
自著必後人會粹而成者中載孔穿魏公子牟久西方
聖人之事皆出禦寇後天瑞黃帝二篇雖多詭辭而其
離形去智泊然虛無飄然與大化游實道家之要言至
於楊朱力命則為我之意多疑即古楊朱書其未亡者
勒附於此禦寇先莊周周著書多取其說若書事簡勁
宋妙則似勝於周間嘗熟讀其書又與浮屠言合所謂
內外進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無弗同也心疑
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非大乘圓行
說乎鯤旋之潘為淵止水之潘為淵
流水之潘為淵濫水之潘為淵沃
水之潘為淵沉水之潘為淵雍水之潘為淵汧水之潘
為淵肥水之潘為淵修習教觀說乎有生之氣有形
之狀盡幻也造化之所始陰陽之所變者謂之生謂之
死窮數達變因形移易者謂之化謂之幻造物者其巧
妙其功深固難窮難終因形者其巧顯其功淺故隨起
隨滅知幻化之不異生死也始可以學幻非幻化生滅
說乎厥昭生乎濕醯雞生乎酒羊奚比乎不筍久竹生
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久入於機萬物皆出
於機皆入於機非輪迴不息說乎人胥知生之樂未知
生之苦知死之惡未知死之息非寂滅為樂說乎精神入

其門骸骨返其根我尚何存非圓覺四大說乎中國之與西竺相去一二萬里而其說若合符節何也豈其得於心者亦有同歟近世大儒謂華梵譯師皆竊莊列之精微以文西域之果陋者恐未為至論也

曾子孔子弟子魯人曾參所撰漢志云十八篇唐志云二卷今世所傳自脩身至天圓凡十篇分為二卷與唐志合視漢則亡八篇矣其書已備見大戴禮中子取而讀之何其明白皎潔若列星之麗天也又何其敷腴諄篤若萬卉之含澤也傳有云有德者必有言信哉七十而從心進學之序七十免過勉人之辭其立言迥然不

也而已不察而譏之過矣君子愛日誨學者也一日之自治功也語有詳略事有不同也高氏以辭費誚之亦何可哉或謂大孝篇有及樂正子春事固出後人所輯而非曾子所自著則庶幾也

言子三卷言子名偃字子游吳人孔門弟子近新昌王燾裒論語書所載問荅而為此書不知者直謂為偃所自著蓋非也大抵古書之存於今者多出於後人之手如孔子家語謂為孔安國所錄壁中之文往往多鈔左傳禮記諸書特稍異其辭耳善讀者固不敢與之世傳賈誼新書謂誼所作亦不過因過秦論弔湘賦而雜以漢

書中語足之似非誼本書也此猶有所附麗而然古三墳書亡已久宋毛漸特出之山墳則言君臣民物陰陽兵象謂之連山氣墳則言歸藏生動長育止殺謂之歸藏形墳則言天地日月山川雲氣謂之坤乾與先儒所言三易大異陰符古無是書唐李筌特出之以為黃帝所作皆取兵家譎誕不經語而文以奇澁之辭又妄說太公范蠡鬼谷張良諸葛亮等訓註皆鑿空扇虛以惑世尤使驚愕不止是果何為者哉予讀言子之書於是乎有感

子思子七卷魯人孔伋撰子思伋字也避孔子不敢稱名故曰子思子然亦後人綴緝而成非子思之所自著也中載孟軻問牧民之道何先子思子曰先利之軻曰君子之教民者亦仁義而已何必曰利子思子曰仁義者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則不得其所上不義則樂為詐此為不利大矣他日子思子之本旨或者不察乃遽謂其言若相反者何耶

愼子一卷愼到撰趙人見於史記列傳中興館閣書目乃曰劉昉人劉陽在今潭洲吳時始置縣與趙南北了不相涉也誤也漢志云四十二篇唐志云十卷不言篇數崇文總目言二十七篇今所存者唯威德因循民雜

德立若人五篇耳威德篇曰立天子以為天下非立天下以為天子也立國君以為國非立國以為君也立官長以為官非立官以為長也民雜篇曰大君者太上也畜下者也下之所能不同而皆上之用也是以大君因民之能為資盡包而畜之無取去焉君人篇曰君人者舍法而以身治則誅賞予奪從君心出矣然則受賞者雖當望多無窮受罰者雖當望輕無已皆純簡明易類非刑名家所可及到亦稷下能言士我莊周荀卿稱之一則曰慎到二則曰慎到雖其術不同亦有以也

莊子十卷戰國時蒙人漆園吏莊周撰內篇七外篇十五雜篇十一總三十三篇其書本老子其學無所不窺其文辭汪洋凌厲若乘日月騎風雲下上星辰而莫測其所之誠有未及者然所見過高雖聖經天緯地之大業曾不滿其一哂蓋髣髴所謂古之狂者惜其孟軻氏同時不一見而聞孔子之大道苟聞之則其損過就中豈在軻之下哉嗚呼周不足語此也孔子百代之標準周何人敢掊擊之又從而卬俾之自古著書之士雖甚無顧忌亦不至是也周縱曰見軻其能幡然改轍乎不幸其書盛傳世之樂放肆而憚拘檢者莫不指周以藉口遂至禮義陵遲彝倫斁敗卒蹈人之家國不亦悲夫

金李純甫亦能言之士著鳴道集說以孔孟老莊同稱為聖人則其沉溺之習至今猶未息也異說之惑人也深矣夫監跖漁父讓王說劍諸篇不類前後文疑後人所掇入鼂氏謂孔子沒道術散老子始著書周起而羽翼之老子著書在孔子未沒之先

墨子三卷戰國時宋大夫墨翟撰上卷親士脩身所染法儀七患辭過三辨七篇號曰經中卷尚賢三篇下卷尚同三篇皆號曰論共十三篇考之漢志七十一篇館閣書目則六十一篇已亡節用節葬明鬼非樂非儒等九篇比今書則又亡多矣墨者強本節用之術也予嘗愛其聖王作為宮室便於主不以觀樂之言又嘗愛其聖人為衣服適身體和肌膚非樂耳目而觀愚民之言又嘗愛其飲食增氣充虛強體適腹之言墨子其甚儉者哉卑宮室菲飲食惡衣服大禹之薄於自奉者孔子亦云奢則不遜儉則固然則儉固孔子之所不棄哉或曰如子之言則翟在所取而孔子辭而闢之何也曰本二鬼谷子三卷鬼谷子撰一名玄微子鬼谷子無姓名里居戰國時隱潁川陽城之鬼谷故以為號或云王詡一作詡謝者妄也長於養性治身蘇秦張儀師之受捭闔之術十三章又受轉丸胠篋及本經持樞中經三篇轉丸胠

篋今亡梁陶弘景注劉向班固録書無鬼谷子隋志始有之列於縱横家唐志以為蘇秦之書大氐其書皆捭闔鈎箝揣摩之術其曰與人言之道或撥動之令有言以示其同或閉藏之使自言以示其異捭闔也既内感之而得其情即外持之使不得移鈎箝也量天下之權度諸侯之情而以其所欲動之揣摩也是皆小夫蛇鼠之智家用之則家亡國用之則國僨天下用之則失天下學士大夫宜唾去不道高氏獨謂其得於易之闔闢翕張之外不亦過許矣執其中雖有知性寡累知命不憂及中稽道德之祖散入神明之頤等言亦恒語爾初非有甚高論也嗚呼曷不觀之儀秦乎儀秦用其術而最售者其後竟何如也高愛之慕之則吾有以識高矣

孫子一卷吳孫武撰魏武帝注自始計至用間凡十三篇藝文志乃言八十二篇杜牧信之遂以為武書數十萬言魏武削其繁剩筆其精粹以成此書按史記闔閭謂武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其數與此正合漢志出史記後牧之言要非是武齊人吳闔閭用以為將西破強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葉適以不見載於左傳疑其書乃春秋末戰國初山林處士之所為予獨不敢謂然春秋時列國之事赴告者則書於策不然則否二

百四十二年之間大國若秦楚小國若越燕其行事不見於經傳者有矣何獨武哉或曰風后握奇經實行兵之要其說實合乎伏羲氏之卦畫奇正相生變化不測諸葛亮得之以為八陣李靖得之以為六花陣而武為一代論兵之雄顧不及之何也曰兵勢篇不云乎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九地篇又不云乎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斯固風后之遺說也曾謂其不足之可乎嗚呼古之談兵者有仁義有節制至武一趨於權術變詐流毒至今未已也然則武者固兵家之祖亦兵家之禍首歟

吳子二卷衛人吳起撰起嘗學於曾子其著書曰圖國料敵治兵論將應變厲士凡六篇夫干戈相尋至於戰國慘矣往往以智術詐譎馳騁於利害之場無所不用其至若無士矣起於斯時對魏侯則曰在德不在險論制國治軍則曰教之以禮勵之以義論天下戰國則曰五勝者禍罔勝者斃三勝者霸二勝者王一勝者帝數勝得天下者稀以亡者衆論為將之道則曰所慎者五一曰理二曰備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約何起之異夫諸子

也此所以守西河與諸侯大戰七十六合勝六十四闢土四面拓地千里宜也較之孫武則起幾於正武一乎奇其優劣判矣或者謂起為武之亞抑亦未之思歟然則殺妻求將齧臂盟母亦在所取乎曰姑舍是

漢志雜家二十九篇已亡五篇其論兵曰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將者死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王於後無敵於前一人之兵如狼如虎如風如雨如雷如霆震震冥冥天下皆驚由是觀之其威

[illegible]可謂莫之禦矣又究其所以為用則曰兵不攻無之城不殺無罪之人夫殺人之父兄利人之貨財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盜也又曰兵者所以誅暴亂禁不義也兵之所加者農不離其田業賈不離其肆宅士大夫不離其官府故兵不血刃而天下親鳴呼又何其仁哉戰國談兵者有言又此君子蓋不可與也宋元豐中是書與孫吳二子司馬穰苴兵法黃石公三畧呂望六韜李衛公問對頒行武學號為七書孫吳當是古書司馬兵法本古者司馬兵法而附以田穰苴之說疑亦非偽若三畧六韜問對之類則固後人依倣而托之者也而穉

然渾稱無別其或當時有司之失歟

尹文子二卷周尹文撰其書言大道似老氏言刑名類申韓蓋無足稱者晁氏獨謂其亦宗六藝數稱仲尼其叛道者蓋鮮嗚呼世豈有專言刑名而不叛道者哉晁氏與宋鈃彭蒙田駢同學於周尹氏齊宣王時居稷下公孫龍按龍客於平原君君相趙惠文王宣王惠文王之立已四十餘歲是失言矣仲長統序稱其出於黃帝讓位之年而序言黃初未非學於龍者也統卒於獻帝時去黃初未到京師亦與史不合嗚呼素問以為黃帝所作而有失侯矣王冰猶不之疑之文殊不知秦滅六國漢諸侯王國除始有失侯王者六韜謂出於周呂牙而有避正殺語殊不知避正殺乃戰國後事非爾雅以為周公所制而有張仲孝友之言殊不知張仲乃周宣王時人予嘗驗古書真偽每以是求之思過半矣又況文辭氣暱古今絶然不可同哉予因知統之序蓋後人依托者也嗚呼豈獨序哉

商子五卷秦公孫鞅撰鞅衛之庶孽封於商故以名書漢志二十九篇陳氏謂二十八篇予家藏本二十六篇其第二十一篇亡鞅好刑名之學秦孝公用之遂致富強後卒以反誅今觀其術以勸耕督戰為先務墾草之

令農戰之法至嚴至峻也然不貴學問以愚民不令豪傑務學詩書其毒流至嬴政遂大焚詩書百家語以愚天下黔首秦戍實戍之非特李斯過也議者不是之察尚摘其商農無得雜貴酒肉重租之語以為疵病是猶舍人殺敘之罪而問其不冠以見人果何可哉

公孫龍子三卷疏府白馬指物通變堅白名實凡六篇漢志六十四篇其亡已多矣龍趙人平原君客也能辨說傷明王之不興疾名器之垂實以假指物以混是非之喻堅白同異之言終不可解後屢闕之見其如捕龍蛇奮迅騰騫益不可措手甚哉其辨也然而名實愈可正何邪言弗醇也天下未有言弗醇而能正名實者荀欲名實之正亟火之

荀子十卷趙人荀卿撰卿名況漢志避宣諱作孫卿劉向校定除其重復著三十二篇為十二卷題曰新書唐楊倞為之注且更新書為荀子易其篇第新為二十卷卿以齊襄王時游稷下距孟子至齊五十年矣於列大夫三為祭酒去之楚春申君以為蘭陵令以讒去之趙與臨武君議兵入秦見應侯昭王以聘反乎楚復為蘭陵令既廢家蘭陵以終鄉先正唐仲友云向序卿事本

司馬遷於遷書有三不合春申君死當齊王建二十八年距宣王八十七年向言卿以宣王時来游學春申君死而卿廢設以宣王末年游齊年已百三十七矣遷書記孟子以惠王三十五年至梁當齊宣王七年惠王以叟稱孟子計亦五十餘後二十三年子之亂燕孟子在齊若卿来以宣王時不得如向言後孟子百餘歲田忘薦孫臏為軍師敗魏桂陵當齊威王二十六年距趙孝成王七十八年臨武君與卿議兵於王前向以為孫臏惊以敗魏馬陵疑年（馬陵去桂陵又十三年矣崇文總目卿楚人楚禮為客卿與遷書向庐駁益難信其論殊精絶然況之為人才甚高而不見道者也由其才甚高而不見道者也由其才甚高故立言或弗悖於孔氏由其才見道故極言性惡及譏訕子思孟軻不少置學者其亦務知道哉至若李斯雖師卿於卿之學慣乎未之有聞先儒遂以為病指卿為剛愎不遜自許大過之人則失之矣

韓子二十卷者韓非所撰非韓之諸公子也書刑名法術之學而歸其本於黄老與李斯同事荀卿以書干韓王不用乃觀往者得失之變作孤憤五蠹内外儲説難五十五篇計十餘萬言秦王見而悦之急攻韓得非斯自以不如非忌之譖于秦王下吏使自殺非慘急人也

君臣父子夫婦之間一任以法其視仁義蔑如也法之所及雖刀鋸日加不以寡恩也其無忌憚至謂孔子不知孝弟忠信之道謂賢堯舜湯武乃天下之亂術謂父有賢子君有賢臣適足以為害謂人君蔵術胸中以御羣臣意是何言歟是何言歟是足以殺其身矣

燕丹子三卷丹燕王喜太子此書載其事為詳其辭氣頗類吳越春秋越絶書決為秦漢間人所作無疑攷其事與司馬遷史記往往皆合獨烏頭白馬生角機橋不發進金擲龜膾千里馬肝截美人手聽琴姬得隱語等事皆不之載周氏謂遷削去之理或然也大抵不量力而輕捋虎鬚荆軻恃一劍之勇而許人以死卒致身滅國破為天下萬世笑其事本不足議獨其書序有法而文彩爛然亦學文者之所不廢哉

孔叢子七卷中興書目稱漢孔鮒撰該覽六藝泰并天下召為魯國文通君拜太傅及焚書令行乃歸藏書屋壁自隱嵩山陳涉起聘為博士遷太師仕六旬以言不用托目疾退老于陳而著是書年五十七卒則周非漢人矣又稱一名盤于藝文志有孔甲盤于二十六篇本注謂黄帝史或謂夏帝時人此書稱于魚名鮒陳人或

謂之子鮒或謂之孔甲孔甲姓名偶同又決非著盤亏者也其殆孔氏子孫雜記仲尼子思子上子高子順子魚之言行者歟其第七卷則漢孔臧以所著賦與書謂之連叢附於卷末嘉祐中宋咸為之註雖然此偽書也偽之者其宋咸歟王士元偽作亢桑子而又自為之註抑此類歟近世之為偽書者非止咸也若阮逸閻朗易傳李靖問對若張商英素書若戴師愈麻衣易亦往往不能迷明者之目竟何益哉今觀是書記問篇所載有子思與孔子問答語子思年止六十二魯穆公時人穆公之立距孔子之沒七十年子思疑未長也而何有荅問哉其氣節萎弱不類四京以前文字其偽妄明可見或者謂其能守家法不雜怪奇歷戰國秦漢流俗而無浸淫未必然也未必然也

淮南鴻烈解二十一卷漢劉安撰安淮南厲王長之子坮致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毛披伍被晉昌等八人及諸儒大山小山之徒講論道德揔統仁義著內書二十一篇李氏書目云第七第十九亡崇文總目云存者十八篇今所傳原道俶真天文地形時則覽冥精神本經主術繆稱齊俗道應氾論詮言兵略說山說林人間務脩泰族等訓連卷末要略共二十一篇似未嘗亡也

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又有外書一十三篇漢志與內書同列於雜家中外書余皆未見淮南子多本文子而出入儒墨名法諸家非成於一人之手故前後有自相矛盾者有亂言而乖事者既曰武王伐紂載尸而行海未定故不為三年之喪又曰武王欲昭文王之令德使夷狄各以其賄來貢遼遠未能至故治三年之喪殯兩楹以俟遠方三代時無印周官所掌之璽節鄭氏雖謂如今之印章其實與玉角虎人龍節旌旗皆節並用不過手執之以表信耳今乃曰魯國召子貢執以[illegible]印如是之類不能盡舉也昔呂不韋相秦亦致

辯士使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為十二記六論八覽其說雖未純要其首尾以類聚然成一家言非淮南之雜也古人論立言者漢不如秦秦不如周信矣哉（繆稱或作料稱）

楊子法言十卷漢揚雄撰凡十三篇各有序通錄在卷後景祐初宋咸引之以冠篇首或謂始於唐仲友非也自秦焚書之後孔子之學不絕如線雄獨起而任之故韓愈以其與孟荀並稱而司馬光尤好雄學且謂孟子好詩書荀子好禮揚子好易孟文直而顯荀文富而麗揚文簡而奧惟其簡而奧故難知其與雜者至矣是法言者為擬論語而作論語出於羣弟子之所記豈孔子

自為哉雄擬之僭矣至其甚者又撰太玄以擬易所謂
首衝錯測擲瑩數文捉圖告之類皆足以使人怪駭由
其自得者少故言詞愈似而愈不似也嗚呼雄不足責
也光以一代偉人乃膠固雄學復還潛虛以擬玄抑又
何說哉余因為之長嘆雄之事經考亭朱子論定者則
未遑及也

抱朴子晉葛洪撰洪字稚川著內篇二十卷言神仙黃
白變化之事外篇十卷駁難通釋洪深溺方技家言謂
神仙決可學學之無難合丹砂黃金為藥而服之即令
人壽與天地相畢乘雲駕龍上下太清其他雜引黃帝
御女及三皇內文劾召鬼神之事皆誕褻不可訓昔漢
魏伯陽約周易作參同契上中下三篇其言脩煉之術
甚具洪乃時與之厎不識何也洪嘗自言馬跡山中受
九鼎金液二經於鄭君鄭君名隱又得之葛仙公玄玄
洪從祖也其後鄭君知江南將亂負笈持藥東投霍山
莫知所在亦不識其仙歟否也洪博聞深洽江左絕倫
為文辭雖不近古紆徐蔚茂旁引而曲證必達己意乃
要之洪亦奇士使舍是而學六藝夫孰禦之哉惜也

劉子五卷五十五篇不知何人所作唐志十卷直云梁
劉勰撰今考勰所著文心雕龍文體與此正類其可徵

無疑第卷數不同為少異爾泰孝政謂劉晝孔昭傷已不遇遭天下淩遲播遷江表故作此書非也孝政以無傳記可憑徒致疑於劉歆劉勰劉孝標所為黃氏遂謂孝政所托亦非也其書本黃老言雜引諸家之說以足成之絶無甚高論末論九家之學跡異歸同尤為鄙淺然亦時時有可喜者清神章云萬人彎弧以向一鵠鵠能無能乎萬物眩曜以惑一生生能無傷乎亢倉子同三復其言為之出涕

文中子中說十卷隋王通撰通字仲淹文中蓋門人私謚因以名其書世之疑通者有三一云唐書房杜傳不及其姓名此書乃阮逸偽作未必有其人按皮日休著文中子碑謂通生乎陳隋之世以亂世不仕退于汾晉序述六經數為中說以行教於門人皮唐人也距隋為近其言若此果無是人乎書果逸之偽作乎一云通行事於史無考獨隋唐通錄稱其有穢行為史官所削然史氏之職善惡畢書以為世法戒人有穢行見諸簡策者多矣何特削通哉一云房杜李魏二溫王陳韋未必其門人脫有之何不薦諸太宗而用之隋大業十二年五月通已先卒將焉薦之劉禹錫作王華卿墓誌載其家世行事有曰門多偉人雖未可必其為房杜諸

公要不可謂非碩士也第其書出於福郊福時之所為
牟合傳會友不足取信於人如仁壽四年通始至長安
李德林卒已九歲而書有德林請見之語江都有變通
不及聞而書有泫然而興之言關朗在太和中見魏孝
文自太和丁巳至通生之歲開皇四年甲辰一百七年
矣而書謂問禮於關子明此最為繆妄者也噫孟子而
下知尊孔子者曰荀揚揚本黃老荀雜申商唯通為近正
讀者未可以此而輕訾之

天隱子八篇不知何人所作唐司馬承禎為之序承禎
字子微嘗著坐忘論此書言長生久視之法與之相表
裏豈天隱子即承禎歟洪興祖謂承禎得天隱子之旨
豈或別有考歟

玄真子兩見唐志一云十二卷一云二卷子所藏者外
篇三卷爾計必有內篇而此非全書也唐張志和撰韋
詣作內解志和字子同金華人始名龜齡年十六擢明
經以策干肅宗特見賞重命待詔翰林授左金吾衛錄
事參軍因賜名後坐事貶南浦尉會赦還以親既喪不
復仕居江湖自稱烟波釣徒著玄真子亦以自號其書
多偏曲之論無足采所可采者共隱操亦卓卓云

金華子三卷劉崇遠撰或云崇遠唐人或云五代人仕

至大理司直其為人莫可考其為書錄唐大中後事蓋
駁乎不足議也昔劉向校傳記百家之言撮其正辭義
義可為勸戒者以類相從為說苑新序二書最為近古
識者猶病其徇物者多自為者少況崇遠乎哉金華子
崇遠所自號蓋有慕皇初平云

世傳為偽唐宋齊丘子萬作張秉題其後遂云齊丘犬
鼠之雄蓋不足道其為化書雖皆淺機小數亦微有見
黃老之所謂道德其能成功有以也嗚呼是書之作非
齊丘也終南山隱者譚峭景升也齊丘竊之者也其云

能得一者天下可以一理老氏說也鬼魄魅我血氣醉
七竅因我五根後我糅氏說也心冥冥無所知神怡
怡兮無所為萬慮不能惑求死不可得神仙家說也非子可亞也實微有見於黃老所謂道
德者也

聲隅子二卷蜀人黃晞撰晞宋仁宗時人著歐歙項微
論十篇篇有小序造文勁揚雄王通二氏而造理不能
建其謂張良得聖人之安蕭何得聖人之變劉向得聖
人之力者似不可哉黃氏間采其語謂二氏及有所不
及非知言也然自五季以來士習極陋而文亦隨之入

宋殆將百年而猶未大振睎獨知辭賦戾乎治具歎偶甚乎倡優確然立論以成一家言真豪傑士哉

周子通書四十章本號易通春陵子周子惇順之所著也自孟子沒孔子之學不傳千載之下獨周子得之以授二程氏遂大白於天下安定胡宏有云一回萬古之光明如日麗天將為百世之利澤如水行地其論不亦至哉第每篇之首乃輒加以周子曰三言而捐其舊有篇名失其旨矣是書文雖高簡體實淵懿誠可上繼孟氏非餘子比也然莫知其師傳之所自彼妄男子謂同胡文恭公受學於鶴林壽涯師者固為詭誕而云傳

太極圖於穆脩傳先天圖於种放放傳於陳摶者亦恐知周子未盡也其殆不階師授超然獨覺於千古之上者歟

子程子十卷一名程子粹言乃程順叔子書蓋其門人楊時變語錄而文之者也前有序不著氏名東陽厲鶚翁云相傳為廣漢張栻作序稱得諸子高子家傳以其卷次不分編類不別因離為論道論學論書論政論事天地聖賢君臣心性人物十篇欲其統而要非求類夫論語之書也子取觀之實皆叔子之言而伯子之說附焉辭極峻古雖間有稍離真者亦不遠矣覽者尚愼擇

之哉

至正戊戌春三月丙辰西師下睦州浦陽壤地與睦境接居民震驚多扶挈老倪走傍縣子亦遣妻孥入勾無山獨留未行日坐環堵中堊然無所為乃因舊所記憶者作諸子辨數十通九家者流頗具有焉孔氏門人之書宜尊而別之今亦俯就其列者欲備儒家言也始之以鬻子而終之以周程者欲讀者有所歸宿也其中統剔觝排亦寫自謂有一髮之見弟以家當箋徒之餘暮無片牘可以稽質不能必其無矛盾也夏六月壬午僅克脫稿

越三日乙酉而浦陽平矣余遂竭蹶趨勾無窮小稍定俾仲子瑮錄之如左於戲九家之徒競以立異相高莫甚於衰周之世言之中道者則吾聖賢之所已具其悖義而傷教者固不必存之以欺世也於戲邪說之害人慘於刀劍虐於烈火世有任斯文之寄者尚忍淬其鋒而膏其敔乎予生也賤不得信其所欲為之志既各為之辨復識其私于卷末學孔氏者其或有同予一嘅者夫

秋七月丁酉朔金華宋濂記

孔子生卒歲月辨

或有問於瀟者曰孔子之生傳記所載歲月不同公羊氏云魯襄公二十一年冬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氏之說年之與日同於公羊而謂冬十月孔子生則與公羊實差一月月固差矣至賈逵注三十一年經云此年仲尼生昭公二十四年服虔載賈逵語云仲尼時年三十五則皆以孔子為二十一年生也司馬遷著孔子世家云孔子生於襄公二十二年則與公羊穀梁實差一歲日月雖與公羊同而月復與穀梁異杜預主司馬遷以注左氏傳謂二十二年生司馬貞主穀梁公羊以證史記謂二十一年生遷誤為二十二年者蓋以周正十一月屬之明年也孔若古主公羊穀梁謂為不易之論胡舜陟正司馬遷遷謂如穀梁公羊所書則孔子出處之年與經史諸子皆不合孔宗翰亦主司馬遷羅泌之議略與宗翰同洪興祖主穀梁而謂周家改月十月二十一日庚子即百水之八月二十一日馮去疾見傳記異辭則造為調人之言曰襄公二十一年實已酉之歲也是歲八月置閏以曆法積之則大雪節當在十月十七日或十八日是為十一月朔氣又二四日方為庚子是孔子之生也在十一月之節矣在十一月則是二十二年庚戌歲首無疑公羊書為十一月似誤而非誤也

司馬遷書為二十一年而又謂孔子之年七十三以卒亦未嘗誤也穀梁於年於月皆據實而書公羊於年於月則以筭書謂有日可以表見也司馬遷於年則以節書二者皆非誤也若是衆言之不齊何如瀛應之曰公羊穀梁一氏傳經之家也傳經之家當有講師以次相授且去孔子時又為甚近其言必有據依司馬遷固良史則後於穀梁公羊者也吾則無徵乎爾孔子所生之年吾當從公羊氏穀梁氏然以春秋長曆攷之二十一年己酉十一月無庚子庚子乃在十月之二十一日孔子所生之月吾當從穀梁氏注家謂已酉為已卯卯酉之文相近故誤書也曰孔子周流諸國之年世家所紀多可攷宋之大儒或取之若如子言無不違一歲者遷尚不足信乎曰衛靈公之時孔子適衛又適陳匡人以為陽虎而拘之世家謂孔子使從者為寧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故投武子仕於成公之朝至穆公末武子之子相已與孫良夫將兵侵齊則武子年當耄矣復歷定獻二公凡三十七年至靈公三十八年而孔子至衛使武子猶在其年將一百五十有餘歲矣武子之事然也孔子之年乃獨可信乎非惟此也孔子去魯世家謂定公十四年年表則又謂為十二年以年表為是

則世家為非以世家為是則年表為非一書之中自相矛盾若此他蓋不足深論皇王大紀曰遷載孔子言行不得其貞者尤多言行且爾而況於年乎曰洪興祖謂周之十月即夏之八月即者然乎曰非也三代雖異建而月則未嘗改也殷嘗建丑矣書則曰惟元祀十有二月漢嘗建亥矣史則曰元年冬十月舉前後以例之則周制可知孔子作春秋行夏之時為萬世法不過截子丑二月於前歲之終耳月固不之改也否則春入於夏夏入於秋錯亂而不成歲矣曰馮去疾謂十月庚子在大雪後即為十一月者可乎曰亦非也世之星史曆生以

占人休祥當氣會之交固有生於已酉而以庚歲推之者孰云吾儒乃有是耶此野人之語舍之勿以汙齒牙可也曰孔子之生子既得聞命矣其卒之時亦有一定之說乎曰左氏云魯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司馬遷遵之諸儒又從而遵之理之所在孰得而違之故孔子所卒之年吾當從左氏然十六年乃壬戌之歲也是歲四月戊申朔有乙丑而無己丑己丑乃在五月之十二日己與乙文亦相近故誤書也所謂乙丑則四月十八日謂當夏正二月十八日者非也謂十六年為辛酉已丑日為戊戌者亦非也自壬戌歲上遡已

酉孔子之年乃七十四謂七十三者尤非也曰近代王
應麟博極羣書者也頗致疑於是而謂今不可考矣予
乃質言之何邪曰衆言紛淆者當折衷以經經無明載
當索之於傳索之於傳不猶愈於史乎謂今不可考者過
矣曰子之言辨則辨矣夏周二正千古難決之疑也何
言之若易易邪曰是非爾所知也雖蓁徂徠之松以為
煤盡剡溪之藤以為楮未能竭吾喙也他日當為受春
秋者詳焉

祿命辨

三命之說古有之乎曰無有也曰世之相傳有黃帝風
后三命一家而河上公實能言之信乎曰吾聞皇帝扵
五行之精占斗剛所建命大撓作甲子矣所以定歲月
推時候以示民用也他未之前聞也曰然則假以占命
果起於何時乎曰詩云我辰安在鄭氏謂六物之吉凶
王充論衡云見骨體而知命祿觀命祿而知骨體皆是
物也況小運之法本許慎說文已字之訓空亡之說原
司馬遷史記孤虛之術蓋以五行甲子推人休咎其術
之行已久矣非如呂才所稱起於司馬季主也沿及後世
臨孝恭有祿命書陶弘景有三命抄畧唐人習者頗衆
而張行桑道茂李虛中咸精其書虛中之後唯徐子

平尤造其閫奧也曰十一曜之說古有之乎曰無有也
昔云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所謂七政日月水火木金
土也而無炁炁星字羅睺計都也星字數見於春秋或
見大辰或入北斗炁則載之史冊與氛祲同占羅睺
計都者蝕神首尾也又謂之初交中之神初中者交食
之會也借此以測日月之蝕也唐貞元初李弼乾始推
十一星行曆鮑該曹士蔿皆業之士蔿又作羅計二隱
曜立成曆起元和元年及至五代王朴著欽天曆且謂
蝕神首尾頗行之民間小曆而已若吳伯善若甄鸞
劉孝孫若張胄玄之所造但云七曜而不聞有十一星

也曰然則假之以占命又起於何時乎曰洪範云月之
從星則以風雨冷州鳩云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
駟則以星占國亦已久矣而未必用之占命也　星
占命柰何曰予嘗聞之於師其說多本於都利斯經
都利　都賴也西域康居城當都賴水上則今所傳聿
斯經者婆羅門術也李弼乾實婆羅門伎士而羅睺計
都亦胡梵之語其術蓋出於西域無疑晁公謂為天竺
楚學者於此徵之尤信也曰術之緣起則吾既得聞命矣
然亦巧發而奇中乎曰有固有之而不可泥也何也且以
甲子斡杖推人所生歲月展轉相配其數極於七有二

十以七百二十之年月加之七百二十之日時其數終於五十一萬八千四百去夫以天下之廣兆民之衆林林而生者不可以數計日有十二時未必一時唯生一人也以此觀之同時而生者不少何其言之不相同哉呂才有云長平坑卒未應共犯三形南陽貴士何必俱當六合誠足以破其舛戾矣三命之說予不以盡信者此也天以一十八宿為體體則為經有定所而不可易以五星為用用則為緯恒終絡繹乎其間或遲或留或伏或逆固有常度而可以理測苟謂躔其宿則吉歷其宮則凶猶或可言也設其星有變其行不依常經而犯乎河漢內外諸星又將何以占之哉或如前所謂生同一時者其躔次無不同吉與凶又何懸絕哉夫萬物皆出於五行安有五行之外又有四餘土木行度最遠而為吉凶者久故有餘氣而炁為木之餘計為土之餘猶或可言也水之餘則羅果何所取義哉水火土木然矣柰何金獨無餘氣乎或謂相生故有而相尅故無亦非通論也況孛乃妖星或有或無而炁羅計三者本非星也不知何以有躔度之說哉十一曜之說予不能盡信者此也曰秦漢以來諸儒推十二國分野十二次度數及所入州郡躔次毫釐若無差忒者既可占國

豈不可占人乎曰天運地維動靜不同故先正云有分星而無分野占國者不可盡泥也占國者不可盡泥況占命乎曰五星之精發乎地而昭乎天其分配十日十二子名雖殊而理則同也人資天地以生山林之民毛而方謂得木氣之多也川澤之民黑而澤謂得水氣之多也得火氣之多則丘陵之民專而長也得金氣之多則墳衍之民皆而瘠也至於豐肉而痺則得土氣之多而所謂原隰之民也然則彼皆非歟曰五土有異而民生以之此固然也人之賦氣有薄厚短長而貴富賤貧壽夭六者隨之吾不能必也亦非日之所能測也蹈道而脩德服仁而惇義此吾之所當為也不待占者之言而知之也予身脩矣倘貧賤如原憲短命如顏淵雖晉楚之富趙孟之貴彭鏗之壽有不能及者矣命則付之於天道則責成于已吾之所知者如斯而已矣不然委命而廢人白晝攫人之金而陷於桎梏則曰我之命當爾也怠窳偷生而不嗜學至老死而無聞則曰我之命當爾也剛愎自任揮刃而殺人柔暗無識投繯而絶命則又曰我之命當爾也其可乎哉其可乎哉所以先王知山川異制民生異俗剛柔緩急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度衣服異宜於是脩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

其宜所以卒歸於雍熙之治也昔者鄭大夫裨竈言鄭當火請以瓘斝玉瓚禳之子產不之與已而果然竈復云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鄭卒不復火嗚呼此不亦祿命之似乎吾知盡夫人道而已爾曰近世大儒於祿命家無不嗜談而樂道之者而予一切屏絕之其亦有所本乎曰有子牢言命

蠹生辨

監察御史上饒游君元敏以蠹生為號進賢包先生希魯為之解多至七百餘言以蠹與核通故於果核函仁之義甚悉美則美矣而非元敏之意也蓋元敏之先實居閩中宋時有為名御史者今元敏以文學決律著稱亦擢居是官其自謂蠹生者殆將留心於聽訟之事予何以知其然哉子按說文蠹實也考事西笮邀遮其辭得實曰蠹蠹之文從西而敫則諧聲也徐氏從而釋之曰實謂考之使實也西者人覆之也笮迫也邀者要其情也遮者止其詭道也所以得實也又按尚書曰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孔氏亦從而釋之曰五辭簡核信有罪驗則正之於五刑也大抵簡核誠信有合衆心惟察其貌有所考合所謂察其貌者即周官之五聽也由是論之蠹之為義蓋其所自出豈不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此而不在彼乎夫獄者法令所托乃以生萬民也求其
無生始以法死之其可不敬慎之乎元敏孳孳弗忘復
大書著于心目之間可謂良御史矣先生則謂果之仁
必以殺而得人之仁必反觀內求而後見不亦取類之
遠乎凡古人之序學功曰窮理曰致知窮究也致則推
極也初未嘗言殺也殺則讞鞫之意多使無情者不得
盡其辭也嗚呼何可同哉何可同哉會予有疾不能竭
其所欲言謾略辨之如斯然亦自意一偏之見未合大
方而先生之論則儒矣

潛溪先生集卷之四

潛溪先生集卷之五

雜著

文原

余諱人以文詞相命丈夫七尺之軀其所學者獨文乎哉雖然余之所謂文者乃堯舜文王孔子之文非流俗之文也學之固宜浦江鄭楷楷之弟柏嘗從余學已知以道為文因作文原二篇以貽之其上篇曰人文之顯始於何時實肇自庖犧之世庖犧仰觀俯察畫奇偶以象陰陽變而通之生生不窮遂成天地自然之文非惟至道含括無遺而其制器尚象亦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非文不能成如垂衣裳而治取諸乾坤上棟下宇而取
諸大壯書契之造而取諸夬舟楫牛馬之利而取諸渙
隨杵臼棺槨之制而取諸小過大過重門擊柝以取諸
豫弧矢之用以取諸睽何莫非槩然之文自是推而存
之天秉民彝之叙禮樂刑政之施師旅征伐之法井牧
州里之辨華夷内外之别復皆則而象之故凡有關民
用及一切彌綸範圍之具悉囿乎文非文之外别有其
他也然而事有既著無以紀載之則不能以行遠始托
諸辭翰以貽其文畧舉一二言之禹敷土隨山刊木奠
高山大川既成功者矣然後筆之為禹貢之文周制聘

覲燕享饋食昏喪諸禮升降揖讓之節既行之矣然
後筆之為儀禮之文孔子居鄉黨容色言動之間從容
中道門人弟子既習見之矣然後筆之為鄉黨之文其
他格言大訓亦莫不然必有其實而後文隨之初未嘗
以徒言為也譬猶聆衆樂於洞庭之野而後知音聲之
抑揚級兆之舒疾以習大射於矍相之圃而後覩觀者如
堵墻序點之揚觶也苟踰度而膽決之終不近也昔者
游夏以文學名謂觀其會通而酌其損益之宜而已非
專指乎辭翰之文也嗚呼吾之所謂文者天生之地載
之聖人宣之本建則末治體著則其用彰斯所謂乘

陰陽之大化正三綱而齊六紀者也亘宇宙之始終類萬物而周八極者也鴻哉非知經天緯地之文者惡足以語此

其下篇曰為文必在養氣氣與天地同苟能充之則可配序三靈管攝萬彙不然則一介之小夫爾君子所以攻內不攻外圖大不圖小也力可以舉鼎人之所難也而鳥獲能之君子不貴之者以其易乎不參無所不包也九天之厲其高不可窺八柱之列其厚不可測吾文之量得之規矱睨淵運行不息基地萬虎人之所難也而馮婦能之君子不貴之者以其鶩乎外也氣得其養無所不周無所不極也攬而為文無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樊驅次弗紊吾文之燧得之崑崙玄圃之崇清曆城九重之嚴邃吾文之峻得之南桂比瀚東瀛西滨杳冥而無際涵負而不竭魚龍生焉馬波濤興焉吾文之深得之雷霆鼓舞之風雲翕張之雨露潤澤之鬼神恍惚曾莫窮其端倪吾文之變化得之上下之間自色自形羽而飛足而奔潛而泳植而茂若洪若纖若高若卑不可以數計吾文之造物賦形得之鳴呼斯文也聖人得之則傳之萬歲為經賢者得之則放諸曰海而准輔相天地而不過昭明日月而不惑調燮四時而無愆此豈非文

之至者乎天道淹微文氣日削鶩乎外而不攻其內局乎小而不圖其大此無他四瑕八冥九蠹有以累之也何謂四瑕雅鄭不分之謂荒本末不比之謂斷筋骸不束之謂緩旨趣不遒之謂凡是四者賊文之形也何謂八冥訐者將以疾夫誠撝者將以蝕夫圜庸者將以混夫奇瘠者將以勝夫腴觕者將以亂夫精碎者將以害夫完陋者將以革夫博眛者將以損夫明是八者傷文之膏髓也何謂九蠹滑其真散其神糅其氣徇其私滅其知麗其辭違其天昧其幾爽其貞是九者死文之心也有一於此則心受死而文喪矣春葩秋卉之爭麗也猿號林而蛩吟砌也水湧蹄涔而火炫螢尾也衣被土偶而不能視聽也蟣蠓死生於甕盎不知四海之大六合之廣也斯皆不知養氣之故也嗚呼人能養氣則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當與天地同功也與天地同功而其志卒歸之一芥小夫不亦可悲也哉

予既作文原上下篇言雖大而非誇唯智者然後能擇焉去古遠矣世之論文者有二曰載道曰紀事紀事之文當本之司馬遷班固而載道之文舍六籍吾將焉從雖然六籍者本與根也遷固者枝與葉也此固近代唐子西之論而予之所見則有

異於是也六籍之外當以孟子為宗韓子次之歐陽子又次之此則國之通衢無荊榛之塞無蛇虎之禍可以直趨聖賢之天道去此則曲徑僻徑耳聲確邪蹊耳胡可行哉予竊怪世之為文者不為不多騁新奇者鉤摘隱伏變更庸常甚至未可句讀且曰不詰曲聱牙非古文也樂陳腐者一假塲辭達而道明耳吾道既明何問其餘哉雖然道未易明也必能知言養氣始為得之予復悲世之為

文者不知其故頗能操觚遣辭翛然以文章家自居所以益摧落而不自振也今以二三子所學日進於道聊一言之

畫原

史皇與蒼頡皆古聖人也蒼頡造書史皇制畫書與畫非異道也其初一致也天地初開萬物化生自色自形總總林林莫得而名也有聖人者出正名萬物高者謂何卑者謂何動者謂何植者謂何然後可得而知之也於是上而日月風霆雨露霜雪之形下而河海山嶽草木鳥獸之著中而人事離合物理盈虛之分神而變之

化而宣之固已達民用而盡物情然而非書則無彰施斯二者其亦殊途而同歸乎吾故曰書與畫非異道也且書以代結繩功信偉矣至於辨章服之有制畫衣冠以示警飭車輅之等威表旗旌之後先所以彌綸其治具臣贊其政原有又烏可以廢之哉畫繪之事統於冬官而春官外史專掌書令其意可見矣況六書首之以象形象形乃繪事之權輿形不能盡象而後諧之以聲聲不能盡諧而後會之以意意不能盡會而後指之以事事不能以盡指而後轉注假借之法興焉書者所以濟畫之不足者也使畫可盡則無事乎書矣吾故曰書與畫非異道也其初一致也古之善繪者或畫詩或圖孝經或貌爾雅或像論語既春秋或著易象皆附經而行猶未失其初也下逮漢魏晉梁之間講學之有圖問禮之有圖烈女仁智之有圖致使圖史並傳助名教而翼群倫亦有可觀者焉世道日降人心寖不古若徃徃弱志於車馬士女之華怡神於花鳥蟲魚之麗游情於山林水石之幽而古之意益衰矣是故顧陸以來是一變也閻吳之後又一變也至於關李范三家者出篆隸之茂昧而唯俗書之姿媚者是耽是玩豈其初意

之使然哉雖然非有卓然拔俗之姿亦未易言此也南徐徐君景暘工書史善吟古今詩信爲才大夫也旁通繪事有士韻而無俗姿一時賢公卿皆與之游名擯籍甚有薦于朝者景暘以母老不仕予尤愛景暘著於其事又有包乎陰陽之妙理玄者誠可謂至重矣景暘其亦知所重乎哉

類率永昌難

秦興師臨周而求九鼎周王患之以告類率類率曰大王勿憂也臣請正大義以却其軍率乃詣秦君長揖言曰周之與秦勢雖若敵國其分則君臣也率聞君伐臣則有之矣白非弒逆未聞以臣伐君也不知君之興師而涉邦畿也何故天子謹使使臣問諸左右秦君曰無他異也寡人竊聞九鼎四海之厚寶也臣願得一觀焉然恐周之執事不察敝國之情乃盛陳師衛以備不虞耳寡人臣也豈敢稱亂率曰率意君忘其爲人臣也今幸弗忘甚善率嘗適蔡蔡人有事其主者其主有龍淵之劒蔡人操刃與戟逐而奪之或諫曰此汝主也汝何得乃爾獨弗思不義之名乎蔡人曰吾見龍淵不見

主也彼猶不見王故肆行而無忌憚君今知為人臣而興師求鼎焉何也君不聞齊晉之事乎齊桓方千里帶甲數十萬天王嘗賜太公履東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五侯九伯皆得專征迨桓公之興平宋伐鄭帖服荊楚威行諸侯天下莫強焉尚知以尊周為事不嘗敢求九鼎也晉地亦方千里帶甲亦數十萬猗以大廣所謂行之高起以首陽之雒迫以黃河之深靡以大廣所謂表裏山河之固晉實有之文公楷累世之盛侵曹伐衛大戰于城濮而楚敗績到國畏威無敢不從然猶一日尊王室一曰尊王室亦不敢求九鼎今君欲行霸術不

思法桓文而首惟不軌是圖率恐諸侯有以議君也君有不義者三以臣叩兵而劫天子不義一也鼎乃先王重器而敢睥睨之不義二也肆虎狼之威志在丘墟宗廟不義三也六國怨秦之虐日夜共謀洹水之上恨無其名以興師設知君有爾韓必遣三將軍出宜陽趙魏與韓唇齒之邦必注強弓躡勁弩助之燕雖稍弱勢不能以獨寧四國合一精兵當不下三百餘萬齊為山東大國亦必驅其衆西向崤函楚見諸侯並起其雄吞之志益暴又必急趨擣武關君雖有百二之險舉六豹而啜一牛不至血肉狼籍不止也率竊為君危之夫鼎

者又以昭夫德也苟無其德雖得之必亡之昔夏之盛
也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用
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商紂暴虐
鼎遷于周周德雖衰天命未改君尚可力求之邪楚莊
之強君之所聞也因伐陸渾之戎遂来問鼎之輕重王
孫滿一言却之輒俛首莫敢吐氣著當今有不足哉誠
畏罪不義之名也君世有功於天下今其所為可不如
纖芥之輕乎為君之計莫若告于衆曰寡人不敏昧厥
君臣大分即聽有衆欲觀鼎於周周之大夫邪以寡人
雖至愚亦已蔵之中心矣諭之寡人之過君能如此則改過不吝
告于太史書之以旌寡人之過君能如此則改過不吝
之成湯又見於今日也君德孰加焉秦君聞之赧然謝
頹率曰子之言良是也即日罷兵西還鼎周鼎也故借
為說者曰秦師求鼎之事雖急使率以是大義折之秦
縱暴必能退師初不待陳臣思將兵以救之也既不能
然使以八十一萬人輓鼎齊率真小人哉嗚呼大義
不明久矣豈獨率一人之為然哉嗚呼大義不明久矣

楚客對

宋子泛舟西上夜泊彭蠡蓬而坐時長空無雲明月

皎然孤照衆星環列一一可數同舟有楚客者忽指月問曰日月一也此何以有虧盈乎宋子曰不然也月圓如珠其體本無光借日為光背日之半常暗向日之半常明其常明者正如望夕初無虧盈但月之去日度數有遠近人之觀月地勢有正偏故若有虧盈爾曰然則其有夜食奈何曰此為地影之所隔也月上地中而日居下地影既隔則日光不照其隔或多或寡故所食有淺有深蓋地居天內如雞子中黃其形不過與月同大地與月相當則其食既矣唯天之體冲漠無際然其圍渾之數及去地幾千萬里巧算者亦可以推之也客曰月之為說既聞命矣五星盈縮占者時有不合此何以無定論乎宋子曰五星從黃道內外而行考其盈縮則於分攷距度最宜精審近代占家象於測景授時之法誠可謂度越前古至於星占則微有不同且如辛亥歲正月乙酉朔火當在壁房五度彼則謂在房之一度二月辛巳火當入斗初度彼則謂在三月巳丑正月巳酉金木始當同度彼則謂在乙巳其後驗之天象所失昭然若論水星則日之度盈縮之間終不踰二十三度半之外彼則謂正月癸卯水躔斗十九度在晨疾段中較之日躔虛六度已距二十七度此尤所未解然天道未易

言必得明理之儒以訂衡者出正之可也客曰星曆之學儒者亦在所講乎宋子弗荅趣侍史具飡入舟而寢

蘿山雜言

濂自居青蘿山山深無柔者輒日玩天人之理久之似覺粗有所得作蘿山雜言

君子之道與天地並運與日月並明與四時並行沖然若虛淵然若潛渾然若無隅疑然若弗移充然不可以形拘測之而弗知用之而弗窮唯其弗窮是以有終

至虛至靈者心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望之不見其所廬

一或觸焉縯縯乎幸也災乎熱也莽莽乎馳弗息苟不以畏為君而欲纏之勒之檢之柙之笆之涵之是猶教後學禮也不亦左乎

予不見嬰兒乎目不留視故明全耳不留音聲故聰全舌不留苦甘故味全君子則之養其聰毋晦其明忘其味是之謂通原通源則幾乎聖人不用則已用則為天下獨

六經皆故迹新入之機不同其機確確其穫濯濯其機来来其顧昧昧甚哉其機也人以文視經斯繆已善察機者其以質視經乎絲絲棼棼乃政之分純純謐謐乃

政之一是故聖人馴而弗擾靖而弗逸明而弗察勤而弗煩弗擾故民舒弗逸故民寧弗察故民寬弗煩故民裕四者有矣則天下受其害

守正莫過于一一故弗貳弗貳則明明則神神則無不通天下之能事畢矣是故聖人之學貴一

天下一物也譬之千鈞烏獲能舉之力不獲若則或壓焉或僨焉甚可畏也然則舉天下有要乎曰有德以懷之刑以威之

陰陽相摩晝夜相環善惡相形枭鳳相持枭蔡相茂孰之使然也亦理也君子欲盡絶小人得乎哉

鳥之羽者兩其足獸之角者去其齒天地生物尚有能而況衆人乎故曰功有所不全力有所不任才有所不足

行遇刃者必避食逢鴆者必舍懼害已也麗色藏劒孚味腊毒則弗之察愚矣

雞司晨犬警夜雖堯舜不能廢人有棄小善而弗采者非道哉

以文徵名名必隨以貨徇身身必亡隨故無成亡因有爭唯君子知名不可徇身不可徇是謂守素守素則治治乃昭昭乃純純乃誠内脩不暇奚事外欲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皎皎乎不緇容兮不知其所窮如擁鑑如持衡隨美惡輕重而應焉其君子之心也哉天無言而生殺遂行兮則榮盛兮則瘁亦何容力哉故君子與天合德

不察察以自恃乎不默默以求全乎不赫赫以鶩朔乎不縮縮以雉伏乎能純一乎能絶外誘乎能山立而海

受乎如一定者謂之近道

天

彼以氣強吾以氣弱吾以仁柔剋柔強弱之間不容一髮知者行之是謂得天不肖者悖之是謂失天

人有奔走而求首者或告之曰亦首不亡也指以示之

冷然而悟學者之於道亦然世求聖人於人求聖人之道於經斯遠已我可聖人也我言可經也弗之思耳

天下之事或小或大或簡或煩或虧或盈或同或異難一矣君子以方寸心攝之了然不見其有餘

解

以術干禄者敗以財樹家者禍以勢臨人者辱以安自恃者危以學自眩者禽以行自翹者僞是六疾也慈則和儉則裕勇則決明則遠容則聚是五懿也去六疾行五懿方有為於天下

解

七儒解

儒者非一也世之人不察也有游俠之儒有文史之儒有曠遠之儒有智數之儒有章句之儒有事功之儒有道德之儒儒者非一也世之人不察也能察之然後可入道也威以制之術以凌之才以駕之強以勝之和以誘之信以結之夫是之謂游俠之儒上自羲軒下迄代載籍之繁浩如烟海莫不擷其玄精嚼其芳腴搜其闕逸略其枝滓約其枝蔓引觚上辭頃刻萬言而不之止夫是之謂文史之儒三才以之混也萬物以之齊也理以之通以之假也塗轍以之寓也雖有智者莫測其所窮

夫是之謂曠達之儒沈鷙寡言遥料事機譎異然凝然規然幽然漆漆然逮逮然察察然猶猶然千變萬化不可窺度夫是之謂智數之儒業擅專門伐異黨同以言求句以句求章以章求意無高而弗窮無遠而弗即無微而弗探無滯而弗宣無幽而弗燭夫是之謂章句之儒謀事則鄉方略馭師則審勞佚使民則謹畜積治國則嚴政令服衆則信刑賞務使澤布當時烈垂後世夫是之謂事功之儒備陰陽之和而不知其純焉涵鬼神之秘而不知其深焉達萬物之理而不知其遠焉言足以為世法行足以為世表而人莫得而名焉夫是之謂道

德之儒儒者非一也世之人不察也能察之然後可入道也游俠之儒田仲王孟是也弗要于理惟氣之使不可以入道也文史之儒司馬遷班固是也浮文勝質纖巧斲朴不可以入道也曠達之儒莊周列禦寇是也肆情縱誕滅絶人紀不可以入道也智數之儒張良陳平是也出入機慮或流譎詐不可以入道也章句之儒毛萇鄭玄是也牽合傳會有乖典不可以入道也事功之儒管仲晏嬰是也陳迹存經世心則有假不可以入道也道德之儒孔子是也千萬世之所宗也我所願則學孔子也其道則仁義禮智信也其倫則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也其事易知且易行也能行之前身可脩也家可齊也國可治也天下可平也我所願則學孔子也求其知孔子之道者雖班白之人無有也嗚呼上戴天下履地中涵人一也天不足為高地不足為厚人不足為小此儒者之道所以與天地並立而為三也司馬遷以儒與五家並列荀卿謂儒有小大楊雄謂通天地人曰儒者要皆不足以知儒也必學至孔子然後無愧於儒之名也然則儒亦有異乎曰有之位不同也三皇儒而皇五帝儒而帝三王儒而王皐陶伊傅周召儒為臣孔子儒而

師其道則未嘗不同也雖然自有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我所願則學孔子也

調息觧

越西有仙華生遯跡林坰槁木其形儲思於玄元之域游神乎太清之庭然猶慮尸蟲未戢龍虎未攖金丹未固流珠未明悵鶴駕其已遠羃行雲於紫城於是謁玄素先生而叩之曰吾聞學之鑄秦之廬燕之函胡之弓車雖號淺藝皆承師資况以大道之奧百靈之腴琅笈有所秘瓊簡有不書先生蓀乎玄則鍊乎貞滋辛啓其隱爲予詔之玄素先生曰上堪下輿二氣與俱漚鬱以鼻鴻絧儵沘運行不已詘信以時日以里計九十萬餘荀儇其素炎淇紛縰維人之生法乾之樞消坤之儀㚑清受寧發神吐奇晝動夜旋綿延若絲一萬三千五百有畸執神之麾幹精之義其入則翕其出則噓莽尒勿驅迅馬勿馳勿抗而崇勿按而庳純乎玄潛悉如春𤏳儻失其養朋慮所趍焦火凝冰淵淪天飛恣睢無際涉歷渺瀰斧斤日加貞陽則罷生方有志於玄學盍慎所之仙華生曰息之宜調則既聞命矣敢問其出果何所始乎玄素先生曰善哉問也夫千章之木紛溶箾篸上摩雲漢者以其根也百川之水宛潭膠盭東達滄瀛

者以其源息之在人也亦然離離函函如罌斯盛旭旭
許許如橐斯鼓不西不東宅于至中離形特立乃與道
通不下不上混然無蒙潛與神符豐融㠯響所謂太乙
之晶中黃之裔水火之瑰坎離之門神靈之所營太和
之所蒸皆於是而大凝鄧鄂既立陰陽闔闢元嬰載皇
與炎襄羊赤螝如瑞邪于玄門以九儀為車以六氣為
轅策玄應而周流後天地而長存不亦後且寡與然而
神有弗授人有所疑上智聞之力行弗隳下愚聞之仆
以為非或流 蠁忘彼九尤十架七棊八石六芝烹汞
煎鉛燕津越有一於此命共殆而生宜法乎自然而
守之以無為儷華生曰質具陰陽數分生死辭諸書夜
必然之理若如先生言妥乃與造化戾耶玄素先生曰
子謂天地非陰陽耶曷為不見終也人雖貌然與天地
參一氣乘之並立而三天地久長人胡有死特所養者
非其道尒西河薊公汝南爰支九息青谷三鍊赤須若
斯人者皆閱世靈長而不少衰熛火過風其消 疾玄
石沉淵千齡不 齋則歸室久視弗惑生不見夫玉靈
乎閉氣內食以存其息浮游迴光靡所傾側況有至靈
而不物於物者乎生過矣仙華生曰先生之言固美矣
予竊聞之兩靈之所潤功存庶彙君子之所志澤及黔

黎先生愷貞明德進用明時宜拓化原以來政機使隆陽和而風雨若武功戢而文教施則其所調又不止一已之私若是何如玄素先生赧然而笑曰生言及夫物者也翩翩乎旨哉儻華生退於是次第其語以書先生之軒

鄭氏名瀛解

余友鄭仲德氏間叩余曰幸與子同名瀛而論者屢病瀛字之義無據子亦知有其說乎余謝之曰余固寡陋至於父命之名則豈容有弗知之理耶請得而畧陳之按瀛字始見於周禮之輸人其文曰雖有深沉亦弗知瀛也鄭玄借作粘音注謂泥不粘輻是已許慎說文解字唐人所抄舊本則曰瀛力簟反從水從羸或者從廌薄氷也一云中繩小水又云淹也徐鉉所定新本則又曰瀛力盬反從水羸聲薄水也一云中絕小水不言或從廌以余觀之水必水字之誤繩必絕字之訛所謂瀛則水之淺薄者爾由其淺薄小水故中絕也若試作繩作氷則於義難為訓矣雖曰郭璞山海經傳有山河無險四徹中繩及酈道元水經注有水自下通為繩之語終不若絕字為暢意者鉉見唐本之謬為之校定如此亦未可知也又按顧野王云瀛與瀛同里羸里忝舍鑒

三反薄也大水中絶小水出也其說與鉉正合豈鉉之所校定者實有本於此耶又按黃帝內經陰陽類論曰陰陽交期在瀟水楊上善云瀟者水靜也七月水生時也細玩經之下文以石水盛水同瘉則冬月水氷如石盛則雨雪皆解為水之時則瀟之為義似與小水出之意粗同鉉之所定當益可信不誣矣至若鬼說之謂瀟字從蕭亦本文廣字非蕭聲之義而樓鑰所云字書無瀟字林黃中疑後世所加若元結之唐　浯者亦不考舊本或從廣及顧氏瀟與瀟同之說近者楊恒著書學正額自負該博輒輕易改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為統尤與小字之義不相合也然而瀟字在周官則宜作力盍反而以淹訓之其義亦通正不必借音戚侗溺於鄭說乃於六書故收粘音之瀟而於廣音之瀟則不收又可笑也矧此字本無深義特以瀟溪周子而顯以瀟名溪乃道州營道縣小澗去州城之西二十里而近初亦以小水得名胡珵云楚粵之間方言謂水小者為瀟亦一證也周子家於是溪之上晚寓九江蓮花峯下不欲忘其初遂用故里之號亦以瀟名溪黃庭堅作瀟溪詩則謂溪名乃周子所自取而瀟為清廣之義則其說尤異於所聞也余老且多病舊學廢忘十至八九其

言雖靦縷不輟未必可徵仲德尚求大雅之士而正焉不須病濊字之義無據而期師法瀛溪其人斯可矣或者則曰韻書云廉儉也皆有收縮之意釋字唯四聲最近瀛之從廉其為薄水豈不昭然也哉此論有補於說文復繫之

燕書

晉侯將伐楚楚子甚懼台六卿訊之曰楚國雖小自若放蚡冒至於武文威稜氣斂懾彼諸姬今晉君不道乃謀兵入我是蔑寡人而死二三子也寡人老矣不復親帥二軍以逆堅乃城郭以遲晉人不亦可乎王孫由于對曰然易有之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非險國孰與守盍圖諸雖然城郭有時而墮楚國之南有方城焉其東有漢水焉晉人雖衆將焉用之雖然山川之阻亦可踰也若使舅犯守郢先軫保鄭叔胥禦雲中荀偃抱直轅誰能侮予雖然此猶以力言也齊民毒吾賦久若綏之以仁馭之以寬繩之以禮則封內之民德君以死守矣雖然是保民也非保國也楚子曰何謂保國王孫由于曰君務上尊天王下睦四隣分賂于上勢定于下上下有序疇敢搆兵是保國也楚子曰善於是遣公子結如齊師左司馬戌聘於齊為歸

國方尊王睦隣而以兵入其境不祥遂退師君子曰甚哉分之大也分為天則定乃靡亂何有兵禍哉易不云乎六二之吉順以則也失則凶矣

齊路寢壞桓公欲新之召工師翰具材工師翰伐巨木於營丘山中若黿若炶胡甘切又天念切火先也若魄旄若豫章無疵取而泛之河蔽流而下工師翰麾衆徒操剞居蟻切刃曲也劂九勿切又九月切與劂同斤鑿之運繩尺劃之閤閤然槖槖然轂達乎臨淄之郊越五月路寢成桓公環視之東阿之楹有用欂者桓公讓工師翰曰欂散木也膚理不密潘液彤圉臭之腥爪之不知所矯為栿為棖且不可況為負任

寡君焉能過文王也曰臣言不悖君實過之公曰大夫言何易也雖然幸卒言之子俞彌曰君之過文王者無他威勝也公慌前子俞彌問曰文王初伐犬戎次伐密須次伐耆邘次伐崇侯虎而作豐邑自岐徙都之其威盛矣大夫乃謂寡君勝之其故何邪子俞彌曰文王之威能行天下而獨不行於周宗故其孫子之盛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此無他親親也今君欲兵之非威勝文王乎公艴然見乎色曰大夫言固善如儀亶之黨何子俞彌曰鄭之公族盡二人黨耶君奈何殲之臣所居之南有山曰陽都之山甚深羣熊萃

馬熊性惡血偶度絕壑棘胷血見若濡縷熊亟爪之血
愈滋爪之不已膚成坎原原如泉湧熊不能禁則去其
膚而血弗息竟擢腎腸以死鄭之公族猶一體也今因
公子五爭不問小大盡劉無乃與前事類耶公矍然失
穀曰吾過矣吾過矣遂下城門之觿寘諸公族不論君
子曰鄭厲公之愎諫誰能犯焉子俞彌反復言之而公
弗格者以順入以正出也內經曰寒因寒用熱因熱用
其始則同其終則異於戲豈特醫師之為然哉
魯之老父相與謀造狐白之裘紉之以密箴緣之以畫
紕佩□以長襪為脊切佩袷也佩紋也尉之以揄火擇彤笥承之

罷耶工師翰對曰臣之作斯寢也嘉木以為程文碣切磧也柱以礎切礎也以膺址畫藻以奠井堅堊以厚墉陶甓以飭黝臣
竊以為盡善矣雖東阿之楹缺以一梼足之不虞君之
見讓也桓公曰寢之犖者在宋霤承宋霤者在桴藉桴
唯楹耳一楹蠹則寢隳奈何不讓工師翰曰臣聞國猶
寢也一楹蠹則無寢若衆壬進尚可有國乎桓公曰不
可也工師翰曰君既知不可何為察其小而遺其大也
桓公曰不知也工師翰曰臣請為君言之擅執國柄者
有雍巫焉成內食之姦者有夷鼓初焉長君之欲者有
寺人貂焉外惡諸侯而凶德弗革者有開方焉是衆楹

皆蠢矣路寢能獨存耶桓公悟曰敬諾於是解拔予政而召管敬仲任之齊國大治君子曰工執藝事以諫忠矣斷而行之者非勇歟宜其上下相親伯業底定書曰從諫弗咈桓公有焉易曰納約自牖工師翰近之矣

鄭伯卒庶孽奪正公子五爭及厲公自櫟入國將盡劉諸公族懸劒于國門且下令曰敢爭者斬子俞彌方病厲子俞彌陽驚曰何謂也公語之子俞彌曰君能如此過文王遠矣臣頓首賀且不暇敢爭乎公解顏曰

趙魯君之庭而致辭曰吾儕小人得有闔廬以蔽風雨于疇婦饁于郊以遂其生者非君賜與出作入息而鼓腹酣歌者非君賜與男播於人為無禮於德為譸義不祥莫大焉請以是為王體之共謹再拜以獻魯君曰寡人聞之君猶本也民猶支也君所以庇民如本之養支也爾二三老父之無衣宜於寡人乎是給令倒行而逆施之無乃不可乎敢辭二三老父又相與謀曰是服之不華無以彰君之德也盍更諸於是以錦為衣繡以五色龍章璧以朱絲襮以華

長於蓬蒿之野未嘗受教於君子不知以禮事君夫因物以合矩矩謂之章緣文以顯義義謂之范君有至德而帷皮革之物是供非合顯之意譏吏之帷君圖焉公曰魯國雖小尚敢私一裘乎禮若可受絁布帷幕如其不然五釆奚益敢固辭二三老父又相與謀曰吾君誠賢君其不受者非有他也不欲重煩吾民我等當愛之以德可也又進而致辭曰君之中心臣等幸已知之有君無臣世謂亂國臣不敢以褻服汙于執事願以仁義為衣道德為領忠信為紃廉智為緣使君服之長有茲魯國先公社稷永有攸賴不亦可乎公寡人敢不承教

君子曰魯之老父何其善愛君哉其氣和其辭婉以周其情懇愿而有依魯君應之若黃鍾大呂絃歌于揚洋洋乎相宣泠泠乎相應也君臣如此魯欲不治得乎禮曰無體之禮上下和同此之謂也

秦昭王即位之三年中外士多去昭王患之謂陽山君曰寡人遇士不為不至矣先饑而餔之未凍而裘之寡人何負於士士之相視如弁髦將縶維之邪益離其心欲任其所之邪則去者日多矣弗禁國將空奈何陽山君曰君何患焉天王孫非重甗（甗牛偃切無底甑也）不棲非山實不食非族林不懸閒人彀則逸弋人餌而罘之詒而馴

之命之春人立而下上其手命之水員壺出汲命作斟
離桑林之舞則寇帶踉蹌而起夫王孫類夫人者猶可
也至於麅胡甘切白虎黯音奄黑虎則噬人之物昂首則百獸讋
掉尾則林木震嘯咆則陰陵四發非惟不可近矧敢仰
攖人羅而縛之習而安之相與作角觝之戲跨項編須
或翻出蹯下無所不至麅麅亦靈獸猶可也至於伯趙
禽中微者爾枝人引而羅之擾而柔之捽土為人獸神
鬼面而空其中衣與皮如之令其為鬼則冒鬼面服鬼
衣以出跳踉偃伏如畫至於人獸神皆然伯趙雖微猶
禽屬也至於蚘蜉則蟲之至微者也形大於粟其目鼻

入微不可見眩人以鼠肪誘而致之集於乾壺玄與黃
異貯序而教之布黍几於庭置二壺其上振鼓三初則
玄黃皆出再則各成列於舊首搖鬣相向三則紛紜交不
可辨聞鉦鼓各退入壺不亂夫王孫麅麅獸也伯趙禽
也蚘蜉蟲也皆口不能言眞須不靈其可服而制之者
眞心志寧嗜欲故也士靈於萬物者乎且士者國必資
以成治者也昔我先君繆公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
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遂成伯業臣
竊聞之先君嘗語羣臣曰林繁則衆禽來棲海寬則大
魚來游寡人之待士亦以寬故劒烏乃麋至耳今王之

馭下如東漊晝不得寧夜不得息來者如入囊有入無
得出者臣亦將去之況他人乎王若以誠待士縱其去
來不問士若不至當磔臣以示不悔也昭王曰善鄰國
聞之士之來歸者千餘人君子曰君子懷材抱藝孰不
欲自見哉特患遇之非其道故避去爾禮云舉賢而容
衆毀方而茂合言寬裕也君子亦何心哉
齊頃公欲賦民一丘出車一乘不從者死袁婁宰泣曰
敝邑之賦急矣四丘一乘尚弗支也況倍三乎吾寧死
爾不忍死民也弗奉令公使使者讓宰且召與使者俱
宰至見公頓首請曰臣無罪盧蒲就魁在側斥曰汝惡
得無罪立國養民占也虐民肥國今也胡不朘民膏血
以媚公爾罪一也公既奪民汝又欲愛民使諸侯不敢
侵伐爾罪二也通國之宰皆徇公欲爾獨以正自庇而
欲死之爾罪三也汝惡得無罪公笑而釋之君子曰古
者諫有五有正諫有降諫有忠諫有戇諫有諷諫若盧
蒲就魁之言其殆諷諫也歟
齊西王須苦貫海出入扶南林邑頓遜群縱中賈遷諸
寶若毒冒頗黎火齊馬瑙之類白光燁燁然過東風覆
舟附斷艕浮沉久之幸薄岸被濕行夬陰山中山幽不
見日常若兩將壓地西王須白分必死尋嵌竇絕氣庶

遺斮不為烏鳶飯未入猩猩自竇中反覆視意若憐之者取戎叔雹葖（他忽切葖草蘆服也）委萎諸物指之食西王須方餧其之嚌若有小洞樓新毳厚尺餘甚温讓西王須猩猩獨臥于外大寒不自恤語言雖殊朝嗢（乙骨切咽也）咿（於祇切喔咿強笑也）作㪍似慰解狀如是者一年不懈忽有餘皇度山下猩猩急挾西王須出送之登及登則其友也猩猩猶遥望不忍去西王須因謂其友曰吾聞猩血可染繝經百年不蔫（於焉切音萎瘍）是獸也膌刺之可得斗許盎升岸捕之其友大罵曰彼獸而人汝則人而獸也不殺何為囊石加頸沈之江君子曰負恩悖義人弗戮鬼斯戕之矣西王須之見殺宜哉雖然西王須罔可殺猶施於異類也類同者亦有之豈惟類同而氣者亦或有之奈之何天上之法尚在吾當執刑書以往

楚將伐魯取其地名諸大夫問馬辟閭巫臣曰可神子魚曰不可楚子病之請言其故辟閭巫臣曰魯公失政季氏得民公伐之弗勝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而不能討魯之臣子枕戈待旦莫敢發者畏季氏威也君將求逞諸侯而徼福周公之廟奈何不伐臣故曰可神子魚曰周室東遷列國失序若轂罪加之以兵何君不可攻何國不可伐楚之視魯猶齊晉之視楚也魯可伐

也楚能免焉臣故曰不可辟閒巫臣曰魯棄周禮唯弱
強是視當齊肇覇衣裳之會九兵車之會四魯鮮不與
聞晉文率諸侯會于温以臣召君不可以訓亦僕僕而
往不遑寧處其蔑我楚國則曰是葦路藍縷之邦可與
行典禮乎楚國之民含怒日久非特君也康王即世魯
公雖與二三大夫辱臨楚郊實怵於勢非中誠也不伐
何以示遠故曰可子魚曰周公相王室尹天下於周為
睦分魯公以大輅大旂夏后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
族使帥其宗輯其分族將其醜類以法則周公用即命
于周其德至今未泯也夫脩德以懷民人誰弗親逞威
以屈人人何能輯今以魯不我與而兵之以示遠其無
乃非德惠也乎臣故曰不可辟閒巫臣曰受姓定封孰
非懿親諸姬存者其可數也或明德之弗崇則弗足以
存且臣聞之立德敷政立義和民德天之明也義地之
制也君人者則天之明法地之制以治和民人古之道
也今魯之公室弱民罹荼毒若入烈火無所避之棄而
不伐不亦左乎臣故曰可神子魚曰王靈雖微天下共
主楚國固強終人臣也以君伐臣是謂布義以臣伐臣
是謂悖政四海弗靖職此之由君若以師宿予魯境東
諸侯告于天王使一介之使以讓君曰魯也弱諸臣畔

之致使其君越在草莽不能事宗廟諸姬寵憂之君為大國不唯其難之靖而土地是圖或為執事羞天王命我諸姬亦既有辭當以公徒三萬與君周旋於龜蒙之墟君其圖焉不知君將何辭以對也臣故曰不可辟問巫臣曰天王崩王室亂劉子單子以王猛居於皇自敖且不及況能綏我魯乎五侯九伯桓公實征之以臣伐臣非一朝夕今楚之伯與齊代興我若討魯之罪東諸侯震疊不暇其能有辭乎臣故曰可神子魚曰魯之為國邇於王室固多難魯之君子或藉齊侯以安靖之楚師進焉諸侯必忿將為楚患是無故勤諸侯也如或還也勞師千里糜厥糗糧觸暑風露何益於國臣故曰不可楚子曰巫臣之言良欲帥師東聞齊侯取鄆居昭公乃止君子曰春秋大夫類多能言而罷乎理者何其寡也季氏逐君諸侯莫不聞楚能告天王致討桓公之功可繼也神子魚乃力遏之巫臣不務出此乃凌蔑我王室慢慆以威遠為言二者胥失也楚之為楚其不競也宜哉

衛靈公問治國之要於蘧伯玉曰寡人之國不為小矣久而不治欲帥虎七以禦四封何如蘧伯玉曰可也非其要也遣使致聘以脩鄰好何如曰可也非其要也曰

慎簡百僚毋曠厥官何如曰可也非其要也曰社稷宗廟何如曰可也非其要也曰斥憤姦回崇厥正士何如曰可也非其要也曰倫徹是共辭蘧修何如曰可也非其要也曰懷保小民夙夜匪懈畏之如天敬之如神綏之若子何如曰斯其至矣有民斯有國有國斯有君民者君之天也君之則君舍之則獨夫耳可不畏哉公曰善哉言乎君子曰蘧伯玉之言其有激哉君者主民民之從君猶水朝宗振古然也而曰民為君之天何耶雖然天之生民使君主之不使虐之虐之非君也是則君為民立民亦棄矣哉靈公能善言抑可謂幣聘以歸字曰玄姬朝出將歸必熟視其面無不妍者友宛爰都憐之為致趙女光豔皦皦照人世謂闇須臾台不能似之子琴逐出曰何物醜類敢儕吾玄姬所謂玄姬其君之智人歟中山君笑曰大夫言過矣君子曰中山君之蔽一至是乎妍女最易辨且不可況其他乎世道既污以伎為賢以柔為憸邪者皆是也尚何暇中山君之笑哉

齊侯再伐山戎實胥無問曰聞君將有事山戎然乎非歟公曰然何如曰以臣觀之可伐者五不可伐者一公

驚曰何謂也曰謀夫孔多可伐者一也矛戟銛利旛幟精明可伐者二也既稟充物餱糧弗絶無仰於鄰可伐者三也卒乘輯睦隊伍成列不戰則已戰無不剋可伐者四也大而陳蔡宋衛小而邾鄫杞薛皆與國也奔號承令闃窮恐後可伐者五也以此言之止君勿行者惑也臣竊有私焉夫山戎蕞爾之邦也使誠有罪君亦既伐之矣奈何弃乎爲土地耶海濱千里君悉有之何愛僻遠之野以廣君土疆爲民人耶衣冠劒舄充斥君之境土何愛魋結卉裳之俗以亂我邊陲爲一戰可以定伯耶君已帖陳服鄭親魯而攘楚矣何假乎山戎今再

帥師徙斯民肝腦潤草莽枯閼恭原野耳夫爭地以戰殘民以逞非仁君也非仁君不足以覇諸侯此不可伐一也齊侯曰大夫言固善山戎屢悖寡人奈何實脊無曰熊羆豺虎並加於山蛟鼉魚鱉俱穴於淵九夷百蠻均宅於仁君務仁德之脩獨不能容一山戎乎容之則来庭伐之則叛去力不勝德故也君請改圖焉齊侯曰大夫之言善上君子曰桓公賢君哉不然何聞義則服如此也

秦有尊盧沙者善諮謀居之不疑秦人笑之尊盧沙曰勿予笑也吾將說王國之術翻翻然南適至楚境

上闕吏縶之尊盧沙曰慎勿縶我我来為楚王師闕吏
送諸朝大夫寘館之問曰先生不鄙夷敝邑不遠千里
將康我楚邦承顏色日淺未敢敷布腹心他不敢有請
姑聞師楚之意何如尊盧沙怒曰是非子所知大夫不
得其情進於上卿瑕瑕客之問之如大夫尊盧沙愈怒
欲辭去瑕恐獲罪於王亟言之王趣見未至使者四三
往及見長揖不拜呼楚王謂曰楚國東有吳越西有秦
北有齊與晉皆虎視不瞋臣近道出晉郊聞晉約諸侯
圖楚刑白牲列珠盤玉敦歃血以盟曰不禍楚國無相
見也且投璧祭河欲瘦王尚得與桃而寢耶楚王請問

賢也已
趙成陽堪其宮火欲滅之無階可升使其子胸假於奔
水氏胸盛冠服委蛇而往既見奔水氏三揖而後升堂
默坐西楹間奔水氏命儐者設筵薦脯醯觴胸胸起執
爵卒酒且酢主人觴已奔水氏曰夫子辱臨敝廬必有
命我者敢問胸方白曰天降禍於我家斃攸是崇虐焰
方熾欲緣高次之肘弗加冀徒望宮而號聞予有階可
登蓋乞我奔水氏頤足曰子何其迂也子何其迂也飯
山逢虎必吐哺而逃濯溪見鰕必棄簏而走宮火已焰
乃子揖讓時耶急皐階從之至則宮已燼矣君子曰迂

儒儐事往往類此是何可勝道人以經濟自負臨事之際或不知急緩以至覆士亦何其謬哉

中山君嬖梁其生生蹇侳而椎鄙盡國中無過者唯中山君宜之一朝不見輒若有所失語大夫旃曰梁其生其智人哉何為能安我也大夫旃曰心成憐白髮玄情弗怡艷色媸從古然也中山君曰何哉大夫旃曰君聞癸北子琴之為人乎子琴慎妃耦十年不遂恒欝欝離居曲逆有醜女眇左目疹瘢如叢珠且黑而羸曲逆人過而不睨醜女怒去從師學擊筑張六切樂器名彈坎侯三年精其技又善為北里之舞以惑人子琴一見大悅致厚

計直盧沙指天曰使尊盧沙為卿楚不強者有如日然敢問何先尊盧沙曰是不可以空言白也王曰然命為卿居三月無異者已而晉侯帥諸侯之師至王恐甚召尊盧沙却之尊盧沙瞠目視不對迫之言乃曰吾師銳為王上計莫若割地與之平耳王怒囚之三年剠而縱之尊盧沙謂人曰吾今而後知誇談足以賈禍終身不言欲言捫鼻即止君子曰戰國之時士多大言無當蓋往往藉是以媒利祿尊盧沙亦其一人也使晉兵不即至或可少售其妄未久輒敗亦不幸矣哉歷考往事矯虛以誑人未有令後者也然則尊盧沙之剠非

不幸也宜也

越人甲父史與公石師交甲父史能計而弗決公石師善決而計疏各合其長事無留行人兩而一心也因語相侵離去政輒改密須奮泣諫二人曰君不聞海蟲有水母乎水母無目資蝦以行蝦亦資水母食兩不能無也水母姑寘之又不聞有瑣珫乎腹藏蠏飢則蠏出求食歸則瑣珫飽否乃死蠏失所巢亦兩不能無也瑣珫姑寘之又不聞靈鼠乎與邛邛岠虛比為邛邛岠虛蟨甘草即有難邛邛岠虛負而走亦兩不能無也靈鼠姑寘之又不聞西域有共命之鳥乎枳首一體性多妬飢則爭啄一俟其瞑飡毒草害之及下噬皆斃亦兩不能無也是皆山蟲爾不足怪雖人亦有之比肩之民迭食而迭有比肩之民迭食而迭二人甚類之其所異者彼以形此以事爾奈何離去奈何離去三人相顧曰微奮言吾等將愈敗驩然如初君子曰十二官各有所司必相資以成體況凡有所短寸有所長何可自用哉密須奮可謂善諷矣

楚師師伐晉晉人恐嚴甲兵以待楚入冏陽退師未幾又入如是者二晉侯疑朝群臣問焉伯瑕對曰楚誘我也急宜歐弗歐必深入存亡不可期晉侯曰子計疎矣伯瑕

恚曰君如弗納臣言臣終不能俘隨君請先　去之晉侯斥之問步毅步毅對曰楚非昔楚矣執政衆乖內嬖日盛曳綺穀而副玉珈者後宮千人旦謳莫酣惟日不足焉能及我問士渥濁渥濁對曰毅言固當亦知其一未知其二者也楚西有秦難東諸侯則齊鄭魯衛柷戈待隙獨吾國有新喪未暇攻彼虞我兵起五國必應之故先動相制耳不足慮也問范匄匄對曰如二大夫言問韓起韓起大笑絕纓晉侯變色曰大夫笑寡人乎起對曰老臣何敢笑君實笑夫鴈奴不知也晉侯曰何謂也曰具區之澤白鴈聚焉夜必栖恐人弋已也談鴈奴環巡之人至則鳴羣鴈藉是以瞋澤人熟其故爇火照之鴈奴戛然鳴澤人遽沉其火羣鴈皆驚起視之無物也如斯者四三群鴈以奴紿已共啄之未幾澤人執火前鴈奴不敢鳴羣鴈方寐一網無遺者今楚師進退三執火之謂也君何不少察之乎晉侯曰爭人不當如是哉於是大嚴守備楚子聞之曰勿謂晉無人不敢侵君子曰楚人知恙其情遂退師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況士乎

宋劔成君自高視羣臣皆下有諫者輒拒曰爾欲上我

耶毋不已也指所佩劒曰懼此乎皆怖汗而退欲造九成臺於雍丘之郊恐群臣言戒門者毋納士納則死比放子丑謂門者曰吾事君十年豈不知君君所甚惡者諫耳吾不諫則已何沮也曰子既不諫欲入何為曰吾善為雞戲將以悅君也門者入白別成君君召至于且鼓肭為簫膠膠而長鳴已急趨出氣甚暢君怪之趣使還問曰子人耳乃效雞鳴何也曰臣尊雞甚故效之曰何故尊之曰臣以堯舜之知或不如雞是何言歟是何言歟寡人聞非聖人者無法況方之異類乎曰臣言敢非聖人竊有疑也道蔽天地者堯德極萬世者舜皆古聖人也今謂其知不雞若者誠過乎激然風雨晦冥能司晨不愆度者堯舜能之乎曰不能也曰固也曰君如知此奈何盡下群臣無若雞者乎君喜曰群臣無言及茲者今乃始聞之寡人有過子宜力諫也曰君令臣諫臣不敢隱今賦急民單環四封皆強敵夙夜憂勤且懼不免況事游觀乎曰寡人不敢也曰君曰不敢而造九成之臺何也別成君即日罷其後君子曰日之行晝天下無不照月之行夜萬國無不明然日月之光有所不及者一燈之微足補其功此蓋子且雞

喻之說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潛溪先生集卷之六

後學 弋陽 黃 溥澄濟選編
後學 古相 羅 綺尚絅校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書

補范少伯辭趙王書

臣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古之明戒也臣雖不佞竊嘗從事斯語敢白其私於下執事唯君王加察焉臣本南陽一布衣自謂衰賤未嘗世祿故飲食則甘天下之無味居則安天下之賤位被髮佯狂不與於世而君王待之過禮寘諸羣臣之列臣日夜心計之一介狂士而上

辱君王之知知如此當盡瘁以事國即於國事無所建白設有不幸誓伏劒結纓以報稱萬一言雖不出諸口上帝鬼神實鑒臨之夫椒之後夫差分其人民之衆以殘伐吾邦夷吾宗廟莽為空棘君王以餘兵五千保棲會稽下守濱海唯魚鼈是見圍亦甚矣夫差不道復追而圍之大夫種膝行頓首請成夫差聽申胥讒毅然不許君王恚甚至欲殺妾子燔寶器觸戰以死臣時在左右憂懼不知所為亦屢思克踐前志所以未忍即死者將有所圖也幸賴先王之靈夫差悔過卷旆而旋君臣既反國臣亦得效犬馬奔走與士大夫拓稽為質于吳夫差畏君王之威不敢久留遣之東歸君王因與臣及大夫種謀以復讎為事食不二味而厲未服純素不衣不玄內飭其政外事諸侯如是者二十餘年始發習流二千教士四萬人君子六千人諸御千人有事于吳及其平而還後四年復往伐焉敗之於囿又敗之於郊又敗之於津如是三戰三北遂圍之棲夫差姑胥之山夫差使王孫駱肉袒膝行請成君王弗之許乃彼五勝之衣帶步光之劒伏屈盧之矛瞋目大言以執之夫差懼太息四顧引劒而死君王乃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于徐州致貢于周周元王使人致胙命為伯當是時越兵橫行江

淮東諸侯畢賀初君王之在會稽其辱為已甚臣豈不
知主憂則臣勞主辱則臣死其不能即死者為此事也
藉君王之威武二三大夫之用命一雪其仇始願從會
稽之誅君王憐臣之愚不賜臣以死乃欲與臣分國而
治且臣聞之四時之序成功者法天之道也功成名遂
身退明哲之事也持祿固位知進而不知退危亡之道
也昔晉大夫祈奚為中軍尉請老而歸身名俱全人以
為知分申侯有寵於楚鄭之君楚鄭之君唯其言之是
聽非不可者卒致首領不保為天下萬世笑何也不能
退也況臣起自布衣委得侍衛左右何功於越而稱上
將軍大名之下難以久居若戀執寵榮而沉溺不返不
有人禍必有天殃君王幸察臣知止知足之志賜臣骸
骨得乘扁舟出三江入五湖去耕東海之濱則志願畢
矣唯君王留意焉

擬荅呂相絕秦書

昔我嬴秦實長西戎獻公不我鄙夷以伯姬歸我穆公
穆公不敢忘獻公薨國內不靖羣公子出奔穆公懼大
國枉稷之隕會齊人納惠公于晉惠公誅以河外列城
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言猶在耳乃即背
之會晉荐饑来乞糴於我諸大夫惡惠公二三其德也

欲乘饑伐之穆公則曰其君是惡甚民何罪於是乎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不絕未幾秦亦饑穆公又曰晉君其能恤我民矣乎遣使之晉惠公弗念穆公之施絕而弗與穆公不得已有韓原之師相從惠公而西雖然嘗敢以至即改館饋七牢馬使歸于國及晉再饑穆公又飭之粟惠公薨懷公遣師軍于廬柳威靈所加孰不畏之我穆公忘已之弱使公子縶如晉師天誘其衷退軍丁邠居住切文公遂入朝于武宮呂郤畏偪將焚公宮以圖不軌穆公知之潛會文公于王城誘而殺之文公即位來逆夫人嬴氏穆公以晉國大臣未附俾三千人衛之以歸徼我穆公惠文之能有國未可知也則是我有大勳于晉豈惟諸侯知之皇天后土實與聞焉文公當不忘我舊德戮力同心以輔王室子帶之亂天王出居于鄭使左鄙父來告難亦使簡師父以告于晉我穆公左執鞭弭右屬橐鞬親帥師屯于河上以逆文公文公恐我分其績也乃辭我師而下納王于成周殺太叔于隰城而獨受陽樊溫原攢茅之田我穆公不敢言文公自是信宣於諸侯方商周之侃莫不震疊相率而朝于晉非為秦也文公又以諸侯方睦欲脩舊怨于鄭穆公畏文公之威不能自寧急出師軍氾南鄭伯恐

使燭之武来言曰君嘗為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
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
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穆公聞其言而懼結盟
而還文公薨襄公即位穆公有事于鄭未嘗以一矢犯
晉疆場襄公蔑棄我穆公以墨衰即戎敗我于殽殄殲
我卒徒係累我三帥我穆公亦不唯晉之怨乃自悔過
誓告群　臣然猶願徼靈於惠文以事我襄公襄公不
容我之誠又帥宋陳鄭三國之師取汪及彭衙國中之
人怒曰晉不報德則已乃日事干戈是欲滕薛我也將
悉敝賦以待于郊亦冀晉人遣一介行李之来脩穆舊
好襄公唯力是恃又伐我圍邧新城襄公薨穆公亦叨
世晉人以國家多難欲立長君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
子雍我康公唯穆公之事是徼多帥徒衛以納之晉人
遽食前言而立靈公又敗我于令狐自時厥後又取我少
梁又戰我于河曲康公薨共公即位靈公亦悔于厥心
欲求成于我又不明言以侵崇急我我共公惡其詭道
弗敢與成靈公薨景公即位景公不務撫綏秦民又迫
我於輔氏景公薨君嗣厥位寡人謂二三大夫曰我兩
國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寡人之恥也盍行成乎吾
亦降心相從會于令狐而盟于河之東西口血未乾又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使郤錡乞師于魯欲以伐我且以蔓辭以文致我罪寡
人聞之困獸猶鬬況國乎君既有意督過矣寡人亦何
愛一國士卒不與君周旋左右乎君若惠顧前好唯令
孤之盟是申是尋亦唯命寡人敢助帥西方之諸侯俯伏以聽唯執
事其進退之

擬漢賜衛青璽書

皇帝使謁者問大將軍青朕以眇身托於諸侯王上萬
方嚮風唯匈奴未款塞且登我版臣計謂漢兵不能度
幕輕留數寇邊邊民不得田作朕心靡寧今遣大將軍
將四將軍出定襄驃騎將軍去病出代各將五萬騎步
兵踵軍後數十萬人必深入赴利禽獜而草萊之且虜
逐水草食聞大軍至多藏匿山中毋其必有伏卒有伏
何以制之將軍豫為備毋使捕山間虜且盡乃為便中國
為虜所苦者日久將軍秉吏士銳氣當一敵而克勿延
期虜上地寒苦漢馬不能冬功脫不蚤就進退惟鄴爾
當今智謀勇功誰復如將軍者即將軍不滅虜虜將孰
滅哉間者虜入上谷殺略吏民將軍擊却之不賢王寇
朔方將軍率六將軍圍之得裨王十餘人衆萬五千餘
人畜數十百萬將軍屢建功高即此行寧有不利耶朕

已下丞相御史趣刻印侯莫府以功上使使者即軍中
益封爵將軍勉焉驃騎將軍與將軍一體之人也立功
有如將軍前將軍廣年老且數奇毋令當單于秋向高
幕北風苦勤將軍強食慎兵事自愛

荅郡守聘五紝師書

十一月二十七日承遣使者来山中賜以書幣強瀛為
五紝之師聞命驚愕不知所云雖然執事之意則甚善
也昔舒人文翁為蜀郡守招下縣年少者為學官弟子
每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紝飭行者與俱蜀地大化比
齊魯焉執事亦舒產是宜汲汲孜孜欲追於文翁也然
而興學在乎明紝明紝在乎選傳得良傅則正鵠設
射志定士范齊而鑄罷良冶流教溢俗轉風移反是則
政隳矣此則執事不可不慎者也瀛也不敏幼即多病
若藝黍稷與服車牛業商賈之事皆力所不任靖自念
之吾將何執以閱世乎適家藏古書數千卷因取繙閱
習久成性遂不欲棄去然亦猶是以自遣爾非有所能
也是故家庭之間未嘗以知紝稱之豈直家庭哉至於
鄉黨州閭亦未嘗謂其通紝也執事者不之察一旦強
儒之使服深衣大帶張拱徐趨於講堂之上吾恐人無
不笑之而所笑者又恐不止於區區也執事何為欲強

之乎況五經自孟氏後無兼通之者如施讎之易大小
夏侯之書轅固韓嬰之詩尹更始之春秋慶普鄭興之
禮各僅僅成家而已瀛視數子之間曾不足負羈紲以
之執事采浮華而忘本實但見耳目具者輒聘以為師
執事倡之曰某可師也左右畏威莫敢諫白又從和之
某實可師也所以濫及於瀛瀛縱不顧清議曲徇執事
意而甫閭從之衿佩森如立仗執經問難欲屏之耶則
所職何事欲應之耶則環視其中枵然無所有具於窘
迫實有不堪執事何為欲強之乎古之通經者非思騰
跋口舌以壟斷時俗實欲學者為忠孝而孝者又百行
之冠冕苟於孝道有缺則雖分析經義如蚕絲牛毛徒
召厚爾陽成為學官時謂諸生曰凡學者學為忠與孝
也諸生有不省親者乎即斥去之此古人龜鑑也瀛有
嚴父年垂八十旦暮弄雛親側以盡愛日之誠猶惧不
足乃使棄之以臨諸生將何以取法乎諸生當不
欲久去膝下況為師者乃可爾乎世豈無陽城將何面
目以見之也執事何為欲強之乎師嚴然後道尊理勢
然也瀛以輕浮淺躁之資習嬾成癖近益之以踈頑不
耐修飭亂髮被肩累日不冠時同二三友徒跣梅莚下
轉咲竟日不然則解衣偃卧看雲出巖扉中有類麋鹿

然見人至輒驚遁欲危坐一刻亦不可得自獲罪名教痛思懲艾卒不可變此執事素所知非今日造此飭詞如此之人不棄絶則已安復使儀刑後進執事何爲欲强之乎瀟雖不能造文性樂之甚當操觚沉思時闖扉疑坐不欲聞步屧蹔雖犬猫不使之近即近輒拊以為笑憺章不能就擊鏧遶室中呼人咸指為狂易傳以為笑憺章不能就擊鏧遶室中行或小蒼頭簡髮如脩蚓狀或摩搥膺膜使氣隆隆然降升乃已若一入城市衆人叢居又無邃房曲閣可居筆未肯半行狙伺猿視犬鳴小噪敗人興逝寧失萬金之產乃不悉苟廢此樂不知無生執事何爲欲强之乎

平生樸戇視世人所為顛倒變幻動如神鬼或搓手頓肺肝乃宿刀劍之憸或鬬爭紛不可解則暗教王帛之好如此之類不一而足明以告我尚不能通曉況啓之以端欲使其揣摩測度耶自料決不能與此輩相周旋苟與之相周旋寧免其見賣乎況兼目有短視疾雖月下不可讀蠅頭之字距尋尺間白晝則不見人不相知者必以我為簡非挾人以濟如水母之目蝦必有禍我者素無所仰於人不知美敗而自求若乃如此執事何為欲强之乎又自嬰禍患以來得怔忡疾見一夫貿戟而趨心輒驚怖若杵擊下上面無光澤口噤不能對人

近年衰孱日甚酬答稍煩則肩髀頹墮重如壓石急呼
扶熟寐一二時然後漸復其舊自度亦不久在人世者
所居之北有一峯峻甚俗以其如馮翊夏陽之山因號
曰小龍門其間多閑曠之地思誅茅架草室三間以奉
老親則志行畢矣此足一出衆事皆棄嘗日夜繼之與
執事相契亦驩甚初無不共戴天之讎執事何為欲強
之乎昔者衛人有西乞牟問褚師暐倫曰世傳五鳳信祥
徵乎曰有東方則發明南方則焦明西方則肅爽北方
則幽昌其見或有孽焉唯中央號鳳凰乃至瑞耳曰可
[illegible]乎曰否有德則見岐山之陽爾非可以力致也褚

師弗之信出千金儲岐山民疑之羅彩鷸售焉褚師持
歸奉諸人人皆笑之執事所為無乃有類於是乎吾嘗
為東萊倡道之邦而龜山考亭之正宗又遑遑古往今傳
諸學者故閒閱之家多尊道德而薄功利據案說經比
比皆是執事不彼之即而獨是強豈棄瑞鳳而愛彩鷸
乎古人有云經師易得人師難遇執事於易得者當不
鑒其偽真況所難遇者耶為執事不取也雖然執事孜
孜汲汲以興學為意何讓乎蜀之文翁但未能選良師
傳其術為少疎爾今之為守牧者不為不多也而溺冠
纓項亦有之矣如執事者又何可少哉瀛弗明經者愧

不能成執事之意也吾邦如齊魯故歷疏鄙褒之不可强者如此惟執事采擇焉儻䵒之不置則黄冠野服買親而逃東海之上豈能悖性徇物亹亹隨人作上下耶禮幣隨使者還千萬情辭筆不可盡䵒奴肢切蔵相慢也

答章秀才書

瀌白秀才足下承書知學詩弗倦且疑歷代詩人皆不相師傍引曲證亹亹數百言自以為確乎弗諼之論瀌竊以謂世人之善論詩者其有出於足下乎雖然不敢從也瀌非能詩者自漢魏以至于今諸家之什不可謂不攻習也薦紳先生之前亦不可謂不靡切也揆於是下之論容或有未盡者請以所聞質之可乎三百篇論已姑以漢言之蘇子卿李少卿非作者之首乎觀二子之所著紆曲淒惋實宗國風與楚人之辭二子既沒繼者絕少下逮建安黃初曹子建父子起而振之劉公幹王仲宣力從而輔翼之正始之間嵇阮又疊作詩道於是乎大盛然皆師少卿而馳騁於風雅者也自時厥後正音衰微至太康復中興陸士衡兄弟則倣子建潘安仁張茂先張景陽則學仲宣左太沖張季鷹則法公幹獨陶元亮天分之高其學雖出於太沖景陽究其所自得直超建安而上之高情遠韻殆猶大羹充鉶不假

鹽醯而至味自存者也元嘉以還三謝顏鮑為之首三謝亦本子建而雜參於郭景純延之則祖士衡明遠則效景陽而氣骨淵然駿駿而西漢風餘或傷於刻鏤而乏催渾之氣較之太康則有間矣永明而下抑又甚焉沈休文拘於蔽韻王元長局於褊迫江文通過於摹擬陰子堅涉於淺易何仲言流於瑣碎至於徐孝穆庾子山以婉麗為宗詩之變極矣然而諸人雖或遠式子建太沖近宗靈運玄暉方之元嘉則又有不逮者焉唐初承陳隋之弊多尊徐庾遂致類靡不振張子壽蘇廷碩張道濟相繼而興各以風雅為師而盧昇之王子安務欲凌跨三謝劉希夷王昌齡沈雲卿宋之問亦欲蹴駕江鄰固無不可者奈何溺於久習終不能改其舊甚至於律法相高益有四蔽八病之嫌也雖陳伯玉痛懲其弊專師漢魏而友景純淵明可謂挺然不羣之士復古之功於是為大開元天寶中杜子美復繼出上薄風雅下該沈宋才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莫所謂集大成者而諸作皆廢矣並時而作有李太白宗風騷及建安七子其格極高其變化若神龍之不可羈有王摩詰依倣淵明雖運詞清雅而萎弱少風骨有幸應物祖襲靈運能一寄穠鮮於簡淡之中淵明以

来盖一人而已他如岑參高達夫劉長卿孟浩然元次
山之屬咸以興寄相高取法建安至於大曆之際錢郎
遠師沈宋而黄崔盧耿吉李諸家亦皆本伯玉而宗黄
初詩道於是為最盛韓柳起於元和之間韓初效建安
脫自成家勢若掀雷抉電撐決於天地之垠柳甚酌陶
謝之中而措辭俊逸清妍應物而下亦一人而已元白
近於輕俗王張過於浮麗要皆同師於古樂府賈浪仙
獨變入僻以矯蟲於元白劉禹得步驟少陵而氣韻不
足杜牧之沈涵靈運而句意尚奇孟東野陰祖沈謝而
流於褻溢盧仝劉叉自出新意而涉於怪至於李長
吉温飛卿李商隱段成式專誇靡曼雖人人各有所師
而詩之變又極矣比之大曆尚有所不逮況厠之開元
哉過此以往若朱慶餘項子迁李文山鄭守愚杜彦之
吳子華輩則又駁乎不足議也宋初襲晚唐五季之弊
天聖以来晏同叔錢希聖劉子儀楊大年數人亦思有
以革之第師於義山全乖古雅之風迨王元之以邁世
之豪俯就繩尺以樂天為法歐陽永叔痛矯西崑以退
之為宗蘇子美梅聖俞介乎其間梅之覃思精微學孟
東野蘇之筆力横絶宗杜子美亦頗號為詩道中興至
若王禹玉之雍容盛量之祖應物石延年之效牧

之王介甫之原三謝雖不絶似皆嘗得其髣髴者元祐
之間蘇黃挺出雖曰共師李杜而競以己意相高而諸
作又廢矣自此以後詩人迭起或波瀾富而句律踈或
煅煉精而情性遠大抵不出於二家觀於蘇門四學士
及江南宗派諸詩蓋可見矣陳去非雖晚出乃能因崔
德符而歸宿於少陵有不為流俗之所移易馴至隆興
乾道之時尤延之之清婉楊廷秀之深刻范至能之宏
麗陸務觀之敷腴亦皆有可觀者然終不離天聖元祐
之故步去盛唐為益遠下至蕭趙二氏氣局荒頹而音
節促迫則其變又極矣由此觀之詩之格力崇卑固若

隨世而變遷然謂其皆不相師可乎第所相師者或各
異焉其上焉者師其意辭固不似而氣象無不同其下
焉者師其辭辭則似矣求其精神之所寓固未嘗近也
然唯深於比興者乃能察知之爾雖然為詩當自名家
然後可傳於不朽若體圓畫規准方作矩終為人之臣
僕尚焉得謂之詩哉是何者詩乃吟咏性情之具而所
謂風雅頌者皆出於吾之一心特因事感觸而成非智
力之所能增損也古之人其初雖有沿襲未復自成一
家言又豈規規然必於相師者哉嗚呼此未易為初學
道也近來學者類多自高操觚未能成事輒闊視前古

為無物且揚言曰曹劉李杜蘇黃諸作雖佳不必師吾即師吾心耳故其所作往往徂狂無倫以揚沙走石為豪而不復知有純和沖粹之音可勝嘆哉可勝嘆哉瀛非能詩者因足下之言姑畧誦所聞如此唯足下裁擇焉不宣瀛白

表

進大明律表

臣聞天生蒸民不能無欲欲動情勝詭偽日滋強悉縱其侵陵柔懦無以自立故聖人者出因時制治設刑憲以為之防欲使惡者知懼而善者獲寧傳所謂獄者萬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養育群生者也譬之禾黍必刈稂莠而後苗始茂方於白粲必去沙礫而後食可飡苟梗化敗俗之徒不有以誅之雖堯舜不能以為治夫自軒轅以來代有刑官而五刑之法漸著其詳弗可復知逮魏文侯師於李悝始采諸國刑典造法經六篇漢蕭何加以三篇通號九章曹魏劉劭又衍漢律為十八篇晉賈充又參魏律為二十篇唐長孫無忌等又取漢魏晉三家擇可行者定為十二篇大槩皆以九章為宗歷代之律至於唐亦可謂集厥大成矣洪惟 皇帝陛下受億兆君師之命登大寶位保乂臣民夙夜弗怠其訓

迪羣臣諄復數千言唯恐其有犯慈愛仁厚之意海見於言外是大舜惟刑之恤之義也矜憫愚民無知陷于罪戾法司奏讞輒惻然弗寧多所寬宥是神禹見鼈而泣之心也唯貪墨之吏承緫中之稂莠乃不得已假峻法以絕之是以臨 御以來屢詔大臣更定新律至五六而弗倦者凡欲生斯民也今又特 勅刑部尚書劉忭謙重會衆律以協厥中而適代比例之繁姦吏可資為出入者咸痛革之每一篇成輒緘書上 奏闕於西廡之壁 親御翰墨為之裁定由是仰見 陛下仁民愛物之心與虞夏帝王同一哀矜也易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言獄不可不謹也書曰刑期于無刑言辟以止辟而民自不敢犯也 陛下聖慮淵深上稽天理下揆人情成此百代之準繩實有易書之奥旨行見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凡日月所照霜露所墜有血氣者莫不上承神化改過遷善而悉臻雍熙之治矣何其盛哉臣惟謹以洪武六年冬十一月受 詔明年二月書成篇目一準之於唐曰名例曰衛禁曰職制曰戶婚曰廐庫曰擅興曰賊盜曰鬬訟曰詐偽曰雜律曰捕亡曰斷獄采用已須舊律二百八十八條續律百二十八條舊令政律三十六

條因事制律三十一條撰唐律以補遺一百二十二條合六百有六分為三十卷其間或損或益或仍其舊務合重輕之宜云謹俯伏闕庭投進奉表以聞臣等誠惶誠懼稽首頓首謹言洪武七年 月 日具官臣 等上表

進元史表

伏以紀一代以為書史法相沿於遷固考前王之成憲周家有監於夏殷蓋因已往之廢興堪作將來之法戒惟元氏之有國本朝漢以造家用兵戈以爭強弁部落者十世逐水草以為食擅雄長於一隅迨至成吉思之時大會斡難河之上始尊位號漸定教條既近取於乃蠻復遠致於回紇渡黃河以蹴西夏踰居庸以瞰中原太宗繼之而金源為墟世祖承之而宋籙遂訖立經陳紀用夏變夷肆宋遠之規模成混一之基業爰及成仁祖訓之式遵思孫謀之是遺自茲以降聿號隆平豐亨豫大之言鼓倡於天曆之世離析渙奔之禍馴致于至正之朝雙辜蠱惑於中權姦蒙蔽於外漢綱弛因於疏闊周網遷至於陵遲風憲皆為不補之猶將士盡成反噬之犬由是羣雄角逐九域瓜分烽波徒沸於重溟海岳竟歸於 皇

帝陛下奉　天承運濟世安民建萬世之丕圖紹百王之正統　大明出而爝火息率土生輝迅雷鳴而衆響微鴻音斯播載念盛衰之故即推忠厚之仁俞言實旣亡而名隨亡獨謂國可滅而史不當滅特詔遺逸之士欲求議論之公文詞勿至於艱深事迹務令於明白苟善惡瞭然在目庶勸懲有益於人此皆　天語之丁寧俞見聖心之廣大於是命翰林學士臣宋濂待制臣王禕儒士臣汪克寬臣胡翰臣宋禧臣陶凱臣陳基臣趙壎臣曾魯臣趙旁臣張文海臣徐尊生臣黃麗臣傅恕臣王錡臣傅著臣謝徽

下迄寧宗靡不網羅叢殺搜采恐玩時而揭日每繼晷以焚膏故於五六月之間成此十三朝之史況往牒舛訛之已甚而它書參考之無窮雖竭忠勤難逃踈漏者自元統以後則其載籍無存已遺使而旁求俟續編而上進愧其才識之有限弗稱三長滋以紀述之未周殊無寸補臣某忝司鈞軸幸覩成書信傳信而疑傳疑僅克編摩於歲月筆則筆而削則削敢言褒貶於春秋仰塵乙夜之觀期作千秋之鑑所撰元史三十八卷志五十二卷表六卷傳六十二卷目録二卷通計一百三十萬六千五百餘字謹繕寫成百二十冊隨表上進以聞

臣某下情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臣某中謝謹言

致政謝恩表

翰林學士承旨嘉議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兼太子贊善大夫臣宋濂誠懽誠忭稽首頓首上言臣聞生世而逢　眞主仕宦而歸故鄉此人臣至榮而至願也臣本一介書生粗讀經史在前朝時雖屢入科場曾不能沾分寸之祿甘終老於山林今幸遭逢　聖主定鼎建業特　勑省臣遣使者致幣起臣於金華山中俾與儒臺繼陞右史侍經　東宮供奉翰苑去歲欽蒙特除承旨為文章之首臣而次子璲擢中書舍人長孫愼殿庭序班一門三世俱被　恩榮近者又荷追封祖父　親御翰墨　寵以褒誥且憐臣年老令致政還鄉又有冠服文綺寶楮之賜鴻澤滂沛不一而足其高如天其厚如地照臨如日月非筆墨可盡述臣誠歡誠忭稽首頓首欽惟　皇帝陛下以布衣混一四海如漢高祖以仁義化被萬方過唐太宗宵衣旰食孜孜圖治欲使天下蒼生無一夫不被其澤雖以臣之愚陋無寸尺之功亦蒙寵遇如此之至銘心鏤骨誓不敢忘自度無以效犬馬之誠唯朝夕焚香上祝千萬歲壽及以忠勤教子孫俾世世毋忘　陛下深仁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厚德而已臣無任瞻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稱謝以聞臣瀛誠歡誠忭稽首頓首謹言
洪武十年二月十一日具官臣瀛謹上表

致政謝恩箋

翰林學士承旨嘉議大夫知 制誥兼脩 國史兼
太子贊善大夫臣宋瀛誠忻誠忭頓首頓首上言近者
欽蒙 聖恩追贈二代許臣致仕還鄉臣自正月初六日
陛辭十日發舟二十七日至家二月初三日詣墓所
祭告昭宣 制命龍光烜赫下燭泉壤鄉里親朋一時
會相與嘆慕以謂天朝待士如此之至莫不感激
思奮此皆 皇上之大德發下之深恩顧臣區區何
以圖報於萬一臣聞古聖人有言曰為君難其所謂難
者何也然以四海之廣生民之衆受寄於一人敬則治
怠則否勤則治荒則否親君子則治近小人則否其機
甚微其發至於不可遏不可不謹也所以二帝三王相
傳心法曰德曰仁曰敬曰誠無非用功於此也治忽之
間由心之存不存何如耳臣誠忻誠忭頓首頓恭惟
臣退居田里而忠愛之心彌切旦夕不忘於是敢貢

之言伏望　殿下察臣所言而篤行之則天下幸甚
無任瞻仰激切屏營之至謹奉箋稱謝以　聞臣誠忭
誠忭頓首頓首謹言

洪武十年二月十二日具官臣宋濂謹上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潛溪先生集卷之七

後學戈陽黃溥澄選編
後學古相羅綺尚絅校正

記

觀心亭記

吳天純祐九有民全以所覆畀我
大明皇帝執符御曆撥亂世而反之正化行仁流臻于
泰寧然猶孜孜夙夜敬惟厥德奉若天道赫如上帝鑒
臨乃洪武十年冬十月丙午朔復勅工曹造觀心亭于
宮城上設甓為墉塗以赭泥中實黼坐前關戶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日壬子落成
上親幸焉召臣濂語之曰人心虛靈兼氣機出入操而存之為難朕罔敢自暇自逸譬魚之在井雖未免乎跳鄭終不能度越範圍況有事於天地廟社尤用祇惕致齋之日必端居真中返視却聽上契冲漠體道誠神然壹弗貳庶幾將事之際對越在天洋洋乎臨其上鄉為朕記之傳示來裔咸和朕志俾弗懈愈虔臣拜手稽首而揚言曰書有之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曰誠曰敬曰仁皆中心所具非由外鑠我也此心若存則動靜合道建中保極之原清而弗擾庶績咸熙否則天飛淵淪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雖欲從之而罔克攸濟治忽之幾其始甚微不可不慎也欽惟
皇帝陛下法天啓運乾乾終日不遑暇食十有五年大統斯集政平人和休祥屢應斯皆觀心之明驗占先哲王相傳心法所謂精一執中之訓亦不過此
聖子神孫必来取法當有不言而喻者矣雖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願
陛下存神內居常如亭中時則心與天為一祥刑敷政壹出自天衍億萬年無疆之休亦永無疆之聞不亦

我臣不佞既承　詔旨輒稽古書而為之記別有潤祉亭與斯亭東西對峙其制同其義亦無異云

閱江樓記

金陵為帝王之州自六朝迄于南唐類皆偏據一方無以應山川之王氣逮我

皇帝定鼎于茲始足以當之由是聲教所暨罔間朔南存神穆清與天同體雖臺豫壹游亦思為天下後世法京城之西北有獅子山自盧龍蜿蜒而来長江如虹貫蛮遂其下　上以其地雄勝詔建樓於巔與民同游觀之樂遂錫嘉名為閱江云登覽之頃萬象森列千載之秘一旦軒豁豈非天造地設以俟　大一統之君而開萬世之偉觀者歟當風日清美　法駕幸臨升其崇椒而動遐思見江漢之朝宗諸侯之述職城池之高深關阨之嚴固必曰此朕沐風櫛雨戡定多難所以柔之見兩岸之間四郊之上耕人有炙膚皸足之煩農女有採桑行饁之勤必曰此朕撫諸水火而登祖席者也萬方之民蕩風帆之下上蕃舶接跡而来庭蠻琛聯肩而入貢必曰此朕德綏威服覃及外内之所及也四夷之遠益思有以保之見波濤之浩渺而思見江漢之朝宗諸侯之述職城池之高深關阨之嚴固必曰此朕沐風櫛雨戡定多難所以柔之見兩岸之間四郊之上耕人有炙膚皸足之煩農女有採桑行饁之勤必曰此朕撫諸水火而登祖席者也萬方之民益思有以安之觸類而推不一而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臣知斯樓之建
皇上所以發舒精神因物興感無不寓其致治之私矣止閱夫長江而已我彼臨春結綺非不華矣齊雲落星非不高矣不過樂管絃之淫響藏燕趙之艷姬一旋踵間而感慨係之臣不知其何為說也雖然長江發源岷山委蛇七千餘里而始入海白涌碧翻六朝之時往往倚之為天塹今則南北一家視為安流無所事乎戰矣然則果誰之力歟逢掖之士有登斯樓而閱斯江者當思
聖德如天蕩蕩難名與神禹疏鑿之功同一罔極忠君報上之心其有不油然而興耶臣不敏奉
旨撰故上惟宵旰圖治之切者勒諸貞珉他若留連光景之辭皆略而不陳懼褻也

元史目錄後記

洪武元年秋八月
上既平定朔方九州攸同而金匱之書悉輸於秘府冬十有二月乃詔儒臣發其所藏纂脩元史以成一代之典臣濂臣禕實為之總裁明年春二月丙寅開局至秋八月癸酉書成紀凡三十有七志五十有二卷表六卷

傳六十有三卷丞相宣國公臣善長率同列表上之紹
御覽至若順帝之時史官職廢皆無實錄可徵因未得
為完書
上復　詔儀曹遣使行天下其涉於史事者令郡國上
之又明年春二月乙丑開局至秋七月丁亥書成又復
上進以卷計者紀十表一傳三十又六凡前書有所未
備頗補完之其時與編摩則臣趙墉臣朱右臣貝瓊臣
朱世廉臣王廉臣王彝臣張孟兼臣高遜志臣李懋臣
張宣臣李汶臣張簡臣杜寅臣俞寅臣殷弼而總其事
者仍臣濂與臣禕也今前後二書復釐分而附麗之共
成二百一十卷舊所纂錄之士其名見於表中者或
或隱皆散之四方獨墉始終其事云昔者唐太宗以開
基之主干戈甫定即紹
編人至今傳之肆惟
皇上龍飛江左取天下於羣雄之手大統既正亦　詔
脩前代之史以為世監古今帝王能成大業者其英見卓
識若今符節蓋如是嗚呼盛哉第臣濂等以荒唐繆悠
之學義例不明文詞過陋無以稱塞詔旨之萬一夙夜
揣分無任戰競今鏤板訖功謹繫歲月次第於月錄之
左庶幾搏雅君子相與刊定焉洪武三年秋七月十三

日史臣金華宋濂謹記

代祀高麗國山川記

皇帝受天明命丕承正統薄海內外罔不臣妥德流惠敷浹于神人與洪武三年春正月二日癸巳

上御奉天殿受羣臣朝乃言曰朕以菲德惟天惟祖宗是賴位于諸侯王兆民之上郊廟祠享之禮朕不敢不恭然而名山大川能出雲雨以澤被生民者朕於報祈亦罔或弗欽適者高麗國奉表稱臣已封其君為王爵錫以金印而其境內山川未遑致祭朕一視同仁之意儀曹其議行之於是禮部尚書臣崔亮郎中臣趙時泰負外郎臣蘭以權主事臣黃肅相與具牢醴旛幣選志慮疑一可通神明之士充使者以行有司遂以臣徐師昊名上既復命

上出宿齋宮七日始御輸墨褻衣冊至十日庚子昧爽右丞相信國公臣徐達率文武百司序立龍墀之左右

上服通天冠絳紗袍復臨前殿默思久之方持香以授

臣師昊置采輿中道以

音樂出奉天門

上親送之

臣師昊受命惟謹以夏五月某日甲子至其國某日甲子為壇三成於南門外攝行祀事其國王子顓暨諸陪臣先後駿奔以竭顯相之義當祀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R.O.C.

辰天氣晏清海波不驚祥雲瑞飈回旋上下宛若神靈
來歆來格僉以謂
天子不邮惠遠民龍光下被人神俱忻雖鳥獸魚鱉之
屬亦得翔泳於至化之中其於慶幸古所未覩爭欲勒
文于石以垂不朽無窮臣師昊聞之自古帝王以天下
為一家雖海外要荒之地視如尺寸則公羊高所謂方
望之事無所不通者固其宜也肆惟
皇上撫有萬邦一遵先王成憲其有事遠徼山川如此
之巖豈有他哉實為東民徼福使風雨以時年穀
物無疵癘而已書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秩禮德洞達無間昭報饗答當有洋洋
臨乎其上者矣臣師昊不佞請書是以為記以昭宣上
德軫念遐方之氓不翅中國者當與東海相為無極云
是歲某月記

琅琊游記

洪武八年十有一月壬子
皇上以 皇太子暨諸王久遽宮掖無以發舒精神命
西幸中都沿道狡獵以講武事瀛實奉 詔扈從十有
二月戊午次滁洲驛瀛進啓曰臣聞琅琊山在州西南
十里晉元帝潛龍之地帝嘗封琅琊王山因以名頗聞

秀麗偉拔為淮東奇觀願一游焉而未能也敢請　呈
太子驩然可之即約四長史同行秦王府則林伯恭晉
王府則朱伯賢楚王府則朱伯清靖江王府則趙伯友
遂自辭西南出過平阜約三里所望豐山盤互椎偉出
朝以山麓為畜牧之場別鑿池飲馬仍揭以舊名居人
指云山下有幽谷地形低窪四面皆山其中有紫微泉
宋歐陽公脩所發泉上十餘步即豐樂亭直豐樂之東
數百步至山椒即醒心亭曲轉而西入天寧寺今皆廢
唯清煙白草而已灩聞其語為悵然者久之山東南
有子潭潭在深谷底延袤畝餘色正深即歐陽公賽龍
處上有五龍君祠
皇上初龍飛屯兵于滁會旱暵親挾雕弓注矢于潭者
三約三日雨如期果大雨及仰竇曆為作欄楯護潭且
新其廟廟側有時若亭瀟水亭上問潭側燕洞又其南
白鴿洞以肆窮覽人無知者及止復西行約二里有泉
瀉出於兩山之間分流而下曰釀泉淨深清徹可鑒毛
髮傍岸有亭曰漸入佳境今亦廢唯四大字勒崖石問
淳熙中郡守張商卿等題名尚存沿溪而上過薛老橋

入醉翁亭亭久廢名人石刻頗夥兵後焚煉為垩殆盡
亭後四賢亭亦廢亭側有玻瓈泉又名六一泉石闌覆之
闌下歷以巨石中疏一竅通泉徑可五六寸手掬飲之
温是日天陰雪花翩翩而飄伯清倡曰雪作矣不還將
何為瀹游興方濃掉頭去弗顧其步若飛歷石徑一里
所至回馬嶺伯友追而至伯清繼之伯友曰二客足力
弱不能從矣二客伯賢伯恭也其謂回馬者建炎寇盜
克斥郡南向子伋因山為寨植東西二門曰太平東乃
回馬也嶺之東有醴泉又其東南有栲栳山山之南有
桃花洞又南有丫頭山山之下有熙陽洞皆未暇往蛇
行蹩折黃茅白葦間莽不知所出之宋熙寧初僧崇定獲
佛舍利六百壘石為四十九塔於道隅纍纍如貫珠塔
雖廢幸有遺址可憑徑行無礙其路若窮又復軒豁蓋
峯回路轉九鎖而至開化禪院院在琅琊山最深處惜
乎山毕童而無蔚然深秀之處唐太僕卿史李幼卿
與僧法深同建此院即張文定公方平寓二生經處二
門外有觀音泉入院皆亂礫之區維新構屋三楹間中
施佛像僧詔出速坐方定龍興院僧德學同　太子賛
讀孟益泰王伴讀趙鎮字伴讀望　讓楚王伴讀李子晟聞
瀹入山咸来會晟云太子正字桂彦良慥六一泉上亦

凡弱不能進恐隨二客歸已寧具飯飯客飯已學引觀
庶子泉泉出山罅下乃幼卿所發李陽冰所篆銘銘已
亡張億書三字砰亦斷裂卧泉下石厓上多諸儒題名
隨為一方鐫勒其中自皇祐淳熙乾道以来皆有之字
或篆或隸或楷或可辨或不可辨山之東西在在皆然
不特此泉也泉之南有白龍泉禱雨多驗童行堂下有
明月溪稍南有呉道子畫觀音及須菩提像刻石壁上
傍鐫淮東部使者八八绛臣琅琊山記頗不入文讎為
之改額一笑又稍南有岩嚴池田明月而上入歸雲洞
有佛塔遺址過石屏路俯窺大曆井井亦幼卿所鑿
沿山腰陟磨挌嶺遠望大江如練鍾阜若小青螺在
氣真茫中間嶺下有琅琊洞洞廣兩室中有一泓深不
測名人題識無異庶子泉懼日夕復不暇徙焉白幼卿
博求勝迹鑿石引泉以為浮左右建上下坡作禪室琴
臺後人頗繼其風山中之亭幾二十所而日觀望月為
尤勝今荊榛彌望雖遺迹亦無從求之可嘆哉夫亭堂
廢興乃物理之常奚足深嘅所可嘅者世間奇山川如
琅琊者何限第以處於偏州下邑無名勝士老幼卿者
蕭散之故潛伏而無開焉爾且幼卿固能使琅琊聞于
一方自非歐陽公之文安足以達於天下或謂文辭無

開於世果定論耶然公以道德師表一世故人樂誦其文後人文雖工未必能久傳也傳不傳亦不足深論獨念當元季緯騷窟伏荒土朝不能謀夕今得以剔迹朝班出陪 帝子巡幸而琅琊之勝遂獲窮探豈非聖德廣被廓清海宇之所至耶非惟瀕等獲沾化育生成之恩而山中一泉一石亦免震驚之患是宜播之歌詠以後

上賜游觀云乎哉因取酈翁亭記中語風霜交潔水落石出字為韻各賦一詩授主僧紹廣刻諸山石云

蔣劑塗二山記

瀕既游琅琊山起行至池河驛適郡卒迓內使監公世投訪與 青宮言之瀕因啓曰臨濠古迹惟塗荊二山最著圖經塗山在昔鍾離縣西九十五里荊山亦在縣西八十三里二山本相聯屬西淮水繞荊山之背神禹鑿開使水流二山間其號鑿之跡故在人思其功迹今弗能忘 青宮曰至中都當往游焉余將度淮狩于王莽先生宜亦流而上屆今懷遠縣治以俟瀕奉 教行以洪武乙卯冬十一月乙巳發舟庚午日曛始泊縣西門而青宮已馳歸於門東五里矣辛未瀕上謁 青宮下

令以壬申游二山濂至期約懷遠文學掾王景彰宿舟
中黎明櫂舟至塗山足曳杖入山山傍廢址舊皆民廬
前渡石梁復斗折而北累石為壩多藝樹之園行三里
餘視大磐石青緣間錯巔然欹足坐諦視之乾蘚交封
之耳聞有草生石上高一丈其花可玩不假土力入取
懸檐間呼為石蓮華復行四里所巖石犖确插起道左
危傾欲飛墜復二里所微逕入灘莽抵岩罅貯泉一泓
味甚甘霞以生茨曰聖水亭取水以禁雨多驗復一里
餘至山巔南望長淮已數百頃垣破礎存游目四顧
長淮西[illegible]書春臨濠宿州之境皆在寅[illegible]

[illegible]名[illegible]戰爭也戍處為慨者久之山之下取
[illegible]廟史云名禹會村乃禹會諸侯之地廬舍之比
如神移鍾入廟廟前杏樹一章大可蔽二牛二抱餘差
左右樹東實小冤杏柯之水時時津津滴其中廟史云
當晨霧四集水愈多其來如泉可代井石碣一大書
有夏皇祖之廟六字下方刻宋慶元初州守劉仲光自
造禱雨記一亦記禱雨事皇甫斌紹熙初庚戌來為郡
命鍾離尉丁大榮作石未刻泐文尚可讀復從廟西循
石坡而下鉏石危立如人形遙望之一嫗儼然也相傳
為啓母石廟史云居人每卦羊豕祭之至以粉黛飾其

貌聞之不覺失笑山坳舊有僧坊今廢久矣　鶴駕不
来忽使者至云寇從上馬多無橋可以渡河　青宮不
復至矣言未既但見旌旗如錦繡搖曳上荆山矣瀟亦
下山麓入縣廟見所題碑神巍鄙俚棄而不睨出讀祖
無擇所賦歌京口孫臨為書碑蓋無擇謫守壽春過此
而作也復北經縣治折而東行約三里所至荆山梁魏
交闘時就山築堰以灌壽春其遺跡猶斑斑可見復行
三十步崖　音琰如屋倒身而入石平如床可坐數人號
為卜和洞自西上復一里所過避雨石石斜倚可避雨
故名復六十步至産玉坡齊石駢立玄質而白緑鑿如

西有玉池楚荆迷路不可尋景彰欲導青峯卷足倦
止時　青宮已獵遠郊瀟因登舟先還中都云惟二
見諸載記者其說多乖殊以塗山言之春秋左氏傳
禹會諸侯於山杜預注云在壽春縣東北說者云今
壽州是也國語史記則又云禹會諸侯於會稽故會稽
亦有塗山吳越春秋亦以塗山在會稽又　兗載塗山
之歌應劭云塗山在永興北說者云今會稽蕭山縣
是也是二說已不能歸於一致矣至於蘇鶚演義又云
塗山有四一會稽二渝州三濠州四當塗然其處皆有
禹迹或者遂謂禹之治水固當徧歷宇內而會諸侯實

在會稽之塗山柳子厚塗山銘蘇子瞻子由塗山指在
濠州者皆非是瀘之存疑未決一也以荆山言之荆山
楚山也楚之先王熊繹辟在荆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
傳至成王始盛又七傳至昭王始遷都郢昭王有言曰
自吾先王受封望不過江漢河非所獲罪則楚之封疆
可知郢即今江陵其地有荆山一名景山荆故楚號也
有之誠宜世則為濠州濠州古鍾離子國與壽春密邇
楚自昭王之後又歷十一傳至考烈王始徙都壽春韓非
子所載卞和獻玉事乃在厲武文三王之際昭王上接
武王已越十王而二王時鍾離何嘗屬楚而弼謂卞和
至此山邪新序又謂抱玉而泣在共王之時雜記又謂
在懷王及其子平王之時平王乃昭王之父下距懷王
九世共王上至武王亦六世何至顛倒錯亂如是邪瀘
之存疑未決者二也夫抵山川遺跡非本諸經史者多
不可信葛洪丹與郭景純之纂在有之縱以高世之
智將何自辨其眞僞邪必欲可信塗山當稽之左氏以
壽春為正荆山當證諸史傳以江陵為正有謂塗山氏
乃故國名禹曾娶其女者別是一說與此殊不相涉也
瀘耄矣諸書遺忘欲盡所記憶者未必無舛訛輒緣紀
游因掛漏書之以發問游者蓋太子正字一笑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桂彥良晉府長史朱伯賢楚府長史朱伯清吳府伴讀王致遠及景彰云後一月某日詔

勑尼入貢記

濂承　旨禁林日福建行省都事沈秩來謁曰洪武三秋八月秩與監察御史張敬之等奉　詔往諭勑尼國冬十月由泉南入海四年春三月乙朔達閣婆又踰月始至其國國王馬合謨沙僻據海中倨傲無人臣禮秩令譯人通言曰

皇帝撫有四海日月所照霜露所墜無不奉表稱臣勑尼以彈丸之地乃欲抗　天威邪王大悟舉手加額曰

皇帝為天下主即吾君之君父安敢云抗秩即折之曰既知君父之尊為臣子奉柰何不敬亟撤王座而更設香几置　詔書其上命王即官屬列拜乎庭秩奉詔立宣之王俯伏以聽成禮而退明日王辭曰近蘇祿起兵來侵子女玉帛盡為所掠必俟三年後問事稍紓造舟入貢俾秩行

皇帝嘉大寶已有年矣四夷之國東則日本高麗南則占城闍婆西則吐蕃北則蒙古諸部落使者接踵于道王即行晚何謂三年王曰地瘠民貧愧無奇珍以獻故將遲遲爾非有他也秩曰

皇帝富有四海豈有所求於王但欲王之稱藩一示無
外爾王曰容與相臣圖之又明日其相王宗怒未曰使
者之言良是請以五月五日成行闍婆有人間曰蘇祿
來攻王師師却之今聞歸誠中國無我闍婆矣王惑之
秩彼走見王王辭以疾秩大言謂宗怒曰爾謂闍婆非
非中國臣耶闍婆尚稱臣於爾國乎何有使者朝還天
兵且各至雖欲噬臍悔可及乎宗怒悚然曰敢聞命矣
乃入白王王大會其屬共議宜亦思麻逸等四人入朝
臨發王以金幣乃吉貝布為贈秩毅然辭之王傾近侍
曰中國之人絜乃如是邪闍婆來人追索海無厭況
強之而不受邪爾曹宜效之秩以涉海萬里不可以無
乃與歃之各賦一詩王大悅書于板中懸之既與王別
舟行至海口又惑左右言令人與亦思麻逸曰使者不
受刀布爾等必不還矣秩恐王不安復走王所反覆譬
曉之王曰使者之言如此予中心釋然矣王舉酒為別
酹地祝曰頓使者蚤還中國願亦思麻逸蚤歸敝邦秋
八月十五日還京師十六日以亦思麻逸等入見錫宴
於會同館已而遣歸寵賚其王甚厚云其所貢物鸚頂
生玳瑁大片龍腦米龍腦黃蠟降眞諸香其表用金刻
番書彷彿如回鶻書其文鄙陋不足觀　皇太子牋用

銀牋文與表相類其地炎熱多風雨無城郭樹木柵為國王之所居若樓覆以貝多葉王綰髻裸跣腰纏花布無輿馬出入徒行城中人不滿三千家多業漁剪髮齊額婦人衣短衫僅蔽胷背腰繫花布散髮跣足其物產只吉貝黃蠟降眞龜筒玳瑁檳榔煑海為鹽瀝椰漿為酒無稻麥啗生魚蝦蟹食之兼食沙糊沙糊者取樹實為漿澄澱膩如粉食之能不飢食無器皿以竹編貝多葉為之食畢則棄之番書無筆札以刀刻貝多葉行之事佛甚嚴以五月十三日為節國人亦於是日作佛事若有燕饗[illegible]刲羊豕雞鵝鳴鼓擊鈸以為樂此其大凡[illegible]在大[illegible]也願為詳紀之以昭 聖化所被

臣聞渤泥在西南大海中所統一十四州去闍婆四十五日程去占城與摩逸各三十日程去三佛齊四十日程歷代未嘗朝貢故史籍不載至宋太平興國二年其王向打始因商人蒲盧歇遣使弩使副蒲亞利判官歌心等賫表來貢元豐五年二月其王錫理麻喏復遣使如前自後輒不聞元有國百餘年亦不復至方今 聖人在上威德之所被無遠不屆璽書一頒輒稽首臣順稽之往古允謂過之至若秩等奉宣德音辭令所加足以讋服其心亦可謂不辱 君命者矣其事宜書以俟

他時修正史者采焉秩字仲庸湖之烏程人敬之字某某州人二人協心謀慮無後不偕行故卒能成功云

永思堂記

永之為言長也所謂永思者長思而不忘也長思而不忘者為誰福清林榮字得仁也得仁十歲喪父洎長以縣諸生貢入太學選入禁庭為承勅郎謙慎而齊飭數譽出薦紳間會濂朝京師乃來請曰榮也念父不見或食焉或羹焉或寢且息焉恒懸懸有思思之不得則升高遠望草木之敷腴山川之鬱紆萬物欣欣有自得意瞰家[illegible]景日新吾父獨何之乎將乘海鶴遂遊三山乎抑精神流衍於氣化中冥茫而莫之覯乎何為使我心憂而弗釋也如此者久之因以永思題諸堂楣以志無窮之悲先生願為記之濂曰不然也子之父固亡子幸有母夫人存承候顏色問衣燠寒而進退之弄雛其側以悅之依依嫪戀如羊之跪乳烏之反哺其樂將無涯視五鼎萬鍾若不能過也子何乃自苦目憐然以悲父固當思也思或鬱陶成疾獨不計貽母之憂乎得仁曰堪輿之間當其青年父母俱存者何限雖閭閻小夫亦知割鮮具醪醴稱曰具慶榮始二十又七獨與母居如之何勿思吾父生我之劬勞欲報之德所謂

昊天罔極者也一乘馭則思為其執鞭一就寢則思為其扇挽一有疾則思為其嘗藥今皆不可得已觸目之間無非可感如之何勿思濂曰不然也人心苦不知足得隴且望蜀濂也父母皆沒久矣其分當永思乎雖曰偏侍不獨愈於濂乎為子謀者當思盡孝以養母致思貴富以顯父使人稱之曰某氏之子斯為永思也已得仁人之教也如之何勿思濂曰子之言美矣善矣而又有一說願為子陳之夫為子者不當無益之思而思不死其親可也其謂不死者何子於事君之際則必自思曰此當罄厥忠不可瀆於邪佞恐辱吾父也能思是子之父雖死其不死矣乎莅官之時則必自思曰此當廉且勤不可習於貪怠恐辱吾父也能思是子之父雖死其不死矣乎鞫獄之頃則必自思曰此當欽且恤不可務於苛刻恐辱吾父也能思是子之父雖死其不死矣乎交友之中則必自思曰此當主於信不可待以浮偽恐辱吾父也能思是子之父雖死其不死矣乎出言之間則必自思曰此當合於正不可流於詖遁恐辱吾父也

能思是子之父雖死其不死矣哉觸類而長之如此可
思者甚衆雖更僕不能盡也子能力行之方可盡永思
之道也於子何如榮復泫然流涕曰斯言也榮禾之前
聞也敢不夙夜祗奉廉貶退嘉得仁之能孝也因次第
問荅之語記諸堂壁云

惜陰軒記

人之異於物者豈特形貌而已哉亦必有道焉爾苟徒
飲食以生死生無補而死無聞則物皆然也奚擇於人
乎古君子所以汲汲而不懈者非徒求過於物且求異
於庸常之人非特求過於人且求所以治安之而後已

蓋天之生君子所以為民物計也凡民之生豈皆怠而
嬉哉其所趨者小耳彼幽探而遠取多致而急售相時
乘隙以徼十一之息者汲汲於財者也朝造而慕謁曲
譽而巧頌睃候顏色以覘人之喜悅信行汲汲於勢者
也衒長而飾智誇能而逞功上以欺乎人下以欺乎心
者汲汲於名者也是皆有所利而為之莫不窮心力竭
思慮目不暇瞑而身不暇安亦勞且勤矣而君子何取
乎君子之所務者徇乎道不徇乎人利乎民不顧乎身
若禹益之治洚水焚山澤周公之制禮樂孔子之作春
秋孟子韓愈之闢邪說竹帛焦心苦思夷兩奔走食不待

飽而衣不務華至於終身而復已曷嘗為其身哉上以憂斯民下以明斯道爾君子之所為固如是也會稽翁昌齡由國子生弃擢為監察御史名其燕居曰惜陰其有志於民者乎夫人常患無志有志矣患不學而妄行學矣患無位而不得見於世得位矣患非其職而不獲為今昌齡沈篤而事慤非無志也讀書而能文非不學也國家內外之官各不越其職而御史於天下事無所不宜言則又居乎可而之位矣以利民之心行利民之政夫何難哉昌齡旦興而夕息坐斯室而思之民或有未安者乎所以休養之者或有未至者乎思而得焉則以告乎上日程而歲較吾之所為果不負斯職與斯民則惜陰之名為不徒矣苟曰簿書而已矣獄訟而已矣是衆人之事爾雖勤且勞余何取於昌齡哉

怡養堂記

禮之不行常自近而易能者始惟其近也故人忽之惟其易能也故人不加之意焉事親人人之所能也其事朝夕之所習也聖人恐人忽而不加之意自夫起居食息寒暑疾病之微問告拜跪定省應對之節皆著之禮經可謂詳且備矣然而能盡之者雖君子猶難之豈肖親之禮誠難行哉難乎其當也其膬之養人所能攻也

而敬難敬人所能也而愛難敬欲其如事大實則何難之有而非敬親之道也愛欲其如愛妻子則何難之有而非愛親之道也故敬而不愛非所以事親也愛而不敬非所以事親也愛而肅恭之禮存焉敬而悅怡之意備焉事親之道名其堂曰怡養而請余記以記事著其可見者人皆能言之非事之所急也然則舍事親之道何以為急初言乎復初好者當之作吾不得而知其可見者人皆能言之非事之所急也然則舍事親之道何以為急初言乎復初好余告也故推其道以告之俾書之一鐸使後人有所

馬

經畬堂記

聖人之言曰經經其言雖不皆出於聖賢而為聖人所取者亦曰經經者天下之常道也大之統天地之理通陰陽之故辨性命之原序君臣上下內外之等微之鬼神之情狀氣運之始終顯之政教之先後民物之盛衰飲食衣服器用之節冠昏朝享奉先送死之儀外之鳥獸草木夷狄之名無不畢載而其指歸皆不違戾於道而可行於後世是以謂之經易書春秋用其全詩與禮擇其純而去其僞未有不合乎道而可行於世者也故易

書詩春秋禮皆曰經五經之外論語為聖人之言孟子
以大賢明聖人之道謂之經亦宜其它諸子所著正不
勝譊醇不迨疵烏足以為經哉自漢以降聖賢不作異
說滋橫凡外夷小道以及星曆地理卜卜醫藥種樹養
馬者甚衆而五經孔子之道晦矣狄非彼之過也學五
經孔孟者不能明其道見諸事功故也夫五經孔孟之
亡唐虞三代治天下之成效存焉其君堯舜禹湯文武
其臣皐夔益契伊傅周公其具道德仁義禮樂封建井
田小用之則小治大施之則大治豈止浮辭而已乎世
儒不之察顧切切然剽攘摹擬其辭為文章以取名譽
於世雖韓退之賢詡勉其子亦有經訓當金之說其
意以為經訓足為文章之美亦何用於經乎以文章視諸經
學經而止為文章之本而已不亦陋於學經矣乎
宜乎隘於彼者之卑也吾所謂學經者上可以為聖次
可以為賢以臨大政則斷以處富貴則固以行貧賤則
樂以居患難則安窮足以為來世法達足以為生民準
豈特學其文章而已乎錢唐錢均質甚敏好學甚篤取
退之經畬之言名其齋會余過其群造旅徵文甚力余

美其志恐其泥於退之言也推其道以告之使求夫大者焉

平陽林氏祠學記

禮之由生非天作而地產之時逸制之者人也太古無事之時固未有所謂禮禮之興起於人情之變人情之變如洪水之潰制禮者猶禹治水然左瀹而右疏排險而導下惟適水之性各順其道而已不可以一法拘也水勢有古今之殊苟執禹之遺法而治千載以下之水則不合者多矣奚可乎哉傳曰三王不同禮言禮因時而變也古者墓無祠廟人惟祭於禰禮也至漢嘗祠墓矣祭嘗及高祖矣不可謂之非禮也今平陽蓋竹之林氏立祠於其始遷之祖之墓而祭之烏得謂之非禮乎時不同禮亦不同禮雖不同而其因人情而立教者未嘗不同也初林氏之居蓋竹自名簐聰音聰者始簐卒葬於華蓋山子孫至今數百家散處鄉閭服微情馳者久矣其十二世孫元陽江縣尹淳懼其愈遠而不知所自出也欲立祠于墓而未果淳在其子今刑部主事墜遂作祠奉簐之主朔望必謁歲時必祭皆率一族之人以從事祠後為齋曰思孝以會其族人復立祠於左偏祀晦庵朱子之像以其先宋吏部侍郎拱辰知信州千之知南劍州起

鰲及其父陽江君配祀即祠之前為學聘鄉人之賢者為師使族人子弟就學焉凡其所為未必皆合於古而余獨有取焉以其得禮之意也禮之曰以千百數求其意不過禁邪止慝導人以善而已人情之變也無禮以治之雖日刑千人而不足教之以禮可以使之立化於俎豆間豈刑罰之威不若俎豆哉制之以其所畏不若因其所易知而教之之為速也夫以既遠久疎之族有貧富弱強之殊尚提其耳授以法令使無相乖背必有可止者今也立一祠于始遷祖之墓率族人以祭疎者可以復親遠者可以不散富強者必不敢以是私其身而貧弱者必為之教有先賢之祠以為之則其為族人慮者可謂備矣林氏之嗣人祭于祠學于學而能修其身睦其親者善為人後者也苟不能過於宅族之人豈不負陞之望哉陞字若高敏事有才能故其所為能合於禮其微記於余也遂推其意使歸而刻焉

拙庵記

京口徐君德敬為中書管勾居京師處一室不堊不華蓬藁兩風環皮圖書置榻其中每退食却徒步歸燕坐誦古人言實容不交請托不通自號曰拙庵襲封衍聖

公魯國孔佚希學書拙菴字以遺之德敬復徵文於余
余天下之拙者也德敬豈若余之拙乎世之人舌長且
圓捷若轉丸恣談極吐如河出崑崙而東注適宜中理
如斧斲木炭就火猱援以升兎走壙而攫之以鶻也其
巧於言也如此余則不能人間以機謝以不知人示以祕
瞪目顧視莫達其旨人之所喜余縱欲語舌大如杵不
可以舉聞人之言汗流頰泚人之所譚余不能止問口
一發正觸禁忌人皆駭笑余不知恥余言之拙海內無
二他人有識洞竅纖微揭首知尾問白意緇未入其庭
已覩其形恰相稱其貌已盡其肺肝而究其蘊奧福采發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發出身以承禍方默默預防而避匿其巧於識也如此
余憂憂不知憒憒無所思人之笑吾吾以為喜人之怒
吾吾徑情而直趨網羅當前吾以為舉世師此二者乃吾所大拙
以為犬狸吾識之拙常為
其餘癡經營緯錯綜紛披良平不能乘其變將夏不能數其辭德敬
豈有之乎然吾亦有不拙者聖人既沒千載至今道存
於經撥海崇深泛乎無涯窅乎無垠鑒衆人遊其外而不得
其內舐其膚而不味其腴吾則搜摩刮剔視其軌而足
其跡入孔孟之庭而承其顏色斯不謂之巧不可也生
民之叙有政有紀離為六府合為三事周公既亡本攡

末弊秦刻漢駁而世以不治吾握其要而舉之爬湯擇類取巨捐細德修政舉禮成樂備廣厦細旃每資之以爵替吾於斯藝雖管仲復生猶將扼其吭鞭其背是不謂之巧不可也而德敝豈有是乎蓋人有所拙者必有所巧有所巧必有拙拙於今必巧於古拙於詐必巧於智拙於人者必巧於天蘇張巧於言拙於道孟子拙於遇合而巧於為聖人之徒晁錯號刓智囊而拙於謀身萬石若拙於言語而為漢名臣余誠樂吾之拙蓋將全吾之天而不暇恤乎人也今德敬居位處勢誦古人之言而以拙自悔其於天者歟巧於智者歟巧於古者歟然則德敬之巧也大矣過於人也遠矣爵祿之来不可辭矣烏可以不記

敦睦堂記

台黃巖之西三十里有澧水澧水之上大姓張氏居焉故有堂曰樂善至諱遂者屬其子光祖與璣為歲時合族之所諸孫若奎等五人謹守之而不敢廢元至正壬辰堂燬于盜嘗欲作之而未能越二十六年為 國朝洪武丁巳若奎之子昭與羣從弟謀以為負斯堂之廢久而不復則親義踈而友悌乖將始諸此可一不亟圖乃各出錢粟材木金石之費合作同謀弗怠弗息如營其

私越明年堂成既行會族之禮復更其名曰敦睦其在
京師者太學生昇遂来徵余記昔者先王盖時制民
之具既備又為井田以聯其心為鄉黨州閭以同其俗
為學校以化其暴戾而樂其良又有月書歲考之法以
糾其不率教者而取人之際又必察其孝悌
焉故當是時凡比屋隣井之人喜相慶戚相
弔疾病患難相賙鄙如親然脫有灾禍非常之事狠雲
皆無所自發發則親戚隣保隨而撲滅之故
無亂民以百姓皆相親睦故也世遠法隳人
自為俗甚者兄弟父子不通假貸慶喜不相
問逸樂不
同情事觸於中則勃然操戈而相逐父不能以禁其子
弟不能以諍其兄徃昔之亂多起於此非民性異於古
也制民之具不若耳制民之事非無位者所得為有
志之士能睦其族化其鄉而不賙於非義豈善學古者
乎若張氏之為盖近之矣賢人君子豈必皆假乎位而
後行道居乎家而使同姓之親少長知禮讓而不爭壯
者知勉於學而篤於行頑嚚化為純慤愚昧者不失其
性是亦道之推也豈細事哉張氏之孫多賢能其鄉咸
稱之它日海東之邑聞有民浮俗厚如鄒魯者必張氏
之化也歟試記其堂以俟焉

遯畊軒記

番易樊君德新以美材擢為户部主事每歎然有不勝任之言題其軒曰遯畊而謂人曰吾昔避地荆南有宅一區有田數十畝躬畊以養吾親甚自得也今繫官於此材薄不能以勝禄位勢微不能以施惠澤吾心未嘗不念躬畊時行將陳於 上乞身而歸反乎故廬此名所以識之耳聞者疑之曰署居與氓廛孰安章綬與民服孰華秉耜之業與簿書之政孰勞事人主而友卿大夫與居閭巷孰榮而曰遯且畊非有激而然耶且君子出處何常惟不失乎義而已昔之居田里共民之業義也今仕乎朝共乎仕之職亦義也以民而有禄位之思則為僭以仕而懷其故土願為齊民庸非過乎天之生人不皆賢不皆不肖將使才者治不才者爾故細民耕且蚕為粟帛以奉上者也君子者出智謀計畫均之使勿乏于欲奪教之使知禮義者也使人皆欲為細民則誰為之治使皆欲為君子則上安養今樊君以治人之才居乎位宜也而必欲為遯且耕何歟樊君曰仕之優於農吾出豈不知之然國之位非以優仕者也使仕者勞其心以佚細民耳故禄者出於民所以傭我之心力位者出於上所以使我自別於細民夫位高於細民之上

而德不稱則為尸位受民之傭而無功以報之則為苟
祿吾於是二者之懼愧交於心而不釋思其易稱無愧
者而為之以為莫農若也故以見吾志焉且世之居位
而肆雲者若不知稼穡者也吾今不忘乎畊使目之見者
畊也心之思者畊也烏敢自逸哉他日或得舍此而去
放乎山澤之間求抱甕丈人之徒而友焉作為謳歌以
慶天下之平此吾之志也云云者吾何暇計哉於是金
華宋濂門之嘉其存心之仁自待之薄異乎患失者也
記其事以為仕者鑒焉

長洲練氏義塾記

皇上建大號之八年以為天下既已安輯而化民
之道猶有未備乃下
令以時程督之於是雖窮鄉陋壤莫不有學吳郡長洲
縣之尹山民居繁庶習俗嗜利久不知教有司偶遺不
舉大姓練壎自謂其父文達由睦来居嘗有志而未果
今 明詔如此而塾不時立恐非 朝廷淑斯民意乃
與弟蒐謀夷土治材作堂三楹間以為講習之所旁為
室以供寢處庖湢延儒上高平范煥為師俾里中子弟
就學焉割田三十畝以食之始於洪武十一年正月越
七月而後成具以其狀白于縣若郡郡許以為宜壎乃

遣書来請文紀成績古之為治者其法雖詳然不越乎養與教而已養失其道則民貧教失其道則民暴貧則流而為盜暴則去而為邪二者皆亂之始也是以先王重之二十五家之閭必有左右塾塾必有師師必以仕而老于家者為之故是時無不學之民無無塾之地無邪僻淫靡之俗刑罰置而不用亂亡無所自而起其後強大欲圖得志相去毀詩書六藝之籍使其教壞而不然尚踰數百年而後絕一民不忍版其上教之足以感人若是自秦以降無教者亡有教者存得其道者盛以延失其道者衰以促千載一軌也　皇上奮然閔前

代之失大設學舍以教之欲使海内之民皆洽沐禮義此與先王之心何異壖非有化民之責乃能以淑其閭里是圖豈非君子哉君子之所為責乎可法於世他日三吳巨族人能竭奉上設教之意以化其閭巷之民閭巷之民皆知尚禮義恥犯法如成周之時蓋將始於茲乎姑刻其事以俟

靜學齋記

三代以下人物之傑然者諸葛孔明數人而已孔明事功著後世或儕之於伊呂固為少褒或又以孔明與管仲並稱則甲孔明矣以其事言之管仲輔桓公僅以齊

覇孔明奉昭烈於艱難之中尺地一民皆奪之於羣盜之手徒以大義震撼天下裂天下三分之使孔明後死後主足輔復漢之舊疆致刑惜之治於孔明何有哉在管仲未必能爾也以其本心論之管仲所陳於桓公而見於行事者皆微權小智雖假尊周為名其意則富其國而已固君子所羞道也孔明當干戈鞍馬間所與主論者必以德義為先其忠漢之心至於瞑目而後已至今誦其言想其人眞伊呂之亞乎史氏不知其本心謂孔明慕管仲樂毅之為人嗟乎孔明豈二子比哉孔明於聖賢之學蓋有聞矣其所謂學須靜也之言信古今之名言也止水之明風撓之則山嶽莫辨渾天之察人道德於不朽者未有不由於靜者也蓋靜則敬敬則誠誠則明明則可以周應物而窮萬事矣苟雜然汨其中偶然應乎事卒然措之於謀為其不至於謬亂者鮮哉孔明之學惟本乎此故其所為當世無及焉至今無有非焉者而又從效慕之區區覇術之徒固不能也然世之慕古人者吾惑焉古人所以為聖賢者其道德著乎其言其才智形乎功業而存乎冊書非徒以其名稱之美而已也苟欲效乎孔明於孔明之所學必無不學也

於孔明之所能必無不能也而後可孔明之所學而未至也孔明之所能而未能也而曰學孔明何可哉於孔明且爾況乎學孔孟之學者而可徒誦其言乎哉近代之所學者浮於言而偽於行孔孟之言非特言而已也雖措之行事亦然也學者不之察率視之為空言於是孔孟之道不如霸術之盛者久矣欲如孔明者安可得乎錢唐羅宗禮名其弦誦之室曰靜學庶幾慕孔明者余欲勉其成也辨孔明之為學與學孔孟之道以告之

看松庵記

龍泉多大山其西南一百餘里諸山為尤深有四旁奮起而中窐下若狀類箕筐人因號之為筐山山多髯松

彌望入青雲翠照人如濯松上蘿蘚份份披披橫數數十尋嫩緑可嚥松根茯苓其大如斗雜以黃精前胡及牡礪之苗余之可茹吾友章君三益樂之新結庵廬其間庵之西若干步有深淵二蛟龍潛于其中雲英英騰上頃刻雨復山谷其色正白若大海浩無津涯大風東来轢飄去君復為構烟雲萬頃亭庵之東北又若干步山益高峯巒益峭刻氣勢欲連霄漢南望閩中數百里嘉樹帖帖地上如薺齊君復為搆唯天在上亭庵之東南又若干步林樾蒼潤空翠沉沉撲人陰颸一動雖當

烈火流金之候使人翛翛有挾纊意君復為搆清高亭庵之正南又若干步地明爽潔東西北諸峯皆競秀獻狀令人愛玩忘歸蕪之可琴可奕可挈尊罍而飲無不宜者君復為揩環中亭君詩書之暇披鶴氅衣支九節笻歷游四亭中退坐庵廬回睇鬚松如元夫鉅人拱揖左右君注視之久精神凝合物我兩忘恍若與古豪傑共語千載之上君樂甚起穿謝公屐日歌吟萬松間屐齒答和鬚松解君意亦微微作笙簫聲以相娛君嗜曰此余得看松之趣者遂以名其庵廬云龍泉之人士聞而疑之曰章君負濟世長才當閩寇壓境嘗樹旗鼓礪戈矛帥衆而搏退之蓋有意植業以自見者今乃以看松名庵若隱居者之為將鄙世之膠植而不之狎邪抑以斯人為不足與而有取於松也金華宋濂竊謂不然夫植物之中稟貞剛之氣者唯松為獨多嘗昧昧思之一氣方伸根而蘊者萎而驗者莫不振翹舒榮以逞妍於一時及夫秋高氣清霜露既降則皆黃實而無存矣其能歲寒而不易行易慶者非松也耶是故昔之君子每托之以自勵求君之志蓋亦斯而已君之處也與松為伍則嶷然有以自立及其為時而出剛貞自持不為物議之所移奪卒能立事功而

澤生民初亦未嘗與相悖也或者不知強謂君忘世而致疑於出處間可不可乎其家青蘿山之陽山西老松如戟度與君所居無大相遠第兵燹之餘巒光山色頻失故態栖栖於道路中未嘗不慨然興懷君何時賦歸也不知君能從余否乎雖然匡山之靈其亦迓君久矣

金溪縣義渡記

撫州金溪縣南若干里盱水與清江合流入于汝名曰東溪其地為曰達之衢人之所貿物之所載咸出焉溪廣不可梁必藉舟以濟當氣升水起篙師儀躍以

徼金錢踰時不能遽涉或水落氣縮冰霜寒沍類揭跣以進若foreign刀戟然人病之溪濱貿行士曰何有華惻然以為已憂化堅木造舟實諸衝徃者聚數十人輒渡之来者亦然割田食舟子自朝抵夕不敢斯須遠去舟敗更新之周語曰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此有司濟人常事爾初不責民也有華以編氓能佐官政之不及可不謂賢哉有華字祥瑞周窮扶難躉塗架橋其事美盖不一而足云

新雨山房記

諸暨為紹興屬邑與婺隣國初得婺時伐僞吳張氏相

持未決兵守諸暨界上張氏恃諸暨為藩籬乘間出兵
侵掠兩軍屠戮無虛時故諸暨被兵特甚崇甍巨室焚
為虺礫灰燼竹樹花石伐斲為樓櫓戈砲樵薪之用民
懲畏也其害多徙避深山大谷間棄故址而不居過者
傷之今國家平定已十餘年生民各安其業吾意其中
必有修飭室廬以復盛時之觀者而未之見今年邑
士方伯修為余稱其友張君仁傑居諸暨北門之外故
宅昔已燬及兵清事息始闢址夷穢創屋十餘楹旁植
修竹數百四時之花環繞左右琴床酒爐詩書之具咸
列于室仁傑未亂時嘗有祿食至今郡縣屢辟辭
不赴以文墨自娛甚適弭其室曰新雨山房願得余記
之一室之廢興為亭甚微然可以占世之治亂人之勞
佚非徒然也方兵革之殷人有子女金帛懼不能保雖
有居室寧暇完葺而知其安乎糗糧匆匆之需叫號徵
逮者填于門雖有花木之美詩酒之娛孰能樂之乎今
仁傑獲俯仰一室以察時物之變寄性情之安果誰使
然也非上之人撥亂致治之功耶自古極治之時賢且
能者運於上隴畝之民相安於下而不知其所由然飲
鮑歌呼秩然成文成周盛時之詩是也安知今不若古
之時耶仁傑其試為之余他日南昌馬駕小車過北門

求有竹之家而問焉仁傑尚歌以發我余當豉缶而和馬

叢桂樓記

叢桂樓在杭天龍寺之左偏主僧士人道禪師作之大道譚善平越漁浦人初受業寺之慶　庵吉公尋升天目山問道於普應國師已而来歸閔天龍之廢且久也慨有興復之志時危礫荆棘散漫左右幾無所容足而大道寖無錙銖獨操一鉢日走市中得食舁歸以食衆工得錢以易材木金石百用之具不四三年而佛殿三門兩廡皆成四方學徒之来者皆仰以食於是復以其餘作其樓左丞周君伯琦以叢桂扁之既而大道以至正辛卯七月十一日示寂其徒奉全身瘞諸樓右而建塔其上且請同庵禪師述其故属余以記斯樓樓乃大道休息之所將以致其思焉而余獨感大道之立志堅而成功速也今夫有威力以使人者莫過乎有司有貨財以使人者莫過乎富室然其有所興作皆集衆謀役羣力而為之猶且磨以歲月多者數十年少者十餘年而後成今大道蔂然一僧非有貨財威力之可使人獨用口舌化導市井之民取其財與力以為己用成宋偉勝大之功若易易焉者雖佛氏之教足以動人之信聽

然非大道之有志不能也蓋人惟患無志有志矣患守之不堅有志而能堅事無不可為者況一寺乎余嘗病有志者之寡而於大道深有感焉嗚呼後之居斯樓者孰非大道之倫哉讀余言而思大道之為人則斯樓與斯寺不廢矣請記者曰圓泽圓如皆彬彬雅飭有志於禪觀者令居斯樓云

貞則堂記

貞則堂者傅君藻養母夫人之所也夫人姓樓氏故為烏傷士族年十五歸同里處士壽朋生二子長曰權次即[illegible]有八年而寡夫人斷髮誓不食他姓家[illegible]

凍餒交攻當風雪凄迷青鑑夜織鵾肩號猶軋軋車聞機杼殼人弗能堪夫人裕如也越若干年始克葬處士君華川之南葬已先廬未備者補之持宿券責金者庚之專心一力訓二子有成權得推擇為吏藻從黃文獻公游以文辭爾夫人素髮垂領日坐堂上含冲挹腴而享壽養之樂時年蓋六十餘矣人皆曰女婦女青年能守貞者非艱守於阽危中者為艱當夫人獨居室無儋石之積皦皦自信如荊南之金色百煉而弗變非其賢過人能如是乎吾邦生齒之繁動至數十萬求如夫人者千或不能二三宜其休聞流溢無窮所可憾者無良有司

上下朝廷以表其宅里爾金華宋濂獨不謂然何者發為吕成公講道之邦禮義修明風俗淳美非惟家孝弟而人書詩至於女子婦人亦皆無思犯禮而畏行露之儉勞處道之常同老于室無以見其所執之操今謂如夫人者千不能二三是何待父母之國如此其輕也向使處士君不棄逝孰知夫人之行能卓卓如是乎利器之施遇錯節而顯勁栢之剛因凝霜而知名蓋生於世人已為不幸況又欲徼旌寵之榮乎旌寵朝廷之事也濂也不敏與藻居同郡學同師嘗升斯堂而拜夫人藻指謂濂曰吾子幸為我文之濂不敢讓使濂之文傳夫人大節其亦烜著於世矣乎

靈洞題名後記

蘭溪棲貞院靈洞題名乃蒙齋右史范公端臣乾道五年己丑季秋二十三日所書潘慈明誌右史之墓謂其篆楷草隸皆造於妙今觀遺墨其言實有不誣者矣然其所題之名凡四曰韓無咎者龍圖閣學士南澗公元占也曰范元卿者即右史伯恭者金華東萊成公也曰曾正中者章貢文清公幾世之諸孫也曰無咎之子漮者漮字仲止文學追亞其父父號南澗人

因稱其為澗泉也蓋成公為文清之外孫視正中為內外兄弟南澗實成公之親友故相與同為此遊他瑣瑣者要不得與之也成公時居母曾夫人憂至是年二月發喪會夔韓氏物故已八年於是南澗復以次女為之酬其如德清行親迎之禮起自之伯祖父中書舍人本中親傳中原文獻載而入南僑寓信之廣教寺已而文清辭廣西運判亦來居之文清則孔文仲武仲之甥劉跂之胡康侯之高弟弟子二公

講學甚契故以女妻舍人伯子倉部郎官大跂即成公之父也南澗出於雍丘桐木之韓後寓廣信其先人少師持國與程洛公司馬溫公呂申公為友而南澗能紹家學為一代冠冕右史則從叔父香溪先生淡學經而深於性理者也有若四君子之所學其家世淵源師友傳授尚班班可考見當其仆徊山水之間特欲發舒精神而涵泳萬象之妙非比寻常之將衍而已也院僧介眉上人嗜古特甚每撫壁間題識不勝高山仰止之思仍慮漫滅不存謹甃石勒置廡下介義空勝公求予記之因為疏其梗槩於下方一玉若續題乃右史之弟俞之

筆實紹熙三年壬子距前題已丑已二十有四年而四
君子者皆作土中人矣自工子至今至正丙午又一百
七十五載人事之變遷者何可勝道唯有德之士其名
弗磨見之如存不知其亡忘也覽此者其亦思有以自立
也

雲寓軒記

閩士張君仲育學道龍虎山中扁其軒曰雲寓人聞而
疑之曰異哉張君之名軒也夫蒼然而在上者太虛也
寓乎太虛者雲也雲之為物二氣上升初無定形當其
始生也勃然如煙欝焉盤旋或揉曳如帶或縈結如盃
或超舉如鴻或變化如龍儻然而雨天下忽然而不見
其迹雖雲亦不自知其聚散起滅為何如人之望之一
息而萬狀恍惚而不可為象今張君乃欲取以寓其身
不亦異乎或聞其言又疑之曰是知雲之起滅而不知
外物之起滅者也知張君之寓身於雲而不知其寓意
於雲者也彼世之紛紛糾糾朝榮而夕替驟往而欻還毀
譽榮辱之出於人者其變亦多矣獨何異於人乎人惟
不知其然也故竭志畢力終身趨走汨沒於其間而不
知止若夫知道之士則不然其視天下之物舉不足當其
一顧至於身自視如委蛻其去留之際不繫繫於物與

浮雲無異蓋其所得者深矣今張君獨知之而以雲寓名其軒庶幾達生者之所為彼烏足以知其意哉或者聞其言又疑之曰是求其外而不得其內泥於迹而不通其道者之論也夫有道者用於物而不蔽於物自恒人而觀雲則雲而已自有道者而觀舒之周徧宇內斂之不見毫髮者非道邪澤潤四海而不以為功與天並存而不知其所終者非道邪衆人資其惠而不能名其德功成則退而不底滯於用者非道邪是則張君取雲以寓意者有在矣彼烏足以知之邪且天地之初未嘗有雲之名也非特無其名也而亦未嘗有雲也而天地亦未始有也陰陽判而後有天地有天地而後雲生焉人見其巍且高也從而以天名之見其卑且廣也從而以地名之見其細縕無窮也從而以雲名之是則以天地名天地以雲名者亦已寓矣況復取雲以名軒不猶寓之寓者乎而人又嘵嘵焉而辯之非惑邪吾聞龍虎山中多異人廣成子安期生之流時往來其間張君試見而問者果孰為雲邪孰為寓不寓邪必有以語張君矣又安知不疑吾言為妄邪三人者退張君識其言屬筆於予請書之坐隅

栖雲室記

中峯本禪師結廬姑蘇城西以為禪定之室翰林學士
趙文敏公書其扁曰栖雲追今數十年中峯卒而廬亦
頹壞中峯之孫用庵照師作新室於址復取故名揭之
而屬余以記余笑曰師其欺予乎哉今之廬非昔時之
所築也今之人又非中峯也而猶曰栖雲何哉室廬之
壽以百年計人之壽以數十歲計櫛燥濕閱寒暑屹乎
有不傾之勢毅然有不忘之意今欲求而見之且不可
得矣彼雲者起滅萬狀不可斯須審視奚為而久棲此
室哉文敏公取以為名固異矣師取而重揭之又異也
余復以言文之不亦甚異乎雖然自其易化者觀之則
天地亦無殊於水中之漚自其可久者觀之流電之光
可使比於歲月自有形者觀之泰山可以齊於毫芒自
其無形者觀之一髮可以擬於嵩華久速巨細各跡也
有跡者固不足恃以不壞不可以巨細久速論者道也
何間於古今新故之分哉然則安知今之廬異於昔時
之所築今之人異於昔之人哉而雲也安往而不在乎
嘗試與師登姑蘇之臺而覽古今之變三吳之間崇臺
廣榭涼亭燠館敷金碧而炫丹雘極人力而窮物狀者
何可勝數蓋有歌舞未畢而號泣繼之車馬陳于庭而
狐兔已游于寢者矣彼之富麗奇瑰者與栖雲之室絜

量大小何啻岡阜之於沙塵今俊皆不復得而此猶新其棟宇而不廢何邪蓋無道以保身者雖富麗不能久存而有道之士身亡而名立司不隨世以為變遷也吾坐乎斯瞑目而思之虎乎室皆雲也皆中峯也入吾耳而接吾目者皆道也中峯之徙苟有志於道孰不可為中峯哉尚何取於區區之故名也乎師近道者盍以吾言求之

宣慰曾侯嘉政記

自中原俶擾蔓延大江以東兵連不解殆將十稔今年春三月丙辰西陸州階夏四月壬午江淛行中書左丞拯公以沙浦陽與睦隣也命宣慰曾侯自杭師来鎮其地五月乙巳師還邦人德其善馭士卒而弗擾也思之不置縣達魯花赤爲雲石不花君暨婺州路同知趙君大訥因民之思而相與樹碑于縣庭謂瀛頗從事於文墨走書来徵記曰浦陽婺之蕞爾邑環以大山長嶺舟車所不通往歲大將趙野遜台首統軍道其間以輸重弗解羽而飛也塗逢農賈及浮屠黃冠師不問能不能以徵纏縶頸使肩之或血流不成出即殺以徇民深患苦或傳有師至咸驚呼曰吾屬將馬免夫亟奔避山谷至閱旬不返曾侯察之民情之驚疑從間道疾驅至縣申

飭紀律區分隊伍各從其
妄踰户限仍令勇卒守其四門敢出入者罪隨加焉夜
漏既下乃被鐵衣持弓矢從一二騎周巡近郊威加氣
讋莫敢少恣一旦門者稍怠有竊出捕人魚者痛鞭其
長懲之自是無一人敢違命者縣父老相與言曰曾將
軍其来矣乎何為使我民不知也將軍其愛我也夫又
指所統兵而相謂曰彼大纓短製而腰刀者其貉峒之
軍也夫吾儕小人無所識知頗聞此軍勇驁游擊未易服
馴又何其[illegible]使它大將如曾將軍我民何
至暴露[illegible]
[illegible]容[illegible]藥咏而去居無何左丞公自將

臨睦州緻曾侯還杭以守舊營晚始受命鶏號復就閒
道馳去每出卒一隊輒用數騎士監之若魚貫若鴈行
無敢亂越三日縣父老又相與言曰曾將軍其去矣乎
何為来不吾知而去亦不吾知也揆於古之良將善馭
師者其亦無愧也乎人有功而人忘之不祥達魯花赤
君縣之賢大夫令年頗少以白金遺其母欲私之李持
刀入户以巨木撐柱罵曰吾聞縣令為風化首汝縗不
能而恐壞之耶令冠裳其形而狗颺其行乃眞賊爾豈
官人耶汝即来汝即来汝而後自殺爾令驚走
時監州聞其賢有子方讀書舉秀才聘為之婦李尚處

子也居數年天下大亂夫婦逃難俱為賊所執賊悅李有殊色欲殺其夫而妻之李抱其夫詬曰汝欲殺吾夫即先殺我我寧死決不從汝作賊也賊怒并殺之吁婦猶能有是哉可嘅也

先大夫碑陰記

惟我 顯考府君宋公樹善深長不自食其報持以覆蔭後人致使不肖濂獲際 昌辰忝以文墨事 上授經 青宮當侍 講禁林之日特膺 寵數錫贈顯考府君中順大夫禮部侍郎顯妣陳氏德人濂時事 上左右不敢稍離於是遣襲廷儀禮司序班曾孫慎虔奉

制書詣嘉興曾未幾何陞濂翰林學士承旨例得追封二代更贈顯考嘉議大夫禮部尚書顯妣淑人顯祖考贈亞中大夫太常少卿顯祖妣金氏淑人而其誥辭乃 上親製褒錫有加焉濂亦蒙 恩致政而歸方克躬詣兆域奠告如初惟是 皇仁如天溥博無際澤及九泉奠絕前比深懼無以垂示悠久因請前丞相汪公朝宗大篆其所贈官封勒石塚前一以後 上賜一以昭先德使後世萬子孫思忠思孝永不忘乎 君親斯蓋濂惓惓之深望也洪武十年夏四月前翰林學士承旨嘉議大夫知 制誥兼 國史兼 太子贊善

大夫介子潘再拜謹記今-移中書舍人瑒書丹篆題

刪烏城志

元至正七年冬嘉禾城西有烏數千營巢於地園八尺棠五尺晝夜弗休類有物督迫之者未幾大盜弄兵海上紹興市繼起江淮皆繹騷朝廷遂詔州郡築城自嘉禾始亦異哉唐貞元中田緒境內烏御木成城其棠則縮五之二其圍則至數里之廣所以懲宗有播遷之禍今元亦馴致喪亡先儒謂杜宇啼天津橋南方地氣先應亦是類歟吳僧本誠志五百餘言余愛其文特刪之附集中本誠字道文名

金華孝善里之潛溪

潛溪在縣東七十里禪宗院側浮之東即入義烏境元重紀至元元年乙亥正月十五日授經浦江義門鄭氏久之以其家九葉同居乃額-隣焉相地於仁義里孝門橋之上其地直縣東三十里有山曰青蘿至正六年丙戌十月二十七日於山趾建寢室三楹間繚以周垣前敞小門十年庚寅二月十五日携家自金華来遷揭其扁曰潛溪示不忘本也十四年甲午十二月八日再搆前軒如寢室之數東西榮之厥以次告完扁軒曰青蘿山房因舊山而志新築

也十八年戊戌六月十八日國兵取浦江遂避入諸暨兵雖定浦江當戍之衝不可居十九年己亥三月十五日還潛溪故廬越九載始重葺治於是復來遷時　國朝兴几年丁未四月一日也惟古人最重遷以墓墳在斯親戚在斯不敢輕於棄去必出於勢之不得已今子豈有他哉特欲薰漸孝義之風以勖我後人爾然蘿山之望潛溪朝發而夕至非若別郡千百里之遠宗屬之胥會先塋之展省固未嘗廢其與弟遷者初何異哉余既來宦給地券俾居左右曰宋公園園

不偶然者豈其數哉前定歟子子孫居此者毋析爨毋為不義毋侵餘比隣曰衣被乎詩書耕則為良農學則為良儒庶幾不負予之志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潛溪先生集卷之八

後學 戈陽 黃溥澄濟選

後學 名相 羅綺尚絅校正

序

皇明寶訓序

皇帝繼天出治御大歷服七緯順度九圍敉寧爰自龍飛之初以迄今茲金匱之藏歲益月增乃佾翰林詞臣之請纂脩日曆以成昭代之盛典粤洪武癸丑之秋八月甲申 帝御東閣召臣詹同臣樂韶鳳臣宋濂俾遐海內文學之士開局西華門內相與編摩成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而命臣同臣濂爲之總裁九月壬寅臣等既蒞事發所
藏而繙閱之仰窺　神機秘奮斷遠猶辰告足以明徵宄
保嘉惠邦家者充物乎其間臣等因相與言曰日曆之
成藏諸天府人欲見之有不可得者盍如太宗貞觀政
要之書編集以傳詢謀既同於是輯成四十類自敬天
之真不敢以已意而輕爲損益云臣等竊聞之自古開
基創業之君其設心也爲不軽所以大舜有勑天之
誡武王有永鑑之銘垂示于後炳若丹青歷代寶之用
爲大訓蓋慎之至也肆惟皇上恭膺天命經營四方慮
濟民惟日不足故凡戒飭臣工訓警將士出經入史
亹亹弗倦必欲使其心領神會而後已嗚呼日月之無
私也容光其必照焉雨露之無私也百物無不潤焉
皇上法天而行覆幬無際恒恐一夫不被其澤故精神
之所會訂謨之所定誠與夫夏商周之文相表裏非太
宗所能企及此無他　聖學緝熙內外一本於誠而太
宗則飾之以詐術故也貞觀政要尚傳之於今則夫寶
訓一書垂法於千萬世蓋無疑者非惟繼體守文之主
所當朝夕誦詠以知創業之艱難而三事暨大夫誠能

風而行之亦可以盡安上治民之責矣翰林學士承旨
嘉議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兼吏部尚書臣詹同翰林
侍講學士嘉議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臣樂韶鳳翰林
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兼太子贊善大
大臣宋濂等上

大明日曆序

洪武七年歲在甲寅夏五月朔日新修大明日曆成粤
從 皇上興臨濠踐天位以至六年癸丑冬十有二月
凡戒飭之諄複征伐之次第禮樂之沿革刑政之設施
群臣之功過四夷之朝貢莫不具載合一百卷藏諸金
匱副在秘書甲寅以後則歲再修而續藏焉嗚呼惟
玄辟惟辟奉天其能混合三光五嶽之氣者蓋可數也
然挺生於南服而致一統華夏之盛自天開地闢以來
惟
皇上爲然其功高萬古一也元季紲驟奮起於民間以
圖自全初無意於天下念繼閔生民塗炭始取土地
群雄之手而安輯之較之於古若漢高帝其得國之正
二也平生用兵百戰百勝未嘗摧衄以至繼天出治經
綸大經皆由一心運量文臣武將不過仰成筭而已
其獨稟全智三也欽畏天地一動一靜葬若神明在上

及至郊祀存於心目有赫其臨甚至不敢加視惠鮮小
民復恐一夫不獲其所貪墨吏及豪黠之徒有加害者
必痛之以刑其敬天勤民四也后妃宮中不預一髮之
政外戚亦循理守法無敢恃寵以病民寺人之徒惟給
事掃除之役此皆古昔所深患今絕無之其家法之嚴
五也兵戎國之大權悉歸之於朝廷有事征伐則詔大
帥佩將印領之暨旋則上章繳歸士卒各還第其兵
政有統六也嗚呼帝力雖多度越前王不可以一二識
也今日曆所書皆聖謨之迹功業之著規摹之宏遠其本
盖原於此矣然而史事甚重古稱直筆不溢美不隱惡
務合乎天理人心之公無其事而曲書者固非也有其
事而失書者亦非也況英明之主不世出而記注之官
遷易不常無以究夫聖德之高深臣同暨濂幸獲日侍
燕閑十有餘年知之深故察之精察之精則其書也頗
謂得其實而無愧茲因日曆成書謹揭其大要於首簡
使他日修實錄者有所采擇庶幾傳信於千萬世也其
總裁官翰林學士承旨嘉議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兼
吏部尚書臣詹同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
修國史兼太子贊善大夫臣宋濂催纂官翰林侍講學
士嘉議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臣樂韶鳳纂修官禮部

員外郎臣吳伯宗翰林編脩臣朱右臣趙撝謙臣朱廉儒學
教授臣徐一夔臣孫作布衣臣徐尊生其讎校謄寫則臣伯
宗臣廉及鄉耆臣黃昶國子生臣陳孟暘開局於六年九
月四日歷二百六十有五日始訖事云臣瀛謹序

郊祀慶成詩序

皇帝自登大寶主百神即有事于昊天上帝以　仁祖淳
皇帝配神作主于今五載弗懈益恭粤洪武壬子冬十一
月辛酉長至日復遘其時前期丙辰　上御奉天殿集臣
于庭告以將言命戊午出宿齋宮有司汜掃次上鄉為旧
燭各戒具將將罔敢弗肅及期行事百辟卿士後先駿奔牲
牷肥腯圭幣温縟罷用質雅酒齊芬樂舞昇舉升煙上
聞　皇心內外賛文兩盡上帝居歆福祿攸降既竣事禮部
尚書陶凱工部尚書黃肅下工部侍郎牛諒詹府參軍熊鼎
磨勘司令吳雲兵部郎中劉崧主事周子諒秘書監
丞陶誼晉府錄事張孟堅吳府錄事吳從善咸謂　皇帝
升中于天國之大典幸際僊明與於執豆籩之列不可無篇
什以紀慶戍昭示萬世遂以唐詩星臨萬戶動月傍九霄
多為韻各賦詩一章而屬瀛序之瀛聞郊祀之禮始於有虞
氏至周大備秦漢以來寖失不經具惑於六爻六帝之說莫
適從君國子民者亦罕能躬嚴祀事往往遣大臣攝

之肆惟　皇上壹遵禮經而洗千古之陋每歲親升泰壇昭事上帝恪恭寅畏有赫其臨陰斂陽舒降丼風雨霜雪寰宇物無疵癘行見鳳凰降而龜龍假矣穀歌之發茲非其時乎昔者周人之頌所謂昊天有成命者郊祀天地也思文者后稷配天也二詩辭氣與密卒未易曉然非卜商之序揭其宗綱後世何自而明之羣公之什優柔而雅馴整肅而泰豫足以美盛德形容而告於神明善言詩者謂其有得風人之微旨所可愧者瀛非卜商之識僭序作者之意君子其謂斯何雖然代之成憲後王之所取法者其大槩亦頗著見於間云是歲

十有二月甲戌朔金華宋濂謹序

應制冬日詩序

洪武二年冬十一月二十有二日　上御外朝遣中貴人召翰林學士臣瀛侍講學士臣同直學士臣經待制臣偉起居注臣觀臣琳列坐左右既而命太官進饌賜黃封酒飲之　上屢命盡觴內官承　上旨監勸甚力臣瀛數以弗勝杯酌固辭上笑曰卿但飲雖醉無傷也酒終　上親御翰墨賦詩一章復繫小序于首命各以詩進臣瀛最先臣偉次之臣觀臣琳臣經臣同又次之　上覽之大悅臣素最後詩以民瘼為言　上曰素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素以遭逢盛際光膺聖眷如此不可無以示後乃集
其詩為卷而以題辭為屬臣聞之在唐中世當夏日炎
蒸君臣相與賦詩六過以日長為可愛凉生殿閣為足
矜後代多譏之惟我 皇上勵精圖治其於冬日涵寒
之際形諸篇翰固不忘於聽政羣臣賡歌復以逸豫為
戒憂勤為勸而弗敢後者其故何哉蓋唐虞在上無小
無大孰不精白一心以承明德況於文學法從之臣職
在獻替者乎揆之於唐杨不可以同日而語也臣濂不
佞庸敢以是序諸篇端 上所賦詩別以金龍箋繕謄
其副藏閣於家示不可褻玩也

昭鑒綵序

洪武六年二月癸卯翰 上召秦相府右傳臣文原言
翰林脩撰臣王僎國子博士臣李叔允助教臣朱復秦
相府綵事臣蔣子杰晉府紀善臣呂宗盛錄事臣杜環
撫府錄事臣張雲翀吳府錄事臣吳從善楚府錄事臣
王鏞靖江府錄事臣宋善類集歷代諸王事實既受命乃
取東觀諸史相與研磨善與惡可為勸懲者咸采焉其
文蕪事泛則刪取其大槩或有屠遥不軌無復人理者
輒棄而不收越二十有二日甲子書成綵為二卷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原吉等詣闕投進仍請以太子賛善大夫臣宋濂爲之序　上可其奏先是有詔禮部修是書前尚書臣陶凱今尚書臣牛諒主事臣張籌遂錄爲一卷上塵乙夜之覽煞然二書義例本同無大相遠臣籌因會稡衆論合而爲一承詔刻梓以傳名之曰昭鑒臣濂因得而序之臣濂欽惟　皇上既正天位即定青宮衆建諸子爲王作鎮雄藩於是嚴自切禮儀之等第兵衛之出入與夫職制營膳法律供用之屬具錄成書共一百一十有餘條煞然慮其文太繁前人所可倣以爲鑒戒者多於各條之下徵著其綱以其目則悉載此書庶幾得以互見其爲　聖子神孫建萬世之不基者可謂深且長矣於戲盛哉煞然代天而理物者天子也佐天子謹藩制以壯磐石之宗者諸王也天子則元首諸王則手足是謂一體者也其可不同心而同德乎昔之賢王有見於此敬以脩身禮義齊家政以馭衆夙夜戰兢唯恐不能盡屏翰之寄故祿位傳諸無窮嚴光顯于未世其或不賢而弗之察欲縱情逸且失其秉彝之性而欲久享爵秩抑亦難哉觀錄中所記歷歷蓋可數也傳曰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又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嗚呼　寶訓具在赫

潞溪集卷之八

若日星之臨覽是錄者其懋戒之哉是歲五月三日臣
濂拜手稽首謹序

春秋本末序

洪武十一年夏五月　皇太子御文華殿命侍臣講讀
春秋左氏傳既而曰諸國之事雜見於二百四十二年
之中其本末易見眉若取春秋分記而類入之分記眉
人程公說所述有年表世譜世本附錄等類頗失之繁
但依世本次第成書先周尊天王也次魯內望國次齊
晉主盟中夏故烈之魯後而齊復後於晉以晉於周魯
爲親其霸視齊爲長也自齊而下次宋衛蔡陳地醜德
齊而宋以公爵列於三國之首衛蔡陳之爵皆侯也鄭
實燬秦皆伯也陳蔡獨後異姓也若楚若吳若越以僭
號見抑于春秋並居其後小國戎狄附焉於是文學臣
傅瀚等受命纂輯編年一主乎魯雖曰無事一年各具
四時諸國依前序次各繫以事其有一事再見及三見
者通繫於主霸者之下若重復者則削之訓詁以杜預
爲之主凡例所及一一取旨而後定繕寫爲三十卷
自春和門接進皇上聞而嘉之賜曰春秋本末勑內官
刋梓禁中以傳示四方臣濂聞諸師云五經之有春秋
猶法律之有斷例也法律則用形禁暴以爲之範防斷

例則斟酌物情是非而定罪之輕重也是故古之君臣無不習於春秋使君而知春秋方能盡事君如事天之誠天秉以之而昭民彝以之而正何莫非春秋之教也然而尊土賤覇内夏外夷其書法實嚴必當曲暢以觀其同參互以察其變所謂屬辭比事者始可言也不然泯知律彼大海渺無津涯豈一蠡之可測哉敬惟 皇太子殿下潛心聖學其於六經之文循環讀之而尤惓惓於春秋今命宮臣纂輯成書一覽之頃其本末瞭然斯殆以人文化成天下也歟 皇上以大舜之資善與人同命流布于四海是心也天地之心也 臣幸生盛時遭逢兩宮之聖不勝慶忭之至輒忘疏賤著其述作大意於篇首其校正無訛者翰林典籍 臣劉仲質國子助教 臣儲惟德正書入梓者中書舍人 臣朱孟辨 臣宋遂 臣桂慎鑄印局副使 臣詹希元云洪武十二年歲次己未五月五日前翰林學士承旨嘉議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兼太子贊善大夫 臣金華宋濂穜首謹序

春秋屬辭序

春秋古史記也夏商周皆有焉至吾孔子則因魯國之史脩之遂爲萬代不刊之典其名雖同其實則異也蓋

在魯史則有史官一定之法在聖經則有孔子筆削之
旨自魯史云亡學者不復得見以驗聖經之所書往往
混為一途莫能致辨所幸左氏傳尚明魯史遺法公羊
穀梁二家多舉書不書以見義聖經筆削粗若可尋然
其所蔽者左氏則以史法為經文之書法公穀雖詳於
經義而亦不知有史例之當言是以兩失焉爾左氏之
學既盛行杜預氏為之注其於史例推之頗詳杜氏之
後唯陳傅良氏因公穀所舉之書法以考正左傳筆削
大義最為有徵斯固讀春秋者之所當宗而可憾者二
氏各滯夫一偏未免如前之蔽有能會而同之區以別
之則春秋之義昭若日星矣柰何習者多忽焉而
察其有致力於此而發千古不傳之秘者則趙君子常
其人乎子常蚤受春秋於九江蕭先生楚望先生之志
以六經明晦為已任其學以積思自悞必得聖人之心
為本嘗語于子常曰有魯史之春秋則自伯禽至於頃
公是已有孔子之春秋則起隱公元年至於哀公十四
年是已凡一事之中皆具二義必先考史法然後聖人
之筆削可得而求矣子常受其說以歸晝夜以思忽有
所得稽之左傳杜註備見魯史舊法鬱然可舉亟往質
諸先生而先生殁已久矣子常益竭精畢慮幾廢寢食

如是者二十年一旦豁然有所悟入且謂春秋之法在乎屬辭比事而已於是離析部居分別義例立爲八體以布列之集杜陳二氏之所長而棄其所短有未備者辨而補之何者爲史策舊文何者是聖人之筆削悉有所附麗凡暗昧難通歷數百年而弗決者亦皆迎刃而解矣遂勒成一十五卷而名之曰春秋屬辭云嗚呼世之說春秋者至是亦可以定矣瀛頖觀簡策所載說春秋者多至數十百家求其大槩凡五變焉其始變也三家競爲專門各守師說故有墨守鍼膏肓發疾之論至其後也或覺其膠固已深而不能行遠乃倣周官調人之義而和解之是再變也又其後也有惡其是非僭亂而不本諸經擇其可者存之其不可者舍之三變也又其後也解者衆多實者溢于三家之外有志之士會粹成編而集傳集義之書愈盛焉是四變也又其後也遠恒說不足聳人視聽爭以立異相雄破碎書法擘合條類謹然自以爲高甚者分配易象逐事而實之是五經也五變之紛擾不定者蓋不他焉由不知經文史法之殊此其說愈滋而其旨愈晦也歟子常生於五變之後獨能別白二者直探聖人之心於千載之上自非出類之才絶倫之識不足與於斯嗚呼世之說春秋至是亦可

義而和解之是再變也又其後也有惡其是非僭亂而不本諸經擇其可者存之其不可者舍之三變也又其後也解者衆多實者溢于三家之外有志之士會粹成編而集傳集義之書愈盛焉是四變也又其後也遠恒說不足聳人視聽爭以立異相雄破碎書法擘合條類謹然自以爲高甚者分配易象逐事而實之是五經也五變之紛擾不定者蓋不他焉由不知經文史法之殊此其說愈滋而其旨愈晦也歟子常生於五變之後獨能別白二者直探聖人之心於千載之上自非出類之才絶倫之識不足與於斯嗚呼世之說春秋至是亦可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以定矣如濂不敏竊嘗從事是經幸勤贊摩不為不久
率昡衆說不得其門而入近獲締交於子常子常不我
鄙夷俾題其書之首簡潚何足以知春秋間與一二友
攷而誦之見其義精例密感有據依多敷前賢之所未
繫譬猶張樂洞庭五音繁會若不可以遽定細而聽之
則清濁之倫重輕之度皆有條而不紊子常可謂深
有功於聖經者矣濂何足以知春秋輒忘僭踰而序其
作者之意如此若夫孔子經世大旨所以垂憲將来者
已見子常之所自著茲不敢勦說而瀆告之也子常姓
方音子常字也歙休寧人工古文辭尤邃於諸經

雖疾病沉瘠之久不忘著書隱居東山四方學子尊之
稱為東山先生子常別有春秋師說三卷春秋左氏傳
補註三卷春秋集傳十五卷與屬辭比事並行于世前
史官金華宋濂謹序

太古正音序

余少時則好琴嘗學之而患無善師與之相講論雖時
按滁堙欝而暢懣憒心弗自是也後聞冷君起敬以善琴
名江南當時學琴者皆赴其門余尤慕之以為安得一
聽以償夙昔之好乎及入 國朝余既被 命起仕而

冷君亦繼至時　天子方注意郊社宗廟之祀病音樂之未復乎古與一二儒臣圖所以更張之冷君實奉明詔定雅樂而余預執筆製歌辭獲數與冷君問抱琴為余鼓數曲余瞑目而聽之悽馬而秋清盎然而春煦寥寥乎悲鴻吟而鸛鶴鸞鳳追而和之也砯普氷切氷砯乎氷合萬壑瀑布直瀉其上而松桂之風互答而交衝也懇懇乎如唐虞君臣上規下諷而不傷不怒也熙熙乎如漢文之時天下富貴而田野耆耄乘車曳屣嬉遊咲談弗知日之夕也余倦為之忘寢而不自知心氣之平何啻之適閱旬日而餘音繚繚在耳心誠知其美而欲學焉而余已老耄不可勉矣既而冷君出其所次琴譜曰太古正音者示余且曰子之所聞者皆出乎此所未聞者可按譜而學也子可以序之重余有感焉樂之為教也大矣占之人自非居喪服有異故則樂未嘗違乎左右所以攝忿戾之氣通神明之德其助豈為細哉後世古樂寖久寖亡今之所存若琴者無幾士大夫又鮮能而寡聽之雖如余之有志於學猶有耆老無聞之悔況不若余之質固者乎誠以有其器而無其譜有其譜而其制不全故也今冷君獨不自私其藝將使人人可按譜而學豈非古人用心哉然余恐人見其易而忽之也故道願學

之意以見其為術之難述所聞者以告之使人知冷君之用志於琴甚久非特空言而已也冷君名某其郡人今為協律郎

重校漢隸字源序

隸之源何始乎秦皇時程邈減小篆為之便於隸佐故名曰隸書然未有點畫俯仰之態故西京之世金石刻皆鮮用之至東漢時賈鮪以寫三蒼異法方大行勒諸碑碣者多紛紛隸書矣考洪适之所輯西京僅一二見隸漢則不啻數百如是則謂之源於漢亦可也曰非漢也而秦亦非也按齊之胡公太公六世孫先秦皇四百餘年後有發其臨淄家者棺上有文隱起字與漢隸同由是而觀非秦也源於周也邈則推廣之耳雖然非周也曷為知非周也使臨淄之棺不斃孰不謂其必始於秦哉先秦皇西百年已有隸書矣又焉知先胡公四百年果無之哉去古既遠入無由稽其詳爾滿溢籍意從識之畫八卦即字之本源皇頡衍而為古文其六五百四十言列於許慎說文每部之首蓋與篆籀之繇人因之而相生豈隸書獨有待於後世耶夏殷以來諸侯之國各有書其體制或殊或一或可識或不可辨然不出不越乎六書甚若滔龍變為之而畧加變通者隸與篆籀雖微有

不同疑其同出於古文之後各為一家或自出[illegible]之精者
相傳爾不然許慎當世學者稱秦之隸書為倉頡
時書其遽稱耶抑亦別有所本耶濂皆不敢必其然也
同姓宋君季子博學篤行且留意於隸古之書所維漢
魏諸碑刻必夙夜潛玩不知有寒暑其父友處士桂競
刑部王經勸之曰學必有師無師雖勞弗工也季子乃
三走鄱陽見伯誠先生歐君復歐君憫其用志不怠
以作隸之法授焉凡陰陽向背性情逆順俱得其要領
久之復往龍虎山中質諸方壺翁從義翁益深於[illegible]
書見季子欣然授之語纆聯不自休季子於是學大[illegible]

遂以善隸書知名當時先是宋儒有婁機彥發者精[illegible]
之人也以世所存漢碑三百有九韻類其字字有數體
具列之號之曰漢隸字源季子且病其未博研精覃思
增多一千八十七字仍集師友微言作漢隸綱領一十
四則別撰辨訛字類及連綿字略又二千三百八十四
字至若字有闕遺釆班馬二家所用者補之目為兩漢
字統以附字源之後二書各六卷合為十二可傳於學
者嗚呼金石諸刻歐陽脩著為集古錄十卷趙明誠傚
集古而為金石錄卷數則再倍之歐陽之未及者趙恒
足焉至於洪适之出獨於隸學是攻其述隸釋二十七

卷隸續二十一卷可謂富且侈矣然而見聞有限或未免於疏脫此婁氏字源亦不可以不作歟今觀季子之重校非惟有功於彥斐亦可以補洪氏之不及矣當今大明麗天正四海同文之時他日或援蔡邕故事立石者季子以字行於家臨川為詩文有法以道自守不為外物所移禮部朱君憂炎極推重之謂無讓大雅君子云

鄭氏聯韓集序

勘司令鄭君思先間謁濂禁林從容言曰伯父杲齋先生大分絶人嘗矻矻窮經再踐塲屋不合主司程度遂棄去游測河之左右大肆其力於古文辭久之思如泉源豪令出不休日試萬言奇焉可待大司徒楚國歐陽文公奇其材欲尉薦之會疾作而卒先子曲全先生幼喪二親而賦性狷介州里不能容伯父時客授峴山乃走就之求四庫書疾讀雖暑爍金寒折膠不越戶限未幾下筆為文皆循矩度而不軼於毀譽然剛毅忤物人有不善必折之雖其面頗裂赤弗少貸晚寓蘇之海虞竟以坎壈終惟二父負不世出之才文名相埒遺元

季兵亂不沾一命竟捐館舍而其遺文將遂零落不傳
此思先日夜痛心而不敢自寧者也伯父為文多不留
意童惠先旬童亦見輒録之積二十春秋得文百篇古今詩
四百八十首先子之著作雖存嘗自刪焚僅留三十篇
文百篇詩而已於是合篇成書釐為一十四卷題之曰
鄭氏聯珠集將鋟文梓以行四方敢以首簡序文為請
瀘受而讀之果齋之文則氣運沉雄如老將帥師旌旗
金鼓繽紛交錯感歸節度曲全之文則規製上整如齊
魯大儒衣冠偉然出言不煩曲盡情意然皆有菑閻弘
麗之觀而無山林枯槁之氣嗚呼是亦可謂能言之士
乎昔夏侯湛與潘岳並美姿容其行止之處恒同輿而
接茵人謂之聯璧然不過取人物之明潔耳初不論其
能文也縱曰能文如温邢之敏贍亦生於異鄉初非出
於一姓也縱出於一姓若二謝之藻麗初非出於一門
也縱出於一門若二盧之雅逸則一從焉若二弘之典
嚴則再從也而同胞同氣者蓋亦鮮矣嗚呼有若二先
生伯仲並以文鳴其亦可謂希世之士乎瀘也不敏幸
見果齋於虎林而於曲全則未之識也及官成均乃與
曲全之子司令君為同僚司令君善承家學文光赫然
為御史為部使者百任歎迹又以政聞何鄭氏之多賢

哉雖然不聞之於先後將何以繼不維之於後將何以昭司令君汲汲爲不朽之圖可謂知所本矣瀛因備書其事冠諸篇首知言君子必有取焉杲齋諱東字季明曲全諱采字季亮溫之平陽人

愚齋集序

愚齋集二十卷吳興林靜氏所著也初靜之系出艾軒文節公世多聞人至魯祖弁以武舉入官爲宋馬步水軍都統制祖友信仕元官至宣武將軍湖洲路湖砲翼上千戶所管軍總管父德驤襲其職俱讀書知文及生靜俊爽異常髫齔之時即解綴篇章有外氏趙文敏公家法郡二千石欲以奇童薦父拒之靜知父意欲爲世大儒益研窮九經百氏之書雖老釋玄詮秘典悉掇其芳潤由是問學如川之增若黃文獻公晉卿宇文先生子貞皆延譽之遂用御史辟署安定書院山長辭不赴而元運亦衰矣今觀集中所著文則豐腴雅馴詩則瀟麗典則誠無媿古作者求諸倫輩中不多遇也嗚呼爲人子孫者毅然能以文武有聲動人所謂能亢其宗者非耶近俞寫志濂洛關閩之學窘寨不忘則其明體適用又有出於詩文之外者其所云未易測也靜字子山從余遊余嘉之故褒之乃所以勉之也靜字

愚齋其自號云

羅氏五老圖詩卷序

明之慈溪羅氏出於唐觀察判官隱之子襄翁來贋縣令因家焉至宋有名明復及謙者相繼擢第奉常蔚為詩書之家然而謙之後人多以耆壽稱其緯絅者年八十有四而終絅之子善卿其卒之年如絅而不及者再朞善卿娶某氏生五男子其一曰明遠年八十又三次二曰明傑其年如明遠而少二歲次三曰明德其年如明傑而少二歲次四曰明純次五曰明淑明純而少三歲惟此五老人者高邁八衰甲踰六旬當風日和美之時婆娑中庭偉偁玉鏘如于于而趨雍雍而語皓髮龐眉照耀後前藹悅綵衣給事左右見者驚詫不曰此人世之上瑞則曰是國家之休徵嘗歎歆豔若有厥不及噫亦異哉昔者雎陽固嘗以五老聞矣其系非一姓其生非一門不過仕焉而止優游鄉梓相與賦詩倡酬人猶以為異而傳之今羅氏則一姓也非直一姓又出一門昆弟若兄焉然兄弟之親有從者有再從者有三從者有犖犖連

從者不能必其同也又同出之一父母焉揆於雎陽之所聞不為尤異者歟尤異之事可不彰而傳之歟籍曰

雖陽之傳皆以爵顯而羅氏則隱約於布衣然爵祿有命不可以倖致顯弗顯固不當計也嗟夫人生致欲者莫踰於壽考書之九五福舉以爲首詩人善頌雖不一而足尤以此爲至顧焉羅氏一門獲之爲多誠稀世之盛事昵今之奇逢是宜士大夫播諸歌詩牘累篇聯縄縄猶未已也他日協諸律呂被于管絃使其子若孫持藤爲五老人壽非特爲一時之美談觀風之使或采而上之則牛酒之寵勞絮帝之敷錫天下照赫奕於東海之濱矣徜欸林試顧序雖陽之事者錢公明逸也明逸之文雄故能傳諸久遠若予荒靡不振之作將焉用之要不足爲羅氏之重輕姑述其槩於首簡以俟如明逸者剛焉羅氏五昆弟生子二十二人共爨而食者五世至正初以同居耆德旌其門予嘗求其故綱孜孜樂善惠利及人者衆善卿生平不害物命其好施如其父歲儉則散粟給宗族無死徒之憂臨歿又聚借貸諸券焚之然其所培植者遠矣

歐陽文公文集序

文辭與政化相爲流通上而朝廷下而臣庶皆資之以達務是故祭饗郊廟則有祠祝播告寰宇則有詔令胙土分茅則有冊命陳師鞠旅則有誓戒諫諍陳情則有

章疏紀功燿德則有銘頌吟詠敷賡則有詩騷所以著其典章之懿叙其彝明之實制其事為之變發其性情之正闓關化原推拓政本蓋有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歷代盛衰之故洞乎百物榮悴之情覈乎鬼神幽明之頤貫乎華夷離合之由舉其大也則極乎天地語其小也則入夫芒秒而後聚其精魄形諸篇翰風颺乎決決乎誠不可尚已世有興於斯者其惟大司徒楚國歐陽文公乎公諱玄字原功潭之瀏陽人其先家廬陵與文忠公脩同出於安福令萬之後公幼岐嶷十歲能屬文逮弱冠下帷數年人莫見其面經史百家靡不研究伊洛諸儒源委尤為淹貫遂擢延祐乙卯進士第歷官四十餘年在朝之日殆四之三任成均而兩為祭酒六入翰林而三拜承旨蓋當四海混一之時文物方盛纂脩實錄大典二史皆大制作兩知舉貢及讀卷官凡宗廟朝廷雄文大冊頒示萬方制誥多出公手金紱上尊之賜幾無虛月海內名山大川釋老之宮王公墓隧之碑得公文辭以為榮片言隻字流傳人間咸知寶愛文學德行卓然名世羽翼斯文黼藻治具公之功為最多君子評公之文意雄而辭贍如黑雲四興雷電怳惚而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雹颯然交下可怖可愕及其雲散雨止長空萬里一碧如洗可謂奇偉不凡者矣非見道篤而擇理精其能致然乎嗚呼自宋迨元三四百年之間文忠公以斯道倡之於其先天下學士翕然而宗之雙璧相望照耀兩間何歐陽氏一宗之多賢也不亦盛哉初虞文靖公集勑教成均其父井齋先生汲方教授于潭見公文大驚手封一帙寄文靖謂公他日必與之並駕齊驅由是文靖薦公升朝敭譽赫赫然相望矣井齋之言文靖之文行公蒙之十四年其孫佑持公集二十四卷來謂

濂曰先文公之文自擢第以來多至一百餘冊藏於劉陽里第皆燬于兵此則在燕所録自辛卯以至丁酉七年之作耳間有見於金石者隨附入之子幸為文序之以傳濂也不敏自非角時即知誦公之文屢欲裹糧相從而不可得公嘗見濂所著潛溪後集不賜鄙夷輒冠以雄文所以期待者甚至第以志念荒落學述迂踈不足副公之望兒敢冒昧而序其文乎雖然公文霄壤中上則為德星為卿雲下則為朱草為醴泉光景常新而精神無虧亘萬古一日也序之與否尚何暇論哉佑字公輔問學精該論議英發無媿於家學者也

華象新書序

華象新書者趙緣督先生之所著也先生鄱陽人隱遁自晦不知其名若字或曰名敬字子公或曰友欽其名弗能詳也故世因其自號稱之為緣督先生先生宋宗室子習天官遁甲鈐式諸書欲以事功自奮一日坐芝山酒肆中逢丈夫脩眉方瞳索酒酬飲先生異而即之相與談玄者頗久且曰汝来何遲也於是出囊中九還七返丹書遺之臨別先生問其姓名曰我扶風石得之也得之善世傳杏林仙人云先生自是視世事若漠然不經意間徃東海上獨居十年注周易數萬言時人無有知者唯傅文懿公立極畏敬之以為欵前人所未言先生復悉棄去乘青騾從以小蒼頭徃来衢婺山水間人不見其有所資旅中之費未嘗有乏絶竟不知為何術倦遊而休泊然坐亡遂葬於衢之龍游鷄鳴山原有先暉德明者龍游人也久從先生游得其星曆之學因獲受是書而暉亦以占天名家暉既歿其門人同里章濂深惧泯滅無傳亟正其舛訛刻於文梓而来徵濂為之序濂聞天官之說歷代所步必徵有弗同蓋欲隨時考驗以合於天運而已自唐涉宋其法寖精至元為尤密耶律文正王楚才以金大明曆後天乃損節氣之分

減周天之秒去交終之率治月轉之餘以至兩曜五行後先出沒皆有以研窮之而正其失且以西域與中國地理相去之遠立為里差以增損之名曰西征庚午元曆可謂無遺憾者矣已而許文正公衡王文肅公恂太史令郭公守敬復與南北日官陳鼎臣鄧元麟等徧參累代曆法重測日月星辰消息運行之變酌取中數以為曆本即所謂授時曆曆經曆議一書猶存可考證弗誣也君子謂當世所推步者皆二三大儒會其精神慱其見聞備其儀像而後能造其精微今先生值星書有禁之時又獨處大江之南且無所謂觀天之器其所著書往往與諸公暗合而無間者雖絕倫之識有以致之誠以人心之理本同故皆相符而無南北之異也抑予聞西域遠在萬里之外元既取其國有札馬魯丁者獻萬年曆其測候之法但用十二宮而分為三百六十度至於二十八宿次舍之說皆若所不聞及推日月之薄蝕頗與中國合者亦以理之同故也嗚呼四海内外凡圓顱方趾之民其心皆同其理皆不殊也豈特占天之事為獨然哉先生之易已亡於兵燼所著兵家書暨神仙方技之言亦不存其所存者僅止此而已當與曆經並行無疑濂故特序先生之事於篇首使讀者知先生之學

通乎天人廢幾相與謹其傳焉

贈梵顒上人序

大江之西有梵顒上人者持一時材士大夫所遺文丐余為之序余謝之曰老病且日侵不復能事比矣方今作者如雲剪秋水而補霞裾者往往而是上人幸即之越明日冉至余申前言謝之又明日不俟啓扃鵠立以候予忽然作色凡麾之曰子又非揚廷秀也子奈何促其喉把其袖而牛羊迫促之耶去竊意其媿赧為已甚將疾走無留行矣已而上謁如初卜日之間至者凡六七雖弗與之接其進愈勤其禮愈恭若必欲得予文者

子因自念壯齡之時從黃文獻公游賓朋滿座矣談方欵洽忽有以文辭請者公輒戟手大罵視之若仇讎或介尺牘至者細裂之内口中嚼至無字而後方吐時公年踰六十矣予頗以謂人知愛公之文故求之一操觚間固可成章何必盛怒以至於斯口雖不敢言而中心未嘗不疑公之隘也以此自懲凡遇求文必欣然應之不如其志已也及至四十餘筋力向衰非復 可比見請者之頻繁甕至厭怠又自謂公之絕斥乎人固若稍 焉然亦不為無其故也逮餘五十春秋髮白心耗腰脊如 巨石不能危坐日未入即掩門鼾 逢掖之流有袖卷軸來者望而畏之若逢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刀劍力拒閉不與言不得拒刃童奴走東西倩人為之唯恐弗獲苟獲已不問可否請　吾亞鄉遠之快然如釋重負予然後知公之所罵怒非濫也賞　年高力弱出於甚不得已也向使公不如是之後辭則　應填門塞巷之求我昔者者子商隱與陶進士書有云文字章帖息一人敢驚張常自咒願得時人曰此物不識字此物不知　我生獲忠肅之　激亦甚為文之所累故三不能文而累

也於是復麾之使去上人因閽閽人以通曰願一見而別不敢他有遺既見上人頓顙於地而後言曰林凡願遊燕時在翰林承旨歐陽先生家即聞太史公名今不賜一言而去是從操鐵吾沉東海而不獲珊瑚枝也無乃不可乎人之恒情所請有所不遂孰不頹面發赬而遠引今乃抑首卑志屢玷譴呵而弗之悔者自持之心輕而相臨之誠重也敢以死請予惻然憐之孰而圖之為疏耳之衰強有異者序以歸之嗚呼上人苟以求文之心而求道焉若曰不速成則余未之信也上人雪巖欽公之諸孫負志堅勵博通天台慈恩家書凡有猷為不為世議所厓故材士大夫高之多寵遺以文辭云

送布政葉公之官閩中序

皇帝御天下之九年以諸行中書之設本於攉宜之制中外並稱失尊朝廷意乃詔丞相御史大夫及翰林侍從之臣議更其名職革行省置承宣布政使司司有使使之下有左右參政皆妙擇在廷之臣充其職十年夏儀鑾司使葉公受命為使於福建凡與葉公往來者咸白公之往宜哉福建大藩也統府惟八壤地二千里物產之富服食之華甲天下而使又一藩之長也凡事之當否至參政曰可右參政曰不可可之屬曰然據吏曰不然皆不敢自用其言白于使使可否之然後定其權之重若是也而公又

事上二十餘年未嘗有過上之罷公非一日矣宜乎公之當去任也金華宋濂曰雖然天子用公者非謂舊也謂公賢也以公為使者非以榮公以公能任重職也不命之他司而之福建者非謂地廣物富以去輦轂頗遠命公綏其民也天子與宰相運於內四海之遠民之繁安能畢得其情而遂其性哉故立布政之司以治之官以布政名欲其宣政化於下也民有疾苦不能自達于上惟公得達之民有善可旌有惡可誅惟公得聞於上而旌誅之鋤其強悍培其良順俾山嶽海涯之民皆得安其生以樂太平之治斯則　天子委任公之意

也亦公報天子之職也苟以位為公之榮豈知公者哉濂與公同朝最久知公之為人寬厚好善言故具道建寧之意以為公贈且以為公規

望雲圖詩序

思親望雲圖者為福建承宣布政司右參政虞公作也公名俊字士明念親之不見日遑遑焉而求昧昧焉思終無以宣其情圖之所以志之間以書致辭於濂曰俊之先為睢陽人金季兵亂六父避地南陽遂家焉父生三男子而先子居其二先子諱德謙嘗為才行之士元至正中汝潁兵起先子棄捐諸孤窓之事甫畢

而南陽陷矣俊時在童孺負母夫人陳氏出避晝伏宵行至魯山匿焉未幾魯山又陷烽火連天竟失母夫入府在家屬亦東西作風雨散去俊煢煢無依晝夜嗚泣曰哀哉吾母其存乎亡乎苟亡矣遺骸將何人瘞之乎然河南去鄉里為近吾當忍死往而訪之乎於是問關走河南竄身兵籍中逢故時父老問之自南陽來者又問之有出入軍中者又問之如是且六年心勤形瘁冥冥莫可跡復嗚嗚泣曰哀哉吾母豈果遂亡矣乎母既不可見何如勿生之為愈乎已而私自念宗系之不絕者一綫爾苟先朝露而自棄絕其祀事幾不為若

敖氏之餒鬼乎宜擇真主而事之一旦苟見天日雖不
獲奉母歲時得持一杯酒酹墳上土比之徒死不翅雪
淵之殊此志或可自遂乎當是時 大明皇帝定鼎金
陵德綏威服萬方向化後迺聞道內附期厠名行伍中
以苟全性命而已宸衷見憐賜以厚祿寵
以名爵使再造其家室自兵馬副指揮八轉而至今官
階躋二品此平昔夢寐之所不到俊每念 聖德如天
無際而父母不得同與恩榮益至感泣不能自已頻憶
老子言堪與家謂大父葬最佳中支當有躋勝仕者母
歿後頂言曰異時將在西言兒耶今其言固驗非惟父母

不之見而祚厥胤無人存者不亦悲夫願吾
子為文將一示諸子孫以志吾無窮之思也瀛讀之不覺
潸然出涕嗚呼有是哉人之壯年有大父母父母俱存
而號重慶者矣下此則父與母無故而號具慶者又下
此則二親俱存有一存而稱偏侍者矣公自幼齡輒喪先
府君當于戈搶攘之際而母夫人闔絕又死生不可知
宜公雙淚既盡而繼之以血也雖然公無用爾也古之
人所謂孝也非止能奉養而已身者親之枝親雖亡而
身存猶親之存也能敬其身是謂不死其親言也不爽
於貞行也況契於執內外一致而無所踰越庸非孝乎

撫世酬物而一本於誠翦翦然謹畏唯恐失之行之於家推之於國達之於天下皆弗悖於道也庸非孝乎出鎮名藩求流數化使萬姓咸蒙至治之澤家給而人足皥皥熙熙如唐虞時庸非孝乎三者雖皆敬身之事此又移孝為忠之大者公能行之他日良史氏必大書曰唐某之子後其治行如古名史可為法於後世則公之親亘萬世而無下死矣公之為孝也不亦大哉濂知公為人誠愨而廉介其拜御史持部使者節參預比平皆以政事著稱于時故濡毫而縷言之一以釋公之憂一以進公於道云

庚戌京畿鄉闈紀錄序

昊天有成命　皇明受之謂天下可以馬上得不可以馬上治於是大興文教寵綏四方乃洪武三年夏五月以科目選士詔內外之官胥此焉出閱三月畿甸之士將集試於京府禮部以聞　皇帝御謹身殿召前御史中丞臣基令治書侍御史臣裕伯俾司去留之任而以翰林侍讀學士臣同弘文館學士臣稼起居注臣韶鳳尚寶丞臣潛國史臣濂佐其事各賜幣帛而勞遣之既受命不敢宿於家即相率詣試所精白一心以承休德先期一日夜漏下十刻始命題至次日黎明給之兵

後學癈不敢求備於人其未試一百二十有三在選者過半焉既撤棘矣謂遭逢盛際文運方開不可無紀述以示於後爰以諸執事及貢士之姓名輯成小錄仍俾瀛序之瀛惟夫下帏靖者幾二十年干戈相尋曾無寧日今得以涵濡文化而周於詩書禮樂之中者果誰之賜欤是知 帝德廣被其大難名不可以一言而盡也域樸之詩有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 聖天子之造士可謂至矣然民之詩有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凡爲士者尚思盡瘁報國以無負於科目哉是爲序

辛亥京畿鄉闈紀錄序

進士之科始於隋而盛於唐唐於進士之外又有明經明法書算諸科歟皆有學以肄其業每歲之冬州縣館監課試其成者使與計偕其不在館學而舉者謂之鄉貢既一尚書始由戶部集閱而關於司功復課試其可者而第之此其初制也自時厥後其法靡常而諸科或廢或因亦無一定之論惟進士之設行之頗久其得人之盛考諸載籍猶班班可見也 皇明誕膺丕圖繼天出治迺法前 上進進士科用康保于我蒸民洪武辛亥秋八月詔當鄉貢之期凡幾內三州十七府之士皆歡欣相慶糧而齎走儀曹具以狀聞 上親選兵部尚書

吳琳國子司業宋濂司考文之任命即日蒞事而中書
復妙柬在廷之臣廡慎而通文藝者爲受卷謄錄對讀
彌封等官期各盡厥職庶有以副 上側席求賢之意
其不輕也較然矣夫自歷代以來爲之士焚膏繼晷矻
矻窮年欲徼科目以爲身榮奈何有終身而不霑 命
者設得之秋髮總紛而有弗獲祿食者其間幸無一者
之累拘於歲月又有不能改合入官者何其艱哉今我
皇上求治之切一藝一才無不庸擢上第者固不限
資序而爵之或見遺於南宮亦俾其與有祿食寒畯之
士一旦遭逢 盛際紆朱拖紫秉笏乘紳光顯尊榮豈
耀耳目此 皇恩之渥沛釀鄙識歷代之所無有爲之
士者動靜云爲之間曷思所以致此哉其尸位素飡而
不知報國者妄也違道干譽而不務恤民者殆也貪墨
敗類喪名檢而隳風教者非人也鄉闈小錄成直書首
簡用以爲多士之規是歲八月十九日金華宋濂謹序

送徐大年還淳安序

觀人之法當察其心不可泥其迹仕不仕有弗暇論苟
其心在朝廷雖一布韋操瓢染翰足以鋪張鴻偉上裨
至化脫或志不在斯雖綰銅章佩墨綬朝受諜訴暮閱
獄案政績藐然無稱古之君子蓋獨竊慎之余於徐君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大年之歸不能無所感大年生淳安萬山中載籍無該而辭藻豐縟有駸駸於浙河東西當 皇上龍興招延儒雅大年歡然被山人服趨轂轂下同儕前代史史成會有詔集諸儒議禮大年復與於事廷議將命官大年以宿疾辭去年秋中書奉肯綮脩日曆朝紳各薦所知余以大年知本末義例可以觀會通而無首尾衡決之患疏其名以聞使使者持書下郡國大年即驤然應命詣闕入館之後倦首操剌雅恐一爭有遺記注者闕畧悉補足爲完文日曆成廷議又將錫之官大年固辭如初嗚呼使大年終受命爲縣令長不過簿書期會爾招来

紱爾又其大者教化行百里爾一旦白身召入史館大書特書使 聖天子宏模駿烈煊赫萬古與天無極此其功與試宰者孰重孰輕也雖不仕猶仕也籍令自茲終老山林謂無負於國亦可謂無負於學世之好議論者見其辭祿而歸捷首畏喙詡詡相攀援不曰潔身而自高則曰獨善以固窮夫士遭不顧治之世披腹呈琅玕無舉目而睨之者故不得已引退令當堯舜在上夔龍滿朝之時以此疑大年者謂之誣士不學則已學則必期世用有如大賈行廢舉衒寶貨填溢市區乃振鐸號諸人曰我不售我不售我不售我以此窺大年萬萬無有此理以此窺大年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者謂之矯矯與誣要皆非知其心者雖然在昔宋室盛時布衣入史館者僅六七人皆兩制八座所薦引其任甚不輕大年雖不受祿寵靈所被溥博汪洋有加往昔大年將何以自効且年猶未高沉痾容有郤藥之時行當扶策造朝門盡褒所蘊以驚動世俗使向之疑者窺者瞠目不敢吐氣一辭則出處兩無憾不然長往山林而弗思返日與猿鶴為友饔霞雲而漱泉石高固高矣如不仕無義何洪武七年春正月一日宋濂引

曾學士文集序

翰林直學士臨川曾先生既歿其子中衛經歷仰發其平日所著望周山金石齋青華閩海昭回從政丙午君賢前後編凡九卷及逾冊逾遼二志通類為若干卷介其同年進士雷燧徵濂序其首濂時則竊祿詞林修史事嚴雖諾之而未暇為後三年仰之弟儕復走南京即前請為尤切濂將馬辭惟曾氏出於鄫國公自都鄉侯擾南徙代有顯人至於文定公肇文肅公布文昭公鞏文定之文定之製摽鷙奔放椎渾起於南豐遂以文章名天下文定之文温潤雅馴最為學者之所同慕不翅景星之與卿雲而文肅之子司農少卿紆固守家法亦以辭章稱君子謂如詹殷秦碑見者恡惜自可

孤行於二公之後司農從孫季貍棨從呂居仁徐師川游又能大肆於文其文言簡而義正乾道淳熙間群公多畏敬之自時厥後作者繼軌要不可以一二數焉嗚呼何南豐曾氏之多賢哉先生之裔分自南豐父祖皆宋進士書詩之業遠有端緒先生既承家庭之訓又出從元夫鉅儒游鑽研六經摯摯唯恐弗力聞吳文正公講道華蓋山裹糧往叩之胷中疑難一旦氷釋自是達之於文奮迅馳騁實足以其志至正辛巳嘗舉於鄉明年試禮部報罷當路惜之連薦為校官皆不赴後十四年甲午始擢進士第教國子修撰翰林出任江西行省郎官入成均為丞遂升司業進詳定副使拜監御史已而復為副使改僉宣政院事官而及先生名位既顯海內來文者接踵而至凡得片言隻簡不翅拱璧之貴蓋先生之文刻意以文定公為師故其駿發淵與黼藻休烈起伏斂縱風神自遠如王良執御節以和鑾而驅馳馭氣封也朱絃疏越大音希聲而一唱三歎也濤起鼻觀風行雲流力有餘而氣不竭也擅一代之英名作四方之楷則先生其有之矣瀛也不敏幸識先生於建鄴欲以古文辭就正焉而先生亡矣故因仰之求文歷序南豐魯氏世學相仍之盛書于首簡使讀之者知先生無忝

前人則爲先生之子若孫必將感激奮勵期無愧於先生者矣先生名堅子白其字也剛明正直政事多可書已見其姻家危公素所撰墓銘茲不書

徐教授文集序

曹丕有言文章者不朽之盛事其故何哉大山之巍然有時而崩也川之洸然有時而竭也金與石至固且堅亦有時銷泐也文辭所寄不越乎竹素之間而謂其能不朽者蓋天地之間有形則弊文者道之所寓也道無形也其能致不朽也宜哉是故天地未判道在天地天地既分道在聖賢聖賢之殁道在六經此存心養性之理窮神知化之方天人應感之機治忽存亡之候畢書之皇極頗之以建彝倫賴之以敘人心賴之以正此豈細故也哉後之立言者必期無悖於經始可以言文不然不足以與此也是故揚沙走石飄忽奔放者非文也枯瘠若藏枝喉滯吻讀之不續者非文也瘦辭隱語雜以詼諧者非文也晝類失倫序例弗謹黃鍾與尨釜雜陳春穠與秋禾並雜辭無章剌眯人目者非文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也是腐壞葦厭厭不振如下俚衣裝不中程度者非入
也如斯之類不能福舉也必也旋轉如乾坤輝映如日
月闔闢如陰陽變化如風雷妙用同乎鬼神大之足以
下國家小而爲天下國家用始可以言文不然不足以
與此也故所貴乎文者前乎千萬世而不見其始後乎
千萬世而不知其終有不可一刻而離去者其能致不
朽也宜哉至也惡足以知之徒以魯國孔鼂等七子學
無所道辭無所假足以令藪名傳後而已安知其文哉
傳有之者以足志文以足言言之無文行之不遠也
文之至者也文之至者文外無道道外無文蓁然載於

道德仁義之言者即道也秩然見諸禮樂刑政之具
即道也積於厥躬文不期工而自工不務明道縱若
蠹魚出入於方冊間雖至老死無片言可以近道也夫
自孟氏既沒世不復有文賈長沙董江都大史遷得其
皮膚韓吏部歐陽少師得其骨骼春陵河南橫渠考亭
五夫子得其心髓觀五夫子之所著妙斡造化而弗違
乎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斯文也非宋之文也唐虞三代
之文也非唐虞三代之文也六經之文也文至於六經
其始無妣於文矣乎世之立言者奈何背而去之
天台徐君大章哉濱絕論自初學文即期以戚道

非六經何存不復牲寔念慮於其間含積既久燁然以文名江南洪武中嘗召入史館與修大明日曆遂出教授武林日以橫經講道爲事遠近生徒莫不趋之猶水之赴壑當脩日曆時余適爲之總裁每與大章論窮嘆今之作者何其與古異也大章深以余之言爲然去歲過武林獲覩其文集若干卷今山居多暇因取大章門人之請謬爲序其篇端嗚呼世有豪傑之士為不謬苟非其人則以好尚與道非二致者必以余說爲然高誇尤之矣余一聽焉無事乎辯也

明仲子文集序

韓退之抗顏師一世自李習之以下皆欲第子臨之而習之謇然不甚相下崇言正論往往與退之角其復性書明白深切得斯道之用蓋唐人之所僅有而可與退之原道相表裏者也瀛嘗以爲乎賦二書脩身治人之意明白深切得斯道之用蓋唐豪傑之士哉古之君子其自處也高其自期也遠其自視也尊其擇師與友也審舉天下無足憾者則求之賢者而師友之苟有得於心允當時知否不恤也身之貴賤弗論也行之爲事功宣之爲言論一致也其心廓然會天地之全而游乎萬物之表視古今如一旦暮視千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載以上之人若同堂接膝而與之語何暇以及近者累其心乎孟子舍子思之門人而願師孔子非遺其師也道但然也近世學者鄙陋而無志聞古之人畏之如雷霆鬼神不敢稍自振　焉於庸常之人師云師云而卒無成者皆習之之所弃也吾友胡先生獨不然自其少時誦數十萬言在諸生中已驚動其鄉老儒咸畏而敬之又其既長而壯奇邁卓越務師古人出言簡奥不煩而動中繩墨如夏圭商彝望而知其非今世物也同郡以儒若吳貞文公立夫先生嘗師事之矣吳公逝掬其平不置黃文獻公晉卿以文學名天下見先生輒延致共語所以期待者世隆而先生亦不爲屈也諸公既亡先生之學益成行益修德愈邵而文愈雄大江之南稱賢者必曰先生而先生不自以爲至也今　天子有國之初大臣交薦先生才行　上憫其老不欲重煩以政命爲衢州教授會脩元史復薦入史館史成賜金帛遣歸或謂先生未展其所學而先生澹如也先生嘗慕邵子程子之爲人所養甚深極乎博而守則約務乎大而不遺乎細於人鮮所推讓而所許者衆必以爲賢於言不輕發而所言者必以爲當其所著衛運井牧皇初諸之林胥之辭而所得者非習之所及也先生年未老

而文已傳於時攄讀之者莫不知其爲可貴然其可貴者豈特文乎哉是則先生之自得者世之人未必能知雖瀛亦不能盡其詳也瀛與先生同師於吳公相友五卜餘年髮禿齒豁矣見世之士多矣心之所仰而服者惟在先生則先生之文豈獨今之所難遇乎學子劉剛撰次成集而王君士覺爲圖其傳來請序之瀛不讓而書其首篇所以歎先生之善學古人而幸天下之見其文也先生名翰字仲中仝單人仲子其別號云

蘇平仲文集序

漢武帝欲教霍去病兵法去病辭曰顧方畧何如耳瀛謂去病真能用兵者古今之勢不同山川風氣亦異敵之制勝伺隙者常紛然雜出而無窮吾豈不能應之以變通之術而拘乎古之遺法其不敗覆也難哉爲文者未嘗相師聲積於中擷之於外而自然成文其道明也其事要也引而伸之浩然而有餘豈必竊取辭語以爲工哉自秦以下文莫盛於宋宋之文莫盛於蘇氏著文公之變化瑰偉文忠公之雄邁弊放文定公之汪洋秀傑載籍以來不可多遇其初亦奚暇追琢繪繪以爲言乎卒至於斯極而不可掩者其所養可知也近世道喪氣弱文之不振放已甚樂忘

肆者失之駁而不醇好摹擬者拘於局而不暢合彖比兢不得稍自淩厲以震盪人之耳目譬猶敝帚漏巵雖家畜而人有之其視魯弓郜鼎亦已遠矣嘗讀三公之文未嘗不太息也蓋晚而得平仲焉平仲文定公之裔孫少警敏絕倫誦說不勞而習中歲大肆於文辭精博而不龐浩數腴而苛縟不求其似古人而未始不似也仕 皇朝爲國子學正近臣薦其才擢國史院編脩官以憤辭歸瀛以翰林承旨致政將還 天子命舉可以自代者即以平仲應 詔既至復固辭 上亦憫其誠特賜文綺遣之天下學士高平仲之文而莫不惜其以

之一人障其狂瀾邪復念豪傑之士何代云無第區區所見孤陋故鮮能知之非誠然也及覽先生之文新而不刻清而不露如晴巒出雲姿態橫逸而連翩弗斷如迫川縈紆十步九折而無直瀉怒奔之失嗚呼此非近於所謂豪傑之士邪蓋先生七歲即知攻文咸淳中入太學以三舍法陞內舍生既而試禮部第十人登進士乙科調教授建寧府及遷臨安教授行戶部掌故皆不就會宋亡爲元執政者薦之起爲信州教授先生年已六十一矣尋遷婺州以疾辭後六年終初先生既擢第憫宋季辭章之陋即濯然自異久之四方人上爭相師

法故元大德間東南文章大家皆歸之先生無異辭先生之殁僅六十年已幸有知其名字者殊可哀也濂在史局既命彙入儒學傳中及司業成均復將錄其劾原集者歸以示諸人而先生之鄉有夏君閎来為國子正方與先生之孫資首謀刻于梓夏君遂以題辭為請且謂知先生之深者唯黃文獻公公既不可作子卒無讓於是忘其僭踰而為序之如此嗚呼豐城之劍荊山之玉縱埋沒泉壤為已久神光上貫於霄漢者終弗能掩也其先生之謂乎先生諱泰元序帥初一字魯伯慶元奉化州人洪武四年秋八月望日金華後學宋濂謹序

送李參政之官陝西序

丈夫生而遇有神之主承信任之隆而居方伯之位得施賞罰號令於千里之內亦榮矣誠信榮矣然君子不敢以為樂也君聖則望臣深君之信任者隆則後世責吾者重所居者高而所治者廣則斯民議吾衆議吾者曰承君之任如是之大也而毅君之德以澤吾民者猶有未至也後世責吾者曰彼之得君如此之隆而其事業若斯之隘也吾之君如堯舜矣吾猶未及古之賢臣吾可不自省歟合三者而思之上恐負吾君下恐負吾民下恐免後世之求備浮日夜憂之不暇矣矣

取樂乎雖然吾才苟不足居乎位固不敢樂也誠有才焉斯民有未安也吾告於君而圖安之斯民未入乎善也奉吾君之道而教之大而國家之法有未革也吾以所得者告於君焉後世慮者或未之也吾將為之贊助焉則可以不愧吾之職矣吾職之不愧則吾心可樂矣豈若無能者而戚戚焉哉天台李君守恒以美才為上所枝擢任內迓承顧遇者二年今由左通政為廣西布政司右參政余知李君才甚充者也有方伯之樂而無其憂者也於其往道其榮凡樂之說以告使毋愚焉

贈夏安禮序

樂昌丞廬陵夏君安禮嘗讀書人之文見其嶷烈晉於後世若日月之在天心甚慕之然年已不逮矣而每覩其同時之人多托名於文辭之中至今亦賴以不朽一何幸哉自意此由托得其人而然歟或可以自致而先生信今之傳世者顧有以贈我使得置名於其間俾來世有聞焉余告之曰文辭固足傳世也然非君子之所得已也古之人道德備於身遺時居位而推之於天下若皐陶伊傳初未嘗自有所著而被其澤聞其風者相與紀載其言語行事以傳其次

若管仲晏嬰為一國之政亦未嘗著書以傳而後之能言者反假其名以取信於世又其次若秦漢以下將相之獲書於史氏者或出於編葺敗繒之流或起刀筆介胄漁鹽之間計某人或目不知書而口不能談豈暇為後世計哉而卒之顯名者其德行功業有足稱也又如班氏所傳循吏以及近代以循良稱者未必皆自能言而傳於後世今斐禮思自致烜赫矣以他人為哉極乎材之所能為充其位之所得為則可矣然世之治民者

殊困也人有困於當時而貴於後世者亦有貴於當時而後乃無聞者其得失久近果何如哉孰知平仲之困方所以成其至貴者乎瀛重平仲最甚序論其文所以褒蘇氏三公之不可及而喜令世之復有斯人也平仲名伯衡其先居眉自文定公長子徽猷閣待制遷永州遂家焉今為婺之金華人去文定公十世矣

劉原集序

瀛嘗學文於黃文獻公公於宋季詞章之士樂道之而弗已者唯劉原戴先生為然瀛因日購先生之文絕不能以多致會有詔纂脩元史命瀛總裁其事事有闕遺

國立國會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者遂以上聞遣使訪於郡國竊以謂先生著作有関於勝國宜多乃属使者入鄞徧求之鄞先生鄉國廢幾有得之者曾未幾何有司果以刻原集二十八卷来上瀛始獲而盡覽焉因作而曰辭章至於宋季其敝甚矣公卿大夫視應用為急俳諧以為體偶儷以為奇靦然自負其名高稍上之則穿鑿經義隱括斂律孳孳為譁世取寵之具又稍上之馳宏博則精粗雜糅而畧繩墨慕古奥則刪去語助之辭而不可以句顧欲矯敝而其敝愈滋私自念辭章在世如日月之麗乎天雖疾風暴雨動作無時將不能蔽蝕其精明獨恠夫當世之士奚為強者酷雲以立威懦者弛緩以怠事而汲汲惟其身之謀是皆不頓来世者矣使稍郤慮深思而惟恐其名之泯沒則豈不慚且惧哉安禮處乎下位能不自卑而思善其名亦可謂有志之士矣夫士恒患無志有志未有不至者安禮昔嘗佐澄城知武強赫赫以政事聞名交口稱之繼自于今苟能愈自奮厲他日史氏紀循吏之績以備國初之政其在安禮之夫

朱蔡山文集序

文不貴乎能言而貴於不能不言日月之照然星辰之煒布非故為是明也不能不明也江河之流草木之茂

非欲其流且茂也不能不流且茂也此天地之至文所以不可及也惟聖賢亦然三代之書詩四聖人之易孔子之春秋曷嘗求其文哉道充於中事觸於外而行乎言不能不成文爾故四經文垂百世而無謬天下則而準之自夫斯道不明學者覩聖賢之文而愈削矣六天之生此人是始摹倣其語言以爲工而文愈削矣六天之生此人也則有是道也有是道也則有此文也於能明道而發乎文則將孰禦乎而能者寡矣斯後世之文所以不逮古也後世之文加之以百言而不知其有餘損其千言而不見其不足以不本於道故爾此非發於不能不言

能動勝人持湯沃灌以養雞覆久而乃和寓逆旅主人日再食無鮮肥滋味之享同舍生皆被綺繡戴朱纓賓飾之帽腰白玉之環左佩刀右備容臭燁然若神人余則縕袍弊衣處其間畏慕禮意以中有足樂者不知口體之奉不若人也蓋余之勤且難若此今雖耄老未有所成猶幸預君子之列而承 天子之寵光綴公卿之後日侍坐備顧問四海亦謬稱其氏名況才之過於余者乎今諸生學於太學縣官日有廩稍之供父母歲有羨餘之遺無凍餒之患矣坐大廈之下而誦詩書無爵走之勞矣有司業博士爲之師未有問而不告求而

不得者也凡所宜有之書皆集於此不必若余之手錄
授諸人而後見也其業有不精德有不成者非天質之
昏則心不若余之專耳豈他人之過哉東陽馬先生名則
在太學已二年流輩甚稱其賢余朝京師生以鄉人子
謁余譔長書以爲贄辭甚暢達與之論辨言和而色夷
自謂少時用心於學甚勞是可謂善學者矣其特歸見
其親也余故道爲學之難以告之謂余勉鄉人之學者
余之志也詆我誇幸際遇之盛而驕鄉人者出知余者
哉

嚴陵汪氏家譜序

周之文盛矣在春秋時周禮在魯故魯爲文獻國及秦
火之餘廢亡畧盡所隱存者自五經左傳之外無聞焉
以太史公之傳述不能自有所論載蓋慎之至也況去
今又千五百載之久者乎吾讀嚴陵汪氏家譜未嘗不歎
其紀述之遠且詳也蓋汪氏出於魯成公之次子汪其
後遂以汪爲氏有名錡者以童子死於　之戰與孔子
同時見於禮記其來邈矣而其子孫自汪以下咸述其
字名官位壽年壙墓所在他若墓中之銘朝廷之命爲
汪氏出者咸無所遺歷秦漢以下至于今七十有餘世
棨死目見而耳受此不惟過乎太史公天下之述姓氏

者未有若斯之備者也豈周公之孫子固多文哉雖然
汪固祖周公南方之汪自越公華而大著越公之後以
詩書起家而顯于宋登政府列侍從者不可勝數其盛
固異於他族矣宜其譜之脩非他族所能比也然譜者
記其名以傳不忘其先之義也而君子之不亡其先者
之禰文王斯二人者身爲天下準言爲後世法爲其子
孫者豈易易哉今夫閭巷驟興之人身賤宗微其所爲
或有不至人將貸之曰其先亦若是耳以文王周公之

裔列於斯譜之前人閱之則曰若聖人之胄也聖人之
行事若彼而若猶未免如是何以爲聖人之後哉則豈
不光難矣乎然則汪氏之子孫脩身慎行宣昭令聞法
周公爲志者上也善守先訓不爲匪彝以辱先者次也
苟殉然雜於衆庶不能自異於人斯爲下矣與余交者
國子助教中自言爲汪七十二世博學能文其所謂宣
昭令聞者歟其以譜請敘也余故樂爲之言

送王文冏序

上既辛太學以育才俊士六七年間奇能足用之人駢
興錯出布列乎內外爲政咸有可稱已而慮文學之匡

未多見也乃詔丞相御史大夫擇弟子員質美而能文者得三十有五人命博士躬與之講說日程其業而歲望其功丞相召諸生諭　上旨以爲古之有文學者若游夏以降漢之司馬遷班固庸之韓愈宋之歐陽脩蘇軾皆傑然自立於世後世從而師之至今不衰諸生何異於斯人哉烏可以不勉皆謝而退莫不思自奮拔以稱　上意上猶恐待之或未至也十二年春復召大臣曰朕甚欲尊顯諸生慮其未悉吾意諸生入學之日久矣其令歸省親弟各四端有妻孥者攜以來月與粟錢務得其歡心勿惜有司費於是會稽委冈

承　命將還造余請曰　上之恩諸生者至矣文冈知所報願有以教之自惜國家之興駿功溢宇內盛氣薄日月天地爲之磅礴山岳爲之動搖必有異才之士出而宣之然後上下得其序神人和而庶物育否則災害生焉　皇上有天下今一紀憲章文物無讓古昔思異才出而宣楊盛美播乎無窮而諸生適逢其時一何休哉是　詔一出凡含敳鼓喙者皆當奮曜以効才技日覩其盛烏可不思報也士之有文者患不逢治世逢治世患乎無位不得澤被于人諸生以爲十除盛事可以必取誠能以游夏自視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上之所謂非誣
故太學師也尚從而質焉
者哉文岡歸見余友梁先生

潛溪先生集卷之九

序

葛孝子詩序

清苑葛孝子守德仲謙事母有聞薦紳多其行頌美甚殷其倫師貽請序以文余謂孝子云何曰母病瘵瘠四體莫能屈伸衣帶箭七孝子必躬事不屬諸人翁翁色養如是者終其身母老性嚴或少失其意叩頭謝過務取其歡忻身處疏淡奉養極肯溫假貸勞勤口不稱難母弗知其貧燕南部使者高其行欲薦名于朝辭疾不起不忍違其親也知之俾師鄉校後教授中山保定

二郡車載母以行步推挽見者稱其賢出遊於外獲
味頗珍必持以遺母已不敢先嘗醉而歸母不悅以嗔
輒戒不飲非尊者賜未嘗樂居母以壽終哀號頓擗治
葬與祭必傳于禮哭泣三年孝子有兄母沒求分力諍
不能得悉其所取不忍與論兄窶且老迎以歸養死嫁
其孤女待之有恩嫂貧無子事之如兄而彌敦惠于同
姓施及外姻鄉人稱孝子之行父以訓子祖以語孫曰
若葛孝子古篤行與倫元至正之季盜起中原舉家避
亂唐明府山采棋以鑿忽逢大風西南來勢若萬馬奔
家人惧走逃匿既而兵至餘皆遇害孝子家獨存人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謂孝子至行可感鬼神嗚乎人孰無母孰無弟昆何
孝子生有美名既死而不泯嗟哉恒民逐生且死生無
可稱死則澌盡何異於蠢蚋與蚊孝子之名宜載國史
宜勒貞珉光明炳耀有若景星縣彼高旻嗟爾後人勿
謂孝子之行不可以臻天秉萬古炯如朝暾

贈鄭院判序

有其術而無所於用值可用之機而人不能任之欲望
其以有成者百家之所難也惟醫為甚扁鵲華佗天下
固不常有也使有之而值淺易之疾遇難語之人上之
不足展吾術次之不能從吾所欲為法鍼而責我以砭

法宜實而命我以上乖迕拘執卒之與恒醫無異是豈
醫之罪哉勢使然也誠有善任人者惟吾所用而不較
期以成效而不泥於私謀人人皆可得而勉矣故疾有
死於過愛而生於達理過愛者恐其危而不肯任人達
理者知非已之所能為則信人而求其成效其達者乃
所以生之而愛乃所以殺之也若福建承宣布政使陳
君彥銘其達理者歟陳均之妻偶得寒疾羸弱已甚徵
太醫院判官鄭君某藥之鄭君請曰愈否在吾幸無撓
我陳君許諾鄭君乃視脉所宜集藥之良而療之或謂
藥性與疾戾以[illegible]陳君不聽任之不變已而果愈

陳君出金帛謝之鄭君辭曰子善任我故爾使子不我
任而自用雖欲愈可得耶且金帛非吾所欲子嘗善太史
宋公得其文畀我足矣陳君以其言告我謂陳君之善
任人鄭君之不伐其事皆可稱且類古之為治者蕭曹
房杜雖為後傑之士使其時不善任之黎庶何以享隆
平之澤而其名聲業何以垂至于今乎然則二君之事
豈喻則遠矣序而傳之豈特可為任醫者之勸乎

送陳庭學序

西南山水惟川蜀最奇然去中州萬里陸有劍閣棧道
之險水有瞿唐灩澦之[illegible]馬行篁竹間山高者累旬

日不見其巔際臨上而俯視絶壑萬仞杳莫測其所窮
肝膽為之掉栗水行則江石悍利波惡渦詭一失勢一
尺寸輒塵碎土沉下飽魚鼈其難至如此故非仕有力
者不可以遊非材有文者縱遊無所得非壯彊者多老
死于其地嗜奇之士恨焉天台陳君庭學能為詩由中
葛武侯之所居英雄俊傑戰攻駐守之跡詩人文士遊
睡飲射賦詠歌呼之所庭學無不歷覽既覽必發為詩
以紀其景物時世之變於是其詩益工越三年以例自

兒歸會余於　京師其氣愈充其語愈壯其志意愈
蓋得於山水之助者侈矣余甚自愧方余少時嘗有志
於出遊天下碩以學未成而不暇及年壯可出而四方
兵起無所投足逮今　聖主興而宇內定極海之際合
為一家而余齒已加耄矣欲如庭學之遊尚可得乎然
吾聞古之賢士若顏回原憲甘坐守陋室蓬蒿沒戶而
志意常充然有若囊括于天地者此其故何也得無有
出於山水之外者乎庭學其試歸而求焉苟有所得則
以告余余將不一愧而已也

番禺蒙氏詩序

太學生番禺蒙安以其譜圖請曰安之先齊人秦時恬毅兄弟俱仕被信任後皆死扶蘇之難其子孫散處天下甚衆然千餘載未有顯著動人耳目者番禺之蒙始至安八葉矣在宋世有禄仕自元得國始無仕者今閥三世而安復以儒生貢太學爲弟子員竊惧不能承其緒嘗考次八葉字名枝裔爲譜使後人知所自願先生序之以昭吾先余告之曰姓氏固人之所甚重也然其著於時者不以其受氏之貴而顯亦不以有人稱之而傳在乎子孫之賢耳論受氏之書則莫貴於王侯之裔而今世載之簡册以爲中族者非必皆姬姒子嬴燕祝氏也苟以人稱之而顯則左丘明太史遷班固之所書其苗裔未必俱顯於今也今天下之人語道德必曰孔孟顏閔周程邵朱氏論政事伊曰伊傅管晏蕭曹房杜韓富氏語文章則其人氏名彰著者尤多三者皆由其身善自振拔而然未嘗恃於其先假之於人也蒙氏自恬毅始顯恬毅雖賢然其所爲未能皆當於人心而卒死於亂邦其名猶且傳而不廢況有過於恬毅者乎方恬毅被禍時呼天地神明而列其意豈自虞不遂泯滅哉而太史氏悼其志尚不忍廢而著之史傳況

夫道德之士仁聲義聞足以厲俗而化人者何患其無傳乎安温而有文慎而達理可謂有學道之質矣前之三者苟知所勉焉有不至者也況於恬教乎其名誠顯于當世而著于方冊後之人必曰此番禺之人也番禺之人必曰此昭吾邑者也若是則非惟可以顯其先且可以顯其鄉邑矣何患譜之無傳乎又何以余言為乎安曰此足序斯矣請書之以告吾族人使知勉焉

送會稽金方序

京師十年四方賢士從余遊者衆矣晚得某生之才余愛之既甚凡見其鄉里及所與交遊之人無不愛也今年某生以其友太學郭生濟來見郭生與某生同邑出其文數十篇讀之善馳驟可喜與之語義理蔚然余又愛之既而郭生又以其同舍會稽金文舉訪余且稱文舉交朋友有義見人有才者事之惟恐不至善為詩大學之論詩者必稱之余又以愛郭生者愛焉天下之人不肖者常多而材者常少不肖者如野蒿山櫪不培而自長才者如靈芝瑞木舉世不一二見靈芝瑞木之不易見如此見者苟不愛之非無目之人必無識者也是豈人情哉自昔國家盛時才士布列於朝與其同

時者且猶愛之況今喪亂之餘斯道之不絶者如髮則才之生於此時者尤不易得也其可不加愛乎余恠世之士為識不弘見有才者位尊則忌其薇吾名年少則惡其分吾譽交排競訐傷至公之道益知其與郭之交薦其友為可愛而喜文舉愛才之心為足取也及文舉將歸省其親其生為之求言余故以愛才之說告之使見文舉者若覩靈芝瑞木然而毋蹈余之所怪也

送李生序

善觀璞者不觀其形而觀其色善觀人者不於其材而於其氣形可偽也色不可偽也材可強也氣不可強也摩其外煇然而温栗然而潤人雖賤之吾必以為良玉矣叩其氣肆然而直浩然而正雖未措於用吾必以為奕才矣古之育才者不求其多才而惟養其氣培之以道德而使之純厲之以行義而使之高節之以禮而使之不亂薰之以樂而使之成化及其氣充而才達惟其所用而無不能加之以天下之大事而不勞優之於廟堂之上而不變窮之於荒陬陋巷而不憂其中有所受而然也故惟有所受者然後能有所為譬之大海然百川之灌千載之積受之而不辭然後能涵萬彙載舟楫而不難汙潢之水一葦加之則勝浮之以杯則沉矣故

君子貴乎有養也臨海李生宗魯在太學侃侃自許不逐時輩俯仰囊無一金之貲屢之恒無憂色是非其氣之足恃能然耶彼見寶貨而喜者死於寶貨者也以困貧爲憂者終於困貧者也故惟安貧賤而後能脫貧賤軒富貴而後能享富貴非善養氣者烏能爾邪生之氣美矣能養之以道吾未見其終貧賤也今年生歸拜其親其友某爲之請且言生以布衣歸未有以慰其親請以言榮之余言不足以榮生或者因余之言以之則知生之所得者過於人遠矣

贈張致中序

銜轡銜橛蒙工之所以御馬也馬非此則不足以致遠然苟不用其力焉未有能至也爵祿名器人主所以御天下賢才之具也有才之士非假爵位固不足以立功然苟恃焉而不脩其職其能成名者鮮哉余嘗讀漢將相表見四百年間名于簡冊者以千百計而余能熟其名者僅數十人他或無功不見列傳或不久輒罪不及有所爲至于今則寂然無聞矣余每爲之掩卷竊歎方其人在時皆位乎朝廷之上與人主相唯諾可否其感權勢力可以禍福一世之人低首側足不敢視其前驅當氣酣意得語其故人賓客亦未嘗不自必以爲傳世無

疑而今雖博聞多識者且不能知之況庸常之人乎此其恃焉而不知脩職之過也及觀卓茂魯恭之名皆發於邑令唐之元德秀宋郤子張子之流皆厄於下位或布衣終其身而名聲赫照宇內雖小子婦人皆習知而祀與其人尚存不異然後始大悟鄙陋無能者雖爵位不能顯其名豪傑之士自立於天下者固不待外物而後著也而世或恃之以奔於人則豈不惑哉四明張君致中學甚富義甚偉有志於功名思推其所得以澤物其意甚美縣奏差止書閤下論事　天子才之擢為宛平知縣余嘉致中之賢而欲見其功名之成也故以所嘗歎者告之使致中勿以位卑自忽而益致思焉然余固以德薄位尊為懼者亦可以為戒也

林氏詩序

君子之言貴乎有本非特詩之謂也本乎仁義者斯足貴也周之盛時凡遠國遐壤窮閭陋巷之民皆能為詩其詩皆由祖仁義可以為世法豈若後世學者資於口授指意之淺哉先王道德之澤禮樂之教漸於心志而見於四體發於言語而形於文章不自知其臻於盛美耳王澤既衰天下靚古昔作者之盛始意其文皆由學

而後成於是窮日夜之力而竊儗之言愈工而理愈失力愈勞而意愈遠體調雜出而古詩亡矣非才之不若古人也化之者不若而無其本也惟夫篤志之志不係於軀形諸文辭能近於古則君子多之然亦鮮矣至今又鮮也求之嶺海之陬又鮮也而有林君汝文焉豈不尤可尚乎林君潮之揭陽人學詩三百篇以求先王政教之善治功之隆賢人君子情性之正道德之美以治其身其身醇如也以淑諸徒其徒蔚如也以形乎詩其詞粹如也林君居乎潮非有人諄諄然告之而能致力於此其所得不既深乎潮去京師六千里林君身不出州里而余知其名其所爲不既至乎夫不資於口耳之淺而成文者文之善者也不資於爵位之顯而成名者名之高者也余是以序而論之君名仕猷

竹塢幽居詩序

天台斐君日英其先故宦族好學多材能嘗挾其所長遊浙水東西士大夫爭慕與交性好竹所居種竹數百至他所必擇有竹家以舍扁其室曰竹塢幽留杭者甚久杭守聞其名薦于京師京師爲天下大都會廛居櫛比求尺寸曠土不可得逆旅家僅可俯仰無從得竹然

襄君揭其故名不廢且求能者咏歌之或疑襄君以為實與名常不相違今在京師非有園林之勝安在其有乎襄君曰不然有竹之竹不若無竹之竹之美也有竹適在耳目之淺而易忘也吾方有竹時笙乎竹簫乎竹等乎竹之為美也今棄之而居乎此雖不接乎耳目而心恒存焉思竹之聲以為有虞韶之遺音思竹之挺拔特立以為有壯夫偉士之節思竹之歷寒暑而不變以為類乎有道高蹈塵中不窒似仁其直遂似義其周於用似才其高自矯舉不屈儕類下似智取而比德焉無不美者然後知竹之不可得也吾心日存乎竹雖謂之有竹何過乎且古之聖賢後世慕之如神龍威鳳者以其不可見耳聖賢道德雖高使得接而御之其不見慢於恒人者鮮矣其與吾好竹之說何異乎余謂襄君蓋善於用物者非世俗玩物者比也記其言于詠歌之首使覽者知其人焉

送允師省母序

人之生天賦之以性父母遺之以體德莫大焉故雖尊有天下不敢不事天德為聖賢不敢不事親以是身非

我有實天與親畀之也夫吾之身既有所本則凡吾所
爲者豈我之所能爲哉實天與親之所命而我行之耳
安可忘所自而不察乎古之少恩者雖如申韓商鄧著
書排擊堯舜孔子之道且不敢遺其親況於佛氏以慈
仁爲教者乎故棄其親者非佛氏之意愚者失之耳是
以佛氏有報恩之經稱父母恩甚至而昔之賢者若陳
尊宿之流多能盡於子道近世之稱名浮屠者亦未有
不孝其親者也今 上初立極猶恐愚者未察詔浮屠
各拜其親定著爲律於是習俗爲之復美天台迪中允
師浮屠之秀者遺親而從師于外十餘年矣今歲至京
師戚然念親不置將別其徒而歸省謁余求序以道
所以欲行之意迪中典攷書而能詩其於事固無
庸告之然四方之學佛氏亦有久遠其親者乎聞迪中
之風而慕效者必名浮屠也

景定諫疏序

吾婺舊稱禮義之郡士生其間皆存氣節仗忠義而東
陽爲尤盛自宋中世以來以直道著稱于朝列于國史
者甚衆雖布衣下位之士在諫諍之職而上封事者亦
往往有之豈其人皆善爲言論哉德澤之所漸濡師友
之所議說風俗成於下而至於斯盛也余自少時好觀

宋史凡吾郡聞人事可稱者輒識之既而復歎士之幸
獲見於史者如此不幸而遺軼不傳者蓋多有矣往年
在翰林始得見東陽賈廷佐上高宗疏廷佐爲桐廬縣
主簿憤秦檜主和議紹興戊午上疏論之其辭甚切直
而史不載至七世孫權出以示人世之士大夫爲文以
稱其忠廷佐之名始顯於天下廷佐之鄉人杜士賢在
理宗時爲武學生景定甲子秋因星變求言士賢上疏
力攻賈似道誤國今年秋其曾孫實亦以示余其事與
廷佐相類然士賢初無一命之爵其言請黜退似道歷
數其罪切直頗同於廷佐而實又能趙京師遍求賢薦
紳文辭以白之且將刻梓以傳或非廷佐後人所能及
余於是又歎忠義之士天雖抑之於當時天每扶植其
子孫使昭其聲光于不朽是豈智力所及哉當似道擅
權時威燄足以死生人士賢發憤言之不至於殺身者
毫髮間耳今似道之後不聞有爲士者而人蓋稱之士
賢之子孫方守其遺業不墜而聞士賢之風者雖野人
稚子皆嗟慕以爲賢善惡之公昭明也如是則夫有志
於忠義者尚何所憚而不爲哉然則是疏之傳非特可
補史氏之闕爲人臣者皆可以鑒矣士賢字希聖後中
武科授武岡軍新寧縣簿尉遂攝其令轉綏寧時貽兩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縣令以終

味梅齋序

洪武初余奉詔總裁元史于時預執筆者凡數十人皆四方豪俊余日與之周旋會聚間一休沐輒相過從飲酒爲歡酒闌氣盛撫掌大噱論古人文章政事不深夜不止信一時之樂哉然當是時諸君子者皆壯強無恙余雖稍長亦未耄老方以爲此樂可以常有未知其爲樂也及後未數年人事稍稍乖殊或得州縣散之南北或以老癉疾病引歸田里或抵法遇患轉徙遠方求如舊時之歡須臾而不可得然後知此樂之難遇每一思之不知俛首愴心而繼之以歎息也又況余年事愈耄憂患事愈多而英才凋謝愈盡雖欲不思何可得哉幸而獲見一人於十餘年之後而又得觀其文辭其慰喜又爲何如也若吳郡傅君則明是已則明在數十人中以能文稱當乖殊之時歸爲邑人師得益勉其所學最後獨存而又益進天之於則明可謂加厚矣今年自吳中寄其文曰味梅齋蓋者示余皆馳驟可喜嗚呼四方之英俊至是無幾矣然則則明之文何可少乎

吳郡廣記序

吳在周末爲江南小國秦屬會稽郡及漢中世人物財

賦爲東南最盛歷唐越宋以至於今遂稱天下大都然其因革盛衰之際紀載於簡冊自吳越春秋越絶書以下若晉張勃顧夷隋虞世基唐陸廣微等所述及元和郡縣志寰宇記各有所明治宋之時羅處約有圖經朱長文有續記范成大趙與旹皆撰類成書厥後有章惇總管嘗集諸儒論次遺闕會改官不果成入國朝吳縣教諭盧熊閔前志之紛乖以爲苟不合而壹之恐不足示來者乃覽衆說撫遺事芟繁取要族別類分爲序例一以庳其九氏族之詳爲志八以述地理都邑文學詞章食貨禮樂兵防天官之屬爲列傳若干以見古今人物之義其目曰名宦名臣儒林文藝良吏忠義孝友高行隱逸而列女之節方伎之良及其事有不可棄者爲雜傳附焉捴之爲卷五十其後有集文十卷以備文藝之實爲外記五卷以存神仙浮屠之可考者題之曰吳郡廣記於是數百里之內二千載之間其事可按書而得也知府某郡李侯某嘉是書有繫於政也將命工刻板以傳丁內艱去已而高郵湯侯德來繼其職遂督成之熊用薦者出由工部照磨爲中書舍人以予有同朝之好詔叙其首古者列國皆有史官下至州閭莫不有

之然不過記言書事而已及漢司馬遷班固創為序紀傳志年表之法由是四海之內無復遺事信史氏之善者也後世之郡得專社稷山川之祭有政令教化之施儼如古諸侯之國固不宜無所紀述而況於吳嘗為封國非他郡之比者哉歷漢至今雖間有所作而無完文以考其事物之全誠政之闕者也熊獨能毅然以筆削為已任效漢史之法損益舊典為一郡成書豈非好古之士乎李湯二侯能知所重而圖其傳亦可謂達政體者矣後之人覽是書治身居官取前人之成憲以為法將見道德興而習俗美句吳之區與鄒魯無異矣則是書之為教不亦大哉余喜熊獨能急世俗之所緩而篤於好古也為序其緊俾刻焉

柳氏宗譜序

浦江之柳氏其先居河東宋高宗南遷時有名鎮者扈從來江南遂家浦江之烏蜀山生一子瀚瀚生森彬森生監蘊蘊生崇德縣主簿浦之崇德生高郵令元贈泗州知州浦江縣男金高郵生四子其次諱貫仕元為翰林待制以文章名天下門人私謚為文肅有子三人皆善士而六孫能守其學不墜殆後三十又七年而介孫穆書其始徙傳緒之詳列為譜圖特以示瀛瀛洼嘆曰

天道於是可徵而文肅公有後矣瀛少時幸執弟子役于公門公之為人其崇深閎博者固非淺見所能知至其端方直易厚重嚴慤怒氣不形於色惡聲不出於口不知古之賢者復何如耳世之妄議恒謂賢者言論足以予奪當世文章足以決發至理所為與造物者爭強故天道尤忌之而多難為其後是殆不然天惟有所不能也故生賢者出而代之為之政以遂天下之生為之教以輔天之成為之文章語言以宣天之道使善者勉而惡者懼賢者何負於天而謂天忌之哉其不然也明矣是論也吾意賢者之子孫而不能自力姑引天道之

自怒而非其實也不然自文肅公觀之何其異於彼哉文肅公之傳今三世其諸孫皆有德積久必愈昌越十餘足以盡報賢之意今諸孫盛矣固可以見天道而未世將有傑然秀出者興其間然後可見天道之全也斯譜也君子由是觀天道焉穆之後人安可忽哉

方氏譜序

方氏出於榆岡之裔方雷比他姓為最先黃帝時有曰明者在七聖之列其後有回為帝舜友歷二代方氏不顯至周宣王時叔為將伐有大勳烈詩人歌之然甘顯河洛間至西漢末曰紘者為司馬府長史河南尹會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王莽篡國遂棄官徙江南居歙於是方氏始來江南
生三子儕儲儼其後子孫甚衆大抵江南之方氏皆紱
後而歙其宗邑也今歙山間猶有方氏祖廟云武昌之
莆人而莆之方氏又本閩閩本泉州長史逵逵歙裔也
有方氏則自元巡撿漢祥始縣九江來遷漢祥之先本
漢祥之孫舅以國子生仕于朝三轉爲通政司參議
其先之可知者爲譜而徵余序嗚呼天下之姓多矣孰
有若方氏之以唐虞前之氏子孫蔓延江南
官其大[illegible]比然而今北方之人以方氏爲鮮有
之姓[illegible]不屬方氏何哉蓋姓貴乎後世子孫

之賢彼李氏王氏鄭氏崔氏其先非必若方氏得姓之
早也以其代有偉人出乎其間人習聞其功名之盛故
皆灼然著人耳目方氏自舜以後雖未嘗衰絶特以無
大顯名之人生乎其裔故迄茲不甚著聞然則爲子孫
者烏可不勉哉使一宗之中得一人以顯其先自奮他
宗之中亦必有慕效而起者愈多知所勉者滋衆則顯
于世垂于後者可得也方氏雖欲無傳于人不可掩矣
如是而立於世上以昭前人之緒下以開後嗣之基豈
非丈夫哉鄙有學問多才能善爲其職朝廷咸稱之自
茲以往使後世謂方氏顯于今者自鄙始武昌之方自

雛而著其將在斯乎其將在斯乎

贈賈思誠序

同里張君以書來謂瀛曰壬辰之秋兵發中原大江之南所在皆繹騷時惟伯嘉納公持部使者節來涖澍東慎簡群材官而任之以保障乎一方余雖不敏公不以為無似俾攝録事判官職在撫治一城生聚凡其捍禦綏輯之策不憚晝夜而勤行之以酬公知遇之萬一然節宣之功不加日積月深以勞而致疾疾之初作大然發四體中維之以脩什迨其甦也雙目運眩耳中作秋蟬鳴神思恍惚惕若子子然離群而獨立若御驚飆而遊行太空若乘不繫之舟以簸蕩於三峽四濱之間殊不能自禁聞丹溪朱先生彥脩以醫名四方亟迓治之先生至既脉曰內摇其真外勞其形以虧其陰以耗其生宜收視返聽於太虛之庭不可專藉藥而已之也因屬其高弟子賈思誠留以護治之賈君即視余如手足之親無所不致其意慮余怒之過也則治之以悲悲之又從而調柔之不特此也其逆厥也則藥其湧泉以寫之其怔忡也則按其心俞而定之如是者數年不可

一朝夕離去寧食不鮮羞衣不揚袠何可一日以無賈君余疾於君寧士不枚鄒客不公侯何可一日以無賈君余疾於是乎告瘳而賈君有功於余者甚大矣子幸賜之一言多賈君之善而昭余之不敢忘德於賈君不識可不丁乎余發張君之書重有感焉世之爲民宰者恒飽食以嬉其視吾民之顛連漠然若秦越肥瘠之不相維繫非惟不相繫又濫其髓刻其膏而不知止孰有如張君勤民成疾者乎世之醫者酬接之繁不暇雍容未信宿輒謝去至有視不暇脉不暇方而不可挽留者孰有如貴君調護數年之久而不生厭者乎是皆可書余方執筆以從文章家之後此而不書烏乎書雖然今之官政訢雲敲朴椎繫惟日不足我民病此久矣我瞻四方何林乎州邑之問其有賢牧宰能施刀圭之劑以振起之者乎設有是余雖以敏猶能研墨濡毫大書而不一書是爲序

贈李子貞序

昔天下盛時文學行義之士多出於江淮以北今豈異昔哉何其遼邈而未見之也元興乎朔方其化自北始故士之北產者尤盛於元今　皇帝起南方士之盛誠由南方始自南而北理勢之必然也況朝廷思用北方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士甚至有一材者即尊顯之所以運化機欲其速變也士生其間者安可不勉乎安豐李子貞善讀書有文士之秀者也其婦之弟鄭子端為通事司丞涉遠道而訪之其於行義得矣及其歸也子端洎余文贈之亦欲化其鄉人以文學乎子貞歸告而父兄語而朋友上方以文治思得奇才而用之有志功名者慎無自棄哉

贈別胡守中序

予在金華山中聞涇人有胡恒先生學該才雄其形於篇翰間春華敷而秋實明卿雲爛而井澤滋陰陽倡而律呂和予喟然曰是何其文之鮮鮮哉馬得擣夏脅而為之飲俾其壽而康也及余來江上道出涇上涇上父老又言先生蓋有道者舊館人遘兵禍挈挈露走人指將及于先生避舍舍之後割糇糧與明日或即盡無憾未幾涇亦亂先生室廬毀備歷艱

[illegible]晉有寄黃金者先生腰之與同卧起一年事定寄者[illegible]吳勿問先生上謁解還腰中金或讓其愚先生曰吾重吾信金為輕予又驩然曰是何其行之彰哉老父言已指先生之居在翠微晻靄中矯首西瞻不能扶天風一至其處悵然久之庚子冬予獨處金陵官舍方著書自娛忽有客来叩門童子執刺入覽其氏名則先生也

子驚喜出迎不覺屐齒之折既見目其貌粹而莊耳其
槩以文余又嗜子夜切曰是豈非懿然君子人哉自是日
與之游談析名理劇切文史及辨繫上下古今事愈出
而愈無窮向之所聞其誠足徵矣予方將資先生以進
學一旦忽辭予曰江風脩脩歲云暮矣昨夕夢梅花翹
耄惡知不久相從於山水之間乎余因呼酒謂先生曰
三洞雙溪之勝甲東州三秀之芝氷玉之薌晝夜恒羅
生當與共生來之先生若弗從予有如此酒先生徯勺
氷以酢予曰陵陽敬亭其煙翠蔚然在望陶明府庾內
史嘗往游焉其遺跡尚有存者吾將往焉巢雲松而鍊
精魄子儻不我同有如此水於是相與大笑抗手而別

雅頌正音序

雅頌正音者番陽劉仔肩之所集也其曰雅頌者何雅則
燕饗會朝之樂歌頌則美盛德告成功於神明者也今
詩之體與雅頌不同矣猶襲其名者何體不同也而曰
賦曰比曰興者其有不同乎同矣而謂體不同者何時
有古今也時有古今也古今不得為古猶古不能為
今也今古雖不同人情之發也人聲之宣也人文之成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也則同而已也然曷爲謂之同江河沼沚有不同也水則同陵巒岡阜有不同也土則同人動乎物有不同也感則同趨其同而舍其異是之謂大同曷爲知其爲大同期歸於道焉爾歸於道焉爾者何世之治聲之和也柔何天聲和於上地聲和於下人聲和於中則體信達禾生何往而非應也應則烏可已烏可已則有作爲雅頌被之弦歌薦之郊廟者矣是集之作其始權輿者歟

洪武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國子司業金華宋濂序

章氏家乘序

童氏本姜姓出於神農氏之裔逮齊太公支孫受封于鄣即春秋所書齊人降鄣是也今密州有古鄣城實其故地鄣紀之附庸國也紀亦姜姓地守與齊接其爲姜姓無疑或謂出於夏之諸姒者乃誤以章作童而謂不去邑而別爲童仇氏者亦不知漢童弁因避仇而始加之也鄣自爲齊所滅子孫遂去邑稱章氏分適他國有譯展者仕晉爲中散大夫世居汴之陽武至兵部尚書嗣永嘉初出守於泉始家于南安唐州刺史鵬又自南安遷建之浦城唐州之五世孫重復自浦城遷處之龍泉蓋重之曾祖仔鈞當唐之季聊聊王王信通節度福

州仔鈞投以三策大喜遂承制授高州刺史檢校太傅其妻渤海郡君練窩賢而多識有恩及南唐將領王建封遂全建州一城之命生一十五子六十八孫支系數蕃布于東西或入坐廟堂或出膺郡寄或宰百里之邑或秉節鉞分鎮邊陲後先顯者殆以百餘計蔚爲江南望宗然而世遠族般寖惟兵燹漸至不可相攷重之十六世孫溢深爲是懼於是稽厥系緒法諸史表帝行爲圖條而不紊作譜圖篇第一先世遺行可仰可師撫其都凡區別以陳作景行篇第二竹素所在琬琰所刻文詳著本房圖以爲別錄通名之曰章氏家乘云其竊聞小大弗爽集以示後作數載篇第四四篇之外復不厭之隋唐而上選舉必稽於簿狀婚姻必由於譜系是以圖譜有局郎令史有員知撰譜事有官四方以家狀來上者官爲考定藏於秘閣副在左戶其制最詳且明也五季以來法始大壞而近代爲尤甚官不必有簿而品第混淆家不必有譜而姓氏無別有不得不憮然而增嘅者溢於其間乃能孜孜弗懈而成書以傳其賢於人也深矣瀛與溢交者久雖不能文謹爲稽章氏所自出及夫述作之意序諸篇端他日圖譜之局或設博雅君

于亦當於此而有攷焉溢宇三益尊尚伊洛之學持已
率物粹然一出於正云

葯房樵唱序

葯房樵唱者吳公文可所著之詩也夫詩在堪輿
開無纖弗圄無鉅弗涵太極陰陽之化物則民彝之懿
烟雲月露之形岡草木之昭氣候燠寒之更羽毛鱗介之
蕃治亂興亡之著夭壽死生之變可疑可存可悅可愕
可感可駭外觸乎物內發乎情情正而形於言言形而
比於聲聲成而詩生焉馬璧豈之氣至簧鼓神合自然機
努發道契冲漠上至王公卿士下逮小夫編氓蓬

於襟靈一道揚於隱伏大而朝會燕饗被之弦歌小而
委巷深閨見諸謳諫雖位號之或殊而帝秉之無異商
周之隆斯義爲盛漢魏以来古意漸削下沿唐宋之間
而得之者蓋鮮矣於是吳趍楚豔而哇淫之咏汨焉牛
鬼蛇神而誕幻之事彰焉　鵬飛鷖擲而粗厲之文布
焉胡唄楚吟而荒忽之趣見焉傖言粤語而俚鄙之褻
形焉鷺友蝶卉而留連之思滯焉詩道亦幾乎熄矣公
嘗與某剔論至斯爲之彈指三嘆蓋公以雄逸之資濟
通明之識著於篇翰規倣風雅鼓動山河之氣發揮造
化之微味玄酒於周庭龔懸黎於梁苑雕龍彩鳳不足

以爲麗衝颯激浪不足以爲豪其悽惋也則孤猿夜啼松露初滴其雅馴也則冠冕佩玉儼趨廊廟由其才無不贍所以體無不備世之讀者如入玄圃而覽明月木難之珠如登峴丘而覩天末肉芝之貴誠可謂擅名制作之林競爽文藝之塲者已如其不敏年踰四秦學廢三餘精神疲漂無窮永之憂金石相宣乏荊潭之情景伯之舌徒存文通之筆已失顧念疇昔猶陪杖履濯纓雙溪之側漱齒靈源之上攀蘿月以夷猶撫檮 所咸切 雲而舒嘯公時吞吐群機陶鎔庶彙珠玉隨風氷雪在口人爭傳於秀句價欲等於兼金柰何稍歷星霜遽分今古雖瀟洒之室遺迹未寒而遼東之鶴一去不返尚忍言哉尚忍言哉公之子履與其門人黃琪編輯遺藁鋟之文梓乃緣世契之深遠以首簡爲屬嗟夫玉光劒氣直出人間麟角鳳毛終爲世瑞蕭功曹之新章不泯李奉常之妙什宜傳此理之常無足疑者第以疾歿相仍文藻衰落無義山之雅製序漫叟之雄篇姑綴蕪辭以信徵臆云爾公諱景奎文可守也婺蘭溪人群行存諸列傳學博學善屬文尤精於詩無忝於公者也至正戊戌三月己亥朔契家姪金華宋濂謹序

贈孔君序

余來江臨之四月與楊君其會于郡庠楊君謂余曰曲阜孔君克敬宣聖五十五代孫也通儒家言習唐人古今詩往往婉麗如晴葩鬭春態有餘妍得言外含蓄之意然猶患學之未充也將負笈海大江之南適監察御史安道調官江寧遂與之偕来居無何南北道絶遂莫能歸故鄉青燈照景孤坐寥閒中思尼山之蔥禎慊泗水之大淵未嘗不潛然隕涕吾黨之士憐焉子宜為文以宣其沉鬱庶幾有以底夫道也余謝曰克敬未余識也余何以文為楊君曰吾聞釋人之所難忘而能喻之以至理者唯文章之士則然子辛終為之毋以不識其

重辭也余曰人生霄壤間坎止流行曷嘗有一定哉譬之西風木葉飄霄於川之中其迴旋轉移有直達長江者有泝於石磯而棲於浮漢者有弗離其故處者一委之自然而已何所容其心哉若膠膠泥於土著之間殆非也以克敬之家言之其先本宋人至防灶始奔於魯遂為魯人其後裔亦不專居於魯也太子少傅潛則移於會稽撫州守博士端朝則徙於信安通城令端植則遷于江夏處士管則分守臨川問求其多因患難来奔而寖成鉅族或以詩書擢進士第或以政事列刺稚藩或以文學主教庠序章綬輝艷後先相望初不

拘拘於泗水之慽尼山之思也雖然父母之邦親戚聚
焉墳墓存焉遠而去之豈人情所欲哉弟以世變之亟
紛紜軫轕有非智力之可為能存喘息而復齒於衆士
不翅足矣他尚何憂哉克敬之所憂者則宜曰我孔氏
之子孫也孔氏之道大如天地明如日月信如四時堅
如石夫人之所當學也況吾為其後者乎是則可憂
也克敬能若是則雖闊里之遠人孰得而愧之脫有不
然雖衣博衣而立魯東門曰號諸人曰我孔氏之子孫
亦君子之所不與也克敬慎之哉抑余聞九苞之鸑決
生於岐山之鳳千里之駒必產於渥洼之馬用世之才
多出於神明之胄克敬之賢余知其不特通儒家言及
能詩而已負笈之志蓋未艾也他日道益凝閒將日
昭江寧之有孔氏其盛與信安江夏諸族等又當自克
敬始也余之有望於克敬者不亦遠乎楊君曰子言美
矣其理亦至矣可以宣其沉鬱矣盡書以贈之余不敢辭

送黃仲恭赴官餘姚序

烏傷黃仲恭翰林侍講學士黃先生之子也以廕補官
同知餘姚州事將行縣大夫及鄉之壽俊先生之門人
咸往餞於繡湖之上離觴既傾縣大夫進而言曰同知
之職在昔為郡忝為別駕為司馬雖均號上佐其實從

事之長而州牧或得以辟置之今則出於朝廷之命重之大小無所不當問其職之不輕也較然矣秦何官失其分強者忿鷙負將與守抗衡弱者依阿取容又一切局於鉗制不敢吐一氣出一辭二者胥失也方今四海塵冥財用之絶民心危迫為天子佐二千碩者當如是耶頴仲恭以此為戒鄉之壽俊又進而言曰先王之制酒禮一獻之間主賓百拜所以避其禍也後世為麴蘖之託終日昏冥鮮有不僨厥事昔之人嘗有碎力士之錨破鸚鵡之杓者所以藥沉痼扶深溺進新德也頴仲恭以此自勗先生之門人又進而言曰士君子非以傳

圭龔組為難冀能世其德業為難仲恭先居士以布衣欲倩劒斬佞人頭其剛大之氣至今可掬先吏部又以學識受知丞相宦業益顯今尊公先生又以文章為海內第一學者仰之如北斗如泰山繼其後者不亦難哉頴仲恭以此自勉仲恭甘再拜曰梓雖不敏敢不夙夜秖奉嗟夫今之贈人以言者多貢以諛辭以相悅孰有如群公者乎稽其所言縣之大夫所以勗其職也鄉之壽俊所以樹其德也先生之門人所以昭其世也能是三者其可愧先生之子耶仲恭尚慎哉仲恭才贍而智周能力於行弗滯於物其必有以處之矣瀛受學於先生

最久而與仲恭遊尤密敢直紀其事復賦河有行舟四章以別詩曰河有行舟其水瀰瀰之子于征其去如矢水沃沃之子于行曰佐州牧之子行邁我懷孔悲有榍有蘭蕊如芬如持以贈子綴之裳衣吁其別矣如何勿思

王子充字序

同門友王君子充謂瀛曰韓名凡三易初名偉次名漳後復更今名文雖易而皆從音者以其聲之近也其名偉暨漳時鄉先達內翰柳公子翼吳公嘗為之說唯今名不有陽其義者幸同游學黃文獻公之門敢以累吾子尚有以詳告韓也瀛曰子充其欲存占之道哉夫韓之為物古之蔽膝所以被于裳衣之上覆前者也其制則上廣一尺下倍之長又倍之頸視上廣劣其半肩之革帶視頸又去五之三其名則江淮謂之韓或謂之敝關西東謂蔽膝魏宋南楚謂之大巾齊魯之郊謂之祿襦西南蜀漢謂之曲領或謂之襦鞮又謂之襜馬陳楚謂之松音鍾小袴也其義則古者田漁而食因衣其皮唯知蔽先後而已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猶存其蔽前者不忘其初也今吾子充閒居烏傷溪上日求四庫之書攝嚼其芳潤而馳驟厥辭藻火炎而交龍飛林豔媚而川花

鮮翠霞縈而頳虹迴可謂能一時之至文矣今乃以禘
為名而子充是學殆欲存古之道以反無文之文乎無
文之文其文之初乎於戲子充之不忘乎初者豈直文
而已哉由是而充之酒醴嘉矣必思玄酒明水之為尚
焉莞簟安矣必思蒲越槀鞂之為貴焉黼黻文繡美矣
必思疏布之可登焉舟漆雕衮華矣必思素車之可乘
焉昔者先王以此交神明而防民行者欲人反始尊質
也子充率是道也泰古熙醇之行可馴致矣夫以燔黍
捭豚不可施於禮文繁縟之日卷領結繩不可用於太
樸分散之時此無他勢有不同也況為士者當與世推
移因其所宜變而通之以潤國家為務而泥古之質
今之文譬猶圓枘而方鑿必有不合者矣雖然此非所
以言子充也子充厲古學而惇古行者其心亦豈恝戾
於今哉蓋古之士也確今之士也爽古之士也白今之
士也墨古之士也靖今之士也莽古之士也貴今之士
也賤子充欲存古之道者其將反始而尊質乎成已成
物之道皆能由是而充之庶幾無愧於名若字矣乎灌
也不敏亦嘗古學者也姑因子充之請為詳舉諸經之
疏及爾雅方言說文釋名等篇而暢其義如此若所云
婦人之褘謂縐縥也即香纓也王后之服褘衣謂畫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也禕當為暈即暈雉也五彩純備者也皆非子充命名之義也

贈行軍鎮撫萬里古思公平冦詩序

至正丁酉春三月括冦婺之永康蔓延東陽二郡震驚惴惴度日莫保朝夕行御史府聞其事欲命將討之詢謀于衆僉以為萬里古思公名進士也今長治越城中生聚而其人文足以附衆武足以威敵若討之莫如公宜於是命公總護諸軍以行公受命也即禡于門載旆就塗如拯溺焚三月甲申抵東陽公延見耆訊以山川險阨與盜出入恒狀笑曰賊在吾目中矣當為君一鼓却之乃申號令部伍扼其要害分屯方巖山夏四月庚戌命諸將黃中等以奇計紿賊賊方推牛豕高會聞兵至皆吐舌相顧諸將橫槊大呼而前自已及未大小戰十二餘合士卒奮勇無不一當百擒偽將軍三人斬首六百級奪旗鼓槍矛無算乙卯賊復空營出戰諸將踴躍用命兩兵方接公親統精銳兵截其衝賊大潰追逐二十餘里斬首八百級擒偽將軍六十有六人辛酉兵進屯胡陳諜知賊所在縱兵深入賊已宵遁焚其廬舍殆盡賊自是不復能兵矣壬申師還邦人士相與曰進士之效久不白

武夫俗吏恒指斥以爲戲識者短氣公本一書生杖劍即戎而其功烈輝煌如此彼噂噂者縱人百其喙尚敢謂儒無人耶若公之爲亦可謂有文武全材者矣嗟乎自括蒼之興凡其所涉之地百里無居人豈惟無居人寸莽莽出師雖方嶽大臣不能禁侵掠其慘毒蓋有與寇不相遠者公師師而來不爲不久耄倪恬嬉若不知其兵在其境者又非公之賜耶然則公之有勳於吾邦者甚大欲貶之以巑牲則巑牲公之所自有也欲投之以玉帛則玉帛非公之所好也其將何以爲公之報哉夫鋪張盛美播之方今而傳于後世者莫如詩歌吾黨之士盍留意乎衆皆曰然於是陳樵先生倡之邦人士咸作之而命金華宋濂序之

贈醫師葛子序

古之醫師必通於三世之書所謂三世者一曰針灸二曰神農本草三曰素女脉訣脉訣所以察證本草所以辨藥針灸所以祛疾非是三者不足以言醫故記禮者有云醫不三世不服其藥也傳經者既明載其說復斥其非而以父子相承三世爲言何其惑與夫醫之爲道必志慮淵微機頴明發然後可與於斯雖其父不能必傳其子也吾鄉有嚴忠者三世業醫矣以爲專事乎大觀

之方他皆憒憒絶弗之省又有朱聘君家世習儒至聘君始以醫鳴醫家諸書則無不精覽一少年病肝氣上喀喀苦格切吐声也鳴喉中急則嘯嘯而血成縷嚴曰此瘵也後三月死聘君曰非也氣升而腋中失其樞火官司令燥金干爐是之肺瘵治之生已而果成生一六十翁患寒熱初毛洒淅齒擊下上熱繼之盛如蒸醲嚴曰此瘵也不治將差聘君曰非也脉遥以芤數復嗣息外彊中乾禍作福極是之謂解体音亦藥之則瘳不藥則劇已而果劇治乃愈一女婦有喘疾每吐涎數升腥觸人近亦噦嚴曰此寒噦也法宜温聘君曰非也陽陰未平氣苞血聚其勢方格瘳有候慶是之謂惡阻在法不當治夕則自寧且生男言後輒驗夫嚴生之醫三世矣聘君則始習爲之而優劣若具人者醫其可以世論否耶嗟夫昔之名醫衆矣未暇多論若華元佗若張嗣伯若許智藏其治證皆入神初不聞其父子相傳也自傳經者惑於是非使經禮之意晦而不白三千年矣世之索醫者不問其通書與否見久於其業者則瞽瞽焉從之人問其故則曰是記禮者云爾也其可乎哉葛生栝蒼淮之鉅族也明於醫三世之書皆嘗習而通之出而治疾決死生驗若劇若燭照而龜卜無爽者士或不能具藥輒注之

不索其償士君子翕然稱譽之名上丞相府賜七品服俾提舉諸醫官有疾者遂倚之以為命嗚呼若葛生者其無媿古之醫師者歟

金華先生黃文獻公文集序

天地之氣日新而無窮文辭亦與之無窮蓋其升降翕張俯仰變化皆一神之所為神也者形之而弗竭用之而彌彰氣之樞文之所囿也三代而上六藝興焉禮不同乎春秋春秋不同乎詩詩不同乎書書不同乎易三代以下諸家言雖不能經亦各以學鳴龍門則異于河汾河汾則異于昌黎昌黎則異於廬陵廬陵則異于伊洛夫豈欲騁異哉文與氣資神以生其勢則然也寶慶之後文弊滋極惟陳腐之言是襲前人未發者則不能啓一喙精魄淪亡氣局荒靡薾焉如弱卉之汎緒風文果何在乎至元大德以来群士疊出剗華而踐樸革偽以趨真燦然五色之文照耀於天下洎至先生號為極盛先生之所學推其本根則師群經揚其波瀾則友遷固沉浸之久犂然有會於心嘗自誦曰文辭各載夫學術者也吾敢苟同乎無悖先聖人斯可已故其形諸撰述委蛇曲折必達所欲言出用于時則由進士第教成均典儒臺直禁林侍講經帷以文字為職業者殆三十

年精俊明朗雄蓋一代可謂大雅不群者矣令之論者徒知先生之文清圓切密動中法度如孫吳用兵神出鬼沒不可正視而部伍整然不亂至先生之獨得者又烏能察其端倪哉於戲蹄涔之水其流不能尋尺通江絶海則涵浴日月一朝而千變土鼓之聲其聞不及百戍迅風驚霆則震撼萬物衝縱高庳無幽而不被此無他神與不神文辭之出與天地之氣相為無窮奈何不河海風雷之若而睨睨焉蹄涔土鼓間果誰之過也

上而六藝諸家言所倡雖有大小之殊其生色之

融夜[illegible]沖然見誠何道哉學者尚以是而求先

生也先生薨後之五年家藏日抬齋稾共三十三卷縣大夫恐其堙歿亟取鋟梓以傳謂濂嘗從先生學俾為之序濂也不敏何足以知先生追念疇昔侍几杖華川之上先生酒徵酣歷論文辭原乎學術每至數百言自顧於道無聞溺志汗漫無根之槁不足上承明訓方將克厲剔去陳腐以振華英而九京不可作矣俯仰今古能無感乎姑誦所聞以冠篇端若先生所以擅一代之盛者則不待序而後見也先生諱潛字晉卿姓黃氏婺之義烏人其官簿行業具見臨川危公素所撰神道碑銘茲不著門人同群宋濂謹序

潛溪先生集卷之九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後學弋陽黃溥澄濟源名
後學古相羅綺尚絅校正

傳

太白丈人傳

文中子學既成慨然有濟蒼生之心欲尊王道推霸圖
稽古驗今建太平十二策與河東薛收西游長安見隋
君道經太白山息于灌木之陰有丈人自東來縕袍無
表顏色腫嗇看負束芻去文中子前十步弛擔箕踞而
坐兩手搔爬眼視雲漢若四傍無一人者搔已曾指

文中子謂收曰彼鳳頸龜背鬚垂至腰者為誰收對曰河汾王夫子也曰其王通耶曰然曰將何之曰夫子憂世未治以策西見隋君耳丈人大笑不止文中子異之乃摳衣趨前揖而問曰丈人何哂通也豈通未聞先王之道不足以咸和萬民乎丈人曰不然也豈人寰之大利害如牛毛有非一士之舌可盡乎丈人曰不然也豈上天未欲平治天下而下民不當見夫下之行乎丈人曰不然也曰三者既非敢問丈人所哂者何事耶丈人曰噫何子愚之甚也夫具人之體服人之衣食人之粟能使稍有知孰不欲堯舜君民哉

是有道焉不可苟而就也文中子曰其道何如丈人曰道有三其上焉者爕和乾坤經緯星辰樞機四時輨轄五行執天之德以牖帝明以達帝聰然其自任以斯道之重非人君北面而事之不復輕出出則必為帝者師若堯之君疇舜之咨成昭禹之西土國是巳其次焉者以六合為一家以四海為翰藩以五嶽為封鎮以元后為父母以臣鄰為伯仲以蒸庶為赤子賉以深仁財以正義防以峻禮陶以至樂威以嚴刑式以庶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然亦不輕於自試必待王者致敬盡誠而後起而佐之否則樂於耕漁以終身其若湯之伊尹周之

太公望是已其下焉者彷徉冀其將老而恐學之不及離騷遠遊篇局束哫訾粟斯以言求媚而詭隨也離騷卜居篇不遠千里銜求媚君門如天無路可陟俯伏闕下隗遁神疲閽隸見訶不敢出氣此不自重惜而徇時射利者之所為若齊王之門操瑟而售者是已今子之西来也欲為君疇務成昭西王國乎欲學伊尹太公與乎抑欲同售瑟於齊王之門者乎了須褱具在寧不知所自處也且子獨不聞之三家之市有處子焉必待行媒始相知名又必待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而後始成婚不然是奔也雖國人皆知賤之矣子今負策而干進恐與不待聘而奔者無大

相遠也況隋君天性沈猜不悅詩書廢棄學校殺戮一勳溺寵廢嫡惟婦言是用惟刻薄毒痛之法是崇是嗜蕭牆之禍起在旦夕子尚欲行王道乎言暴虐於湯武之世必見誅談仁義於桀紂之朝必見黜何也時不同也子如解吾言即請東轅毋西向不然則子其行哉文中子曰丈人之論至矣通何敢不敬承明訓然竊有疑焉顏丈人卒教之也昔孔子大聖也車轍環於諸國棲棲遑遑如喪家之狗至再逐於魯削迹於衛窮於齊圍於陳蔡而卒不悔者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今丈人教通以不仕然則孔子不足法歟丈人曰是何言歟是何

言歟在孔子則無可無不可下孔子一等則可其所可
不可其不可子自視其孔子耶抑下孔子一等者耶昔
魯男子善學柳下惠者蓋以其不可而學其可也子聞
子嘗受書於李育學詩於夏珧問禮於閻子明正樂於
霍汲考易於王仲華而其知顧出魯男子下子竊為子
憚回而弗止謂之淹瞽則不達愚則不周固則不變賊
則不成淹則不振是五垢者子皆躬蹈之宜乎有疑於
予予去子矣子去子矣丈人言畢負芻而行文中子面
如死灰遠望丈人南行不見其背日猶不暫捨薛收進
曰夫子何慕之深耶收聞不合先王不順禮義謂之奸
言雖辯君子不聽彼丈人不過姦言而辯者爾初未聞
先王之道夫子衝冒風露跋涉而至此終不因其說而
中返乎文中子遂行至隋隋君御太極殿文中以太平
十二策上之隋君下公卿議公卿多不悅文中子退而
嘆曰丈人其至人哉於是賦東征之歌而歸著續經數
萬言
君子曰甚哉出處之難也以河汾之賢操經綸之具施
之天下何不可者而丈人方詆其自售斷斷不恕況其

下者乎甚哉出處之難
也

二賢母傳

瑞安有人姓曰吳氏世守禮度而嚴於昏姻柳州教授
娗生子欽年近弱齡娗欲為之擇配久且未成或曰郡
胡節　容德且達宦之後可室也乃造行媒知名節之
父悅焉六禮既備故節来歸於欽內外宗黨媪御而下
宜之生子璟鞠育至長為娶縣人林廉廉名卿孫粗習
書傳翁翁然勤慎異翼然抑畏節愛之不翅如親女廉
亦事節若母懷娗九閱月璟以病死未死執廉手涕泣
惓惓以養親存孤為託廉諾之後三日廉生一男子且
悲且喜曰吳氏之宗其不為若教氏餒鬼乎未幾欽
亦卒節與廉蓬首垢面自稱曰未亡人誓撫遺孤以不
墜其家後六年元政日紊四方寇盜蠭起市甿都伯各
聚農為兵陽號保障陰則倚藉為姦有利吳氏多貲欲
奪廉之志廉年二十有餘爾善自閉拒不可撼遂有謀
殺其孤者廉懼棄家挾姑而遁擇隣境大山匿焉艱難
備嘗室如懸罄無絲毫怨懟意唯飭厲兒以學無有寒
暑晝夜年三十九卒節撫棺哭泣竟欲無生益督而事
璟詩勿怠又二年節亦卒兒名荃今為巨儒州人識與
不識咸稱為吳氏二賢母云

太史公曰吳氏之系何其危哉當環瀕亡時荃在母腹
男女未可知林氏毅然以存孤為諾非見義明如皦日
能然乎使林氏之足一移是吳氏宗祀墜矣此其功非再
造其家者乎璧猶狂瀾東奔欲舉隻手以障之抑難矣
予謂林氏其五美焉其不畏強禦一也富而能貧二也
牖下五也夫然故其能以節操顯著宜哉雖然不為
之先孰為之後非胡氏挈綱振維於上則林氏煢煢然
無依矣是則胡氏者不為尤賢乎賢哉二母如楚之雙
璧光彩交映見者動容如趙之雙劍光芒閃鑠不可卻
玩誠可謂無愧於爽倫者矣嗚呼女婦且爾則凡受人
家國之寄委棄若土梗者果何心哉

瞿孝子傳

瞿孝子嗣興字華卿蘇之常熟人父逵元初為白大長
遷蘇州巡塩大使兼管內六縣捕盜轉怯憐口提領母
某氏孝子天性純慤依依親側若不忍斯須釋者母患
癰癰潰當長夏臭穢不可近孝子燔湯洗滌執扇驅蚊
內靡晝靡夜至月餘乃休既而又罹積氣疾衝擊下上
百藥不治或授以刲股可療法祝刀于天俟刀躍方可

用孝子頓顙流血刀弗動孝子情迫切強取刀刺股肉作芰羹以進母不食已五日忽盡啖之氣銷如失一旦母思芰食時芰怡華孝子求諸市不獲氾川有芰者解衣入水歷覆其葉覓之自午達酉雙脛皆赤腫孝子號呼曰神胡不相我乎俄得三芰水中人以為精誠所感然其宅心仁厚遇單寡者必思賑給而不欲使其知氂工王氏家無儲石儲且臥疾不能興雞初鳴孝子往其門以錢一十緡投窓隙而去民有告糴者鶏未晩也負販夫或來貿遷孝子一聽其言不與較家人怪之孝子曰彼竭汗血以逐什一之利寧能足吾欲乎歲大儉来相依者數十人孝子擇旁近舍舍之會厲氣作病者相枕藉孝子每晨躬勞粥藥撫視卒賴以全孝子朝出道中拾遺囊孝子悉歸求者一金不自私未幾又有亡契券及白金者孝子蹙額曰白金固易致貧劑乃資業所憑藉其必起爭端乎密偵其人還之其人勢家奴因失主物畏懼幾欲死謝曰三尺微命孝子所賜也孝子雖不讀書其篤行類鄒魯士州里翕然稱之孝

文授翁令補餘錢翁温和而辭孝子曰汝弟持去他見還未晩也負販夫或来貿遷孝子一聽其言不與較家人怪之孝子曰彼竭汗血以逐什一之利寧能足吾欲乎歲大儉来相依者數十人孝子擇旁近舍舍之會厲氣作病者相枕藉孝子每晨躬勞粥藥撫視卒賴以全孝子朝出道中拾遺囊孝子悉歸求者一金不自私未幾又有亡契券及白金者孝子蹙額曰白金固易致貧劑乃資業所憑藉其必起爭端乎密偵其人還之其人勢家奴因失主物畏懼幾欲死謝曰三尺微命孝子所賜也孝子雖不讀書其篤行類鄒魯士州里翕然稱之孝

子年且耄見介子莊宦學有立洪武初擢禮部員外郎喜動顏色其後病且革言不及家事惟曰死生常理爾煩語吾兒莊善事聖天子毋以老身為念也遂終

史官曰濂侍講禁林日與莊為同官莊念父在遠一語及之涕泗潸然流濂因歎曰非誠心愛日者乎已而蘇人来言孝子之賢絶於醜夷有未易追躡之者濂又歎曰非是父焉能有是子傳所謂以身教者孝子其庶幾乎是有關世教民彝之大故造瞿孝子傳使圓冠方屨者讀之必將惕然而自省矣

宋烈婦傳

烈婦宋孌音華字新金華潛溪人美姿容幼即讀書知大義嫺管作字亦莊正可觀暨長歸烏傷賈明善足不妄踰戶閾雖家人弗聞其語笑聲一宗謹曰是端簡靜默也賈氏有婦矣父母亦賢之不忍其遠去左右越一年今與夫来居潛溪烈婦孝養益謹見諸女讀古烈女事則慨然想其為人既而曰是亦不難為婦者當壁碎而潔無寧毀全而穢也歲戊戌十月西兵擣蘭溪遠近大震烈不自安同夫避入浦陽城實山中未幾鄉民嘯聚倡亂柯旌旄縣執刃欲殺人如刈草菅烈婦亡匿灌莽中為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卒所執乃抽銀條脫求解不聽將亂之烈婦以計紿曰
吾有珠具可直數千緡昨夕瘞山前坎中爾幸無急我
急我將死於爾何利不若導爾發之將卒悅其言從
之行至深淵側竟躍入死焉時十一月十四日也母兄
瀕聞而哭曰天乎烈婦在家為淑女歸人為良人婦既
且良縱不備有胡福其豈不得考終于寢乎不知何為
而遘茲兵禍也嗚呼自古莫不有死當是時執法之大
吏秉鉞之將帥守土之二千石或有不能而烈婦獨能
捐軀徇義死固死矣千載猶生視彼弗死而若死者何
如也縱遘兵禍又何傷焉然而婦之守貞猶人子之當
孝人臣之當忠也烈婦之死恒道爾何足深羨乎雖然
是固恒道爾而亦非易致也人之所欲莫甚乎生苟所
見一髮未盡則幸存之念興含辱忍垢何所不至哉想其臨淵之時貞剛之氣充塞上下天不足
為高地不足為厚日月不足為明視區區微生直鴻毛
輕耳不然何以能若斯之烈也徵夫平日所言當璧碎
而潔毋令死全而穢者不亦允蹈也哉烈婦之事與軋
之竇氏越之王氏實無大相遠求之千百而不一二見
焉濂因不避親撫其行實著為私傳一通所以白烈婦
之志他日傳之竹帛詔諸海內良史氏職也非濂之所

計也

周節婦傳

節婦姓趙氏名淑宋燕懿王之裔安定郡王令詪九世孫也令詪徙居越諸暨遂為諸暨人父孟德有文學生二女節婦長且賢尤愛之授論語孝經列女傳皆能通其義年十八求宜婿者得同邑周本恭歸焉始歸而姑卒既而舅及兄公姒氏亦相繼死兄公子顯宗尚幼節婦相夫飭喪治葬咸盡禮育顯宗如子歸十一年生三男宗善宗祚宗政宗政始生時天下大亂夫嬰疾甚恐不起顧節婦曰今兵革四興嗣子單弱如此我死爾能自保乎節婦齧指流血泣曰天在斯吾不能保孤兒者天實誅之夫卒節婦年二十九髽跣號泣泣間舍食哺諸兒不暫出戶限明年　國朝克諸暨與偽吳分邑拒戰兩兵交焚掠家貲無纖毫存等婦抱兒及顯宗從一媵出走惟持田籍匿深山窮谷間飢餓顛蹶削膚采蓼藿以食或閔其艱勸勸之曰吸吸者何足恃奚為自苦耶節婦怒不與言翦髮誓之益自裁毀厲色峻辭使人莫敢近兵定而歸富民侵至其田殆盡節婦持田籍與辯卒賴以完知州曰若賦高其行欲上其事于　朝節婦曰宜然耳何足　上聞力辭不願

乃使其家節婦感注日治麻縷為布帛以繼之絶市詩
書教諸子夜焚松脂于室坐諸子兩旁而口授之或怠
睡首俯輒笞出不少貸諸子皆凜然畏懼如嚴君覩其
色變即惴恐莫敢舉目視及長遣從名師遊所友善士
相過則皆為之置酒否則憤歎竟日節婦以兄公早沒
惟顯宗存為之婚娶先於已子羞服與諸子同人不如
辨諸子遜弟皆有士行宗作入為太學生以文行稱人
咸謂節婦善教所致云

史官曰世之傳節婦者多貴殁身為難能至於守義不
二者則略而遺之余甚惑焉鋒刃之威迫乎後湯火在
前有所不顧此人情所能勉至於困窮災變切身凍餒
顛踣而不渝其志存人之孤非篤於禮義者其孰能之
若周節婦是矣嗚呼此豈特賢於女婦而已哉

謝翱傳

謝翱字皐羽福之長溪人後徙建之浦城父鑰性至孝
居母喪行服廬墓終身不仕通春秋著春秋衍義左氏
辯證傳于時翱世其學試進士不中落魄漳泉二州倜
儻有大節會丞相文天祥開府延平長揖軍門署諮事
參軍贊動閔楚間已復別去及宋亡天祥被執以死翱
悲不能禁隻影行浙水東逢山川池榭雲嵐草木與所

別處及其時適相類則徘徊顧盼失聲哭嚴有子陵臺
孤絶千丈時天凉風急翔挾酒登詒天祥主荒亭隅再
拜跪伏酹畢號而慟者三復再拜起悲思不可遏乃以
傷之然其志汗漫超越浩不可禦視世間事無足當其
意者獨嗜佳山水如鷹山鳥湖蛟門候濤沃州天姥野
霞瑯雞四明金華洞天搜奇抉秘所至即造游錄持以
詒人若載七寶歸者游儻酬愁浦陽江源久睦之白雲
村尋隱者方鳳吳思齊書夜吟詩不自休其詩直溯盛
唐而上不作近代語卓卓有風人之餘文尤嶄拔峭勁
雷電恍惚出入風雨中當其執筆時目瞑思身與天
地俱忘每語人曰用志不分鬼神將避之其苦索多類
此發睦人士翕然從其學前至元甲午去家虎林西湖
上前代遺老尚多存者感自詫見翔晚明年乙未以肺
疾作而死年四十七瀕死屬其妻劉氏曰吾去鄉千里
交游唯方韶卿吳子善最親不翅兄弟慎收吾文及吾
骨授之韶卿即鳳子善即思齊已而鳳等果至與方幼
學方壽馮桂芳翁登登之弟衡葵翔子陵墓南以文藁
殉伐石表之曰粤謝翔墓初翔以朋友道喪盡吳越無

掛劒者思合同志氏名作許劒録勒諸石未就復為建
許劒亭於墓右從翺志也翺無子其徒吳貴祠之月泉
書院云翺好脩抱獨刻厲憤激直欲起古人從之游不
務諧於流俗意所不顧萬夫莫回也每慕屈平托興遠
游自號晞髮子遇談勝國事輒悲鳴煩促涕泗潸然下
士有苟而氣志得者憎聞翺翺自若也所著手抄詩八
卷雜文二千卷唐補傳一卷南史補帝紀贊一楚詞芳
草圖譜一卷宋鐃歌鼓吹曲騎吹曲各一卷睦州山水
人物古跡記一卷浦陽先民傳一卷天地間集五卷東
坡夜雨句圖一卷游東西游録九卷餘倣秦樊之除月

表作獨行傳及左氏傳續辨歷代詩譜皆未完所選唐
韋柳諸家詩及寒都五體詩不在集中

贊曰翺一布衣爾未嘗有爵位于朝徒以被天祥之知
麻衣繩屨章皇山澤間若無容其身使其都重録受社
稷民人之寄其能死守封疆決矣翺不負天祥肯負國
哉翺蓋天下之士也昔田橫不降漢拔劒自剄客之從
死者五百人若翺之志其有類橫之客者非耶吾聞諸

任先生云

樗散生傳

樗散生者錢唐人李氏名謫字孟言少受學越人楊君

國立國會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維禎負氣尚節善為詩貿藥金陵市中名其室曰樗亭而自號為樗散生市人病者趨其門買藥無不與所與必善人　談樗散生美不置口或問樗散生今人莫不顧為材有寸誇尺有尺誇尋惟恐人不知已才不即用既用又恐不得大任以為戚今生乃以樗散自名樗不才木也生豈無才者耶何其嗜好與人不同也所惡乎樗者以其無用也今生脩喜藥以療疾者有功於民甚博何為以樗自汚哉樗散生曰吾計之熟矣名之美若吾豈不欲居之然苟無實以稱之則名祇足為禍吾若自以為可用彼將以有用者求我我或不是如其所求則為妄人矣吾今自以為樗彼亦從而稱我不虞我足用而我足用者固存何損於我乎世之受禍深者求名太切者也夫名虛器得之未必有益於身而與我競者齦口恨切齒也斮魚巾切齒根肉也然欲奪之不亦危乎吾是以安焉而不敢務乎名也且吾之食者醫醫之書易知醫之技易學吾誠盡吾心焉疑於心者不敢強施於人薄於用者不敢厚責其報雖有不中庶可以無愧矣我誠肯自負吾才而享釜庾之祿豈皆不若乎人然吏胥操法而迫吾側民庶持牒而睹吾前吾心欲平之而力不暇欲施吾才而勢有不能則吾心之愧無時而釋矣豈若守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ALL RIGHTS RESERVED

易能之技居無用之名以自適哉於是問者謝之咸稱樗散生為知道余聞於晝建安黃公云

史官曰樗散生之傳不虛矣生豈果知道者哉君子之道貴乎食焉而無愧吾觀世之人有愧者多矣生豈無見者乎孔子強漆雕開仕開自以為未信而不願為孔子悅之樗散生豈學漆雕開者耶然則謂生為知道豈不然耶或謂生慕樗以不才而壽彼莊生寓言生蓋不取云

嚴宗奭小傳

嚴盛宗奭者會稽餘姚人也其裔出漢隱士子陵家姚江之西性坦質待物無町畦善飲酒然未嘗與庸俗人飲薦紳先生過其門不問識否必邀至其家為具飲之妻子告無賞宗奭解衣付酒家貿持去取酒酒至撫掌曰吾無憂矣傾所有奉客務得其歡不為他日計或勸宗奭仕不應朋曹招與飲酒即著巾往輒盡醉而返宗奭作軒于舍西號曰瞰清而自號曰客星樵隱且曰山水吾所樂也亦將以矯夫汚濁而冒利者喜讀陶靖節詩撫卷謂人曰是翁可人意或疑宗奭樂隱宗奭曰靖節豈隱者哉或又疑宗奭豪放宗奭曰舉世無知我者惟酒知我吾與世人言液乾不領吾意與酒未交口心

已相醉故吾得酒寢加安食加旨神充而氣完酒誠我
益友何謂放耶疑者愧之宗襄今老矣吾聞於上虞魏
仲彝云為說者曰吾始讀陶靖節詩怪其喜飲酒而又
時時稱嚴子陵之為人以為子陵清苦高勁如喬松秀
竹豈飲酒者比哉及求靖節之志固不為酒特托酒以
自適耳無害其為同也今宗襄以子陵之裔又慕乎靖
節其事與靖節不甚相類也豈靖節慕子陵之意耶且
宗襄謂酒為知仁其亦有所見而云耶抑所激耶列之
以示好事者辯焉

李疑傳

金陵之俗以逆旅為利旅至授一室僅可容榻俛焉出
入曉鍾動起治他事遇夜始歸息盥濯水皆自具然月
責錢數千否必詆誚致訟或疾病輒遣出病危氣息尚
屬目睄睄未瞑即輿棄之而欲其賞婦孕將產者以為
不祥擯不舍其少恩如此非其性固然地在輦轂下四
方人至者衆其勢致焉爾獨李疑以尚義名于其時疑
字思問居通濟門外閭巷子弟執業造其家得粟以自
給不足則以六物推入休咎固貧甚然獨好周人急金
華范景淳吏吏部得疾無他子弟人殆之不肯舍杖腫
疑門告曰我不幸被疾人莫舍我聞君義甚高能假我

一揚乎疑謝許諾延就坐汎除明爽室具床褥爐竈使
寢息其中徵醫師視脉劑藥為煮糜煉藥日暮執其手問
所苦如事親戚既而疾滋甚不能起溲矢與屎同汚衾席
臭穢不可近疑曰為刮廁浣滌不少見顏面景淳流涕
以報為景淳曰君脫不取我死恐為他人得何益乎疑
遂求其里人偕往携以歸面發囊籍其數而封識之數
日景淳竟死疑出私財買棺殯于城南聚寶山舉所封
囊寄其里人家徙書召其二子及二子至疑同發棺取
囊按籍而還之二子以米饋郤弗受反賮以貨遺歸
陽其坐事械送至京師其故歸謂婦曰人孰無緩急安能以廬
草中以號疑問其故歸謂婦曰人孰無緩急安能以廬
室自隨耶且人命至重倘育而為風露所感則母子俱
死吾寧舍之而受禍何忍死其子母乎俾婦邀以歸産
一男子疑命婦事之如疑事景淳踰月始辭去不收其
報人用是多疑名士大夫咸喜與疑交見疑者皆曰善
士疑讀書為文亦可觀嘗以儒舉辭不就然其行最著
云　太史氏曰吾與疑往来識其為人疑姁姁恕士非
有奇偉壯烈之姿也而其所為事乃有古義勇風是豈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可以外貌決人材智哉語曰舉世混濁清士乃見吾傷流俗之嗜利也傳其事以勸焉

毛德玄傳

毛聚德玄者萊之掖縣人也幼有異質事繼母奉盡孝里中嘗寇至衆驚走奏老不良行聚獨侍左右弗去寇問曰爾不死耶何為不避我也聚泣曰我母老在安敢自求活乎寇義之不忍犯父嘗病疫居崑崙山中夜渴求酒山深多狼虎聚弗憚跋走出山乞得酒以還父飲而愈與兄弟分財悉以其所取而受其棄遺者長兄葬柩將及壙訛言盜且至人懼欲奔匿聚曰兄柩在斯忍棄之以圖生卒掩壙而還再徙母殯城隅人取其磚殆盡聚買地瘞之族女六人貧不能嫁聚出私財嫁之族中不克葬者十餘喪聚皆為葬之歲食有餘粟則推以濟鄰里貸不償者則焚其券有客宿其舍旦遺錢數百緡而行聚徒步追五十里還之鄰人耕侵其畔或以告聚曰寧非彼地耶其居家待人無長幼皆以誠久而人咸信之稱為善士聚生二子蔚炳蔚生二子紱紘好學友善　史官曰孝弟慈人性所發也寧係所習哉萊在東海上其俗從古號為難治禹書春秋外之今去古二

千載乃有毛君之行是烏可以習俗古今論耶語曰為善必有後毛君之善卓卓然可稱矣其子孫殆將有昌者哉

桑仁卿傳

桑惠字仁卿婺之武義人其先居麗水桑溪南渡後有景昭者始遷歷四世皆不隊書詩仁卿幼喪父獨奉母居不能與人浮沉介然自守遇人則翼然恭未嘗往扣富兒門唯日夕訓諸子弟鷄初號輒乎起懸燈誦書食時使徃從師或值雨淖親持蓋候之還人笑其愚勸曰子貧若是饒將生塵矣何不學他技藝朝出門暮可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illegible]乃[illegible]如捕風耳仁卿笑曰信如子言吾家學將絕於吾手矣寧餓而死不能從也乃名其子必時謂曰此妄人耳慎毋聽吾之貧由天於讀書何預哉勞勵比前為尤急及見以時明經能文辭鄉校仰為學者師仁卿撫几自慶曰吾將有以見祖宗地下矣仁卿無所食質田於里翁已而失真券乃以計紿仁卿至家使重書之或覆其跡曰慎勿言翁券失矣仁卿歎曰吾實得錢言猶在耳而因失券負之為計固得矣如內愧何一里譁然稱曰桑仁卿其誠慤人哉未幾卒貧不能斂手足鄉人惜其賢裒錢以葬仁卿娶同縣人項寄

瑗甚賢絕仁鄉安貧終日樵蘇不爨　無纖介見於容色澹然能相歡凍餒日不自免聞有佳書必掇所織布帛貿之使讀自時厥後以賢良徵主衣分宜之簿州里携酒漿来賀曰仁鄉夫婦不負教子今得官歸矣項曰得官不足榮能不負官斯為榮耳以時往分宜數督運迎養將及門而卒今以三轉為夔州府通判墜至某郎益用致事聞于時論者謂父母之善教云

贊曰子弟不患無俊良非父母竭力教之終不能有成也有如仁鄉忍貧教子至樵蘇不爨一不受其志澹如也卒能奮發有耀于前人則吾所謂父母不力教子子不必有成誰不謂然因作小傳以為世勸焉

節義人性之所有也豈以所居而變哉南雄在嶺之南山毒海悍風氣與中州殊論者或從而訾其習俗其言陋矣若謝節婦者安可輕耶節婦謝氏女南雄人年二十八適郡士鄒永泰居四年生子忠甫十月永泰得疾且子幼莫為計以語覘婦曰吾旦夕死然吾家貧敢以老親幼子累爾哉婦流涕曰君豈危懼或死有父母存且病而狂易耶君萬一不幸養老撫孤妾職也妾一移是

忍見鄒氏兒為人奴隸乎已而永泰卒寡嫂甚艱盜無
朝夕儲節婦躬力蠶織為布帛易粟以奉舅姑忠八歲
使就鄉學節縮服食以資束脩禮其舅姑不知其貧及
舅姑卒鬻所居廬以易墲擴行喪治葬務合儀則或閔
其艱勸其再事富人節曰我豈不知富人勝於鄒氏乎
然鄒氏我所安也使我食他人八珍九鼎不若飲鄒氏
杯水耳益自操守不少變教其子為儒節婦少嘗讀孝
經小學書通達義理故能盡婦道云　文官曰嗜欲之
性人孰能克哉能以禮義制之則不入於邪僻矣婦之
事夫當無恙時指天地神明誓死生不相遠棄及遇變
故能如其言者蓋鮮矣豈非不達禮義使然耶若謝孋
者夫死困厄幾不能為生而處之欣欣然行其自誓之語
如合符契非禮義淪於心能致是耶嗚呼禮義足以治
人也久矣

柳氏二節婦傳

柳氏二節婦者上虞柳宗遠妻唐及其子桂之婦陳也
初唐年二十三歸宗遠事其姑孝越二年生一子桂而
宗遠卒或少唐恐其難寡居也以語試之唐忿曰吾喪
夫命也婦一醮義也命天使然義出於人心吾縱不畏
天能昧吾心而負義乎且吾姑老吾子少吾去之將安

求乎益苦心瘁力營粟布以養姑命桂學詩書於鄉先
生姑年八十餘乃終而桂長遂娶陳女為婦陳歸桂逾
年桂亦卒陳年二十四或閔陳無子且少也勸其再配
陳哭曰此豈人所言乎吾姑不負吾舅吾敢負舅矣乎吾寧死柳
氏牖下不顧聞此語也乃去膏沐屏華靡與其姑相依
以居姑食然後食寢然後寢家內外事必告而後行姑
婦孝愛如母子歲時其殺醪祭柳氏亡人二婦築然
階下輒潸泣不能相視後以某子某為桂後今唐年
十陳亦四十鄉人咸稱為二節婦云　史官曰夫婦者
相扶以生者人道之常也不幸遇夭折

臨患禍夫不獲婦其婦婦不得夫其夫是豈人情所
也哉斯變故也夫人處平居無事雖至闇劣皆可以勉
事有出於難處者雖奇偉丈夫時時猶有失焉況婦人
哉若柳氏姑婦皆在少年喪夫處人之所難堪以至于
老余讀其事未嘗不為之歎息也人常患後世俗不逮
古是烏可槩言哉二婦之所為儗之古賢婦何讓乎余
因門人朱瑾請為列其事使繼此執筆者有取焉

杜環小傳

杜環字叔循其先廬陵人侍父一元游宦江東遂家金
陵一元固善上所與交皆四方名士環尤好學工書謹

飭重然諾好周人急父友兵部卞常允恭死於九江家破其母張氏年六十餘哭九江城下無所歸有識允恭者憐其老告之曰今安慶守譚敬先非允恭友乎盍往依之彼見母念允恭故必不遺棄母母如其言附舟詣譚謝不納母大困念允恭嘗仕金陵親戚交友或有存者庶萬一可冀復哀泣徑人至金陵問一二人無存者因訪一元家所在問一元今無恙否道上人對以一元死已久惟子環存其家直鷺州坊中門內有雙橘可辨識母服破衣雨行至環家方對客坐見母大驚頗若嘗見其面者因問曰母非常夫人乎何為而至於此母泣告以故環亦泣扶就坐拜之復呼妻子出拜妻陳氏衣更母濕衣奉糜食母抱衾寢母母問其平生所親厚故人及幼子伯章環知故人無在者不足付又不知伯章存亡姑慰之曰天方雨雨止為母訪之苟無人事母環雖貧獨不能奉母乎且環父與允恭交好如兄弟今母貧困不歸他人而歸環家此二父遺之也顧母無他思時兵後歲饑民骨肉不相保母見環家貧雨止堅欲出問他故人環令媵女從其行至暮果無所遇而返坐乃定環購布帛令妻為製衣衾自環以下皆以母事之母性褊急少不愜意輒詬怒環私戒家人順其所為勿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以困故輕慢與較母有疾環親為烹藥進匕筯以母故不敢大聲語越十年環為太常贊禮郎奉詔祠會稽還道嘉興逢其子伯章泣謂之曰太夫人在環家日夜念少子成疾不可不早往見伯章若無所聞第曰吾亦知之但道遠不能至耳環歸半歲伯章來是日環初度母見少子稱壽大哭環家人以為不祥止之環曰此人情也何不祥之有既而伯章見母老恐不能行竟紿以他事辭去不復顧環奉母彌謹然母愈念伯章疾頓加後三年遂卒將死舉手向環曰吾累杜君吾累杜君顧杜君生子孫咸如杜君言終而氣絶環具棺槨歛殯之禮買地城南鍾家山葬之歲時常祭其墓云環後為晉王府錄事有名與余交　史官曰交友之道難矣翟公之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彼非過論也實有見於人情而云也人當意氣相得時以身相許若無難事至事變勢窮不能蹈其所言而背去者多矣況死而能養其親乎吾觀杜環事雖古所稱義烈之士何以過而世俗恒謂今人不逮古人不亦誣天下人也哉

劉彬卿傳

劉彬卿名文質彬卿其字也姓劉氏其遠祖仁贍仕南唐以忠節著子孫居袁者遷于豫章今為豫章人彬卿

讀書不泥章句務在躬行年踰三十擔簦走燕都燕都
貴人一見爭相引重薦為太師國王府儒學正陞教授
皆不赴除承懿寺照磨曾未幾何改繕工司照磨貢新
麫上京彬卿旦夕視惟謹諸司同行者以入雨紅腐註
於吏議惟彬卿獨否帝與后妃太子皆賜之衣衣凡五
襲人為彬卿榮彬卿曰吾敬君之道當爾也轉詹事院
管勾府正司典簿壽福都總管府經歷中書左丞史克
新成遼陽時江南餉道絶各屯田以食軍士食且不給
定議欲徵其米五萬石入難之不敢往彬卿毅然請行
初至軍有欲害之者彬卿色不變亹亹為陳利害衆咸
感動卒致三千四百斛以歸孛羅帖木兒以中書平章
統兵鎮西京人畏其威不敢仰視彬卿持官書至左右
索視之弗與遂辭不為通彬卿呼曰朝廷之命將委之
草莽耶孛羅聞之竟出見彬卿以官書進孛羅視已謂
彬卿曰可與幕府議之彬卿曰官書既達行與否在平
章使臣何與焉趨而退孛羅不敢強將宴留之彬卿使
事已畢尚何留即日上馬去從事官皆餞之出郊嘆曰
此真使者世蓋不多見也府公俱徼僧賕僧懇御史臺
臺臣問曰何獨無經歷耶僧曰經歷乃儒者理苟直不
佞人言不然徒言之無益也且於我無所私焉敢誣之

特授大司農司照磨宣政院聞之欲辟為屬弗能奪而止時官牛多掠於亂兵貧窶人無所訴富有力者反指以實已沒去牛羊失其租彬卿舍乘傳偽衣醫者服徒行民間得其實以聞徵富人租而優貧窶之家京南諸倉毋慮數下不以時入粮民告病彬卿馳驛察之既至給驛史曰吾將使江南爾因故遲留倫詢倉之前後民盡得其情乃徃揖倉使崔甲曰吾使臣爾頟預坐隅以觀美政可乎崔不荅彬卿遂坐與談倉中事崔忽拂衣起曰君知有使者事爾乃暇及此耶彬卿嵩曰吾農官也吾不叩汝等誰復叩之汝即具文書来上倉中人皆吐舌相顧卒治崔如法遠近不待督而事集已而陞左司都事擢樞密院都事俄復入都水監為丞陞少監階中順大夫彬卿性耿介不阿行事絶與流俗異初至燕客塔海平章家平章勸其納少室以奉巾櫛彬卿曰家有糟糠之妻相期至髮白肯中道棄之乎不聽其子時敏方幼一少年誘其馳馬竟跌死或語彬卿宜訟彬卿曰吾兒死生有定命可尤人耶紆一晝夜忽自蘇後十二年補太宗正府譯曹掾一旦以疾卒彬卿名或者詰之曰此亦墮馬死耶國史掾萬生客死于燕妻子貧不能歸窆彬卿予錢二十緡俾奉柩還南昌御史大夫朶

爾直班有忤相臣出為湖廣行省平章政事省署治武
昌道梗未易達必經石頂關歷連雲棧過瞿塘灩澦出
萬險而始至從事官皆散去獨彬卿留大夫曰吾國老
臣一死固當彬卿爾家貧尔當從此逝也彬卿曰士窮
見節義正在今日大丈夫何為出此言耶及大夫沒又
護其喪還擅州彬卿為人不避事苟使衝命而往雖萬
里不辭凡出使即呼官録共行槖且曰去時尚增其一
即贓也尤善人形色言人吉凶巧發奇中無毫髮差忒
人心有意[illegible]閉不答彬卿貌奇古眉毫長寸許
雙目深[illegible]照人黔南先生程文以道人劍客目
之彬卿年七十餘今猶聞其騎青驢出入於豫章山[illegible]
云　史官曰嗚呼世道既降平日素號士大夫者恒脂
韋自保祕孰有如彬卿之剔介者乎與人交也勢盛則
趨勢衰則狐鼠竄望其門而畏之孰有如彬卿之不變
其初者乎封殖自私汲汲恐或後視人顛連傾覆縱有
耳若罔聞知孰有如彬卿惠及死喪者乎自他人言之
如彬卿者可謂難矣而彬卿則曰此儒者恒事耳非難
也嗚呼若彬卿者不亦君子之人也哉不亦君子之人
也哉

王冕傳

王冕者諸暨人七八歲時父命牧牛隴上竊入學舍聽諸生誦書聽已輒默記暮歸忘其牛或牽牛來責蹊田父怒撻之已而復如初母曰兒痴如此曷不聽其所為冕因去依僧寺以居夜潛出坐佛膝上執策映長明燈讀之琅琅達旦佛像多土偶獰惡可怖冕小兒恬若不見安陽韓性聞而異之錄為弟子學遂為通儒性卒門人事冕如事性時冕父已卒即迎母入越城就養以之母思還故里冕買白牛駕母車自被占冠服隨車後鄉里小兒競遮道訕笑著作郎李孝光欲薦之為府史冕罵曰吾有田可耕有書可讀肯朝夕拘拘為人

下備奴使哉每居小樓上客至僮入報命之登乃登部使者行郡坐焉上求見拒之去去不百武冕倚樓長嘯使者聞之慚冕屢舉不中歎曰此童子蓋為者耳可溺是哉竟棄去買舟下東吳渡大江入淮楚歷覽名山川或奇才俠客談古豪傑輒即呼酒共飲慷慨悲吟久之北游燕都館秘書卿泰不花家泰不花薦以館職冕曰公誠愚人哉不滿十年此中狐兔游矣何以祿仕為即日將南轅會其友武林盧生死灤陽唯兩幼女一童留燕倀倀無所依冕知之不遠千里走灤陽取生遺骨且挈二女還生家冕既歸越復大言天下

將亂時海內無事或斥冕為妄冕曰妄人非我誰當為妄哉乃攜妻孥隱於九里山種豆三畝粟倍之樹梅花千株杏居其半芋一區雖韭各百本引為池種魚千餘頭結茅廬三間自題為梅花屋嘗倣周禮著書一卷坐臥其中更深人寂輒挑燈朗諷既而撫卷自隨秘不使人觀明主伊呂事業不難致也當風日佳時操觚賦詩千百言不休皆鵬鷺海怒讀者毛髮為聳人至不為賓主禮清談竟日不倦食至則食都不必辭謝善畫梅不減楊補之求者肩背相望以繒幅短長為差冕之畫人謂之冕曰吾藉是以養口體豈好為人家作畫師哉未幾淮賊兵起一如冕言　皇帝

婺州將攻越物色得冕實幕府授以諮議參軍一夕以病死冕狀貌魁偉美鬚髯磊落有大志不得少試以死君子惜之　史官曰予受學城南時見孟寀言越有狂生當天大雪赤足上潛嶽峯四顧大呼曰遍天地間皆白王合成使人心膽澄澈便欲仙去及入城戴大帽如簸穿曳地袍翩翩行兩袂軒翥譁笑溢市中予甚疑其人訪識者問之即冕也冕真怪民哉馬不恧音奉駕不足以見其奇才冕亦類是矣

吳德基得

吳德基者名履婺之蘭溪人也其父景奎故為儒鄉人師尊之酷好為詩游山澤間方苦吟而雨至雨濡其衣弗知也德基少受學聞人先生夢吉學春秋後遍有奇氣長通諸史為文辭穎學司馬遷班固最好書尤工行草得之者咸弃為榮元季教授鄉里名動一時 國朝取婺李曹公文忠為浙東省左丞聘德基為郡儒學正李公數與語知其才辟為掾稱疾而辭有司舉于 朝為南康丞南康俗悍其民以為丞儒者也易之德基自如數月皆周知其情偽有所發摘一縣驚伏德基乃更以寬化之視民如子民有訴名使前與語弗加呰叱民感丞

裾相爾汝弗責也有徵調召其大姓坐之廡下好言誘之聽人人自說便否由是民愛丞如父而吏卒不能為姦民王瓊輝仇里豪王玉成執其家人挾法笞辱之玉成兄子玉汝怒集少年千餘人圍王氏家劫奪家人歸且縛瓊輝連道簑之至家解衣簑殆死乃釋去瓊輝兄弟五人庭訴齒指出血誓與羅氏俱死德基念成獄當連千餘人勢不便乃召瓊輝語之曰獨羅氏圍爾家耶對曰千餘人曰千餘人皆辱爾耶曰數人爾曰汝憾數人而累千餘人可乎且衆怒不可犯倘不顧死盡殺爾家而就逮雖有司有法汝悔何及邪瓊輝良久曰吾恨

羅氏欲快吾憤爾惟明公所命德基乃捕操篠者四人於瓊輝前杖數十血流至踵命羅氏對瓊輝引罪拜之事止兩家皆叩頭曰公弭我事德甚弘感願有所獻德基却去縣令周以中初至名民轉輸至郡不得躬至鄉名之一民逸去命卒笞之不肯伏走入山罵令曰官當在縣何以至此為令怒更卒因以語動令欲誣一鄉民圖賄利獲六七人下獄痛鐫甚嚴卒方徃捕未返鄉民大駭音駭德基計民無罪還告父兄無恐乃徃告令令怒曰民無道衆辰我君乃釋之何輕我至是耶德基槌碎獄門遣之曰若無罪出巡獄叱卒釋之卒以它辭

基出犯使君者一匹夫爾其鄉人何罪且法乃天子法豈使君解怒具乎令意慚及限民怪之以為神至奔走祠之旌化去三月他吏用法主江中為丞六年去知長沙之安化去三月他吏用法急南康民作亂命師討平之死者過半南康民泣曰我吳君在寧有此禍乎安化鄰古三苗其土豪多斜民為兵既盡降萬餘人獨恃驍勇與麾下數十人遁入山谷保險自固郡邑患苦之江陰侯吳良承詔求餘寇已移檄旁縣兵且集名德基計事德基曰易氏未有反狀奈何激之使生變乎不若先以計致之果反用兵

未晚也否則兵出無名先受其害矣願君侯孰慮之侯
曰令之言然吾為令徐計之德基乃屏吏卒步至山谷
中抵俊原家家空一老人出對客德基謂曰易俊原出
見江陰侯則無事矣今不出大兵且至一縣民皆為蠭
籽然殺一縣父兄子弟者易俊原非縣令也老人曰俊
原必出惟明府哀憐之德基謬曰俊原或未肯來得其
子及麾下四三人先往可免矣明日其子及麾下至如
德基言兵止不發既而盡致其麾下惟俊原一人度其
勢孤乃拍之曰君侯顧與俊原相見俊原喜詣軍門請
見遂縛送京師事平民按堵無擾江陰侯撤取故兵之

為農者民咸自疑驚奔相告勢甚危德基厲聲老諭曰
曰侯所取者兵民無與也籍其額為兵者數人而止長
沙郡令造戎衣德基力爭曰吾邑民貧而俗悉恩之且
恐其叛去安可責以事功如他縣乎令格不奉命其罪
小奉命而致亂其禍大決不敢辭小罪而蹈大禍也郡
從之凡有徵徭皆不使之與越三歲入朝擢知萊之濰
州事民畜官驢四十匹萊守核其孳息狀與籍不合曰
驢當歲產駒令幾歲宜得幾駒乃何少也欲責欺罔罪
而徵其償諸縣皆以勒民買驢德基獨戒民勿償守怒
問德基維不償驢何辭也德基曰民實不欺妄鳥可責

其償　國家富極海內為吏者宜宣布德澤為民除疾苦寧少數匹驢邪守語塞德基因畫不便者數事守不敢復言并諸縣已償者牝罷之山東民頼以羊牛代秋稅者官從其言德基與民計羊牛後有死瘠患不如納粟便獨牧民粟他縣牛羊送陜西民驅走二千里皆破家郡以濰獨完令後千人部送鄰縣牛德基列其不可曰有牛家送牛雖勞不敢怨使他人代之脫道中牛死誰當代償耶力爭不奉命德基為吏不求威名以愛民為先尤重獄事凡訐訟名受訟者面直之釋其怒乃已不忍置民於獄獄禹空當有追需於民不務速辦稍緩其期約故物價不湧民視他所貴恒減十二三所至民樂其簡易而感之以為愛己居濰二年會改濰為縣名還濰民遮門抱其足泣拜曰自得吾父濰民膚無笞瘢今舍我去願得袭履事之以慰我思其得民心如此德基至京師遂謝事歸將行辭其友翰林學士宋濂濂與之濂曰慎毋出戶絶世吏慎勿與交吾之教子無以加子矣德基至家如濂戒君子多其能受善言云　太史

公曰世俗恒謂儒者少功虧非儒者爾湯之興以伊尹
周之興以周公此獨非儒者耶何其功之大也彼世之
儒者其號則同其所操守異於伊尹周公者
多矣豈特少功哉謂之不足用可也然其間有足用者
不可誣也俗吏以嚴急譽責為足用謂儒為懦緩憒事
而不知得民者非儒不能也責者果孰多耶德基之政
固世俗之所笑者而其心誠愛民有足取焉古所稱平
易近民豈弟君子非德基之謂邪所謂難與俗人言其
此類邪

白牛生傳

白牛生者金華潛溪人宋姓濂名嘗騎白牛往来溪上
故人以白牛生目之生體幹短小細目而跉髯性多勤
他無所嗜惟攻學不怠存諸心著諸書六經與人言亦
六經或厭其繁生曰吾舍此不學也六經其糟粕乎一
日無之則冥冥矣生學在治心道在五倫自以為
至簡至易或笑其迂生曰我其迂哉若孟子則迂之首
也生好著文人稱之則又艴然怒曰吾文人乎哉天地
之理欲窮之而未盡也聖賢之道欲疑之而未成也吾
文人乎哉或求學文生曰其孝弟乎文則吾不知也生
不干禄或挽之使出生曰禄可干耶仕當為道謀不為

身謀身謀已之私也生安於義命未嘗有所為或疑其拙生曰戕契以天不合以人是乃巧之大者奚拙乎哉生慕孔顏之樂如聞鈞天之樂如獲裹蹄之金言及之手舞足蹈不已或以為狂生曰吾能知之恨未能允蹈之奚其狂生幼多疾常行服氣法或誚其欲久生生曰溢咎甚夭顏子知之乎或人不荅生曰竊陰陽之和以私一已服氣矣運量元化節宣四時服氣乎生雖貧喜色常溢眉宇閒或詰之曰吾內足樂也內既足樂無人非無鬼責得亦樂失亦樂我何憂哉生御惡衣揄饌安之或慮作詩生曰錦衣與卉服雖異暖則一糠覈

與淳熬固殊飽則均何詐為生不貴貴人不貧貧人或尤其無別生曰貴自貴爾於我何加焉賤自賤爾於我何損焉生遇物以誠三尺之童莫之戲欺或譏其同生曰我道蓋如是同弗同弗知也生不享外神惟事其先甚謹或謂其報本也生曰非惟報本也以氣感氣吾先以之外神何預焉生多讀台衡賢首慈恩諸家書或謗其偏生曰我雖口之未嘗心之也何其偏生當情意調適輒懸特磬於簴親擊以鐵籲瞑目側耳而聽自以為達制樂之原或笑之生曰此簨栒土鼓之遺聲也五音繁會則末矣生好著屐登山遇境勝處注目視弗釋或惡

其癖生曰吾於戀容川色見三代之精華不忍舍也生年四十有六髮無白者日坐一室中或澄思終日或執筆立言動以聖賢自期其中之所存者人固莫能識也適有畫史貌生之騎白牛者生大笑以為得其貞故疏其事如左曰白牛生傳云

贊曰生妄人也哉言其文弗能成章言其道則又邈乎未之見也猶白語諸心曰我學古人不亦悖其戾乎

潛溪先生集卷之十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後學戈陽黃溥澄濟選編
後學古相羅綺尚絅校正

碑誌

大明勅賜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中書平章軍國重事兼太子少保鄂國常公贈翊運推誠宣德靖遠功臣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太保中書右丞相追封開平王謚忠武神道碑銘有序

洪武二年己酉秋七月七日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中書平章軍國重事兼太子少保鄂國常公薨于軍中二

十三日訃聞　皇帝為之震悼輟朝在廷之臣莫不洒泣
越明日詔中書定議贈賻詔運推誠宣德靖遠功臣開府
儀同三司上柱國太保中書右丞相追封開平王謚曰
忠武八月朔日柩車至龍江　上往臨奠慟哭而還親
為擇地於鍾山草堂之原營建宅兆及棲靈之祠凡百
須之具一給於官不以煩其家至冬十月九日始塋後
推恩及其三代皆為王爵生榮死哀可謂至矣　上猶
念其功不置名臣瀛于建而謂之曰朕東撫高麗西抵
吐蕃北除沙漠南来交趾占城莫不稽首奉命卜言其開
[illegible]功以十分而言王蓋居其七八朕今手録戰伐次

第以授爾尚為文勒諸豐碑以著王之功於無窮焉臣
瀛受　詔而退謹再拜序而銘諸幽王諱遇春姓常氏
濠州懷遠人世為農家賦性剛毅膂力絶人歲壬辰羣
雄並起江淮為之鬨沸時王年二十有三為群盜劉聚所
得聚覩王狀貌奇偉援於行伍而信任之王每出戰必
鼓勇爭先聚深喜之王察聚所為終不能有成欲擇所
依乙未聞　上駐兵和州領衆數十人棄聚来歸居兩
月餘請為前部先鋒　上曰爾之来者為士卒粮絶故
就食耳爾自有主我安得而留之王請之再三至於涕
泣　上曰爾姑從吾渡江俟克太平委身事吾未晚也

夏六月　上先抵采石磯元兵陣於磯上而磯下巨舟如織相距僅三丈餘猝難登岸王乘快舸相繼而至上麾之使前王即捨舟挺戈先登衆皆披靡遂拔采石乘勝取太平徑　上守禦乃始授總管府先鋒冬十月陞管軍總管丙申春二月元中丞蠻子海牙復以兵屯采石南北不通　上慮將士雖渡江而其父母妻孥尚留淮西勢莫可致命王統兵攻之王至設疑兵以分其勢而以正兵與之合及戰別出奇兵擣敗之悉俘其精銳自是元兵扼江之勢衰矣尋守溧陽攻建康功爲諸將先二月從令大將軍右丞相徐公達克鎮江夏四月授承信校尉領軍先鋒秋九月再攻常州會青軍叛去留偽吳張士誠合徐公披圖於牛塘王與諸將力戰大敗其衆擒士誠驍將張將軍冬十有一月除統軍大元帥丁酉春三月遂克常州遷中翼大元帥夏四月從徐公下寧國秋九月克馬馱沙冬十月取池州戊戌春擢江南行中書省馬步水軍大元帥冬十有二月　上親取婺州己亥夏四月轉鎮國上將軍同僉書江南等處行樞密院事守婺城尋命攻衢州降之冬十月陞僉院十有二月攻杭州庚子夏五月召還京師從徐公援安慶王策其必趙普勝之水寨時偽漢陳友諒揚言援安慶王策其必

攻池州以羸弱守城伏銳士於九華山明日友諒兵果
来攻城伏兵四合俘殺萬餘人六月友諒入太平犯龍
灣王共謀擊敗之已而 上整舟師襲友諒留王守京
師軍民無敢譁辛丑春三月拜江南行中書省參知政
事秋七月從 上取安慶破江州回龍灣冬十有一月張
士誠出兵寇長興 上時駐九江聞報還京師命王往
援上誠兵敗俘殺五千餘人壬寅春脩安府城羅友賢
揹亂據池州神山寨將與士誠通抗歙震動冬王往攻
之癸卯春正月擒斬羅友賢餘黨悉平三月張士誠遣
兵闖劉福通於安豐王從 上擊之將戰王突入其陣

三戰三勝敵兵大敗而去俘獲士馬無算遂同徐公圍
廬州凡三月城將下適值友諒攻南昌王解圍而還秋
七月從 上率諸將往援八月遇友諒於彭蠡湖之康
郎山王與之聯舟大戰呼聲動天地無不一當百縱火
焚僞平章舟風急火熾牡里之間湖水盡赤敵將張定
邊素號驍猛奮前迎戰王射之定邊中矢走友諒乃退
保鞋山諸將以友諒兵尚強請縱其去王獨不言及我
師出湖口皆言江流湍急欲放舟而下 上知其情命
以舟扼上流王應之諸將乃遡流而上舟薄江而控湖
口者旬有五日友諒軍食乏出江求戰王遣火舟焚筏御

之敵兵奔潰追北數十里與之酣戰自辰至未不解上所乘舟及王舟皆膠於沙王既脫御舟而已舟被圍復力戰而脫於是友諒中流矢死士卒十萬皆降未幾其臣立友諒之子理於武昌冬十月王帥師討之以四面合圍甲辰春二月理衛璧出降荊湖之地望風皆附墮中書平章政事秋七月從徐公取廬州八月遂自將兵平臨江之沙坑麻嶺十洞牛陂諸寨進取贛州乙巳春正月克之悉定南安南雄韶州夏五月還兵取安陸襄陽冬十月從徐公克泰州丙午春三月復從克高郵夏四月淮安濠泗徐宿安豐皆下秋八月諸將攻浙西師次太湖偽萬戶尹義等逆戰王擒之直趨湖州之毗山與敵兵水陸鏖戰敵大潰遂抵城下塞其四門晝夜環攻之偽丞相張士信悉發境中兵為援屯於舊館出我師之背王統奇兵大全港入結營東阡復出敵背且填壅溝港絶其歸路士誠知事急出親兵拒鬬王一鼓勝之士誠復遣其將徐義統赤龍船親軍來援王復擊敗於烏鎮冬十月舊館降得舟六萬十有一月湖州亦下遂進圖平江丁未圍之益急士誠收合餘燼猶背城百戰降其將士且盡秋九月始克之縛士誠来獻籍其兵二十有五萬乃加授中書平章軍國重事兖封鄂

國進爵上公冬十月復授征虜副將軍同徐公奉命北伐戊申春正月　上即皇帝位國號大明改元洪武王與徐公下山東諸郡遂攻汴梁守臣李景昌遁進攻河南敵兵五萬屯於洛水之北將出迎戰王布陣既定單騎執弓矢衝入其隊敵發二十騎攢槊刺王王一箭中其鋒大呼殺八悉獲其衆而河南諸城先後皆平　上幸汴京諒取燕都秋七月徐公與王渡大河河北諸郡又平八月二日燕都不戰而克元君北奔師次太原某守將廓廓帖木兒帥衆來禦其鋒銳甚王與徐公謀曰伐騎兵雖集而步卒未至何以能戰莫若遣精騎夜抄其營其衆可亂衆亂主將可縛也徐公如王言廓廓帖木兒果中傷而遁已酉春正月進攻大同竹貞棄城走河東又平遂西入秦張良弼遁李思齊迎降奉元鳳翔鞏昌臨洮又平夏五月元將也速兵侵通州有　旨命王以所部軍東還拒之遂擣永平過惠州獲江文清士爲以千計至大寧也速遁破開平元君又北奔追至北河浮其宗王三人及平章岊住等凡得軍士萬人車萬兩馬三千牛五萬全師還燕次柳河川得疾而薨享年僅四十爾王之爲人守謙而不矜有功而無過運籌決勝之方不學而能其從大將軍東征西伐而能遵守節

制及其自將兵則所至無不克捷由其智識明而材力雄故施之各得其宜嗚呼若王者可謂開國之殊勳者矣王之曾大父四三府君累贈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中書平章政事追封開平王謚莊簡妣張氏追封開平王夫人大父重五府君累贈儀同三司上柱國少保中書平章政事追封開平王謚安穆妣陳氏追封開平王夫人父六六府君累贈儀同三司上柱國太保中書右丞相追封開平王謚靖懿妣高氏追封開平王夫人妻定遠藍氏封開平王夫人子男三人曰茂曰昇曰森皆 上所賜名女三人長許為皇太子妃餘皆幼匪

灞聞之昔日唐太宗起義兵而定天下當時有尉遲恭者棄劉武周仗劍來從其後輔成唐業而恭之功為多於是生有鄂國之封歿有忠武之謚今王之功非恭所可及 上之所以遇王者封謚與之雖同而其王爵之加恩數優渥揆之于唐誠又過之史臣所謂若臣相遇千載一時者豈不異世而同符也哉是宜銘諸貞石傳之千萬世一以昭 聖天子垂念功臣如此之至以著王之勳烈於不朽云爾銘曰 聖皇開天豪傑四從龍興而雲虎嘯而風義旗所指山嶽震動鼙鼓鼕鼕不神練維忠武王其氣至劉仗劒来後飛渡大江無堅不

摧無敵不碎席卷長驅易如拾芥平吳定越帖荆撫淮
威聲所加小大畢來齊魯既寧汴洛亦定直指幽燕不
戰而勝元君遠逝六軍倒戈本根脫拔何有餘柯乃收
晉冀乃清秦隴乃徇遼海人百其勇茫茫朔漠樂河所
經誓將刻滌邊塵弗驚王之忠精上貫天日燁其有光
亘古不殁幅員之廣漢唐莫過馬蹄所及王功為多十
五年間百戰百捷備殫勤勞光輔帝業翊運之勳靖遠
之威在古或罕于今見之大功垂成王忽長逝當宁興
哀如失一臂爰 恩寵周錫王封衮衣繡裳照耀泉宮
天子曰噫未懋朕忘其推爾爵上褒王世死生哀榮孰
可比焉王雖云歿生氣凛然鍾山之陰隧道有石詞所
勒銘垂示千億

大明追崇陽王神道碑銘

皇帝恭膺大寶式展孝思既追崇 祖宗四代帝號建
立 太廟復念 皇太后之所自出追封外王父為揚
王外王母為揚王夫人建祠於 太廟之東歲時遣重
臣致祭近有来自淮陰者言王墓在盱眙如故 上聞
之悲喜交集即詔內臣及圓丘署令往祭而脩治之置
洒掃之戶凡二護視塋域且命詞臣撰文以樹諸神道
臣瀛伏讀 御製王之行若曰王姓陳氏世為維揚人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此頁与十二卷錯簡

不知其詳當宋之季名顯足籍伍符中從大將張世傑
屯從祥興帝駐南海至元已卯春世傑與元兵戰師大
潰士卒多溺死王舟亦為風所破幸脫死達岸與一二
同行者累石支破釜煑遺粮以療飢已而粮絶計無所
出同行者曰我等自分必死聞髑髏山有死馬共烹食
之縱死亦得為飽鬼不識可乎王未及行疲極輒晝睡
夢一白衣人来謂王曰汝憒勿食馬肉今夜有舟来共
載也王以為偶然未之深信俄又夢如初至夜將半夢
中聞襜轂有衣甲衣者以杖觸王之膝曰舟至矣奈何
不起王驚寤身愈在舟上見檣所事統領官時統領已
此而肆行剪屠是殆拙
軍曰善徵先生言事綜
服公罷識留幕下與議
浦城松溪羣盜公有力
公承制授公將仕郎龍
掠沿海郡縣行省命石
為變攻圍台城急石抹
里得將軍檄即起曰吾
令一旦有急政我報德
夜行至城下約內外夾
湧以止沸也不識可乎石抹將
敗即檄判官毋擅殺石抹將軍
軍事其平屬縣慶元及建寧之
馬上其功江浙行省丞相康里
泉縣主簿辭不受海寇起黄岩
抹將軍守台城台之寧海民亦
將軍飛檄召公為援公方退屯
郎非石抹將軍人且盡為枯骨
集矯勇少年數百人晝
擊賊遂潰海寇亦遁去寧海大

飢豪民吳甲將乞積粟不糶公言於石抹將軍將軍因
屬公行縣振之公至縣即抵二豪罪發其粟振餓夫其
尤困者俾僧作糜食之公還龍泉龍泉亦歲儉大家有
粟高其直且不發公先以私田易粟貸里人乃行勸分
之政民受其惠為多隣邑青田潘惟賢為盜而龍泉監
縣寶忽丁貪虐無狀民因 導潘攻縣治寶忽丁弃
印走公同其師正劉叔名豪傑與賊戰敗走之縣治縣
治遂復行省給銀幣為賞寶忽丁懼棄職獲罪而愧公
有功乃謀害公公方贊元帥黒的兒開府處城未敢發
會帥府問寶忽丁罪遂結李溪惡少拒命首害劉叔于

矣臣廉既序其事復再拜稽首而獻銘曰 皇帝建國
克展孝思疏封母族自親而推錫爵維揚地通帝畿立
廟崇祀玄冕衮衣痛念宅兆卜之何墟問師来告今在
盱眙 皇情悦豫繼以涕洟即詔禮官汝往葺治母俾
菱豎跳踉以嬉惟我揚王昔隸戎麾獰風蕩海粮絶阻
飢天有顯相夢来紫衣挾以登舟神力所持易死為生
壽躋期頤積累深長未究厥施乃毓聖女茂衍皇支蘿
圖肇開鴻祚我巍日照月臨風行霆馳自流徂源功亦
有歸無德弗酬典禮可稽聿昭化原扶植政基以廣孝
治以敦民彝津里之鎮王靈所依於昭萬年視此銘詩

元隱君子東陽陳公先生鹿皮子墓誌銘

澗中當春陽正發亂落紅泉中與其相迴旋良久西去君子樂之日徃觀弗厭既而若

婺之東陽有隱君子戴華陽巾裁鹿皮為衣種藥銀谷太霞洞著書其書縱橫辨博孟軻氏而下皆未免於論議元統間瀛嘗候君子洞中君子步屧出延坐之海紅花底戚侍史治酒漿複雜親執掌獻酬歌古調以為驩酒已君子慨然曰秦漢而下說經而善者不傳傳者多不得其宗淳熙以来羣儒之說尤與洙泗伊洛不類余悉屏去傳註獨取遺經精思至四十春秋一旦神會心融灼見聖賢之大旨譬猶明月之珠失之二千年上自

玉公下至畤隸無不倣倣日索之終不可致牧豎乃於太澤之濱豈可以人賤而并珠弗貴乎吾今恃此以解六經決然自謂當斷来說於吾後云瀛乃避席而問曰其義云何君子曰吾以九疇為六府三事而圖書為易象者不可誣以片言統萬而天下古今無疑義以庸言釋經于野人君子無異辭謂神所知之謂智知天下殊分之謂禮知分之宜之謂義知天地萬物一體之謂仁禮復則和之謂樂謂天地萬物一體經子之會要一視萬物則萬殊之分正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矣瀛未達請復問其詳君子曰國家天下一枳也枳一爾而穠十

焉枳有穰而一視之其於人則仁也發而視之穰有十則等有十其於人則君臣父子長幼之等夷則刑賞予奪之殊分所謂禮也視十為一者仁之同分愈異則志愈同禮愈嚴則仁愈篤者先王之道也分愈異者志愈同故合枳之穰反求其故也枚舉而銓次焉者差之黍銖則人已無別犬牙錯而不齊歛之不合而一不可見禮愈嚴者仁愈篤故治國家天下者不以禮則彝倫斁禮樂廢而仁亡是故洙泗伊洛朝夕之所陳者天下萬殊之分視聽言行之宜所操者禮之柄耳故學聖人者必始於禮焉禮焉故一體萬殊者孔子之一貫於洙泗伊洛之言無不統者也理一分殊之義廢則操其枝葉而舍其本根洙泗伊洛之會要不可見章句折而附會興遺經不可識矣濂受其說以歸閉嘗質之明經者或者曰近時學經者如三尺之童觀優於臺下但聞臺上語笑聲而弗獲見其形所以不知妍媸唯人言是信君子之論偉矣或者曰伊洛之學大明於淳熙末易遞取舍之也自時厥後為貧游仕奔走於四方不及再候君子以畢其說閒君子以斯道為已任汲汲焉惟恐不傳靡晝靡夜操觚著所見於書書成即刻梓示人復貽書於濂曰予瀕死吾道若無所授子聰明絶

倫何不一未片言可盡也憂患相仍亦未及徙而天下日趨於亂君子之室廬亦燬於兵寓子婿王為家留六年之久遘微疾默坐於一室不食飲者踰月縣令遣醫來視疾君子麾去曰吾年八十又八其死宜矣何藥之為未幾翛然而逝實洪武乙巳十月戊申也君子姓陳氏諱樵其字為君采人因其衣鹿皮故又號鹿皮子表隱趣也其先居睦之富春宋之中葉來徙東陽太平里世為衣冠巨族曾祖居仁祖嘉登仕郎父取青國學進七從鄉先生石公一鼈與聞考亭之學有志節嘗抗章詆權臣賈似道誤國及宋亡元丞相伯顏見其章欲用之辭君子幼學於家庭繼受易書詩春秋大義於李公直方其於天下之書無不讀讀無不解學成而隱邈然不與世接唯窘窴群經思一洗支離穿鑿之陋形於談辨見於文辭恒懇懇為人道之文辭於狀物寫情尤精然亦自出機軸不蹈襲古今遺輒讀之者以其新逸趣麗喻為挺立孤松群葩俯仰下風而莫敢抗或就之學則斥曰後世之辭章乃士之脂澤時之清玩耳舍六經弗講而事浮辭綺語何哉少作古賦十餘篇傳至成均生徒競相謄寫謂絶似魏晉人所撰君子則諱之不復肯謂也君子足跡未嘗出里門而名聞遠達朝著知名

之上若屡文靖公集黃文獻公濬歐陽文公玄皆慕之
以為不可及移書諮訪如恐失之性復至孝父患風攣
君子扶之以行歲久益勤後為風痰所侵氣不能吐君
子截竹為筒時吸而出之母郭夫人歿君子不能見其
遺衣見輒奉之嗚呼而泣生平未嘗言利苟非其義千
四馬萬鍾弗為動家雖素饒於貲痛懲膏粱之習惡衣菲
食以終其才遇歲儉輒竭粟振里閭自取来牟以續其
食嘗發所藏錫為器工人持歸乃白金也悉易之或以
告君子君子一笑而已嗚呼君子已矣世豈復有斯人
哉君子所著書曰易象數新說曰洪範傳曰經解曰經
而書本旨曰孝經新說曰太極圖解曰通書解曰聖賢
大意曰性理大明曰咎客問曰石室新語曰淳熙糾繆
曰鹿皮子曰飛飛觀小稾合數百卷君子正配朱氏先
若干年卒生逾年大年者年喬年昌年大年至正庚寅
中鄉闈乙榜第一署徽州路歙縣教諭側室某氏生逢
年若君子歿時諸子唯喬年在餘皆先卒女三人其婿
即王為次則俞某張紹先孫男九人庭玉庭珪庭筠庭
鸞庭鳳庭堅庭誨庭某庭某女四人適徐信俞本虞
某曾孫男五人紹宗趙宗林宗某宗某宗女三人在幼
喬年庭堅等以是年十一月某甲子奉柩葬於

縣西南四十里懷德鄉斗潭山之原縣長貳及學士大
夫門弟子咸會莫不洒泣葬後五年其高第弟子楊君
芾乃為撰列行狀一通而喬年同王為持示金華宋瀛
丹拜請為銘嗚呼君子以超絶之資曠視千古若一旦
暮期以孔子為師而折衷群言之是非不徇偏曲不尚
詭隨必欲暢其已說而後已可謂特立獨行而無畏懾
者也非人豪其能之乎雖然淳熙二三大儒其志將以
明道也初亦何心於固必使君子生於其時與之上下
其論未必無起予之嘆而君子之衆說亦或藉其損益
以就厥中則所造請者愈光輝混融而卓冠於後先矣
天之生材相違而不相值每如此竟何如哉然君子措
慮之深望道之切其所傳者確然自成一家言殆無疑
者世之人弗察伐異黨同常指君子為過高是豈窺見
其衡氣機者哉瀛也不敏竊有慕洙泗伊洛之學有志
弗強日就卑近不足以測君子所至之淺深而君子則
欲進而教之今因請銘故備著昔日問荅之辭於其首
後之傳儒林者尚有所稽焉其稱為君子者君子蓋有
德之通稱尊之可謂至矣銘曰　洙泗傳聖髓兮伊洛
發遺精天人既混合兮陽陰悉包弁無聞不開闡兮金
石奏和平自茲益演繹兮白日中天行如彼藝黍稷兮

耨去莠與稂春實成白粲兮詔使來者嘗有夫起東海兮吐言一如鏞噌吰達幽隱兮務使聲遠揚豈欲異塗轍兮理致無終窮著書動盈車兮片言類括囊中有萬寶玉兮包絡無遺亡解之溢衆目兮瓌異吁可驚似茲海外珍兮神光燁如虹苟施琢刻工兮定可獻明廷下可奉公侯兮上可冀方明胡為墮空山兮枯槁埋光晶鹿皮翦為裘兮峩冠臢垂纓臨流翫飛花兮心與烟霞冥清風與逸氣兮橫絕宇宙中食道身自腴兮疇計祿位豐褭褭太霞洞兮卒以上壽終斗潭向東流兮內有八人塋鬼神必訶衛兮靈氣結華英求為文字祥兮千祀無休斁

大明勅賜榮祿大夫同知大都督府事兼 太子右率府使贈推忠翊運宣力懷遠功臣光祿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

蘄 蘄國公謚武義康公神道碑銘有序

皇帝即位之三載混一華夷聲教所被罔間邇遐梯山航海奉贄獻琛 上念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東征西伐宣勞有年方將胙土分茅以定功賞而都督康公薨于陜州 上聞之嗟悼不已既勅有司穿土作室以寧體魄復欲昭其功勳於悠久 詔翰林學士臣宋濂稽

諸簡牘所書文於堅石以垂示於億萬載臣濂謹按公諱茂才字壽卿康其姓也世為蘄州人曾祖文廣　皇贈中奉大夫中書參知政事護國追封京兆郡公祖德懋　皇贈資善大夫中書右丞上護軍追封京兆郡公父壽　皇贈榮禄大夫同知大都督府事柱國追封蘄國公母蕭氏追封蘄國夫人公當元之季四方雲擾未幾蘄州陷公結義旅以捍蔽為務受以長官俄遷為鎮撫同諸將復九江擣蘄水黄連寨轉蘄州路同知總管府事屯戍和之裕溪太平之采石使者考其功狀陞淮西宣尉副使同知元帥府事又陞宣尉使都元帥歲乙未六月　上帥師渡江將士家屬尚留于臨濠陣人多效死於是數戰不克後數月常忠武王遇春遣游兵虚撓之公連日發軍以應王度其力疲夜設伏兵質明殲其精銳殆盡然猶收合潰散堅寨於天寧洲明年二月　上命諸將以襄陽大砲破其寨公奔行臺便宜陞淮南行省參知政事甫踰月　上亦克金陵又奔京口舟師追及之公度天命有歸乃率所部餘兵三千解甲来附免冠頓首言前日之戰各為其主今日屢敗天數也事至於此死生唯命苟得生全尚竭犬馬之力以圖報効　上笑而釋之仍許統所部兵從征又明年授秦淮翼水

PROPERTY OF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軍元帥守禦龍灣取浿江陰之馬馱沙八月僞吳張士誠
犯我疆境公驅兵逐之獲其樓船　上賜名馬一匹黃
金一錠歲戊戌從廖楚公永安攻池州取趙雙刀之樅
陽還都水營田使兼帳前總制親兵差副指揮使明年
僞漢陳友諒傾國入寇南京　上召公謂曰爾不疑我乎公復頓首謝
曰汝既不相疑宜作書遣使僞降友諒為內應招之
使來仍紿告以虛實吏分兵三道以弱其勢友諒果如
期而既至諸將同公奮擊大破之縛其士卒二萬有餘
帛白金之賜歲辛丑八月　上怒友諒來寇　將士親
征公領舟師行擊安慶破江州僞都友諒西道遂下蘄
州興國漢陽公沿流而下克黃梅其家寨十一月取江
之瑞昌敗友諒八陣指揮友諒之勢遂衰遷帳前親兵
副都指揮使明年九月復龍興又明攻左君弼於廬州
四月友諒圍龍興　上親往援公與諸將皆從友諒聞
上至亟解圍還七月大戰於彭蠡湖軍鼓嘯呼湖水為
之起立浮屍蠭蠭動至數十里友諒遂至敗不又有幣
帛之賜十月　上親征武昌公從之歲甲辰二月下之
友諒之子理衙璧出降三月進金吾侍衛親軍都護府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副都護四月從大將軍徐公達游攻廬州七月下之八月扵安豐繼取江陵及湖南諸加賜幣帛明年二月改神武衛指揮使五月進大都督府副使閏十月士誠兵犯江陰京口　上卽太軍水陸並進公在行中及至鎮江士誠兵已遁又明年正月追至巫子門擊敗其衆獲上卒二千公功為多四月擣淮安之馬邏營扵其水寨復獲士卒與艨艟舟無算淮安平七月遂攻湖州十一月破之進逼姑蘇士誠偽都卽遣銳卒来迎鬬大戰尹山橋公持戟督戰益力銃卒盡覆乃進圍齊門刀劍林立矢石不顧下大將軍命諸將合攻之吳元年九月姑蘇平公取無錫州十月陞同知大都督府事兼太子右率府使進階榮禄大夫洪武元年　上以江南之地既入版圖乃遣大將軍徐公達師陝州規運饋餉造浮橋以度大軍鎮河中善撫綏遺民為之立石頌德絳解二州則公所招徠敵遮遏關秦人不敢東向三年復從大將軍征漢中奉　詔還軍中道因疾而薨實八月之三日也年五十有七上下羣臣議贈公推忠翊運宣力懷遠功臣光禄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蘄國公謚曰武義下以九月二十一日葬扵應天府上元

縣鍾山鄉之幕府山　上親臨奠而百司繼之祭幄相望聯絡原野時人以為榮公娶方氏追封蘄國夫人繼室田氏封蘄國夫人側室朱氏余氏子男三人鐸田氏出鑑朱氏出鎮余氏出公通經史大義事太夫人以孝聞輕財仗義意氣磊落而尤有志於事功值元祚將終其才弗克盡施然而　貞主龍飛於羣雄之中公即能識之卷甲韜戈率衆臣附垣然而不惑可謂上知　天命下察人心者矣由是昭被寵眷倚之以心膂用之為爪牙十餘年間屢征討茂績奇勳著稱當世存則安富尊榮加以爵位歿則疏封賜謚貴及九泉令名垂於竹帛重綠延於子孫公其可以不朽矣臣濂謹拜手稽首述辭於碑系之以銘深懼不足以稱　上報功之意銘曰

於赫　大明受命于天如日之升照于八埏其一時康公江險之恃大軍西來視如平地其二巨礮轟雷物莫敢攖何戰弗潰何守弗傾其三天人攸歸勢何敢抗知幾先來率衆內嚮其四　皇帝曰嘻有附匪疏予開誠心遇爾不疑其五爾礪矛鋌爾部士卒助予四征以寧萬國其六公拜稽首賜死為生誓殫報効如無餘齡其七孰為不庭率師往討矯如翼如風馳電掃其八東吳西楚蹴陳駕張身經百戰兇豎始亡其九大將北伐同取汴洛出鎮于蒲

國立國會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恤其孤弱十其敝遮河潼以錢為關誰敢噪戈甲睨其間
其十一 玄龜負碑以頌遺愛民亦何心恩義斯在其十二 從
伐漢中迫迫西征有命班師中道而薨其十三 帝念將臣血
戰之苦悼酬其勳錫以茅土其十四 孰不壽考以樂承平
公胡嬰疾隕魄泉宿其十五 帝情憫悼恩命絡繹穿山為
堂畢茲窀窆其十六 名垂於史祿延于家翩然而逝公復
何嗟其十七 史臣造文大書深刻以昭公勳有永無極

臨濠費氏先塋碑

皇帝登大位之三年覩四方之既平嘉諸將之勳烈迺
十一月丙申大封功臣為公侯錫以鐵券俾傳諸子孫
於是臨濠費侯自僉大都督府事進開國輔運推誠宣
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平源侯既而復謂賢豪之生基
德累仁必繇於其先乃推榮其三世侯之曾大父五一
府君贈驃騎將軍都指揮使護軍追封靈壁縣子大父
六三府君贈鎮國將軍僉大都督府事護軍追封江夏伯
顯考七五府君贈榮祿大夫同知大都督府事柱國追
封平源侯曾祖妣李氏祖妣及妣兩何氏皆從其夫爵
邑為夫人命書既下侯用牲醴詣五河告祭于先塋榮
光赫然照燭壙山雲宰木飛揚輝爽皆有異氣自是
歲時奉祀惟恭侯聞謂余曰吾世齒恒氓至于吾躬遭

時遇主奮自戍行奉命克敵或專或裨凡十八年始于江淮中於閩浙至於定中原衆關陝皆與諸將之列取城邑以數十計其艱且勤亦至矣藉 聖主之德念録微勞爵為列侯名載冊書人臣之榮無所與比顧豈吾材之能致哉實我祖考遺休餘澤之所及也惟我祖考皆有厚德為鄉邦所稱宋址深源誕啓厥後恩數之加允稱不虚茲欲歌頌先德敷揚 聖恩樹石墓道俾後嗣知所自出非子孰宜余嘗待罪門史撰次功臣勞烈知侯為人仁勇有智畧事上御下以忠以誠今又弗忘其先以顯著遺德其為事可謂知所先後善為臣子者

矣侯名聚字士英其詩曰 帝乘六龍起淮東濠之間為漢沛豐維時貴侯貙吼虎貔壯馬長矛為 帝股肱既定泗濱遂剗靈壁維滁及和一舉而踣孰謂大江可限南北萬馬飛渡不以羽翼巍巍建業扼江而城既入其郛 帝肩作京廣德既綏遂平長興軍聲轟轟四方震驚蠢彼僞吳假息于蘇愚弗量能自干天誅將命以行以剪以劉獲其大醜歸貢質鈇 帝德如日愈久而晰孰倚氷雪以詫弗拔何閩何浙何勍何劣如朽之折如籜之隕閩浙既清載征中原巨壘連營望風而奔或奔或降進刖其根中原卒平萬方来臻 帝嘉治

平曰誰之功鐵券丹書錫爵命邦矯矯費侯平涼是封
豈惟其身榮迨祖宗侯有峻爵上推於父維祖甚仁伯
于江夏江夏之先靈壁是子旁及其嬪咸有爵土費侯
曰咨小子無良祖考之休積厚而昌既有土田又蕃牛
羊維曰薦真以致孝享大登如几牲碩酒旨費侯克孝
祖考咸喜濠民謂侯勇不失身委質聖君為社稷臣濠
民謂侯貴不遺親玉佩貂冠為賢孝孫四海既同爵勳
既崇昌以承之維孝與忠忠以于朝孝以于家繼德無
愆弟祿是荷

黃文獻公祠堂

星辰之昭乎上者天之文河嶽之列于下者地之文經
緯乎兩間而至昭至道者人之文人之文雖若有不同
或得之者亦足以配二儀而常存後萬物而弗泯蓋以
長庚之精峨眉之神皆降而為命世之儒所以能軋磨
日月扶植鴻化以震盪乎一世故雖其魄已喪其神不
亡乘一氣於太虛間鼓舞變化隨兩露風霆而著形焉
尸而祝之實有不得不然者矣有若烏傷黃文獻公其
殆庶幾乎公之方娠母夫人夢大星煜煜然墜於懷及
其生也繡川之水為之一清是蓋星靈川祥所融凝而
成者故公遂以文章鳴一時侍講經筵闡明聖學掌宣

皇制黼黻大平昭回雲漢之章衣被乎草木人文化成之効於斯為盛是則公雖薨而其耿耿不沒者固將游神太清在帝左右而祠之不詄非關典歟濠梁胡侯惟信来為縣到明正直不可干以私行之既久政通人和屢請上官築祠於繡川之濱堂庭穆如門廡清嚴丹艧煥焜耀落成之日侯具牲酒盛服致祭邦之群彥咸從侯後精誠格乎契乎沖漠恭將見之祭畢而燕籩豆靜嘉有核維旅鴻休

令禁其樵交神明乃謐象詄有高棲愴如公之子孫誕昭秩秩

雝雝四方之士来游来瞻佥以為侯之為政知所厲而公之靈爽永有攸棲矣或者則曰人死則其氣漸盡古者祭鄉先生于社不過崇德報功為人勸尔子曰其神不亡無乃涉於誕邪嗚呼是未知鬼神之情狀者也世之強夫志士用物精多尚能昭著靈響廟食百世況鍾天地靈長之氣而發為文章之美者乎其不隨世而磨滅者決矣至若庸人凡氓其德不顯其鬼不靈則當如此言尔初祠之成同門友王君禕既為紀其歲月公之子梓從予標從予弟美魯暨甥劉某陳某謂侯是舉有關於名教之重而非私於一家又請瀟詳文其事於石

以貽倈之善與此祠相爲終始瀛按春秋書事之法辭有重複而不發者因竊取斯義而爲之記復繫之以詩曰　大星煜煜流光晶川后歘滓若鏡澄發為五色文章英上騎日月薄太清呼吸雨露鞭風霆在帝左右持文衡蛟龍降升藻火明生色燦爛丹鳳翎萬物承被流華榮一氣闔闢不可名玄功斂迹歸杳冥其魄雖離神則形烱烱直與元化并有祠翼然妥幽靈陽烏高騫燁穌稜庭宇沕穆霧巨榲歲時祭奠輸精誠牲牷肥腯酒潔馨倏陽忽陰誰使令有神來下風泠泠若乘玄麟紫霞軿降爾百福響然馮鄉曾禮樂當溶與春秋報事垂千齡

淵穎先生碑

浦陽江之上有大儒曰淵穎先生吳公以精深玄懿之學發沉雄奇絶之文闔陰闢陽出神入鬼縱橫變化其妙難名生雖弗克顯融以伸其志既沒而言立浩浩穰穰其書滿家信一代之偉人足以播芳猷於弗朽者也先生諱萊字立夫姓吳氏其先毗陵人一遷于番再遷于睦三遷婺浦江之新田唐乾寧初有諱公養者又遷縣西之吳溪會德政鄉尊仁里也高祖諱聞贈中奉大夫福建道宣慰使護軍追封渤海郡公妣戚氏追封渤

海郡夫人曾祖諱蕃累贈資善大夫太常禮儀院使上
護軍追封渤海郡公妣沈氏追封渤海郡公妣金
累贈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柱國追封渤國公妣金
氏追封渤國夫人父諱直方隽賢大學士榮祿大夫致
仕妣盛氏初盛夫人懷娠始七月翰林公忽夢西域神
人飛空而來直止夫人之寢心異之越翌日先生遂生
因名曰來夫人頗知書年四歲授以孝經論語春秋穀
梁傳隨口成誦七歲善屬文每奴僕命騷之言崑南先
生方公鳳見而奇之曰此非家材也取南山有臺詩中
語更今名族父幼敏家素多書昔先生時出與群童遨私

挾一編以歸盡夜讀竟又復往易或以聞于幼敏迫而
觀之乃班固漢史也幼敏指谷永杜鄴傳謂曰爾竊觀
吾書能記是當不爾責先生琅然誦之至終篇一字不
遺幼敏以為偶熟此卷三易他編其誦皆如初乃甚出
所藏書畀之讀崑南益異之許以孫女妻焉且授易書
詩三經義暨秦漢而下諸文章大家先生一覽即悉其
旨趣崑南退謂人曰明詧如吳其雖汝南應世叔政不
足多也自是以來先生博極羣書至於制度沿革陰陽
律曆兵謀術數山經地志字學族譜之屬无無所不通矣
時朝廷將有事于東夷即自奮曰此小酋耳何必上勤

王師使其持尺書諭之足矣因撰疏論其事會病不果
上延祐間貢舉法行有司以先生名上豫章熊公朋來
己酉鄧公文原及吾郡胡公長孺主去留士此三數公
華行老成學術淹貫自非博古該今明體適用咸懼不
得在兹選而先生與焉於是東經齊魯梁楚之郊北抵
燕每遇中原奇絶處輒瞪然長視平岡灌莽一望千里
皆前迎後却畢在塵沙霜露中
昔人歌舞戰爭之地一時
遂與當塗李翼餘姚方
寒風急毛髮上豎自謂綽有司馬子長遺風之其論議
不合於禮官退歸田里出游海東洲歷蛟門峽過小白

華山登盤陀石著觀日賦以見志還寓同縣陳七貞家
士貞之居與龍湫仡仡鄰榛篁蒙幕似不類人世先生
日觴詠其中暢然自得或至莫忘返游覽之暇不廢纂
述晝取春秋傳五十餘家各隨言而逆其意一以理折
衷之譬猶法家奏讞傳逮爰書既得其情而曲直真僞
無所隱至若繁露釋例纂圖辨疑微旨折衷權衡意林
通旨之類皆有論著後謂孟子乃亞聖之大才司馬遷
不嘗使與鄒衍淳于髡慎到荀卿墨翟尸佼長盧同傳
因刪去諸子益以萬章公孫丑之徒作孟子弟子列傳
古今樂府不同郭茂倩不當但取標題無時世先後就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其所次辨其時代使各成家名樂府類編古之賦學專
尚音律必使宮商相宣徵羽迭變自宋王而下唯司馬
相如楊雄柳宗元能調歙之因集四家所著名楚漢正
聲其他著述若此者衆不能殫舉也四方學士慕其聲
光多員笈從游先生遇之恒若撫子姓蓋服有不給者
周之監察御史許君克學行部浙東以茂才薦署饒州
路長鄉書院山長未行而疾作衰(似)(差)(切)風挾疹其血交
龔頰面墊黑兩脛罷羸不可越戶限重紀至元六年先
生年四十四棲遲衽席愈不自振忽夢作重汪踽贊覺
謂人曰汪踽殤者也子自嬰疾以來何樂不嘗而勢革
若此今歲殆不起邪夏四月九日竟卒于家遺命治
不用浮屠法諸生胡邦翰鄭銘等來相治後事二子士
謚士謚以至正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奉柩窆鄉之盃
塢去家南五里而近及門之士以其經義玄深而文辭
自敏也私謚曰淵顏先生郡太守縣大夫侯各祠之於
學宮公先生自少有大志專思澤物不欲以文士名每
慕張宣公為人推明義利雖一毫不苟取表裏一致與
人游驩然有恩愈固身雖羸弱若不勝衣雙瞳碧色爛
爛如巖下電見者改容鑒裁精絶人以古詩文試之先
生察其辭氣即知其為某代某人所作當其賦咏捷如

風雨一日於故人家見几上堆刻紙數十番戲為長歌
頃刻而盡屬對嚴巧文采縩麗觀者驚以為神謂非人
所能及所著書有尚書標說六卷春秋世變圖二卷春
秋傳授譜一卷古職方錄八卷孟子弟子列傳二卷楚
漢正音二卷樂府類編若干卷唐律刪要若干卷文彙
六十卷別如詩傳科條春秋經說胡氏傳攷誤未完夫
自文氣日卑士無貞識往往倚人之論以為低昂其推
古之作者則曰雄渾贍富唯有漢之文為然淳質雅奧
亦唯有漢之文為然今之從事藝文者如之何可及也
嗚呼豈其然哉以先生諸作實之司馬遷相如劉向

王褒之間吾知其未必有媿也第以數與時遠弗沾一
命以至于死不大顯白于世所卓雄篇鉅冊彪炳烜著
有如日星尚當藏諸名山以俟後世之知揚子雲者銘
曰　大火焞字徒門切火盛也　司于南辰重明宣昭神之伸也
有赫厥靈郁紛輪囷敷為至文降于人也斧藻交横黼
黻斯皇變化凌厲動無方也雲流森行品彙咸亨栓樸
其光寂無象也胡積之腴不顯其施返于混莊朱鳥之
區也騎箕之精上為列星發天之符合地貞也石室之
藏椎文吐芒鬼神呵衛禁不祥也泰華嶙峋長河瀠沄
永世有耀與之俱存也

景祐廟碑

景祐廟者宋殿前司統制社公廟也公諱域字貞夫其先閩人後徙泉明奉化之松溪公有文武才建隆中以剛毅稱居鄉黨遇歲饑發私廩以賑餒夫所活以千計里有婚喪貧不能成禮出財帛周助之子弟不能學者為招師儒使就學焉邑人感德之既沒皇祐二年遂作廟于忠義鄉之福慶里有故必相率趨禱滅火愈疾屢著奇徵元祐中漁者鄧棋徐寶泛海值風舟起立者數四懼死呼神求救公忽見于空中應之俄而火光如斗墜檣下風頃息起視所在舟已至公廟下矣建炎四年高宗南奔御舟次崎頭金人將舟師追其後將及見赤旗數萬蔽海上金人沮懼而退是夕提領海舟張公裕夢神人虎韝魚服奏對上前自稱官位姓名公裕以聞高宗多公之績制封文惠侯贈廟額為景祐元大德十二年大疫死者相枕民禱公公降于人指廟東井命民飲病者飲水立愈明年蝗發境上官督民捕蝗日以斗斛徵之民泣訴于公頃之蝗飛積廟前高數丈民取以輸遺蝗亦皆自投于海禾不為災至正十一年海盜起將摽掠邑民會大風揚沙晝晦不可辨盜迷失道而退後盜復至鈔民財無所得怒欲火廬舍至廟若聞弦誦

國立國會圖書館 NATIONAL DIET LIBRARY, JAPAN. DOC

殼驚駭相顧卒不敢犯二十二年有巨蝶集里巷螫民
膚即死民神事之迎置于廟公復降于廟巫手撰敍之
耆耋卓在明汪敬行等列其事聞于朝二十六年加以昭
烈之號皇上有天下以為凡神之封爵宜命于天非人
所敢與洪武四年乃詔儀曹易以公號為故義士祖公
之神每歲季春縣令用剛鬣行祀事著為恒制敬行之
弟敏學復謂公自宋初至于今四百年功烈及于民者
甚久而未有文辭昭靈煒美無窮之無極甚非事神之道
乃遣從子正来請傳其事于碑夫公以一將之微其生
也非有公侯之貴萬鍾之富而猶能惠其鄉既死數世復
能濟其君于艱難而保鄉邑之民於無窮非烈丈夫能
然哉是可歌也其詩曰

植翠擅乾靈坤秀瞬不宜篤生祖公維俊賢虎眉虬髯
高雨顴右握寶刀左屬韝指揮貔貅立殿前晚辭天子
歸林泉傾萬金賞振顛連聞人急難刺在肓有弗能拯
斗牛之南大海堧羣山崔嵬舉
食不咽曰生施惠靡皇年死為明神操化權鬱攸肆虐
焚坻廛揮嗾沃之不敢煽颶風掀浪欲拍天漁舟葉沉
立以旋火猱如口隨檣端手提白骨出重淵鑿輿符南
濟大川追者十萬犬羊簇身率川君將樓船赤幟塞島
虜愕然爨書褒忠禮彌虔坐秉躬圭冠貂蟬瘝鬼跳踉

民告瘼以藥投井飲輒瘥飛蝗蔽野禍大田神氣一噓
舞翩翩如蛾赴火積成山立使凶歲為有年海盜操矛
口垂涎揚沙撲面懾以還退奔相蹂行蹊躃鉅蝶為妖
大如鳶家趨巷祭陳豆籩以掌擊之民害蠲邑民戴公
綏以安歲時扶遊謁廟門清酤在觴九蒸豚鍾喧鼓者
雜管絃公騎蒼麟手執鞭龍旂獸盾衛者千羊如旋風
止如煙顧民欲去不忍言民拜頒公毋我捨俾禾如茨
黍蛇蟠疾害不作福祐綿公名不朽同坤乾

獅子山徐將軍廟碑

帝王受天命而興默運玄化施陽歛陰日月為之却行
山嶽為之震疊川君水伯咸聽其命令而效職獻靈理
勢則然也　今皇帝之都金陵伐叛討逆遣將出師旌
旄所向鉦鼓所麾巨城大邑無不降順時則有若徐將軍者亦著
神功將軍烏程人晉時行貫江淮間道廬之巢湖溺死死而為神
巢民奉之甚謹　上初渡江諸將多祀神舟中所向克
捷或以事聞于　上歲戊戌其月命南安侯俞其即龍
江盧龍山為廟祀烏擇清脩道士汪與權駱德輝徐善
誠三人主其事及既登大位之六年為洪武癸丑九月
大駕幸盧龍時與權已化去　詔德輝葺廟室樹名木
且勑改盧龍為獅子山德輝等承　命奉祀益恭甲寅

某月復相與建祠奉其教所謂玄武神于廟凡殿堂門廡略具咸以為斯廟與國同興將軍之功格知　聖主耿耿不誣其本始固不宜無考而玄武之祠威靈日著亦宜牽聯得書乃来請銘其銘曰　帝興江淮賢豪景從叱咤而雷麾斤而風豈惟人同鬼神爭助水伯川君罔不来赴維巢有湖神之所都陰翊王師鼉鼓龍旟敵城一日十勝蘄寇率平　帝詢將臣成功孔速疑有神助使之順伏將臣有言惟戰功維巢有神實張兵威[illegible]哉何以勸賞爵非所安俾其廟享龍江之陽山迴岡翔仰鎮于京以綏四方有廡有堂有筵有几神[illegible]
庶止冷風如水都人来觀　天子聖仁天子寵功及于鬼神都人来言神之威武洞于幾微以佐　明主上天垂象龜蛇合形佑我下民功尤難名立祠實宜精神上通合慶同體以贊化工時清歲康烽燧不芒都人薦奠粢稷豆觴人神相依其德弗愆於千萬年彌久彌昭

元贈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江西等處行中書省丞相追封咸寧王謚忠肅星吉公神道碑銘

令上皇帝既有天下憫元忠肅公星吉死節之忠擢其

子　昌官内廷遷監察御史俄超山東按察司副使昌
將行詣瀛泣曰先公薨于蘄盜盜有義先公者具棺葬
於蘄水縣鳳凰山下家人弗聞知時兵未靖各守其境
道阻不通昌微服踰走數千餘里瀕死者數矣遇　今
上克蘄始獲至詢蘄人哉棺比還以某年月日葬于其
地而昌又獲禄食于朝皆　上之至仁先公之遺德也
先公之忠既載在元史惟是墓道之碑未有刻文敢煩
先生是請翌日瀛以聞　詔曰然星吉之忠朕實知之
卿其勿辭乃考論其事曰謹按元贈開府儀同三司上
柱國追封涼王諡忠肅星吉字吉甫河西人贈榮禄大夫河南江北
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上柱國追封秦國公改封雍王
朶吉之曾孫贈榮禄大夫甘肅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
事上柱國追封代國公改封涼王搠思監兒只之孫贈
榮禄大夫陝西等行中書省平章政事上柱國追封趙
國公改封邠王思吉之子其先三世以言語材藝事太
祖憲宗世祖為怯烈馬赤譯諸國言後皆以公貴封王
曾祖妣倫徹徹祖妣阿捏妣順祖皆從其夫封國為夫
人改封王夫人公兄弟六人於次為三少騫然不可犯
武宗時台見便殿襲怯烈馬赤事仁宗於潛邸仁宗即位

邪宜公久不改官英宗知公材延祐七年十二月授承
直郎中尚監丞賜中統鈔千貫給校尉十人專道而行
監尚御用物公謹持出納不可勢屈帥貴臣手無符
勑絲毫不放英宗奇之至治二年二月遷右侍儀同僉
起居注命龍慶州達魯花赤脫歡以女妻公賜鈔三萬
貫為聘資寢得眷近公每侍側中外利害乘間進說無
虛時泰定元年六月拜監察御史階奉直大夫丞相帖
木迭兒紛更朝政御史大夫倒剌沙狼據中臺公奮章
劾之朝廷凜然畏公三年七月陛下列大夫引進使知
侍儀事四年九月進侍儀使階朝請大夫文宗天曆二
年八月拜江南行御史臺侍御史時大夫阿思蘭海涯有能聲公至萬口稱移譽於公大夫嶷頓寢語賜衣一襲上尊二朋鈔五千貫至順元年遷河東山西道肅政廉訪使嬾姦剔穢煦煦其朽枯境內帖息三年二月復拜治書侍御史治陝西行臺未至台還同知中政院事六月改同知功德使司事順帝元統二年四月淮西江北道肅政廉訪事告闕會擇甚良以公為之一道稱治明年徵拜大都路總管府達魯花赤肇毅之下權倖肆橫法滯不行公操其紀綱風追雷斷不問誰何姦究怙然屏伏至元二年六月擢嘉議大夫大府卿大府近

且貴莫敢鉤覈閣臣攘竊斂散無藉吏緣為私公較擿
隱蔽立簿計數東畏若神將作院累歲乾沒綺繡之屬
一萬五千繒米悉責償之
路總管道童詭報歲災帝命公察情否初道童以廉正
治其屬官不能堪故誣之且荷前翰林學士阿魯灰為
授公驗得其狀以聞卒坐一人罪三臺交章薦公五年
二月特授資善大夫都留守仍兼太府卿益庳於職談
其美者曰以上聞帝不可無旌以勸奉職者六年三
月就加榮祿大夫未幾
諸藏皆盈有黃金束帶之賜時徵雨公立階下命侍臣
徽院使而控治五溪
取御服油衫加公身至正一年十二月陞宣
年二月改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省
洞蠻土酋鹿馴豕暴蠻
服公禁戢內兵勿擾其境布約敷惠化其悍
職比於近縣十二月以
虎符轉海西遼東合思罕等處打捕鷹房怯
府達魯花赤十月遷將作院使後二月太府
太府兼將作使階超光祿大夫七年十月遷
明年三月拜江南行臺御史大夫時承平日
怠漫無倫紀公至擇剳明御史行十道糾劾
猶效貢奉
宣政院使
久官恬吏
貪邪疏拔

宪滯憲司隸卒盤據為虐者甚重公下令屏斥之俾州縣之卒更月入直民歡樂之建康城北有宋丞相荆國王公墳寺僧世守既久視為已有王氏孫伐山木僧執送官官將以盜論事上公公怒曰王氏山王氏孫伐之何謂盜耶即歸山于王氏而逐僧出之秦檜齋孫敉民田羣訟不決公問察屬同曰秦檜何人察屬以姦臣對公閱檜傳大署其狀首檜之誤國千載有餘戮矣烈茲遺孽敢為民害盡斷其田於民公之明決皆此類事三寶注廉介不阿御史以私謁之不聽輒以事劾之章至公所公曰鷄敢擊鳳耶奏杖御史脫脫丞相與御史有連銜公十年五月移湖廣行省平章政事湖廣地並江北威順王寛徹不花田獵蹂踐稼穡起廣樂園萃名娼臣賈以罔利有司莫敢問公至求見王閽啓右扉入公公引繩床向中門坐叱閽曰吾受天子命為藩大臣烏可以小門入我閽懼告王乃啓中門導公入公拜謁畢起言曰王帝室之胄與國同體不為天子養民而獵野獸悅婦女以為民病臣竊為王危之王投几降座執公手謝曰非公不知此悉罷其所為有胡僧持官府柄橫甚公捕其妻妾十有八人籍于官寘僧于法由是得吐氣十一年妖賊徐真一等起汝潁蔓延湖湘間勢

甚熾時武備久弛公咨于衆或以老將鄭萬戶有材略對公乃令募土兵繕城池脩戈甲起部屬以諜賊事賊聞有備遣其黨千餘詣軍門降公謂鄭曰此誣也鄭設伏受降誘而殲之縛其酋六百人獄以俟命會公召為大司農平章和尚受賊賂繫鄭而釋其縛縱之明年正月賊乘懈襲武昌六年人自內為應城遂陷城中人泣曰星吉平章在吾屬豈為俘乎公至都入見陳致賊狀帝喜賜食及錢三萬貫脫脫不悅奏為江沔省平章政事負外置吏卒趣遣之官至江東有詔會浙西平章政事不頼帖木兒南臺中丞忽蘭子海牙守江州時江州已破江以西道不通公開省太平募人開道持羽書走西徼兵未返而賊熠漸逼調廣德軍寧國之軍僅一百五十人賊號百萬衆皆沮懼公曰勿憂彼賊我王師彼豈吾敵乃貸富民財募強壯為兵初行臺募兵人給十五千無至者公予五十千三日從者逾二千人公曰可矣即擐甲冑舟二千人鼓行泝江而上四月與賊黨戰池州斬首數萬復其城至魯港威順王之兵亦至士氣益張賊據銅陵扼柵夜遁去又復銅陵蒐其黨得二千餘蓋戮之復遣裨將陸行遇賊白馬灣又敗之賊走淮西公部分諸將率兵躡其後及于白湓賊窮列陳迎戰

公麾左右策馬雜射薄其軍擒偽相周驢賊潰不能列
伻其衆五千奪舟六百艘乘勝奔擊之賊溺死者蔽江
江水為白由是道稍無阻已而賊擾池公率衆至池遇
五游騎於菅幹嶺斬其二賊安在聞其衆三百屯貴池
襲之散去復其邑賊復攻陷石埭殺尉公夜趣之賊陳
其衆三千於縣西岳溪橋有三酋一乘驢二躍馬突前
挑戰乘驢賊驍勇無敵軍中常畏之公引弓射之應弦
而仆再發再斃二酋後師乘之賊棄城走其散卒千餘
焚掠縣西鄉公復追出境賊忽將舟師二百艘順流來
攻公命萬戶王惟恭禦之戰方酣麾舸艦從旁橫擊賊
破走乘勝進望江清水灣居三日偵者告賊舟四百順
風引帆直指我軍諸將失色公曰無傷吾有以勝之乃
偃旗伏橫港中風急水駛賊舟不得泊奄勿電過過且
舍命舉旗掣帆鼓譟出其後賊驚駭不能弓官軍奮擊
遂敗之擒卒二百獲其舟艦器械甚衆進克建德縣時
賊久圍安慶聞其黨敗而蠻子海牙亦且至焚營解去
公且行且戰復湖口及江州賊巢據彭澤公欲攻之而
江州倉無一日粮乃諭民輸財賚士卒俾惟恭守小孤
山而自駐番陽口扼江湖要衝以圖恢復然亂已久湖
廣江浙多敗江西亦無援助者轉戰六百餘所將兵日

衰耗困疲財粟亦且殫匱或請去就食東南圖再舉公曰吾受命守江西此江西地也則死去將何之九月二十日賊知公兵食俱竭帥大舸載葦蔽江而下杜上下流縱火夾攻公麾兵殊死戰死且盡從子伯不花將親兵數千人戰亦死公猶堅坐大呼公曰殺賊殺賊俄而賊射公中目仆舟中賊素識公名不忍害輿置密室中明旦少蘇賊饋食公卧叱去或以刃脅公降公罵曰狂賊我國之大臣恨不能殺爾而為爾獲命也何謂降為大罵不已賊終不敢害環卒守公先不食九日忽自力起北面再拜曰臣力竭不能報國敢不死以辱命言畢而終

再拜辭說弛其嚴威謝以巽辭予實無良非公不知盛極而弛孽生釁起帥額特戈蔓延千里公駭而盜聘帥與謀始剪始屠天子台予匹馬北馳狐鼠相賀大城巖一號而破民泣且號吾實不辰公如在斯豈為盜人當宁載詢亂實誰致稽首告言權臣喪氣彼斥公身朝辭暮行禦魑魅群公曰予家世承國恩先臣在天敢負吾君我兵二千以義為勇盜雖如林逆不能衆既復池陽遂徇銅陵呼聲如雷江水晝凝左馘右擒轉戰日亟抵江湖咽以掃南極氣益逆雛奈力之痛孰謂猛虎制于羣狐人或謂公盍徙他所公曰受命死則于此烈焰

燭雲勢無全軍志在誅夷罵聲益振羣酋羅拜來饋飲酒叱之不御以死報國公死者身不死者名相贈王封以愧苟生豈惟當時愈久愈著元廟既隆公尚有子公子克孝　天子是庸匪惟私公以勸盡忠惟公至忠天子至仁刻辭豐碑垂訓萬年

贈中順大夫鎮江知府徐公墓碑

皇上即位之十年詔曰光禄卿徐興祖慎事小心在朕左右二十又五年未嘗有過非其祖父之教曷以致斯共惟恒制寵增之官以勸奉職者於是吏部承　詔贈其大父餘慶中順大夫應天府丞父景福中順大夫鎮江府知府祖妣朱氏贈德人妣高氏贈淑人興祖既祗奉制書告于墓下復謂余曰吾祖父世有醇德祖之事稍遠弗能悉知知而悉者惟吾父而已吾父之德吾知之吾子雖知之弗悉也至於吾孫又不若吾子之知則遂忘矣苟不托於文辭何以示後之人使知所自敢以累執事焉余與興祖同朝甚久不獲辭徐氏世為建康人國初易建康為應天府今為應天之江寧人公諱景福字其諱餘慶之子諱守禮之孫平居愿貌寡言事親先事揣意取其歡欣　眉壽析產出居朝夕往省問其缺乏及所好而饋進之並市珍肆備百物以通時之有無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不過求銖兩息遇人不問長少卑躬悅色懇篤誠信出言惟恐傷之一揖垂首幾欲及膝久之然後起與俗無怨聞喧詈罵詆輒引避人告以求利則曰苟足可矣非敢求也或尤其太同則曰誠以待物同非所知也由是里閭咸稱之為善士公既以此自治生子亦以是教之年若干以某年某月日卒某年月日葬于聚寶山府丞墓側妻即淑人高氏祔焉高氏柔嘉有則年若干以某年月日卒子男三人長紹祖次即興祖次敞祖興祖淳篤遜謹由尚食局副使四遷至今官階中大夫為上所信任賜以第宅土田而孫男五人欽鑑鈞仁義皆謹飭習禮

欽復擢為從仕郎掌醞署丞曾孫男女又十餘人君子於是知公積善之報未已也嗚呼為善者觀於徐公可以知勸矣乎銘曰　天博而穹厥德孔聰善祥隱殃咸以類從孰　不知戒其必遠棄不為善其胤卒殄有窮其然善積于身身或弗昌昌在後人懿惟徐公嗜善忌利豈必多言躬行於事純老篤誠于父于兄小智私謀我則不能里譽閭稱公誠善士不顯其身以遺厥子厥子如何永潔璧溫玉食是司以奉　聖君帝嘉舊勳俾長光祿金帶朱衣其儀甚肅厥門嚴嚴不敢顧瞻退食于家默無一談　帝曰爾賢祖父善教錫以峻爵以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忠孝迺贈徐公守彼鎮江徐公有父佐于鄉邦　制書煌煌丹壓如日宰木祠垣燁然動色鄉鄰歎咨始實弗知積善致斯胡寧不為徐公有善子食其報人孰非公賢者是效

惠州何氏先祠碑

英傑之士立大功而享爵位者非其先之基仁累善何能自致哉然其先有德而子孫不知報祀者有矣知祀其祖而棄蔑其祖之子孫者有矣是皆不達禮義之弊也若廣東行中書省參政何公其篤於禮義者乎公莞至公始遷惠州祖諱發萬時十一年九月二十九日年五十有七卒後二年監御史嶷嶷等請褒其義乃贈令官而謚忠肅云公先娶郭氏卽脫歡女諱奴倫生一子而卒後娶郭氏中書平章政事天人子男五人曰剌咱識理公主不花之女俱封趙國夫人曰寶山曰寶座女一人瀛昔論次元史未嘗不歎其敗亡之易由於內外壅絕將相非人使然也當亂之始興誠得數萬之兵使一猛士將之可立見其撲滅而顧依遠不斷養致大釁其中有足任如公者又卒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俾之孤危無援不足以成功豈非自致哉惟公忠義果敢績彰明提千百未試之卒轉戰出於天性歷踐要職敏績彰明提千百未試之卒轉湖江間復城破邑懾敵人之膽雖勢孤力微大功不竟然忠義之氣猶足以立萬世之防範使亂臣賊子懼宜乎 皇上褒其後人而以銘命廉也其辭曰 胡河之西正氣烈烈摩盪日月乃生英傑其人謂何為忠肅公偉貌長髯猶人中龍當元盛時出入禁闥一志小心不自矜伐歷事三宗登于顯職正色厲言以折姦兇既司行憲亦尹京邑貪邪竄遁鬼神畫泣湖湖之間名王所都納貨揄姝烝黎告瘁公聞慨嘆額蹙服往謁以笏畫地

元贈中奉大夫廣東道宣慰使都元帥護軍追封江郡公父諱叔賢贈資善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廬江郡公祖諱公祖妣鄒氏母葉氏皆封廬江郡夫人公祖暨父世有潛德鄉稱善士公生八年而喪父母夫人守志不奪慈鞠嚴教少偉然有志當元至正中中原兵起廣民王成亦措亂公為小官即請而討之已而解惠州之圍逐叛將黃常復惠州會賊陷廣州公以兵復之由惠州府判官遷為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左丞階資善大夫分省治廣公弟迪以從征功擢中奉大夫廣東道宣慰使都元帥兼僉樞密院事遂推思封其

二代後合福建江西為一省改拜公資德大夫江西福
建行中書省左丞仍治廣州歲乙巳九月賊挾鷹訪司
副使廣寧等叛圍廣公禦之踰十月部將與賊通絶粮道
公出避城陷丁未五月復克之明年制授公榮禄大夫
自左丞墮右丞未拜而 皇明兵平江西詔至諭公公
舉廣東之籍以降 上嘉公保民順命之績授中奉大
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洪武庚戌移山東行
省越七年以老致其政初公追思顯馘之盛由於先世
既於東莞率族人建祠置田以祀羣祖復與弟迪謀悉
以其先所遺田儲租入以祭其禰公猶未慊於心乃以

惠州城西之私第為義祠斥所有私田百餘頃為義田
世俾宗子主祀事恐族人不知學也有塾以教之恐其
羞服或乏也有粟帛歲賑之嫁娶喪葬有以助之疾病
疲癃有以養之懼其久而弗壞而来請銘 嗚呼先王所以親民善俗之道遠矣
賢人志士欲推之於世而勢有所不能欲退而惠一族
化一鄉而力有所不逮者有之至於勢足以為而不為
力可以至而不至者亦有之此所以越數十世而其事
曾不一二見也惟公奮自韋布夷盜保民鎮帝南服致
位尊顯卒能識幾効順戢斂干戈為民請命使粤南之

民不易市肆又能推本反始孝于祖宗惠及族人所踐
所言允可為法其於富貴可謂不茍處矣視彼恃險而
賊民私厥身而忘其所自者其賢豈不多哉是宜紀行載
勳著之樂石以為後嗣式其銘曰　維昔至正德否亂
生海沸山崩靡人不兵領領粵南在嶺之外猲豎嘯呼
民罹其害何公曰嗟我民何辜告于大藩請行天誅迺
戈迺殳迺糗迺粮大旆脩脩狀人莫敢當厥將肆凶賊我
守邦鞭門疾呼鼠拱以降昌以褎功躋于左轄　鉞良
弓左旄右節豈惟其身錫爾祖考峻爵崇勳以顯忠孝
祖考榮矣子弟孔多寶帶銀章威儀甚都邦人聚觀拜
伏稽首按轡徐驅詢其耆老耆老有言大哉公勳元老
不君公其我臣公曰吁哉我志已定待彼有德為汝請
命赫赫　大明洸洸仁聲震于南濱勢無全城公束干
戈載封板籍錦韜龍函獻于京國　帝嘉厥功不勞我
師錫燕彤庭　重瞳屢回大江之西岱宗之東禄食十
年執政廟堂寅畏恭勤鬚髮盡白　詔優老臣勿勞以
職公歎謂人我德何為祖考之惠幸以弗隕豐湖之西
有第奕奕玄楹又牖既蠲且血亦有上田彼隰包原重
樓存年歲登百千我第以祠我田以祀祖考之休敢恤
吾嗣池有穹魚圃有嘉蔬以魚以蔬丹荔清酤封豕擊

羊来烝来嘗孫子咸臻有雝雝鴈行或授以罍或奠以觶
佥降肅然莫敢叱咤數其禮全陳几布筵孰為弟比孰
為子孫公曰族人亦孔之戮撰本追原咸由於祖祖病
在指四體靡寧奈何一息之肥遑恤其他惟公克仁仁以保
帛尔昧弗通我學尔迪尔有災害我則戚之我有燕喜
則慶樂之我有爵禄我祖之故不私吾身私祖之祐豈無
鄂夫爵禄足荷惟家之肥遑恤其他惟公克仁仁以保
民惟公克孝尊祖睦親咩爾後人惟公是師繼承無忘
公有訓辭

張府君墓誌銘

紹錫有卓僕倜儻之士曰張君飛卿身長七尺面如頳
玉盤雙瞳烱烱照人鬚髯虯張詹詹兒者為之改容然氣岸
孤峭不同一世側媚士雖當時貴人言不循理必面折
不少貸或譏君疾惡大甚君曰天生我口所以出言也
當言而反納惡用口為元之季世僞兴張士誠據姑蘇
而無錫相繼陷髡黥盜販之徒絳帕手執戈矛巡門肅
呼民情洶洶恐旦暮有屠戮之慘君曰避寇路絶奈何
捉筆大書郤堯夫聽天吟於屏白上天生我上天死我
一聽於天有何不可隣曲来問計者君不荅指以示之
君子以為知命吳元年丁未 皇明兵破姑蘇太傅徐

魏公縛士誠送京師遣豫章侯胡公帥師圍無錫吳將莫天祐時號老虎猶欲聚士孽固守太傅再命使者諭降天祐俱殺之太傅怒傳令胡公曰即不下可置其城君事急率二三老父往見天祐揚言曰吾民不見天日十二年張氏已就縛縱負固自守將誰為況未必能守耶天兵如雷如霆麾之者無不糜粉一城生聚死生定在今夕籲熟慮之天祐沉思良久(擲帽於地曰)誠如君言君乃繼南城而下走謁胡公胡公問所以來之故君進曰無錫亦良民安敢自外聲教不幸居對據之中只尺雖近爰趨千里之遠耳目塗塞若罔聞知明公奉揚

天威頓兵城下勢若泰山一卒孰敢不懼今不避萬死特為生民請命惟明公加察焉胡公覩君氣貌非常言辭懇慨喜曰君誠福人扎城不受兵宜也遂命君還君復慷慨叩城門呼曰(可)開吾事濟矣閽吏啓關而入天祐出降所活數十萬人胡公去民爭聯帛為帳賦詩餞之君皆為作行草書鳳舞鸞翔人以為不可及初君贅女氏沈福家沈賢而無子君養其夫婦終身而尤篤孝二親敦愛昆弟田宅悉讓與之弗問若有志事功當路恳其峭直不敢薦其大父居仁尤負氣不羈死至元中江南皆附有官福王府者以賣降授官出入騶從甚都會夜

歸居仁適前行隸卒屢呵止之居仁張目叱曰斫頭賊
斫頭賊既賣爾主矣尚敢爾耶反足蹴碎紗燈籠官恚
甚執送縣令欲斃于獄縣令命吐辭欵驚曰此奇男子
也釋之父顯有先人風隱居教授非類不敢近或者謂
君之抱負濡染家庭為多君嗜學不倦酷愛孟荊氏養
氣之說反覆為諸子誦之援亳為駿詩須臾成章皆有
可觀而未嘗存藁生二子長籌温潤如玉博學攻古文
至正末連中鄉貢進士舉入于 國朝用薦者應奉翰
林文字累官禮部尚書以所安女一歸鴈補孫二納與
誥也君諱異飛卿其字卒于丁洪武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壽六十九以其月日葬惠山西吉張山之原嗚呼傳之
之活千人者其後必封君以劉明正直之才雖不為時
用片言之間活數十萬生靈之命陰功在人者甚夥宜
其嗣人位司喉舌而秩聯六卿也天之施報豈惟是哉
貽封所及澤汗漏九泉不至公侯吾未見其止也銘曰
君子之學養氣為先氣之浩然其直如弦有若張君凜
烈之姿嫉惡如仇白眼望之曷以致斯訓自祖父彼責
降者叱之如鼠干戈繽紛孰不褫魂死生聽之謂有命
存十萬雄師自天而墮泰山壓卵城無不破何哉老羆
猶欲跳踉未言讋之俾出就降乃縋南城乃謁轅門為

民請命如救溺焚片辭之間竭盡如終漫漫殺氣變爲
春融昔焉敖暴懽爲白骨今也嘻嘻冠衣有秩活我者
誰咸言君功告厥子孫以傳無窮天道可徵君有賢嗣
朱衣金魚出入禁禦惠山之陽張山之原有蔚者阡英
風肅然

後學弋陽黃溥澄濟選纂
後學古相羅綺尚絅校正

碑誌

上虞縣重脩柯韓二牌碑

上虞有湖名夏蓋延袤一百餘里縣東北衆水紆上妃白馬二陂匯于湖釀為三十六渠支分絡聯以達于田凡溉一十三萬畝有畸渠之下流建二石牌視時溢乾而畜洩之歲恒無凶者近代農官失政畚土成塍取給一朝不旋踵而圮傍縣亡賴男子當旱暵時夜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決防以去然湖並于海鹵水或乘湖入害民稼舊嘗造
提捍其衝潮汐齧蝕至是亦暴潰民憧憧憧易曰憧憧往來朋
矣乃洪武辛亥冬臨淮唐侯鐸自殿中侍御史出守會
稽上虞會稽鄞縣人士君走白侯侯愀然弗寧行海上
視決提與民洪約度田以會粟因口以賦庸鑒石為隄
自蓮花池至纂風合萬有三千尺始與故石隄屬侯斬
牲饗海神已釐民謂曰隄幸成二牌無難者會侯名入
為卿奉常遂命僚屬集事其柯家牌廣二十有四尺深
如廣之數而羸其一先築土樹檟櫛比星攢度久且不
壞方歎以石兩翼四隅咸斂髽如法中峙石猶左右皆
有副鍥坎陷版以為縱閉復隨土形裳車疏級為五以
瀉水上架石梁以便行者檟以斛量者三百六十又四石以丈數者七百三十有
八匝以日考者一千三百其韓家牌廣減前牌之半涂
比廣倍之石楹雖一級道則減其一仍冠以石梁隸皆
同其工物視前匝損四百灰損六十八檟損二百八十
五始事於甲寅秋七月訖工於冬十有二月此其大凡
也有道浮屠雷峰淨昱乃具事狀介太史氏朱君右徵
瀛文記其成予聞成周之時稻人掌稼下地以豬畜水
以防止水以潛蕩水以溉舍水以列舍水以淪瀉水其

為法甚備其為利至久也然而溝澮之屬所可考者其廣深自四尺至八尺或至於尋仞各二先王豈不知害地而廢稼以為不若是則水性失其帝溢則有溺忠乾則禾將苗矣古制否復見有能設潴防以惠民者得不謂之賢哉昔者曾文定公之為兩州州城西北有湖疏為水門遇流潦鳧集則取荊葦為蔽納土於門以防外水之入公為易之以石其深八十尺廣三十尺視水高下而閉縱之而禁障宣通皆得其節人無後虞今唐侯之為牌也其事與之頗相類世言古今人不能相及果足信之歟是可書已相其成者通判府事吉敬知縣張

謹營度皆視不憚勞勤者主簿史文郁也司其出內則邑之大姓徐某余某法宜牽聯得書海堤別自有記茲可略云系之以詩曰

維夏盖湖百川所瀦在彼海邦（其一）厥酾為通渠行水委蛇瀦稱與杭（其二）制水有牌因時闢闔其法孔臧（其三）農政斯缺惡壤為場水失厥防（其四）侃侃唐侯愛諮愛誖中心盡傷（其五）曰是弗脩民焉有秋敢視為常（其六）乃登來屬乃謀乃告乃輯其袠（其七）晦會其粟工來以族筮日奏功（其八）琢石于山樹櫟於灣以楗以梁（其九）決塞有關厥竪具完若首有肮（其十）昔何怒突今乃順則弗隳我疆（其十一）行彼赤日清流漪漪黃茂芃芃（其十二）食

維民天非穀無年民用足棄其十三　伊誰我憐五馬翩翩
朱衣葱珩其十四　成爾　制有溝有遂經畫維良其十五　古
法寢廢河渠興利其效則章其十六　漢吏曰循惠字黍民
唯此之憂其十七　矧乎巨津北枕海濱澤被五鄉其十八　侯
侯功勿忘其二十　父兄九　越石可　越川可竭

故廬陵張府君光遠甫墓碣銘

皇上即位之五年朝廷清明百揆時敘乃開文華堂禁
中妙柬英才　詔詞林羣公分教之　車駕幸臨閱其
上德至渥也時江西張唯流寓河南以尚書領首薦會試南官未試除國史編脩仍俾肄
業于堂余見唯有儁才特請于　上録為弟子員唯執
經日久忽歔欷流涕言曰唯父抱奇節不幸歿于盜手
今體魄入土而墓石無文一念及茲將欲無生惟先生
矜而畀之余按亡友吏部員外郎周子諒狀君諱遠字
光遠姓張氏吉安永豐人氣岸豁達不徇於小恪當元
之季大盜起汚陽蔓延江右陷吉安既而州兵擣定之
盜所過井落民皆相挺為變殺掠巨室慘酷不忍聞君
怒髮上指日夜建奇策翦寇其友有羅惟遠者尚氣節
遣人夜致之列酒炙於庭脫冠酣飲夜將半屏左右跽

而告曰吾州素號文物之邦一旦盜賊殘將無遺義不
與賊俱生然非公不足濟吾事今郡守梁使君出督兵
境上公宜往請師吾陰立部署以俟所賊無難者羅抵
掌千几曰子誠奇男子吾縱無他能敢不從命議既定
羅先生若迎官兵至庸持大斧盡殺狐鼠輩不留一人
羅觴賀曰大兄有如此豪傑兒事不患不成也未發
寇謀知之帥裘執羅去裸而鞭之且問曰誰與汝造謀
羅罵曰死狗奴吾憤汝不道自欲殺汝何暇與人謀哉
賊怒愈鞭之仍授紙筆使寫首謀者名羅瞋目視之大
書一死字賊反膀羅於
噤齒大詈三日而後氣
得脫走吉水及寇勢稍
者縶之至營賊競指曰
從容語賊曰我纓綏之
多言為遂遇害賊黨忿
猶未平并欲屠君介平賢渠魁
執不可慨然嘆曰彼固
為具棺斂使歸葬里之
桐塘聞者莫不實音弟君博通
經史篤風義事親以孝
聞豪右以科繇困之君奉親避
去旁郡不遠百里貧米
以為養暨殺號慟幾絕者數四

然疾惡如仇閭師有貸粟多取息者勢橫甚君面斥其
非直於州縣閭師恚欲夜擊死君聞州里萬口交譽不
忍發而止賓客至門傾有無相接劇談古今事變二千
年間如珠貫珠聯客為之傾聽忘日之夕且曲盡物情
三尺童子上謁亦以禮受未嘗少忤性不嗜貨殖或勸
為子孫計君笑曰能守先業亦足矣何以多為君子稱
焉客貴後君五年卒子三長即庸
馬壽五十四遇害於至正戊戌之正月其日不可復知
自桐塘改葬於大塍之原則洪武辛亥八月某日也君
配劉氏輕財重義人有顛連者解衣推食無吝亂離後
家單每斂衽助夫賓客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沙即賢有膂力能馳馬拿槊千人中後十一年亦卒君
乃唯新擢令宦女三俱適士族孫三憲文昌女二在室
曾孫一祺君之系出自唐曲江公九齡九齡玄孫洪州
都督參軍景重始家江西參軍曾孫簽判虔州洪宇宋
淵後遷永豐之杏園代多顯官至君曾大父元升大父
常伯父貴雖曰不仕咸能世儒業云嗚呼士氣弗振久
矣當楚氛膠葛之時為二千石者曾不一舉手陣之寇
至輒俯首遯去百里惟恐不疾誠女婦留鬚髯者
也有如君者藐然一布衣無社稷人民之寄乃能建策
殺賊不幸事不成然雖肝腦塗地而不悔豈非烈丈夫也

氏羅氏能從君諶身可殺而志不可奪亦可謂慷慨之士取友之端又於君見之嗚呼志莫大於殄寇義莫重於捐生此而不銘惡乎銘銘曰　元政陵夷盜起楚區絳巾嘯呼毒氣所侵蠱其良心棄鋤握穫叶渠切矛柄也睠兹廬陵群邪沸騰千里血腥有夫桓桓髮上指冠誓除暴殘夜則枕矛血淚交流同志之求酬歌慷慨舞劍欲狂惟籌之良彼何昏昏溺師佛懲賊我良朋正氣凜然靈不爲寒欲膾盜肝若亦被拘詈盜益奇以死徇之僊壁混煌如星斗四方名名巖巖重如泰山一死一生史官造辭下幽墟後世是師

大明故資善大夫御史中丞兼太子賓善大夫

章公神道碑銘

嗚呼是爲吾友龍泉章公之墓初予未識公時輒稔聞其名及公應聘而起同赴于南京同館于青溪同出入禁署以備顧問如是者四年私竊以謂生我者父母知我之志者唯公而已不知公何爲去予而遽死矣乎有善孰予相孰知我瑕疵而攻之乎神道之銘公之子特以爲屬肝腸百裂其何能綴緝言辭乎相知之深者不爲之則鋪張君子之休美不識當屬之誰乎因抆淚而序之曰公諱溢字三溢姓章氏處之龍泉人遠祖有曰

巖者仕宋以兵部尚書守泉州始家于南安至唐廉州
刺史及又自南安遷建之浦城及生福州軍事判官脩
脩生光祿大夫檢校太傅西北面行營招討制置等使
持節高州諸軍事高州刺史仔鈞娶練氏生子十五人
其第三子獻誠仕南唐為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司徒獻
誠生文錫仕宋為秘書省校書郎文錫生都官郎中重
又自浦城遷于龍泉子孫遂為龍泉人重生吉吉生順
順生公探公探生世安世安生舉舉生宗宗生鄉貢進
士輔輔生文義文義生用之用之生强宗强宗生煥文
則公高祖也曾祖諱格父諱遇孫男公

之始生其音如鍾父母疑為不祥幾棄不舉及成童
然莊重不習鄉井輕儇能諸兄出應科舉頗為儕類所
侵苦公恣曰彼徒謂我弱爾吾不自厲豈為男子耶乃
往受事縣官即有曲者舉正理直之衆始愧服比弱冠
從鄉先生劉叔游從事於正心脩身之學既又聞金華
為文獻之邦間出游以咨叩其統緒浙東憲使禿堅不花
請與說之已而改官陝西要公與俱至虎林心忽驚悸力
辭而歸抵家父病已革越八日而逝人以為純孝所感
至正壬辰薊黃妖寇自閩犯龍泉公與從子存仁避亂
山中而存仁為寇所執公心計曰吾兄止有一息不可

使無後挺身出謂賊曰兒幼無所我願代之賊聞公名方出重賄以求及得公大喜賊帥欲問一計公正色拒之曰若等皆有父母妻子顧為此滅族事耶賊怒繫之杜以刀磨其脅曰不降者且死公曰貪生惡死固人常情然吾終不為不義屈賊愈益怒曰汝誠不畏死耶公曰死即死何畏乎賊壯之不敢加害公夜紿守者乘間脫歸乃集小里民為兵不旬日擊却之處州府判官以兵來龍泉盡誅平民詿誤者百餘從板隊投之王捐以食度王之下說曰將軍知賊之由乎曰不知也公曰貧民迫於凍餒故相挺而從誠得一循吏招輯之民即貧民耳今不出降於元將畏舟壓凡有来附者攘棄水中統領憐王巫蔵之皇板下日取乾餌渴乃與王約以足撼板王即張口向隙受漿居數日事洩皆彷徨不自安忽颶風吹舟盤旋如轉輪久不能進元將大恐徧求於禁祈者不可得統領知王能巫術遂白而出之王仰天叩齒若指麾鬼神狀風濤頓息元將喜因飲食之至通州賚王數巨魚送之登岸王歸維揚不樂為軍伍避去盱眙津里鎮擇地而居以巫術行王無子生二女長適季氏次即　皇太后晚以季氏長子為後年九十九歲而薨遂葬焉今墓是已臣瀛聞之君

子之制行能感於人固難而能通於神明為尤難今王當患難危急之時神假夢寐扶之以舟舟非其精誠上通於天何以致神人之祐而至於斯也王之羣行其詳若不可知舉此而推之則其積德之深厚幽可信矣宜慶鍾聖女誕育　皇上以啓　大明億萬年無疆之基於呼盛哉昔日史臣贊堯之德首以親九族為言其效至於黎民於變時雍之盛然九族之中母族居其三　皇上以念母之故思王不能忘封以王爵享以祠廟今又樹碑墓道以紀其異行是皆以孝治天下也將見四方鄉風咸知以孝自勉皇皇懸懸際天隆平之治不難

家帥府檄兵襲擊之寶忽丁遁去於是處之七縣盜
蠭起行省移石抹將軍以行樞密縣判官分治處州公
謂石抹將軍曰松陽小醜不速平將養成大患邪將軍曰
唯君處之公乃遣千戶曹勝安督兵授以方略一戰盡
降之分院上其功行省附承事郎松陽縣尹又辭不受
元帥葉君琛攻鄭寇於麗水屢為所敗分院調公及樞
密院都事胡君深合討之公與胡君統軍至浮雲賊衆
来逆戰並山為長陣兵既接我軍張左右翼夾攻之賊
大敗直擣其巢穴賊望見公米拜乞曰我非為寇者待
我殲此海蠻即降矣詭謂葉君所部海軍也公曰吾

不知他特捕反者爾賊爲內外二砦公麾兵踰外砦立
壁或疑壁於兩砦間非利公曰非爾輩所知我既踰外
砦則內砦疑其已降而外砦亦計其疑已二砦相疑破
賊必矣壁未完賊突至相持未有勝負公麾奇兵橫擊
賊奔北即移兵圍內砦數重下令急攻遂陷之執鄭寘
諸法外砦亦降行省復授福建行省檢校官尋又改除
奉訓大夫處州路總管府判官皆不受南行臺治書侍
御史錢木烈思分臺于婺長鎗軍叛迫其城治書遣從
事楊迪徵師於公公勒所部軍就道長鎗聞公至輒引
去省憲交章薦于 朝 [illegible] 武德將軍僉浙東都元帥府
事又辭不受或疑爲要名公曰吾所將皆鄉里子弟使
其肝腦塗地而吾獨取功名弗忍爲也青田賊吳英掠
婺之金華永康東陽諸縣聚衆猖獗公討之分院乃
調兵屬公及胡君與賊屢戰皆敗之
貴李興甫等出降遂昌凶右戶閉糴
殺之元帥胡君往討反覺負固不服
此賊不殄必貽後患胡君不聽受其降
復叛誅始天覺之未降也執其黨三
至是胡君欲盡坑之公執不可得生全者十六七時天
下日入於亂公結廬匡山自號曰匡山居士屬其子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曰兵將至矣汝曹其保障州里乎己亥冬王師克處州
公又避地入閩中　今上皇帝遣使以束帛召公公乃
幡然而起與青田劉君基麗水葉君琛金華宋濂同赴
召至建業入見　上問勞曰我為天下屈四先生耳然四
海紛紛何時定乎對曰天道無常惟德是輔惟不嗜殺
人者能一之耳　上曰卿等其留輔予矣亡何擢僉營
田司事巡行江東兩淮之境田荒蕪及耕懇者皆分
籍之差稅賴之以便公以疾在身者久　上時遣使存
問及疾小愈即入謁　上見其來喜曰疾其瘳乎何遽
出也一日　上忽念公詢于中書左司都事張來碩曰

章溢日來康強否來碩對曰溢日夜念母不置而以
主上遇之厚不敢以言鬱鬱成疾耳　上即命公歸省
賜以白金文綺而留其季子存厚于京師浙東始設提
刑按察司即擢公僉其司事尋命還處州代總制胡君
入朝而為存厚娶胡君女賜賚優渥且俾存厚入侍
皇太子以示親信胡君出師溫州役訖公還守處州饋
餉供億規措無缺而民不知勞及師旋即日以總制事
付胡君而還其部王師平荊楚設湖廣提刑按察司遷
公僉司事公入見　上慰勞之曰紀綱之事今屬卿矣
公既至覩荊襄多廢地遂建議分兵屯田且以控制壯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方計為便　上曰所言甚善第未暇耳湖廣行省鎮撫回回怙勢作威輕重人罪以為常公廉得狀坐以法曾未幾河內道按察使宋思顏以浙東憲使事不白下獄而浙東按察使孔克仁僉事王禱亦以事被逮辭哉連公公憂懼不知所為　上遣太史令劉君基喻公曰予素知章溢守法令毋疑也既而胡君以兵入閩陷沒處州之境皆動搖　上命陞公浙東按察副使往鎮之平陽瑞安浦城福寧軍民等事皆隸焉公辭曰臣前任浙東無狀同僚皆獲罪而臣獨蒙寬宥今若加陞擢則益重臣過疆場之事臣身任之萬死匪弗避副使之命臣不敢拜　上重違其志命仍僉浙東按察司事比至山寨或已叛公宣布　詔旨軍民皆感動乃誅其首叛者餘皆怙怙青田夏清田夏清聞胡君敗與福建叅政范昌大合寇慶元龍泉時官兵盡戍浦城城中僅足自守公召舊部義兵使據要害列木柵為屯勢相聯絡別命元帥祁興季汶即龍泉縣治亦環植木城賊聞不敢犯公長子存道初以元帥戍浦城及是有　旨命存道提兵為遊擊兩公即處城坐鎮之公謂父子相統於律不宜乃上奏請罷存道官不允存道以禹公淌浙東行省右丞李公文忠李公欲連處州

粮餉公以為舟車不通而軍中所掠粮甚殷請拘入官
而均給之兵食乃足青田稅官金甲發其同僚白乙匿
官課乙既誅死而甲恣為姦利公訊之甲善口給辨數
不置公曰汝罪狀已明奈何欲以口舌撓法乎其辭遂
屈 上知為公所鞫當不冤命斬之建寧守將阮德柔
遣使來納款人咸以為詐公曰陳友定據全閩勢必不
能容故德柔為圖自全計非詐也以其事聞 詔許德
柔以元官守本郡命比下德柔果為友定所并公因留
其使厚存卹之温州茗洋周遂卿恃山險常 為寇鄰
邑皆患之而 傳之通平陽瑞安者亦為所要遮公命
存道合平瑞總督孫氏安之兵擒斬遂卿中書命處州造
海舟若干艘并僉溪船方為水軍其戶凡一千既有領
之者而又隸于軍府役繁而事擾公上奏設水軍千戶
所專統之處多山而少田軍需恒不乏胡君為奏免唯
輸硫黃白藤于朝而行省復有所科公屢以為言罷之
水軍千戶任惟淵朱仲欽共戍青田會寇至仲欽逆戰
而惟淵走還仲欽以無援故敗公斬惟淵以徇遣指揮
何世明擊寇走之惟淵乃胡君所任信者既伏誅部曲
莫不股栗浙江行省參政朱亮祖總兵取温州公調何
世明以軍從温州平 公聞其掠人子女命鎮撫林理徵

之各部送還其家海隅既寧公請朝京師　上報曰吾知卿在邊良苦俟平吳當即召卿尔及浙西諸郡皆平上遣使召公且命分兵征八閩而存道守處州公既入見　上嘉奬甚至且諭羣臣曰章溢雖儒臣父子宣力一方寇盜盡平其功誠不在諸將後公再拜謝不敢當明日　上召問征閩諸將何如公對曰御史大夫湯和由海道進平章政事胡廷瑞自江西入此固必勝然閩中尤服浙江平章杏文忠之威信若令文忠帥師從浦城取建寧此萬全計也　即日詔文忠出師如公策處州之粮其舊額一萬三千石有畸後以軍興加徵至十倍民不堪命部送還其家海隅既寧公請朝京師　上報曰吾知卿在邊良苦俟平吳當即召卿尔及浙西諸郡皆平上遣使召公且命分兵征八閩而存道守處州公既入見　上嘉奬甚至且諭羣臣曰章溢雖儒臣父子宣力一方寇盜盡平其功誠不在諸將後公再拜謝不敢當明日　上召問征閩諸將何如公對曰御史大夫湯和由海道進平章政事胡廷瑞自江西入此固必勝然閩中尤服浙江平章杏文忠之威信若令文忠帥師從浦城取建寧此萬全計也　即日詔文忠出師如公策處州之粮其舊額一萬三千石有畸後以軍興加徵至十倍民不堪命

詔從其舊温州黄宗雲來附各授以元帥之職還守其土及我師征温宗雲達来附各授以元帥之職還守其土及我師征温失利輒叛去温既平君達又請降公曰何物小醜叛而復降納之是無法矣奏戮之浙江行省承詔作大舟入海徵輸巨材檄處州與諸府同公曰處婺之交限以峻險縱有水道何從出且凋敝之民曷以勝此公力言於省臣止之洪武元年正月　上即皇帝位有事於太廟詔公與執事卑越翌日召公及劉君基入見　上御奉天殿羣臣咸在　上歷陳其功並拜御史中丞公辭不允尋兼太子贊善大夫公務存

大體不屑屑於細故或以為言公曰憲臺百司之儀表
居其職者當先養人以廉恥使人避而不犯豈直待搏
擊為能哉　上親祀社稷會大風雨還坐外朝怒儀曹
怠者縱禮官譏有未盡　陛下一誠自足以格神明頓
寬雷霆之怒　一為之霽威　上愛公甚常語公及劉
君曰二先生年尚耄孤心感霜露致疾善自衛攝不宜早
趨朝也存道部鄉兵苗西五千從李公入閩閩平　詔存
道以兵從海道北征八公持不可曰鄉兵農人耳始令征
閩許以事平歸農今復調之是爽信也　上不懌而罷

公繼論奏曰兵已入閩者俾還州里昔嘗赦逆之民宜
籍為軍使比征一舉而恩著者矣　上喜曰孰謂儒者果
迂闊哉非先生為朕一行無能成茲事者公受　詔遂
行比至處州母夫人已歿公馳還舍援例乞丁憂　詔
不允丞相李韓公復貽書導　上眷倚之意而遣存厚
還家公灑泣而出日治戎事惟謹鄉兵既集命存道部
領由永嘉浮海比行上章乞如律守制　詔仍不允已
而章再上　上覽之為惻然曰吾固知其情不可奪矣
但朕憲臺缺人耳遂可其奏存道至峴山走京師聽進
止　上諭之曰汝父事朕宣勞為多今汝又即師比上

尚勉立事功以無忝爾父則子汝嘉因授以處州衛指
揮副使戍于上黨寧移平陽公自喪母夫人悲戚過度
居常忽忽若無以自存者及營宅兆親負土石而感疾
益深子女見之皆相顧悽愴公曰勿憂也吾父母幸以
安厝祖宗丘墓幸粗整飭歲時薦饗幸有條序吾庶幾
無憾弟荷　國厚恩未能報効此為憾耳臨終親友何
濟来候曰當收歛此心毋有所執滯公曰吾久已知之
遂斃於龍淵之私第實洪武二年夏某月某日也享年
五十又六訃聞　上甚憫悼乃親撰文遣官即其家祭
之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山之原公娶陳氏勤儉恭
淑克盡內助子男三人長即存道明威將軍處州衛指
揮副使次存誠次存厚女二長適陳某次在室孫男四
人集慶集恭集善集正女二人公性篤於孝友父喪未
葬而盜發里閈室廬被焚公稽顙天火至烈所而臧
事母夫人備極孝養每事必得其懽心與二兄別居已
久既創第龍淵請二兄同居以奉母怡怡之情藹如也
先世有墓祠曰標慶菴公起其廢一新之且益田以供
祀事而定祭享之禮命孫子世守之其於宗族里黨患
其子弟無所於學則創龍淵義塾延碩師以教之患其
死者無所於葬則以玉峯西崗為義阡聽塾焉又以

國立國會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R

王劉叔實鄉郡之賢者而石抹將軍能忠於所事即龍泉劒刃之陽作祠宇祀之曰忠賢祠蓋凡可以聳善扶義者無不為也公狀貌宋癯施為夷擴而撫世酬物一本於誠一循乎禮義外若和緩而其臨大事則議論諍辨不避權勢必折衷於理而後已其與學士大夫談聖賢之道如味飴窖尤篤尚伊洛之學嘗曰古人為學皆躬行實踐人倫日用之間無非學也今人以記誦詞章為務特學之末事耳故公於章句之習皆不嘗意於綱常之大端有關於世教者恒切切為人言之生平務在濟人利物嘉言善行人皆能道之不可勝紀也余竊聞

之章為制八座外則州牧邑宰皆未嘗闕其人親提師旅捍衛鄉州能成其勳名唯太傅公為尤盛閭人至今道之公當元季紛擾羣盜四起磨牙吮血而桑梓為墟公談笑剿殄之無遺育處之民至今思之於是赦光流而起皆著姓自五李以迄于宋代多顯者內則顯上致萬乘之知持節諸部執法中臺其功業視太傅公疑若過之此無他太傅之所遭者衰世公之所際遇者有道維新之朝也古人所謂能光於前人者公其有焉子敢評騭公行勒諸堅珉以垂示永久於戲金或可銷也石或可泐也公之功不可忘也銘曰　五季之

亂殺氣昏太傅隻手障南閩迅巖結壘兵雲屯狗鼠偷
竊方繽紛怒來欲以一氣吞陰跨上聞帝為欣勅生蟄
蟄千子孫白笏堆床如爛銀匡山繼之譽益振方顒踈
髯目電焞音吐鴻鬯鍾在軒冕萬赤子扇扶氛額抹絳
帕手握攙嘯呼不異兕兕羣公起長驅汗且奔一障仡
立無邊塵較之太傅功或厥重徽疊照絕等倫　大明
天子御紫宸濟濟萬國咸來賓束帛往聘東海濱加以
祿爵恩寵新康田使者勞徠勤繡衣行部照青春貪夫
宵遁不待晨一朝南徼將新涇括山狀惣失嶙峋狐狸跳
樂鵰鶚妖神　帝曰汝溢汝老臣整汝戎旆旋汝轅公車
戾止集吏民導宣　威德語復諄有叛命者識以狗吠
坐鎮鄉城如虎蹲大兒將擊左右巡四郊怗怗多柔馴
名遂執法居諫垣長跪敷奏嬰逆鱗萱堂風慘逝驚魂
上表陳情達　帝閽哀號負土自築墳因劬致疾亟返
真聞之孰不淚霑巾公之學術歸一原時飫濂洛溉本根
所以不剗枝葉繁文事武備道乃存黃腸題湊蔵山樊
大書遺行勒堅珉傳千百載期無諼

大明故王府參軍追封縉雲郡伯胡公神道碑

銘

上天既革元命　皇帝定鼎金陵遣大將下浙河東諸

郡而娶衢處三州相繼平時當草昧之初上思得智勇之才用之於是處州胡公仲淵躍然而起以自赴功名之會入陪廟筭出鎮鄉邦言聽計從寵遇無比浙東之俊彥攀龍鱗而附鳳翼者皆自公始若公者可謂卓犖不羣之士矣公諱深字仲淵其字也系出漢安定宋初松年松年生鄉貢進士應辰應辰生温州樂清令琤琤生江南西路兵馬都監晟晟生文虎文虎生竦竦生立立生文虎文虎生竦竦生晟晟生滂滂生衢州録事參軍見大則公之曾大父也大父諱堂父諱鈺仕元為東征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母趙氏生三子公其長也次曰潘曰海繼母季氏生一子曰浦負外府君蚤歲宦游京師侍府君適府君使高麗復往候母夫人相繼亡公侍大父奉繼母撫幼弟艱難刻厲以自植立未弱冠走京師侍府君適府君使高麗復往候居久之府君棄捐館舍公嵫嵫萬里奉柩南還舟行一日泊大崖下夜夢人語之曰此崖且崩宜急避驚覺趨移舟俄頃大雨至崖果崩轟如萬雷既歸葬於縣北之圖源遂廬於墓左悉取諸子百氏天官地志兵謀術數醫藥卜筮老釋之書而研究之發為文辭操筆可立就當元之季江淮擾憂延閩浙間盜由建之浦城松溪

入龍泉公嘆曰浙水東地氣白矣禍將衆乃集鄉兵結寨于湖山已而處州之民相挺為盜江浙行中書省調萬戶石抹公宜孫戍處州辟公參謀軍事檄所隸諸募壯士為軍浹日間得數千公引之屯竹口下令賊中曰爾皆良民也因驅迫故為亂棄仗即仍良民耳賊以公長者其言不欺盡毀旗械肉袒請降温州戍卒韓虎等安國殺主帥據城叛行省命宣慰使恩寧普公討之道由處州與公語意合帥府軍事復辟公參謀之公曰温城叛者唯一二人耳若破其城玉石必俱焚如平民何遣辯士入城說其黨曰韓虎等悖逆亂常今王師四集且攻城雖金湯無不破者若輩胡為與賊守自取糜爛耶將軍未忍加兵苟能去逆效順悉從原宥或稔惡不悛城一破悔無及已其黨相向泣曰吾屬自度旦暮鬼耳儻獲寬生敢不唯命乃殺韓虎等以城降温城瀕海民以漁為業時城閉者三月民病甚公請發粟賑之驩呼之聲載于道路宣慰欲列公功聞于朝公辭既而宣慰以行省參政總兵征番陽復邀公俱行戎務無鉅細悉屬之青田潘惟賢聚衆為叛龍泉長吏聞風遁去賊遂焚縣治公之師曰王教先生與門弟子集義兵擣退之里中惡少年疾其功因害先生公在番陽馳而歸

執害先生者盡殲之縉雲之黃村松陽之白巖遂昌之
太社鹿水之浮雲泉溪無賴之氓咸為盜根勢蟠結不
可猝行省丞相康里公承制以石抹公為行樞密院判
官分院鎮處州既至假公分院行軍都事統兵討龍水
玖泉溪賊寨拔之未幾又平浮雲白巖賊懼遂來降縉
雲盜亦就平乃移師攻遂昌賊首周天覺方友元傾其
精銳出迎敵公望見笑曰賊若堅守不出不易即殄滅
今茲之未豈非天授我乎分部諸校以正陣接戰以奇
兵夾擊之別遣將軍入山搜其伏匿比戰賊三面受擊
[illegible]斬首數千級生擒八百人獲方友元集[illegible]勝

直玖大社周天覺降復移兵討青田賊黨金德安移
惟賢兄弟以降先是三國兵取折東婺衢既下獨處州
為石抹公所守不降歲己亥 今上皇帝遣僉樞密院
事胡公大海由閩道取處州石抹公出戰敗北大軍入
城而分兵取屬邑未附者公時以僞元帥統龍泉慶元
松陽遂昌四縣兵欲閉關為捍守計四縣士民感請于
公願內附以全民命且曰君治兵十年勤勞亦至矣而
朝廷無一命之錫國家負君君何負於國哉公知時事
已去乃解甲出見胡公四縣因不受兵 上素聞公名
召至南京待以殊禮居亡何擢中書左司員外郎 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日與公論天下事公有言未嘗不稱善也遂詔公還處州招集舊所部將校兵卒以從征西　上既平江西命公以親軍指揮守吉安會浙東苗軍為變婺守將既被害而處城亦為所據　上遣公復處州比至城已復除凡首惡者即誅之然猶處戍兵之寡日募之獲勝卒萬餘人諗于衆曰兵少不足禦敵師衆无無以食之奈何衆皆曰養兵所以衛民苟不為擾備計子女玉帛且不靳以資公即上流比舟為梁橋隄當水之衝亦為所齧蝕幾盡公即上流比舟為梁乃龍服江西食東浙鹽而通南枕大溪浮橋之廢已久請以二十分收一商賈遂通有司十分稅一販者鮮至公以濟行者州學散壞講舍僅存用以貯官粟公撤而新之薦新進士吳世昌為郡文學以司教事城中民廬多為戍士所據混淆而處公度閑曠之地建營屋數十區使別居之繒雲官田其稅額甚重執里役者恒以私粟代償公以新沒入之田實其數其實乃除諸暨守將謝再興兵犯東陽平章李公文忠擊走之公引兵為援建

議以為諸暨漸東藩障若諸暨不守則衢處不支矣乃
度地去諸暨六十里並五指岩新築一城不旬日而成
樓櫓濠柵靡不畢備　上聞諸暨叛遣使来議別為城
守計暨至城已完　上嘆賞不已其後淅西將李伯貞
大舉入寇兵號二十萬頓城下城堅不可攻敗績而去
上念公立城功以名馬賜之青田之盡茨地接閩徼人
素獷猱葉仲賢恃其險屢脈羣叛乘我師在外復来寇
公怒還軍深入擒其渠魁少壯者皆籍為兵二十年逋
誅之盜一旦就平温州方明善攻我平陽公出偏師襲
之幷復瑞安所侵地而親統正軍攻温州明善勢蹙與
其仆父國珍謀納歲幣詔公還師明善繼以監若
来進貢　上命處州易銀以入內藏　上怒銀色惡責
守令使償公曰此吾過也守令禄薄何能償乃售龍泉
田以銀九百兩代輸公尋入覲　上欲留公且柄用之
以邊事未輯頼還守　上時已即王位乃擢王府參軍
仍總制處州等處陛辭　上賜以所乘駿馬建之守
汝中書矣福建陳友定擾邊公奉命征之遂取建之浦
城而崇安建陽二縣亦下　上賜以所乘駿馬建之守
將阮德柔兵四萬屯錦江實出我師後公還兵擊之破
其二柵友定大懼帥銳卒亟圍我營公突陣與決戰馬

蹶因被執友定既得公頗禮遇之公具道　天子仁聖
四海歸心羣雄樂為之用且援竇融歸漢故事撼之友
定初無殺公意會元使至督迫之遂遇害於福州實歲
乙巳之春也享年五十有二　上痛悼不已命使者即
其家祭之復詔中書議加卹典追封縉雲郡伯有爵而
無階官職勲者有司之制未備也公天資穎拔智識絕
倫藝術弗學則已學之無不精性倜儻好施予賢士有
貧乏頓槖以周之弗吝也其守鄉郡凡五載馭衆一以
寬厚用兵十餘年未嘗妄戮一人恩惠在在甚多故其
歿也聞者莫不流涕鄉人為立祠宇祀之公元配同里

一子長曰楨宣武將軍僉處州衛指
小女　人章存厚繼室滁陽楊氏前中
杲女弟也公既沒之二年楨等乃刻木
以葬實祔于園源之左葬已來徵濂為之
上於白虎殿忽顧問曰胡深何如人濂對
文武才也　上曰誠如卿言浙東一障朕方賴之則
上所以倚公者至矣然公亦知　宸眷之深而無以圖
報嘗謂人曰區區承　詔鎮處城　皇靈覆冒幸已寧
謐誓將挈全閩之地以入版圖庶展犬馬之微衷也奈
何功業未就而死及之其命也夫濂辱公交者五六春

秋見公酒酣耳熱指揮三軍而雄姿奮揚不可遏又與
薦紳之流論文評詩則歐然布衣書生也瀛未嘗不服
其勇而愛其謙今公不可作矣敢用備著公之事揭諸
墓門以告世之知公者銘曰　洸洸胡公萬人之英一
劒橫空莫之敢攖浙河之東地氣盡白此為兵徵見於
龜筴爾衆荷戈来入我堡寘尔梡席枝爾永火公師如
風胤冤如雲一鼓之餘散為埃塵節鉞出鎮涉歷五年
桴鼓不驚鷄犬晏然誰登叛人陷我諸暨公遷其城冤
至輒敗皇用嘉錫使軍絡繹天開龍馬於公弗惜公感
知酣歌慷慨誓提八閩以歸職方旌纛將屆勢如破
竹天未厭亂三平夜哭公材孔多公志弗阿月出如赴
公命奈何丈夫之澤流于異方孰能行之父母之邦匪
公之臨千里枯骸公雖止斯庶亦無愧廟堂有嚴肖象
其中精靈翕然上與天通括蒼之山其巖欹滴公名配之
有水無斁

元故嘉議大夫禮部尚書致仕贈資善大夫江
浙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譙國郡公
謚文節江先生神道碑銘

瀛奉　敕總脩元史凡忠義循吏之事天下郡縣志上
送官而死陵汪先生獨闕既而先生族子克寬與纂脩

始以其門人汪文八炳丙撫事狀相示瀛既命史官刪削
立傳克寬以為中人乃一代成書其法當略墓文乃私所
撰其紀宜詳復啓於其孫德庠之言請瀛揭銘于隧上嗚
呼先生之德之盛無海内孰不知而所讞錢珠之獄泰定
實錄中嘗言之其可不備載以昭示方来乎先生諱澤
民字叔志牧汪氏其先新安歙縣人自唐以来為官族
五季之初兵馬使都虞候道安始自歙遷婺源之遷珠
里又歷八世至宋天禧已未進士祕書丞縣光禄少卿
震生慶曆癸未進士都官員外郎贈中大夫宗頴都官
生皇祐壬辰進士左奉議郎知漢陽縣贈少傅敦又自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婺源遷饒州德興之少
傳生贈通奉大夫榮崇寧
癸未進士正議大夫
時名臣通奉生紹聖丁丑
進士朝散大夫江西轉運便
憲知合肥縣贈中散大夫
憲又自德興遷宣州之宣城
子孫遂為宣城人中散生紹興庚辰進士通判隆慶府
鴻舉鴻舉之弟脩舉則先生之高祖也曾祖諱宰臣贈
朝奉郎祖諱夢雷淳祐辛丑進士累官知靖州元贈翰
林直學士亞中大夫軏車都尉追封新安郡侯父諱昂
新用父蔭補將仕郎元贈嘉議大夫工部尚書上軏車
都尉追封新安郡侯工部之兄昂亨景定壬戌進士官

池州大軍酒庫然自少卿至先生爽世科名蟬聯不絶
先生自幼敏通經史亦銳然思繼承之會科目之法行
遂領廷祐甲寅江浙鄉薦上南宮不利有司用思例署
寧國路儒學正暨再舉遂擢戊午進士第授岳州路同
知平江州事階承事郎時先生之母譙國郡夫人王氏
春秋已高先生以平江道遠不可迎養上書丞相府乞
降一二階就銓鄰州不報竟奉大夫人之官州有健民
曰張以利餌長吏持其陰私使不敢問遂視閭井民若
蟣虱順指氣使輒奔走不暇稍迕其意即擊送下官人
懼呼為張雷公先生曰弗治我民將無生即發其姦庶

諸繼爽不使與良民齒李氏有兄弟皆三素豐於貲而
弟不有子而沒其婦傷季之夭也誓終身不再適孟仲
利其財數設計撼之婦堅不動乃嗾亡賴男子誣以姦
私婦不禁搒掠自引伏先生見其色有冤問行廉察之
悉得其情白而出焉轉承務郎南安路總管府推官成
將朶兒赤叛亡自用搤有司之擊俾不得詘信其媚家
王某為郡府史藉其威尤鴟張無忌擅簒大庾縣令縣
令訴諸府同官矚戍將之威相視以目無人發一辭先
生毅然捕王下獄會監察御史行郡戍將結威厚賂御
史白先生於庭詰其獄狀彀色俱厲先生徐曰王之姦

路人所知也御史欲屈法邪御史慚夜半馳馬去王卒伏罪居亡何戍將贓敗部使者知其故檄先生推讞杖罪之廣州歲侵民大饑疫癘流臻死亡相枕藉其毒氣所薰蒸鮮有能生者江西行中書屬先生行振荒之政先生絕無所畏懾奮大姓發廩以哺飢羸其病癘方熾者名緊注喜藥親煮其廬給之活者數萬先生暨從者亦無他虞將還送者讙曰我父母也奈何去之焉擁不能前潮州府判官錢珎挑推官梁楫妻劉氏不從誣楫與旨雜官中事連海比廉訪副使劉安仁逮繫者二百人中書移問者凡六各懍顧忌事終不白先生讞之獄言其具時珎已飲藥死詔戮其屍安仁坐受珎賂除名時朝廷遣奉使宣撫江西聞先生名命巡南安章貢二郡事得專決敕績尤著擢承直郎信州路總管府推官丁內艱不赴服除漕江平江路總管府推官階承德郎初浮屠甲與隣僧有隙久不相周旋衆約其輸平乙因邀甲飲酒至醉遂寢其室甲弟子沈安素苦甲鞭笞且期速絡其業幸甲宿干離夜持刀往殺之明日訴諸縣乙虐於考訊輒誣服獄上先生閱其刀有鐵工氏名召工驗焉曰此沈安刀也逮安一訊即承脫乙械械之嘉定地瀕海朱管二姓為姦利海中致貲鉅萬及以

他事敗上下受其賂莫敢捕獄久不決先生與總管道
童公適至徑縛以来竟籍其家及徵其帳曆備列省憲
郡邑受賂之數唯先生及總管名下疏曰不受墮奉議
大夫知濟寧路之兖州兼管本州諸軍奥魯勸農事磁
陽負郭之縣也孔子廟學久不建先生以為風教所繫
買地作之殺堂門廡及齋房之屬無巨細咸聖公
職正三品先生以宣尼之胄不可以弗崇上疏請增其秩
廷議韙之奏陞品為第二銀以銀章居一年政化大行
絃誦之聲周達乎西東國罪之間可詵爵羅嘉禾生於
縣郊瑞麥孕於洗水君子謂其漢循吏之風焉應訪使
者行部將壓境還曰汪兖州在吾可無往矣至正癸
詔脩遼金宋三史拜先生朝列大夫國子司業俾分脩
兵志及宋里宗本紀史成有上尊束帛之賜已而除集
賢直學士太中大夫未數月亟上納禄之請以嘉議大
夫禮部尚書致其事先生既歸僦屋以居門生弟子援
洛中諸賢故事為築室宛水之濱先生日嘗諸孫讀書
以自娛不知其貧乏壬辰鄞黃紅巾妖黨相搆亂其餘
孽自徽寇宣州江東部使者道童問策於先生先生語
以牧人心振士氣築城浚濠儲粮簡卒凡數十事寇再
至再擊退乙未夏六月長鎗叛帥瓚南班程述等挾兵

渡江欲犯宣城城中兵不滿數百或勸先生去之民曰
先生忠孝人也天必相之當相與守城若果去之吾屬
亦隨之尒部使者不入沙周伯琦二公復申民言以為
請先生曰昔江萬里寓番陽大軍逼城衆皆走散猶坐
守以為民望況宣民離合視吾去留吾何忍去父母之邦乎
時軍費不給加以嚴刑弗之集先生從容一言獲鈔一
萬餘米三千斛民心翕然欲為固守計屢戰輒屢勝八
月丁丑江浙行省參政吉尼哥兒遣兵來援城內未援
至戍守頗懈是夜三鼓長鎗軍舉堞而上城遂陷戊寅
偽萬戶丁堅使前鋒葛義執先生逼降不屈遂遇害時

死罵猶不絕口瓊南班等雅敬先生名為具冠衾葬于
某山之原得壽八十又三事上于朝贈資善大夫江浙
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譙國公下太常定
謚曰文節云先生取戴氏累封譙國夫人先八年卒子
男二人用敬以子貴封敦武校尉常州路宜興州判官
用和國子生辟充侍儀司舍人不赴兄弟痛憤不食相
繼卒女一人適劉士禮孫男五人德宣以門資補官敦
武校尉善盈庫副使德宣國子生曲阜宣聖林廟司樂
德崇癸巳鄉貢進士湖州路德清縣學教諭德正德進
孫女一人適吳愈曾孫男五人禧源傳源鳳源菁源清

源先生軀幹脩聳高準踈髯風裁峻如也其為學本諸六經真知實踐無一不本於道義其奉親也丁亡部公之憂則二年獨處於外弗御酒肉每遇諱日悲慟不自勝至老不變事母夫人則枕輿方舟迎侍之官熙熙承顏唯恐少違其意娶源三大墓為强家所侵辯理于有司經四十年必復之乃已其事君也一飯不敢忘懷保小民甚如赤子革弊除姦有知殆無不為然於律已則玉潔冰清毫髮之私又何自而入故其發也民戀愛之其去也民慕思之至有為生立祠者嘗重撰先章亭於宛賊至不忍焚之且曰此汪公遺澤也嗚呼不知先生何以能致於斯哉由其立心之正不為勢利所誘擇術之精不為不義所屈忠孝大節所以昭白於天不陷於古無讓於今無媿可謂不負於科目者矣先生為文不事絺章繪句而義理自足詩亦清婉有魏晉風尤以善書名家單削片牘入咸藏畀緒利切署也為榮所著書有巢深燕山外陂三藁備之於學者當實興之歲江南三行省屢聘先生司其文衡士論尤服其精允至今人道之不忘也夫自壬辰之亂四方瓦解其能執節不回者往往於學士大夫見之如余闕之死於舒李黼之死於江泰不花之死於台尤號傑然者也有如先生無城郭封疆

之守或保身於山澤君子亦必深議之先生不以仕止
為間孜孜汲汲思衛斯民於危亡之際遂及於難非事
君無二心者能之乎使人人皆先生若國家其有敗亡
之禍乎悲夫系之以銘曰　仁皇建科璽書四布濟濟
多上雲集川赴倚歟汪公游舉於鄉對揚大廷乃弟奉
常筮仕遐邦不遑將母每上疏廟堂頗從近授孝敭載昭
如水東馳公聞曰嘻吾分之宜鋤強擊貪雁鶩橫驚去
之弗亟我民之蠹釐為理官為獄立平起彼朽骨化而
為生魯有名邦待公為政瑞麥嘉禾發為祥應策書載
登金匱茂封衮斧　之寄有詔倚公尋教成均六館咸悅
復直集賢進班通列公曰止哉吾懸我車秋宗之加以
華其歸拄笏看山宛水之溪遘時艱屯四郊多壘氓之
蚩蚩非公疇依公苟我留執戟以隨一鼓作氣爭相奮
躍列寇如麻血汚秋鍔孰援我兵夜柝不鳴彼乘吾懈
遂無堅城毒霧四塞救戢以逞執公使降白刃磨頸嚼
齒大罵我實王官咄哉賊奴敢正之干公雖遇害之死
弗屈孤忠凜凜皦如出日事聞中朝當宁嗟嘆節惠易
名思寵有加所貴君子行為民望薄俗瀾奔障之東向
非孝無親非忠無君凡百在位視公為人

故朝列大夫江浙行省左右司都事蘇公墓誌

銘

洪武十一年四月二十五日元朝列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都事蘇公卒郡之壽俊與旁州之賢九知公者無不潸然流涕然公以政事聞于時附載元史高年至八十二而終五男子曾與仕版七孫亦嶄然見頭角皆可以無憾顧乃哀之弗置者誠以一時遺老日就凋謝而公又云亡古今文獻將何從而徵之耶其子祖允等以其年某月日葬公于某山之阡乃命弟伯衡鍊門請製墓上之銘濂公之里中于其哀公尤切於他人固不宜以不文為辭初公之生也不聞啼聲視之

繫龍在地而臍帶縈絡之乳嫗撥開兒始啼識者已知為祥徵及長學經於許文懿公以才推擇充府史尋入閩海憲府為奏差憲史以廉直為同官所忌嗾御史劾之章未下即命奪使印公毅然持不可使不擾拾同官之過欲訟繫之公諍曰兩虎共鬬其勢不俱生明公柰何賴之已事皆止廣東部使者聞公賢亦寇謀襲臨漳公往督長吏為備長吏欲藉農為兵公曰民不知兵以兵予一旦藉之必大致紛紜此非禦盜是增盜也長吏曰計將焉出公曰吾知所處矣閱兵籍得放逸者二千使帥之擊賊竟獲其首禍者廣東部使者聞公賢稽其年勞

辟為書吏南海番禺二縣輸恒賦之外復有所徵號稅
外錢以給上官蘇私之須小民怨讀盈道路公聞白罷
之朝廷每須新鈔諸郡部使者必監焚舊鈔此故事也
時使者與廣州守有隙恚不往司鈔吏積十五年不得調
參江浙省政極才公復挽之入省公遜與舒常弗之從
蘇君遂兩之君以蘇君知已遇事失當輒爭凛然有
峭直風蘇君嗷嗷異他掾海濱之粮歲不下三百
萬漕官多强取[illegible]獨不與乃誣其粮惡不宜上

供省臣怒欲加罪公命覆核之事獲免海盜起省發官
粟募民舟載軍捕之舟未盡發而盜請降省速民歸粟
馬徵未發之可爾有臣從其言新州紅巾搆亂陷於潛
昌化犯杭州省臣以公過參政樊君執敬獨坐堂上以死
自誓公說樊君曰明公以身死國義則得矣如一城生
聚何今城健兒不下數十萬公庫金帛以萬計與其委
諸盜賊曷若募民使戮戰邪戰而不勝就死何晚也樊君
不能從上馬迎戰而死公與掾李摳謀以蘇李署號召
民殺賊殺一人即[illegible]首受錢二百五十緡民持刀爭奮

數日之間獻馘者九庭未幾辨章教化君復杭州公絕口不言功考滿謁銓曹中書參議汝中柏聞公名家欲引為右曹掾公察其威權太橫力辭南還擢紹興路蕭山縣尹蕭山民詭名匿其田賦科猶不能均一公令其自實田輯為冊書凡有徵發皆視書輕重之兵興以來縣粮輸衢處二州民憚遠徃徃皆屬吏吏並緣為姦利粮不時集主運者責女孥恒坐繫公釋之而罪吏期月咸足且為立法每鄉置督運一人趣民各以粮赴江濱仍驗粮窠多賦錢僦舟以行民大便之縣為吳越要衝師旅絡繹從無虛月誅索窮斧少不愜則侵掠居民民畏之甚於鬼公儲峙既豐有犯者擒治於法士卒入城如見大將不敢出語問誰何倉廩儉馳湖之禁以利民不足啓常平倉以活饑者僚屬力沮之公大言曰發天子粟活天子民有何不可倘有譴責吾自任之民賴以生者以數萬計即聞以九日至檄縣市穀核諸物公發視之甚執事撽尾曰四郊多壘正臣子痛心疾首之時奈何襲太平故態飲酒為樂耶聞者愧赧府公歸公之翰難決之獄移公訊之諸暨知州表元以散者年帛不明將措以賦墨公推其情乃吏與里胥為濫元但不供給爾公各坐以其罪元致白金為壽公曰吾知執法爾豈

私耶卒却之歲僚吏本路總管府經歷不上階白承事
郎轉文林郎行樞密院照磨僞張士誠據姑蘇既降
公持詔書往湖州責其成將潘允明款西向坐公正色曰以爵則我幕僚雖相向坐亦
已為過然我所持者詔書君敢與詔書使 禮邪挾胡
床中席而坐允明懼服臨發贈米百斛錦二十端公笑
辭曰君謂使者而可以貨取耶時士誠新授淮南平章
政事開省蘇州士誠聞之請于 聖丞相公詔使四出唯
蘇照磨廉介士頗得為君恥之不往復趣令官參
文石抹君宜孫分省于慶請公與青田劉君基從石抹

君方以討賊自任浙東倚之為重每事必謀於公公
其禮賢下士安輯流亡招徠之衆心翕然歸後好自用
深章君溢亦擁兵觀望公獨左右之不變復移書胡君
等捲捲以共濟國事為戒石抹君多用故人攝縣藥行
省承制所用者公曰今朝廷不通當一出行省奈何遠
之石抹君愧謝越部書佐李伏喜誇誕石抹君賢之薦
授員外郎位居公上數狎侮公人為之不平公不與校
既而伏以反覆受賂覺君抹君械繫之公解之曰參政
始薦之今乃因之古之以禮進退人者其亦如是耶伏

因得引去經畧使李君國鳳循行至處久留不去以十羊授公牧公曰某以非才為者屬天使命之牧羊固當然大敵壓境天使能出奇計殲之雖日烹百羊何害否則某亦不保首領欲久為天使牧羊得乎李君默然元季處多盜征行吏多受盜金既降而復叛公秋毫無所犯大溪吳誠七成禽官簿錄其家得帳籍驗之莫府官無不受賂者獨無公名已而東浙水諸郡悉入 皇明版圖而閩猶未附怨家告公長子仕閩宜謫徙除陽公就徙無難色丞相李韓公憫公無辜欲 奏而官之者再公以年耄力辭遂歸臥金華其山 左圖右史超然自

得越十二春秋乃終未終一日精神如常時忽不晡越翼日瞑目端坐至夜諸子進問所欲公曰靜以俟命無所欲也漏下四鼓撼之則逝矣是夜大風雨居民見士馬雜遝前籠絳紗燈訶叱東去民叩後来者云接蘇伯婺君子以為異公性敦恪尚風義華藻務行及物之政唯恐有受其害者至於脩水利興學校皆具有成績然識量堅凝不為威武所遷常從大司農受海盜降分扎其衆寇不悅嘯其部曲大譟轅門下衆皆相顧失色公獨進曰天子以爾等本良民迫於不得已為盜故遣使者諭爾降爾果欲反不畏十萬橫磨劍耶俱逡巡而

退後從樊君瘞海漕事用牲牢祠天妃廟始降神冠舟突而入陪祀宮解散公謂樊君曰事不可中輟成禮而退神色自若與人交緩急可倚藉部使者有託其妻子者使者亡公禮之益厚避兵入舟逢故人兄弟徬徨走水濱亟呼與共載行數里所又見婦女羣泣亦其友母妻也舟師命迎之或止公曰舟重不能前追矣且忍違恤他人耶公曰死生有命吾不忍獨濟也公之善行如此類者甚夥姑取其著者書之餘以盍載公諱文龍伯夔字也人稱之曰栗齋而不敢字其先居眉州眉山縣文定公歙之長子宋吏部侍郎徽猷閣待制贈少傅遂來知婺州因家金華孜孜鄉遂為金華人少倜儻生龍圖閣直學士廣南路經略使贈少保簡少保生江東提刑秘閣脩撰大理生吏部郎中江西提刑林吏部朝奉大夫顯謨閣待制知貴州生通直郎兩淮轉運司幹辦公事圭運幹生從政郎淮安縣主簿鎮淮安君娶潘氏無子以三從弟太學生鎬之次子為後即公是也上距文定公蓋九世矣公娶宗氏忠簡公澤七世孫柔順惠嘉為一鄉婦儀子男六人四仕于元一仕 皇明一登卒祖允將仕佐郎浦城縣主簿師道廣東宣慰使司奏差繼兄肖德後伯衡前鄉貢進士今自國子正擢

翰林國史院編脩官文辭雅麗較之小坡斜川集有過無不及焉思誠天正善東陽縣尉崇德將仕郎行樞密院管勾子女三長適俞垣道餘皆夭孫男七人恒悟悦恢愷忻忻孫女五人歸曹元宗涇徐道餘在室嗚呼蘇氏之世非惟以文學忠孝著稱而為政及物之美亦代不乏人有若少傅秦減吾婺市羅之額二萬八千有奇民為立祠少保歷典大郡所至以遺愛見思而大理之樹善劃姦吏部之敦俗爽葉之間籌劄相映公又起而繼之彀名烜赫益丕昭於前烈何其一姓之皆賢哉嗚呼自奮於榮名者易於力而能繼先緒於弗墜者難為謀非天欲報功俾之世濟其美吾知未必能爾也嗚呼是則然矣婺之蘇氏其積累深長實自少傅始後人因引而伸之公之仁民之功可訓後矣其子若孫烏有不振拔者乎當知後之視公者亦猶今之視少傅也夫何疑哉仍衡與瀛有文字之雅故謁歷序其事而歸之銘曰

眉山蘇氏稱三文光芒萬丈燭乾坤少傅守婺政以仁紫巖生氣凜然存珠明玉潤多後昆簪紱繽紛絢朝暾貴而尸位王之珉能守家法斯足珍維公挺生嘉兆甄鳴岐彩鳳瑞世麟從事大府歷劈閫其職雖卑氣益振峭直猶如古諍臣得失利害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陳聞民有病胥則犯浙垣拾充幕中實孰知蘄冠紅為
巾嘯聚山澤動竹屯犯我屬部窺大藩用姓給號令編
民殺賊如殺狐兔羣有功默默不自言大官受降東海
濱忽爾跳踉欲舞雜一叱鼠伏不敢嗔身佩縣章魚懸
銀煦嫗扞禦一以恩設心不讓漢吏循拔彼水火脫溺
焚錯之華穰藉錦茵㕘賛宥密待洛詢手持璽書諭嚚
昏乎出以示王人尊敬我以利耳不聞括咶搆亂奔狂
瀾滭渦勿使成瀰漫海桑既變光嶽新携書歸卧丘壑
嘉執節不仕為全人庶幾不負名家孫春秋之爲瑜八
旬倏焉粗化只遂巡大風挾雨來脈翻十馬雜遝向東
奔絳紗籠灯光吐吞騶卒前呵[illegible]雪氛生為良臣死神
明文夫如斯世罕倫白石可磨姚瑤琨史濂造銘焯墓
門石縱可泐名弗諼

元故翰林待制黃殷士墓碑

皇帝登大寶之明年即詔執政大臣曰元氏有國一百
六十二年雖亳社已屋曆數有歸國可滅史不可滅卿
選江南知名之士不仕於元者纂脩成書而命翰林學
士宋濂為之總裁庶幾得筆削之公以副朕意中書下
其事濂等既奉　詔執筆惟謹而於黃公殷士之殁實於
忠義傳中殷士之髙第弟子鄧東復來請曰國史繫天

下之公法當嚴墓碑紀一人之私毘宜詳懸繩有石頽
先生為書之按東所造事狀殷士諱舜咨殷士其字也臨
川余溪化原里人未冠謁吳文正公澄於郡庠公方類
解小戴禮殷士撰書上公列諸家箋疏得失若分黑白
尋往學文於虞文靖公集揭文安公傒斯三公皆江右
人見殷士無不器重以遠大期之已而聞直清先生祝
公蕃倡明象山陸氏之學於番陽與同舍生王企不遠
百里往候焉一見之頃然有契於胥睫之間歸而喜
曰噫豈怵其木心者哉自是一動靜一云為惟心是監
凜然若上帝之臨公之東游吳會以發越精神還豚遯羽
陽山中既而嘆曰學者將世用爾奈何自秘邱乃走燕
都受知中書叅知政事孛术尔直班公及丞相賀公惟一
賀公當國授淮南等處行中書省照磨遷國子助教陞
博士特除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脩官階奉訓大夫時
權臣秉政天下大勢已去殷士憂國愛君晝夜不遑寧
屢上疏陳大計竟不報殷士方彈指長嘆同列以從宜
適變之機為問殷士曰此言何以至於我哉今百辟朝
空宮以淹國郤吾之不能為公存猶公之不能為我亡
也盍亦各諗所安乎洪武元年八月庚午都城陷大明
兵入城殷士謂其從人張午曰吾為士子義不可辱國

汝幸收吾骨南還即解衣投居賢坊井中午蒼黃大慟
拾級下救之見殷士浮沉水間氣猶未絶遽負之以升
歔欷言曰今南兵不殺在儒臣尤所寘禮他日幸致貴
富君何為自苦如是耶縱曰為國盡忠未聞小臣而死
社稷也殷士曰齊太史兄弟皆死小官彼何人哉午終
不解還舍治酒殽使家人歌舞為歡環守至日昃會大
將軍徐公迸下令凡勝國之臣俱輸告身于官朝暮一
見各署名于冊違則罰殷士聞之紿午曰吾今知汝意
矣汝言良是也可取吾告身來弟吾慚見叫朝人必乘
醉可往耳何所可致醇酎乎午大喜持錢出沽闇閒中
及還求之弗得亟往視井傍冠裳帶為列賓不斉殷士
死已久矣其壽六十一云午買棺以斂同知潞州事陳
介北山僧梓共營葬事以其年某月日瘞于西山且刻
石記之曾祖某祖某父某皆力本尚農享上壽以終娶
里中桂氏隱士兢之女兄也有遠識勸夫游學毋以家
事自累無子而先歿歿士既貴顯或勸求婚甲族以媒
榮進殷士曰邨之共姜宋之伯姬區區一婦人尚以節
義自守況男子者乎吾弟幸生男即吾為有後矣忤嗜
古文而尤長於詩補作古樂府諸題音度和雅無愧於
古四方士大夫多賄求藏弆徜利切置也為榮金華黃文獻

公潛於人慎許可獨推奬之不置且與之通譜系云嗚呼天地之間有正氣焉日月以之而光照海嶽以之而流峙在人則為忠為義其人雖歿其氣則千載如生誠古今之常經國家之大防也有如啟士當元運將終誓與國俱亡從容就死而無悔此一時慷慨而殺身者則有間矣非其不昧本心之學能致是乎自古有天下者未嘗不以褒忠義為先務　皇上即位之初發自　淵廟以春秋奉祠事所以風厲萬方者聖謨至深遠矣州郡或以啟士之事上聞旌寵之典其有不降下者乎銘曰

烈烈黃公元之小臣乃能為國殺身成仁人所大欲壽為最貴孰能舍之白絕于世壽固可欲義不可虧毫髮有愧雖生曷為吾死死義直氣貫天中不死者何千萬年小夫苟全一愧一死不知百齡其死凡幾有冽者泉其深無底奮身一躍耿耿不見水精皎入地肯隨物融化為白龍上朝帝宮

誰非臣子

廬陵劉徐生墓銘

翰林編脩官張唯奉

詔攝御史行縣北藩舟泝黃河

忽夢內兄劉徐生相逢里中獲溪上脫冠命酒曰徐生與弟為結髮友恨輸先着鞭耳其情驩甚及覺悵然興懷賦楚辭一章擊楫而歌之既還南京將寫辭以寄或有告者曰徐生亡矣唯不勝其悲居亡何徐生之父作書遺余曰徐生相從至郢者久遽歸謁先塋竟溺景陵之深川越九日得屍又八日旅殯郢城東子晉臺下嗚呼前十月盡割裂矣老身將何以能存耶自造權厝誌一通詳請銘金華宋先生嘗見徐生頗愛焉當不靳於辭即弗靳徐生不死矣唯泣為余言余也不敏無以寫其父之悲頗聞徐生日記萬言為文有奇氣頃刻風雲變化雷春雨澤有不可測度者而古今詩尤嘉人稱為詩伯州里嶷之謂廬陵有二俊其一唯也唯舉進士河南第一人仕于朝徐生益自愛祕期久積而大振方岳重臣及部使者咸遇以賓禮欲辟為屬辭弗就見唯受經於余亦欲貢笈來相從今死矣豈直其父與唯之悲余亦為泣下沾襟何也牛毛非不多而麟角獨能專也嗚呼生死之機伊誰執之而顛倒若是邪嗚呼徐生字子卿卒時實洪武八年三月十日年二十有六耳曾祖某祖某父說以進士起家官承事郎安陸府通判母蕭氏妻曾氏二女皆在幼其父俟報政返骨葬廬陵永

豐之故鄉且為立嗣嗚呼徐生卒為善者或懼矣大藝曰將嗇而遏之蓋不如資方出而折之麟不如麝尒之生也不幸絶類之已而已而大化之實茫吾將尤誰故王母夫人何氏墓記

門人王綬喪其母夫人何氏衰衣稽顙求銘墓隧之文子與綬之父翰林待制學為同師官為同朝揆義不可辭夫人諱妙音婺之義烏人大父仁父智母傅氏父蚤世傳厄於窮重醮金華俞氏俞故名閥夫人隨母鞠其家逮長大父罷之撫其頂曰是女柔嘉豈凡子儷邪同里初齋府君良玉家居教授受業者百人大父為夫人擇配環視諸子弟心自計曰無有出王禕右者禕即制君府君之仲子也府君撫其意乃命行媒相知斥言成婦夫人既歸事君舅君姑慕待娣姒一以和勝三族競誦其賢待制君方從黃文獻公學絶不為家謀夫人挺身任之不以一髮貽其憂待制君能奴鳴於海內者夫人之助為多待制君出佐方州入官禁林恒挾少房與俱夫人安之謂勢之當然自後待制君持節諭西南喪六載未返夫人攻苦食淡茕茕然與二子綬紳居歲時具牢醴祭王氏祖若禰奉卮酒前酹命二子拜後曰我王氏老主婦也禮則宜然聞者為悲之夫人訓子成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人且為授室抱二女孫宜定夫人猶日治絲枲不廢經
畫內政斬斬中度雖倜丈夫有所不能由是家寖裕然
以待制君久未還積憂成疾群醫不可藥紳盡然心傷
亟封胶作糜以進竟不愈洪武十年二月十一日逐致
壽五十六卒至十一月二十八日葬于縣南崇德鄉青
岩里之冢鼻岡禮也嗚呼若夫人者其盡為人母之道
者乎銘曰　夫學方弘婦德維貞同歡而相應也鶼鶼
而興絲枲作朋克勤于內政也青燈宵明顧影擬慚能
安於義命也國史著銘炳行幽窗欲其辭之稱也

劉府君碣

烏傷劉君大音字韶父疑貌寡辭撫世一以誠人至於
不忍欺當四筵合坐囂聒撼屋君處其間默如也或出
一言輒中肯綮而萬理皆解凡才識庸絶人多嗜腴田
設巧穽期必獲焉君曾不舉目睨之世咸以病君君曰
吾將利吾亂耳子奈何欲惱之耶未幾多田夫苦賦斂
繁苛械走氷雪中咤曰劉君其智人也哉歲侵盜夜半
入君舍攫金以去君揣知其人即子姓舉訴于野遥見
一家灯燈熒熒紅若曰此是已閘　落偵之盜方轟飲昧
爽縛送于官盜為衰止即欲盜斷舌相戒曰劉家翁在
何地容吾儕乎族人瀕死子方乳以業券泣授君曰非

君仁孚不足保此有子與無子同願為盡心焉君葴券簽筒候子長召而觴之教數以還祖揆弗逮事父訓復蚤世君每思之必潸然飲泣奉母李夫人惟恐有咈其志君之弟晉繼於別宗夫人愛之甚泉若布君縱其欲弗敢靳其焚券周急拯難嫁娶又不一而足嗚呼非古之所謂吉士者耶君之傳裔有家牒中奉大夫公亮五世祖也家嘗顯矣君雖不登仕版其行無慊者娶余生誠劉魯道四男子及女二晉叔文宋慎其壻也幸以洪武辛亥十一月二日葬公癸丑十二月某日壽七十三是年潛溪黃垣之原從先兆也劉既從子學經有文敏

而君女又歸余家孫義當銘銘曰

滋淵產靈珠水則有輝鄉有吉士俗醇而淑旦死矣吁其可悲

莫月鼎傳 碑

莫月鼎諱起炎湖州月河谿人高祖儔宋政和壬辰進士第一祖慶父濛連起為顯官月鼎生而秀朗臞膚如玉雪雙目有光射人習科舉業三試於有司不利乃絕去世故從事於禪觀之學脇不沾席者數年已而著道士服更名洞乙自號為月鼎入青城山丈人觀見徐無極受五雷之法又聞南豐有鄒錄聲者得王侍宸斬勘

雷書祕不傳乃亟拜往来委身童隷事之會鄒病革將遣去月鳥拜且泣具以實告鄒驚嘆即以其書相授於是月鳥名雷雨破鬼魅動以天令雖嬉笑怒罵皆若有神物從之者實祐戊午浙河東大旱馬廷鸞方守紹興迎致月鳥月鳥建壇場瞑目按劒呼雷神使之俄天地晦冥震霆一聲大雨傾注穆陵聞之賜詩一章謂其為神仙云元世祖至巳丑遣御史中丞崔彧求異人江南物色獲之見帝於瀾京內殿帝詔近侍持果殽觴之時天色爽霽帝曰可聞雷不月鳥對曰可即取胡桃擲地雷應聲而發震撼殿庭帝為之改容復命請雨雨立至

如約興時帝大悅賜以內府金繒月鳥辭裁之以濟寒窶者帝疑其物微因盛有所資亦不受尋有旨俾掌道教事月鳥以年耄辭遂給驛南旋益放於酒無日不醉醉輒白眼望天陰颺脩脩起衣袖問嘗與客飲西湖舟中當赤日如火客請假片雲覆之月鳥笑拾果殼浮觴面頃之雲自湖畔起翳于日下蕃甗觀道士中秋方會飲觴既舉有雲蔽月久不解月鳥時寓觀中道士知其所為急名寘筵端且謝過月鳥以手指之雲散如洗山氓為鬼物所憑往易不可制遍索月鳥不值忽遇諸酒肆月鳥大罵哈酒嘆之暨歸物怪已息貴餅師積餅丁筐

時被物竊去月鼎召雷轟雲中斬胡孫首投于前市甦
娶婦道為白猿精所攝抵門但空車馬月鼎禹步如有
指麾狀狂颺遽作飄婦還舍問之婦云方在北高峰不
知何以至此也月鼎陽狂避世不妄與人接然頗閔疾
疢者有来急或以蟹中黄篆符與之或摘草木葉噓氣
授之無不立愈故咸以眞官稱貞官謂其能主地上鬼
神其靈異之跡士大夫多言之不能盡載歲庚寅厲其
徒王繼華曰明年正月十又三日將化於汝家及期瞑
目而坐繼華問身後事月鼎搖手曰俟五事備可也夜
將半風雲雷電雨交作月鼎索筆書偈泊然而逝壽六

十九歸葬于鄭之長洲陳公鄉去丹霞道

三里而近月鼎所受侍宸諸書實祕一如鄉不輕授人
所繼華及無涯潘氏得其傳餘有求者隨其器小大淺
深自撰符篆與之亦多驗繼華授張善淵善淵授步宗
浩宗浩授周玄眞皆解仰霄致雨雲而玄眞尤號偉特
若行顯法能使羣鶴回翔壇上云　史官曰魯陽揮戈
而麾日退三舍鄒衍仰天而哭六月降霜夫以匹夫之
精誠所格而天且應之況葆眞之士乎所謂葆眞之
士其慮沖其志靜虛其神凝以全故其一語默一吸噓
誠可喘呼麾斥鞭笞魑魅於指顧安間笑鴟呼此事然

也則夫有事周孔之學以致中和之功者其應神速又為何如哉參天地而妙萬物固宜有在也世之人胡不爾思隨物變遷至與人道弗類其可悲也夫抑亦可慨也夫予嘗總脩元史已類月鼎入釋老傳或以為涉於恠神止之然予心竊有感也復别書之以示玄學者

故溫州路總管府判官宣君墓誌銘

始瀛游學諸暨時與烏傷樓君彥珎浦陽宣君彥昭鄭君浚常浚常之弟仲舒同集白門方氏之義塾塾師乃吳貞文公立夫蓋鄉先生也彥珎最先還而瀛與彥昭浚常兄弟猶學將一期尚夜坐月白侯公熟寢輒携手出步月下時皆美少年不涉事競跳踉偃仆為嬉戲或相詈謷或角觝其力至不勝乃止獨瀛擈讋易侮不敢時相逐為驩彥昭於其間尤號俊偉彥昭𩑶目穹鼻鬚髯森然如戟顏面鐵色類河湖間偉人見者莫不畏之已而各東西散去浚常仲舒之燕都客太傅右丞相家馴致顯仕浚常官至僉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司事仲舒累遷太常博士彥珎受太師德王薦為王龍千戶所管民司長官彥昭知印行宣政院以年勞入選擢承事郎溫州路平陽州判官轉本路總管府判官歲辛丑浚常早卒後九年己酉彥珎亦卒又四年壬子彥昭亦受

誣以死其幸存而未死者唯廉與仲舒爾涂常彥琇之墓廉常為之銘仲舒謂廉不可獨後於彥昭嗚呼前後未五十年而世變不可知者已如此銘其可足恃耶雖然不敢辭也彥昭姓富氏邑其諱也世為浦江人生長當家而不染紈綺之習別無嗜好唯購書不知休或請脫衣巾以償亦不靳入任極清白凡所需之物必取給于家毫分不受於民在平陽時吏隸畏其不相容各去而更他業儒生有百畝之園為勢家所侵雖屢訴有司輒以孱賄屬吏連年不決彥昭立斷還之儒生函金為謝彥昭叱去曰顧法當爾吾豈私汝者耶彥昭恐童奴陰受之陽納就地持杖大毆曰儒生所送金何在童奴涕曰某實不受金昭釋之曰吾姑試汝尔後十日儒生畫菜一本裝潢成軸入謝曰判官清苦敢以一菜為獻彥昭曰是雖微物終有私意存遂題識而歸之天大雨民與軍爭簽民曰我物而軍取之軍之酋亦然絕無證左者彥昭命裂而為二並驅出使隸卒踵其後軍忿噪不已民曰汝自失簽於我何損耶隸卒以聞彥昭杖民令買簽償軍其在溫州治最如平陽會大俠起東海某女府城戍將問計於彥昭曰此易合之衆耳宜密精銳大開城門擣退之寇果敗北自是安戰屢捷戍將氣驕頗易

之寇乘隙入城成將被擒而彥昭亦受縛彥昭瞋目罵曰天子何負於汝乃搆亂邪寇怒欲兵之民翼蔽其背泣曰寧殺我毋殺我母殺我母官寇義之而已彥昭得解夜縋城而出請兵於方岳連帥欲為殄滅之計無有聽之者彥昭知時事不可為歸卜孫井山中已而元亡 大明受命有詔起江南文學之士 帝彥昭與焉 上將官之彥昭辭以疾不受徙還故山彥昭之兄財賦總管府知事彥高風流醞籍為多士之寇彥昭與共論上下二千年治亂至抵凡太息問操縵成詩酬荅不已襟懷沖澹如物若不能擾之兄弟又喜音樂遇風日和麗對坐

海棠洞底取檀槽琵琶彈之侑樂樂府新聲釅酒仰天而飲不至於醉不休會城家乾沒當艱畏獨登聞鼓訴冤誣彥昭關通州縣以致事不直彥昭實不與聞也逮彥昭至刑部婚家引伏部吏并罪彥昭彥昭抗辭曰我實無罪奈何不為白行當於殿陛前辨之吏怒下獄幽之彥昭氣憤憤無所憾不食三日口鼻出涎涕凝結鬚上成冰實洪武三年正月某日也壽六十其子騏收骨歸葬於某鄉某山之原禮也彥昭魯大父某大父某父嗣良母某氏娶方氏生三子長即騏次駉次駱女一適洪其孫男三某某某嗚呼彥昭之事行其鄉凡如此廉謹

為序之皆出於人心之所同不敢私好變易其辭蓋期傳信於來世云復收淚而著銘曰揚并學之弗竟胡軋之而使屯邪非才之不揚奈何不得以仲邪百齡幾何孰為短長達人大觀其得喪固均邪蓂草荒涼青而復黃寧不使余感奮而傷神涕淚而沾巾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墓銘

傳守剛墓碣

自焚屍沉骨之俗成雖緦弁之家亦靡然從之魚爛河決不可救藥君子每為之太息有若傳守剛之事其可不表之以厲人人乎守剛之父歿其諸兄具棺斂已畢出中野縱火而葬之守剛勢不能止哭痛將絕葬已徧荆成筐實以所葬之遺骸散以歸守剛欲夜半持去會天者嚴不果明日諸兄捧簣至大澤而投清泠之淵守剛厄痛憤之深俟諸兄還舍解衣入淵中且泣且拾堆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沙上脫所服縕袍裹之大弁告予先子尚書府君府君留閤
房中設几筵使其父之友賈明善徵木造小櫝藏之適
堪輿家趙翁自城南來憫守剛之志為擇地一所守剛
傭書而買之負土成墳表柏於四周其兄怒以其
辱先也欲發而出之予止什父文友君將聲守剛訴縣乃
懼而止至今松柏蓋欝然成林云守剛諱致柔守剛其
字余之所命也傳氏金華好善里人曾大父某大父某
父某皆農家守剛年十二始入小學時牧牛山澤間輒
挾書誦不輟洎長登貞元先生吳公立夫之門當是時
來受業者多貴人家子弟馬焜煌冠服鮮麗燁然如神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人守剛麻衣菲屨廁其間怡然無難色日受以教學識
益凝定出言必思力踐蓋粹然儒者也間出為詩若文
亦光潤可觀父病守剛往致醫溪漲不可渡守剛立水
濱終日望天而泣或憐之以大綆貫腰挾之以渡醫見
其情辭悃欵惻然與之還脉已曰此天相子也緩稍
一夕疾不可為也藥之療守剛諸兄不知書競割产自
私先業恣其取不與較守剛貧無所歸出為閭族童子
師久漸能自存遂娶天台王教授某之女為配年過四
十生男鵬鵬絶愛之須臾不見鵬鵬意輒不懌時撫鵬
鵬頂曰吾之命其繫於此乎吾即死不為餓鬼矣余家

潛溪抵守剡所居不三里每遇正月一日必来謁數年之間風雪不易也家人每具饌以俟且曰傳守剡其將来乎言未既守剡已坐廳事作教教畢矣為之失笑守剡忽謂余曰致柔老且死鵬鵬眉目姁好似能讀父書果如是曰賓九泉下矣予自後移家浦陽青羅山出仕于朝入翰林為學士久不知守剡死生洪武十二年冬還舍華省先塋忽有白面少年拜于庭問其姓名曰我鵬鵬也爾何為服衰麻乎曰先人不幸以今年春二月朔死矣問壽幾何曰六十又七矣曰葬乎未也死後一月權厝家西東阜之原曰爾今同處者何人曰先母卒十年女弟鸞亦歸童某今獨侍繈母童氏以居且曰頗知學乎乃袖出詩文一鉅軸及用經史事賡李翰蒙求三帖以進予讀之見遣辭豐縟而考事綜博嘆曰守剛有子矣余既歸蘿山鵬鵬持其父門人童徽所為狀来請曰先人制行一出於誠慤聞人善不翅若已出見人為惡輒攢眉而避并日一炊啜白水以代羹若享大牢鄉人咸以為賢部使者潘公薦聞而薦之先人以疾辭卒落魄不偶以死臨死執鵬鵬手泣曰吾生無功於時當擇不食之地埋我宋先生最相知得一銘勒諸冢上不朽足矣言訖而終唯先生怜而遺之嗟夫若守剛

者安可不表之以厲人乎為之銘曰　守也篤特立乎獨不受變於俗是謂鍾君子之躅

元故秘書少監揭君墓碑

有元盛時荊楚之士以文章名天下者曰虞文靖公集歐陽文公玄范文公棹揭文安公侯斯海內咸以姓稱之而不敢名其後三公皆死無繼者獨文安冢子諱汲君以文學仕順帝時至國亡而後終人謂揭氏有後君字伯防少敦樸苦學同舍諸生已成誦出嬉遨君獨坐諷不休夜爇薪以繼必至精熟乃已年十八盡通六經大義肆舉子業試不合有司即棄去取諸子百氏書窮研之攻古文辭侍父入燕都補大學生端方有威儀六館士敬憚之或譁呶方般聞君履教輒止是時虞公及歐陽公皆在朝廷稱君秉以為文安慶至正　年文安薨天子錫金錢百僚皆致賻遂人勸君輸貨縣官而給且無道路虞君呶不從曰汝敢盬惟淮安可獲利數倍緩先君之喪乎至家授禮制儀戚易兩至服闋以蔭補秘書郎階承務郎遷翰林國史編脩官轉博士再入翰林為脩撰仍兼國史編脩階三轉至奉議大夫代祀北嶽北鎮還拜江南行臺監察御史未上留為禮部員外郎階朝列大夫十八年奉詔諭江西至七閩會脩漢陳

友諒陷江西不得往改僉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司事
加朝散大夫治建寧既而友諒兵寇杉關下邵武據延
平建寧受圍大軍退保福州城中吏民相繼出奔惟經
略使普頹不死尚在君詣與之謀經略聞君至迎問僉
事猶未行耶君憤曰經畧何為發此言今盜賊圍孤城
正吾與經略致死時也吾死將與此城俱顧獨走欲安
之乎經畧起問計君為之畫策經畧驩曰吾志決矣即
當如君言部散卒得千人命建寧總管阮德柔將之出
戰不利民大警君集衆告以禍既謂并力禦賊則妻子
可生緩將為俘虜語甚切民感泣請各自效無老少悉

乘城固守君往来撫勞之分壯者千人助德柔戰屢捷勢
稍張城外有山曰黃華高出城上君恐賊窺見虛實作層樓
敵之命守者鍛鐵為長鉤廣儲水樓上以俟衆不知所為
及賊據山以火攻樓即以長鉤曳之隨以水火尋息復預積濕
薪枯蘁城下賊穿隧以入燔煙於隧熏之死者甚衆賊揚
言攻城西君察其旗亂而氣怠命備城東已而果攻城知有備
驚駭而退是時內外相持逾旬糗蘇道絕撤民居以炊經
略憂悶問居君曰士氣在乎作之爾且直壯曲老吾坐師討賊
何憂不勝乃槌牛釃酒燃
鼓譟助之鼓如雷霆賊衆數
萬逆戰君戎服出陳後督諸將尽力

俄矢石亂下或請少避其鋒君叱曰破賊在今日敢言退者斬於是士卒殊死鬬自寅至午焚其三柵乘勝奔之是日福州援兵繼至賊敗走復延平等三州獲勝兵于餘人咸欲繫獄論其叛逆罪君曰大盜未珍脅從可勝誅耶誅渠黠者數人悉縱之耕及諸將上功于朝被擢君未嘗出口或為寃君曰吾職耳可徼功陞江西行省即中未赴以工部郎中召時淮淅亂道不通留家四明之慈溪挾子樞浮而北過黑水抵鉄山卒遇倭寇同行被害君脫走趨遼東轉之山東制下陞秘書少監階中順大夫而齊國忠襄察罕帖木兒在路遣使逆君君赴

洛留歲餘承制授刑部侍郎不就二十八年踰太行燕都未久　大明兵圍城七月十八日順帝宵遁明日君覺之遑遑北走樞失君所在號泣而追及于海子橋君罵曰吾死職義也爾來欲何為奮然行弗顧樞泣抱持賓客故人亦稍至遂强扶君歸環立守之若擁衾卧不食樞叩頭流血請所親厚者交進慰乃解起食一餐八月二日兵入燕凡仕者例從南京君至稱疾弗仕踰年友慈溪洪武六年二月八日卒于寓舍年七十三四月一日權厝舍西香蘇山之原以某年月日葬某地君事繼母以孝聞撫庶弟有恩六主文衡所得多奇士交

THE BEIJING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ALL RIGHTS RESERVED.

友皆當世名人為文敦深簡質有父風務闢倫教不為浮豔語集毀于兵存者若干卷藏于家君自視歉然接人和而有禮寡言峻行未嘗有矜大之色雖家人不見其疾言厲氣平居非疾病必冠帶為私書皆端楷謹可觀

初君之曾祖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豫章郡侯惟聰祖贈中奉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豫章郡公謚貞文来成世居豐城皆以厚德稱至文安遂以布衣致位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同知經遊事追封豫章郡公石惟恩及于二代郡侯之配黃氏何氏郡公之嬪黃氏安之室李氏程氏皆封豫章郡夫人君起其後又能世其家有聞于時而君之子樞樂復好學問不失儒行當可繼於君嗚呼爵禄之繼可幸致也而繼其文學為難文學可勉而脩也而繼其道德為難若君者可謂兼之矣君娶曾吳易三氏皆早卒吳易二氏皆封靖安郡君男子四人樂丑天其二即樞樂二女適盛伯剛某君之居慈溪與今晉王傅桂君彥良交君卒彥良持樞狀来速銘銘曰　白古有國責惟世臣匪爵之仍有德有文朔元百年中有揭氏位雖弗崇其德可恃揭氏之先豈無侯王盛莫與紀靡久卒亡維文安公敦厚疑確際時

休明興帝制作德尊望隆震撼四方執造化機闔陰闢
陽人止其身公又有子緝其休聲克闡克似豈惟文辭
亦有事功建畧南藩剪屠姦兇仗義為城奮作士氣章
甫申申復地千里褒寵之加非我敢知勞烈雖多乃職
之宜邦國殄喪吾能獨存奉身以歸敢汚先君生既有
開殁則有承凡時之人其誰與京天匪私君以彰世德
德著穹碑来者咸式

故浦江義門第八世孫鄭府君墓版文

浦江義門第八世主家政者曰鄭渭字伯陽宋龍游
丞德珪之曾孫東埜處士文嗣之孫元贈禮部郎中鑑
之子年七十二以洪武十年九月十九日終于家十一
月二十四日葬于縣東三十里杉柏墓之原其子挺楠
與其孫炯勲合辭請銘於太史氏濂濂乃濡筆為之銘
曰
維伯陽父自幼頴發佐諸父齊家才趾然白見也
泉布出納及米塩細務一一鈎校使無所漏也更縣之
繁身獨任之戴星往来踰三十春秋不憚煩也辭意懇
款壹本諸誠無纖毫人僞也化行鄉邦三尺之童率皆
信服咸呼之為長者也縣之大夫踵門問政告之以利
病民陰受其賜也方嶽亷臣荐其為純欲辟為從事辭
不為也上繩祖武下儀孫曽循蹈矩矱晝夜競競自惕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也大田以祭儼若祖考之臨勒石示訓戒勿廢鑿之也
合巹十世中更亂離左抗右禦卒使危復安也羣從同
樂熙熙然如春和氣襲人見者革面也宅心忠厚不動
戮氣寧入加已誓不先人也國初定賦郡田、斛驟增
其半白於當路而蠲之也姻家析貲陳之以秉彝不以
已之親疎為厚薄人服其均且平也宗族有早孤者收
而鞠之歛其租入建長而悉歸之也有盜特斧斤入訣
僮往禦之反為盜所毆僮妻往護之失足墜塹死禁僮
勿訟及遺之槥櫝也職此之故聞其捐館一郡為之出
涕貴賤賢愚無間然也其妻兵裕字曰靜安能誦詩書

為一家女師足以配君子也嗚呼世不逮古夫妻相虐
而兄弟為仇比比皆然也有伯陽父實中流之砥柱舜
倫賴以扶掬名教賴以增重余何去昭昭而就冥冥也
青山不移流泉不改而形容不可復覩苟可贖之當人
百其身也嗚呼勒銘斯阡言有盡而情無窮過者讀
之不為之涕泗洗瀾非仁人也

亡友陳宅之墓銘

嗚呼吾宅之死矣銘非濂孰能為之初濂讀書浦陽江
上宅之持其舅氏吳徵君長卿来遊濂始識之徵君淵
澄山聳發言不繁而咸中肯綮宅之氣象雍容揖讓含

節風和鳴而玉鉉如也濂心異之進謁徵君退必與宅之言問其所從師則韓節公性黃文獻公潛也問其所學則治經為進上之業也濂時頗有忘應舉拍與詰難經義連日夕弗休迨別去猶依依南望至日落乃止自時厥後它之聲譽日起大夫士唯恐內交之晚廉訪使者行部舉為稽山書院山長宅之辭不赴宅之意氣方豪謂朱紫可以手致及試藝有司數上數不利乃撫几嘆曰慈親年高矣子髮亦種種安能逐三五少年競一日短長耶即日隱大山中朝夕親側不敢少離去濂聞而悲之至正戊戌濂避兵徙君家已而遷宅之西軒濂携室人賈專及仲子璲長孫慎三世為四人爾心膽戰掉若喪家之犬宅之煦嫗而軫存之視濂猶弟兄遇璲與慎有若子孫然濂安之百里之外忘其流離顛沛之苦者宅之夫婦力也浦陽既入職方濂挈妻孥西還庚子之夏朝廷遣使者来召濂趣裝上

南京擢為王官與宅之別者閱十春秋其依依之懷猶浦陽南望時聳以病予告東歸思宅之心逾切病間竟騎驢往見宅之大喜夜齒豚台將折留連浹旬椎羊豕以為饗當夜半酒酣叙兵火離合語刺刺不能已既而掀髯高歌聲調激烈居亡何濂

復起修元史進官禁林又將十年而瑴同慎亦俱竊祿于　朝濂私自念　皇明圖任黃髮以開文治如宅之者年緜邁豈丘壑所能淹將以其文行　上聞瑴慎感濂蒙恩休致于家始知宅之效已五年矣欲如昔日事曰陳先生老矣得毋不可於意邪乃上洪武丁巳春一見有不可得矣追念今古不覺潸然出涕卑亦思蔣夫人之切復念宅之固矣殁而夫人尚無恙行當胥會以慰中心之懸懸近有自諸暨来者則又曰夫人之亡亦已三月嗚呼悲夫濂知宅之深者宅之殁矣銘非濂孰堪為之宅之其字也姓陳氏其先襄陽人十一世祖宋國子功教且始遷于杭生餘姚知縣

再遷諸暨陶朱里曾大父某大父琳承信郎提刑司幹辦公事娶吳氏居縣東之流子里生子田燦宅之父也仍娶于吳遂依女氏以居為流子里人宅之壽七十又七卒之日乃癸亥十一月六日閏月二十三日葬于戈溪之原娶黃氏壽若干前若干年卒繼配邵氏蔣氏夫人有婦德鄉人稱之壽七十四後五年卒子男四鐵鉞鏞鎰鈇亦前　年卒女二適吳義吳鐩鐩徵君長孫孫男六濟溫浦潤浩潛女二尚幼曾孫男四樟權梓椽宅之性雅飭行乎患難能以理自遣室廬蕩於兵燹亟遷

別墅曾無幾微見於顏色每速故人飲酒賦詩以自適其詩韻度深婉一篇出人競持去閒井之間俱樂親之久而不厭徵君家將合族為義居宅之左右徵君為定科條以齊子姓至今守之嗚呼宅之已矣而徵君亦作土中人矣上距避兵之歲僅二十年人事變遷何所不有未知後二十年又為何如也唯有善名著于寺旧述作傳於人雖歿猶不歿也如宅之者是也銘曰　五彩弗施不如覩泥我哀乎宅受才則否其數則奇我哀乎宅之歛其奮飛發於敬詩我哀乎宅之墓門有碑太史勒辭尚足慰子孫之思

元封從仕郎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都事

鄭彦貞甫墓誌銘

嗚呼大同之世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貨不必藏於已力惡其不出於身自大道既隱情偽日滋此尼父所以有不及見之嘆雖然秉彝天性亘萬古猶一日縱時有汚隆而其道則未嘗泯滅有若浦江鄭氏非一家之三代而其七葉之長彦貞非三伐之英乎彦貞諱鉉彦貞字也其家自宋南渡初即合食為義門迄今已歷卜世宋元二朝國史皆為立傳家教脩明有遺範二卷俾奕世守之彦貞嗣主其政益翁翁畏謹正已以倡物

或行其所未至或補其所不足家人翕然遵化一堂之
上雅雅雍雍動逾千百指愛無不均也情無不一也不知
孰為親而孰為疏也視其貨泉則錙銖皆聚於公且曰
我惡敢私也察其事功則犇趨而競赴又曰此吾分當
然也爾何與哉雖甚勞弗懈義浹仁孚和氣充牣四海
之廣莫不聞知過其門入其庭者神暢心怡而鄙吝之
萌銷沮無餘退而有言僉謂昔之義居如樊楊張李之
流誠所不及而益重彥貞君之善繼先志也彥貞自幼
沉毅端慤屹然如成人雖朋舊不敢狎視語一近褻輒
白眼望之聞人有輕己之言輒自責自腐唯恐如其料
及壯主貨財倡家意其易惑百端傾誘之每正色叱之
使去倡大詬曰此鐵心石腸人也彥貞事父盡孝父病
在牀席其妻卒彥貞不敢哭强顏乾笑以奉湯藥竟不
使之知後八日父亦卒彥貞哀慟幾絶水漿不入口者
三日鬚髮為之盡白及至終喪外舅張必慶憫諸甥笄
無依力勸其更娶彥貞謝曰鉉見後母肆虐戕賤骨
肉者多矣忍令吾兒陷之邪不聽彥貞年未四十君子
義之時天下承平衣冠萃於燕都翩然出遊以充其見
聞揭文安公傒斯在禁林黃文獻公溍居成均二公以
文辭鳴當世皆折行輩與彥貞交論文談詩或至達旦

不休一時士大夫見彥貞方嚴皆敬憚之或酣酒放歌閨履斂即斂容正坐不敢吐氣自時厥後彥貞仲子涞與從子深同講授脫脫太師家彥貞為書數千言陳時政之弊令進于太師太師多采而行之彥貞尚風義舊有舊者殁者彥貞憫其顛連養之終身每周興告飢者其門彥貞積餘飯親携簞分飽之至老不厭元季兵起州郡俱繹騷大將數統兵入境服義門名皆戒士卒毋敢犯樞密判官阿噜灭帥軍五萬一夕驟至奪民廬令以居二十里之內鷄犬牛羊盡斃彥貞說之曰明公非太師偏裨乎太師征高郵尚以無罪去國況明公之士卒恣行不道乎脫有一人言於朝不識明公何以處之阿噜灭愕然曰業已如此為之奈何彥貞曰為明公計者甚不難浙東據山阻海其民頗柔馴易制明公誠能撫定緩緝之俾他兵不敢東向執政柄者尚敢以嘘咳相驚乎行且錄明公之功矣阿噜灭不覺屈膝曰非公不能開命左右致束帛為謝明日下令啓行一軍肅然曾未幾何　國朝大兵取婺彥貞携家避入諸暨流子里時李曹公文忠統兵來過嘆曰此義門也今世罕見

之躬為窀穸而去事平遺帳前先鋒率民兵二十千護其家歸浦江人以為孝貞積善之報云彥貞年七十以甲辰之歲四月十四日終于家其月二十八日葬于諸暨州桐山鄉宣山之原家庭內外不問服之有無咸嗚嗚哭哭則盡哀一縣之中若宗黨若姻連若三農百工若鄉士大夫皆素衣冠拜哭亦盡哀傍邑之賢者聞之亦竊哀之曰是家實無愧於三代使尼父生於此時未必不樂道之今其七世之長亡矣薰漸之益吾屬將何望乎嗚呼此可以聲音笑貌為之哉彥貞之致是者必有在矣彥貞之先自歙遷睦又自睦来遷其詳見諸譜圖記同居初祖諱綺字宗文宋乾道中賜號冲素處士朝請郎守郎中晏穆為銘其墓父文泰植志不屈人下設施運量大能昌其宗文泰乃青田尉德璋子出為伯父德池後德池之女致則處士曾孫也彥貞妻張澄有婦德敬夫如賓沒齒無一言相加遺男子女長漢才優識精雖不大斂色子弟莫不畏之量入為出而其致用恒裕如也次即泳通經而有文累官從仕郎温州路總管府經歷得封彥貞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都事階亦從仕郎次湜東陽丞人謂才如長兄次漢江浙行省宣使次濚金出也女子一人歸東陽蔣嘉亨孫男十

人楨棫榦樞模格棠木呆柯女八人其二適嘉亨之子
昭及其從子明其一嫁同邑張宗餘皆未行曾孫男八
人壽燿炎樵熒煩光焰濂也不敏與彥貞有連而彥貞
子若孫又皆從濂授經其相知實深然而宦遊南京彥
貞之歿斂不得憑棺窆不得臨穴將何以釋其悠悠之
思唯紀載羣行鐫之樂石可以垂懿光於不朽貽矩則
於方來是猶可為也於是不敢讓知徇漢等之請而為
之銘銘曰　大道之行天下為公風氣敦厖臻于太康
異體同心情無不通此謂醇熈三代之英世遷俗殊道
德淪喪紾辟借藝泰法之涼肝膈充窒形骸閑藏懷我
寤嘆涕泗霑裳彼美鄭君沉毅自強上承奕葉合族共
爨內教云飾外政復釐規重矩疊遹有耿光曷以致茲
曰率其常或歙以舒或翕而張有子將將有婦洋洋無
間戚疏萃於一堂[redacted]孰為尊章誰為父兄至龢
丕冐奚有畛封倘涉其庭煦如春陽浹人肌髓薰為善
良人亦有言此為世防非君之賢莫襲其芳襲之斯何
既明且剛以仁為食以義為漿翳能使昭枯堪再榮百
鳥噰咊忽見鳳凰宜覽德輝西東翱翔豈意鎩翮竟歸
冥茫載者亡車渡者失航瞻望弗及盡然感傷仙華卬
卬浦汭湯湯緬懷德人何日而忘

故愚庵先生方公墓版文

嗚呼自我齊國文公紹伊洛之正緒號為世適益衍而彰傳道授業者幾徧大江之南而天台為極盛時則有潘子善氏林叔恭氏趙幾道氏兄弟以及杜仲良氏如此者不能徧舉皆見而知之推原體用之學敷化弘治而風動於四方重徽疊照於斯為至流風遺俗迄今猶有未泯若我愚庵先生方公其殆間而知之者歟先生諱克勤字去矜姓方氏其裔出睦州玄英慶士于宋初十五世祖壮四府君甚始遷寧海侯城里曾大父重柱鄉貢進士大父子野父烱元鄞縣儒學教諭母葉氏宋丞相夔舅從曾孫女也先生幼而端凝五歲知讀書辨章句十歲暗記五經諸先生啧啧愛賞目為神童年垂弱冠徧窮瀟洛關閩遺書及尋鄉先達授源委凡涉性命道德之秘窮研探索寢食為之幾廢因喟然嘆曰為學必合天人而後可合是非學也至正甲辰嘗一踐壕屋言國家利害峭直無所顧忌有司不敢取飄然東歸益閉户潛心于一卦一爻必驗事為至於天文地形禮樂刑政及制度名物之屬亦雜折歸於至當如指諸掌會海民為變江浙行中書檄吳江同知命剛奴募民為水兵先生詣金剛奴謂曰民脫窮而為盜未為盜者

亦挺挺欲動柰何授之以兵是謂增盜非禦盜也金剛奴怒不荅飬而水兵果於中道殺護吏逃去從盜金剛奴踰垣走折一足始悔曰吾不從方先生言以至於此未幾侍御史左荅納失里至郡招諭劉都事基為之副之累日不返當路延先生謝曰我辟穀久矣弗足與人間事也吳元年冬 大明兵取台州先生欣逢 眞主之出乃大有為之時上疏舉賢才安人心熟豪強除暴歛明教育即起應命賫箋來從者至再三

人先生據經陳義曲暢旁通幾無毫髮遺憾聞者皆淪肌浹髓薰為善良俄以母夫人春秋高力辭而歸諸生追之者踵相接學舍為空四年夏 朝廷聞先生賢欲致之部使者衮衮君宋以書幣来徵先生以母老不忍離左右避去旁縣郡承使者傳旨驅逼婣連督索之先生上京師兩詣執政固辭執政奇先生材命就銓曹試考覈入格名列第二 上特命知濟寧府事階朝列大夫錫之冠帶以行先生至官為書一通懸於廳廡諭 上愛養元元之意民有所不平詣府自言禁吏胥不得呵問日引耆老坐語訊以得失郡學官缺孔子廟堂頹圮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聘前進士為師弟子員有未備者選補之後浮屠以葺廟堂廟南鑿為泮池傍列兩序闢射圃於廟北造弓矢樹正鵠日一再視學親為正句讀較中否焉縣之內社各立學學凡數百區學子繫籍者二千人兵後殘為最盛始有詔民闢廢田者閱三載乃稅吏徵近功不俟期歛之復以田定其科縣民益惰田不增闢先生與民約定為簡書列為丁產為上中下三等等復析為三每有徵發恒視書為則吏不敢並緣為姦歲且暮轉戍衣於燕時有令後民舟者有誅別郡以牛車從事天雨雪牛僵死于道破產者十八九民請以舟就役條上之難

之先生曰吾知從民便抵法非所辭也即載以舟具白山西不行中書省省義不問郡倉自淮安輸濟南道出郡境先粟青州民不能適漕運者生欲就輸郡倉而俾濟南致青州告于行省弗聽即以聞户部户部奏可行省民愧之郡城壞故事築以兵指揮使挾貴人勢當五六月聚民萬餘治之民不得田哀號而即工畚鍤閱數里先生奮曰民病不救惡用二千石為寮聞中書同官疑且得罪不敢署名先生獨署之以聞即日詔罷先是不雨先生祖虓偏禱羣祠涕泣卧祠下誓不雨不還至是詔下民讙呼而散大雨如注是歲

五穀俱熟民歌曰孰罷我役使君之力孰成我黍使君之雨使君勿去我民父母自是連三歲三禱皆有年五年秋隣境盡蝗先生省愆變食稽首迨夜聞空中甏甏燭之乃飛蝗蔽天而過郡獨有年民有赴愬者隨事財決大者笞辱小者諭遣之不留牘尤慎於庶獄月録日省不使久淹或文有未具時作糜徧食之夏秋之稅每命斛卒持槩高下出其手或至累旬不收民競指倉爲穽先生令民自槩斛卒斂手不敢出氣遇將西成即移文與民期民爭來輸不違一吏而稅常先登江西浙西二行省運粮百萬濟京師水陸數千里先生視如部民不

不使有錙銖之怨讟舊比每斛益四升以裨蠹耗先生慨其道遠言于朝蠲之府召州縣官屬皆後早隸往往索賂無厭先生下信符置郵無敢不至者信符之籍以印識而中分之吏托日月稽遣以媒利先生私藏之緩急有程一自已出復行其法於封內一以信符召民民得竟并力耕桑襁負來歸者相望于道初赴官時戶僅二萬稅萬餘石三年之後稅以石計者十四萬四千七百戶亦增至六萬有奇一州二十縣家有積粟野無餓莩羊牛雞犬散被郊坰富庶充實如承平之世至於社稷山川諸祀先生脩崇增饋嚴飭器服或樹名木於周垣

之外壹如儀制無有所闕水驛在西門內庫陋汚濕居
者弗寧先生料揀材木僦人夫不候農之隙更作於城南建堂室
房弘敞逾昔冬寒河凍驛舟不行令舟人伐采盈室大蔵
氷因餘力以成事功泗水經郡城南通淮江北引河濟
地勢高瀉構石為牐而時蓄洩之魯橋棗林二牐歷歲
久壞石填河中舟道難之按牐丁緪壞石治灰而甃之
故以葦囤庳糧火屢為災教民為陶瓦營屋百餘間申
戒火令編民居為曹伍逓相救恤其患遂止大將軍魏
國徐公達副將軍曹國李公文忠統士馬十萬之燕駐
邵稍久要官勢吏爭索糧芻相膠葛于前先生依序酬
決無不如意一軍稱能永嘉侯朱公亮祖將舟師數百艘
北征河氷涸舟膠不動動胷先生曰即取五千夫決河
否則以軍法論日直暮先生不忍煩民泣禱於天夜二
鼓天雨黎明水起數尺舟竟去莫有言者先生為政以
風化為急務以德勝佐貳始雖倨慢先生委誠待之卒
自愧服武夫悍將不知禮文亦化戢在官縱無事終日
冠衣坐堂上召諸吏授以書詩法律或公牘堆几羣辨
方譁先生片言折之各心悅而去性不喜近名常自誦
曰近名必立威立威必至害人吾不忍為也府庭之間
不陳桎械草鞫懸楹間示不妄罰省憲考績為六府最

八年春入朝　皇上以為善治民錫燕儀曹使踐其舊
職瀕行奬諭有加且曰政成當顯用卿秋八月知曹縣
事程貢嘗以不職被笞心銜之上封事言狀　詔御史
楊某廉按楊適程故人恐程坐誣罪易民服潛索先生
過事諭兩月無所得乃捕府中卒吏盡繫之榜掠無完
膚無一可問者楊更與其吏謀誣先生用倉中炭蓄時
十月固未嘗附火而蓄則苦公宇垣實無私用者先生
不與辨遂就建民號呼填道隨行百餘里者將數千先
生次子孝某上書政府大臣顧以身為軍贖父罪不報
竟謫役江浦會空印事起吏又誣及之孝某復草疏將
伏闕下訴而先生歿於京師九年冬十月二十四日也
壽僅五十又一孝某與兄孝聞奉柩東歸十年春二月
二十四日窆於縣東北深灣章施山之原禮也先生娶
林氏誥姬婦道為一族冠先十五年卒室是合葬生子
二人即孝聞孝某孝聞年十三居母之喪不肉食至服
除人以純孝稱之女一人再娶王氏誥在生女一人未
殤尚而王卒少房董氏育之董氏生子一人曰孝友二
女皆室未行先生面白如玉鬚眉秀整不妄咲語動容
周旋必合禮法兵亂負母逃入深谷兩踵流血過二弟
訓育備至終身未嘗失色與人交率真任質不事表襮

下以久近為冷熱言談之頃洞見肝膈南冠過郡者必以米醪饋之不能步者僦舟車送之菜無丞陳川欲迎母為養尼於無貴出錢五千助之列以事奪祿買布帛給其用且曰延之對食久而不衰脫逢其飲醉授藥大詬而去待之益恭及酒解來謝陽若不知者曰昔之夜吾亦醉矣不識君何謝也生平奉養簡素不服紈綺御一布袍數年載不易日不再肉不治官事輒却肉不食所守廉甚絲毛不取諸人每行縣以物自隨杯湯不有為饒陽令者以燔鴈佐書力却去乃已初至官時祿肯授兗州守因童進二木爪笞童十召州吏還之鄉人

米一斛可易金三兩以軍食告乏月取十斗為食餘乘儲于倉或尤其迂不恤也晚年益加畏慎晝所為之事夜則白於天俯仰皆無愧怍榮辱利害恒視之若一旦然不疑古所謂體道成德之人先生誠庶幾焉其為文章質而不華平而中理有汗漫集若干卷傳學者云瀛私自念齊國文公之薨始一百七十又九年而其學寖微譁世取寵者剽掠為談辨琴多鬬靡者務組織為篇章文公所以扶世教淑人心者率棄為空言故其行事之際仰攫俯拾唯恐利不入索至有庸夫賤豎之肖不為者嗚呼可嘆也已有如先生聞風而興乃能誠求實

践祭前倚衡儼若上帝監臨涵養就絶發舒自異民人
善俗之政至今人人能道之大命雖止於斯而其率性
會道無愧於文公者尚皦然弗誣也孝基從濂授經頗
知先生行事之詳於是歷叙其故而繫之銘銘曰　堂
堂齊公命世之雄伊洛正傳實為大宗入天出人完傳
異經有過必疏無幽不明疇不鼓篋千里来過燦如聚
星惟台獨多流光所及寧有駸昏揭彼日月輝于天門
逝者云云滅景銷轂不有人豪聞風孰興猗歟先生行
知兼聞養氣弗餒充塞乾坤實孚名隨上徹九天鸞書
翔翔降于丘園爰自布韋常專城以居象笏朱衣於赫其

儀寵恩之加其施何無垠昌以報之誓不顧身數宣　帝
仁逮于齊氓以昭以嫗以致其亨民或勞只如紓之頃
乃平更繇俾遂其生黠奄舞文其貪若狼乃防而阨其
亢人相告言久罷安亂離父母孔邇我胡弗歸十百為羣
其来如雲操厥銚钁以墾以播以耘我行其原萬桑沃然淋
曝于濕黍苗芊眠鄰多蟄蝗刺天而飛避不入境絶類
有知真知之效小試則殷誰曰漢吏專美其循太鄹蒸
蒸郁紛輪囷自此而升何澤弗臻大命止斯傷如之何
視天方高涘如懸何我又後嗟數奇則然中心無懾生
順死安善人殄瘁斯道之衰顧瞻無依胡寧不哀崔崔

者網聊渺者陂共中有墳十載之悲

元故國子祭酒孔公神道碑

堯舜禹湯文武父孔子德皆聖人惟孔子不得位而功最盛天於恒人有一善且昌其後昆況德亮天地功施萬世而身不食其報者乎堯舜禹湯文武皆王天下故子孫受其祉有限孔子無位故餘慶遺澤被其子孫者無窮自斯民之生不有若孔子之德而無位者也亦未有孔子之傳世久遠而襲封為君者也嗚呼天之報聖人其在茲乎公諱克堅字景夫世家魯之曲阜孔子五十五代孫也曾祖曰之厚贈大夫濟寧路總管輕車都尉

祖曰浣累贈通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皆追封魯郡侯父曰思晦嘉議大夫襲封衍聖公累贈通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魯郡公謚文肅曾祖妣夫人氏祖妣李氏妣張氏皆追封魯郡夫人公少廓達通敏日誦千餘言始冠游學成均通春秋左傳文肅公薨襲封衍聖公階嘉議大夫元重紀至元五年上疏請脩飾廟像順帝可其奏賜山東曆日錢之半給其費命監察御史族人思立持楮幣二萬五千緡勒碑以紀成績至正六年中書謂公爵與階不稱奏陞之制授中奉大夫易銅章以銀十五年平章政事

達世帖木爾薦公明習禮學徵為同知太常禮儀院事
以子希學襲公爵是年冬帝郊公攝太常使盛服襜然
登降有容觀者稱其達禮御史大夫雪雪言公才宜近
侍左右拜中臺治書侍御史公辭歸明年拜山東肅政廉
訪使既受詔復辭會山東兵亂公率家人北行次藁城
丞相賀太平奏召公為集賢直學士希學為秘書卿遣
使者即藁城趣之公至燕都劇盜毛貴犯畿甸且逼廷
議棄燕遷關中公曰天子當與社稷宗廟俱為存亡烏
可棄而它之今勤王之兵頗衆與之決戰盜可平也如
公言盜果敗去十九年遷禮部尚書知貢舉四方士避

乱多[illegible]已公請設流寓科以取之是年冬擢陝西行
臺侍御史季思齊及蔡罕帖木兒二軍爭奪隴柵攻朝
廷不能制陝西行省丞相帖里木爾納思齊降將命張
良弼禦之公及中丞袁渙諍曰不可二軍不敢舉兵犯
奉天豈其力不足哉特以無名耳今納其叛將而出兵
禦之是引虎使噬也丞相不從渙亦被劾去公怒曰謀
之不善亂且至矣遂自劾而歸月餘二軍及良弼戰于
鹿臺奉天果喘二十二年除國子祭酒　帝賜上尊太
子書大成殿額以賜公以世亂不樂居位竟謝病歸閿
里營別業城南以居後起公為集賢學士資善大夫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就復以為山東廉訪使卒不起二十八年天兵取中原
皇上手詔趣公入覲待以賓禮而不名賜以廩祿不
煩以職郊祀必致膰肉撫勞甚至洪武三年春以疾告
遣中使存問疾篤　詔還公于家給驛以行賜白金百
兩文綺八端它錢物稱是三月二十八日次下邳新安
驛薨於舟中壽五十有五希學奉喪歸以六月十三日
葬于孔林去孔子墓若干步公寬厚樂易事親有禮遇
族黨有恩與人交不為崖覆計度一以誠信豐下美髯
容止甚都順之公娶張氏濟寧路總管子
二女封
[illegible]
人先卒子九人長即希學次希說希
範希進希麟希鳳希順希伊皆元國子生希賢其季也
女二人適某某孫男九人曰訥曰証曰某某女五人希
學今資善大人襲封衍聖公每歲朝正于京師　上寵
錫之甚厚以表渙狀來請曰先公歿今十年而墓道之
石無文以刻恐休德不聞于來世人其謂何瀛嘗獲識
公且與希學善雖老矣其忍不銘銘曰　天命大聖為
萬世師廓幽昭潛兩施日輝功加堯舜位則不有欽其
遺澤以昌厥後歷年二千有奕有亡五十餘世封君相望
自侯而公逾遠彌貴桓圭袞衣肅將祀事惟公紹家敦
大且文人曰休哉聖師之孫入為秩宗左禮右樂格于

幽明上下允若亂兵趙燕宗社震驚君臣合謀棄而西遷公曰不然君死社稷以正伐亂勝不以力王師煒煒如虎如貔盜遁難夷公實啓之關陝之間將驕胥噬彼謀不臧以水止潰公謂元戎世方興亂無失厥防以速其叛言臧不從不臧是為禍將迨身云何弗歸璽書迎拜俾掌邦教大訓宏謨數聖之道十守日隳位其可居退修于家琴瑟詩書皇明御極取聖為則陟降帝庭禮儀有翼生享其榮死篤其承云誰致然聖澤休明惟聖之澤如山如川有址有源以永厥傳繼聖惟賢守位惟德昭績垂聲後嗣是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G.O.V

大明故中順大夫禮部侍郎曾公仲道碑銘

序

治古之時上惟道德純一而政教脩明至於文學之彥亦精贍宏博足以為經濟之用蓋自重卅之始習四經文畫以歲月期妨默記又推之於遷固范曄諸書豈直覽之其默記亦如經基本既正而後徧觀歷代之史察其得失稽其異同會其紀綱知識益且至矣而又參於秦漢以來之子書古今譔定之集錄採幽索微使無遺情於是道德性命之奥以至天文地理禮樂兵刑封建郊祀職官選舉學校財用貢賦戶口征役之屬無所

不詣其極或廟堂之上有所建議必旁引曲證以白其
疑不翅指諸掌之易也自貢舉法行學者知以摘經擬
題為忠其所最切者唯四書一經之義是鑽是窺餘則
漫漫不知省與之交談兩日瞌然視古本強不能對嗚
呼一物不知儒者所恥孰謂如是之學其能有以濟世
哉仆濂銘亡友曾公之墓慎激於中而復繼之永慨也
公諱魯字得之曾其氏也孔門弟子郕公五十七代孫
其居新淦吉陽里者已久世裔之傳與夫轉徙之詳昔
以暮於公之先蓋不盡載曾大父兼善宋贈大理評
事祖天祐宋敕郎軍器監主簿父順元韶州路儒學
教授妣劉氏公年七十歲能暗誦九經一字弗遺奉禮
郎簡習正理欲以神童舉于　朝其父力止之及齒稍
長乘三史日記之尋及其餘數千年間國體治亂人材
忠佞制度沿革咸能言之有叩之者如山川出雲層見
疊數杳莫窮其端倪公殊不以為足所藏子集動至數
百家各攬其精而掇其華聞有僻書隱牒不憚道路之
遠必購得之既得必篝燈讀之逮旦不寐發為辭章龍
蔚炳朗發然有不可奪之氣廬陵劉提舉岳申與之語
連日夜不休嘆曰不意後生中能至於斯也其將以文
鳴乎杜內翰鄉之丈人行也公頁茂從之游益充拓其

所未至窮疑辨惑惟日不足遂以博極羣書稱于時公
猶謂未要於至道述長書一通謁虞文靖公集於臨川
虞公大悅曰昔程子與敬夫年十六七脫然有志聖賢
之道子能如是篤何讓古人公年盖十九矣由是益潛
心濂洛關閩之學分別義理容如蠶絲牛毛而尤愛吳
文正公澂之書吳公亦居臨川其著書滿家無大無小
一一訪獲之玩繹未嘗釋手久之充然有得盤桓林泉
以道自娛若將終身焉至正壬辰天下大亂州縣所在
驛騷公召里諸豪集健兒持兵以保障乎一方仍推牛
醵酒開陳逆順禍福言甚剴切衆皆從耳而聽卒無敢
犯其義者人號曰君子鄉及入國朝有詔纂脩元史勅
成一代之典遣使者起公于家公贊決部居疑苴讎譌
開局編類禮書興論以老成之上無踰於公者共堅留
之議禮之家有如聚訟自古難定於一公當羣言沸騰
之中揚言曰某禮宜據某書則是從某說則非有不服
者爭相辨詰公歷舉傳記答之各心醉而去俄遷入禮
曹為祠部主事階承事郎時洪武二年十二月也常忠
武王薨島麗王遣使来祭公索其文觀之使者靳不與

公不可使者不得已出之外則襲以金龍黃帕內則不
書洪武之號公責之曰龍帕固疑誤用若納貢稱藩而
不奉正朔君臣之義果安在耶使者頓首謝過皆命易
去之乃已安南來貢屯客曹已受其表將入見公取其
副覽之其王乃陳叔明公曰前王陳日熞爾今驟更名
必有以也亟白尚書詰之使者不敢諱蓋日熞爲叔明
所逼而死遂簒其位中心懷慝故託脩貢覘朝廷之意
上聞之曰島夷何狡獪如此却其貢不受五年二月
上問丞相曰曾魯在禮部今何職耶對曰不過主事爾
即日超六階拜中順大夫禮部侍郎公以順字犯父諱

辭就朝請下階吏部以國法有定不之許倭夷入寇
將每捕獲之 上憫其無知命儒臣草詔歸其俘公之
所譔有中國一視同仁之語 上悅曰頃觀陶凱文已
起人意今曾復如此文運庶其昌乎凱禮部尚書也八
月奉旨考京畿鄉試入院之後忽吐血一升公猶力疾
閱卷不息自是遂奄不振九月膏露降鍾山羣臣咸見
詠歌公獨譔賦以進十月 上將郊祀出宿齋宮命取
俻使侍臣更番誦之至公獨曰此曾魯作耶援據既精
鋪叙有法豈新進之可驟至哉十又一月疾逾篤上章
乞骸骨甚至中書以聞 上惻然許之十又二月辛卯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歸舟至南昌公謂次子圭曰吾命止明日不能至家矣
然吾以一介韋布之士受國寵恩位躋法從又得守正
而斃死復何憾所憾者不見二孫之成立也即起具舫
翰為書戒之壬辰次石岐潭果歛祴而逝距家纔兩驛
爾丙申至故居丁酉具棺歛擇地於縣南屏山之陽以
其人則山澤之癯身退然若不勝衣未嘗有所矯飾其
處家也事親克孝父喪哀毀致疾踰年而後能起已而
二兄諸姪相繼捐館公收淚經紀凶事三年間葬十餘
喪且孤存其孤惸惸恐或失其所生平輕財仗義喜戶
人之急四方賓客登其門公倒屣迎之了無倦容嘗一
試江西鄉闈有司寘諸乙榜人為不平而公亦澹如也
其出仕精白一心有知無不為凡典禮涉於制度者必
經公損益而後定雖古者吏牘之繁簡著字之上下人
所不能知公蜀稽諸書以為決公誠所謂濟世之學者
非邪公屬文不喜留藁其徒雖有輯錄猶未成書其自
著書有六一居上集正訛南豐類藁辨誤藏于家他咸
未脫稿當公脩元史時瀟實為總裁及入南宮又有僚
友之好故相知號為最深共坐官齋更析互辨每至夜

分樸未學之空虛傷古道之寥落又復相視踧然一咲
嚴陵徐尊生嘗有言曰南京有博學之士二人一以舌
為筆一以筆為舌其意蓋指公與濂鳴呼尊生過矣濂
也何人而敢上儷於公哉雖然公未嘗欲棄濂也相期
他日幸歸休必胥會焉共成一書庶可籍手以見前賢公
今不可作矣故因銘墓之文而屢興慷於治古之時也
世之讀者必將深感焉公讀書之室曰約齋學者遂稱
為守約先生享年五十四歲娶聶氏先一十年卒公再
納配一榻蕭然然如山林枯槁之士人難之子男二人
長塾今来請銘者次即圭出為仲兄後女一人悲貞幸

劉奉孫二人正龍夢龍銘　氣化糾纏人文昭宣萬類
斯甄兮天設地施一偶一奇形聲相資兮載藉繽紛六
藝攸尊各闢其門兮枝分葉敷散為千塗混其精物兮
彌綸大邦文物采章有變有常兮不生碩儒孰軋其樞
孰苞其腴兮玉笥之陽神珠吐芒莫自騁藏兮　大明
麗天東帛戔戔蒐羅俊賢兮衮衮鉞誅寓於策書輿論
所孚兮儀曹之升議禮稽經曰維烝烝黼黻　帶猷上
窺陛周功在刪修兮所積之訏所發之深開陽闔陰兮
正笏垂紳其色閶閶邦之老臣兮媚學躋躋其中朽然
何翅霄淵兮天胡降喪一鑑之亡四國之傷其神上征

化為列星寒光晶熒亏下射屏山焉鬣桓桓名在不刊亏

元故文林郎同知重慶路瀘州事羅君墓誌銘

有序

嗚呼士君子立志執不欲建功名垂竹帛哉或不能逢其時時逢矣或剛正忤物坎壈至死卒無以達其志志弗達矣使其名彼寂寂無聞其鬼不靈則已脫猶有知未必不欝悒於九泉之下操觚任紀載之責者寧不為一動心耶此予於廬陵羅君殊惻然也嗚呼君諱文噗字中正姓羅氏羅為江西右族唐肅宗時自洪都遷廬陵之秀川入宋以來家談二義而人必讀書詩以通經南宮對大廷者幾無虛歲朱紫相承照耀州里起綰君多前脩所未發出其餘力補正戰國策舛誤數百條且章者四人而邑之令佐尤夥焉曾祖時誠祖宗權鄉貢進士父履泰字以通為元之鉅儒著書滿家春秋禮記周禮三經皆為之集解復衍河洛圖書言之義列圖三十為年表以泝其先後行丞相府聞其名署東湖書院山長蓋世號通齋先生者也君始能言其父抱就書室抽一卷授之祝其疾讀君指揷架牙籤曰吾齒稍長雖盡通之未憒也其父驚喜聘小學輒以氣雄諸生莫敢

與其齒後從官東湖賢士大夫咸折輩行為忘年交問學日進水湧而山出撫州判官燕君某辟為郡吏部有獄疑不決守貳爭以為問君歷階而升摘其案語曰如此則為直如此則為枉儕類大慙出奇計沮君會朝廷有詔造鹵簿器仗遣君至屬縣督成君至樂安縣廨中群吏更謁互諫以為鬼物所憑不宜居君咲曰惡有是乃酣餘而寢夜漏下十刻月色微明見丈夫長而青立與檐齊君奮起執之曰爾來矣應時而滅黎明視之並廨有豫章穹隆而敷腴縣人祀以為神君曰其怪在爾矣歷數其罪用竹楔釘之未幾豫章枯死怪遂息郡有織錦工嘗籍于官竟逋入武昌出入辨章温公門溷勢燄熏灼莫敢誰何復嗾君捕之縣知之不敢受君牒君直訴辨章辨章曰爾胡不求之府公乎君如言而往府公搥手相戒亦不復出一語君怒復走辨章門厲色斥之曰業已屬爾矣復來何耶君曰亡合應官縣府若縣謂其為社鼠城狐不能詰區區小人困不知何所指明公乃方嶽大臣不助半指之力如廢王法何辨章語塞即下令捕與之衆謚譁曰是尚不畏温辨章其有我輩乎諜出之益急君懼禍及裹糧馳燕都燕都貴人亦忌君峭直高門縣簿無可投足者入戍均為弟子員一

日方狹冊諷詠有相者謂君曰君兩觀入鬢當邊徼建功無久淹為也君遂用國子助教挑公登孫之薦上於集賢移文雲南行中書署君昆明州學正秩滿陞教授孟倏府君列夷子弟曉之以君臣父子之懿辭氣激烈聽者聳然轉普允府知事廳行彌勵大理金齒宣慰司辟為令史豪酋侵人疆畎持黃金數鎰為壽乞君勿右邀者君麾之去酋怒曰君賽天赤耶乃不納吾金也賽天赤鎮雲南之名相云君卒奪田歸邀者乾崖酒罡當賦金使者至蠻人納賂往往過所賦之數而金又不可免君至憫其愚反覆開導之蠻人鼓舞于庭曰微使

君誰能恤我至是亟輸金而還俄入掾雲南行書雲南驛騎皆官中給直官吏乾沒之以市馬責土酋君曰為天子牧元元者顧若是耶痛懲其弊未去且曰至者無外敢不靈承上命以正其法乎獻五策於使者又民隸者官不稱職者廩藏不會日月不盈者居制未終者皆不調使者大悅悉從之俾門遂塞滇池有神蛇能興雲雨會大旱民屢走池上若無聞者君為檄責之片雲飆然興雲因露足南詔海中積對成淤而浮水上夷獠耕稼之號曰葑田田如不繫舟西東無定人交相為盜君命紀宇為號疏其步畝及四畔所屆上于官

官為給券使有所馮復植木栅海岸嚴其畛域不相淆亂或海潮漂蕩有藉以為奸者俾出券環證之竟歸其田夷獠指示子姓曰此羅掾所賜也否則人盜之久矣

監察御史至每召君于庭事難定者必待君言而後決雲南王亦熟君行命陞為提控掾史提控長六房之政人多畏縮不前君益淬礪弗少怠適中朝大臣嘉意奚宰相意出參省事銳意更張庶事悉心任君君知無不言言無不聽名聲翕然動蠻夷中先是蠻夷有變田者貝固不服至是謹曰天子遣賢輔臣至矣奈何不降即未附者皆歸君之功為多鎮以萬夫長伯胡行事多不法憲府

繩之急伯胡擁兵以叛累歲不能討曲靖宣慰使鬼宗亦蠻酋也助兵一萬夾攻之伯胡就縛幕府上功擢鬼宗參知政事將上省臣上下莫不與之君力爭曰雲南親王臨莅之地辨章而下多八座大臣何得有蠻酋位耶苟錄其功使以參政之名自鎮其土足矣不然國體其謂何空一府咸曰微羅掾幾失之矣鬼宗懼托君鄉人饋金以獻君怒曰腕可斷案不可署鬼宗恚而止君疾惡有如讎聞吏部使者德住貪暴賦虎神詩以為風德住銜之賂西行臺御史以專權自恣劾君君走憩中堂遂擊德住去之吏人大快君以常調除承事郎同知

彌勒州事政成謁選吏部遇鄉友羅於逵旅乃勸君曰
君以剛毅取嫉于人致齟齬一世秋毫已縉紛被肩何
不謝事以佚老乎君慨然曰子言誠是也乃上乞骸骨
之請以文林郎同知重慶府瀘州事致仕年僅六十二
耳居數年中原道澁乃犯鯨波之險由海道至閩中而
蕃兵敔方亟遂不可還以至正二十六年十二月壬戌
終于福州之民舍未終謂其友曰此正吾死所也夫何
憾時閩猶奉元正朔云其壽八十洪武五年冬君之喪
始還明年某月日始祔葬先兆龜山之原君長身而瘠
脅襟磊落如青天白日青面折人過雖王公貴人無所

避故有過者常畏君亦有幸其知以自改者民事有厄
而不仲君廉得其實忿見乎色必以告司法吏因得
白者甚衆知識尤絶人每言某地當有兵變時承平人
競指笑之其後果然始服其先見生平急患難重倫義
族叔繼賢久居燕頗饒於貲與妻柳皆老而無胤嗣乃
迎羣從子觀遠為後觀遠至甫七日而繼賢夫婦死其
服後者羅叅出而呼曰我常為子矣觀遠何人乃欲與
吾事耶觀遠弱喋不能對君亟告公府逐叅盡囊括其
貲授觀遠且具舟車使扶二喪還江南不特此也凡遘
疾疢貧窶及死喪無依流離不能歸者君必捐金倡義

士周之初不知其為何如人也君娶劉氏子男二人長大紀有文學而剛介酷肖君次次炳贈番禺縣主簿初次炳為奏差廣東宣慰使釋迦班嘗招峒丁三千即遣征連州峒丁怒至清遠將為變衆憚弗敢往次炳請前峒丁蠻弓相向次炳紿之曰宣慰命来賞汝蠻弓何為也峒丁退與清遠令歃繒帛散之乃率以往至連為屬所敗次炳被擒備極慘酷竟不屈而死致有令贈女二人長適郭滋蘭先卒次復為其繼室孫男一人玄君葬後二年大紀汲汲圖君於不朽以國史編脩趙君壎所為狀請譔墓門之銘嗚呼余昔總脩元史每求剛正之士

題其氏三友堂文後

禮部王事甘君友諒以三友名堂蓋取孔子之言也余嘗惟友道壞缺諛佞以為容詐諉以為智遇不若已者則抑而愛之聞人有善則怒而變於色於是大異於古之所云矣甘君獨有志於此其過於人遠哉雖然三友世常有之乎有取有之資耳苟不虛中而拒人則直者之言不可得而聞矣不能自治以誠則諒者將不顧之矣不能謙卑自下則多聞之士不告我以善矣無是三者雖日益月增而來友其可致乎然吾聞甘君善士居官有美名許能取友殆不能爾也然猶以為未至而以

名其堂其於治身之道傳矣余雖耄尚將內交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行狀

故翰林待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
同知經筵事金華先生黃公行狀

先生諱溍字晉卿姓黃氏黃為婺名族至宋太史公庭堅族望尤著太史之從父昉生景珪俱家浦江景珪生琳娶忠簡公澤之女弟始遷于義烏琳生中輔力學尚氣節當秦檜方國上有議已者輒捕殺獨奮然題樂府太平樓上有詔欲斬佞臣頭之語人至今誦之晚以轉運使薦當得官命垂下而卒中輔生紹祖紹祖生伯信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於先生為高祖迪功郎累贈朝散大夫妣宗氏忠簡公四世諸孫文累封安人曾祖夔炎淳祐十年進士仕至朝散大夫行太常丞兼樞以朝請大夫致仕妣陳氏累贈宜人繼方氏祖坍方出也以進納思補承節郎入國朝弗仕今累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江夏郡侯妣徐氏淳祐七年進士奉議郎兩淮宣撫大使司幹辦公事彬之女今追封江夏郡夫人父鑄以朝請府君遺澤補將仕郎今累贈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江夏郡公孺人童氏承信郎監嘉興府鈐轄伯永女封江夏郡夫人姓先生晚愛大星煜煜然隊下懷歷二十四年冬十月一日始生甫晬即自免乳徐夫人抱之以詩書不一月皆成誦迨學為文下筆頃刻數百言著著吊諸葛武侯辭前大學內含劉君應龜朝請府君之外孫也見而嘆曰吾鄉以文辭鳴者喻叔奇兄弟爾爾子稍加工不其與之抗衡乎因留受業弱冠遊錢唐前代遺老與鉅公宿學先生咸得見之於是益聞近世文獻之澤暨還故居從仙華山隱者方君鳳游為歌詩相倡和絕無仕進意其友葉君謹翁力挽之出大德五

年舉教官七年舉憲吏就試皆中其選已而復退隱于家延祐元年貢舉之法行大夫又强起先生充貢鄉闈時古賦以太極命題揚中作者徃徃不脫陳言獨先生詞致淵泳綽綽然有古風特寘前列三年上舂官復在選中及奉大對慷慨以用真儒行仁義為言辭甚剴切讀卷以其頗涉於激忤之未第奏上皆贈同進士出身主選吏以為白身補官散階當下一等上命特與對品階授將仕郎台州路寧海縣丞僅踰再期會有詔改監法江浙行中書省檄兩浙都轉運鹽鐵使司石堰西場

事郎紹興路諸暨州判官至順二年用故御史丞馬公祖常之薦入為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進階儒林郎下外憂去官服闋轉承直郎國子博士經年之久請補外換奉政大夫江浙等處儒學提舉至正三年奉先生始六十有七不俟引年亟上納禄侍親之請絶江徑歸俄有旨命預脩遼金宋三史丁內憂不赴除服以中順大夫秘書少監致仕居四歲故湖廣行省平章公朶尔直班今中書左丞相太平開府公力交薦之被上旨落致仕仍舊階除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脩國史同知經筵事進階中奉大夫九年夏四月淳上章

求歸田里不俟報而行上聞之遣使者追及武林驛敦
迫還京復供前職十年夏四月始得諭南還行中書為
言於朝給以半俸終身公牘已具而未及上十七年秋
七月今江浙左丞相金紫公達世貽睦邇方承制黜
陟之材移書起先生咨議省事以疾力辭閏九月五日
薨于繡湖之私第享年八十有一學士大夫聞之俱流
涕曰黃公亡矣一代文章盡矣門弟子劉洧王禕宋濂
傅藻等咸來相治後事以是月十八日葬于縣東北三
里崇德鄉東埜之原距嘉議府君之墓僅十步娶王氏
嘉熙二年申科進士從事郎昭慶軍節度掌書記因金
之曾孫文林郎監沿江制置副使司造船場沂之孫
仕郎桂之女今累封江夏郡夫人先一年卒及是始合
葬焉子男一人梓用蔭入官初授忠顯校尉紹興路同
知餘姚州事女一人適惠州學正陳克讓俱先卒孫男
四人瑄琛瑭珣所著書有日損齋初藁二卷續藁三十
卷義烏志七卷筆記一卷傳學者先生在寧海時縣地
瀕十鹽場而亭戶恃其不統于有司肆毒害民民不欲
正視編氓之隸漕司泊財賦府者亦謂各有所憑橫暴
尤甚先生皆痛繩以法吏惧以利害白弗顧也有後毋
與僧通而酖殺其夫者反誣夫前子所殺獄將成先生

變衣冠陰察之且知其奸僞幸直其冤遠近以為神明
巡兵捕盜販者急遂沈鹽于河即衆以拒巡兵怒乃取
他私販事以實之民有在盜籍者謀為劫殺未行邑大姓
執之以圖中賞格初無獲財之左驗事皆久不決先生
為之疏剔以其獄上各論如本條免死者三十餘人郡
使者董君士恒行縣廉知先生有治狀事悉諮焉先生
為黜其以財敗者上百户一人縣吏二人在官無禄者
罕餘人愚民以婚田鬬競訐訴咸下其狀多數十百先
生錄其當問其不當問者遣之先生明習律令世以法
家自專者有弗如也凡經其論定翕然畏服不敢重有

辭歲大旱禱于靈湫有白龍蜿蜒見湫中已而黑雲四
興大利如注縣以有年聞又在石堰視亭塲為尤薦居是官
者常以秤盤折閱又不能檢防私鬻被譴先生規措有
法無毫分入於吏議者諸暨其俗素號難治先生不加
鄙夷壹道寧以善政民多從化捕盜司屋壞撤而改作無
敢後期巡海官舶例以三載一新費出于官而責之于
民有餘則總其事者私焉先生適落是後後增節浮冒
以餘錢還之爭讙呼而去奸民以僞鈔鉤結黨與脅擾
民財者若吏聽其詐挾之以往新昌嵊縣天台寧海東
陽諸縣株連所及百餘家民受禍至慘郡府俾先生鞫

治一問皆引伏獄具官吏除名同謀者各杖之有捕盜
卒陰實僞鈔板於良民家乃白于官往索之惡少年持
梃從者近百人先生遇於野語從吏曰弓卒額止三十
安得此曹耶可縛送于州聞者遁走有盜繫錢塘縣獄
游民賂獄吏私縱之假署文牒發其來為向導逮捕餘
二千餘家先生疑而訊焉悉得其情以正盜宜得重議
持僞文書来者又非州民俱械還錢塘誣者自明奉省
撤監稅杭州先生御之以寬商旅四集僅閱三月增錢
十二萬緡有奇在成均時視弟子猶交未如以師道自居
輕納人拜而人来受學者滋益恭業成而仕皆有聞于
世時人欲增設禮殿配位四配位合東坐而西向學官
或議分置於左右同列不敢爭先生獨面折之其人志
甚日坐堂上以危語相加御史惡其無禮逐去之乃克
如先生言在禁林會修本朝后妃功臣傳先生為條陳
義例多所建明士類服其精允進講經筵者三十有二
經筵無專官曰領曰知咸宰執近臣講文之述率屬先
生訂定非有関於治道之大者不敢上陳其啓沃之功
為多上嘉其忠數出金織紋段賜之始先生嘗領考江
浙江西上都鄉試江浙則三往而一主其文衡至是被
上旨者試禮部尋又為廷試讀卷官前後所甄拔者盡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知名之士先生天質介直絕不事造請逢覃官者一減
貲者五銓曹或失於收敘亦不自言在州縣間唯以清白
為治一錢不受於民所至無圭田月俸弗給每贍產以
以佐其費及升朝行挺立無所附足不妄登鉅公勢家
之門君子稱其清風高節如冰壺玉鑑纖塵不汚先生
惟篤孝於親親歿營塚於三斧山有乳虎馴狎之異山
去所廬十里月旦望必展省大暑寒不易先世遺文歲
久或有殘缺極力搜訪補綴成編家不談桑鹽細務與
公府綴長邑長吏來謁鄉鄰有急覬得片言為援輒峻
卻之尤不輕於薦引或譏其絕物先生諭曰公朝節祿

將以待賢者豈為吾私親設哉先生貴而能貧雖位至
法從蕭然不異布衣時又寡嗜欲甫臨強仕之年即獨
榻於外給侍於左右者蒼頭而已遇佳山水則觴詠其
間終日忘去其沖曠簡遠之情使人挹之鄙吝頓消與
人交任真無鉤距不事矯飾以為容悅而誠意獨懇至
然剛中少容觸物或弦急霆震若未易涯涘旋踵間聰
如陽春曾不少留礙焉先生之學博極天下之書而歸
於至精有問經史疑難古今因革與其制度名物之屬
旁引曲證語蟬聯不能休至於剖析異同讞決是非多
先儒之所未發見諸論著一本乎六藝而以羽翼聖道

為先務然其為體布置謹嚴援據精切俯仰雍容不大
聲色譬之澄湖不波一碧萬頃魚鼈鮫龍潛伏而不動
淵然之色自不可犯中統至元以來如先生者二三人
而已故凡國家典冊詔令及勲臣當得銘者必命先生
為之海内之士與浮屠老子之流以文為請者日集户
庭力應之而丟一篇之出家傳人誦雖絶徼殊邦亦皆
知所寶愛雅善真草書人有得片幅者必藏弆以為榮
世之議者謂先生為人高介類陳復常文辭温醇類歐
陽永叔筆札峻邁類薛嗣通識與不識俞無間言於呼
先生生當六合混一之時鍾河嶽英靈之氣積之既厚
所用亦弘仁皇肇開科舉之初即以儒學自奮歷仕五
朝晚乃入侍今天子掌述帝制勸講經帷疑然獨任斯
文之重天下學士咸所歸法遂使有元之文章炳耀鏗
鏘直與漢唐侔盛先生之功固不細矣至於出處大節
光人所難能者年未七裘而謝事暨屋公薦起之俄復
控辭仁方眷待之深再召還朝未幾又辭其難進易退
之風真足以廉頑而立懦揆之古聖賢之道蓋無愧也
若先生之所自立者豈不綽綽可傳於後哉先生之薨
在法當錫謚立傳某從先生游垂二十年知先生為最
深因輯任官行事為書一通上于太常國史然巨細詳

記不敢效古書法為簡窮者欲其事之白以俟爰撫也
謹狀至正十年十月日門人金華宋濂狀

故凝熙先生聞人公行狀

公諱夢吉字應之以諱行姓聞人氏相傳出於漢太子舍人通其後裔遷居於蜀有諱韶者為婺之金華縣令遂為婺人縣令幾世孫其娶儒學教授温州王先生訖之女生子虢桂山翁翁生始三歲而教授君亡王後去適項氏翁鞠於其家因從其姓及長娶劉侍郎諱孫女而生公乃以公還氏聞人云初鄉先達定庵魯齋二王公崇尚伊洛之學金鳴而玉應官奏而商宣倡明道學

虢為極盛翁往来叩而得之定庵者為最深翁知公有異質父子自為師友晝夜飭厲之公亦上承翁志不出郊坰者十年一日有約遊城南者所藏黑屨久弗御蕈底為穿故凡七經傳疏悉手抄成帙義理所在深體密察徵如蚕絲牛毛剖析靡遺積之既久神會心融訓詁之說有紛拏未定于一者公刊其是非如辨黑白四方之學徒或執諸經問辨公為歷陳衆議而折衷之不煩餘力譬猶屠牛坦臂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及不頓君子稱之泰定丙寅公以尚書舉於鄉上禮部不利公無幾微見於顏面益進脩弗懈時有司以解額太嚴不足厭士

論別發文理直者為副榜公後
學行欲辟書吏公辭重紀至元
者節来浙東知公不可吏乃薦
儻之西安縣學教諭昌國州學
學教授某郡李君國鳳方經略
嘗從公游知位不稱其德擢為
公力辭朝廷尋以年久當陞除
上以壬寅歲三月丁未卒于永
巳之年凡七十載娶胡夫人無
二女長曰貞適庶壽道說齋之
五世孫次曰艮適胡裕

夫人之姪也公之學一以誠為本涵養既深内外一致
故其氣貌類玄文之玉温潤而澤絶無纖瑕而孚尹煥
發於外者燁如白虹能令人愛戀弗厭下帷講授前後
授學者數逾二千各隨其資而裁輔之多有躋膴仕者
有思終日未嘗傾側其誨學者必先道德而後文藝故
性行恬冲公卿之家意欲邀致每避謝弗往門庭之間
華積不剪雖當鑠金之暑折膠之寒正襟危坐淵然若
右名士鄧某以儒者之學自任尤知愛公謂門弟子曰
今時學子德未能立而溺志脩辭組織華彩沽釣聲譽

實德且病矣如吾憂吉誠高世之軌範哉人以為知言
公既沒及門之士以公執醇弗變而含和有耀也私謚
曰凝熙先生仍告郡太守祠公於學宮前原道書院共
履前進士仁和丞唐元嘉從公為其久猶患粹行不昭
于世條而列之俾瀛鈴次成書鋟梓以傳某實無似義
雖然不敢辭也謹用刊落蕪藻直序事蹟以俟傳儒林
因張教授繼之拜公於函丈公一見遇之如子姪所以
整揖其威儀礪磨其問學者無不至也第以患難相仍
業不加脩有愧於公之所教又安能道盛德之十一哉

墓表

元故孝友祝公榮甫墓表

瀛嘗奉詔總脩元史凡天下有關史事者下郡國長吏
博加采輯悉上送官往往吏非知書者以致龐襍清亂
不足以取徵孝友之人動至數千皆溢浮辭而乖實行
瀛令史官高啓撰次成編而親為筆削之唯存一百六
人皆灼可以勵世惇俗者而處之祝公榮亦其一焉婺
與處雖連壤不知公榮之詳後七年公榮之子崑持所
狀羣行求文表諸墓道蓋公榮之歿已十八年矣狀之
稱述皆傳中所略者遂次第而序之公榮諱大昌公榮

宇也居處之麗水官橋里姓祝氏祝出軒轅氏之後至周武王時封彭祖遠孫光為祝侯子孫為齊所并故以祝為姓歷代多有顯人具載家牒可徵也五季初有諱寔字茂之者自信安来為處州判官遂遷焉壽九十二以癸葬宣慈杉塘之原寔生中奉大夫縝縝生朝議大夫儒儒生承議承議生允懷允懷生況況生宋紹聖進士建州司理參軍爽爽生公晃公晃生份份生武學教諭天祐潭州司户參軍詢詢生之琦之琦生紹紹則公榮之父也公榮孝友出於天性其在父母側容色穆穆以和父母意有欲先候知之不待出言而事已集一日

不見心惶惶焉若 重寶得一甘味雖在百里外必歸薦之然後敢食母病晝夜侍側嘗藥奉湯靡以進衣久不脫蚤蝨生其間已而疾勢革走謁于羣神且泣且禱語不成聲見者為之揮涕父母歿擗踊無算屢至殞絶其於復襲斂綴飲殯奠祔之禮悉遵古制而不墮流俗之陋煬人不戒火起竈突間煙焰漲天公榮於急遽中力不能救乃伏棺而悲號且曰天乎吾母在斯幸天有以祐之天苟不祐我將與母俱焚誓不獨存也其火忽自滅州里嘆異曰昔蔡順伏母棺而火滅不意今日於公榮見之公榮既葬母朝夕翹首如有望而弗至既而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是終無以解吾憂也乃命工搏土肖二親像於堂朝夕
事之如事生焉公榮敬兄公亮如其父家政大小必關
白而後行公亮出仕公榮不敢中席而坐恒若公亮之
臨乎上其弟公榮奔視遂頓仆于地良久乃葬
抱弟屍而大呼曰吾弟去吾而何之乎悲悼過甚髮為
之早白撫弟遺孤逾於己所生公榮孳孳以同爨為政
請于公亮建家範數十則令子姓分任諸事視其勤惰
而懲勸之每旦庠食堂上氣象雍肅若不聞人聲三世
之間愉愉如也或者欲間之說其分財公榮勃然變色
曰此言何為至於我哉必吾不睦于家不敢友恭之道

故爾昔張公藝尚九世義居況親昆弟乎苟計利而害
義大蹤當不食吾餘因撫膺長慟言者赧然而退故處
之人士言孝友者一則曰公榮二則曰公榮至今無間
言云公榮風岸偉特善談史上下二千年治忽幾微如
指諸掌聽者忘倦尊賢重傳未嘗有毫毛褻慢意平心
率物好惡無所偏徇而尤好施與故舊貧窶者周之死
而不能葬者給之或丁歲儉下粟估糴之青田盜阻行
舟民不能鹽食公榮出所儲鹽惠宗族親婣以及於閭
并人皆德之當元之季四方用兵藩閫大臣多鈐致豪
傑而布衣之士有談笑取將帥者聞公榮之賢辟書交

至公榮笑而辭江浙行中書左丞相方承制行事署為
處州路儒學教授亦辭乃築室南野而隱居焉不幸以
至正二十年庚子正月一日卒壽五十又八二十一年
辛丑某月日葬于武川飛鳳山下禮也公榮凡三娶先
配同縣王氏次東甌王氏次閩中陳氏皆簪纓大族子
男子三人曰山曰崑曰龜皆好學尚義崑即来速銘者
子女子三人常洎王達其婿也一未行嗚呼孝者百行
之根柢萬事之綱紀也孰一術而育善至百邪去唯斯
道則然所以化民成俗者汲汲焉是務而莫敢忽也近
代之制文臣自少卿監以上武臣自正刺史以上實録
方為立傳而能行於孝友之政者雖在韋布中亦必登名
與之齊行其治化徽權於是亦可覩矣有若公榮之行
之美豈可使其泯泯無傳哉嗚呼古之人有云位登台
輔也爵列公侯也祿積萬鍾也馬踰千駟也殁之日曽
不得與斯人之徒隷齒此無他以風教所關為甚重也
濂雖不敏其於公榮之事表而列之用以為世道之勸
孰曰非宜銘曰孝友之根實出降秉金石堪貫神明可
通古之君子資之出治因其秉彝庸民孔易雖在布衣
形筆登名其意斯何樹之風聲閭閻祝君愛親靡舍朝
斯夕斯肯離膝下親既云亡淦殯在庭臨風泣血哀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自勝煬人弗戒火起曲突有煙勃如上不見日伏棺悲
號誓與俱焚誰謂天高邈若不聞其勢方升熾不可遏
不待反風震焰隨滅家政之脩法古名門毫髮敢私唯
義之敦嚴布科條各授以事一門雖雖罔有垂戾辟書
突飛君笑而嘻我有我政奚暇外馳古有篤行照耀方
策以今較之孰為優劣埃風渺瀰德色慘慟兄曰善事
不忘厥初飛鳳之山林木葱蒨勒文墓門用為世勸

先大父府君神道表

惟我大父府君卒于重紀至元丁丑十二月己卯後四
年當至正辛巳十月壬申葬于金華縣東七十里東烏之
山又六年丁亥十一月己未而大母夫人繼卒是年十
二月丙申合葬府君之戾其將何逝然自兵興以来潛伏草莽
諸墓上不孝之戾其宗及夫驚悸稍定然求鴻儒畯
支綴餘息不敢使墜其宗及夫驚悸稍定然求鴻儒畯
生以論譔先德而故老凋落盡矣斯固區區不能自力
之過亦遭時孔艱心與事背無以遂其犬馬之私矣今
弗圖恐終無以示子孫輒忘其固陋而一言之初府君
生于宋季宋未亡而官政先亂諸少年緝紙為鎧剪茶
為攫斬牲以祭社神唯務相屠劉睢胜之然即蟻附蜂
聚求饜其欲而後止府君亦多慫家能以智馭之獨能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脫禍及江南入國朝法制未定州縣吏舞文以盜民府
君因毀其家與夫人棲遲小室室中僅容榻簀夫人設
竈於戶外朝爇斧出炊暮復持入御紡磚直至四鼓目
稍瞑即起敲氷為盥漱又復從事由是家用頗紓大德
丁未歲惡人相食府君出糴于杭亡賴男子結為隊伍
夜半椎人門稱相公發廩分鹵掠呼號相聞里中惴惴不
自保時嚴君侍夫人之側夫人與定計以物紿羣盜私
走告捕掾部里兵襲之盡殲其衆府君聞其事自杭馳
還見夫人悲喜交集且曰吾意爾母子作魚肉矣尚在
耶已而傳酒相慰慶鄉黨咸頓首謝曰微君家吾屬入
鬼錄久矣府君性忠信啓口露肝膽不肯作世俗軟媚
無實語與人交無二語或有科繇至挺身獨任之曰母
十以家傳於諸子晴簷獨坐拄頰看山世間升沉榮辱
了若不相關又二十八年乃終黃文獻公為表其墓曰
言士云夫人粹然如玉而薰不可犯婦道母儀可為女
中師傳行事暗合古烈女者甚衆齊家一以禮法雖細
微事皆遵矩度入其庭上下祗肅無敢大聲疾呼者歲
時出坐堂上羣子姓捧觴上壽夫人歷以畏天為戒復
證以近事曰某也善子孫繩繩多某也不善人已犁其

庭矣從子蚤孤者宗人利其貲多欲潛害之夫人與府君扶翼至成人為之納室而返其貲牟髮不私夫人端明而有容其謙損不足之色津津見眉宇間卒享耆壽以終其年視府君又加七焉馬瀛之生也與府君同月日府君特憐愛之四五歲時府君坐置膝上以手賭其髮而祝曰吾祖寬厚長者生平好施與不求人知吾父孝弟如古人應物以柔勝亦以卹貧之故致家之索及吾唯先訓是式每衡於心而勿敢忘承吾之利者列于前紛紛也今耄矣恐旦暮死不能有以詔汝汝固幼幸聽吾言即聽吾言期樹善於無窮言訖潸然而泣瀛時

鉛紙而識知頗能記府君之言嗚呼府君之為人其心厚於仁者乎瀛也不敏學不加脩不能使府君之名光輝震耀於來世兢兢惕惕若履淵氷所幸祇奉誨言立身行已頗無愧怍於人庶幾弗悖於府君教者庶李翺為皇祖實錄有云先祖有美而不知不明也知而不傳不仁也府君之美瀛既知之矣雖不能工為文辭不可緣是以自陋於不仁之域於是以特牲告于神道列府君之事貽諸孫子　繼夫人為善君之言行而附見夫人之志歷百世而毋怠云府君諱守富字德政姓宋氏金華潛溪人父諱溥德毋周氏夫人姓金氏諱妙圓父諱

溥榮母謝氏生四男一女十三孫其世系之詳已見翰
林學士承旨歐陽公所述刻諸石矣不書懼瀆也前史
官介孫濂自製
石刻載府君世系今錄于左其文曰宋氏世居京兆
唐大理丞憲武德間遷吳興憲字秉彝為易講師弟
子數千人生有嚴有翼邠邠生餗餗生玄熊玄熊生
炘炘生巖巖生戩戩生宗捷宗捷宗捷生服服生僎僎生
循循生伯旒伯旒生榮周廣順中遷義烏覆釜山榮生體
仁通尚書春秋私謚文通先生甫宋雍熙末遷根
溪之宋郡甫字師杜生訓訓生帳帳生祥祥以弟

子阜後阜生佾從榮至佾七世皆為鉅儒佾生永數
栢嘉定初同遷金華潛溪栢字秉操以元水數子溥
德後溥德子即府君諱守富字德政履仁蹈義類古
篤行者妻金妙圓賢甚一言一行可為女中師法生
文昭文圃文馨文詧文隆文昭一名朝宇文霆有隱德朝
廷賜號曰蓉峰處士生淵瀛淵義烏醫學教諭瀛博
極羣書自布衣召入史館為編脩官著孝經周禮傳
記數十萬言元至正中遷浦江孝門橋上文圃生潛
渭沁淯澤潤文馨生濂文瀛文隆生淵淵生瑛瀛生
贊遂登生琦斌璉生理沁生珠瓊瑗瑛生性怡贊生

慎愷怕澄瑛贊遂皆儒隱府君誠吉士哉何其孫子之賢且多也史官歐陽玄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銘

黃氏義門銘

天地之間有大防焉孝友之謂也水之於也濫觴爾苟無土以障之則必至於滔天火之初也螢爛爾苟非水以制之則必至於燎原人心感物而動不能無欲其端亦甚微不有孝友之人出為表式則淪胥以成風而彝倫斁矣昔者先王有見於斯雖委巷剌草之民能行之者必旌命之所以贊王治章人風而挽之於正也世之評唐史者且謂張公藝李公本劉君良孝行推於友睦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數世不衰真豪傑之士嗚呼當是時金章紫綬之賢皇
盖朱旛之英布列中外未嘗無之顧乃豪傑歸於閭巷
之士者以其不俟教令所加而後奮也嗚呼南陔白華
之詩盖亦商之末世周之盛德也斯民以孝友著稱君
子可以觀其世矣浦陽黃氏共先與文節公庭堅同所
自出有諱度者宋隆興癸未進士亦諸祖也元至正中
傳至諱珪君生三子其二曰隆
其生二子曰逢吉曰逢昌逢吉兄弟亦各有子至十有
餘人三世之間孝友無間言逢吉乃殫志竭慮設為教
條鑑諸藥石復遣諸子宿請濂銘之嗚呼子壯而分婦
姑反唇相稽秦之俗已然矣況去古日遠風氣日益漓
黃氏能不染於末習卓然不變其恒度非真豪傑者耶
浦陽以義居聞者二三人唯鄭綺之家已至十葉黃氏
知慕而興起進脩益力烏知不綺若耶雖然許史之
稱未足為貴也猗頓之貨未足為富也唯孝友積諸躬
全名昭于時其為貴且富也大矣所謂特立兩間而無
媿稽諸賢掞而有徵著之後世而可法何莫不由於斯
黃氏子孫曾可不思自勗哉能如濂言揆之張公鬱之
流他日可馴致矣詩有云之風雨如晦鷄鳴不已濂於
黃氏益深有望焉銘曰

浙河東疆地曰浦陽厥氏維

黃雙井同枝科名陸離世服書詩有儒其冠以義為藩
爽葉共飡視其齋庭左史右經鍾武繩繩視其房除前
絲後纊燈火與俱至和所行揖讓而升穆然無聲即衍
而範實而匪詩三代一家世道下趨子父割閨婦姑勃
蹊十室九喪瀾倒波頹萬夫莫回繩聲方寘忽聞怒雹
孰不為驚植範建防與法輔常斯德之亢造端非難延
裕維艱冀任重於山如為高陵世益代增非人獨能如松
之青故隕新承所以永真古先與謀庶行之脩其道曷
由執敬為符夙夜究圖百世如初

銅雀瓦研銘

臨汾徐昭家藏銅雀瓦研獲於彰河中相傳逾百齡兵
部員外郎許珪以使事過之遂賻焉質文黝蓋真物
云太史金華宋濂為造銘曰　埏填成貽資氣母炎火
一爍貞且壽禁雨迴風著勳乂何弆舞榭塵爾蹂天假
漳河滌其醜出貢舩翰列左右虹光夜半上衝斗龍圖
龜文首交紐要使遺文傳弗朽

詩塚銘

番有奇男子曰魯脩學詩李存先生先生以文雄江東
獨才脩脩有詩朋十人與脩緣情善賦番數罹兵燹脩懼
其詩失傳埏填為甕刻識芝山中瘞已請太史宋濂勒

銘其上銘曰　河清嶽明効坤之靈何雜綏兮鳥文龍
章於槃其奚昌厥辭兮冥智歛真返諸至神蘿黃爐兮
淺為醴泉三秀羊綿合卓符兮番山可夷番川可移道
如初兮

正心堂銘

元臨川監郡芒庵嘗銘其燕息之堂曰正心庵既以此
自治其身而化其民又推以教其子入　國朝長子文
縝司教成均思嗣庵德不墜復以堂銘為請三代盛時
凡有國有家者皆不敢不學其學未嘗不本於心譬之
操權衡以制以輕重持規矩以裁方圓凡有形者皆不
能違是以事功成而習俗美先王之道既息居乎位者
不知學學者不知所本窃窃焉欲以私智小數勝之而
民卒不可得而治前代之事如此者多矣而元為甚芒
庵生乎其時獨能取聖賢為學之道治其身其天性之
過人遠矣文縝又能推之以牖諸人非善繼志者哉銘
曰　昭哉聖則厥要甚寡正其一心以對天下一心之
量天容地深燭若日月軌不照臨其不正時日方晦
昏亂迷惑靡有攸留誠其始萌乃正之功知不周物思
誠曷從維知克誠維誠克正正以持身罔敢違令內以
為家外以臨民明盡禮樂幽通鬼神世降道離人鮮回

學猶以私心狙伺狼攫偉茲芒矣監于大邦揭聖明訓實諸崇堂崇堂巖巖磨莚几具有邦人君子陳說古道軌詭軌端皆從曷遠折以片言灼如蓍龜豈徒其名又能允蹈既政以施亦身以教侃侃嗣子先人是程緝其体聲亶為難能勿謂已遠千載一心聖謨炳然奚古奚今

連槐堂銘

人事無與於草木乎孝友之徵古多記之矣草木果符於人事乎則大舜閔曾之行未聞形於草木之祥也然則將何所定歟人之於天體異而氣同養吾氣以感之寒暑可自我而平日月可自我而明山川可自我而不震驚鳥獸可育四靈可致況草木乎然而有得有不得者變也物隨以應者常也變者天之權常也天之經天以經示人而以權教人以聖賢之德盡為人之道固其戢也雖勿報焉可也未至於聖賢而能不悖於道焉可以弗旌乎是權也或因物以著戒或設象以假義又權之教人者也苟逐逐焉而報之仍仍焉而見之智者可以理推愚者可以幸得則不足以幸天矣天道之權吾於魯穀周氏有徵焉周氏兄弟曰彝允皆賢而文居新昌彩烟山中事母甚孝入其門少長秩秩有序其氣穆然若陽春然鄉人稱之為孝弟舍旁樹槐一章高尺餘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岐為二榦及眉交合為一左右之枝各三上挺可數尺
再交焉於觀者咸歎其異以為舜兄孝友之徵乃以連
槐字其堂其友王宗成来　京師為之請名槐之為言
近於懷懷者思也所以旌其孝友而教其後人以思也
後人視斯槐寧不有思乎其枝歲繁而時茂猶子孫之
愈久而多也子孫雖多其本於祖則一而已猶槐之衆
枝本於榦也嗚呼周氏後人視於斯槐孝友之思其能
忘乎此天之所以教也烏可以無銘銘曰　周氏孝友
德斯植天旌厥槐世希覯巨本數圍去地尺岐為雙榦
挺椎持及眉而交交復副貳副胖枝合如織鄉氏里耋

歎以嘖烟哉奇祥古未識吾知玄化彰於德俾爾後
思作則枝繁榦別勢莫抑同氣殊分麗十億槐枝可連
人可析

蒼雲軒銘　並

世皆稱嚴子陵不屈光武以為高士之問學固求所以
行之耳苟得賢君事之而行所志君子之所樂也況光
武素知子陵哉子陵之不以隱為高也審以其隱蓋有
所為爾人之志意材量明者能燭之於事為之先子陵
光武少相友善使光武能任人可為盡力子陵何所苦
而不出既出而決去哉蓋光武察察自用其後宰輔多

不以禮退子陵預知其如此故決然避去而不疑以全故舊之義此子陵所以為高也苟徒以隱為高孰不可為子陵哉子陵裔孫居餘姚者曰宗道取范文正公祠記蒼雲語名軒余恐其昧乎出處之義也告之故系以銘銘曰

維士為學志大行于時孰肯樂隱岩而弗為卓哉子陵識時之幾幾不可以出耳耕釣以嬉此為百世之師苟時可行而飾隱以欺是棄其天而失時宜嗟吾子陵志豈在斯爾宜則之勿執固以遺視時摧移知變任山

何滯斂與施或不盈握或兩四垂庶乎子道之歸

貞白堂銘

君子於治身之道詳矣而居室未嘗有名近世之士求自治至於居室之名則務極其美昭而日月風雲雨雪霜露大而江河山嶽林泉丘壑細而竹樹草卉鳥獸魚蟲可以托情而比德者皆取以為名名則美矣於身何補哉誠能提仁義道德之要著之於目而存之於心禁邪而止慝服之以終身而不蹈流俗之弊此丕繼得古君子之意乎臨川許仲孚篤志嗜古以貞白名其堂蓋將矯夫側媚汙濁之弊以治其身是可謂善學矣其友芒文鎮來徵銘銘曰

天不貞天柱傾地不貞地軸騰日月不貞乃蝕其明陰陽不貞寒暑潛行況伊

人斯敢不貞有不貞者殄厥生天以白物閉惑地以白
庶物育日月以白回海貽燭陰陽以白民用昏惑人苟
弟白為暗為僻彼何人斯敢弗白有弗白者戕身喪德
維許子學孔腴貞白銘堂隅豈銘爾堂將銘爾軀匪徒
飾外宜銘諸心矢弗渝爾之貞為道之樞爾心之白為
德之居勿倒以欹勿湼以汙持之永久為聖徒

默齋銘

陵川和君原德以文行稱趙晉間掌被薦入朝稱疾辭
去結廬太行之顛題曰默齋其友湯子上為之請銘銘
曰　昊哉上蒼玄廬下處風雨霜露得其平日月星辰
得其軌江河山嶽以流以峙百物以生萬彙咸叙不發
一言而若敢失其恒觸者以其本乎至誠之理也維人
之生內則五性七情外則三綱六紀所以發於中而應
乎事者於其酬酢適宜辨析非是固不能歸之於一默
而已然則無誠慤存乎心徒欲以三寸之舌取勝角靡
上陳為說下喻為詭陰謀規利邪說誇已其去道不亟
愈遠矣乎昔者孔子嘗欲無言賴氏如愚聖其美彼
由與賜佞口多言棄弗之取其所尚可知也絳灌不文
外若樸鄙而功茂績偉晁氏之子號稱智囊卒啓戎兵
身斃干市惟躬行之為貴何言語之足恃晉有和君力

學未仕期實踐以自脩獨默默而無語此蓋將矯便佞之陋習而庶幾乎顏氏者非耶

持敬齋銘

吏部員外郎瞿君大年謂余曰大年須謹于吏議繼蒙大宥預有祿食列于英俊之後追思舊愆未嘗不惕然惴慄固以持敬名所居齋庶或善其後也請為銘以自勵銘曰　坦途不戒驥或蹶羊腸畏惴駑可越靈臺孔微佚萬物來不制昏以逸持之以敬志斯一占之明訓作息皆曰人敬勝怠則吉心不持敬中蕩滴四體不故形縮一愆不敬而言支以怵行而不敬遭憤毀矧茲有職紛輕轉上有嚴臨下君列苟或不敬衆爾咀思神逸我衙恍惚語之無聞閑由詰敬以格之迅如駟況均為人視听徹事之以敬寧弗悅告爾持敬久愈聊德樹名彰底崇秩

方壺子玄室銘

方壺子春秋六十而加六齡預擇地白雲塢之陽甕為玄室去大上清宮不二里而近且顧謂弟子曰宅日解所佩劍及吾遺蛻藏焉金華宋濂為銘文其上方壺子名從義字無隅姓方氏方壺其自號也苗裔出歙之方仙翁後累遷桐廬弋陽貴溪者三今占籍貴溪人稱謄

纓家父持正毋柱氏方壺子生而頴異超然有絶塵趣
父命入宮之混成院為道士三洞玄文無不周覽已而
有隱者蓬頭跣足鍊丹琵琶嶺上屢著靈跡世目之為
金仙翁方壺子事之甚謹受其龍虎大丹秘訣仙翁移
入武夷山結廬最高峰頂人鮮謁之者方壺子肩蛇虎
之險往訪焉仙翁與之劇談凡水火交媾之徵日月高
奔之道莫不盡其說方壺子歎稱歙然動郡公聞命謂
仙翁入室弟子惟方壺子一人至正癸未方壺子被鶴
氅衣佩長劍翩然游燕都二公貴人見其氣貌充充然
以為貞神仙中人授館致餽始無虛日而辨章公朶爾
直班余忠宣公顧慕之尤切忠宣公嘗戲之曰京都歡
利之場子有道之士亦復一來耶方壺子笑而不答越
再春佛柚還江南詞林鉅公留之不爭倡詩以餞忠宣
公最靳與人文欣然操觚為序其首後數年都人士艷
其高風不能致之輒南望曰方壺子何時復至斯乎於
是集詩相遺以寓其遥思方壺子譽望益隆裔集賢院
以其名聞制授致虛貞白惟一真人主領杭州路宗陽
宮事方壺子歎曰吾髮種種矣惡用是哉弗赴遂閉關
不出以道自娛方壺子剛介高潔不能隨俗浮沉與中
書左丞危公素遊不翅金石始終無變遷臨川葛君元

哲性不容物一言不合輒白眼相視獨許方壺子能外生死超有無如古仙異人之流同館道士薛君義善行卓拔俗之韻士也素不服人每見方壺子終日談玄不休方壺子通道家言尤深於関尹子之說辨析精微發前人之未發工詩文祕不輕示人善隸書飄逸清麗有漢魏意而章草尤精性復好畫初師集賢學士商琦雙筆之法既而沉酣於荆関董李四家而旁及於米芾父子四方求者甚衆或得片紙寶之如金玉虞文靖公集為作畫記極推賛之不少置其所度弟子則陳德新董鳴漢李光輔云無同論真之士鍊陽明而祛陰翳積功之

久神上升而魄下沉縱有凌空飛騰亦蛻解懸崖而去此必然之理也方壺子道高一時其神當永存預治玄室抑亦示人以常道也歟可謂達人大觀者已銘曰

存長生度世與道合真

賛

龍馬賛

西南夷自昔出良馬而產於羅鬼國者尤良或云羅鬼疑即古之鬼方其地有養龍阬在兩山之中泓淳淵深開闔靈氣而蛟龍實藏其下當春日始和物情酣邑庚

人立柳阬畔擇牝馬之貞者繫之已而雲霧晦冥咫尺不能辨色顧有物蜿蜒上與馬接蓋龍云速天色開霽視馬傍之沙有龍跡者則與龍遇謹其勿殺而節宣之暨產必獲龍駒焉粤若洪武四年六月壬寅夏國生明昇以全蜀降獻良馬凡十而其一色正白乃得之於阬者身長十有一尺首高九尺足之高比首而殺其二尺有肉隱起項下約厚五分廣三寸餘貫膺絡腹至尾閒而止精彩明晃振鬣一鳴萬馬之辟易鞿勒不可近近輒作人立而吼上謂天既生此英物必有神以司之親撰祝策詔有司以莊牢祀于馬祖然後勑典牧副使臣高敬襄沙四百斤壓之人跨囊上使其游行苑中久之漸柔馴適八月癸巳上將行夕月之禮於清涼山壇上於是乘之而出如躡雲而馳一塵弗驚皇情悅豫賜其名為飛越峯復命御用監直長臣馬晉臣繪其真形蔵焉臣瀛稽諸載籍漢之元鼎中有神馬出渥洼水中馬之生於水者尚矣養龍之說雖相傳於夷人要當可徵不誣也肆惟 皇上以大德而位大寶日之所沒無不撫山航海獻贐奉琛邇者獨角之犀来自九真食火之鷄貢於三佛齊之境其他倪形備狀雜籍紛紜是而足而況茲水產之龍馬乎周書有云不寶遠物則遠

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　皇上宵衣旰食日懷保於
小民岩穴之士蒐羅殆盡將圖治安如黃虞時其遐荒
殊裔珍毓奇產未嘗有心求之所以榮光休氣洋溢中
國仁轂義聞充洽八表而龍媒之異自致於天閑十二
之中揆之於書前聖後聖盖同一軌轍也其視二師之
遺瀆武窮兵以索諸大宛者果何如哉臣灝以文字為
職業際茲盛美不敢默而無言謹述贊辭一首以貽諸
後世贊曰　天駟熒蛟龍升靈泓澄神馬生祥飈瑞霱
晝杳冥天一翕聚通精靈龍胡（漢郊祀志龍垂胡髯 胡乃項下垂肉也）盈
烏[illegible]堅竹披耳鏡懸睛花雪捲毛光照夜汗溝有血霞
流頳振鬣風鳴萬馬驚門流電逐飛星九霄彷彿從龍行
但聞瀟瀟風雨轂三川平八極寧真龍媒獻龍廷出入
天門駕龍斬太霞五彩滿瑶京皇風清　皇道貞　皇
威明茫茫輿內孰敢不來庭陋彼漢將軍空圍貳師城
乃知　天子在樹德不必連年徒用兵

滕奉使贊

齊人王蠋有言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夫女
之從人一與之醮當終身不改譬之白璧小有玷辱人
將弃去而不之顧臣之事君也其理亦同故蠋特並言
之事兩夫者雖辨如虞姬智如鄧曼吾知其決非良婦

事之君者雖功如汾陽唐郭子儀封汾陽王才如西平唐李晟封西平王吾
知其決非良臣嗚呼使此義昭如白日人臣安肯慷貳
心而國家安有喪亡之禍哉東陽滕茂實當宋靖康初
以太學正與僉書路事迪奉使於金議割三鎮太原尋
奉密詔據城不下金怒囚之雲中欽宗北遷茂實謁見
涕泣請從行主者不之許其後事迪南歸茂實獨留膺
門終身不再仕臨沒令以黃幡裹尸而葬仍刻石識云
宋使者東陽滕茂實墓此殆不事二君者歟當是時有
宇文虛中者亦以黃門侍即使金見留遂改節易行反
面事虜其後雖欲奪兵仗南奔而自贖卒亦不逃君子
之譏其視吾茂實果何如也茂實已矣人至今想其
節如神龍不可得見至視虛中輩不啻若鬼蜮犬豕有
識妾婦亦羞聞之此無他人心天理終不可誣也乃作
滕奉使贊用規事君而有貳心者贊曰　漢有蘇武奉
使不屈滕公配之有聲烈烈黃幡裹尸以全臣節如璧
之白弗緇弗缺其人雖亡而神不滅上游帝所凌厲日
月降臣見之肝碎膽裂敢述贊辭勤在貞碣

濱滓生贊

濱滓生者肝江廖應淮學海也抱負奇氣好研摩運世
推移及方技諸家學年三十游杭上疏言丁大全誤國

狀大全怒中以法配漢陽軍生荷校行歌出都門道傍觀者嘖嘖貴壯之抵漢江濱遇蜀道士杜可大揖曰子非庸庸淮耶生憮曰道士何自知之可大曰宇宙大虛一塵爾人生其間為塵幾何是茫茫者尚矣然心目間矧吾子耶然自邵堯夫以先天學授王豫天悅天悅死無所授问舜玉枕中本百年而吳曦叛盜發其冢得皇極經世體要一篇內外觀象數十篇余賄盜得之今餘五十年數當授子吾侯子亦久矣乃言于上官脫其籍盡教以家中書其筭縣數音起生神鑒頴利可大指書未到者生已先意逆悟可大自以為不及學既成去隱宣歙問遇余安裕之陽將教之安裕勸生業中庸生瞠目厲聲曰俗儒幾厚吾唐筭史家臺市大衍數沽酒痛飲即吐吐即飲不醉如泥弗休醉中嘗大吐曰天非宋天地非宋地奈何奈何語聞賈似道遣客叩之生曰妍多言浙水西地髮白時是其詳也似道未解復召至舟人與語生曰明公宜自愛不久宋鼎移矣似道惡其言掩耳走生亦徑出過勞淵子家索酒轟飲酒酣作嬰兒啼曰大廈將焚燕猶呢喃未已耶復賦歌以見意都人士聞之兢指以為怪民不與接獨大學生熊睟聖猶時造其廬生私執熊手謂曰吾

端居曽樓聞空中戊馬百萬來人鬼哭泣聲壬申襄樊陷甲戌宮車晏駕乙亥長江飛渡似道亦殛死臨漳丙子三宮播遷諸王大臣皆南北亂走噓吸事耳子不欵去何為居亡何宋事日非沿江州群望風奔潰生大慟曰殺氣入人間廣中吾不知死所矣遂遁去其言無一不驗後四年病中處州學中牛丘十二無子唯一義女從之生宗堯夫先天之學頗自謂知易每見諸師傳疏不問淺深輒訕駁以為樂及論後天則尊義畫為經豕象二傳為九師之言且謂說卦非聖筆不能作上下係乃門人所述序卦直漢儒記爾蓋生聰明絶人未聞道而聽之論多失中然性使酒難近又好訐人於

士彭復樂師之浚不卒業復屢受譴斥不怨生將遁時召復至口發例手布籌雖平昔所斬若終身不示人者一舉授復復後又授鄱陽傳立云或曰生瀕死語女曰吾死後一月中朝命山人面頭發赤不顧罕有從其學者唯國子薄吳浚進

當過予門汝奇出藏書示之立當以此致大官後皆如其言所謂山姓鳥名崔鵬飛也生所著書有玄玄集曆髓星野指南象喻統會歛譜畫前妙用數十萬言今猶閒傳于世贊曰　龍圖成章有文從衡以濟以明以洩

其歲以莫乎玄黃昔我素王常編三絕隧緒微泯誰其
我綴我黍我腴九師襄之我苞我晶百氏穰之如河之
渾如曀而昏如治絲以棼天未降割一髮攸有維洛有
士居于百原超神冲漠凝於畫宪數往知来小大斯甄
莫峻匪厓我陟其顛莫深匪淵我淪其泉簡材以畀非
隱弗傳有寘者冢卒昭以宣願得其捐載神于言炎炎
宋籙維其訖矣長星蝕柳色之赤矣青祥見徵玉髮白
矣朋昏以世莫之感矣雀在簏尚其息矣維生之知中
如沸美彼昏弗知覆謂我狂我狂如何我憂孔多我山
我河我用弗磨仰淪胥以訛我酒既嘉我瑟又鼓我寧

歌歌北風其涼旂旄夬夬戎車龐龐蕩蕩江流杭之
如陸有腥其穢流血沃沃海氛方殷其何能目人有恒
言風雨漂搖夏宇障之涉于大川桑徒楫之楫副宇橈
予子焉依國武斯隊不知攸戒日隕弗升雖晝作夜鴟
舞於林鬼嘷于舍孰投是艱魯莫之艾乃慫乃驚乃膽乃行
乃遯死于冥晦生之為胡乃神以著徵之古聖睠程伊
度何以言之卒淪于數一曲之淹不通其故易道既泯
數亦不替激贊於生發我長嚮月出皦兮在天之心在
天之心何古何今

余自幼即見長老談洪萍生事近舉李淦性學及咸

光子實所造文又知生為詳以生之精藝如此而脩
宋史者不列之方技傳卞殊可憾也故予愍之特序
之又傷易道之微激而贊之情予子文燕陋不能永
生也然予情亦至矣瀛

虞文靖公像贊

未明之墟離火降精也丹鳥櫛櫟為觜綵軒也手握化
樞人文昭明也補帝衮衣五色熒熒也上凌霄漢下燭
九濱也無幽不啓無芳不榮也頓挫萬彙配合三靈也
獨騎元氣棲神窈冥也之死弗殁隨物流形凝為帝雲燦
為德星也琬琰所勒鬼秘神扃也命世之才一代之英

也

文右相像贊

才優德純山峙玉温重厚可以鎮俗仁恕足以澤民或
陳經術而侍青坊或秉霜簡而立紫宸終受知於 聖
主宅右揆而相秦深沉有謀真潞國之裔剛毅忠信誠
絳侯之倫觀其屹立不動正笏垂紳猶可作懦夫之氣
而裨 也邪佞之鬼嗚呼此所謂邦家之重寔廊廟之大
臣也歟

危雲林像贊

文繼虞歐之盛位居廊廟之尊天下譽之而不為喜衆

人毀之而若無聞此公所以為大雅之君子傳百世長
存者乎

王指揮像贊

真人龍興山川降精仗劍来從莫非豪英維時王公實
將家子虎吼鷹揚萬夫披靡成功錫爵遂鎮一方施其
武威佩玉冠裳何以觀之有煒其像益懋厥勛配古良
將

王宗晉像贊

以子為貴介公子耶何其神清氣和無綺紈之態也以
子為仙翁釋氏耶何其與時俯仰遊乎方之内也以子
為詩人韻士耶何其清奇勁直訥然謙退也然則果何
為者耶蓋跡混乎三者之中而心游乎埃𡏖之外此吾
嘗謂空同子以古之人而處于今之世也

吳草廬先生贊

絪氛蟬聯神物蜿蜒有開必先山川降神自元而貞篤
生哲人慎斯勤斯絶乎等夷於道早知厲如秋霜煦如
春陽何德之昌抱膝而居氣蓋八區闕而弗舒玩心神
明操觚弗停輿衛聖經學徒是依毛之有麒甲之有龜
斟其淵冲以消吝封心熙氣融大明當軒留聘益尊施
教成均北許南吳先後合符人文之數大明太史金華

宋濂贊

箴

陳思禮以其讀書像求題作讀書以告之

古今千載天下萬理曷由知之存乎經史道散文繁歲益月增欲窮其全厭為難能在昔先覺示我要旨挈其宏綱衆眞盛羣苟棄其本而披其枝力瘁心勞彌久卒迷仁恕于民孝慈于家終身有餘道豈在多惟爾陳生嗜學克孝不形于言已達其要尚亟厭心以誠爾躬聖賢何人敢不慎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題解

恭題御製論語解

右解論語二章乃 皇上所親製以賜翰林脩撰臣孔克表者也初 上留心經籍以為經之不明傳註害之傳註之害在乎辭繁而旨深洪武六年乃 詔克表及御史中丞臣劉基秦府紀善臣林温取諸經要言析為若干類以恒言釋之使人皆得通其說而盡聖賢之旨意又慮一二儒臣未達注釋之凡乃手精二章以賜克表俾取則而為之克表等承詔釋四書五經以上詔賜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名曰群經類要復裝褫所賜為卷以臣濂嘗與聞斯事請識其左方臣聞聖人之治天下養之以政而教之以道民非養不生非教不明三代以降未有兼之者也欽惟 皇上以聖智之資治民之政一法乎古復慮經旨晦而人不知道乃釋諸經以教之其為後世慮者可謂詳且備矣克表適際盛時而預執筆承明詔豈非幸哉昔唐之盛時太宗有志於教化而孔氏曰潁達者實率諸儒為五經正統天下至今傳而誦之不廢今 上開物牖民之心過於太宗克表復為諸儒首孔氏可謂世不乏人矣他日是書之傳將與潁達之疏無異則夫聖謨之詳烏可不知所自哉故表而出之使後世知類要之書實本諸此也

恭題御賜書後

昔在乙巳之春臣濂待罪右史三月十五日卧病京師之官舍不入侍者六日 上顧近臣黼曰老宋起居何久不見耶黼以病對且言其致疢之詳上憂形于色曰宋起居純飾之士不參以分毫人僞侍予五年猶一日也不知何以而有斯疾乎越一日又問曰病勢稍捐否黼對如初越二日又問黼復對如初 上惻然曰爾往傳命俾歸養金華山中父子祖孫驩然同處疾必易愈

愈且速造朝國家文翰庶有賴哉二十四日黼至導宣
上旨臣力疾起拜命越翼日陛辭 上勑黃門內使
出大府金帛以束帛賜之自後候問之使相屬于道時
方嚴有禁之禁自相國以下至百執事皆弗之許特令
中書造安車給健丁六人以載此尤異數也二十八日
皇太子以舊學之故復遣內臣存問賚以繒幣白金之
屬恩意有加焉三十日上道夏四月十七日方抵金華
故居十八日具謝表一通進 上并致書 太子以寓
箴規之意 上覽之再三喜甚謂太子曰此書汝當日
誦一過復親御翰墨褒荅其文則 上所自製字乃
侍臣代書其外封九字內年月六字及花書則 上之
親筆也復出官局文綺白繒各一命 太子署名緘封
遣使者即臣家以賜焉時六月七日也惟 上深仁如
天厚澤如地凡圍於兩間者莫不沐浴神化鼓舞至德以
臣之微亦獲出沾被寵榮如此之至竊伏自念臣本一介
書生應聘而起即典儒臺未幾詔入禁中授 太子經
由是峻登記言之職賜服金紫先後所承 恩數不一而
足今以微痾之故又勤 宸念眷注優異錫予使蕃此
固上天雨露之滋一草一木無不使遂其生成之性而
臣區區犬馬之誠所以思報效之者何日而敢忘哉天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保之詩曰天保定爾單厚何福不除臣敢誦此詩以荅
上賜復追疏遺逢之盛於賜書後示諸子孫俾世世毋
忘　上恩云

恭題御製勑符後

皇上以上智之聖延攬英傑置之庶位知人善任誠近
世所未有洪武十一年詔以太子正宇臣桂彦良為晉
王右傅且親御翰墨為文勑之識以謹身殿寶其子中
書舍人愼裝潢成卷請臣題其後臣惟古明王之待重
臣寵之以爵告之以言者有之矣然其時之文多述於
代言之人求其出於親製者不可得也親製者如漢武

之於吾立壽王狂助者有之求其藁許隆至教告淳切如此
者不可得也臣與彦良同朝且同官　東宮甚父彦良之為
人淳篤和易有長者風當今廷臣鮮見其比　上嘗以
疑臣瀛館臣亦自以為不及也今勑文以善學孔孟稱
之而望以王佐之業傳賜所謂知臣莫若君其此之謂歟
雖然今之職為相傅者凡數十人　上未嘗以言為賜
以言未嘗以稱彦良者許之也彦良獨蒙　聖知若是
之至安可不思報乎其簿書綜獄於詘他人能之者　上不
以責彦良亦非彦良之所以報　上也必也輔　王以
忠孝使晉國有泰山之安　賢王有明哲之譽而彦良者
之名亦相與流於千萬載此豈非　上之望於彦良者

歟方良其可不勉歟

恭題御製賜給事中林廷綱等勑符後

洪武十二年正月二十一日 上御奉天門權給事中林廷綱等六人以歸其親為請 上欣然可之明日陛辭 上親製勑符諭之且命入各書其副以歸廷綱等咸叩頭拜受而退既而廷綱嚴裝成卷以示臣濂請識其左方臣聞古聖君之重臣當授職之際必告之以言如死之命九官周康王誥君陳者有之矣今廷綱以初試職之小臣而有此賜誠古所稱有也小臣曆此賜或然昔時訓命之辭多作於代言之官如廷綱之賜出於 上所親製者無有也親製者或有之求其誨諭諄切期望深厚猶父命子如廷綱所被者無有也嗚呼上之待廷綱可謂至矣廷綱宜何如報哉廷綱其去而思乎昔者處乎閭巷而齒乎恒民今一旦至此果誰之賜歟烏可不盡心也 上之望廷綱者以忠為先而忠非效一職奉一令之所能盡必也至公而忘私徇義而忘己斯可矣苟徒恃 上之寵榮以夸其鄉邦是恒人之智爾於廷綱何取哉是月二十五日前具官臣濂拜手謹題

恭題賜和文學傳藻紀行詩後

新知武昌府事臣傅藻以其為監察御史時所受賜和
紀行詩四首示臣臣拱而言曰天之道不可窺也觀
乎日月星辰之晦明則知之地之道不可測也觀乎草
木魚鼈之生息則知之聖人天地也其靜也與道謀其
動也與神俱苟非發於言語文章何由而見天地之心
乎臣獲事　皇上二十年睿謨英斷雖非淺見陋識所
能知至於求賢若不及愛民如赤子此臣之所熟聞者
也由此四詩觀之望藻可謂甚切而於事尤詳及之庸
非然哉臣與藻同師且同郡識其為人嘗求其受知之
故蓋藻存心恕持法平其以御史使江淮間紀行之詩多
寓諷諫之意故　上喜而和之益可見　上之待藻與
藻之事上交盡其道也視夫諂諛以諛說及與臣下爭
名者相去不亦遠哉臣老矣退伏田里久欲無言矣以
曾執筆繼史臣後敷贊　聖治職有宜然者故為藻書
之藻自御史轉太子文學後倚為御史遂出知武昌云
洪武十二年秋七月宋濂謹題

恭題御製方竹記後

皇帝視朝之暇燕處武樓中每詔一二臣隆詻詢治道
時吏部尚書臣詹同在　帝左古歷談古帝王事旁稽
物理而偶及於竹　帝曰竹之類其亦多乎臣同對曰

其類實繁晉戴凱之所譜至五十餘種或根如蟠輪或
節若束釘或細則勝箭或鉅可為舟有未能歷舉若大
槩其色皆青其體皆圓也唯吳越山中有名方竹者最
為詭異四稜直上弗偏弗頗若有廉隅不可犯之色以
故上大夫愛之往往采而為節　帝曰信有諸乎臣同
復對曰老臣焉敢謬言既退獲一枝以獻　帝摩挲觀
之悅曰臣同其亦信人哉於是親御翰墨草方竹記一
通始言品物之夥中序格致之難及其末也謂臣同為
人俊偉氣豪稽之傳記智過百人曰豪千人曰俊天語
之褒嘉斯亦至矣已而詔臣同於端門俾給事中繕書
以賜臣同不勝抃躍將趨拜墀下　帝哂曰鄉頭童
豁矣何以謝為臣同捧歸裝潢　飾以龍文巨軸持示
太子贊善臣宋濂臣濂竊自念草莽微臣　侍　帝前
十又五年當　帝為文性或不喜書詔臣濂坐榻下操
觚受辭終食之頃入經出史袞袞千餘言仰見天光昭
回赫著簡素皆日精月華之所凝結敷之為卿雲散之
為縟霞曾不見神化著見之迹其誠所謂天之文哉臣
濂聞之三代而下混一寰宇者若漢唐之高祖宋之太
祖皆產乎北其勛烈信偉矣而未見以文辭稱今我
皇帝生自南服天戈一揮九州內外罔不臣妾自天開

地闢以来世之所未有況乎神藻煥發陰麗陽明下被萬物無不仰照此無他　皇天欲以文明化成天下故特被是賜焉夫臣以誠而事上　君以恩而遇下虞盛治一旦復見三千餘年之後何其懿哉臣同宦勒諸金石與典謨訓誥之文並藏子孫之多永永傳之無極臣同受賜以洪武癸丑歲五月之戊辰越二十七日實六月乙未臣濂謹熏沐而題其後云臣濂拜手謹記

題郝伯常帛書後

霜落風高悠悠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張弓繳窮海鴻鸞臣有帛書書中統十三年九月二日放鴈獲者勿殺國信大使郝經書于真州忠勇軍營新館

右郝文忠公帛書五十九字博二寸高五寸許有陵川郝氏印方一寸文透於面可辨識蓋中統元年三月辛卯元世祖登極欲告即位定和議于宋妙柬廷臣唯公最宜四月丁未授公翰林侍講學士佩金虎符充國信使以行宋相賈似道拘留儀真不遣至元十一年六月庚申下詔伐宋問執行人之罪時公在儀真已卜五載以音問久不通乃於九月甲戌用蠟

九帛書親繫鴈足祝之北飛十三月丙辰伯顏南征之師竟渡太江十二年一月庚午似　命總管

公至燕都而七月辛未遂卒年僅五十三爾其書中統十五年即至元十一年而此閣絕但知至元為中統也十三年正月甲申宋亡帛書為安豐劉授王時中所得延祐五年春集賢學士郭貫出使西使節獲見馬遂奏于朝勅中使取之十一月太保曲出集賢大學士李邦寧以其書上仁宗詔裝潢　成卷翰林集賢文臣各題識之藏諸東觀而王約吳登袁桷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蔡文淵李源道鄧文原虞集皆有所作矣昔蘇武使匈奴匈奴詭稱武死漢昭帝使使者諭云天子射上林得鴈足有帛書言武牧羝澤中武因獲還此特出一時假托之辭非有事實也今當一介行使不通之際鴈乃能遠離矰繳而將公書至亦其殆天欲顯公之忠節耶會公已北歸故獲者不以聞不然則是書之所繫豈細故也哉或謂世祖見書有四十騎留江南曾無一人如鴈之嘆遂興師伐宋皆好事者傳會之談而不知有信史者也瀛脩元史既錄詩入公傳令復書歲月先後於卷末以見鴈誠能傳書云

題熙陵御書後

右宋熙陵御札一道凡二十九字蓋濟陰張文定公師亮為相時所賜其母秦國夫人孫氏者也按公以淳化二年辛卯九月自參知政事拜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四年癸巳六月以尚書左丞免在位不過二十二月上於其間以夫人壽考而有令子數詔入禁中及賜手詔存問此紙特其一爾逮至免相時夫人春秋八十有五已而除公知定州公因抗章力辭曾未幾何而夫人亦薨矣後一道凡六十九字漫滅不可讀者六字末書二十八日復識以　御書之寶則公知代州日所賜者也按公以雍熙三年丙戌七月庚辰自簽書樞密院事授給事中出守于代端拱二年己丑七月甲申詔入為刑部侍郎樞密副使是札必端拱元年成子所賜是年夫人壽已八十公之在官亦將三年於是上表陳請暫乞寧省故札中以秋防逼近差替未得直候来春別有指揮答之上不忘舊言明年公遂還朝矣所謂二十八日其月雖未能遽定以近防秋之語為證非屬戊子之五月即六月耳二札之後有跋語一通其尾止云天聖六年龍集戊辰春二月二十有六日記而不署其名攷之家集則公之第二子秘書監致仕宗誨

所述也中言御前擢進士第者太平興國二年丁丑正月戊辰上親御講武殿內出詩賦題覆試進士公時在呂蒙正榜第三甲及第故云御前也公往代時政語謂朝廷方溝邊恃先公首自請行者即非當時事實蓋公居省密同樞密使王顯副使王汭議取幽薊之事及曹武惠王兵敗上頗不樂繼以奏對忤旨乃出於外任後因趙忠獻王言之故復詔還茲云請行者諱之也先是藝祖幸洛陽公疏富民封建敦孝舉賢大學籍田懲姦謹刑下并汾選良吏十策為獻藝祖已甚嘉之暨太宗嗣大歷服日見超擢出入二府遂陟元台雲漢昭回之華不惟寵榮於其身抑且上及其親後四百年窮遺墨慨想當時君臣一心而能致其時雍之治者氣象為不可幾及書曰若上克明為下克忠其此之謂歟

題商山四皓圖

右四皓圖一卷所謂四皓者昉見史記張良世家則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是也初不知其姓名按陳留志園公姓庚名秉字宣明居園中因以為號夏黃公姓崔名廣字少通齊人隱居夏里脩道角里姓周名術字元道河內軹人孔父秘記又作祿里此皆王勃據崔氏周氏世譜又陶潛賢輔錄而為此說綺里季則無聞

焉或曰姓氏書云綺里姓季其字也余方疑其誕妄不
經及讀師古漢書註果謂四人者匿跡遠害民族無得
而詳皆後世皇甫謐圈稱之徒及諸地理書說所傳會
可見古人讀書精審固有以及之者矣而周公謹所著
齊東埜語又呫呫不置者何邪非惟此也傳記所載如
伯夷叔齊之類一一具氏名甚悉經中既無明文不知
後世何因而知之耶一咲而斥斯可矣然自舊以夏黃
公為一人而畢士安則謂綺里季夏為一人其說尤異
據漢惠帝時所刻四皓神座一曰園公二曰綺里季三
曰夏黃公四曰甪里先生意象去四皓不遠是以證士

安之謬矣偶題此圖遂牽聯而書之畫之工拙尚未暇
論也

題淵明小像卷後

石龍眠居士所畫淵明小像卷鉅公名人題跋於後發
揮其出處者甚備固不必實辭於其間有謂淵明恥事
二姓在晉所作皆題年號入宋之詩惟書甲子則惑於
傳記之說而其事有不得不辨者矣今淵明之集具在
其詩題甲子者始於庚子而迄於丙辰凡十有七年皆
晉安帝時所作初不聞題隆安元興義熙之號若九日
閒居詩有空視時運傾之句擬右第九章有忽值山河

改之語雖未敢定於何年必宋受晉禪之後所作不知何故反不書以甲子耶其說蓋起於沈約宋書之誤而李延壽著南史五臣註文選皆因之雖有識如黃庭堅秦觀李燾眞德秀亦踵其謬而弗之察獨蕭統撰本傳謂淵明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兒宋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朱元晦述通鑑綱目遂本其說書曰晉徵上陶潛卒可謂得其實矣嗚呼淵明之清節其亦待書甲子而後始見耶姑參先儒之論而附著於左方云

題天台陳獻肅公行狀後

瀘過濠梁天台王公完出考亭朱子所撰陳獻肅公行狀翰行狀徵瀘題識朱子之文古今共尊何敢贊一辭若公事行或有闕遺亦學者之不可不知也按宋孝宗實錄云乾道五年十二月樞密都承旨張說奏請置酒延諸侍從上許之說退約客獨至部侍郎陳良翰不至說殊不平上遣中使賜以上尊珍膳說因附奏臣奉旨集客而良翰不至是違聖意也已而上命再賜說復附奏良翰迄不肯來夜漏將上忽報中批陳良翰除諫議大夫坐客皆愕然此與唐玄宗時宋璟郝王毛仲事正類非有剛直之操者孰能與於斯哉夫自姦擅主和議而史浩湯退繼之牢不可破孝宗恢復之志雖上通於天

終莫之遂不主和者唯張浚胡銓張闡張震及公等數人而已公平生大節此最彰著故朱子特詳列之而舍拒說細行亦紀事之體當然耳然而朱子脩通鑑綱目璟之事何嘗不載況孝宗之知人賢於玄宗遠甚亦法所合書豈當時弗知耶抑偶忘耶實錄舊藏元之內府革命後竟不知所在狀中既不收脩宋史者復失於采輯周公謹紀孝宗聖政雖曰具錄又誤指為同時從官陳良祐事瀛恐後人無所攷特為補闕授諸公完使藏焉公完字繼遠公之七世孫今出後王氏云

題陳忠肅公疏文跋語後

七峯居士諫議陳公因上書論日錄事有忤曾布出海陵尋謫武夷祠宮未幾除名勒停編管宜春崇寧二年正月移合浦三月五日過長沙興化寺遇神宗忌日於是依浮屠法運轉經藏造疏六千言以薦嚴事疏文用駢儷體恐不足以盡意仍以散辭分注其下首序請攷實錄言蔡卞者九事非國是者七章其餘辨布之姦凡所以尊私史而壓宗廟者無不縷列既燔告神皇在天之靈是月十五日復以別本綴于元豐中王安石所貽手帖之後又假設臣布引咎之辭作跋語繫之且手書二通一遺其姪正裕一寄其甥李進祖俾秘藏之身

死之後出示親戚朋友冀幸有知之者蓋公嘗自謂家
覆身亡如浮漚起滅不足深計雖神考十九年駿烈茂
功受誣群小為臣子者不得不辨故其所著之書曰日
錄不合神道論曰辨誣論曰尊堯集曰自撰墓志述因
曰錄殺身之由其言至一萬八千有奇而語尤哀切然
而諸書大氐皆疏文并跋語中意也嗚呼公之愛君尊
主之誠耿耿弗忘如此真所謂忠精貫日月者矣烏傷
王君禕其八世祖永年令仙居時而公之冢子正彙實
為尉交契之深遂以其女歸仙居之子嚴州司法儔今
王君家藏跋文正假托臣布引咎之辭豈或正裕所秘

而正彙出示於親戚欤今去公造此文時已歷三
百四十二年中更水火兵革靡所不有區區一紙之微
初非所謂金相石質乃能傲兀無窮世變爭澤如新殆
造化者使神物讙持昭示来裔以遂公忠憤之志而永
曾蔡之惡於弗磨也吁可畏哉王君與濂為同門友而
義若弟昆間以相示因感其孤陋而儲書之若夫君子
小人進退有繫於家國安危者史臣褒貶已有定論茲
不復勦說云

題金諸儒手帖後

右金諸儒手帖凡一十六紙麗陽葉史君購于燕南市

中史君命善工裝潢成一巨軸持示金華宋濂請一
疏之其名汲者雲中劉西巖伯深也天德三年進士釋
褐慶州軍事判官入翰林為供奉作詩效白樂天而酷
似之為性沖曠視富貴利達如飛鳥遺音既過即羅其
名詢者易州軍市任南麓君謨也慷慨多大節書畫皆
為當時第一登正隆二年進士第仕不甚顯凡生平坎
壈之志一寓諸詩當風日佳麗出法書名畫仰詠揚上
令人張而觀之注目良久乃去侍史方再易以進評者
謂其畫高於詩詩高於文然王庭筠獨以才備許之其
名璧者

生承安二年進士制策復入優等敗歷州縣詔入翰林
屢以使指鞫大獄攄奏復命亦有晉宋間風氣其名楷者西華
度使致仕賦詩闢蘭釀松醪飲之超然自得詩筆清峻
類其為人字扎楚楚亦有晉宋間風氣其名楷者西華
處士啟樊之也受質於趙秉文為銘其墓其名曼慶者能畫
如筋以齒練之遇佳賓至買酒與痛飲濡髮酒中散灑
四壁以為樂及歿趙秉文為銘其墓其名曼慶者能畫
王澹游楮伯也黃華先生庭筠之子詩筆字法俱有父
風為行尚書省左右司郎中其名昂者真定周德卿
也年二十四第調南和簿歷監察御史龍州都軍權

行六部員外郎文辭高雅學術醇正尚名檢敢為讜言頗為人所忌以詩得罪謫東海上十年後死于國難其甥王若虛嘗學于昂亦知名甚名藥者高唐周仲善也通三禮學屢以詞賦試有司不中僑居渾源以登日觀一百韻詩見党懷英懷英大器之謂可班柳劉閒亟薦之中朝米官而卒靡都運鑄有詩哭之甚哀其名珪者鎮陽恭正甫也丞相吳國文簡公松年之子中天德三年進士第其辨博精到四海無及之者歷澄州軍事判官三河簿翰林脩撰後由禮部郎中遷守雒州以風疾失音而卒正甫多識古文奇字有續金石遺文跋尾及

南北史志補正水經漢靈康兩燕王墓辨等書蕭尚書貢謂金之文派正甫為正傳之宗而党竹谿趙閑閑次之人無異議其名定國者莊平馬齋堂子卿也官終翰林學士作石鼓辨萬餘言定為宇文周時所作又有春秋傳如經考大戴禮辨訛出入傳記多所發明其名渢者東平趙黃山文孺也大定二十二年進士官至禮部郎中其正書體兼顏蘇行草備諸家體党承旨小篆陽冰以来一人而已世以文孺配謂之党趙其名雲翼者平定楊文獻公之美也明昌五年經義進士第一詞賦亦中乙科文學與趙閑閑齊名歷仕中外自吏部尚

書遷翰林學士而殁議者謂其身佩四科其名純甫者
襄陰李屏山之純也承安二年經義進士仕至尚書右
司都事喜談兵慨然有經世心章宗南征兩上疏策其
勝習上奇之又力探性理及身 氏學作一書曰鴈道
集說其說甚偏詆駁伊洛諸儒無寸完至以老莊二子
與孔孟同稱為聖人一時名流頗傾下之晚以其志不
遂日以文酒為事嘯歌袒裼出禮法外或飲數月不醒
然未嘗廢著書孟子中庸論語易皆有傳其名汝礪者
則壽國高弘甫也居相位十年七十一薨配食宣宗廟
庭其名仲優名子荊名迂薦者讀書不博則莫知為何
人矣予惟金之遺裔雖出於黑水靺鞨然立國百有餘
年秉章文物蔚然可述今就帖中諸人論之雖隱顯不
同事功亦異要皆為一時之俊傑雖人品之有優劣辭
翰之有妍媸要皆可傳玩於後世予以史君嗜好之篤隨其
次第序之不復分其先後直書其事亦不復牽綴文法
而或有所遺制作之家其將鄙予之無文哉

題黃山谷贈祖元師詩後

黔安居士書自紹聖乙亥謫黔中之後得藏真自序於
石揚休家落筆頓覺超異此卷乃召還時所書居上年
已五十七矣其為妙絶有不容言者至若其詩則為祖

元大師而賦師和義人族王氏能用五行書察人休祥
忭尤嗜琴學之二十年弗厭構霜鍾堂畜雅琴十餘遇
嘉賓至輒欣然鼓一再行或坐此君軒對竹嘯咏居士
嘗寄詩題軒中及聞東還師自三榮追至瀘川餞之居
士嘉其勤因豐前韻贈焉馬夫居士之在中朝惇卞筆平
月以士大夫自居反不相容至於擯斥五溪巒延蠻之鄉
而師以一浮屠氏乃能不遠七百里而送之則其尊賢
尚德為何如要不止精於琴學而已也詩中第五句有
孤臣蒙恩已三命之言按居士辭免吏部員外郎狀元
符庚辰貟戎州起廢五月復宣德郎監鄂州鹽稅十月

改奉議郎簽書寧國軍節度判官十二月發棘道建中
靖國辛巳三月出峽州始改朝奉郎知舒州或疑居士
之賦是詩在於辛巳之正月九日辛未當時僅授二階
不應前兩月遽云三命殊不知棘道初發之時已聞有
守舒之擢第未嘗被詔命爾不然其和丹稜揚皓詩亦
未出峽所作何以有老作同安守之句耶此蓋不難知
者也詩序云并簡周彥名庠皇祐進士薨易之予群從
弟程遵誨之門人七歲能文後舉八行大司成考定為
天下第一詔旌其門授同川府教授辭歿益賢節先生
東坡潁濵及范忠宣公皆稱其人所著有水濵集二十

卷亦一知名之士設附及之非惟見居士擇友之精而
師之見季清標雅望足以承居士崇奬之重庶幾覽之
者有所發哉楊子雲之揚文宜從手今改而從木者其
偶誤耶抑或別是一人耶

題宋名公與馬鶴山諸帖

煥章閣待制知鎮江府馬公會救以政事聞於乾道淳
熙間 時所交皆龐才碩德尺牘之存於今者猶可徵
也公以直顯謨閣福建安撫使知福州日朱文公元晦
出守于漳元晦帖云榮被召還之命蓋公時召入為太
常少卿兼檢正實紹熙元年之八月也其餘諸公書所

發歲月亦有可知者留忠宣公仲至淳熙十六年
右揆續年譜載其紹熙初元即進左丞相今其銜尚云
右相當是十六年袁侍郎機仲稱公為判府安撫顯謨
大卿范侍御處義方自知滁州入居殿院其稱公與機
仲同亦皆是十六年正公知福州時機仲帖云降授朝
請郎機仲嘗權工部侍郎因論大理獄樂有忤權要請
外得予郡尋降兩秩至紹熙初復元官然機仲及楊文
節公廷秀范資政至能俱給與二十四年張孝祥榜進
士又與為同年故帖中以年未稱而廷秀淳熙十三年
始遷尚書左司郎中十四年除秘書少監未幾以直秘

閣出知鈞州今其衙尚書左司當是十三年正公除直
敷文閣江西提刑時至能之衙曰權禮部尚書者亦在
淳熙中已而遷吏部遂參大政疑與仲至所發之時稍
先一二年至能帖云任使趙蹴方悸畏控辭其或轉吏
部之際耶趙忠定公子直紹熙四年三月自吏部尚書
同知樞密院事五年夏四月即陞知院今其衙尚云同
知必在兩年之間子直帖云朝夕憂撓救過不暇蓋為
監察御史汪義端攻其植黨沽名之故也他若王文定
公季海之帖中有藏否慈等語按淳熙八年閏三月革
[illegible]詔諸路監司帥臣各以所部郡守分三等治效顯著
者為藏貪刻庸懦者為否無功無過者為平歲終具名
来上公時提點刑獄江西所上天期季海方在台司乃
以道遠為辭上不悅降公一官實淳熙十四年六月癸
未帖後之署六月正與傳記相符也然即是諸公而通
論之季海仲至以相業稱機仲正色立朝有古諫諍之
風廷秀之愛國至能之不辱君命處義效汝愚稽命論
罷流清臣雖於公議不無少貶然亦敢言之士子直奮
不顧身定大計以安國家功業尤號煜煌無讓於古皆
可謂有志不群者矣至於紱陽文公上繼周程道學之
緒使聖經賂明如日月之麗天則其功又為何如哉閱

是卷者當思感悅慕效毋徒視為奇玩而已也新定馬君文禎公之士葉諸孫持此求題病忘之餘謾掛漏而書之

題子昂書度人經後

晉唐人妄寫道釋家書以其書流俗之所恭事字畫或托之以傳今趙文敏公則不然蓋因其嬪魏國夫人管道昇仲姬之夢書度人上品經以資冥福耳然道家諸書多冤譴之吳均杜光庭王欽若之徒所撰文多鄙俚獨度人經號為雅馴唐藝文志頗著其目公豈以其真可以度人耶公自承旨翰林以延祐己未五月謁告南歸舟次臨清鎮而夫人薨明年庚申公為書是經年六十有七越二年當至治壬戌六月辛巳而公亦薨矣觀其天機逸發出入右軍大令間實為晚年妙筆區區小夫唯見公蚤歲書縣以揷花美女為病使其覩此必將吐舌而走矣

題黃庭經後

上清黃庭內景經歷世相傳為王逸少書而陶隱居與梁武帝啓亦云逸少有名之迹不過數首黃庭勸進像贊洛神賦不審猶得存否猥意隱居非親見黃庭何敢為此言及其著真誥翼真檢論上清真經則云晉哀帝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興寧三年六月南嶽魏夫人所授弟子司徒公府長史
楊羲使作隸字寫出以傳讓軍長史許穆及子上計掾
翽翽以付子黃民民以傳九默後為王興先竊寫之度
江飄淪唯有黃庭一篇得存蓋此經是也黃長壽遵據
之謂遠少卑于晉穆帝升平五年辛酉後四年即哀帝興寧三年乙
丑其年黃庭始降于人世不應逸少已預書之殊不知
道書之降世間者皆非其實蓋方士假托以神之爾其
歲月初無足徵隱居極善評書其前後辨定非逸少之
書自臣濤言至治欵方幾十四條且以為王子敬張澄
三民張謨謝安等書使黃庭非逸少書當時亦斥其妄
而不謂之有名之迹矣第欲神
自知其言之矛盾此正可為所
之以定是非可乎由是論之逸
又弗傳人遂不之見爾至若黃
是智永書差大者是也吳通微書
今觀康祐之所藏本字形差長
書者耶因備識其事而歸之

題王魯齋公受少保致仕誥

右宋王魯公制受少保致仕誥一通係紹熙元年五月
二十二日以降者蓋孝宗淳熙八年辛丑八月魯公由

樞密使拜相一五年戊申五月以翰文殿大學士出判
襄州尋即奉祠十六年己酉二月光宗受禪八月魯公
以母喪致疾而薨是年仍稱淳熙十六年至十一月始
詔改明年為紹熙元年是為庚戌之歲詰之出給令於
魯公未薨之前乃在既薨十閱月後何耶宋自宣和以
前未有既死而乞致仕者南渡之後禮文凋喪雖宰相輔
臣考終于位其家已發哀即服降旨給賻方上謝事之
章而朝廷復為之告遷出命如其未死時此最有乖政
理其後吏部郎嘗以為言終不能行而止此詰來免循
習當時故事而不然告中所謂尚克全於德復及
益高冲致永介壽祺之語皆生前事何故追
而書之其為後來補授制敕當無疑也惟魯公忠君孝
親大節偉然故其相孝宗獨至八年之久同時秉鈞軸
者唯梁文靖公前後十年可以配之餘人皆所不及謂
非得君之深者乎蓋必有其道矣魯公五世孫約雅飾
君子也持卷索題甚切會病疝新起精神昏昧謬掛漏
而書之洪武十三年八月己未朔前翰林學士同郡後
學宋濂謹識

恭題瓯風圖後

臣濂侍經於青宮者十有餘年凡所校圖書頗獲見之

中有趙魏公孟頫所畫豳風前七月之詩而以圖繼其後　皇太子覽而善之謂圖乃方快恩共開闔之繁當中折處丹青易致損壞命良工裝褫作卷軸以傳悠久　屬下　令俾臣題其末臣聞之七月一詩序者謂周公陳王業以告成王故備志稼穡之艱難自于耶而樂趾自播穀而滌場以至上入執宮功莫不纖悉備具而功女攸績之勤繼焉嗚呼國以民為本也而民之至苦莫甚於農有國家者宜思閔之安之宋之儒臣真德秀有見於斯嘗講于朝欲繪農夫功女勞勩之狀揭之宮掖布之戚里使六宮嬪御外家近屬俱知衣食之所自來感矣其用心也恭惟　皇太子殿下天賦懿德仁孝溫文而尤留意於農事每於禁中藝植麥禾以觀其成則其憫小民勤勞固不待周公之告而後知然而此心易發而難持自古賢君恒存敬畏至以朽索馭六馬譬之頃殿下之心朝夕如覽圖特則四海又安無一夫而不被其澤盛德大業必將度越成主無疑矣臣年雖老日切望之因推德秀之意備書篇終以竭犬馬之誠云洪武九年冬十一月壬午具官臣宋濂謹記

題織圖卷後

宋高宗即位江南乃下勸農之詔郡國翕然思有以靈

承　上意四明樓鑰字壽王時為杭之於潛令乃繪作
畊織圖農事自浸種至登廩凡一千有一蠶事自浴種
至剪帛凡二十有四旦各繫五言八句詩于左未幾鑰
獲召見遂以圖上進云今觀此卷蓋所謂織圖也逐段
之下有憲聖慈烈　皇后題字皇后姓吳配高宗其書
絶相類豈鑰進圖之後或命翰林待詔重摹而復遂題
之邪卷嘗藏小谷余先生家其後有雙岩鄭子有田學
鮮于伯幾所跋二公當時名流翰墨皆可寶玩雙岩謂
題字為顯仁帝后所書則恐未然也嗚呼古昔盛王未
嘗不以農事為意豳風之圖不見久矣有若此卷者其
尚可忽之耶

王羲之真蹟後

昔年危內翰太樸出示野鳧帖且云別有喜色帖在江
右出自丞相周益公家傳授次第一一有據須溪劉會
孟詳之謂如蘭亭果藏尤為佳絶瀛恨未之見近預革
人士来求墓文忽持此帖為贊須溪題識宛然居後因
驚喜曰此殆太樸所言者偏示中朝善書咸定為真蹟
無疑或取唐臨者比之神氣奕然不侔鄱陽劉彥昺最
號精鑑法書日閱此而不厭狂欲起舞真偽之辨固自
有異哉須溪所書名中藏一代人物字偽署者輒易別

諡矣乃及之

題吳節婦詩卷

余自壯年則聞臨川吳節婦黃氏貞而甚文及頃歲承乏中人館總裁有元一代之史四方以節婦狀來上者甚衆心存黃氏事欲為立傳而有司獨逸之殊竊恨焉今年丁黃氏之從孫吳君伯宗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其祖請教子詩示余稱黃氏二十七而夫泰發賈死江湖間二子一女幼黃氏苦心瘁形慈鞠嚴教詩其教之一端也余誦其辭愈歎異焉婦人之不二其志者古多有之矣而未必能文者矣其行未必皆善也間有能文者矣其行未必皆善也在孔子刪詩之時三百餘篇之中求其備是二者惟共姜之栢舟為然其時去文武周公之化未遠猶且若是況今又二千載之後而黃氏獨有之豈不尤為難能矣乎其難能如此而史遺之誠可恨也然共姜之事初未嘗有傳特以其詩見取於聖人而傳黃氏之詩自推言之堅與之死矢靡他語無異至於教子則深計遠慮

以聖賢之道望之有非栢舟之所能過誠使後世有鉅人君子者出采而錄之其傳世無疑矣惜乎余不足以張之也銕然安知来者無其人乎伯宗愼守以俟之可也

題張泌和陶時

陶靖節詩如展禽仕魯三仕三止處之冲然出言制行不求甚異於俗而動合於道蓋靖節質而文風雅之亜也他人欲效之者雖聚然樂澹洎則蕩而施纂易則野而穢惟緜子瞻兄弟以雄邁之材氣勢可與之相敵然其詩旨和矣豈不誠難乎盛今之和陶者余嘗見數家最後見句容張泌交伯自九日閑居以下皆和之至詠荆軻而止諸四言及形神釋桃源等什則不和恐難継也文伯産江淮間喪亂之餘獨能致力學問以追古之作者其亦有志者哉

題壽昌胡氏譜後

君子之所為貴乎有徵昔者孔子修五經書斷於唐虞詩起於關雎春秋自隱公始或餘繫以辭或從而定之未嘗敢增益也其慎且敬如此故孔子之經傳百世而人莫能非之及司馬遷作史記遠泝博索於孔子所不敢述者皆采而實之其事雖備而去疑之

意遠矣其備也適足以為誣何取其能博哉族之有譜所以紀所自出實則為尊祖僞則誣其先誣其先其類不孝莫甚焉近世之士不察乎此多務華而衒博或妄為字名加於千載之上不可知之人或援它郡異族之貴顯者以為觀美其心非不以為智卒陷於至愚而弗悟也壽昌胡氏則不然於既遠者皆不敢有所載獨自其有徵者錄之得十有五世詳親而畧疎考訛傳信附其遺文及當時所受制命之詞皆蔚然有叙是可謂善學孔子者矣嗚呼不知而妄作者其能無愧於斯哉脩譜者名榮来京師而以示余者名翰皆善士云

在下位而不伸者載焉蓋以謂雖拔之於當時卹使最白於後世庶幾死無憾而生者不媿惜乎有司不上君之事也於是循大紀之請執筆而具書之百世之下必有因予文而知君者雖然予何人哉文之傳不傳固不可必也所可恃者世人豐君之行顯多多必則傚之傚之必相與謹視之文其有不傳者乎信有人如君終不湮沒無聞則夫天理人心皦如出日者果何說也嗚呼氣烈烈在人為剛在物為鐵鐵尚可鎔剛則弗屈挺然常伸欲不可湮其惟君之生能以忘瘁尊養以時日擴以充百任所忌吾惟正從躆彼川

流萬折必東其古惟正人妖不敢干茂茂豫章變為枯
嘗誰鎮大藩乃復蔽奸我往折之聞者膽寒其夷人何
知椎結卉服宣厥舜紝丕變其俗爾金我辭我直爾曲
凡施惠利惟曰不足嗸嗸威靈既震叛民来歸鐵甲侁侁
棄戈而嬉有敲洗洗有澤嬋嬋有知即為不識位卑其五
綉衣孔揚其貪若狼我斧我戕莫加其亢形之敲歌庶
懲而儆覆覆謂我狂嘗我以涼其持此而行何適不艱坎
壈其躬恬夷其顏胡不爾庸以勞為冠膺集一出狐胤
盡給其賢否易位曷以為政君亦何傷人為嗟咏禾黍
雜文京城棘矣吉士亡矣何嗟及矣其

題唐太宗哀冊文後

天台詹君國器嗜古如嗜利近於汴梁市中購得褚登
善所撰唐太宗哀冊文一卷舊藏相臺岳珂倦翁家
後有北燕喬簣咸所題定為唐人書詹君既自識其左
復請瀛一言之瀛聞唐故事哀冊國之大典也非職載
筆至司鈞衡者不敢為之登善自貞觀二十二年九月
己亥為中書令二十三年三月丁卯太宗不豫四月己
亥幸翠微宮五月己巳崩于含風殿庚午奉大行御馬
輿還京師當是時登善秉政中書綴緝帝載者已九月
哀冊必禹之蓋無疑也此卷當為命藁之第二故於二

十三年下闕歲次己酉五月甲辰八字嗣皇帝下不書
治字家傳續雲下無高祖配天一人有慶公字遡悲風
於長下缺衍寧然特其缺文爾徵之大詔令蘿圖琬琰
集文粹文苑諸書具更改又各有可異始不能悉數也
瀛籥按正史雜史咸謂太宗以八月庚寅日葬與大詔
令等書並同庚寅則八月之十八日也今獨云庚子則
是月之二十八日不知何以有一句之差抑史誤耶或
藁本之筆訛也嗣皇帝之名不書懼瀆也其理固當太
宗之崩既書二十六日己巳矣年月日甲子初何足隱諱
而縣空之耶尤有不可得而曉者相去七百餘載其事

不可臆度未可以遽言也若論字畫當為登善所書
善材師虞世南晚入右軍之室故唐之能正書者僅二
十八人而登善居二四之間此卷溫潤似虞其結體則
多法右軍世之人泚見登善所書或與薛稷類者遂疑
之殊不知先哲有兼人之才而其作字初不拘一體張
顛善草書至其小楷極端謹有法傳其學者唯顏直卿
得之爾觀登善者宜以是求之冀成雖號能鑒古其言
似不足徵也國朝尚永寶之

題顧主簿上蕭侍郎書後

嗚呼君子之制行毫末不可不謹一行有玷則衆善皆

隊雖其後痛自剋責而覆水不可反旣矣此瀋於侍御史蕭振之事不能無感焉振字德起溫之平陽人本趙忠簡公鼎所薦因秦檜引之入臺遂親檜而疏鼎蓋主和議者檜也鼎與劉大中毅然不從振劾大中以搆鼎鼎竟罷相及乎物議不可屈振頗自悔方與檜時相異同聞楊煒上書責李光徇檜議和振因薦煒改秩意將藉此以自洗滌殊不知適為此陽之謫矣嗚呼振之治政歷歷可紀其在西蜀尤有聲故高宗為發前有胡世將後有蕭振之歎使無劾鼎一事振能得不為君子矣乎後世公論之定孰能逃之何鑄王次翁樓炤勾龍如淵

羅汝楫之問號為檜黨立身一敗塗事旣裂豈不信然哉振之友同里顧岡次鳳時為錢唐縣主簿移書於振其辭雖甚柔婉隱然有並鼎不附和議之意當是主桐廬簿費廷佐亦疏檜累數千言桐廬與錢唐其地密邇豈或相為謀邪然廷佐劇論雖耻不可忘名分不可貶和約不可信請誅王倫拘虜使決意用兵其言尤壯烈又可尤　時士大夫忠義所激雖小官且然不特李綱張燾曾開胡銓諸公而已惜乎岡之書不附成午讜議中余故備論之俾讀知戴天履地為人一刻弗忘君而不失足權奸之門庶幾仰不泥俯不怍庶以然者既深

為振惜亦以振為大戒也岡五世孫元龍請白野忠介公繕寫其書成卷而歐陽文公黃文獻公余忠宣公咸為題識元龍之弟仲華復来徵瀛又不已固亦多賢子孫也哉

題葉贊玉墓銘後

余在浦陽與貴溪葉先生贊玉交先生之子名愛同性頴悟特甚嘗引之升樓出經題試之至正己丑先生父子皆別去不數年天下大亂轂跡不相聞者二十三年矣洪武辛亥之二月子考試春闈及傍出有葉孝友名乃貴溪人恐為先生之子復以名不同為疑時 車駕將幸臨濠是月壬申余當闈試事方畢癸酉即親棄于投寓職名為九偶進士名乍閱外即月謝 恩超 青宮聽注甲戌臚傳進士名乍閱外即月謝 恩超 青宮聽注錫宴中書堂予被酒上馬出有從傍呼曰君非宋學士邪曰然曰子為誰曰我葉愛同也於是下馬執手相慰勞問何以更名乃知有司誤以其字聞復問先生安否則作土中人已六年矣為之悲喜交集喜則以先生有子悲則以先生之學僅止於斯也嗚呼二十三年之間人事變遷何所不有老身幸未死得與孝友一接音容天哉然昔見孝友時兩鬢初勝簪耳今則以文藏篋笥

嘗年旦三十有八矣余之顛毛欲不種種尚可得乎俯仰古今而不知中心之慘慘也孝友以蔡君洲仲所撰墓銘相示因題其後而歸之

書穆陵遺賂

初至元二十一年甲申僧嗣古妙高上言欽奴宋會稽諸陵江南捻攝楊輦真加與丞相桑哥相表裏為姦則年乙酉正月奏請發諸陵寶器以諸帝遺骨建浮屠塔於杭之故宮截理宗頂以為飲器大明洪武二年戊申正月戊午 皇帝御劄丞相宣國公 李善長遣工部主事谷秉彝赴平都督府及守臣吳勉索飲器於

西僧汲納監藏深惠詔付應天府守臣夏恩忠以月癸酉瘞諸南門高座寺之西北明年己酉六月庚辰卜一覽浙江行省進宋諸陵圖迷命藏諸舊穴云嗚呼卜一之德可謂至矣哉

書萬安丞

吉安萬安縣有豪民劉仲賢以攘牛殺鄰君瑞父子五人歷時已久鄰嫗始獲執牒訴諸縣懼不得死弗錄嫗嫗哭於庭三日縣丞高昌萬鵬舉錄之俄有大蜂五聚丞之案麾去復至如是者四三丞乃祝曰爾信為鄰之鬼邪明日再聚吾案如期蜂復集丞猶未之信連與

蜂期咸如初丞乃上馬抵劉舍友覆視蹟之絶無所
忽見五蜂飛集所坡亟令左右具畚鍤斲之四屍藏竹
下如生唯孩童屍未獲蜂復導丞至揄下衣繞而悲鳴
發之孩體已腐唯其首獨存獄具斬劉市中嗚呼人不
得其死附物以暴冤者至如是夫昔余友楊觀尹漢川
有蛙鳴躍復畔楊曰汝若有所訴當前我蛙即躍而去
楊躡其後行二里所見一屍橫焉楊捕送旅民一鞫即
伏方疑無主名檢屍衣得知為湖廣貢人遂伏辜漢川
人與余言之余竊以載籍所見固有若斯者是殆未可
信也今觀萬安丞事與之正類徵諸人人言不殊其將
弗信矣乎因謹書以為世戒

書鬬魚

予客肆業見有畜波斯魚者俗訛為師婆魚其大如指
髮鬣鬣具五彩兩頤有小點如黍性矯悍善鬬人以二缶
畜之折樹葉覆水面飼以蚓若蠅魚吐泡葉畔　知其
勇可用乃貯水大缶合之各楊鬣相啟視怒氣所乘體
拳曲如彎鱗甲變黑久之忽作秋集擊水平然鳴濺珠
上人衣連數合復分當合如矢激弦絶不可遏已而相
糾纏盤旋弗解其一或勝者奮威逐之負者懼竄擲缶
外視其身純白云余聞有血氣者必有爭心然則所

者亦有爭心否歟抑實碩不靈而至是歟袁氏然否
袁者豈獨魚也歟

潛溪集先生卷之十六　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後學 戈陽黃 溥澄濟選編

後學 古相羅 綺尚絅校正

跋

恭跋 御製詩後

臣聞自古人君有盛德大業者其積慮深長而詁謀悠久必日與文學法從之臣論道而經邦當情意洽孚之時或相與慶歌或廢以詩章或燕之內殿君臣之間實同魚水非直以為觀美所以禮後又示同恩而鮐四方也有如唐之文皇宋之太宗其事書壹簡編者可以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矣　皇明紀號洪武之八年秋八月甲午　皇上覽川
流之不息水容澄爽油然有感于　宸衷陋尹程秋水
賦言不契道乃親更為之賦成　召禁林群臣觀之且
曰卿等亦各撰賦以進臣率同列研精覃思鋪叙成章
詣　東皇閣次第投獻　上皆親覽焉復置品評於其
間已而賜坐　勅太官進天厨奇珍內臣行觴舉已
上顧臣曰卿何不盡飲臣出跽奏曰臣荷　陛下聖慈
賜臣以酬酌敢不如　詔第臣年衰邁恐不勝括酌志
不攝氣以行於禮度無以上承　光爾　上曰卿姑
試之臣即席而飲將徹　上復顧臣卿更宜酬一觴臣

再起固辭　上曰一觴豈解醉人乎率飲之臣舉觴奉
口端又復瑟縮者三　上笑曰男子何不慷慨既為臣對
曰　天威起尺間不敢重有所瀆勉強一吸至盡　上
大悅臣額面變赬頓覺精神遐漂若行浮雲中　上復
笑曰卿宜遠一詩朕亦為卿賦醉歌二奉御捧黃綾案
進　上揮翰如飛須臾成梵辭一章臣既醉下筆傾歌
字不成行列甫綴五韻　上遽召臣至命編修官臣右
重書以遺臣遂諭臣曰卿箴之以示子孫非惟見朕寵
愛卿亦可見一時君臣道合共樂太平之盛也臣行五
拜禮叩首以謝　上更勅給事中臣善等賦醉學士歌

二臣既退竊自念曰臣本越西布衣粗賤父師明訓弗
隊箕裘之業而已一旦遭際 聖明遣使聘起之踐歷
清華地躋禁近無一朝不覩 日月之光如此者凡十
又七年叨冒 恩榮負絶前比所幸犬馬之力未衰誓
將竭奔走之勞以圖報稱今天寵委加雲翰之章照燭
下土臣竊自靖度何足以堪之雖然傳有之泰山不讓
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
却衆庶故能明其德洪惟 皇上尊賢下士講求唐虞
治道度越於唐宋遠甚雖以臣之至愚亦昭被非常之
殊遇六合之廣其有抱藝懷才者孰不思踊躍奮勵以

揚於 王庭哉臣按南有嘉魚之詩曰君子有酒嘉賓
式燕以樂序者謂太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
皇上恩寵之使蕃抑過之矣又按天保之詩有曰嚴
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惟日不足序者謂臣能歸
美以報其上臣雖無所獻為頌情此頌禱於無窮哉古
者恢君之命勤諸邑尋蔵諸宗廟嗣世相傳以至於永
久臣敢竊援斯義礱玉為軸裝褫成卷付嬖珍蔵以顯示
来裔給事中臣善等應 制諸詩附錄其後而賢士大
夫聞風慕豔而有作者又別見左方云是歲九月戊午
朔具官臣金華宋濂謹記

跋老子像贊後

右李公麟畫老子像且述為贊謂老子始因母李氏為之姓此蓋本於葛玄之論然恐非也竊按李延壽所自序周時有李乾娶於益壽氏何謂李姓哉延壽史臣即老子也是則其母乃益壽氏女嬰敷而生子耳字伯陽其所書皆有據依終當不誣耳又按氏族諸書李氏出高陽氏高陽氏有才子庭堅為堯大理以官命族為理徵得罪於紂其妻契和氏携子利貞逃於伊侯之墟食木子而得全遂改姓李其姓李氏亦非自老子始也至於燉煌實錄所載則訛乾為虔而云老子之父姓韓名虔字元卑又訛嬰為精敷為益壽氏之膝人此固誕謾不可徵而道家八十一化書所錄則又謂李靈飛得修生之道其妻尹氏實生老子其諱則弘元曜靈其字則光明也尤與延壽之序不合愈不足取信嗟夫老子一也或以為伯陽或以為老萊子或以為太史儋司馬遷尚不能為一定之說況其餘者乎讀古書者當思所以闕疑可也

跋何道夫所著宣撫鄭公墓誌銘

右資政殿學士鄭忠愍公墓誌銘一通秘書監何畔述大之所撰也道夫廣漢人故知公治蜀之事為悉而公

之行能勞烈亦獨於蜀為最著紹興中公為川陝宣撫副使患蜀之困於漕運也乃於關外四州及興州大安軍行營田之法所營至一千六百十二頃除糧種分給外實入官十四萬一千四十九斛而金州雒田五百六十七頃歲入萬八千六十餘斛不與焉說中所謂移司益昌以便餽運繼脩營田之政是也蜀雖罷兵而財用不足歲計猶闕錢七百十八萬緡公奏增印錢引四百萬復患無錢以權之即利州鑄錢歲十萬緡以救錢引之弊率增二千而得千錢置官六人兵匠五百人歲用鹽官錢十萬緡四路稱提錢十四萬緡為鑄本其後增至一百五萬蜀中因此優裕宣總所積積錢五十餘萬緡其餘苛賦一切裁削是也公在閒時吳武順璘以右護軍都統制駐武興郭恭毅浩以樞密院都統制駐漢陰楊襄毅政以宣司都統制居漢中皆擁強兵自衛勢與大帥抗莫敢吐一語相可否公恩威並立獨能帖服之如犬羊每入謁必先庭揖然後就坐誌中所謂三大將拱手側足奉命唯謹是也嗚呼公治蜀六年而能俾財用足積歛減悍將服其功乃章章如此使久於其職又將何如也奈何天未厭亂奄棄東鈞軸忌公不附己而竄逐以死悲夫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公之見忌於擅士大夫皆能誦之至於道夫亦為擅之所忌則或者未必盡知之也道夫嘗為類省試第一故事榜首不赴大對者賜進士及第恩數視殿試第三人蓋優之也擅方欲沮張魏公而道夫對策歷論蜀人難進易退之節高視天下竊笑之語擅嫉之乃諭禮部令奏但賜進士出身道夫亦視之澹如未嘗一踐貴人門登第三十年始召為倉部郎累遷至宗丞卿人趙温叔為相雅欲相鉤致亦不肯就及温叔罷蜀人為所引者皆被逐獨道夫不染物議使其居公之位其尚肯屈志以事擅乎雖職位不同功績遂異道夫清峻之節未必有媿於公也然則公之墓誌非道夫為之孰可為之哉

公之子德脩不求之他人而屬之道夫良有以也吾友音淵氏公之九世孫以葉史君昌父所書此冊求題故瀝以所聞疏公治蜀之績而詳及道夫之事使覽者知士大夫立身以名節自砥礪有不隨世而磨滅者必將惕然自省也道夫以淳熙辛丑春始拜朝請大夫試秘書監之命其秋輒求去及除知潼川府今以秘書監繫銜則誌文作於是歲春夏之間無疑史君公同郡人果齋俞先生之高第弟子雖南康之節不完然字畫俱佳鮮于伯機謂其極善用筆至欲下拜而此冊尤其得意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可寶也因并及之

跋富韓公十二帖

右韓國文忠公手帖一十有二其第一帖公為昭文相時所遺當是嘉祐三年公自至和二年與滕國文忠烈公並相及是始進昭文館大學士監脩國史帖所稱集賢相公則魏郡韓忠獻王也其第二帖公服闋時所遺當是嘉祐八年公自嘉祐六年三月以母憂去位至此服除其年三月宰相昭陵升遐故帖中有南畢家禍又遭國邸之語而第三帖謂罪逆不死已又禪要當與第二帖同時也其第四帖第五帖公為樞密使時所遺當是治平元年公既除母喪即召入西樞帖中所稱昭相公亦是魏王無疑宋承唐制以同平章事為真相之任其上相為昭文館大學士監脩國史其次為集賢殿大學士或置三相則昭文集賢二學士并監脩國史各除此三大館皆宰相無之而亦以次而升魏王自集賢進昭文故帖中隨時而異稱也其第六帖公在 府時所遺亦當是治平元年武舉之罷仍皇祐元年十月已未五年八月乙丑錐擢秘閣舊經試者五十一人用之而其制猶未復至是方議舉行故帖中有武舉文字始托西廳待郎等言是年九月丁卯率詔行之也其第七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帖當是熙寧元年初判汝州時所遣四五月間河朔大水民皆流離南郊禮畢兩府臣僚故事當有恩賜宰臣因菑而奏止之公念念不忘民故帖中亦有河朔水潦為患之云也其第八帖當是熙寧四年冬歸洛時所遣公以不行青苗之法為提舉官趙濟侍御史鄧綰所奏六月甲戌落使相以左僕射再出判汝州七月赴郡十月中引疾還家故帖中有赴汝海治事又歸洛養疾之語也其第九帖至第十二帖所遣之時與第八帖同而第九帖當是與潞公時荊國王文公方得君群小翕然得志故懷公之剛正欲陰去中之故帖中有足疾亡羊又猶豪長心氣不寧之嘆潞公素敬愛公思欲薦起之故帖中又有曲蒙推假恐懼無地之語也大抵賢者之出處實有關於時政之得失今以此數帖觀之則君子小人進退之間一治一亂昭然可見有不待論而後明至若公之德行勳業則載在國史播於天下賢士大夫之口雖婦人女子亦皆識公為賢亦不俟言而始知也此卷有宋宇文虛中跋語謂裝褫無次故濂為詳著所遺之時以足其未備更為序次之右虛中字叔通成都廣都人以黃門侍郎使金見留仕為翰林學士承旨皇統初欲南奔不果竟被害云

跋東萊止齋與龍川尺牘後

龍川陳文毅公與東萊呂成公止齋陳文節公契分深厚故其所與書牘頗多初不止此三帖而已東萊前一書蓋乾道九年癸巳秋所遣書中云永嘉復報王龍之計海內遂失此人者十龍常州守薛季宣也常州得表表而深沉有所傳授見諸事功灼灼可信年程門高弟又師蜀隱者薛翁而深於禮學者也常州既有所傳授見諸事功灼灼可信年僅四十以死故東萊傷之也又云朱元晦近遣其子來此讀書頗知其日用閒地步亦自寬展前此傳聞多過者其子名埜字受之晦翁之冢嗣當時論晦翁者或有

迫狹之譏而龍川亦甚病其細碎故東萊謂傳聞多過將亦微意以規之也後一書淳熙五年戊戌冬所遣近字下有闕文當是鞏仲二字鞏仲至者名豐東萊弟子官屯提轄左藏庫世稱栗齋先生者也書中云碌碌窮禄如昔者東萊官秘書至是已二年十月十七日復陞為著作郎書因在官所發故謙云竊禄也又云田間雖曰仲縮自如治生之意太必則與俗交涉敗人意處亦多者時龍川伏闕三上書極言社稷大計阜陵賢之感奮出涕將以种放故事不次用之左右用事者亟來謁見欲掠美市恩龍川不出遂踰垣而逃絶江竟歸且以

為不得行其所志欲有事生產作業故東萊以此諷之
也止齋一書蓋紹熙二年辛亥秋所遺書中云老兄數
年以来再脫於禍者龍川以使氣過銳結怨群小遂荐
盧氏子所訐就逮棘寺其一則紹熙元年庚戌之冬十
中以奇禍其一則淳熙十一年甲辰之春醉中大言為
二月以呂天濟之死誣其有謀又下詔獄甲辰至庚戌
僅七載故云數年也又云浙西別業稍有倫序願為擇
鄉之計者龍川常言鄉里不可居欲遷京口以扁舟出
入吳松江上止齋用以為勸也所謂兩婿入館即林子
燕徐冲所謂應之即東萊門人無為軍教授石宗昭子

約即東萊之弟太府寺丞祖儉也編惟東萊以中原文
獻之傳倡鳴道學于婺麗澤之盛邇沿遠被龍川居既
同郡又東萊之從表弟雖其所志在事功不能契而使
之同反覆摩切之其論議或至夜分要不為不至也止
齋留心於古人經制三代治法雖出於管仲者為多至
於宋之文獻相承所以垂世而立國者亦東萊疊疊為
言之而學始大備考其一時學術人材之盛而能照耀
於古今者不歸之朋友講學之功抑豈可哉然即此三
帖而觀警戒飾導無所不至亦非後世之所可及歎豈
之餘而感慨係之矣新遷羅山無文字尋究姑即所知

者而疏之左方右夫三君子行事之詳史皆有傳然郡
非後學之敢輕議也

跋顏魯公書殷氏誥

右魯郡顏允南官國子司業時贈其母殷氏蘭陵郡太
夫人告一卷乃允南第四弟門徒魯公真卿所書蓋
公自逢州召還遷尚書右丞之日也唐人最重告命往
往令工書者為之開元一十三年加皇子榮王已下官
詔宰相張九齡裴耀卿李林甫朝士蕭嵩等十三人就
集賢院人書一通以進三相各賜絹三百匹餘官二百
匹其褒重之意可見公尤號能書者故所受刑部尚書

鴻臚太守太子太師及父惟貞贈告皆公自書世猶以
傳之不特此卷而已也然寶應元年四月丁卯唐肅宗
崩已代宗即位明年七月壬子改元廣德使此告下
於七月壬子之前則可稱寶應二年今乃在十一月之
一日是屬廣德之元年矣不知何以復云二年況寶應
元年十月二十六日奏上不應經一年之久至是而始
降下也又以裴遵慶苗晉卿歷官證之歲亦微有不同
豈或二年之二乃元字之訛乎再書告之式自天寶以
來官則書名今史則無書姓元載時秉鈞軸而書其姓
亦似吏筆之誤此姑宜之竊意告命乃當時所給決不

應有差第恐後来作史者之失真耳然改元重事史家亦不應不謹也詳疏於此以俟博古之士問馬允南字去感其卒以賢應元年十一月十日是告之下當不及凡之矣卷首字多磨滅其存議字上字當是正議大夫上柱國其存鄉縣等字鄉字上當闕封金二字蓋允南自司封郎中封金鄉縣男也復并及之至若字畫之差精神飛動當為公平生所書第一不待贅也

跋包孝肅公誥詞後

右包孝肅公誥詞一通其十五世孫宗禮所藏宗禮以古錦裝潢成卷請濂為之題識濂不敢讓因疏其事而歸之其云龍圖閣直學士朝散大夫行尚書兵部員外郎知池州者宋制於庶官之外別加職名以厲行義文學之士出於一時恩旨非有必得之理所謂龍圖閣則大中祥符中建在會慶殿西以奉熙陵御書直學士則景德四年置班在樞密直學士下至祥符六年始詔結銜於本官之上尚書兵部員外郎即係階序初不掌其部務乃元豐所改之朝請郎若知池州則其職事也其階自兵部員外郎轉刑部郎中者六部分二十四司其兵刑工三部非歷館職任轉運副使以上者不遷公嘗為京東河北轉運故有此擢然兵部員外郎在前行刑

部郎中在中行由前行員外而陟郎中此超遷之法也其云中書令中書侍郎刑部員外郎知制誥臣宣奉行者凡中書所出命令皆承制書旨以授門下省令宣之侍郎奉之舍人行之留其所得旨為底而謂刑部員外郎知制誥者當時三省無定員故以他官掌之也其云翰林學士無侍講學士中書舍人判院者中書舍人九六員亦為所遷官實不任職復置知制誥及直舍人院主行詞命與學士對掌內外制舍人有闕故以學士兼之偉當是楊偉時與歐陽脩胡宿趙槩楊察並為學士也其云左右僕射而不名者宋初僕相必曰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其衛亦以寓祿秩序位品而已時文彥博以吏部尚書同平章事富弼以尚書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其衛當帶之雖不名必知其為二公也其云禮部員外郎知制誥權同判絳兵部員外郎知制誥權同判奎尚書司封員外郎充崇文院檢討判公著者絳乃韓絳奎乃吳奎二人者嘗以言事被黜奎知壽州絳知河陽府召還尚書未久公著乃呂公著方居下僚後三十年始與文彥博共秉鈞軸而謂判與權同判則真領其職事者也共云主事令史書令史者三省皆有之呼為省吏唯尚

書最多至於六十有四都事三主事六令史十有四書
令史三十有五守當官六各分房分日而祗事也其云
都事高允迪受付吏部者蓋門下吏上受之中書下付
之尚書必歷三省而後備所以詰命聯著三省位衔也
其云至和三年八月日下者至和止二年而三年為嘉
祐元年今云然者三年九月庚寅命宰臣攝事于太廟
辛卯恭謝天地於大慶殿大赦改元制下乃八月之初
所以尚稱三年也惟公居家孝友立朝剛正清風峻節
百世師法有不待區區末學所褒贊姑以舊聞疏之如
右文直質而無潤飾庶使世之讀者咸悉其意焉公平
生[illegible]凡二十有七此乃二十一次所授制中謂白雲
之司蓋黃冠時以秋官為白雲公遷刑遺故行詞者援
其故事云

跋匡廬結社圖

右匡廬十八賢圖一卷上有博古堂印識不知何人所
作描法學馬和之人物布置則彷彿東林石刻而韻度
過焉其二人相向立一人戴黃冠手持衣袂而揚眉欲
吐言者道士也脩靜也一人斂容而聽之者法師慧遠
也其一人冠漉酒巾被羊裘策杖徐行而蕭散之氣猶
可掬者陶元亮也其一人躡蹻摳衣笑指元亮者謝靈

之也其一人執羽扇宴坐巴且林下慧遠之弟慧持也其一人舉持對坐合爪竪二指者僧跋陀也其一人俯仰其手操麈尾斜拂坐陀下者宗少文也其一人居持右低首作禮而為貌甚恭者僧曇順也其三人皆披巾一人持鍼如意一人展卷讀頌一人美鬚而反顧者則劉程之雷仲倫周道祖也餘則余忘之矣又頗記程之通社文云歲在攝提格七月戊辰朔二十八日乙未慧遠命正信之士豫章雷次宗等百有二十二人集于廬山般若臺精舍脩西方淨土之學今所畫止十八人耳有不同者所記異辭也或疑

脩靜與遠不共時若蓋晉有兩脩靜此正世稱簡寂先生者也當是時晉室日微上下相疑殺戮大臣如刈草管士大夫往往不仕托為方外之游知元亮道祖少文輩皆一時豪傑其流溺山林而弗返者豈得已哉傳有之群賢在朝則天下治君子入山則四海亂三復斯言撫圖流涕

跋文徵善手帖後

右少保文信公手帖知贛州日六月初發公自為賣師憲所忌咸淳壬申即援錢若水例上休致之請明年癸酉紹陵特起公提點湖南刑獄又明年甲戌改知贛州

公年始三十有九尔守潁僅踰年當德祐乙亥之秋即
帥勤王之師来赴臨安府謂六月正甲戌之六月也後
一年丙子宋亡又二年戊寅公在潮為王惟義所執又
四年壬午公以忠死干戈擾則國朝至元十九年也距作
此帖時蓋九閱寒暑矣丙申春客有以生堂蘭亭本
出此卷相示再四起觀恍若見寶玉大弓于先五之世
諦玩不能釋手於戲善惡之在人心其不可磨滅者如
此雖千萬世不易也深可畏哉

跋文徵善手帖後

右少保文信公手帖知潁州澗先生葉公鎮之五帖
示瀟瀟頌記先生以咸淳壬申除少傅右丞相無樞密
使下詔授少保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甲戌十月改
判慶元府沿海制置大使又不赴未幾召為少師太乙
宮使令弟一弟二帖以少保觀文等職入銜則壬申癸
酉歲所遣正許君初擁節海令時也第三帖言許成愛
人戕暴及薦贖之事雖不知為何時當作許令蒞官之
日計稍後於前二帖尔第四帖即前帖內幅其第五帖
先生與弟竹友家書末言許擁令解印去則最後者也
竊惟先生正位台司屢扯擁行直旨峻行無讓古人在

田里時乃獨惓惓於一許令之神祀之政亦能上荅
先生之知上不傲下下能承上雖當宋季其氣象猶非
後世所及令之子孫能寶藏五帖於兵燹之餘其亦賢
者之澤哉旅邸無書可稽姑即舊聞疏之不能保其無
差舛也史官金華宋濂題

智永真草千文跋尾

梁武帝欲學書命殷鐵石於二王帖選取千文復令用
興嗣次韻一々而成髮鬚為白此事最無可疑王著於
淳化中摹勒諸帖上石見帖中所書海醎河淡等字人
謂為章草之宗遂誤指為漢章帝所作蓋固不足責後
村劉克莊乃宏博之士何為承著之謬而謂千文實始
於漢耶克莊姑置之歐陽文忠公名世大儒其撰金石
錄跋尾亦謂法帖有漢章帝所書百餘字其言海醎河
淡之類蓋前學書者多為此語不獨始於義之抑又何
邪非来南宮黃長睿力詆之新學小生未必不為其所
惑余久憤於中因題智求所書千文故特表而出之智
求名法極義之七世孫字畫之佳則有不待贊也

跋西墅御史蕭翼贋蘭亭圖後

予幼時聞文皇遣蕭翼贋蘭亭序於辨才事頗疑之以
為文皇天縱人豪未必為是瓚胥也及覽劉餗傳記云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蘭亭序因梁亂流落人間陳天嘉中為僧智永所得至太建中獻之宣帝隋平陳又獻之晉王廣即煬帝也帝不之寶僧智果從帝借搨他蠟切又登極竟不從果索果死弟子辨才獲焉文皇為秦王日見搨本驚喜乃貴價市義之書蘭亭序終不至及知在辨才處使歐陽詢求得之以武德二年入秦王府由此而觀辨才之師乃智果非智永求蘭亭序者乃歐陽詢并蕭翼也汝陰王銓性之采錄所載謂錬父子世為史官是正文字尤精其言當不妄哉蕭翼之事鄙妄狹陋僅同兒戲且云秦邸不能遣臺臣文皇始定天下威振萬國厄尤音殘老僧何敢新一紙書苟欲意正相合予疑於是頓釋或者辨才所居雲門寺有書共留題二詩秦鬼黃三公皆信而不疑此固不足取以為據至若閻立本繪辨才蕭翼圖則出於何近之等傳會謂為立本當時之所親見尤非也今閱此卷遂執筆詳識如此年耄神昏未必能中乎理又俟博雅君子定之

劉參軍黃牒跋尾

西昌劉氏素號簪纓家由宋治平元年至咸淳十年擢第奉常者八人與鄉閭之貢者又二十九人其諱在中字伯正者凡四被薦送方登建炎二年進士第文林郎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永州錄事參軍此蓋其九月所受黃勅也宋舊制詰與勅多無給思陵以建炎元年五月一日即位於應天府戎馬紛紜庶事草創其月十七日始詔文武官自太中大夫正任觀察使以上並命辭給告餘則令吏部具銜給告則三年三月九日也牒後所書中太夫守右丞朱降勅則當時給勅者頗衆不特初入官令錄而已後因中大夫守左丞顏而不著其名朱名勝非謚忠靖顏則名岐蓋元年十一月思陵駐蹕維揚越十月擢岐與許景衡為尚書左右丞二年五月十三日景衡罷而勝代其位以月日較之必知其為二人矣又書正議大夫守右僕射而不著其名氏當是黃潛善無疑或謂為李綱殆非也綱自元年七月五日自右僕射升左僕射潛善從門下侍郎為右僕射是月綱即出提舉洞霄宮二年十二月十九日潛善始拜左相此牒給於是歲之九月其以右僕射繫銜非潛善而何職事銜之上三人者並加守字凡階高而官卑者稱行階卑而官高者稱守官階同則無之此猶循唐制也嗚呼潛善王和誤國真姦臣之雄不足污君子齒頰岐亦小人力黨張邦昌詆綱為金人所惡不可使秉鈞軸童至五上而不悔惟勝

非差強人意律以春秋責備之義亦有不得免焉區區貴富能幾何乃無所忌憚至於如此墓骨已朽覽其官氏人猶指議之有憤惋不平之氣果何為者哉參軍八世從孫職方郎中梭出此於破壞之餘潢飾以成卷軸然自宋迄今已歷二百四十又五年矣宋之取士用辰戌丑未年建炎二年屬戊申共秋親試進士賜李易以下四百五十人及第出身有差蓋元年丁未翠華出幸江南故無暇又之爾因并書之以解讀者之疑云

跋葛慶龍九日詩

江朱沈玄菟道士持草書九日登高古詩一卷謁余詩

後不著氏名但題越臺洞主四字道士悵然曰吾愛此卷甚見當世鉅儒多叩之鮮有知者聞公素號該洽願有以識焉予悉足以語此頗記謝先生言越臺洞主名慶姓葛氏廬山人久居越中能為詩詩務出不經人道語甚者鉤棘不可句每客諸公貴人諸公貴人燕饗方樂或為具紙無問生熟連幅十餘慶龍輒見其間酒酣落筆颯颯不自止砧鵬鶱海怒欻起無際然為人簡躁喜面道人過一有所忤即發洩無留隱非知其磊落無他腸多疏之性嗜聞音樂又不甚解居一室雜懸樂玉磬鈴醉後自拊翕憾之閉目坐聽殷殷有聲至睡熟翁

墮乃罷晚尤落晚依王主簿居初越臺有石洞樵獵過者必祝以為有神慶龍悅之刻已像洞前自稱為飛筆仙人越臺洞主死之日遺言王主簿我死當葬我必於是洞且用儀衛鼓吹為導使樵獵祝我如祝山神慶龍初為浮屠中更衣道士服晚又入儒人莫測其意出語頗涉玄恠恍惚不可辨君子謂其為詩之仙鬼云今觀此卷所作雖雜於幽澁而其奇氣橫發直欲駸日月薄太清視爭工於組織紉綴間者不翅猿鶴之於蟲沙有如慶龍何可少也余故備道謝語書而歸之使知慶龍亦非躍嫚學輩可及則其不為慶龍者又可得耶

潛溪先生集卷之十七終

擬漢使諭郡國共擊鄛鄴檄

惟高皇帝提三千卒起自豐沛赤幟一揮而天下底定累洽重熙至于孝平皇帝冕在幼冲委制新都侯莽久秉國鈞遂致潛萌異圖僭荼天位四海豪傑怨怒次骨至有桄戈待旦而弗寐者義旗始竪持劒之士動以萬數不二年直搗長安衆共誅莽天地為之開明日月為之宣昭人祇為之皂舒爾吏民之所共知賊王郎者本邯鄲卜筮之家乘海内弗靖詐稱成帝子子與以惑爾吏民趙魏亡賴男子遂立為帝徇下幽冀漢與賊決不兩立義將剪屠之今大司馬劉公將城頭子路刀子都兵百萬衆從東方來軍容之盛燀赫震蕩如雷如霆與其黔者無不殄滅爾吏民皆漢舊臣當不忘二百年子養元元之澤即爾子弟執爾戈矛鼓行而西相與成大功漢法具在陷陣却敵者受上賞搴旗斬將者次之執俘獻馘者又次之爾吏民隨所擇焉前之將軍建亥殊績垂名析帛者亦夫人也曾謂爾吏民弗能之乎亦在勗之而已其有不知逆順之辨甘為賊虜敢持異以拒我者必草薙而禽獮之盡根株痛斷乃止耳爾吏民姑昧思之新莽墓立已十四年置百官有司謀臣甲士雄天下尚類血濺地節解鱗分主即以新集之衆假名烏

合遇戰則鳥獸散其能與漢兵敵乎漢德在人心未忘
海內謳吟思之雖五尺童子日夜矯首以望恭帝旌旗
之至故一叱咤間破昆陽之圍斬司徒之首授武關之
險降宛城之兵下河北之衆星流彗掃若神兵自天而
下皆爾吏民目所親覩此無他天命所在有不可易也
昔高皇帝嘗刑白馬盟諸侯王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
擊之況王郎僭厥帝號反易天常罪決在不赦爾吏民
上稽天命下度人心尚傳相告語戮力以誅無道使他
日紀漢配天不失舊物爾吏民榮名無窮焉不然漢兵
且至其無悔

廣薛季昶對張柬之語

神龍元年春正月秋官侍郎張柬之天官侍郎崔玄暐
中臺右丞敬暉司刑少卿桓彥範相王司馬袁恕己舉
兵討武氏之亂張易之昌宗伏誅中宗復位洛州長史
薛季昶乘間言于柬之曰侍郎舉義兵剪除姦匿復帝
室使四海蒼生再見唐家日月其事甚偉而季昶無一
言以為賀者侍郎亦知其意乎柬之曰不知也季昶曰
僕亦以為侍郎不知也侍郎若知則其所設施當不止
此侍郎幸聽僕請披肝瀝膽為侍郎言之昔我高祖
提三尺劒起晉陽輔以太宗之神武將帥之忠烈然後

能縛世充於東都戮建德於河朔剪黑闥於山東收李
密於黎陽誅蕭銑於江陵靣不得息夜不得寐蠕蝡生
於鎧胄之間蓋出萬死一生百戰而有天下此無他欲
爲聖子神孫建萬世不拔之業耳今武氏以妾媵之微
黜奪帝位斷王皇后蕭淑妃手足投酒甕中召諸宗室
朝明堂悉行殺戮御則天樓大赦天下革唐號爲周易
服色置社稷立宗廟身被衮冕手秉大珪自稱上天冊
金輪大聖皇帝南面而朝羣臣自天地始分以至于今
未嘗有也侍郎堅義旗以復辟爲辭但殺二張而釋武
后弗圖是捨豺狼而問狐貍何以壓服天下人心僕竊
爲侍郎弗取也侍郎若聽僕計集百辟卿士執武后廣
諸太廟數其過惡取太宗黃鉞斬之以謝天下凡武氏
之在中外者無小大皆盡殺無赦庶幾少慰先帝在天
之靈而侍郎高義亦不在伊尹周公下侍郎能留乎東
之曰吾輩與玄暉等謀亦嘗如長史言但武后倒持天
柄二十有一年生殺廢置皆自其手出三公九卿惟知
有武氏勇將精卒亦惟知有武氏萬邦黎獻亦惟知有武
氏脫有一人號於衆曰天后且爾將何所冀吾屬乎則
吾作鼈粉矣季祖曰不然武后負滔天之惡海內雖畏
其威忠義之心人孰無之其專制之初李司馬起兵揚

州奮臂一呼得勝兵十餘萬山東豪傑皆蔡為粮仲鋤為兵以俟南軍之至當時天下尚憤惋如此況今日乎侍郎斬玄武門而入不過羽林兵五百人耳誅二張如殺狐兎無一人敢動者則人情可知也侍郎即誅武后天下有不帖帖者當使鐵鈎鈎吾舌懸於長安城上以為亂言者之戒東之曰漢之呂后與武后無大相遠平勃雖將南北軍未聞誅之豈不以誅之為弗是耶季祖曰武后之罪浮於呂右萬萬呂后雖殺孝惠子盖封諸呂為王未嘗敢移漢鼎今武后肆行不道損皇天后土不絶唐祚使侍郎得竭忠其間不然則天下非復唐有欲持一卮酒滴獻陵土且不可得侍郎尚欲同之乎東之曰武后母也今天子子也以子罪母縱快忿一時如萬世公議何季祖曰傳有之人臣無將將則必誅設有人焉招納亡命而欲睥睨神器侍郎必盡殺之乃已是何也亂臣賊子決不可赦也武后於唐大義已絶不過一亂賊耳二三大臣為國家討賊宜從先帝之法豈上所得預聞當此之時宗廟社稷為重武后為輕能殺之乃所以神公議也東之曰吾為唐家老臣即旦暮死恨無以籍手見先帝地下今幸誅二凶復國號曰唐便當上帝乞骸骨歸老故山他固不識也季祖見東之不

能聽其言氣怒甚目光如炬大聲謂東之曰此事姑賓之二凶雖誅諸武封建如舊日夜切齒恨不碎臀侍郎等若反掌耳侍郎尚幸於上倘白上罷政事矯制殺侍彼猶杭上肉耳夫何能為上素勇烈當使自誅之以張天子之威耳長史固不必過慮也季昶退彈指嘆曰唉吾以東之為天下人豪故往告之乃若是吾不知死所矣二月上命三思為司空五月遷東之等王爵罷其政柄二年六月各貶逺州司馬未幾皆為三思所殺如

季昶言

弔忠文

弔忠文者為豫章新建黃君翊作也夫人臣盡忠事君之常經也忠其可弔乎使忠可弔則世之不忠者有可慽焉矣黃君字孟翔翊其名也通春秋工於屬文每以夾葉為儒鋒錚錚思自見會進士科罷去作江西部使者屬亡何又棄去司計廬陵學官滿 考冀可循例補校官廷議改法以錢粟吏不可為人師更辟大府掾君不得已受事廬陵郡君性剛勁不可回撓事礙於法輒抱案歷階而升摘其語與上官議及覆相鉤連上官怒斥之屹立不少動已而卒如君言安成土豪暴甚州縣畏

之如鬼一旦殺人上下相目莫敢違同列嫌君木強嗾君行家樹柵自固君命拔去抵其門惡少年數十執刃譁而出君叱曰爾欲反邪少年曰反則不及汝足稍前即刺汝腸矣君曰爾主自殺人何與爾事顧乃同族滅耶少年色動君挺身呼而入曰爾即殺我爾即殺我少年皆投刀走君趨坐堂上宗豪豪知事急亦見君求解且誘以重賂君陽諾之與其俱來寘諸法人見君咸戟手指曰此健吏不可犯也至正壬辰大盜起蘄黃將及郡郡二千石與官屬皆雲散鳥逝君獨止孔子廟堂盜獲之知其為府掾強之仕使行官書罵曰死狗奴我死即死貴能官於賊耶怒及接于樹歷一日意其自

抽刀礪[illegible]曰從則祿汝不從則血涴吾刀矣君大罵愈於初賊斫肖而去嗚呼事君當忠固以死繼之然亦視其位之何如耳當是時統制閫外者宜死之專城而居者宜死之荷戈禦侮者宜死之然皆未嘗死君以一介掾之微可以不死也即不死物議當不及乃能眞自盡賊視死如歸使其當前三者之任其激揚奮厲足以有為可知矣此不為而彼為之悲夫君之子載以文學擢第奉常間拜予泣道君事請為文然君之死孰不以為忠至其從容就義則鮮有察其詳者予因述文一首托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之秘辭纏綿悲愴以自君之情君雖在九泉必當以予
為知已使世之不忠者讀焉其亦有所媿夫君之友廬
陵蕭霖翁鄉貢進士恭謀軍事於省府僞漢隋廬陵赴
井死婦弟同縣鄧椿翁為臨江府吏臨江隋集廬陵義軍
千百濟以舟借萬夫長楊臧等與賊大戰城下三日兵
潰投江死其志與君同俱入僚也法宜奏聯得書文曰
驟委質以事君予忠貞而不渝斯天經與地義予
位無間於尊卑當海嶽之塵昏予鼓腥風於干戈壁上
潴之失防予泛搖搖之大波悲何山之不壞予復何陵
之不襄舞魚龍而跳象罔予孰舉手以遏其狂倚長劒
於天外予豈予力有不任瞻九關之莫通予誰屬予以
三軍矧秘計之屢出予
[illegible]予徒有淚以沾膺慟哭而叩蒼旻予倀倀而安之
或危蹙而無所聘予將誓死以為期胡妖氛之日熾予
絳帕首而狂呼冠切雲而佩葱斬予棄堅城而長逋予
雖賤為府史予頗嘗與於祿食縱一粟其亦君恩予敢
曰職卑而莫卹毀車殺馬而遐逝予人孰得而非予君
有急而臣背去予其自揆為焉如彼王蠋本齊民予雖
君祿有不享尚一死以報君予植後世之大防況予結
髮而好脩予聞聖謨於父師臨難而求苟免予非禽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而須眉予豈異夫人人兮共惡生而樂死唯殺身以成仁兮免君子之所鄙巍煌之宮墻兮實宣尼之秘祠亟攝衣以從之兮依嘉樹之嵾嵯中心皎如白日兮即萬死其奚惜與淵騫游於地下兮亦予情之深懌瞋目而詈賊兮經百折而弗變卒從容以就義兮誠遺言之堪踐爾死固若傷天兮亘萬世而猶生較喪節而久存兮歷百齡其何榮吾知爾精魄之攸化兮下醴泉而上卿雲之二物固為休禎兮豈爾心之所許必震盪為風霆兮叱列缺以施鞭殛不忠而為虀粉兮使天威之昭宣嗟郁爾之一生兮眼見義而不見利宜與爾為三忠兮享百世之明祀悼余生之蹇侘兮力不足以振之悲蕭蕭而四來兮謾含哀而陳辭

浴目童文

走迫病目視不及尋簡禮越度速侮招刺乃抽隱思兮物媿義作浴目童文文曰

浴爾童子我目之精凝婧五神配合三靈素質曰皓圓暈東青南丹注背北玄學睛約束臉胞黃中之英氣機內動藏系外徵脈闢人牖通洩天明聚為根蒂散為華榮衆咸允賴爾獨失貞孰不若竈洞觀八紘爾於咫尺不分五牲誰不知月照徹七經爾顡湊凡僅辨一丁此朋而執熱視弗迎彼不面

識反揖而爭頫或自泚顏常發頳辟如水母藉蝦如征
又如野狼挾狽則足皆爾弗職以玷我形童子曰噫何
言之疾賦授自天初無恒制堯眉八彩岳黃以毳朋耳
耳無輪慎額斯贅乇口類海敦陋且鏡澤鼻如蝸欽直
而細四者猶殊目胡不異或乍其參表厥明獻或角而
方蹬犨長逝或瞭而揚或睃而醻一面于玄我則何繫
矧子涅書膏焚罌繼摘掞辭藻搜剔文藝肺鏤肝雕心
鉥媚矯臂劇我剸我掠我斷我斃八廓汪邪五[illegible]受厲
靡精弗喪有明益瘁我合子躬如左右契子榮我尊我
蹶子盭豈圖子玷成此左計咎爾童子爾辭固臧傳以

正理則泚于涼形雖異賦爾宜自強何取其窾乃釋其
良書涵所致尤墮意量冬映雪席夏聚螢囊刺股流血
懸髮于梁未聞其目逯縮晶光是謂迺辭君子所棄是野
有含雲漢成章測步幽眇挈度機祥為爾之故不知低
昂三條占限兩戒畫疆氣勢旁魄民物浩穰為爾之故
足不及行述此二端餘可類詳尚飾巧言陳洪列方孰
為曲直敢矯而亢童子曰噫士貴自謀匪姣足特唯道
是適者亭有熹廬陵則脩厥視雖短所覆孔優一紹道
遡魯騶完經翼傳衣被九丘一昌其辭出孔入周
有赫赩昭若滕游子不此即而反我仇椒蜂彌豹豈

無烟胖鼓辭樂褐腥聞不收偃膽文眇世所嘲咻內羨
之章玉贇黃流于尚弗悟自貽大鄙何河而厄何涂以
休何青以謗何肉而囚子勿寘惡棼若薾抽遺形全智
與造化游我雖俚言寔為遠　毋儆壘墨成此絿絿董
予言已我心之疚蒙供既寢斷笛亦陋植鰭太纖削瓜
匪秀號尊聖哲名亘宇宙非形之研唯德之茂況目在
形賓筵一豆雖毦非聲物亦云覯縱瞽焉尤有用輙售
滕脥三品備于樂奏國語成書事明畫一矜察秋毫或
睫央𤖃潛曜目將神腴內富五色免惑一誠自守幸遂
蔓養無絕馳聚禍福倚伏理嘗易究所戛忘荒如瞖四

酎本實不培枝葉巧湊弗別秀禾徒煩雞童胥固動人
紛罔就千古居前萬世在後虛生其間冠𤩽搢紱自今
伊始啓滕撤罷責躬罹逞敢月之詬我道之凝我學之
懋上慎旃哉吾言不又

逐鷦文

蚊害物蟲也凡有血氣者恒病焉然其所化不一江南
有孑孑生洿水中好屈伸水上見人泳去久則蛻為蚊
此蟲化也寒北有蚊母草草懋而蚊變嶺南有蚊子木
實如盧橘熟則綻蚊出實空此草木化也江東有鱟母
鳥生池澤茹蘆中形類鳥鶵而大黃白雜文鳴如鴿每

鳴吐蚊一二升此禽化也爾雅淮南子李肇唐史補陳
藏器本草注頗載其事以予觀之四類之中唯蟁母出
蚊特夥蟁母鷏大堅切爾雅蟁母也予因作逐鷏文使鷏可逐
也則入之胎禍戕物者其知所警也夫文曰　來汝鷏
上堪下輿萬物並育各全其生以蕃以族翀飛繽繙煥
動蹷衂鱗介潛淵毛蹄藏陸文華璀璨形模繚曲游泳
同娛咸呀相逐既拘於氣曷禁夫欲大或爲小衆將壓
獨唯類之求於人敢觸來汝鷏相度爾生厥形甚微賦
質黯昧樂生職畢喙䃘蠢蛤捕索黿魚含畜詭仄軒霧
孱奇非疢嚱嘔無疾嘆泱產醜衙惡朝夕蕐不胎而乳

憑化而馳不知而孕與涎相依物若蠢萌漸則奮飛出
汝鷏爾腸刀鏃爾胃亡刺不爾之虐所出曷興鴟如雷
殷聚若雲翳緣撲膝肌唶嘬口咡接間抵隙潛察默覘
體如粟耿吻若鍼利中有豹腳勢亢可畏高沙艷女西
洋死吏艾薰徒力羽翁不避我入尚然矧彼物類來汝
鷏物豈無嘔與爾不同兔口出子一氣之從鸕鷀吐絲
何厥異封鳥能歔金昆明所鍾鷄或懸綬色眩黃紅惟
爾肆孽胎此禍凶草木所化洿水是宮無若汝憯厥害
則鴻予今逐爾欲滅爾蹤鴻呼我挺之將兮其長婉孑
爾鷏我逐兮亟去勿留往彼比荒兮其土幽幽鬼物披

攘竽豺兕毋憂爾宜吐蚊亏韜彼若仇胡宅中土弓自
貽大鄧我逐爾鵂亏下民則休鵂既逐笞梧桐肺肺鳳
凰下徠竽鴟鼓噦噦

諭頑

陶尚書中云為余言臨海林甲一門皆疫死甲獨治丧
暨甲殁照人藏其屍家大翁奔號里巷若狂已而群犬翕
集衔甲衣曳至西郊泡土成坎襲焉坎淺不能容又復
曳出如是者四始進土覆之而去新昌黃琛甫有札
大為邏卒所食齐骨奔虜其子衔之痤諸野予聞撫髀
太息薛舉諭諸人人輒笞分子誕且謂古無是昔誰縣崖

仲文畜犬會稽石和以丁奴易之不從和殺仲文奪
犬犬齧和守仲文屍不浮土掩之尋牽和衣訴官和伏
誅此晉義熙中事也冀州石玄度犬母育一子愛之甚
玄度烹子啖之母候骨投地歛寘移葬於桑間日
夕向桑嗥愈月乃止此宋元徽中事也謂古無是事者
過矣夫犬能禦盜齕姦解難報恩傳記所載者然也又
反指子為誕予故書此示之人心尚存其亦有所感夫

秦士錄

鄧弼字伯翊秦人也身長七尺雙目有紫稜開合閃閃

如電能以力雄人隣午方鬪不可辟拳其舂折仆地市
門石鼓十人舁弗能舉兩手持之行然好使酒怒視人
人見輒避曰狂生不可近近則必得奇辱一日獨飲娼
樓蕭馮兩書生過其下急牽入共飲兩生素賤其人力
拒之弼怒曰君終不我從必殺君亡命走山澤耳不能
忍君若也兩生不得已從之弼自據中筵指左右揖兩
坐呼酒歌嘯以為樂酒酣解衣箕踞拔刀實案上鏗然
鳴兩生雅聞其酒狂欲起走弼止之曰勿走也弼亦粗
知書君何至相視如涕唾今日非速一君飲欲少吐胷中
不平氣耳四庫書從君問即不能荅當血是刃兩生曰

有是哉遽摘七經數十義弼歷舉傳疏不遺一言
復詢歷代史上下三千年纚纚如貫珠弼笑曰君等伏
乎未也兩生相顧慘沮不敢再有問弼索酒被髮跳吟
曰吾今日壓倒老生矣古者學在養氣今人一服儒衣
反奄奄欲絶徒欲馳騁文墨見撫一世豪傑此何可哉
此何可哉君等休矣兩生素貧多才藝聞弼言大愧下
樓足不得成步歸詢其所與游亦未嘗見其挾冊呻吟
也泰定末德王執法西御史臺弼造書數千言袖謁之
閽卒不為通弼曰君不知關中有鄧伯翊邪遽擊踣數
人聲聞于王王令隸人捽入欲鞭之弼盛氣曰公泰恠

不禮壯士今天下雖號無事東海鼎夷崇來臣順聞者駕
海艦互市于鄭即不淌所欲出火刀斫柱殺傷我中國
民諸將軍控弦引矢追至大洋且戰且却甚虧國體為
巳甚西南諸蠻雖曰稱臣奉貢乘黃屋左纛稱制與
中國等尤志士所同憤誠得如弼者一二輩驅十萬橫
磨劒伐之則東西止日所出入莫非王土矣公奈何不
禮壯士庭中人聞之皆縮頸吐舌久不能收王曰爾
自號壯士解持矛鼓譟前登堅城乎曰能百萬軍中可
刺大將乎曰能突圍潰陣得保首領乎曰能王顧左右
曰姑試之所須曰鐵鎧良馬各一雌雄劒二王即命給
與陰戒善騎者五十人馳馬出東門外然後遣弼往王
自臨觀空一府隨之既弼馬辟易五十步面目無色已而烟塵漲天但見雙劒飛
舞雲霧中連斫馬首墮地血涔涔滴玉撫髀驩曰誠壯
士誠壯士命酌酒勞弼弼立飲不拜由是狂名振一時
至比之王鐵鎗云王上章薦諸天子會丞相與王有隙
格其事不下弼環視四體嘆曰天生一具銅筋鐵肋不
使立勲萬里外乃槁死三尺高下命也亦時也尚何言
遂入王屋山為道士後十年終　史官曰弼死未二十
年天下大亂中原數千里人影殆絶玄　烏乎降火家競

棲棲木間使豸在必當有以自見惜哉豸鬼不靈則已若有靈吾知其怒髮上衝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宸翰

翰林學士誥

奉

天承運

皇帝聖旨翰林之職掌制作而備顧問必擇能文有學
之士居焉起居注宋濂生于金華文獻之邦正學淵
源有自来矣況侍朕歲久深知其人嘗由儒臺陳訓
東宮記言右史邇者總脩元史尤究心於筆削朕甚
嘉之是用陞擢俾司代言爾尚夙夜恭勤務展所蘊
使文詞通暢治體昭明庶副朕簡拔之意可授翰林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學士知制誥兼脩國史宜令宋濂准此

洪武三年正月　日

國子司業詰文

皇帝聖旨國子學職專教育人材以備國家之用必選明經有德者為之師則模範正而學業進矣翰林國史院編脩宋濂學足以明道文足以垂世當朕創業之始即入春宮訓我儲貳則温文之資實由輔導繼擢左史掌我記注則日侍左右諫正為多朕以前元紀傳未及纂脩爰求其人非汝弗稱故特俾居翰苑以任總裁爾果能追遷固之蹤成一代之史朕用嘉焉茲特命司成均之業爾尚推明昨道以訓誨諸必使見諸實用則為稱職矣往其欽哉可奉議大夫國子司業宜令宋濂准此

洪武四年二月　日

太子賛善大夫詰文

皇帝聖旨咨以太子為天下之本其東宮官屬必選文學行能之士以居其任焉承事郎禮部主事宋濂爾以純謹之資老成之學執筆柱下視草詞林繼司業乎胄監復考禮於儀曹皆稱其職況輔導東宮歷年已久擢為賛善孰曰不宜爾尚守職惟恭思盡忠益

之道而輔贊之庶稱朕委任之意可奉議大夫太子贊善宜令宋濂准此

翰林侍講學士誥文

皇帝聖旨翰林之職掌制作而備顧問必擇能文有學之士居焉奉議大夫太子贊善大夫宋濂以舊德之士純正之辭事朕十有四年其居左史職詞林佐成均近侍於帷幄簡治道論思於講筵所裨多矣比任贊善之職尤多輔導之功茲俾復翰苑之清華俾我朝之實錄爾尚夙夜恭勤務展所蘊使文辭通暢治體宣明庶副朕簡任之意可授翰林侍講學士中

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兼太子贊善大夫宜令

濂准此

洪武六年九月 日

翰林承旨誥文

皇帝制曰三皇五帝之馭天下其文武之能君臣皆備而善焉至于三代之臨御禮樂射御書數君臣尤精繼至秦漢以來人不知古有文武史分各為之圖故聖賢鮮矣朕出自草莱非兼備之才蒙上天授命位極兩間凡生民休息百神祀事盡賴文武輔導以成之是致鬼神享而軍民安又九年矣然文者翰林院

尚未有首臣朕於群儒中選皆非真儒人各虛名而已獨宋濂一人侍朕左右十有九年雖才不逮文武博通經史文理幽深可以黼飭肇造之規宜堪承旨宏燦明文壯朕興王特勑爾中書奉行毋滯

洪武九年　月　日

勑符

卿去此數月朕常思之今卿來此已一復時矣恐失顧問少勞勞持遣禮部致食粮及酒殽抵所在卿當引觴而自酌以養神方稱朕報勞之意未審悅

十

洪武十年九月十五日

以臣事君之道固宜虔恭不怠然得休官于家者今古幾人況致仕者非壽高尋常德邁群職安有是耶卿福膺永壽精力愈加自致仕之後每歲来朝甚感朕心不忍使驅馬馳數千里而来覲已勑禮部賜食粮穀醴卿當自育高年故茲勑諭

洪武十一年十二月十六日

賜詩一章癸卯歲八月十一日

聰明心地實無欺燦燦文辭真可梯論道經邦誰解及等閑肯與佞人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賜詩一章甲辰歲四月五日

景濂家住金華東滿腹詩書宇宙中自古聖賢多禮
樂訓人法度舊家風

賜書乙巳歲

書諭子師宋濂六月初七日申時箋與子書同至文
耳子以諭代之勿望回劄曩者教吾子以嚴相訓是
意懇切奈子性理未通不能荅若令回書恐為空文
不荅以聖人文法化俗言教之是通所守者穩所用
者節儉是得體昔者古人令為我見先生初疾予欲
留京師醫養予想身健尚思故鄉情猶不已況先生
在庐父子夫婦處於異鄉湯藥之奉豈不傷情是令
先生東歸醫養萬全去後國事多多不能遣使以致
師書先至然此子雖不能荅来書之意予諭亦在其
中矣

賜和宋濂韻

處暑將期秋宇清柳陰深處聽蟬鳴黃花喜弄西風
綻鐵騎音書奏至京

賜醉賛大夫宋濂癸卯歲八月七日

西風颯颯兮金張特會儒臣兮舉觴目蒼柳兮裊娜
閱澄江兮水洋洋為斯悅兮再酌弄清波兮永光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海盈而馨透泛瓊觴芍銀槳宋生微飲芍早醉忽周旋芍步驟蹌蹌美秋景芍共樂但有盖於彼芍何傷

賜學士宋濂白馬歌 甲辰歲十一月一日巳時

賜卿白馬白於雪白馬疾穿雲雲不隔朝出清溪東搖鞭來紫陌五漏禁城邊精神常赫赫嚴嘶秋風康衢止過客四蹄發流星乘此無危厄將軍建大功斯馬貞有益

賜黃馬歌

聞卿黃馬黃麗鵾黃錦韉鐵啣鼓琅琅行途不遠疾絳毛火衰飛揚揚暑繫柳陰濃寒常露立霜秋風四蹄軒咆哮雄騰驤將軍橫戈寻折衝孰敢當罷兵致養車學士傑尤良

賜詩一章并序

洪武十年春二月二十有六日前翰承旨宋濂得致仕歸已達家矣即遣長孫慎進表以伸報謝朕覽來詞言無虛謬已徃分明見陳可紀其為人也可為誠矣寡矣故有終於致仕者為此於是召其孫慎謂曰爾翁去此而誰從對曰惟親及故友會之他無濫交曰日撫兒孫乎閱生財乎涉田園乎慎稽首拜手曰臣慎祖蒙陛下之深恩厚澤得休官悠悠於家以待

考終其於撫兒孫閱生財沙田園之事皆有之為此
不勝感激特遣微臣慎詣闕俯伏以謝陛下曰除此
之外他有何樂曰足不他往但建一容膝之室題名
曰靜軒日居是而澄方丁更訪國政儻知一二雖在
休官尚欲實封為陛下補缺耳朕聽斯言倏然感動
於戲忠哉良臣有若是耶因為之詩焉
聞卿歸去樂天然軒靜應當效老禪不語久之知實
道此心嘗著覺還便從前事業功尤著向後文章迹
必傳千古仲尼名不息休官終老爾惟全
題宋承旨遊[illegible]来洪武十一年十二月十九日巳時

學士越中来我恐馳程苦拜畢詣堦前精神盛舊觀
氣宇比秋鴻文章貞太古試問民何如天下通商賈
不但越中樂將軍明隆伍塘河便小舟旅店從欲沽
近来荷君德中原無胡虜賢人誦言多黼黻皇猷補
寰宇足清寧人人皆樂土

應制賦醉學士歌

內厨官酒蒲萄綠黃帕擎来氣芬郁詞林老臣彼
寵光拜捧瑶觴形局縮況當　天威咫尺間春紅
頃覺生酡顏醉来不知烏帽側猶解披襜呈琅玕
近来應制文成軸對揚字字皆珠玉雖然白髮被
兩肩蝿頭細字還能讀　聖皇邮老恩最優幾回
錫燕瑶池秋從容共樂有如此未讓十八學士登
瀛洲李白當年飲一斗下筆玉堂皆袖手才華何
必分先後竹帛垂名同不朽

御爐冉冉香烟起殿閣氤氳五雲裏　聖皇萬幾
有清暇特詔文臣賦秋水賦成奏獻　天顏歡勅
令光禄行金盤珍羞羅列水陸具黄封滿酌須令
乾玉堂學士金華客白髮蕭騷雙頰赤酒酣作句
氣豪雄藻思清新更飄逸老眼朦朧卒不開猶拜
拜舞趨瑶堦人生際遇有如此絶勝蓮炬夜半從
天回

詞臣獻賦蓬萊宫　御前賜宴春融融馳峯奇味
出翠釜玉瓶瀉瀲灩玻瓈鍾青氈賜坐列左右三爵
不識貌益恭金華仙伯年最耄鶴髮垂領明方
中官宣勸令滿酌陡覺眼纈添新紅　天顏回顧
發微笑親御翰墨揮蛟龍寶章既成自天降日月
照耀光瞳曨老臣再拜重感激一心報國惟公忠
踉蹡步出闕門去皎皎月上龍樓東史臣彤管會
當紀明自古欣相逢

給事中方徵

金華學士青雲客氣吐虹霓成五色才超藝苑逼
古人名動京師播殊域天高氣爽秋澄鮮　聖恩
眷遇開瓊筵勅令暢飲共為樂不減風流李謫仙
初筵秩秩未三爵老臣已不勝杯酌頭昏目眩步

艮端春風滿面霞光駮布角切馬色不純　龍顏一笑催賦
詩幾前醉墨猶淋漓乃知貌醜心不醉醉中自有神
扶持　親題宸翰寫醉態旁沛鴻恩驚絶代明良
際會古所希學士榮光煥字載文夫讀書多苦辛恨
不感遇乘風雲兒當混一太平日　太明下照皆
陽春長歌請贊醉學士自古如公能幾人

太子正字桂彦良

金風撼撼吹瓊笙寧聞裏饗熏龍涎光祿傳杯瑪瑙
寒琳羞奇味雙玉盤　聖主九重動顏色青錢學士
金門客胷中耿耿羅星辰氣隱虹霓聲霜白一飲千
飲須盡觴角身軀欹側目茫洋漸覺紅光生兩頰
霞爛爛明春雪酒酣作賦　楓陛前揮毫藻思如
流泉歸来天街踏明月回望祥雲滿　金闕

翰林編脩王璉

天門白日懸高秋五雲照耀三神洲群仙列坐紫
清上風迴玉輦瞻　宸旒翰林供奉斌綺裘佩以
明月珊瑚鉤殽前奏賦衝斗牛胸藏七澤吞九州
浩氣直上青天流七寶琛床九華殿大笑三時走
飛電金盤犀著行八珍大官勑賜瑶池宴中使頻
飛雙巨羅蒲萄露泛黄金波但覺龍光照肝膽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紅散作朱顏酡天香兩袖宮袍碧頭上烏紗漸欹
側玉山几几涼風搖銀海茫茫雪花白　重瞳一
顧天為低奎章宸翰光陸離羣仙起和蘂芝曲琅
玕瓊玖皆生輝請以寶函秘流彩萬古清風灑雲
海酒酣拜舞　玉階前千載　君臣慶良會

翰林編脩張唯

應制賦宋承旨畫馬歌

黃馬大宛種身上小暈不凡　天子愛其駿養在二
閑粉易詞林老承旨太僕牽来玉墀裏霜蹄蹴踏
風鬣翻錦鞍新韉花麗老臣有子兼旨涂同時
出入黃金門白頭趨朝載星起子孫扶持来謝
聖朝行賞不濫施勳臣乃賜龍媒騎儒寵一人
獨如此稽古桓榮功在茲

考功監令　華克勤

大明　天子治天下重譯来賓混夷夏日本之東
西城西歲歲梯航貢神馬赤騮紫燕皆權奇龍媒
豈獨渥洼者如今四海兵塵清惠養天閑勢嫻雅
中間一四駟且良髯龍尾金色雙瞳方奔騰休誇照
夜白驕嘶自是真龍黃禁林學士老詞伯年過六
十毛髮蒼近臣傳宣輒賜予　彤庭拜舞承龍光宮

柳垂絲拂寒草裊官牽来錦鞍好阿元前携孫後
扶晚涼騎向東門道西風振鬣塵不驚家僮卸評
朝回早
給事中虞泰
聖明天子齊唐虞萬方混一同車書大宛西城總
臣附萬馬入貢皆名駒天閑十二近宮闕牝牡驪
黃色俱別羅帕輕籠錦作韉絲繩穩控金為勒玉
堂學士真老臣日日趨朝侍紫宸承恩特賜飛
黃馬騎少通衢不動塵飛黃之精眞天駟四足騰
驤若星駃況手親題御製詩奎壁垂芒照人世
須知君恩如海深臣騎赤馬當赤心風雲會遇
有如此彤筆宜書耀古今
給事中王佐
渥洼去天幾萬里 聖恩一視無遐邇年年進馬
入 帝鄉降勑奚官牧華陽五花成群總超異內
有飛黃若龍勢振鬣一鳴凡馬空清秋颯爽驚西
風宣賜鑾坡老承旨房星夜照瀛洲秉似此殊恩
古亦稀好秉忠誠報 天子
給事中孫傑
送宋承旨致政還金華
假金華贈承旨宋公歸老也公以才雄學

博為上府寵任者十有九年今以老賜歸余
忝春坊正字久資誨益惜其去也詩以贈之
瞻彼金華有麟其特下有潛溪其流湜湜山川炳
靈文獻迭興曰宋景濂父入中之英維此潛溪其
源孔長東流于海演迤汪洋維此景濂父生溪之
滸世有積德爰自祖父維此祖父潛德弗仕乃鍾
于厥子生此吉人溫溫其恭性敏且聰學博以充
文粹而工維 聖天子是膺天祐聖世有臣明良
胥會景命維新維此景濂父遇我 明主黼黻皇
猷維聖之輔維此吉人簡在 帝心入承上旨以
奉德音輔道 東宮緝熙 聖學朝夕從事罔敢弗恪
紬書金匱古史之良司業成均衿佩將將有德有
齒邦家之光駁歷中外屢閱星霜 帝嘉耆德寵
錫是綏名場宇內文播外夷追贈祖考赫其有輝
澤及子孫出入禁闥昔有賢傳維漢二疏賜金歸
老以輝于鄉閭 帝曰卿老矣今何獨不然閨俾
二疏專美于前公辭閣庵眷眷不忍孰承顧問以
被親近薦賢為國匪曰子私始終一節忠信勿欺
飲餞玉堂雨雪初霽出祖東門江山佳麗銀鞍繡
騧天廄之良錦衣綺袂煒然有光服 天子寵命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歸榮于鄉公歸老矣松菊俱存有琴有書有田有
園姻戚歡迎賓客滿門擊鮮釃酒燕樂欣欣壽考
維期以訓爾子孫無亡　聖恩

晉府傳四明桂彥良

金華之山巍乎莫測乃在牛女之墟天地之北自
昔初年牧羊處至今靈氣鍾名德　聖人立極開
大明賢佐乃有宋先生先生讀書逾萬卷雄才獨
擅文章名　至尊臨軒時顧問皇子傳經當繡楹
漢室舊聞疏太傅明廷今見桓五更先生行年幾
七十新春詔許還鄉邑誥詞御製煥奎文子孫簪
筆當朝立先生種德非常倫　聖明天子優耆
從茲一往三千春高風長與初平鄰

翰林應奉洛上荅祿與權

幾年簪紱近　天顏白髮休官詔許還先世受封
露　聖澤後昆承寵侍朝班心同金石孤忠在身
入山林萬慮閒回首玉堂春晝靜何時重聽佩珊
珊

監察御史會稽黃忠

海內才名五十年　聖恩仍許晚歸田金華父老
如相問曾是瀛洲第一仙

新賜宮衣繡海圖榮歸況是早春初公卿祖帳都

門外人道風流勝二疏
萬丈文光北斗懸清名不獨域中傳忠爽買得溪集已向扶桑石上鐫
紅鞓金帶荔枝花三品詞林內相家歸去山中無
俗事菟鉼舂水自煎茶
乞與山童潤筆錢歸時正及早春先玉堂分取薇
花樹種在雙溪淺水邊
山僧羽客莫相過碑版人間刻已多從此黃庭不
須寫自開池水養群鵝
榮歸詔許老山洞火棗交梨養性靈秘府圖書翻
閱盡却從方士借丹經
白髮朱顏六裘餘還鄉尚駕軟輪車龍江關吏如
相識應止丹台乞著書
承旨先生之歸榮故鄉也簪既為詩以餞而
意有未盡故復為此以申戀慕之懷云簪上
鳳書龍飛　御製文人間未見墨花新恩榮特為
詞林重　親向金門賜老臣
祖考榮封寵數優　君王親為製詞頭臨流好起
宸奎閣高壓清風八詠樓
晚出金閶望　故鄉芙蓉峰影鬱蒼蒼歸途跨得銀

鞍馬原是天閑小乘黃
頭白勳庸列上卿　君王不獨重文名朝廷禮樂
新寰宇半是先生撰次成
虎拜鑾坡進治安朝回只說　聖恩寬小臣日侍
絲綸閣不得囊中奏藁看
令子內廷書制誥佳孫復作序班郎一門三代霑
恩寵更着錦衣歸故鄉
玉樹芝蘭取次成小孫開歲亦能行懸灯學讀元
朝史認得前編老祖名
不用黃牛教子孫為儒三世受　君恩却將視草
堂中筆歸去題詩水竹村

知卿別去期將近且向彤庭侍　朕遊雉扇斜張
龍纛轉遙瞻行過殘東頭日從朕遊故及之
契主中書舍人葉寧朱孟辨參側侍從躬覩
皇上眷顧之隆謹紀一時盛事賦絶句三首以
識別并為臣子奬勸云
天語叮嚀出紫微特將文綺賜卿歸愛卿秉志如
金石留取裁成百歲衣洪武九年正月六日上
御午門闕樓賜先生文綺各四疋上曰愛卿志如金石故有是賜今年卿壽幾何先生曰臣六十有八矣上曰卿壽更至二十二成百歲衣也留為百歲衣也

楮鏹親頒當酒錢賜金不獨二疏賢想應心醉

君王德慚愧長安市上眠（上賜文綺之日後賜寶鈔一十錠上曰賜東歸當酒錢）

城上春雲暖更飛念卿此地跡將稀臣身須作隨陽鴈一度秋来一度歸（上步自午門先生侍行上曰此地卿行有數矣卿歸後還能来見朕否先生對曰臣身未就木則一歲一来朝）

當代文章伯朝廷制作新儲宮賢太傅開國老詞臣際遇超今古優游邁等倫暮歸蓮炬前席錦為茵班固才尤贍揚雄語大淳一麟生治世長翮倚秋旻仲子金閨彥佳孫玉樹春尋常勞 聖眷

七十解朝紳戀闕行猶緩還家樂更真都門祖帳里曲候征軺未覺鄉音改其如此志伸淨名應杜口善慧必觀身婺女星辰逼蘿山雨露均桃燈書細字置酒洽比鄰白石求真侶青松結社人無心誠契理有道足怡神自愧非支遁空知讓許詢三生情是夢千載法為親別去通青簡秋来覲紫宸涼風吹禾鶴携手大江濱

天界釋宗泐

寄宋承旨詩并序

洪武十年九月潜溪先生来朝京師十一月

陛辭還金華二十五日戒途後三日 上謂
先生之子中書舍人璲曰爾父歸今幾日當
抵何處十二月二日又謂璲曰汝父途中想
平邪又明日復謂璲曰朕夜來夢見爾父與
太平諸儒言論容態甚悉想已達錢塘矣璲
叩頭謝曰蒙 聖恩眷顧如此何以報也時
伯誠洎靖可皆在側與聞 玉音中情亦不
勝感激因各賦詩以紀其事敢求正於先生云
聖皇親問宋中書
色順輕舟平穩似
霜晨鳳閣聽綸音
宋璲叩頭感激
聖恩深 張伯誠
內相忠誠荷 主知白頭親見太平時平生不有
君臣契那得神交入夢思
聖主端居念老臣清宵夢寐見精神太平今日諸
儒會風度依稀似古人 史靖可
靜軒詩
幽軒聞說傍巖扃兀坐終朝養性靈隱几泉聲雲
外落捲簾竹色雨餘青仙冊已熟春長好塵夢方
醉我獨醒還憶清溪舊游者白頭矻矻尚談經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寄宋太史詩

芙蓉峰下是鄉邦来許歸帆泝浙江天下文章宰
有幾斗南人物秋恐無雙心期久與三乘契筆力真
能九鼎扛投老著書渾不倦頻聞中夜坐燈窓
同門同里復同官心事相同每共歎　袁公並操
裁玉牒絲綸分演直　金鑾名齊伯仲吾何敢義
重師資分所安重會定知頭更白肯令歲晏舊盟
寒

翰林學士宋公像贊

金華王禕

名滿天下文傳四夷温恭君子為
帝者師
神完而氣充業精而德崇涵泳乎詩書之澤從容
乎禮法之中其際遇也雖無驅馳汗馬之勞其製
作也則有黼黻　皇猷之功故誦其文者慕之如
祥麟威鳳被其教者挹之如露月光風撓之而不
濁扣之而不窮蓋其積之也厚故其用之也豐意
此所以為大雅之君子而當代之儒宗也歟

誠意伯劉基

粹若春溫運藻思以凝神澹若秋雲儼豐儀之出
塵近而視之若淵魚之潛鱗遠而望之若天馬之

永嘉林温

逸群故能追先哲之軌範勘往聖之典墳理深明
夫蘊奧學先究於天人士爭趨而問業人盡慕於
卜隣采中林之蘭蕙列清朝之縉紳載筆直書於
信史吐辭制作於雅文時鋪張於盛美用黼黻於
絲綸是以進講
旭前庶晏至於夜分職兼贊善道左
明君身不
移於素操志確守其貞淳巢阿閣之彩鳳毓郊藪
之祥麟此所以振聲猷於宗社垂德澤於子孫者
歟

天台陶凱

外和而神融內定而面冲衣冠雖晉人之風氣象
實宋儒之懿矣其論天下之理養氣以任天
下之事隱則如虎豹之在山出則類鳳麟之瑞世
後乎千載而有存中乎兩間而無媿此益古君子
之所難然吾謂斯人之必至

金華王禕

博極群書而自處若虛身備盛德而守之如愚名
震當世而謙退不居泰非金馬玉堂約非蔬食草
廬視外物之去来同浮雲之卷舒特立宇宙而無
愧尚友賢豪而有餘彼徒窺文辭之髣髴較得喪
於斯須曾何足知先生之大全也歟

門人義門鄭楷

大明啓運際遇　聖君輔翊　皇儲模範成均講
盡治道贊襄經綸文邁韓柳學貫天人是為江浙
之大儒我　朝開國第一之文臣也耶

四明徐維趙

落落昂霄之霜木温温宗廟之文玉也才既全而
闇然不形學已至而歉然不足也及遇時顯融出
入金門而夷曠從容不異於林谷也宜介者化之
而裕悍者遇之而服也人固莫窺其淺深是蓋齊
得失而不驚乎寵辱也

攜李貝瓊

該貫群經融釋百氏董生淳正昌黎雄偉泰和
運明兩之間進敷帝典退演王言文傳外夷功在
後世奎壁當天江河行地

烏傷朱廉

貌温而氣和粹然君子之像學充而文高蔚然當
世之望有山林巖壑之姿居金馬玉堂之上斯人
也其不以富貴自榮而以道德相尚者耶

臨江曾士勛

氣之和也佩玉其鏘文之爛也雲漢其章是宜接
武蘢齊驅班馬煥乎金匱石室之光

恂恂其仁溫溫其恭純乎道體粹然德容學貫天
人才邁今古當代宗師後賢儀楷

天台方去矜 臨安錢宰

伯衡歸自京師就見承旨先生于羅山獲見其
小像謹述贊辭非敢曰美盛德之形容聊附姓
名於群賢之末云尒贊曰

挺然命世之雄展也間氣所鍾在躬皆清明之積
生色惟仁義之蘊獨絶學繼乎千古之上卓識出乎
萬人之中蚤年傑然道遥於丘壑識者推為文章

之鉅公顧夙夜儆乎其進脩而意氣歛乎其謙
逮進逢於昌運遂深簡于淵衷信夫相親猶魚之
有水豈惟際會若雲之從龍始終一誠必責難而
陳善出入兩宮斷言行而計從忱忱焉為 國育
材休休焉樂善有容凡入官之俊秀多及門之冠
童典司筆削足以彰善癉惡敷為制述足以昭德
表功固由其言之立而道之崇歸休山林秉夏仰
共風采不奉朝請政事資其彌縫蓋可見輿望之
厲而 宸眷之隆此所以集斯文福祉耆鄉邦之
又獻為一代之儒宗也

昭　皇猷煥天章文之祥御太和扶綱常道之昌何德容之温温而神氣之揚揚於戲此豈非掌制乎玉堂而壽斯文於靈長者乎

天台方孝孺

天付斯文於人也豈偶然哉必有不合而同不期而至者故吾夫子與朱子生同庚戌今潛溪先生宋公之生又於是歲人謂聖賢之出鐘靈降秀為世禎祥天之所俾信乎其不偶也周室既衰先王之道如日斯晦微夫子六經詔

金華蘇伯衡

人道孰明是大有功於萬世者也時降道汀寥千有餘年迺能集其成會其要得吾夫子之指歸者其惟朱子乎公乘文明之運贊一代之治以其餘力使學者復古昇弃科第之趨一闖於理義之學其功不在朱子下海宇之内一人而已耳然則夫子之道被於萬世當時仕止乎魯朱子在宋號為尚文之國立朝僅四十日終卮偽學而公得君行道者甚久澤能加於人文可垂於世光明後大照耀無窮豈天之付公者獨厚公之報乎天者亦將未艾也公年六十八即謝翰林致政越二載為

洪武十一年以歲覲入京　天子數留相公固辭
曰天道惡盈人道止足辭意誠欵上知不可強迺
止益見公進退從容皆合乎聖賢之道宜其居為
儒宗出為勳德以文華國以道佐命寔有系於斯
文之重輕矣世之論公者徒以文學際遇為事至
公之得乎天而契乎聖賢者又鳥能窺其端倪也哉
靜也不敏將公之門頗久罔之士爭欲誦其言識
其人有不可得因寫公像刻而傳之非惟表公之
德業亦且以見我朝之有人也謹敘而贊曰
天開　皇明實生儒英光儲嶽降維戊在庚燁燁
其氣濯濯其精昔潛今顯為　國之禎明珠在川
美玉在山公貌之清風行雨閘閒舍芝益公德之
馨如鳳之鳴如龍之騰如雲之變如霆之轟公文
之宗豈惟三者以聖為程乃補袞職乃持文衡
天子曰都汝執汝經往導胄子褒職是膺公拜稽
首揚言于庭九卿百辟尚其典刑四夷八蠻慕其
光彀勉垂竹帛貌寫丹青公告　天子乞我頹齡
亦有子孫嗣我簪纓公歸自朝詞林之榮懸車講
學衿佩日盈回視河汾廠澤弗侔我從公游春服
既成山阿水涯載止載興毫分縷析物無遁形息

我近義樂我性情我賛公像德不可名天高地深

今聞永負洪武十二年七月一日也

門人吳興林靜拜書

浚濂洛也源潔流長鍾璻玉也辭瑩氣昌黼黻

維新也大典用彰冠裳我人也遺矩豈惟百世不

忘

後學太倉夏瑨

文章淵海性理源流經綸治道黼黻

皇猷先民

後學雲中郭紀

而憂後民而樂正佐之才聖賢之學

後學莆陽彭韶

奉日載陽列宿繁張江流湧湧是為先生德容之

粹文名之高而學問之長也外夷輔奠復倫常

功在萬世其君敢不

忘

後學莆陽彭韶

金華王禕

宋太史傳

宋太史者名濂字景濂婺之金華人也其先有諱

德潤者京兆遷吳興更十四世有諱榮者私謚文

通先生通尚書春秋有才而不及用周廣順中徙

于義烏隱居覆釜山至宋嘉定初有諱桓者復遷

金華其地曰潛溪又五世乃為景濂自其父祖而

上世為畯儒錐隱豹鄉里間不顯著而詩書之澤
被於人者多矣景濂在娠僅七月為嬰兒時苦多
疾甫六歲即能誦古文書過其目輒成誦為詩歌
有奇語操筆立就人異之呼為神童年十五里人
有張繼之長者也告其父曰是子天分非凡當令
從名師即有成尒乃携之入城府俾受業聞人夢
吉先生習易詩書春秋通焉為舉子業課試每居
諸生右其友胡君翰曰舉子業不足息景濂益為
古文辭乎遂與俱往浦陽從吳先生學吳先生
博極經史善為古章句景濂學之悉得蘊奥久之

文章之名籍然著聞矣景濂為文初若不經思
用意極精密浩浩乎莫闚其際源源乎不知其窮
窮洋洋乎不見其有所不足也當是時鄉先生翰
林待制柳公貫翰林侍講學士黃公溍皆大儒天
下景濂又各及其門執弟子禮而北面焉兩公
者則皆禮之如賓友柳公曰吾邦文獻漸水東號
為極盛吾老矣不足負荷此事後來繼者所望惟
景濂以絶倫之識而濟以精博之學進之以不止
如駕風帆於大江中其孰能禦黃公曰吾鄉得景
濂斯文不乏人矣景濂所為文多經二公所指授

柳公謂其渾雄可喜黃公謂其雄麗而温雅莆田陳君旅知言士也為之序曰柳公之文庵鬱隆嶷如泰山之雲層鋪疊湧杳莫窮其端倪黃公之文清圓密切動中法度如孫吳用兵神出鬼沒而部伍不亂景濂之文其辭韻沈鬱類柳公體裁簡嚴類黃公大抵文乎其不可無淵源乎蓋以景濂為能兼二公之所長矣翰林學士承旨廬陵歐陽公嘗評景濂文氣韻沈雄如淮陰出師百戰百勝志不少懾神思飄逸如列子御風翩然驚舉不沾塵土辭調尔雅如殷卣周彝龍紋

漫滅古意獨存態度多變如晴空終南衆巒前陳應接不暇非才具衆長識邁千古安能與於斯其為當世所稱許如此於是二公相繼既即世而景濂踵武而起遂以文章家名海内至正中用大臣薦擢將仕佐郎翰林國史院編簡官自布衣入史館為太史氏此儒者之特選而景濂素不嗜仕進固辭避不肯就會世亂益韜門不欲事表顯乃入小龍門山著書書成二十四卷曰龍門子凝道記又著孝經新說周禮集註等書皆傳于學者初宋南渡後新安朱文公東萊呂成公並時而作皆以

斯道為已任嫉實呂氏倡道之邦而其學不大傳朱氏一再傳為何基氏王栢氏之又傳之金履祥氏許謙氏皆婺人而其傳遂為朱學之世適景濂既間因許氏門人而究其說獨念呂氏之傳且墜奮然思繼其絶學每與人言而深慨之識者又足以知其志之所存蓋本於聖賢之學其自任者益重矣景濂於天下之書無不讀而析理精微百氏之說悉得其指要至於佛老氏之學尤所研究用其義趣製為經論絶類其語言實諸其書中無辯也青田劉君基謂其主聖經而奴百氏馳騁之餘取老佛語以資嬉劇譬猶飫粱肉而茹荼飲汁耳景濂狀貌豐厚美髯鬚然目短視尋丈之外不能辯人形而雪邊月下蠅頭之字可讀也性疎曠不喜事檢飭賓客不至則累日不整冠或攜友生彷徉梅花間轟嘯竟日或獨卧長林下看晴雪墮松頂雲出沒巖扉閒悠然以自適世俗生産作業之事皆不暇顧而萬於倫品處父子兄弟夫婦間盡其道與人交任真無鉤距視人世百為變眩押闔謗若不知知之亦弗與較縱為人所賣不復卹而人亦無忍欺之者用是咸稱為有德之君子

景濂所為文別有蘿山吟藁三卷潛溪內外集三十卷又有浦陽人物記五卷或謂可比五代史会義烏王禕曰世稱太史公司馬遷好游南上會稽浮於沅湘北涉汶泗過梁楚之迹半天下其文雄深雅健善馳騁有奇氣以游故也吾觀宋太史以文章擅名今世其才氣殆前無古人使其生遷時與之相頡頏不知其孰為先後矣而其足迹未嘗踰鄉里豈世之稱遷者固不之信耶遷生龍門而景濂亦著書龍門山其所著書與遷協六經異傳鏊齊百家樂語以成一家之言何異然遷謂自周公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後至其身亦五百歲自待太重亦見其不知量矣若景濂立言謙謙焉未始以自高此又其所為異耶

宋璲自說

吾友宋君景濂之令子璲將冠以書來告曰願吾子之教之也予既讀禮辭不獲則為製其字曰仲圭而序其說曰天下之器無不適於用也而用於宗廟之中者為貴宗廟之器均之為貴也吾獨以璲為尤貴焉是故祭莫先於祼祼也既祼以水神乃迎牲而畢事而所謂祼者實用鬱鬯之酒璲以注之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詩曰瑟彼玉瓚黃流在中是也以故六尊六彝凡以酌齊酒兩敦四璉六瑚八簋凡以盛黍稷而莫瓚為尤貴矣然人徒知其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龍首葦美而有容而不知圭以為之柄所為貴者在此而不在彼也稽之於禮有圭瓚璋瓚瓚之別而典瑞益曰祼圭有瓚春秋外傳亦以瓚為祼圭是則祼之用資乎瓚而瓚之實重乎圭也吾故於宗廟之器辭其用與其實知瓚之為尤貴也吾故配名於瓚而字之以圭也雖然瓚之用以為尤貴可也而尤未免於可器也局於可器則雖以夷吾之仁子貢之達而其用有窮吾未見其可也必也充之至於不可器斯其為成德之君子矣詩不云乎豈弟君子福祿攸降吾之期工尒瓚者不其在此欤

旨潛溪先生宋公墓誌

翰林學士承旨潛溪先生宋公諱濂字景濂姓宋氏世為金華潛溪人代有鉅儒至公遷居浦江仁義里青蘿山魯祖溥德姚周氏祖德政贈亞中大夫太常少卿姚金氏贈淑人考文昭累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姚陳氏累贈淑人公在娠七月即生自幼性頴悟六歲入小學日記二千餘言稱為神童稍長從鄉先生聞人夢吉

受春秋學舉子業既而從游于穆文莊公貫黃文
獻公溍吳貞文公萊攻古文辭年二十五受徒于
義門鄭氏是時義門六世家長大和方著規範示
子孫公為參定之講道著書名聞于時元至正中
有薦為翰林編脩者辭不赴歲庚子 大明太祖
高皇帝定鼎金陵遣使樊觀奉書幣來徵公應詔
而起為江南等處儒學提舉入內授 皇太子経
公誠明儼恪遇經常大義敷陳再三 上深嘉歎
申辰改起居注侍 上左右知無不言補益甚衆
乙巳春以疾告 詔還家調治未幾丁父憂洪武
二年己酉詔徵纂脩元史書成除翰林學士亞
大夫知 制誥兼 國子司業四年考試大
封爵名公宿大 本堂據歷代故實討論詳定三年
考京畿鄉試遷奉議大夫國子司業四年考試大
下士八月以他事左遷安遠縣知縣未幾詔為禮
部主事擢 太子贊善大夫公輔導益力凡一言
一動皆以禮法諷諭 上問帝王之學何書最要
公請讀真德秀大學衍義即命左右大書于兩廡
之壁時時觀之六年陞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
知 制誥同脩國史仍兼 太子贊善大夫奉

旨纂大明日曆一百卷九年拜翰林學士承旨
嘉議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　上謂公曰朕以
布衣為天子卿亦起草茅列侍從為開國文臣之
首俾世世與國同休不亦美乎趣令取子孫官之
長子瓚克家未仕次子璲為中書舍人長孫慎為
殿廷儀禮司序班十年命公致政還家封贈三代
誥辭皆　上親製陞辭之日賜以楮幣文綺　皇
太子賜衣三襲　上諭曰卿事朕十有九年忠誠
可貫金石故有是賜可藏此作白歲衣也公歸
蘿山三年以慎坐法舉家謫居灌陽公至夔門
病不食者二十日晨起索紙筆書觀化帖端坐而
逝十四年辛酉五月二十日也公生于元至大庚
戌十月十三日享年七十有二旅葬于夔之蓮花
峯下紐紀襄事則門生夔倅武義桑以時護視壙
塋則鄉友嚴陵余公文後三十二年是為永樂壬
辰公家以事連坐至京　今上皇帝念公舊學釋
之俾還四川守墳墓越明年癸巳孫恪負骨改葬
以圖永久荷　賢玉虡恩給路費賜葬具以是年
十二月二十七日窆于成都府華陽縣安養鄉之
原坐寅向申遣左長史明善治文武鄉士祭于墓

所公娶賈氏名專字主敬封淑人先公一年卒葬
青蘿山子男二孫男六愼愷恂懌愠亦幸惟一孫存
適義門鄭杖孫男六愼愷恂懌愠亦幸惟一孫存
即恪也孫女一適嚴叔琳曾孫二夢文夢賢曾孫
女適周皓童古希公博極群書名淵天下而於佛
老之言皆鑄其妙所著有潛溪集翰苑集芝園集
龍門子無相謄語等書傳于世四方學者稱曰潛
溪先生云門人將仕佐郎蜀府教授義門九世
孫鄭楷扶淚謹誌
溪宋先生祠堂記
翰林學士承旨潛
天台周文盛

人之身有晦而道之在人者未嘗有晦也世之人
或在當時身享富貴勢可以軒輊天下歿之後泯
然與草木同腐者何限賢人君子之生世在當時
雖晦而名之顯千後世歷千萬載耿耿不磨者以
其道之所在也道存則名與之俱存矣翰學士
承旨宋先生景濂淹貫群經囊括百氏為古文辭
邁蘇歐柳韓而上追班馬造古聖賢之道當元之
叔世自晦弗顯賢名已動乎海內迨入 聖朝應
徵而起荐歷顯要扶綱闡猷絲綸黼黻卓然為一
代儒宗既而蒙 恩致政以歸洪武辛酉以其孫

慎坐法謫居灌陽行次夔門抱疾而卒旅葬于郡
之蓮花峯下後永樂癸巳其孫恪遷葬于成都華
陽安養鄉葬之具費皆　蜀獻王所給仕于蜀者
必謁先生之墓或為文以祭之蜀人之景仰者久
而未忘也匪惟蜀人天下之士率皆仰先生之德
之光焉今距先生之歿已八十年而名益顯豈非
道之所在歟文盛生于浙東慕先生舊矣今未
憲于蜀躬拜墓下慨無祠堂以棲其神即捐已俸
築堂三間于墓之南詵神位于其中堂之前東
為傍室各以間計者三繚以周垣而闢其南

經始於天順二年戊寅六月二十五日訖工於十
一月望俾先生之　魯孫紀君其傍室以奉時祀同
寅諸公咸往落其成焉嗚呼先生之道既不以身
殁而泯祠堂之築不能保其久而不敝後人景仰
之者屢敝而屢新之則先生之道之顯雖萬世無
窮也謹拜手記之

祭文

維宣德　年　月　日四川等處提刑按察司
按察使陳璉謹以牲醴之儀致祭于前　翰林學
士承旨潛溪宋公之墓曰古稱金華文獻之邦山

BEIJING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川淑氣篤生才良匪著名于道學則馳譽於詞章
繼後作者吳鄉與黃綮維我公毓秀其鄉蚤掌徽
游轂黌譽亦彰矧天分之既高而學力之富強博通
群籍考訂尤詳曾設帳麗韓溪義塾復著書青蘿山
房方元社之將屋紛干戈之擾攘抱道弗售思以
自蔽當 聖朝之龍興適文運之聿昌應詔而起
發際時康人皆爭先而快覩奚翅如景星之與鳳
凰受九重之眷遇拜恩命之非常甫通籍於金閨
遽進職於玉堂或侍講於經筵或興教於國庠司
帝制則唐之陸贄總裁元史乃漢之子長高文大
冊之傳播弘辭與論之敷敭粹然天資之温粲然
列宿之明叶譬猶米粟布帛人皆嗜愛良金美玉
時共寶藏匪但獨聞於中國而實盛傳於遐方或
擬諸昌黎韓子或方諸廬陵歐陽斯天下之公論
苟非公其孰能當胡為山頹梁摧遽告弗祥一斥
不復旅殯燹塘後遷葬於城東荷 蜀國之獻王
宰木已拱幾閱星霜於戲噫嘻孰其主張余欲詰
之神理茫茫雖然公之高名足以永世公之雄文
足以流芳將與天地同久是謂不亡璉生干海隅
夙仰觀光獲讀遺書景慕弗忘邇来西蜀叨長憲

綱詢佳誠之如故慨宿草之荒涼耿余心之悵望
敬致奠於一觴惟英靈之不昧庶來格而來享
弋陽黃溥澄濟
維景泰七年三月　日四川等處提刑按察司
按察使黃溥等謹以牲醴之儀敢昭告于　故翰
林學士承旨嘉議大夫潛溪先生宋公之墓曰嗚
呼先生鍾天地之間氣生文獻之名邦性分之稟
既粹進脩之力益強六籍淹貫義理精詳泝濂洛
之源委窺孔孟之宮墻文超千古才具衆長如唐
之韓柳如漢之班揚雖雲漢昭回不足以諭其光
明俊偉雖渤澥深廣不足以諭浩瀚汪洋初丁元
運之否則抱道不仕當猶玉之韞櫝珠之淵藏晚際
　大朝之興則明良契合如魚之得水鳳之鳴陽
石渠延閣金馬玉堂乃師　帝胄乃教國庠儲後
學之山斗揭斯文之領綱禮樂資之以制作治道
賴之以贊襄嘉謨嘉猷之獻納金縢玉冊之鋪張
勒之彝鼎而昭示萬世宣之詔勑而撫諭四方卓
彼　朝廷柱石展山吾道棟梁致一門之榮盛豈
思數之非常胡[illegible]之騰誹迺安置於遐荒抵中道
而疾作遂易簀於瞿塘荷　賢王之眷念得遷葬於

華陽嗚呼使先生之不死安知不召司馬於洛下
歸賈傳於沅湘何若天之不遺欲上叩而茫茫信
死生之有定惟哲人之順常辞曰已矣死者不可
復作所貴有不死者之流芳文足以垂教德足以
遺慶道傳世而不泯名垂後而彌彰嗚呼先生是
真亡我等晚生不知模範企想餘光詢謫居而拳
寂慨孤塚之荒涼品英靈於冥漠寓情素於椒漿
不亡者存庶幾来享
維成化七年歲次辛卯六月壬寅朔越十日辛亥
鎮守四川并行都司尚衣監太監梅忠巡視四川
南京戶部左侍郎黃琛河南等處承宣布政使郭
紀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左布政胡拱辰右布
政使楊文琳四川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高瑛彭
韶等敢昭告于
翰林學士承旨潛溪宋先生之
墓曰維
上天賚良弼以開夫太平之運維先生
遇
真主而起夫禮義之鄉其蘊也淵乎周程張朱
之道學其發也沛乎韓柳歐蘇之文章敷禮樂衣
冠於
兹巍之一統冀山川草木於蕩蕩之八荒
既賛
聖圖踰十載而歸老乎敎水偶罹小過僅
七旬而考終乎瞿塘伊尹元臣動
京襄於
聖

主甘盤維商學託遺體於 賢王斯文無憾吾道有
光岷山之高錦水之長仰前脩之有作惠後學之
無疆特牲在俎清酒在觴少效拳拳庶幾洋洋尚
享

維成化九年歲次癸巳六月庚申朔越四日癸亥
巡撫四川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夏塤敢昭告于
故翰林侍講學士承旨潛溪先生宋公之墓曰惟公三
光毓靈五典儀委傑名矣粟粟之味人道力宣爛然
日月之輝天章手扶中逢 真主大展黼黻之華
晚年遐齡遂為生死別宣辭掌制天下爭傳於是

龜蛇骨遺骸 蜀邸改葳於寂宂宰樹十舉歲矣
百閱後裔祀而尚虔行邁式馬敢褻蓋道義迄無
終窮而死生未遽契闊斯文未墜千載仰哲況埏
雖未及門亦幸私淑藉既霑剩馥殘膏益欽清風盛
烈玄酒手陳瓣香躬奠不死者存鑒茲拳切尚享
維成化十四年歲次戊戌 月 日 四川等處提
刑按察司副使公安王軾謹以清酌庶羞致于
故翰林學士承旨潛溪宋先生之墓曰嗚呼先生
死已百年其名不朽其文尚傳我將陳詞以發幽
玄先生有靈幸一聽焉嗚呼先生命世之賢道宗

孔孟六經源淵詞並班馬千古奔騖曾次洒落神
宇明蠲議論而雄執守而堅祥麟威鳳世不常見
良金美玉人所共憐行藏以時進退周旋生丁元
季嘉遯園田運啓 皇明應聘獨先明良相逢左
右敷宣若霖魁旱若舟濟川人紀以立 帝業以
綿歷年滋久寵遇隆專湔盈是戒自處惟謙功成
身退與滿八埏斯文攸賴吾道增妍記意具錦倏
為我慇愛自故里徙于遐邊彼蒼不憫此憂不還
泰山其頹梁木其顛暋嗚呼先生而至此馬軾也後
進曾讀遺編驚車来此悵仰拳拳肆陳薄奠少慰

重泉不亡者存鑒其恭處尚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題潛溪先生集後

潛溪集一十八卷前學士承旨潛溪
宋先生所著也 先生以文章名
昭代其著述之盛有曰文粹曰朝京
藁曰羅山吟稿曰潛溪內外集
者流行四方學者先已家傳
人誦之矣惜其皆出於一時門人所

集錄編目雖繁而纂集無次章
篇雖富而體製不分兼之久歷年
所而板刻字畫脫落者多予家學
時每思欲為正之尤恨未見其完集
也歲景泰甲戌幸叨官蜀憲考
詢知先生舊謫居成都間為討訪
之而其曾孫昭貝盡出其家所藏遺
藁披閱之餘遂與仁壽訓導黃昭
晉考詢而纂集之復請鎮節郎孫繼
秋官侍郎羅公三復讎校正其差
訛汰其重復凡詩賦詞曲論說議
辨書表記序傳贊碑誌箴銘題跋
雜著表狀各以類附若所述無補於
人倫無關於世教者雖工亦剗去之

以後簡約總詩三百三十四首而先
生之碑傳誥命諸作亦附卷後焉
欲使讀文者得以論其世亦庶幾於
得先生之實也因其存日學者嘗号
為潛溪先生而不字故亦謂其集
曰潛溪先生集佳未成屬其公孫茂翊
暨學典科嚴順纘寫入梓以傳

嘗論之文所以載道也不深於其道
而務為文所謂輪轅飾而人弗庸徒
飾也尚何以望其文之傳乎三代以降
文惟漢唐宋為盛耳其間作者忘
慮百十由其道見未明而散亡磨滅
者可勝計哉惟董賈韓柳歐蘇諸
大家之作庶幾能明斯道而足為

後世之所宗故文章於斯為盛矣
皇明混一區宇光岳之氣復完工師
碩彥以文自名者後先林立然求
其足以經緯治功黼黻人文卓然
足以踵夫董賈韓柳歐蘇之躅
而為一代文章之宗者寧以先生為
稱首也於戲是豈無自而能哉惟

先生學博才優而道明諸己未仕也
孜孜焉以明經講道著書為務既仕也
典國史司譔制獨擅夫制作之柄
而海內學者仰而望之若泰山北斗
若景星鳳凰爭先快覩惟恐其或
後也是以先生之文集行於時流傳
於遠其與董賈韓柳歐蘇之作

昭若匠美於宇宙百年疑矣溥也
晚生無似嘗企先生之文而合乎道
而不背於衆人也故次為考訂其
集復論次其大旨附之篇末使讀者
得以自考云
天順元年歲次丁丑三月晚生
賜進士出身奉議大夫四川等處
提刑按察司按察使弋陽黄溥
澄濟謹題